讀書

王力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四二冊目錄

防務

九邊圖論一卷……明　許　論著　長恩書室　一

籌遼碩畫四十六卷（卷一至卷二十三）……明　程開祜輯　平圖　二

史地類

新文豐

九邊圖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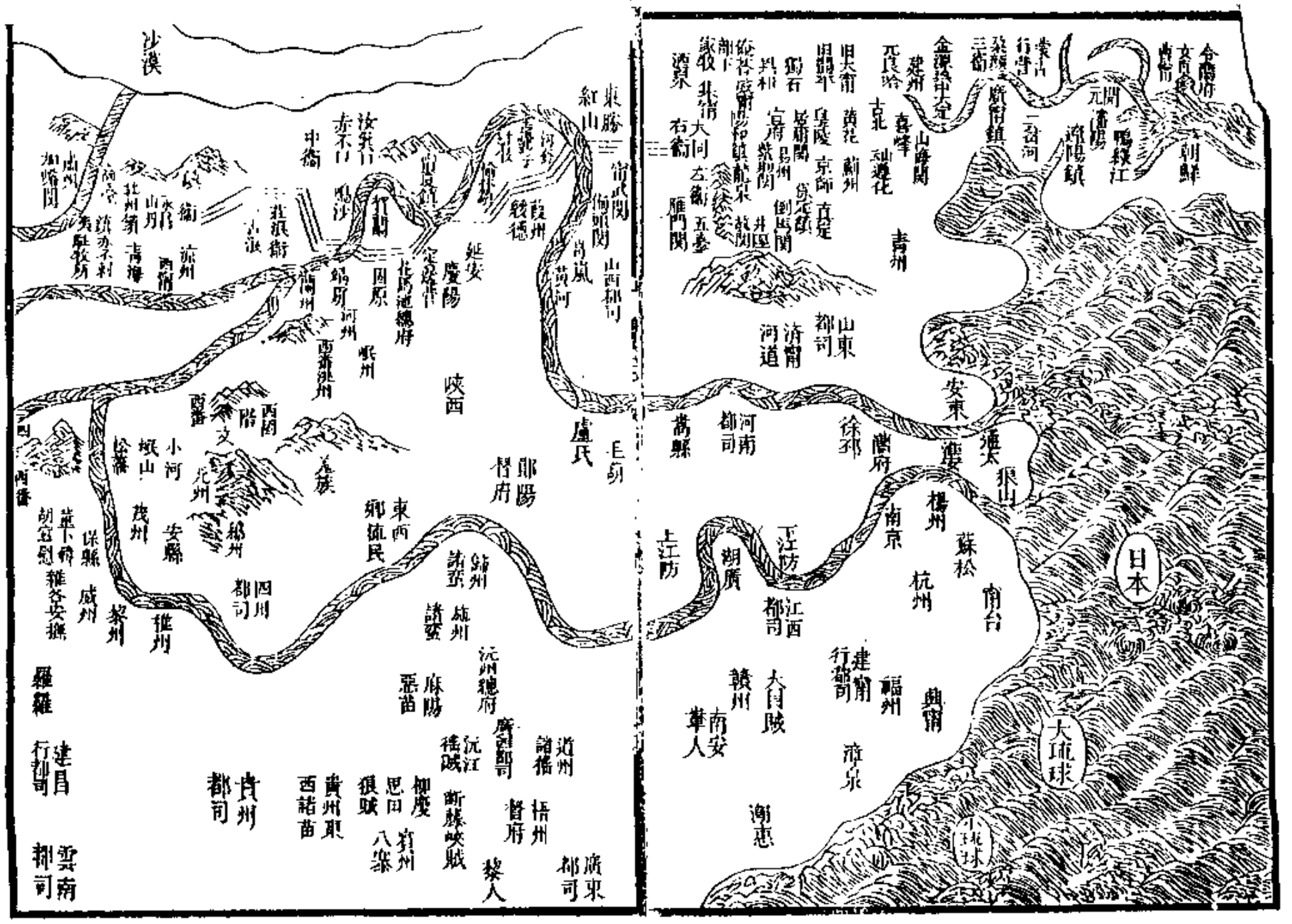
九邊圖論小引

九邊圖論九篇乃許恭襄公應詔條陳之石畫也起自遼薊宣大以及延寧固原甘肅等邊於凡山川之險易虜勢之盛衰城堡之修廢烽堠之盈縮一一得於問見參於稽考傳於父兄八千餘里之形勢了然在目今歷數十年來各邊地勢情弊雖因革損益不同然能依此究心則自能知備禦之道是在北鄙將帥得人而已圖論具後世德堂主人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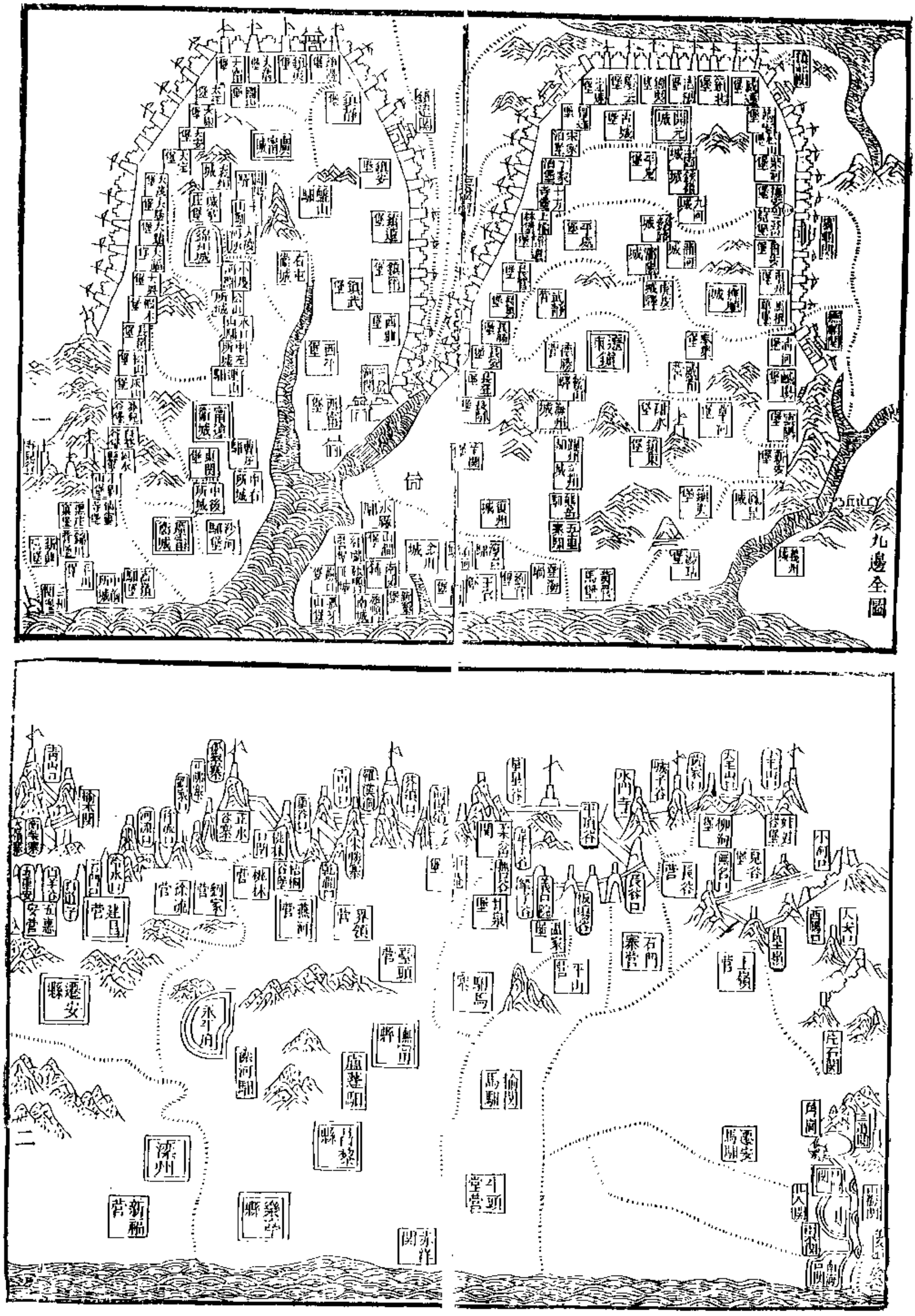
明許論著　新昌莊肇麟末生氏校刊

先襄毅公自邊陲勳在王國貽謀緒論論白晉年猶及聞之既束髮頗厭章句見大人遺弓敝幕則欣然有懷故壘場之事多所討論當時氣盛謂宣力國家持戈建功名無不可者日月不居倏爾四十引弓試馬精力頓減自分無聞久矣不復言天下之事矣去歲移官職方復涉戎務每及利害可否之際不容中默閒中乃摭拾舊聞參以時宜著邊論九篇雖不足以當經濟之業亦可以廣機權之變卷而藏之川紓壯年之志顧封疆延袤山川險易道里迂直城堡疎密據形審勢計利制勝非圖莫見也於是乎復作九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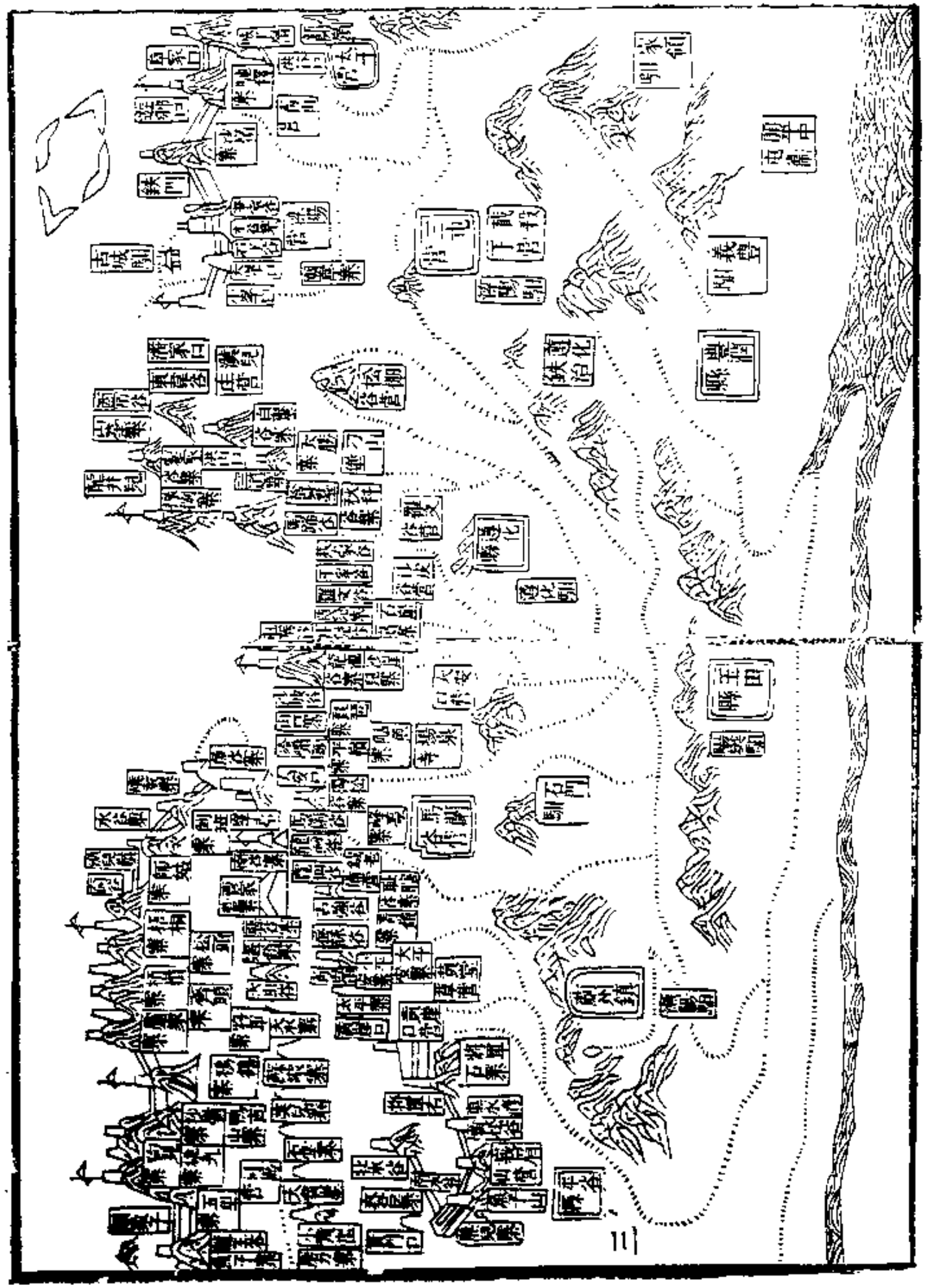
九邊圖論目錄
九邊圖略
九邊總論
九邊全圖
遼東論
薊州論
宣府論
大同論三關附
榆林論延綏二邊在此
甯夏論
甘肅論
固原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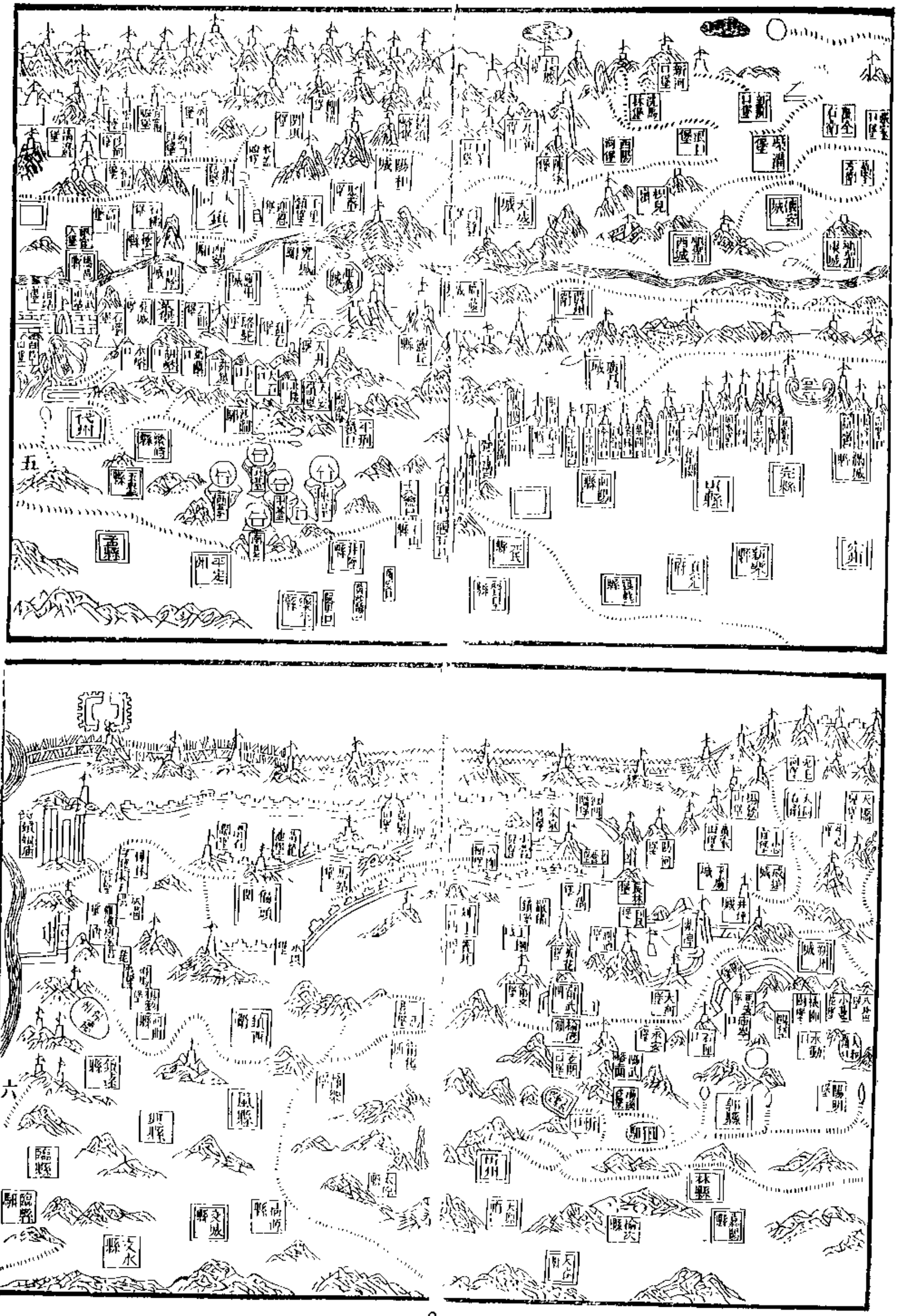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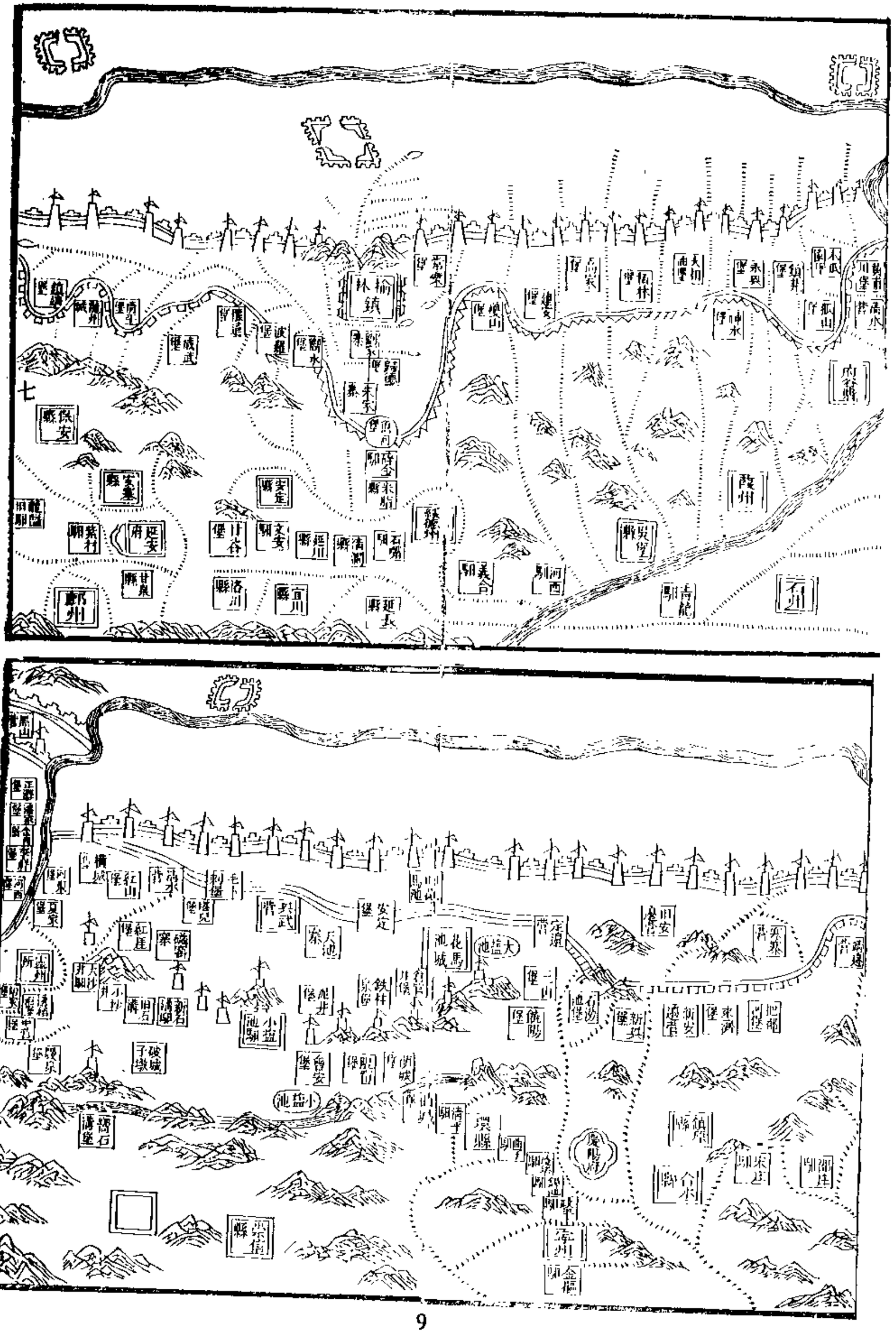
國家驅逐胡元混一寰宇東至遼海西盡酒泉延袤萬里中間瀕陽上谷雲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靈武皐蘭河西山川聯絡列鎮屯兵帶甲六十萬據大險以制諸夷全盛極矣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甘肅薊州三鎮專命文武大臣鎮守提督之又以山西鎮巡統馭偏頭三關陝西鎮巡統馭固原亦稱二鎮遂爲九邊弘治間設總制於固原聯屬陝西諸鎮嘉靖初設總督於偏同聯屬山西諸鎮又設總督於薊州聯屬遼東鎮戍益嚴密焉然自大甯未弃遼東宣府大同勢相連屬自偏頭關逾河跨西北大虜之警守在東勝河套之南又有榆林實相犄角後弃大甯移置都司於保定而宣府遼東勢始分矣正統以來有司又失守東勝大虜仍得逾河而偏頭關遞西遂有河套之虜因循既久有司又不肯以時巡套東勝之鎮併近內地形勢愈弱於是所賴以衛京師防邊虜者不過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四鎮而已夫四鎮所領各壘亦有精壯苟足其糧餉守備等官勤加巡哨爲之牽連援救自足以各守地方督率耕牧從古備邊之道也今則撫臣假調操以自固將帥假按伏以爲奸攻守無策而偷惰相襲文法太密而巧避益多斥堠不立而勇敢未倡功賞不明而激勸每爽地方屢失糧餉屢乏實此之故矣今惟痛革其弊堅壁固守勤加巡哨爲耕牧長計而無狃近利乃可爲也其治蠻夷之道則在率土著良民得以自相守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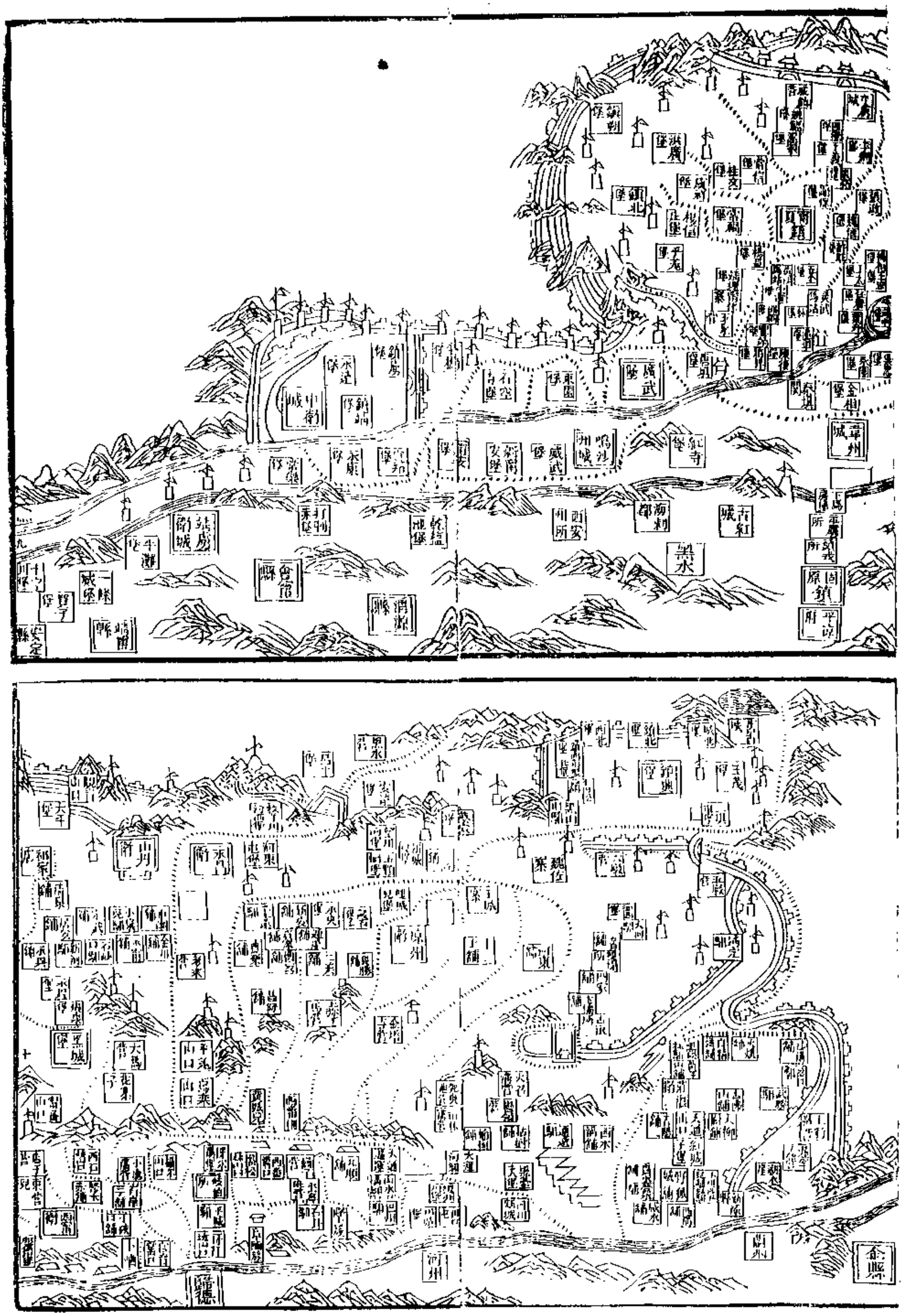

九邊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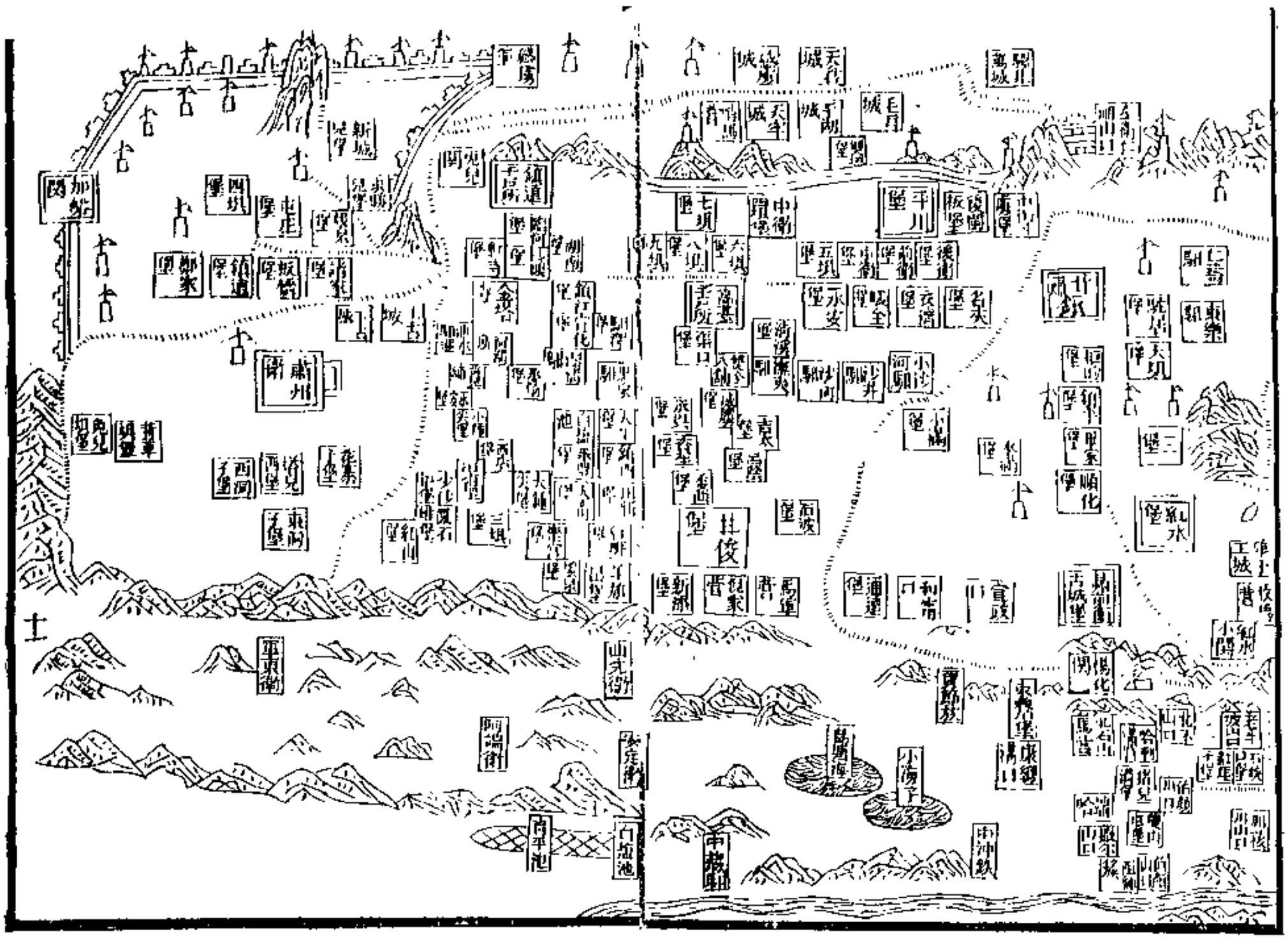
CA-700 00070






七
榆林鎮
延安府
延川縣
宜川縣
洛川縣
甘泉縣
鄜州
綏德州
葭州
清澗縣
米脂縣
安定縣
保安縣
靖邊縣
橫山
神木
府谷
大同
永興
鎮川
榆林
波羅
懷遠
威武
龍門
河西
義合
青龍
石州
慶陽府
平涼府
固原州
涇州
鎮原縣
寧州
正寧縣
合水縣
環縣
華亭縣
崇信縣
靈臺縣
金縣
池鹽小
池鹽大
花馬池
鐵柱泉
新安
來遠
清平
會安
破城子
鎮戎
硝石
9





遼東西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爲幽州卽今廣甯以東之地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路可以通亦形勝之區也歷代以來地皆郡縣我朝盡改置衞而獨於遼陽開元設安樂白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衞西北則朵顏福餘泰甯三衞分地世官互市通貢事雖羈縻勢成藩蔽是以疆場無迺北之患顧東北諸夷屢居耕食不事射獵警備差緩而西北則俗俗仍迺北竊發頗多若大舉入寇則亦鮮矣故遼東夷情與諸鎭異要在隨勢安輯處置得宜甯謐但令都指揮或都督於蓟峰口密雲等處鎭守驗放別先事申嚴防守不墮俾恩威並立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而俘無多官士未之變顏田三衞爲也先嚮道乃命都御史鄒來

斬論功則第二義也開元廣甯並據襟吭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海上自劉江之捷倭寇絕跡弘治中曾一見之未及岼而逝若今則晏然久矣三岔河南北百數百里遼陽背城在焉木葉白雲之間卽遼之北京也京地也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國家委以與虜迺遂進據襟吭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海上自劉江之捷倭寇絕跡弘治中曾一見之未及岼而逝若今則晏然久矣三岔河南北百數百里遼陽背城在焉木葉白雲之間卽遼之北京也京地也草木豐茂更饒魚鮮累肆侵噬花當則矜求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迺北恐嚇中國黎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迂遠遼人每憤憤焉成化以來論者率欲截取而屢作屢輟故三衞夷情難與往日例論機所伏不待知者而知黃花竟不可行無亦有識者爲啓釁邊方之慮乎他如草馬市之鎭擁護陵寢京師後門今本兵逃亡止餘二百河間等衞之戍空名無實此其弱極矣議者謂更當增戍而關外閉田可墾爲兵此亦一策也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尤爲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爲塹則漲水易淤都御史洪鍾雖曾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今須塞川大建石三面受敵之地處置極難非恩威並用不可

薊京師左輔也我太祖既逐元君廼卽古會州之地設大都司營州等衞而封帝王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列以爲外邊又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爲內邊神謀遡哉達矣太宗文皇帝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迺改封帝王於江西徙大甯都司於保定散置營州等衞於順天之境而以大甯全地與之授官置衞令其每年朝貢一次每次衞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爲藩籬卽泰甯福餘三衞是也遼東宣府自此隔涉聲援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帑謐但令都指揮或都督於蓟峰口密雲等處鎭守驗放別無多官士木之變顏田三衞爲也先嚮道乃命都御史鄒來

學經略之此後內而添設太監參將等官而夷情亦變詐不同然尚未敢顯言爲寇也弘治中曾一見之未及岼而逝若今則晏然久矣三岔河南北百數百里遼陽背城在焉木葉白雲之間卽遼之北京也京地也草木豐茂更饒魚鮮累肆侵噬花當則矜求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迺北恐嚇中國黎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迂遠遼人每憤憤焉成化以來論者率欲截取而屢作屢輟故三衞夷情難與往日例論機所伏不待知者而知黃花竟不可行無亦有識者爲啓釁邊方之慮乎他如草馬市之鎭擁護陵寢京師後門今本兵逃亡止餘二百河間等衞之戍空名無實此其弱極矣議者謂更當增戍而關外閉田可墾爲兵此亦一策也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尤爲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爲塹則漲水易淤都御史洪鍾雖曾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今須塞川大建石

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路庶幾可以久乎喜峰口三
衛入貢之路撫寧諸實久累軍士近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建
昌營自裁革內地之後以其兵多於燕河營乃復添設遊擊
其爲紕繆夫遊擊之名謂居中乘便四面馳擊也今偏在東
隅其勢單弱一有警急何以救援且燕河營將止五十里西去太平寨寨
將止六十里不爲救員且孰乎愚智謂薊鎮在今當重其
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副總兵巡撫駐劄其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
馬蘭密雲三參將則仍舊而以太平寨併入建昌爲一參將
則庶乎體統正而緩急有濟矣且設關於外所以防守立營但
於內所以應援今關營提調既分爲二則關獨當其營但
肆爲觀望耳假令營之提調即司所在之關實有攸賴其復

將誰諉又本鎮額兵原少隘口甚多除分戍之外消耗之餘
所在單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留京操之士益募土著之兵設
險修關嚴烽遠諜選將練兵足食明法曲突徙薪之計不可
一日不講也
左輔要地即重兵分鎮尚是可虞若外邊零落而扼要處
更單弱則京師不得高枕矣末段京操等十事言言石畫
當事者遵而行之可也

宣府秦漢時上谷郡地國初常忠武王遇春破虜於漠北即
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則涼亭桃河黃崖黃
四驛接太衛古北口西則桓州威虜明安隆鎮獨石
大宗文皇帝三犂虜庭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大營曰滅此
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大衛遶東甘肅衛莫則邊境可永無事
矣後大衛既以與虜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乃
徙衛於獨石弃地益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雖旋
收復而宣府特重矣宣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
於他鎮是以氣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鎮鑰
所寄要害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縣遠然長阻長安

宣府雖徑下中路之鴈峪大白陽青邊諸疊重西路之柴溝
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衝獨鴈峪插箭嶺
永寧四海治及龍門所則三衛銀冶之地而四海治上通開
平大路下連橫嶺兒又要地矣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今
考塞垣所據險亦幾盡第時異勢殊有不可不爲之經畫者
若曰補長峪城鎮邊城之募軍重浮圖峪插箭嶺之防守留
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柴溝堡李信屯突界之堡以固兩鎮
此豈容已乎且宣府軍士素稱敢戰矣乃近年參將都勳出
境燒荒遇虜二十騎而潰關山王經前後陷沒此猶可諉也
若滴水厓郭舉之叛及諸軍告糧而譟此則漸不可長況伊
通大同耳目染而不慮哉是故有撫綏之將而後有節制

之兵有節制之兵而後有疆圉之固籌宣府者此其大計矣

至於邊儲一節則員外楊守謙所論益得權宜之術附見於

後以備一時參考云守謙曰嘗聞弘治中宣府各城粟菽之

積多至有六七年者少亦不下三四年今則止數月耳倉厥

僅存瓦礫場地鞠爲茂草或軼勢家佃以爲業然則飽歌騰櫜

之勢安得而復見哉邊鎮敝壞乃至此極賴國威靈僥倖無

事使遇也先火篩之變將何以待之司國計者不可不深長

思也宣府至京師僅三百餘里有必不得已之事則宏運之

策可行也此蓋先朝所已試者亦一時拯溺救焚之方云又

按邊軍月餉法曰折色者六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

錢在內者折銀六錢又曰本折間支此諸邊之通例也然春

貢之月禾嫁未登粟價騰踊邊臣苦於蓄積之未多也則固

與之折銀秋冬之月粟價稍平倉廩稍積則始與之本色當

其騰踊也銀一錢或止易粟六七升或四五升是一月折銀

猶不及半月之粟如之何其不饑而疲且至死也欲責其死

綏之節不亦難哉說者謂宜於歲例之外每鎮發銀十餘萬

兩遇大熟之歲則於歲例招買之外糴粟六七萬兩中熟亦

糴三四萬兩俱別儲之俟春夏粟價騰踊若歲例之粟尚足

支持者勿動惟騰踊之甚不可支持者借支二三月秋熟之

後即於歲例內招買者補償仍別儲之如此則士得實惠而

所省亦且數倍即有重大虛耗患徵發旁午緩急亦有所濟矣

此誠今日之急務而司國計者所當講求云

大同古雲中地川原平衍故多大衆之寇西則平虜威遠中則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益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大順聖諸處之衝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頭關近虜纔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先年邊政嚴明警備差緩自多故以來大邊已失二邊之內棄爲王庭墩軍騎惰警報不明至有與虜通貨入而後報者他可知矣以地利言則議者曰五堡決不可不復高山聚落之戍是宜當增以人事言則正紀綱明法令令曰第一義也夫修五堡有五利焉藩屏外固內地獲安一也沃土茂田富庶可以能用其衆以制匈奴今之邊臣有能愛將士若此者乎先期二也二邊既復宜甯等縣棄地亦可漸理三也況高山聚落二堡在鎮城兩腋間實爲東西虜衝蔡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犄角之勢成無容議矣顧募軍之糧所宜亟補耳北虜貢路例在大同正德時三年三貢各邊甯謐者數年往歲榆林榆塞說者謂似涉和議拒而不納豈典章未諳邪夫北虜稱榆難也反自疑阻然則歲歲侵暴而勞費者是當然邪河南山西歲運多不及額而屯田又多逋負是故足食之計非感是成驕悍之習雖魏尚李廣豈能馭之哉由今之道馭今之兵居火槓新圍以爲安吾不知大同所終也

雲中地平衍三關勢單弱並爲套虜經由從來難守比年撫之有素得安輯焉國家之福也

稱要害而偏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歲無虛日尤爲難守今防守之兵半是民壯馬又小弱非太僕寺所給死者扶傷救死之不暇而責以敵愾之氣難哉或謂已巳之變大同徵山西之兵防禦者益幾七千今在鎮城止供薪水門戶之役而生糜糧餉分毫無益若改戍三關給以太僕寺之馬民壯數千盡爲除豁此不惟邊防有賴而所省亦且不貲矣夫魏尚李廣皆守雲中尚給士卒饗軍吏無所不至廣遠斥堠就水草頓止人人自便是以能用其衆以制匈奴今之邊臣有能愛將士若此者乎先襄毅巡撫之日雖不敢擬之古人至裁古役禁掊剋恤調遣優死傷未嘗不誠心以求之是以鎮人至今不能忘焉今半日恩德既無以結其心臨時節制又無以宣其威不幸有變遂因而爲姑息之政姑息必疑疑則阻威之不服而思之不感是成驕悍之習雖魏尚李廣豈能馭之哉由今之道馭今之兵居火槓新圍以爲安吾不知大同所終也

雲中地平衍三關勢單弱並爲套虜經由從來難守比年撫之有素得安輯焉國家之福也

榆林舊治綏德而乘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百里虜輒騎
入掠興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虜得投隙焉成化九年都
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稍近邊墻東
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凡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
河套之口內復斬山通谷是曰夾道地利亦得乘彼時虜少
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若以孟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
鎮焉自虜據套以來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
腹裏矣弘治中布政文貴始於是一切芻糧始仰給
荒折色者二萬餘石正德中侍郎馮清又改三府本色盡爲

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薪桂之謠況有節募新軍而
糧未增尚在額內支給又邊色凋敝災傷所免及施大者復
百有餘萬焉得不窮困至於今日之極也嘉靖七年鎮城餓
孳幾萬言之痛心嗚呼此鎮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敢勇
善戰虜所素憚乃令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傷哉有點
虜窺知虛實以重兵壓境及客兵既集日費益廣更以一年
駐漁河之地即糧道阻絕不兩三月而榆林坐困矣今之司
計者不憂積薪之火猶待燃眉之救豈知此鎮迫於寇門糧
道險遠急即束手臨時雖予金如山不可食也況今鹽法已
壞飛輓之計失在官羅買一費數倍戊子之歲東草價上二
錢有餘他可知矣愚故以爲論榆林者急在芻糧他非所慮

築三城於河外史稱其功夫拒河爲守尚不能固乃能遏虜
於河外其罷烽堠千八百所所須萬人而史云減戍此皆不
可曉者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又謂當復守東勝則榆
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愚不知計所出矣西路最稱要
害而安邊定邊連接花馬池更爲衝劇築墻設險事有不容
已者若沿邊因悴之邑唇齒相依當擇賢令旌
撫綏招徠庶幾可以保全乎夫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敢勇
戰不貫胃虜呼爲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
功更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爲最焉第鎮城遠處乎不毛軍
衆待哺於腹裏生理既難糧道又遠倘人事不修則六邊之
廢其首在茲乎愚故云榆林者患在芻糧他非所計也

榆林逼近河套雖有邊墻虜多充斥東自清水營西至定
邊安邊等營一帶最爲衝劇即此鎮屬士懷忠敢勇其能
枵腹待戰乎此芻糧爲亟而當事者不可不預爲之地
也

寧夏亦朔方地也鎮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在東百
險固可守漢唐舊渠皆在厥田上上人易爲生成化以前虜
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間更爲敵衝是
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掠環慶則由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
處則清水營一帶走其徑矣築墻畫守始自巡撫徐廷璋此
千古卓然之見而總制楊一清王瓊唐龍皆常增築更益敵
臺屯樂窮發矣頓兵寡勢分難當大舉之寇且人謀地利有
未盡邪今之論者以固原爲堂奧譬石溝至花兒岔爲第二
門花馬池一帶爲三門謂有重險矣不知賊已入大門則堂
奧無用風雨飄忽之所及內地村聚之民急欲收保而無由
也當聞之弘治以前虜住套不常聞有連歲不入者我邊防
歲於河凍時決其出入入則戒嚴出則弛備故能出入矣今虜渾脫飛渡數萬立
復能出入矣今虜渾脫飛渡數萬立濟經年往套安爲巢穴
逋逃教誘盡知我內地虛實此可與往日論哉而花馬池一
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靖終歲
不得少息也試嘗等之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
設參遊移總制居之分屯重兵於清水武興等營令三百里
之間旌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
堡此不惟得扼吭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援甯夏亦常山蛇
勢也又洪武以來虜出入河套往來甘涼皆自賀蘭山後取
道自總兵杭雄敗後遂以山前爲通衢趙瑛周尚文樂之皆

敗由此不已愚不知甯見所終也或曰舊墩瞭望在山山外有警即相易於過絕今皆廢矣或又曰赤木黃峽等口皆昔盤石固塞防守有人今亦不然是以莫之禦虜也夫敗軍法背水陣也當間先衰竭云成化中收軍法重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方少事弘治中太平溫飽稍已解弛至正德則一故事耳今甯夏失機頗矣而猶將晏然無事求之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爲邊患捕災哉鎮城南北僅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土瘠糜鎮遠關而城平虜弃地蓋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虜患愈近而民利益善謀者一至是乎若山南作墩以過西來之寇則得之矣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虜者數數有之寺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

鎮番西皆漢武君地今弃之矣果如所論而誠守之則莊涼靖固中衛俱安枕矣

甯夏西倚賀蘭山天險爲固山口一十二處寬狹不等共量長一十五里俱每口各有關墻三道今盡北廢不修以致大虜時入搶掠

任事之臣其孰能爲之且哈密甘肅藩籬諸番領袖成化以來陷於土魯番恢復之議至厲累朝顧在今日有難者二有當緩者四不可倒以往日何也哈密累敗之餘喪亡略盡譬之垂死之人身不自持縱令復國豈能固守此一難也恢復之計曉諭不從必煩聲討虛喝謾恐難以震動試言今日可復能爲先襄毅深入之事乎此二難也往建哈密以其能制諸夷爲藩蔽也今不能矣立之何益是故哈密者昔爲要區今爲散地盛衰之會殊彊弱之形異當緩一也哈密轉徙之衆已長子孫身事讐國遺我以難是彼無共天之義我有同舟之急此何爲乎當緩二也累朝以哈密之故勞費萬狀議論無已是以夷人視之爲奇貨以爲中國一日不可無哈密

也今日索金幣明日求進貢金日送金印明日還城池擅之以果暗兒舞弄在于假令自今不復言哈密恢復事彼當何爲乎以爲將遂有哈密也則豈待中國棄之而後取之以爲不能則哈密猶舊也況閉關絕貢可以制諸夷之命乎當緩三也赤斤蒙古安定曲先等衛亦皆中國藩蔽赤斤等衛破於土番安定等衛破於海城何不聞爲彼恢復而切切於哈密乎當緩四也審於六者之間則哈密可復不可復宜復不宜復圓機之士必當破眾說而建長策矣至於亦不剌者迤北逋寇盤據西海吞并屬番爲西南患垣歲已訂內附壽因其敗弱而棄之頗爲失計何也甘肅之患北虜候去倏來南番坐守之夷耳惟土魯番自兩犯甘肅以來累舉舉荼毒漸不可長若收海上之虜置之哈密近境結以恩德西制土番北制瓦剌此千載一時也倘有成績即今職西域之貢何所不可議者祇恐別起事端而不思遠地無干秖云夷心叵測而不知窮虜易用視今日自據西海散處河岷何如邪矧以虛糜得實用借虜地爲干城得失利害不較可知又今河西屯田倣矣二千里內計丁一萬七千耳防守不設耕種難也累遭殘破生聚難也腹削無已休養難也是故人益貧日益耗食益歉兵益弱而屯田益不興矣近日差官添築新堡廣招佃種似矣豈有傷堡未充而更能實新堡者乎豈有不爲防守而敢違耕者乎豈有將不休養而人得生聚者乎又譬之家政農桑新水資客祭祀之類動必相連豈有餘事皆廢而一事獨舉者乎是故有將而後有兵有兵而後有士有士而後有財有財而後兵益振屯益舉矣他如李

淮之議曰欲將見堡量給以馬無事令其瞭望而耕耘有事得以聯絡而馳逐拯溺救焚此其近策矣蘭州舊有管糧郎中而不司支放與宣大事體稍異已失事宜或又令其懸在催徵不更違乎若以省參一官專駐蘭州以督邊課如近時山東河南京運事例而移郎中於甘州如宣大例則稽察歸於戶部催科便於本省是或一道也西甯控制十二番族四堡六千戶所近又益以海寇之擾亦要地矣不令屬莊浪而另設參將以彈之議是也若我太宗以夷治夷建寺立僧之法蓋有深意今有講其故者乎西域之貢番文動數百紙詐冒相仍騷擾無益若給符限年勒以名數庶可久可繼之道也

嗚呼病於塞而求通傷於困而思起今日之甘肅豈一事邪舉其大者聊以見緩急而已

河西地勢瞰達難于設險今日守禦方略須倣趙充國留兵屯田之策斯善矣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參將未城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白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爲虜衝於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參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帥夏爲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響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故愚以爲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毋成貴河冰合一望千里皆如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冰馳鶩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禍階調兵防守候在冰凍而西風臨邊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愚又以爲不添沿河

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各兵徒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糧不爲之處倘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蓋來商旅納貨賄期以填實此地而主項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制所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將任官足食足兵之計孰不知之孰不能言之體權盡變存乎其人焉耳

固原在甯夏之南雖云近番胡要害之地然東向可以顧榆林西向可以顧甘肅是以邇來總督參遊悉駐劄于此若鎮巡運籌其中參遊分兵會各鎮折衝於外處置得宜糧餉無缺全陝亦可自恃以無恐矣

242册 9 2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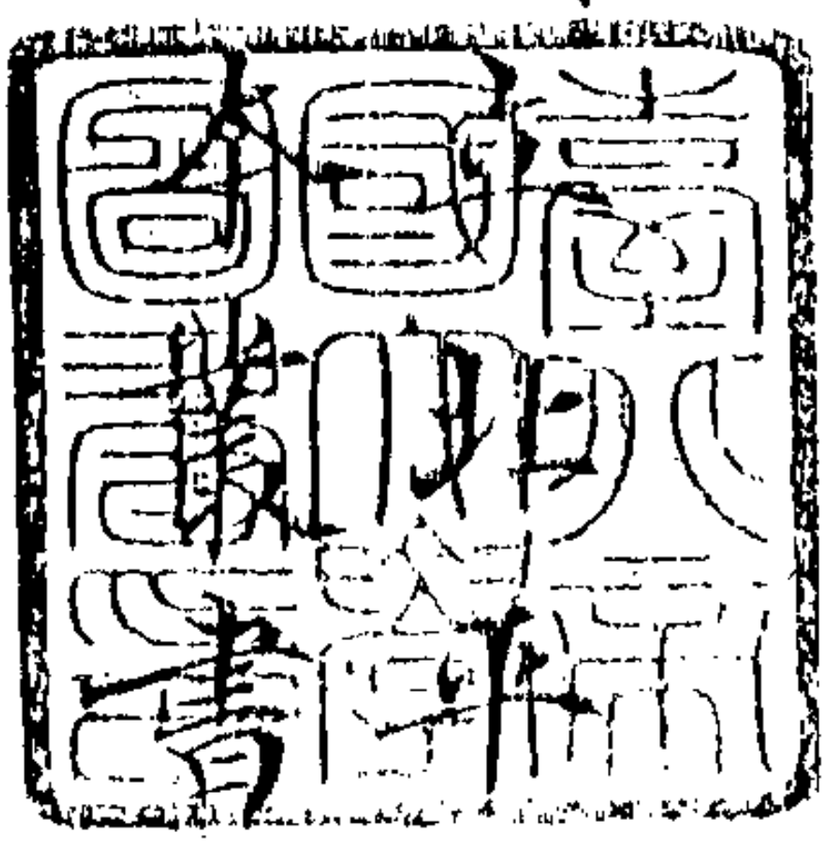
據明萬曆刻本影印

壽域

名賢

三國

善國



圖書館第一集

粵自奴酋酋酋荐食遼事垂乎一時
中外匪亟萬目而籌者辜滿公
辜自閣部銀臺當路詞臣
勳臧甚者爰發
蔣嘉若青乾若
將若儕國若女
之蓁莫不抵腕
工方器其言兵言將言戰言守言
餉言運言馬言車言罷仗言也
田言練糸營言圍山海言防寇
鎮言備通津言開衛言徵士
司人攄所見儻不一要以矢
誌陳議憂深慮遠內伸樓伐
外復侈疆開戚此而後
豎可仰作
於謨真所謂憂危蓍詞當今碩画者
也祐之有志講儀安階借
奴謁囊俾
高皇帝迪揚相氣奮厘貔
國家之憤曰忘
之中夏于時五將軍出寒
薛鴻伏羅寇血七慕
斯侯如功伐真所謂雪
漆虎報千古者也
文皇帝達於北孚益懲虜
漠

天戈所指西南種落拍而罷遁其在
東陲則三衛錯置用制要服蕞
爾遷州咸受我索迨今二百餘禩
頓首稱外臣貢何敢違我賴行
者即如萬曆初年王果跋扈戰
殺邊吏並倆師一出旋就窮殛
獻俘恢益隨築糸觀斯時赫

聲濯靈詎謂德衰之膺不宜哉
蠢茲奴酋倏謀叵測在以簸殺嗥囉誘執寧賽屠豭
至白鷺包香屬喪罪在不赦順
溪蘭入內地直至隕將覆軍魁
城夷堡如踏無人之境比豈
中朝全力不能制伏小醜則從古
玩寇積貽有按奴所從
事者輕率失計是
聿新經畧建分
賜尚方劍以振玄畧至於防守機
宜業有定著而新
各員又同心協力一切
務靡不部署以時
奮勵威歃血矢盟思鳴鏃免襲
以長徂繫奴雒未獲擒巢掃
穴執訊俘馘而諸戎
者功倍旌旋稍生色由比而
僕城守由此而練甲兵由此而
廣偵探用間諜相漘隘行伍勦
梨庭抵漠罷遑酋之首獻之

闕下直需將耳矧
聖天子新嗣
御極共於邊事尤切嘗旰食晝
諭臣工務揚錫通匪
諱惴惴如靈武受命時至諸石畫
當一一布行非徒托之空言者社
稷小臣幸拭目以瞻
倫渙知遠奴不足平矣惟是諸籌吾
敬磨集蓋心蓋口務一得云襄
惟幄而制彊圉用是蒐採成帙初
倘年例序四十卷公之海內庶
富日者一展帙知閱證私計黍
國家定非乏人而草澤豪雄有摩

厲心須思澤一宿以當虜者挾
策而往未必非行間韜畧也至
於終篇狹俠遼左之露布在
尚需鐫鐫以徒燎
倘
東觀一大典云
嘗

萬曆庚申孟秋天都程潤祐仲甫父撰

紫陽潘士龍鼈伯父書梓

雄邑劉美之鐫

圖一

遼東東起鴨綠江朝鮮西山海關南旅順北開原外邊九百餘里三面瀕夷一面阻海山海關內通中有三盆河爲遼陽舊城洪武壬子遼始兩歧河西土蠻時引諸夷爲患冬河水亦閘入萬曆癸巳以來出師援朝鮮遼左驛騷而虜倭薦偪境外酋夥部落住牧東北有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朵顏福餘泰寧三衛俱互市通貢　查遼陽前屯開原義州寧前錦州鐵嶺鎮武廣寧中後中右所瀋陽鎮靜清河鞏路長勇中前店山長安汎河西平中左所慶雲武靖廣寧右屯鎮西清陽俱極衝

圖三

東北女直郎古肅慎在混同江東濱海西兀良哈南
朝鮮北奴干兒北海永樂初歸附設都司衛所三百八
十二賜勅印於開原慶雲新安等處交易馬市夷三種
一居海西一居建州毛憐一居極樂野人兀者去中國
益遠獨海西毛憐先爲邊患自仰逞二奴被戮迄今貢
市攸賞如故

舊遼陽在邊外西行二百里至廣寧東北三百里至開
原地界開廣間相去五百里今夾河爲塞紆八百餘里
地饒虜牧其中東北則犯開原東南則犯廣寧中則
犯遼陽海州蓋遼左腹心之害

圖四

遼故航海屬山東自金州旅順口達登州新河關計水
程五百餘里海中島嶼相望遠可百里近止數十里舟
易停泊先年山東歲運以給遼豐歉兩利因海盜亡命
爲患始設嚴禁萬曆二十五年來議海運餉東征其禁
稍弛復設遊擊於旅順以防海

朶顏三衛故契丹種始爲兀良哈洪武中爲蒙古所抄
乞降爲置三衛東起廣寧前屯抵喜峯近宣府曰朶顏
自錦義度遼河至白雲山曰泰寧自黃泥窪逾瀋陽鐵
嶺至開原曰福餘已靖難兀良哈有功因以大寧舉之
授官置衛每歲貢貨不絕石塘古北曹赛馬蘭松棚喜

峯太平燕河撻頭石門皆振賞之處按部落日衆漸
遂強陽順陰遂時爲屢遷住牧喜峯口邊外會州青
城諸處附青把都部下三衛夷共二百七十枝酋長昂
炒孌董狐狸諸夷及諸婦大小壹只猛可真等歸爲六
兒而長昂猶黠

東夷奴兒咎赤考

自開原東北南抵鴨綠江逶迤八百餘里環東邊
而居者則皆女直遺種皆遼之屬夷所謂東夷者
也然今之呼女直者凡三種其一曰海西女直則
故王台之屬今開原南北兩關之夷是也其一則
東方諸夷之爲衛所甚衆而建州領其名曰建州
女直今奴兒咎赤之屬是也其極東曰野人女直
去邊遠歲因海西入市于開原雖不入貢而亦不
爲邊患先是海西王台強能得衆稱開原南關酋

北收二奴南制建州終其身向化而東陲以寧是
時東夷之勢在王台故聽其襲祖速黑忒左都督
之職以長東夷萬曆三年以擒獻逆賊王杲故奉
旨加授勳衛與其二子長虎兒罕猛骨孛羅俱
爲都督賞以金幣特優已又視西虜例授龍虎將
軍及王台死長子虎兒罕又繼死其子歹商襲職
守忠順之業後台子猛骨孛羅與其孫歹商骨肉
相殘遂弱而逞仰二酋稱雄于北奴兒咎赤稱雄
于南且各恃其強而甘心于王台之後奴兒咎赤

王杲之奴叫塲之孫他失之子也塞在甯宮塔內
城高七丈雜築土石或用木値橫築之城上環置
射箭穴竇狀若女墻門皆用木板內城居其親戚
外城居其精悍卒伍內外見居人家約二萬餘戶
北門外則鐵匠居之專治鐵甲南門外則弓人箭
人居之專造弧矢東門外則有倉厰一區共計一
十八照每照各七八間乃是貯穀之所先年叫塲
他失皆忠順爲中國出力先引王台拿送王杲後
杲男阿台將叫塲拘至伊寨令其歸順合黨謀犯

以報父讐叫塲不從阿台拘留不放大兵征勦阿
台圍寨攻急他失因父在內慌怯救護混入軍中
叫塲寨內燒死他失被兵誤殺因父子俱死時鎮
守李總兵將他失屍首尋獲登給部夷伯揷領回
又將寨內所得　勅書二十道馬二十匹給領今
奴兒哈赤繼祖父之志仍學好忠順屢次送進漢
與通徐以私外母射殺之盡得其所有此二十八
年事也及我中國切責欲問殺猛酋之罪革其市
賞奴酋因悔罪許妻猛酋子吾兒忽荅以女厚其
粧奩併原搶人口財物送吾兒忽荅歸南關中國
牌行分守粟參政差通事宣諭奴兒哈赤即將克

五十斬首獻進以後驗馬朝貢奴兒哈赤祖叫塲
原領　勅書係都指揮使後因送進人口且歸心
聽約束加陞都督職銜然彼時奴酋祖父爲我兵
掩殺尚孑然一孤雛也此時惟北關之逞加奴仰
加奴最強遂日構西虜與王杲子阿台等以攻殺
南關爲事十一年逞仰二奴被戮奴酋於是漸長
猶豕之牙與二奴子卜寨那林孛羅遂相角立矣
二十二年卜那二酋思報父讐又日與南關相講
遂反戈以攻奴酋不謂天敗卜酋竟爲奴酋所殺

北北關請卜酋屍奴酋剖其半歸之于是北關遂
與奴酋爲不共戴天之讐矣二十六年那酋又攻
猛酋猛酋力不能支因質妻子求援于奴酋奴酋
利其妻妾部落悉兵以出襲而執之猛酋寄命奴
寨幾二年奴酋乃僞以女許妻猛酋而陰縱其妾
與通徐以私外母射殺之盡得其所有此二十八
年事也及我中國切責欲問殺猛酋之罪革其市
賞奴酋因悔罪許妻猛酋子吾兒忽荅以女厚其
粧奩併原搶人口財物送吾兒忽荅歸南關中國
牌行分守粟參政差通事宣諭奴兒哈赤即將克

原其悔罪遂置不問至三十一年那林孛羅與白羊谷又糾莊南搶殺吾兒忽荅吾酋窮迫無歸因投奴寨自存自後吾酋不返而南關之　勑書屯寨土地人畜盡爲奴有矣邇年以來奴酋自稱恭順每以北關戕殺吾酋爲口實尚自托于存孤之義而實以與爲取以護爲吞也在北關觸望于南關不得又懷伊父未報之讐每以奴酋吞併南關謀犯內地爲詞四十一年北關又收奴逃婿卜占吉而妻之以女又悔奴酋所聘老女轉欲嫁與煖兎子把咯打兒罕奴酋于是與北關深恨積怨益不可解時中國倚北關爲外蔽乃主援北之議使鎗砲手戌金台失白羊谷二寨以至奴酋不憤兵端自此起矣初則差男莽骨太帶領馬步夷人在于靖安堡廣順關外地方包寨周圍約四百丈繼則侵入柴河松山白家冲等堡撥夷人萬餘耕種又繼則領夷兵進境徑馳至開原南門外河灘列營種種跋扈其目中寧有中國哉已而破撫順夷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覆清河陷開原再陷鐵嶺

勦也乃寬奠鎮江一帶地雖濱海而聞烏龍江奴方造巨艦繫以長纜萬一叵測問渡旅順登萊天津一帶寔剝膚之患可謂虜習騎不習海哉況年來淮東海運糧儲舉積于此十八萬軍生死繫命則安得不急屯重兵不速簡猛將不委任節鉞文臣而泄泄坐視也杞人愚慮易勝緯恤惟當事者籌之

歙諸生程令名識

籌遼碩畫凡例

一是集爲遼事鐫故諸疏揭凡係籌遼者槩採入而薊昌東省以及京都于遼皆患切震鄰是以議關數處者咸附錄焉

一是集惟耳籌遼故凡言兵餉戰守等項一併採錄其間忠憤所激不無持議過亢語涉攻訐者不敢撫拾傷雅是以篇中不妨刪削若舊撫舊經略舊鎮將喪師悞國辜罪顯然公論已定談者縷縷明揭茲勿以諱

一談遼事者夥矣惟疏中各抒籌略鑿鑿中肯有裨廟算者乃以壽梓至語涉雷同議拾風影間刪弗錄若其當事者任已蹶而議仍牧則不以人廢言也

一熊張二公一按遼一撫遼其所條議設備修守奏奴諸策皆奴釁未發前卓有先見故今日籌遼仍輯其當年奏議錄于弁首

一諸疏揭率搜之邸報乃邸報中魯魚豕亥錯誤者多至不能強解故不嫌刪刪一二語改竄三五字間或中有脫落詞句者無從補綴亦因原本或刪去數語或抹去數行期于詞指了然意義聯合覽者勿罪

一是集從戊午四月起逆奴始難也至庚申七月止

先帝終曆也例取編年誌前後時事綴急耳嗣後新主臨御誕將天威凡

廟謨廷畫仍當續梓不日奴酋獻俘遼左露布奏

捷乃告竣役

一撫清開鐵及三路敗沒諸將士捐軀裹革皆殉國難優卹鉅典隆自

朝廷其在海內忠憤之士薦亾弔亾詩文臚列皆誼切同仇痛深飲泣故另梓一冊併附

卷一 按遼議 熊廷弼
務求戰守長策疏
審進止伐虜謀疏
建夷反側邊吏安緩疏
東夷歸疆起貢疏
修復屯田疏
懲前規後修舉本務疏
議款原圖修備疏
籌遼碩畫 目錄 三
撫鎮棄地陷虜疏
卷二 撫遼議 張濤
東北虜情揭
東北虜情議
兵單食匱萬分艱難疏
退欲陳愚疏
屬夷家事互構揭
建夷質子疏
竟陳遼左迂計疏
卷三 戊午孟夏 熊廷弼
黠奴計陷孤城疏
亟議兵餉速發帑金疏
黠奴計陷孤城疏
度支餉饋不敷疏
酌調薊保援兵疏
奴酋計殺官兵疏
遵旨會議疏
遼左阽危薊門震驚疏
籌遼碩畫 目錄 四
速發援兵以救危邊疏
廟算萬全當計疏
邊城有警內備宜嚴疏
遼餉緊急帑金遲緩疏
揭 李維翰
再乞速發內帑急議大兵疏 趙興邦
議請督臣移駐關東疏 薛三才
遼事告急廟算宜周疏 官應震
臨朝用人以保泰運疏 汪可受
盧謙 薛三才

遼左阽危國勢決裂疏　張孔教
國勢方殷邊餉正匱疏　李汝華
卷四 戊午閏夏
早計防勦以固封疆疏　李徵儀
薊門足兵幷速用昌鎮大將疏　潘汝禎
嚴飭邊臣決策防勦疏　熊　化
仰陳末議大伸撻伐疏　鄒之易
用人才採輿論疏　姚若水
酋謀不測國計萬全疏　范濟世
籌遼碩畫 目錄 五
請命進止疏　劉曰梧
敬陳援遼一得疏　官應震
急調附近南兵疏　李長庚
按征倭播事例酌議兵食疏　薛三才
遼餉孔亟疏　李汝華
申飭固守大張撻伐疏　薛　貞
用人安攘疏　亓詩教
風霾屢作可懼疏　何宗彥
兵食計當兼決疏　薛三才
修常法策交儆疏　劉廷元
卷五 戊午仲夏一
增餉臣豫輓輸疏　唐世濟
豫發限解舊例揭　馮汝京
略舉建夷今昔情狀疏　張懋中
再允兵部續議餉銀疏　汪可受
遼薊相爲唇齒疏　王象恒
合詞懇發多金疏　官應震
整軍經武以彰天討疏　郭振明
籌遼碩畫 目錄 六
禦戎勝算宜周疏　米萬鍾
救援方略宜全疏　劉蓋臣
敬陳勦守機宜疏　趙興邦
亟圖修攘實政疏　晏文輝
兵餉時不可緩疏　李維翰
俯允會議再發帑金疏　薛三才
請帑揭　方從哲
亟發帑金速允廷議疏　吳汝胤
申飭定畫以正天討疏　盧　謙

卷六 戊午仲夏二

遼撫喪師立賜逮問疏 李徵儀
遼餉燃眉舉朝袖手疏 官應震
急缺援遼兵餉疏 劉曰梧
聽言圖勑以奮國威疏 王遠宜
募兵固守以圖進勑疏 潘汝禎
酌議海運事宜疏 李長庚
哭絜發帑疏 徐紹吉
敬陳措餉三議疏 官應震
急圖安攘疏 唐世濟
奴勢披猖算宜周慎疏 趙興邦
急議應猝兵將疏 楊鎬
懇乞臨朝集議疏 方從哲
寬緩坐誤軍機疏 陳騰鳳
速發帑金疏 張慶臻
急發蠹積增選裨將疏 楊一桂
講求全策立奏蕩平疏 焦夢熊
遼餉厝處惟艱疏 李汝華

卷七 戊午季夏一

速勑薊兵出關疏 楊鎬
急議應猝兵將疏 薛三才
再陳那借之策疏 李汝華
南北借湊共濟時艱疏 官應震
急借部寺現銀以濟軍興疏 李汝華
日象大異疏 董應舉
條陳薊鎮事宜疏 潘汝禎
遼餉請借揭 官應震

卷八 戊午季夏二

運道查覈頗確疏 王象恒
敬陳愚忠以滅奴酋疏 柴國柱
大發帑金疏 趙綏
謹陳根本要議揭 顧文綱
仰求多助共濟大艱疏 楊鎬
司空爭執疏 官應震
發帑伸威以寧宗社疏 許濬祥
權時通變酌盈濟虛疏 李汝華

憂患思防疏　王象恒
發帑任人疏　孫光裕
各鎮精銳赴援疏　趙興邦
忠謀盈廷採納宜速疏　郭一鶚
時事可畏敬據徵恍疏　顧大禮
卷九　戊午孟秋
持撙節以重軍需疏　官應震
市口緊要將官疏　楊鎬
開鐵深爲可慮疏　吳亮嗣
再抒末議佐軍興疏　兵部
陳一得謀萬全疏　劉綎
天人交警亟圖消弭疏　張銓
存大計捐小費疏　黃克纘
謹獻救時急務疏　鄒維璉
敬陳愚見仰佐廟謨疏　王命濬
酌議切要事宜疏　黃嘉善
詳部覆發帑軍疏　劉曰梧
各邊防禦宜亟疏　黃嘉善

慨發帑金疏　常胤緒
建賊攻克清河疏　陳王庭
卷十　戊午仲秋
奴酋罪在必討疏　張銓
清河失守大將寡謀疏　趙興邦
議設遼撫以專責任疏　亓詩教
敬陳援遼急着疏　官應震
權便移民以絕賊望疏　楊鎬
那借採木稅銀疏　李汝華
博稽羣策特請宸裁疏　曾陳易
并陳沿邊措置略節疏　楊鎬
據實查參懲玩疏　官應震
調整軍兵恭候明旨疏　李暉
申明征倭事例疏　趙興邦
卷十一　戊午季秋
速講足兵足餉長策疏　陳王庭
再催援遼諸將疏　周永春
王象恒

亟賜擬議以保內地疏　王象恒
揭
敬循征倭征播加派往例疏　李汝華　方從哲
遼餉摻括不敷疏　龍遇奇
敬陳戰守緊要疏　房壯麗
亟點左右侍郎疏　李汝華
急圖用人疏　劉蔚
請發賞功銀兩疏　陳王庭
再調邊兵疏　黃嘉善

特勅酌議以便轉輸疏　官應震
條陳保昌事宜疏　潘汝禎

急議應徵兵將疏　楊應聘
急補中軍添設標兵疏　黃嘉善
遼餉厝處宜多疏　李汝華
朝政用人爲要疏　薛鳳翔
夷情疏　黃嘉善
亟下加派例議疏　李汝華

遼將死事不同疏　王象恒
師期將及再陳末議疏　方從哲
畿民疲累加派重困疏　李汝華
地震修省疏　龍遇奇
邊臣勝算宜收疏　房壯麗
乞嚴守援眞情疏　李汝華
星變修省疏　劉蔚
天象甚異亟圖修省疏　陳王庭

議定軍餉畫一則例疏　楊鎬
天象示變人心恐懼疏　羅國朝
時事可虞天變宜畏疏　吳亮嗣
屯田禦戎疏
目擊時艱敬陳末議疏　張銓
留續調兵馬移將臣出關疏　黃嘉善
殺擄屯民隱匿塘報疏　劉曰梧
狡賊劫掠將官欺匿疏　郭一鶚
速點侍郎共濟安攘疏　田生金
李汝華　麻承恩

卷十四 戊午季冬

謹陳遼左可慮情形疏 趙興邦
修文飭武疏 官應震
海內軍實宜覈疏 黃嘉善
謹據見聞直陳情狀疏 董承詔
急催以濟征討疏 楊鎬
重地疎防大將數易疏 劉曰梧
關帥原藉援遼疏 周永春
邊臣捐成心持定力疏 趙興邦
下考選肅城禁疏 陳王庭
關夷勦克奴酋一寨疏 楊鎬
敬陳切要急務疏 江日彩

卷十五 己未孟春

維新圖治疏 王元雅
議舉安邊實政疏 黃嘉善
敬陳膚議疏 趙琦美
撻伐將行敬攄一得疏 黃嘉善
恭陳征勦事機疏 董啓祥

徵解加派及搜括銀兩疏 趙興邦
請多餉以濟危邊疏 官應震

卷十六 己未仲春

議添兵將疏 黃嘉善
先陳梗概疏 董承詔
恭陳軍前緊要事宜疏 楊鎬
多餉以濟危遼疏 劉曰梧
議定軍餉畫一則例疏 周永春
厭霾修省疏 李汝華
敬陳大臣疏 陳王庭
風霾示異疏 楊鎬
謹撮持危定傾之略疏 周永春
大發帑金佐軍興疏 李汝華

卷十七 己未季春一

援將違律喪師疏 周永春
面諭亟圖安攘疏 李汝華

亟圖定亂疏　趙興邦
立下用人發帑疏　周應秋
遼薊情形並急疏　官應震
夷虜交訌疏　李奇珍 官應震
敬陳防守疏　胡來朝
邊圍告急國勢可危疏　姚宗文
新餉已發數多疏　李汝華
會議戰守疏　周永春
乞勑科臣閱遼疏　張延登
亟議安邊固圍疏　王象恒
京守宜嚴疏　沈珣
廷議用人疏　楊鶴
亟修安攘實政疏　唐世濟
明職掌嚴責成疏　楊鶴
酌議遣將調兵疏　黃嘉善

卷十八　已未季春二

急議募兵防通疏　張至發
簡將添兵疏　楊州鶴

銳意圖新同心勵氣疏　張孔教
允用侍郎資共理疏　李汝華
大修戰守之具疏　吳亮嗣
京營簡練要務疏　薛三才
臨朝集羣策疏　方從哲
感事激衷敷陳末議疏　徐光啓
亟行查覈以振積弛疏　唐世濟
敬陳一得備採擇疏　劉蔚
倉儲最重申飭預防疏　張問達
遵旨會議疏　劉日梧
敬陳末議疏　倪應春
募兵應爲歸併疏　周永春
籍兵疏　王象恒
發營軍兌寺馬移總兵疏　趙世新

卷十九　已未孟夏一

敬陳急切要務疏　祝耀祖

敬陳末議疏　黃嘉善

上大司馬書　姚宗文
要地單弱不支揭　王化貞
支餉募兵揭　官應震
勅勵朝鮮金白二酋疏　陳王庭
援兵遲迴不發疏　黃嘉善
軍情疏　楊鶴
謹抒救時急務疏　韓浚
酌發帑銀疏　李汝華
敬陳膚見佐末議疏　孫之益
敬陳末議圖萬全疏　黃嘉善
臣工極力協志疏　劉有源
兵非選練決難戰守疏　徐光啓
敬陳威德並用疏　張鵬
明正軍法疏　范濟世
從權濟急疏　盧謙
宜軍鼓課大將逗遛疏　黃嘉善

卷二十　已未孟夏二

效血誠雪國恥呈　李登

謹陳積誠感動疏　張延登
恭陳微悃疏　吳伯與
謹效愚悃疏　盧謙
條議調將募兵實用疏　韓原善
用虜機會可乘疏　王象恒
亟採忠謀斷在必行疏　郭一鶚
敬陳援遼末議疏　官應震
集議援兵急務疏　黃嘉善
招兵愈衆措餉愈艱疏　李汝華
酌議一體加餉咨　周永春
解近憂圖後效疏　晏文輝
敬陳一得疏　馮嘉會

卷二十一　已未仲夏

行稽查防胃破疏　李汝華
上天垂戒孔昭疏　李汝華
併採羣言全遼安薊疏　傅宗皐
謹陳戰守軍需梗概疏　李如楨
允查餉銀數目疏　李汝華

242冊 977張

勅科臣速閱疏　黃嘉善
兵食已窮部臣互執疏　李奇珍
遼餉省費捷法疏　董啓祥
俯採芻蕘疏　俞誨
新餉易盡舊額難割疏　李汝華
條議餉務事宜疏　李長庚
危遼需餉孔亟疏　傅宗皐
奴虜交訌邊情日急疏　徐兆魁
敬陳征勅方略疏　范世文

立勅經略到任疏　駱駿曾
亟圖守禦疏　吳亮嗣
逆酋僭號敢犯天威疏　熊廷弼
罪已用人疏　張延登
班軍棟選宜精疏　范濟世
遼警迫近神京疏　馮嘉會
速圖安攘疏　吳亮嗣
即勅救援疏　周永春
下詔罪己多發帑金疏　李奇珍
急調邊兵疏　范濟世
經略將行兵食宜豫疏　亓詩教
遼勢已迫內固宜周疏　張至發
勅議守禦收復疏　熊廷弼
振積習嚴秋防疏　黃嘉善
敬陳今日危務疏　張鼐
敬陳末議以裕兵餉疏　祝耀祖
薊兵難議再調疏　董元儒
催發經略揭　方從哲
瀝陳芻言以舒忠憤揭　龔利用

急救戰守先着疏　李植
職心感憤益切疏　徐光啓
廟算再誤貽悔疏　黃嘉善
德澤謀慮兼疎疏　王象恒
卷二十四 已未孟秋一
經臣先聲宜震疏　官應震
直陳內外急弛疏　房壯麗
拐周巡撫書　熊廷弼
立決防勒之策疏　張鳳翔
召募須求實用疏　周希令
朝論日紛疏　范濟世
赴邊甚急疏　熊廷弼
急救遼陽疏　韋蕃
遼左氛熾京城患切疏　李奇珍
耗餉宜塞疏　官應震
催閱臣出關疏　李長庚
遼警益急餉務難支疏　黃嘉善
飛報萬分緊急賊情疏　周之綱
舉新政保國祚疏　張國祥
卷二十五 已未孟秋二
謹陳安攘疏　周希令
驛場失陷廟算因循疏　范濟世
火速調兵遣將疏　李汝華
振士氣遏夷鋒疏　蔡思充
援兵出關無期疏　陳王庭
及時修攘疏　黃嘉善
援兵時刻難緩疏　蔡思充
敬陳兵食急計疏　陳王庭
募兵邊鎮疏　李汝華
遼左大勢全危疏　范濟世
遼左制勝有機疏　盧謙
俯允召募計處餉銀疏　王在晉
卷二十六 已未孟秋三
嚴營操以資防守疏　范濟世
謹陳策遼愚悃疏　盧謙
敬陳制勝定謀疏　魏應嘉

亟爲用人行政疏　趙綏
援兵不至遼餉將絕疏　周永春
效膚言以備採用疏　張鼐
權借金花銀兩疏　李汝華
遼餉燃眉再陳末議疏　李長庚
敬據新編補陳舊牘疏　官應震
防禦神京疏　董啓祥
直省募兵當議疏　李徵儀
京營戰守疏　陳良弼

酌羣議以足兵餉疏　吳亮嗣
部司蒙譴微職當禑疏　官應震
計屬急公可原疏　張延登
謹陳戰守機宜疏　王命璿
臨朝決策疏　姚宗文
肅軍紀伸國法疏　田生金
募兵近畿疏　黃嘉善
東省防禦厝處兵食疏　陳王庭
議調水陸精兵疏　黃嘉善
憂國無策謹據直陳疏　張鼐
叩閽謹瀝封疆疏　李汝華
議固以防海運疏　王在晉
謹瀝血披消弭禍亂疏　亓詩教

恭陳初到事宜疏　熊廷弼
亟請盈甲硝黃疏　王象恒
上下志狃因循疏　晏文輝
請發軍器疏　熊廷弼
亟發近鎮軍將疏　熊廷弼
諸臣審時決策疏　楊嗣昌
客兵最苦鄉兵可嘉疏　黃嘉善
調募無算應餉無算疏　李汝華
再申截漕原議疏　李長庚
查參閫帥疏　陳王庭
謹陳設兵減兵之數疏　王在晉

切責當事諸臣疏　元詩教
謹陳一得以壯國威疏　程繼怡
卷二十九 已未季秋二
正軍法定官守疏　熊廷弼
速易主帥疏　熊廷弼
速議將兵以濟燃眉疏　陳王庭
廟謨宜出哭聚以收實用疏　孫學詩
敬陳末議以救危邊疏　祝耀祖
兵餉報數宜確以破積弊疏　李汝華
再陳兵餉之計以維封疆疏　吳亮嗣
查解軍器以覈實用疏　祝耀祖 倫誨
戰守已無可支俾作區處疏　熊廷弼
北關已陷亟圖修備疏　劉蔚
庫藏空虛酌處以濟時艱揭　劉榮嗣
京營急務以振積弱疏　黃克纘
再陷北關遼陽益危疏　張延登
極言遼左潰敗疏　方從哲
敬陳援遼十一議疏　官應震

國勢難支亟救宗社疏　黃嘉善
遼事日危深籌國勢疏　倪應春
救遼急着惟在發帑疏　周永春
卷三十 已未季秋二
再陳兵食防禦疏　姚宗文
直陳救遼急着疏
合懇發帑疏
庫貯已空國計日縮疏
收集兵力以固遼陽疏
謹陳切要事宜疏
召對大臣以集忠謀疏
申飭紀律以實行伍疏
酌調土兵以資征戰疏
亟獨壅蔽以振式微疏
嚴勅各鎮精選援兵疏
足食足兵以救危亡疏
營軍操練以固神京疏

卷三十一 已未孟冬一
兵事百不相應疏 徐光啓
速發帑金疏 王遵德
合詞三懇發帑疏 李汝華
請兵戍守要地疏 周永春
敬陳第一要機疏 薛鳳翔
中朝日剝邊疆難療疏 蕭毅中
東省兵虛揭 王在晉
虎憨聲息甚緊疏 董元儒
東陲告急以安內攘疏 張光朝
時勢極迫以重防禦疏 徐光啓
調譴紀律以壯軍威疏 祝耀祖
直陳禍福以效孤忠疏 喬拱璧
軍事尚無完策疏 周師旦
卷三十二 已未孟冬二
申明區處大略疏 熊廷弼
速下練臣條畫疏 張鴇
添兵防守朝鮮疏 周永春
敬陳上下交警疏 徐光啓
風電災異疏 王遵德
兵事憂危滿目疏 李汝華
四懇借帑疏 周永春
發內帑議營田疏 薛鳳翔
國勢杌隉人心動搖疏 蕭毅中
五懇發帑疏 王在晉
悔悟更始疏 董元儒
外解將盡遼餉可虞疏 李汝華
用佐兵食前籌疏 陳王庭
特允發帑疏 張問達
卷三十三 已未仲冬一
遵旨出關再陳末議疏 姚宗文
歷陳遼餉緊急之狀疏 單崇
邊事日急朝政日弛疏 劉蔚
催已推未推鎮臣疏 文球
六借帑金疏 李汝華
夷氛叵測廟算全疎疏 周萬鎰
官應震 周永春 姚宗文 李汝華 李奇珍 趙紱

防夷十要以固封疆疏 王在晉
共圖安攘以保宗社疏 車朴
卷三十四 已未仲冬二
議調水陸精兵疏 徐兆魁
廟謨措餉難緩疏 官應震
遼左急缺糧草疏 李奇珍
與閣部書
計臣窘同露肘疏 熊廷弼
內治共濟宜周疏 劉有源
遼東敗壞難支疏 江日彩
用人發帑疏 李汝華
料理兵馬錢糧疏 何熊祥
調兵遣將用人修政疏 姚宗文
運器續發運價議處疏 黃克纘
敬陳目前急着疏 李汝華
勑催原調新添兵疏 薛鳳翔
監收海運疏 熊廷弼
卷三十五 已未季冬
李汝華

愚臣計餉難緩疏 李長庚
解完軍器疏 馮時行
目擊時艱敬陳膚見疏 李永祚
共襄餉務疏 官應震
朝政節節廢弛疏 毛一鷺
酌添偵防協守疏 周永春
急採三韓疏 彭鯤化
嚴催催造淮船疏 李汝華
遼東敗壞難支疏 薛敷政
卷三十六 庚申孟春一
急發援遼兵馬咨 熊廷弼
畿輔近災剝膚疏 范性善
估計要地城工疏 周嘉謨
條陳募兵切要事宜疏 祝耀祖 王象恒
議添援兵馭馬疏 文球
堵殺款虜認罪揭 熊廷弼
添兵將咨 周永春
點發坐調土兵疏 饒景暉

敬陳戰守大略疏　李汝華
議調水陸精兵疏　王紀
畿輔困敝民心動搖疏　王象恒
兵餉揭
求經濟革弊政疏　張鼐
催兵愈嚴虛應如故疏　鄒維璉
謹陳緊急餉務疏　熊廷弼
狡夷悔罪認罰疏　周永春
卷三十七庚申孟春二
濟遼碩畫　目錄　三一
濟水輸便陸輓疏　李奇珍
遼左轉運事急疏　李汝華
撥兵防援疏　文球
新兵全伍脫逃疏　熊廷弼
直述新兵失伍之數疏　陳王庭
司帑無餘再行搜括疏　孫之益
嚴責成厚兵力疏　薛鳳翔
請發餉臣閱臣諸疏疏　李汝華
振武備銷大患疏　鄒維璉
固屬國救危遼疏　盧謙
本色轉運甚艱疏　房壯麗
海運難增船糧難辦疏　王在晉
內帑難外帑宜還疏　陳王庭
卷三十八庚申仲春一
特免召買牛隻疏　王在晉
需兵甚急籌策宜周疏　王遠宜
奉旨募兵疏　曾汝召
謹陳目前緊急餉務疏　李汝華
朝鮮飛報緊急虜情疏　黃嘉善
敬據援遼以祈立允疏　官應震
國憲不飭民散可慮疏　曾汝召
法令日弛民心日攜疏　倪應春
遼患已極人心堪憂疏　彭際遇
錢糧缺乏至極疏　熊廷弼
寬縱致敗嚴急招尤疏　曾汝召
漫陳餉遼之策疏　熊廷弼
遼餉不繼內潰可虞疏　李汝華

卷三十九 庚申仲春二
屬國私情當體疏 黃嘉善
議調土兵不便疏 沈珣
劾逃伍言利疏 薛敷政
通州兵譁幸定疏 彭鯤化
陳遼左空乏疏 姚宗文
遼鎮兵食兩困疏 李奇珍
酌議停免徵調水兵疏 吳光龍
敬據援遼管見疏 李汝華
卷四十 庚申季春一
中外迫情兵餉艱狀疏 周萬鎰
議留賢能餉司疏 熊廷弼
會議守備不設律例疏 張問達
摘目前急務疏 牛維曜
四衛輓輸無人疏 周永春
主持派運分數疏 李汝華
會議畫一疏 李奇珍 管應震
議罷

謹陳緊要之議疏 毛一鷺
遼餉支借將盡疏 李長庚
邊鎮告急帑藏空虛疏 劉尚爵
措處遼餉疏 徐兆魁
請纓勉效圖報疏 何棟如
卷四十一 庚申季春二
嚴勅催發糧草疏 熊廷弼
兵逃當問馬倒有因疏 薛鳳翔
奴兵壓境火藥全焚疏 官應震
亟圖就近救援疏 熊廷弼
內地防禦當急疏 黃嘉善
防守兩難疏 李汝華
面決羣策疏 姚宗文
亟催各道以圖共濟疏 熊廷弼
人心不可棄天疏 左光斗
敬遵安攘疏 鄒德基
卷四十二 庚申孟夏
敬陳三說以保全遼疏 林有臺

推廣要務以備採擇疏　薛鳳翔
速議防備山海疏　文球
姦細供報夷虜合謀疏　周永春
畢陳緊急未盡倒務疏　熊廷弼
舟車無湊轉運力窮疏　李汝華
民窮已極減派杜亂疏　張銓
戍卒堪憐疏　陳王庭
建夷謀犯益工疏　黃克纘
客兵剛格居民被害疏　薛鳳翔
幾輔民力已竭疏　喻安性
再陳轉運未盡事宜疏　李汝華
遼警驚心國勢燒眉疏　江日彩
痛辨誣枉疏　李暐
東夷西虜合謀疏　黃嘉善
卷四十三　庚申仲夏
敬陳遼左事宜疏　姚宗文
奉旨訪問疏　姚宗文
六逆五盡二反一順疏　林一桂
遼左將帥同盟文武和附疏　熊廷弼
時變需人至急疏　馮嘉會
敷陳末見疏　李自用
援兵逃伍究肅軍紀疏　董元儒
卷四十四　庚申季夏一
處置逃兵疏　薛鳳翔
膠昌海道通行疏　王在晉
敬陳救遼機宜疏　王命璿
與各衙門書　熊廷弼
恩賚慰勞官兵疏　熊廷弼
究處脫逃援兵疏　文球
逆奴辱國敷天同仇疏　姚思仁
發帑加銜疏　薛鳳翔
申飭償運之法疏　李長庚
思協力以圖雪恥疏　楊光夔
卷四十五　庚申季夏二
憤辱徒空雪恥未實疏　左光斗
補道臣發兵將疏　陳王庭

乞大頒恩賚疏　周永春
嚴申無甘僇辱之旨疏　楊漣
逆酋侮慢難堪疏　劉有源
速催總兵疏　文球
振積弛修實政疏　黃嘉善
審忽被兵遶難獨守疏　官應震
合詞懇點邊道疏　黃嘉善
海運增煩財力大匱疏　李汝華
外侮難甘自振宜力疏　李若珪
逃兵拒捕殺人疏　姚思仁
卷四十六　庚申孟秋
謹陳舊事以備省覽疏　周炳謨
申飭贊運之法疏　李汝華
速正逃兵劫殺之法疏　江日彩
議處逃兵以消亂萌疏　王象恒
採輿論備三韓疏　薛鳳翔
查參將官規避援兵先後疏　黃嘉善
亟議處置逃兵疏　黃嘉善
亟控逃兵變狀疏　董元儒
備述河東一帶情形疏　熊廷弼
查勘功罪疏　熊廷弼
士兵鬨逃地方釀釁疏　文球
挽人心回國勢疏　易應昌
感激思奮以期殲虜疏　陳寅

籌遼碩畫目錄終

籌遼碩畫卷之一

天都程開祜仲秋父輯

○遼東巡按熊廷弼題爲遼左情勢危急乞
勅當事諸臣務求戰守長策以存孤鎮事臣每憤
薊遼之間虜衆驕橫邊臣諱戰頃者中外諸
臣主必勦之議抹馬屬鞬期滅此而後朝食
竊忻然庶幾焉獨審已料敵遼於此時情實
危勢實急臣日夜算此頗熟實惴惴不任憂
懼今中外諸臣第知遼備爲弱矣
非親歷其地不得而悉也第知遼虜爲強矣而強之狀

而弱之狀非親歷其地不得而悉也遼西起
山海關東抵鎮江延袤二千三百餘里而臨
海一面不與焉虜酋以百計控弦數十萬
直前屯者爲賴蟒等酋直寧遠者爲獐兎拱
兎等酋直廣寧者爲小歹青以兒鄧黃台吉
等酋折而西北則虎墩兎憨爲虜王而東西
部皆屬之北則煖赤伯吉他不能等折而東
北則卜言禎等又折而東則炒花等酋此河

又次數百計皆令種地納糧料人馬得食無
日不可圖我而又介在平壤無重關峻嶺爲
之限隔朝入則朝獲夕入則夕獲益無時無
虜焉十餘年前土蠻憨動以數萬騎蹂河西
無寧歲而河東則奴酋在我卵翼宰賽父中
前死尚孤弱是時急在河西而河東緩十數
年來奴酋宰賽等日益强而河西則虎墩兎
憨尚不能統衆揷漢諸部貪漢財物不欲利
獨歸主而各與我市是時急在河東而河西

緩頃自搗巢以後不旬餘而警報日夕至河
西又急矣開鐵報宰賽調取人馬復圖挾搶
而又有拱兎調兵之報又有宰酋要會奴兒
哈赤同搶北關之報又有虜於近邊雕背山
南屯營長亘數里之報而河東又加急矣蓋
無地無時而不急虜焉而又則地方居民被
虜幾掠盡自關以東至寧遠三百餘里不見
村落近廣寧雖稍有村落而三兩落落如晨
星自廣寧東至三盆河一百八十里黃沙白
草一望凄然而河東起東昌歷遼瀋開鐵清
河寬奠鎮江近邊一帶長亘千數百里盡成
既脫近山者巢居穴處或數里而見一二家
是屯塞如此其寡少也沿邊墩臺大半坍塌
雖有存者又低矮且泥土半砌一掘即倒每
虜入必誡臺軍曰爾勿舉烽舉則殺爾舉早
亦殺爾臺軍無以自恃而畏見殺往往待虜
搶畢而後敢舉開原起慶雲堡至柴河堡三
百餘里墩臺一百二三十座皆棄不守其甎

石虜皆拆去爲板升而存者虜反據之以偵
我撫順清河寬奠迤東墩臺亦棄去十餘座
餘多石堆木架哨軍不敢住壕塹皆淤平不
復挑濬而所至城堡更傾圮甚且城多無門
又城上不能行人行則扶脾睨而足半垂外
每遇收斂屯民畏入堡如入地獄必泣曰與
我入堡盡爲虜殺曷若使我四散逃生者往
往賄收斂官以脫去爲幸是墩臺壕塹城堡
又如此其廢壞也全鎮軍額失亡幾半見在
軍雖八萬餘而有馬者僅十五軍羸馬弱者
又十五度人馬精壯者不過二萬有奇除三
大營已得三分之一其餘又不過一萬有奇
而以守二千數百里之邊散於兩協守七叅
將十二遊擊二十五備守之部下能分幾何
其步軍皆不習弓馬間有打鳥銃者據地按
膝手戰戰然半晌不得入鉛藥及其發也又
東的西向而不一中一切器械皆朽鈍平原
易地宜用輕車火砲火鎗之屬又置不講即

如開原一道止得大將軍三位昨恐宰酋入
犯始討遼陽大將軍滅虜砲各十餘位暫借
鎮江鉛子一千斤應用夫宰酋爲害非一日
矣而鑄造銃砲鉛子豈是難事蓋遼東邊備
大都若此臣嘗問回鄉人口云夷婦每見虜
去男婦過多必大罵曰你南邊人如何不置
一弓箭與我達子對射我達子也怕性命一
弓箭不直一牛蹄如何拾得人畜千百計而
獨不拾得置一弓箭此雖夷婦如我婦女之
辭亦遼左軍器一證也而買備馬匹又以子
銀自愚盡將年例馬價留貯廣庫買貨止以
夷馬俵給各道所轄管路邊堡軍士騎操未
經收驗而死已過半及各道自買又限以定
價不得越大氏標下親丁家丁每馬一匹實
價二十兩或十八兩其各營路十二三兩邊
堡十兩又多貨物虛擡及各役侵冒之數價
已半去其實馬亦四選之餘以我下駟當虜
上駟何以禦敵臣嘗思之假如虜犯開瀋不

審當先對陣者屬之開瀋兵馬乎屬之標下
兵馬乎恐五七百里赴援而虜去幾日矣又
不審近邊赶逐零竊虜者屬之邊堡兵馬乎
屬之標下兵馬乎恐不但無馬赴虜求一快
馬報信亦難得矣是兵馬器械又如此其單
弱而朽敝也遼餉惟家丁差厚其營堡軍士
月止四錢或二錢五分每歲折色四月本色
八月各倉舊儲米豆向因鹽糧援例人等買
票虛出通關情弊以致陳者不出新者不人

泥爛如糞而近收者又被官吏揷和沙土糠
秕等物各軍雖得糧票多不願關領遇有前
項買票者則每票賣銀四五分無則付之水
火而已而折色又假官帳爲將領所扣尅有
經年不得分釐者終歲嗷嗷日見逃竄是軍
士又如此其饑餒而無食也當此無地無時
無不急虜之日而我之屯寨城堡墩臺壕塹
軍馬器械錢糧之類一無足恃於此而欲收
絕漠之功談何容易今之議者不過曰標下

兵馬精壯堪戰耳臣以爲數雖滿萬其實人
強馬壯者不過五六千而止無多也假令虜
以大衆犯河西而山旁枝擾開鐵間不能分
兵越七百里而往援也又令潛師犯遼海而
以虛聲恐我於西不能以大兵空國而東也
又令虜以萬騎犯廣寧綏標下大軍不敢出
以數千騎堵山海關口使薊兵不得東數千
騎攻高平使河東兵不得西而以萬餘騎掠
寧遠廣寧間不能分兵出鎮城一步也二十

二年間虜嘗用此法矣把兎兒以萬騎犯鎮
武東綏大兵而卜言台周憨率數萬騎直攻
右屯城者六日時幸鎮武捷而西虜氣奪耳
不然右屯且被屠又不然虜釋右屯不攻而
遍掠村屯寧遠廣寧一帶且無子遺此往事
也況薊遼虜情相提而論原自不同賴蟒部
落雖近萬其精兵不過三數千騎耳即糾合
挿漢而薊地重壍疊障故險甚若使去冬謹
守隘口不至疎玩則河流必無失挿漢又頓
冰雪中無所獲必且悔而大責二酋之長以
去去則必不復合而二酋之勢孤二酋且如
薊何若挿漢一枝則強甚于薊遠而于遼切
近薊于賴蟒二酋進足以戰退足以守剿之
而得固足除兇剿之不得亦不遺禍而遼于
挿漢諸酋戰守無據剿之而得則警殺無已
剿之不得則禍未忍言徒甘心于無柰薊何
之虜而解腕于無柰虜何之遼臣之千此實
所未曉臣伏讀

聖旨今日問罪重在賴蟒二酋其各夷及款虜素
不耽逆及悔罪自新者俱撫賞如故若爲二
賊勾誘效尤同惡戒諭不悛即將市賞盡革
併議剿誅大哉王言既許之以自新又先之
以戒諭所以撫夷狄而安邊人者甚厚使當
時誠遣間使宣諭示以
祖宗二百數十年豢養之恩戒勿令助則挿漢未
必不從賴蟒未必不孤何至怨結兵連以有
今日然既前事矣頃聞當事主兩鎮夾關出

勑之議檄鎮臣西出時鎮臣復從錦州躬擐
甲冑遠出境外奮不顧身爲士卒先臣誠服
其勇義獨念重兵出塞未應嘗試假令虜今
日以數百騎嘗我而大軍出境明日以數百
騎嘗我而大軍出境伺我軍且疲且玩而大
虜猝至以乘我此再鼓而衰三鼓而竭之時
也不可不慮也曩哈流兎之役聞非鎮臣本
意今騎虎之勢誠不得下似應養精蓄銳俟
虜於境上以主待客以逸待勞俟其至而一

大創之幸而全勝則虜之敗氣數年不復而
我可得數年之安不然而勝負相當則虜亦
懲艾來意且緩而我亦可得一二年之安以
此論首功則一可當十十可當百以此論戰
功則內在神京外在封疆豈不安攘並收戰
守兩得而境上堂堂正正當塲睹面之功比
之出塞不更足以震國威而寒虜膽耶如必
欲主出剿之議必犁庭掃穴而種滅之永絕
禍源然後可不然而今日搗巢明日報復使

軍士暴露不得休男婦奔避不得聚田土拋
荒不得種白肉覓疔徒自患苦耳又況虎穴
既難直探兎窟又復他徙越挿漢而遙攻賴
蟒則襲兵在後舍賴蟒而先耽挿漢則强敵
在前雖勑之而不得也臣願諸臣大樹戰功
於境上而不必再圖出塞以地方徼幸可也
去冬奴酋修築南關舊寨屯軍聚糧意在窺
開原併北關耳昨且有宰賽會搶北關之報
矣猶云以夷攻夷也我不假顧惟拱兎差使

宰賽等營調兵来往此必欲因西虜之隙度
大軍不得東顧而乘此以秋賞挾我不得則
大掠我又甚則祖把兎兒之故智合紗花諸
酋犯捨遼海一帶張西虜之勢以牽制我昨
鎮臣傳箭選兵待調一時將道將憂恐無措咸
謂不去則懼以違誤軍機獲罪去則空城誰
守萬一虜乘虛入一方生靈將何所賴臣曰
不妨挑選以應彼急河東河西俱是撫鎮地
方有事無事俱是撫鎮責任彼中自有調度

諒無他虞顧臣雖謾應之而心實恐恐念寧遠一帶地方空曠猶野無所掠而遼海屯聚頗多虜自十八年大獲而後常有垂涎之意不可不防也今河東之兵似難輕動河西之兵又難獨支即薊以偏師來援亦復不濟近該薊鎮選得精銳二萬七千餘人以備征戰又此時各處修防兵計且雲集塞下宣延四鎮兵亦且至其兵力頗厚臣謂此時督臣當提重兵移駐山海關適中調度薊急則援薊遼急則援遼而薊鎮撫臣則移駐東西協之間宣鎮總兵移駐昌薊之間以成犄角之勢而遼左撫鎮則以全力照管兩河東西間而無致有顧此失彼之患可也顧臣所尤慮者不獨在強虜而又在饑軍何也遼軍自東征驟擾以來復遭高淮毒虐離心離德為日已久今又驅饑寒之衆置之鋒鏑之下憤怨之極勢且離叛嘗客聞外間人言向特怕虜殺我耳今聞虜築板

升以居我推衣食以養我歲種地不過粟一囊草數束別無差役以擾我而又舊時虜去人口有親戚朋友以看顧我我與其死於饑餓作枵腹鬼死於兵刃作斷頭鬼而無寧隨虜去猶可得一活命也不祥之語以為常談而近益甚洶洶皇皇莫保旦夕及今不為設法處餉速行救濟直待一旦內潰為夷狄驅而噬臍無及矣該鎮上年分京民二運糧餉尚欠四十四萬有奇撫臣具疏催討該部悠

悠不行處解近復有借發帑金之疏浹旬以來未否

皇上省覽惟節見兵部題發薊鎮軍餉先蒙

聖旨允發太僕寺馬價銀五萬兩昨復蒙允借太僕馬價十萬兩戶部湊處十萬兩解給該鎮是已洞鑒邊警之甚急而軍餉之委不可緩矣倘蒙俯念遼鎮危急借發帑金聽該部如數扣還誠為便益如或未蒙俞允乞比照薊鎮事例借發太僕寺馬價十萬兩該部湊處

十萬兩速解遼鎮以救一時燃眉之急不然而遼軍自東征稅監相繼騷害苦倍于薊折銀糧向無實惠窮倍于薊平地守禦寄命虜口危倍于薊該部額餉十欠其七多倍于薊墻垣不守遺寇門庭重倍于薊故祿數見易與爲亂驕倍于薊以種種倍薊之情而當慎慎報讐之虜此莫非軍士而我之猶餉獨少獨進顧若此蓋從古以糧賞不均之故彼此相形而激變者亦多矣是可不爲之深慮耶

耶臣又願

皇上責成部寺諸臣無急薊而緩遼無救薊而棄遼一視同仁剋期給發以定人心而無致有內潰之禍可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皇上亟下該部議覆施行而至於臣前所言墩壕城堡軍馬器械倉糧等項一壞至此

皇上見之必有惕然心動者夫拯焚拯溺此何等時而事體久壞於因循人情每推夫時勢略弊革故鼎新及今圖之已覺其晚若復不圖數年之後奴酋愈加强盛妄萌故業之思虎墩兎憨能統大衆再踵祖父之惡東馳西擾有雖欲爲之而不得者矣近見本兵新任條陳內單舉實遼左一款蓋眞見情

勢之危急有不得不急爲之所者伏懇
天語叮嚀嚴行申飭在事諸臣速將前項着實料
理事事見新無徒容頭過身以偷旦夕仍倣
漢廷詔問趙克國屯田故事
勅問督撫諸臣額伍作何勾補戰馬作何買補軍
兵作何訓練器械作何製造城堡墩壕作何
修治戶口作何充實屯塞作何圍保棄田作
何墾種屯田鹽法作何清理牧馬驛遞作何
調停何事宂濫可以裁革何軍孤危可以增

添一切興革事宜多方諮訊會議妥確逐款
登對伏候
聖奪而又定之以規則程之以限期載之以考成
久之以事任爲期於必成而無艮難苟安以
隳底績謀期於久遠而無支吾目前以飭近
功則事有責成人無推卸三五年後廢墜不
起治化不新元氣不實威武不壯而夷狄不
畏服者臣不信也
○遼東巡按熊廷弼題爲狡酋近狀叵測乞酌東

西情勢審進止以伐虜謀事今三月初五日
東虜奴兒哈赤差部夷干骨里牧牛二夷齎
印信公文二角俱爲下情事一稱稱稟邊如要
皇帝印信公文與我即行送進以討陞賞一稱北
關那林孛羅與西虜做親同心作害捨開原
地方又順帶西夷赴市買賣這二心賊夷臨
近居住不得安穩你天兵我夷兵夥同赴他
遠處去罷有西虜兵馬我奴阻當有開原往
海西與爾建州俱是二百數十年忠順夷人
原無罪過何故赴逐縱有罪過中國自與問
罪之師何需爾兵且中國天覆地載似此忠
順屬夷倘被別部侵害尚當扶持何忍自加
之兵干骨里即問臣有人侵害北關稟邊還
顧他麼臣謂如何不顧譬爾奴酋被人侵害
我中國念爾忠順豈忍坐視昔朝鮮爲倭所

逐我中國不惜數十萬兵馬往援以復其國
者此奴酋之所知也歸語奴酋毋得妄生他
念二夷遂唯唯辭去及初六日又據廣寧備
禦鄒儲賢呈為拿獲奸細事內稱盤山驛捉
獲夷人一名番谷係奴兒哈赤下部落供稱
正月內奉奴酋差遣因新撫鎮初臨奴酋畏
懼興兵征剿差本夷粧扮漢人網帽襖袴鞋
韈使人不疑往稟探聽臨行又屬付有人識
出你只說是降夷吳把太一枝寄來投奔夷
主恐怕關口挐著送回夷寨加害等語隨拘

夷官吳把太即王盡忠商相質證原不相認
細加嚴審方纔供吐是奴酋部落彼酋見有
精兵二三萬又西虜失勒指帶領部兵一百
家番投建州住牧奴酋又曾合驟達子約於
朝貢夷人回巢畢日興兵犯搶故叫本夷前
來探聽稟邊兵馬消息又稱同行夷伴有名
忽失塔者前後差來在河東打探約說他先
去報信不知去否等情到臣臣又不勝駭愕

除檄行道將一面密加哨探一面整飭武備
仍戒令勿自張皇以速其釁外及二十日臣
閱視至瀋陽復據開原兵備副使石九奏稟
稱職數日內偵得建夷情形或二三百一營
或一二百一聚俱散布孤酋舊巢叩之云我
都督與二都督速兒哈赤近日不睦恐二都
督走投北關令我們在此防範職蓋有以料
奴酋矣旬日前職聞奴酋因修自己寨城怪
速酋部下不赴工問其故則云二都督將欲

另居一城也奴酋怒甚將速酋之中軍並其
心腹三四夷立炮烙死仍拘繫速酋如囚今
且聲言防其逸投北關也夜哉奴賊百計以
圖北關而不得則為此內應外合夫此賊方
蓄異意肯自殘手足即自殘並肯急自宣揚
職諭北關業有所以待彼等情到臣臣益不
勝駭愕噫奴酋並嘗須臾忘遼耶奴酋不忘
遼其肯須臾忘北關奴酋之計並不以為吾
欲圖遼而不合西虜之勢則恐已之獨力未

必速得志於遼遼未可圖也吾欲合西虜而
北關爲之中梗不噬而嚙之西虜未可合也
吾欲併北關而遼無事遼無事則能爲北關
援而且議吾後北關未可圖也是故數年以
來子女財帛所以蠱惑西虜者無所不至所
以挑剔西虜使其讐北關而怨我中國者亦
無所不至猶爲惟恐西虜與我兵端不開
而彼不得乘機以爲所欲爲自去春有慶雲
之役而河東之兵端開矣去冬有哈流兎之

役而河西之兵端開矣兵端一開因而乘西
虜恨我之卻以合西虜因而乘我有西虜之
急以併北關而圖我將無所不得志焉而奴
酋就中耽事欲收漁人之利矣夫人方欲收
漁人之利而我且爲鷸爲蚌與強盛莫當之
虜爭一旦之命不勝則禍且目前勝則我力
已敝而奴酋乘其後其肘有濟哉自揷漢聚
兵報讐初得此報人皆爲河西危而臣獨爲
河東危何也西虜雖強盛然所欲不過搶掠

財物而止無遠志而東虜城郭田廬飲食性
情與遼同所志在我土地也西虜與我界限
頗嚴尚不知內地虛實而東虜舊規講事止
在關上關吏爲之轉達自舊撫鎮玩寇以來
給銀牌數面與干骨里等任其出入且戒驛
遞毋阻阻者輒聽夷稟而加之罪以此往來
月無虛日每住廣寧輒數月如家庭然凡兵
馬之虛弱錢糧之匱乏城堡之坍塌地形之
險易與夫民窮思亂而欲投虜之狀無不周

知而習熟也西虜勢散糾合亦不易羈縻亦
不難近講賞各夷親對督臣云拱兎是學好
的又不曾進犯遼東如何殺了他守邊的達
子一百五十名可見前日所揚者止是拱兎
一家諸夷未必盡與我讐猶可設法解散而
東虜則擁兵數萬人心號令皆出於一非烏
合而輕於聚散也何雖知此酋有異志然或
冀在數年之後乃自得地以來疆土日闢愈
見跋扈今觀其所爲若此恐此舉動亦不在

遠臣何得不爲河東危臣兩月前曾與鄉紳劉御史論邊事以爲河西既急奴酋乘此必來欺我我不得不奉承宰酋乘此必以秋賞挾我我不得不聽從且奴酋向來不敢併北關者猶恐我援而北關猶力與奴酋抗若亦特我能爲彼援耳今若乘此取北關則北關無援必爲所併北關併而東西二虜合則遼必危其與本兵書亦曾微寓此意有奴酋乘此欺我東西俱急之說而日者遼左情勢危急一疏又嘗惓惓焉蓋已慮及於此矣爲今之計西虜之釁斷不可深北關之援斷不可墮而深西虜之釁孤北虜之援正所以墮東虜之計斷不可誤近聞督臣宣諭東西大虜東西大虜亦各赴薊門講款似有機括夫薊既得遂以息肩遼豈可代薊而受禍亦應爲唇齒之謀使宣諭虜王子以

中國二百數十年豢養之恩約束部落令其解散雖有拱兎一家亦無能爲而仍用好語勑問當事圖上方略者近是若智不出此而徒敝以慰藉之使洗其羞而平其恨則拱兎亦未必不聽如此則西虜一散而東虜之謀可伐也去年誘殺宰酋之謀奴酋遣人密報宰酋得脫而又因此以間北關謂實知其謀不以告也宰酋遂因此感奴酋恨北關近牽北關馬百數十匹又欲會合奴酋同搶北關以雪不告之恨近者開原道密爲宰酋曉譬宰酋始與北關稍解今亦遣夷叩關乞款臣以歸我掠人太少駁行該道再議若使此酋尚可羈縻仍復北關甥舅之好以牽制東夷使不敢發難而東西之勢不得合則東虜之謀可伐也插漢宰酋既不與我爲難我得乘暇以修戰守之備而又歸其奸細以諭奴酋謂爾酋實忠順而此人妄行離間歸爾誅之以明爾二百數十年款附之誠奴酋既見釁無可乘謀復先覺則其氣自沮而東虜之謀可伐也然而自勝勝人之道實不出臣前疏所言勑問當事圖上方略者近是若智不出此而徒敝

敝焉與西虜從事則強敵在前有折衂之痛
狡酋在後有掩襲之虞臣實不知遼之所終
矣臣嘗歎今日中外事體好博虛名而受實
禍不問情實如何但存體面及其事難卒業
又不難貶體以狥之併其虛名而有所不暇
顧今邊臣諱戰久矣忽得遼左出塞一戰正
宜藉是以揄揚武功震疊虜衆而臣又爲是
解釁息爭之說似不可以爲名然而究竟實
不出臣言所料者卽如近日覆勘疆界一節

臣思釁不可啓禍不可速已棄之地旣難以
徑與東夷爲辭又恐以巫圖恢復開隙第云
必使奴酋畏威懷德有不得不退還者而爲
是姑徐徐云爾之說至於碑文辱我中國於
體宜毀加賞原爲存地地去賞存於體宜華
此則所謂名者亦稍稍存之雖待夷狄之術
或不宜屑屑計較而所以存中國之法待中
國之人者自不得不出於此乃當事猶以未
建萬全之策而輕挑犬羊之怒爲非計其慮

禍甚近其憂患甚遠臣甚服之而亦自疑其
虛名爲不足顧也者夫虛名而果不足顧也
則無爲修言絕漠深西虜之費以爲東虜資
而講求所爲萬全之策斯可矣事有緩急禍
有淺深伏惟
聖明亟下該部而酌審進止焉
○遼東巡按熊廷弼題爲建夷反側愈甚邊吏安
緩可虞乞
勑當事諸臣早備嚴防以弭大患事臣惟建夷匪
茹狡焉思逞自去年數引重兵壓我靖安撫
順之間自知悖逆難容常恐我兵剿處或親
自引兵來迎或累石樹木阻塞道路或收邊
部家小入塞盡斂精壯爲兵待戰自去秋已
來報者數十輩至後又勾串西虜要將人畜
財物盡分西虜而已獨得其土地地方始入
塘報今月初二日寬奠又報據夷人佟達子
密說烏龍江一帶達子俱被我們都督撤進
裏邊大寨住牧鮮明盔甲俱發與烏龍江精

兵達子披戴無盔甲者日夜製造二十日清河又報東夷一百餘名自本月初七日前至本堡買賣延今一十二日不去指稱取討欠債暗窓打聽消息及差通事宣諭離邊十餘里遙見盔甲達子數百騎隱伏山下沿途擺撥絡繹不絕及至新築關門把口披甲達子約五千騎執鎗櫈阻不容前進稱說關西兵馬到了不曾陳遊擊接着合營不曾而各堡又稟但係通兵隆口俱有達子堵塞瞭望等情由是觀之奴酋包藏禍心既已懷不自安之情處不得下之勢而又乘我兵屢敗於西虜之時若是此等舉動始終止於自防則奴爲備我我之備奴已自不得不急若是聲言自防而一旦突出爲先發制人之計則奴爲圖我我之圖奴如何其可更緩而以臣覩於今日邊吏無論圖奴即求其畫一備奴之策見不過曰吾第示可以無亂夫以今中外不同心上下不齊力倚辦不得人兵不集糗不積甲不堅器不利城堡不高厚長短之技不相敵西事不得收拾之時誰能令羈縻而言攻取令安靜而言生事羈縻安靜之說是也而羈縻安靜之實非也何也夫所謂羈縻者必使奴酋畏威懷德有不得不聽我約束之意諭退地則退地諭去市價則去市價諭減進貢人數則減人數內消逆萌外解警備彼此相安長爲藩夷終其身然後謂之羈縻令嬰詞相加至不能忍而纔得一軟語便以奴可羈縻也覩兵境上輒倉皇無措而纔一退去又以奴可羈縻也大官大吏見夷使咿咿啞啞作兒女子語通使宣諭頭搶地送款而已何曾昭宣朝廷威德一普其驕悖而至於安靜二字中間有許多應作事件如九操兵買馬儲糗蒐材繕器治垣等項必須日夜經營時刻拮据勞勞焉從極不得安靜中而後博得一安靜乃今之所

謂安靜則亦安靜而已矣遼東無郡邑有司
事事倚辦於將領及衛所官員此輩有何智
謀有何憂慮有何爲國報効之心有何維桑
自固之計在愚蠢者既一籌莫施而狡黠者
又百計推卸但享見福遑恤其後以此責之
召募而不召募責之操練而不操練責之備
禦而不備禦而在事者見人情事勢之難輒
仰屋歎而付之無可奈何不得不藉安靜以
自解

陛下試問諸臣爾言羈縻奴酋眞聽羈縻否爾自
安靜地方終得安靜否臣不知其何以置對
也今奴酋反側已是如此邊吏安緩尚是如
此臣爲遼危不敢不言伏乞亟

勅當事諸臣速求所以羈縻安靜之實如或不聽
羈縻終難安靜亦當從長作何區處毋徒挾
持虛說醞釀實禍以

犯得此一枝與佟鶴年犄角而進何至退縮
若此殺掠若此查得寧前開原人少難募廣
寧原未議募顧各已召至一千餘人或一千
六七百人而遼陽人多地闊反止召及六百
清河未曾議增之先已將四錢餉召至四百
人即以充數而遊擊一加雖刀九錢而不爲
召一卒乃近來議論有謂且緩召募留餉別
用者有謂遼兵無用必召關西人者有謂部
覆限定三年不如不召者而項得職方徐郎
中書又云裏邊浮議有謂錢糧已費過十五
萬曾無一騎一卒中用者有謂葉主事因糜
費錢糧數多服毒自裁者臣皆不知何謂似
此日延月挨左捱右惑臣等何敢自執增兵
爲是惟乞再

勅地方諸臣如有奇謀祕計可以退伏東虜便當
各獻一策付部存案擔任利害召募之事即
徑停止如其無策亦須上緊速募以壯兵實
勒定期限凡募不及數與雖及數而不中用

者輕則罰調重則降黜仍
勑部科記定今日文武諸臣姓名無使離局之後
建夷猖獗得以逃優游養亂之罪再照人情
積玩已久振刷實難無論撫按文移視如故
紙雖以
陛下留心九邊每
旨必致叮嚀責備之意然自該部一行督撫督撫
一行道將道將一具遵依緣由而渾然忘者
往往而是頊語各道以人情如此須乞
嚴旨督責方肯做事有對臣者云幾曾見有
嚴旨做一事來此眞切中邊人膏肓之語夫至
嚴旨不以爲意而臣言又何益哉臣惟盡心盡職
焉耳矣臣無任憂懼激切待
命之至
○遼東巡按熊廷弼題爲謹敘東夷歸疆起貢大
略併陳愚見以安邊境事頊接邸報見兵科
疏論東夷北虜封貢事情欲要釋建州爲外
自愚又誇其忠順謬矣且佃子之退不自去
春始也前春以來夷使牧牛等持文來送臣

以爲此紿我者屢不受又移書督撫細論佃
于地形以爲勿受虜愚誠謂鴉鶻關與橫江
土地未歸而不敢以一峽了棄地之局外欺
於虜而內欺
主上此歸疆不果之說也至於進貢一節與疆事
相連我以此覘奴酋順逆奴酋亦以此窺國
家重輕疆貢兼完則我重舍疆完貢則我輕
爲一峽所愚而欣許其貢則我又輕去年九
月間開原道請貢詳至臣批云奴酋貪我賞

市之利其急急欲起貢者故自本情前番在
事者不識此機而反急之以此奴亦驕輒挾
盟監碑全勒車價以邀我乃年來增軍買馬
壯我聲實緩視貢爲可有可無之物而奴故
益急此馭奴一大機括也據詳減人數去車
價仍依本院前論奴心似已懼服但人數減
而廩給猶在尚屬無名車價去而車數未定
終須費說況張其哈喇佃子不過一山溝地
耳其原議西至鰺場三十里東至發陽五十

里皆崇山深林向屬奴夷樵採未曾取直定
界縱使界定而其地亦不可僅而守也奴知
我不能守故歸以愚我而我遂欲改堡以爲
功又自愚矣舊鴉鶻關及九墩地方皆一一
載在誌書者可曰除張其哈喇佃子外皆非
我所應得者而一槩遍求退還乎橫江一帶
爲華夷共棄之地即云非我所應得而納糧
有年且原議新民仍種夷地量於地畝派銀
給賞蓋爲存地也地已去矣而奴酋五百兩
速酋三百兩之賞可不議裁乎大氏夷情固
當順國體亦當尊事干大議未可草率除地
界俟守道詳至再議外該道仍將廩給車數
再一斟酌本院非不欲急得一貢以了東方
事但求其妥耳此繳誠謂前次奴以我之求
貢挾地立碑今次亦當以奴之求貢責還地
土此起貢不許之說也夫奴酋之狡焉思逞
有年矣一旦歸我佃子聽我減夷數革車價
非眞出於悔罪輸誠而虞我有以制其死命

也世讐在北關腹心之讐在所併南關灰叭諸部外援在西虜自臣撫北關以樹其敵收宰賽拱兎以伐其交激怒宰賽與北關復親以助其勢而南關灰叭諸頭目又見我召兵買馬援兵四集以爲必取皆欲謀擁故主以叛變在肘腋而不得不聽我也其心以爲佃子雖退而裏邊不能守猶吾地也夷數雖減車價雖革不過部落失利而吾之額賞全在猶吾利也吾何以不持此緩一日之師暫弭仇讐安反側而圖再逞於異日也此奴酋之所以能強能弱詭譎而難馭也是故三十七年春夏以前之奴酋欺我易與動爲虛喝以恐我秋冬以後之奴酋懼其內潰僞爲卑屈以緩我恐我者備我猶疎而其禍猶顯而小緩我者備我愈密而其禍愈深而大今日制奴如制虎咆哮固噬人蹲伏亦噬人邪得無慮而乃纔得一山峽便以爲輸誠纔示一弱狀便以爲不足慮臣恐東方之憂不在虛喝

桑與夷爭利終必惹禍況離堡近者數十里遠者一二百里亦難照管題目自大實用自虛封疆之臣尺地寸土義不敢不校若論朝廷規模度量當包夏孕夷懷遠安邊似不宜屑屑於此以長禍亂即如科議如置此而先許起貢亦是救寧東方眼前急着當聽督撫鎮道酌量完報顧臣意之所重者正不在此年年跋扈之夷即年年入貢之夷年年憂奴之中國即年年受貢之中國夷非以畏服貢

我亦非以威德來夷貢而貢之權不在我也
不惟不在我也而方且以貢狂我弛我方且
以貢貧我損我方且以貢賞我招合江上諸夷侵
入犯以敝我方且以貢賞交結西虜誘其
北關以孤我方且以貢賞分給南關灰叭諸
部牧其心以圖我而是貢也乃反爲寇盜資
是故善牧貢權者必在我有所以制伏此酋
而使之不敢不貢然後可制伏之要如何因
其勢而利導之以奴酋之所算者還以算奴

酋北關不可疎也西虜不可挑也江上諸夷
因北關招致之而不可使其合也南關灰叭
諸夷先後來奔者示以興滅繼絕之義寵之
名銜置之近邊以號召其遺衆而不可使其
泠落也樹其仇忌而撤其藩籬離其羽翼而
潰其腹心而我又簡戎蒐伍討其軍實而嚴
其警備則奴酋且左驚右盼恐恐然自顧其
肩背肘腋間皆敵國焉而敢出寨一步以圖
我而敢據塞經年阻貢以開罪於我故能使

夷不敢不貢者善收貢權者也春秋之義不
治外而治內萬全之計在用夷以攻夷臣敢
以此兩言爲制伏建酋之要伏惟
皇上留神省察

○遼東巡按熊廷弼題爲欽奉
聖諭修復屯田以助糧餉謹區畫大略乞
救當事大修邊防保民護田以圖經久之策事節
該兵部與臣等爲遼乞增兵餉云云惟是屯
田一節贍邊省餉第一要務遼雖弊壞而土

最膏腴荒蕪者多委可開種地方官委宜設
法經理思尋長法不宜專靠增添爲活計況
今內地千零萬落北盡南空詢詢皇皇只欠
一反臣且不知此時腹裏靠誰何論邊鄙漢
以匈奴千里轉餉而天下困唐以藩鎮耗竭
國用而人心離宋以西北用兵括盡民財而
社稷屋古今敗亡之禍未有不始於邊鄙而
終於腹裏者邊臣倘有婪婦宗國之恤亦可
凜凜於此而圖所以爲自立計矣臣爲遼左

策食不足則兵必不得強田不墾則食必不
得足人不聚則田必不得墾屯寨不固則人
必不得聚邊防不修則屯寨必不得固臣請
高皇帝以遼左之地在元爲富庶列衛置戍遂因
先言屯田次及邊防臣嘗考實錄
海上運饋不便今羣臣議屯田之法以圖長
久之利洪武二十四年收糧五十三萬餘石
永樂十年收糧七十一萬餘石其後災沴頻
仍數目虧減今雖正數三十二萬有奇而以

粗折細却止二十一萬餘石版圖具在而糧
數日減者何也昔之土地闢今之土地荒也
國初額軍十餘萬並無年例銀兩專靠屯糧支
給至嘉靖間誌書所載軍馬猶存七萬三百
有奇步軍三萬七千四百有奇屯軍一萬八
千六百有奇鹽鐵軍二千七百有奇而是時
解給軍餉除山東鈔布花外部發年例止一
十九萬八千有奇今則五六十萬矣兵額日
減而糧餉倍增者何也昔軍自食其力且今

折色者少而今軍坐食於官又冒雙糧者多
也況自先年改屯軍爲操軍耕作之徒率歸
舍餘屯軍盡廢而屯田益荒矣臣奉
簡命夙夜馳驅北抵黃龍東抵鴨綠南極於海西
至山海錦義一帶間關險阻雖逼近虜穴人
跡罕到之處無所不遍歷無所不相度自山
海關北至杏山三百里中間熟田已墾與岡
嶺離薄難墾者居半可墾者居半試以方里
而井井九百畝之法科之何啻萬頃錦義右

屯傍山沿海何啻數千頃廣寧東三十里舊
有羊腸河一道自西北而東南入海龍窩潮
滿共故道也自先年挑穵路堤阻其南向遂
橫溢而東入三叉河一遇山水泛漲隄內堤
外盡爲瀦淀若依故道兩岸築堤中讓百丈
之澗任水緩行不與爭險度不及五十里便
可導入於海又外循大黑山起至三叉河舊
邊塞址築一墻壕如路堤然一以防虜一以
納邊外客水使歸於河川二百七八十里盡

是沃壤何啻二萬頃自三垒河東起牛莊歷
遼瀋開鐵西北順邊一帶六百餘里一望衍
脫又臣行開鐵地方如過丘墟因查屯寨存
廢數目據各冊報三萬遼海二衛舊有大小
屯寨一百四十七座今止見存一十三座鐵
嶺一百二十八座止存二十二座沈河懿路
一百三十四座止存二十九座按圖覽冊不
覺泣下通計前項地土何啻二三萬頃而遼
瀋以東鴨綠以西臣不能更僕數也惟金復

海蓋四衛地無遺利然多山坡沙磧所收較
薄而拋荒者反皆腴土緣在河西者山居西
而原疇居東在河東者山居東而原疇居西
河界其中而虜夾處焉以此腴土盡行拋荒
每問居民皆云此地種一日可收子粒八九
石遼俗五畝爲一日市斗六斗抵倉斗一石
是五畝地而可收十三四石也其美利可惜
有如此所至憑軾但有浩歎臣按古屯田之
法不同大要不出兩端有募民耕種築室具
器五里連邑令其自爲戰守如鼂錯之制者
有督兵耕種查給牛種收租爲餉令其且耕
且戰如趙充國韓重華輩之制者今遼土曠
人稀前項荒地不但軍種不盡民種亦不盡
也二法並行宜無不可遼兵徒取充數縱使
孫吳爲師韓白爲將極力選練人馬強壯騎
射慣熟者千人而得五六百人亦足矣其餘
老弱蠢怯之輩天生性定勢不能強制則銷
兵留則靡費曷若驅令屯田使彼無用亦爲
有用遼兵八萬若簡此輩十分之三隨便屯
種可得二萬四千名每名一分五十畝可種
一萬二千頃畝取子粒倉斗一石可收一百
二十萬石折細六十萬石除給本軍應得月
糧外可餘三十一萬餘石查得見種屯地一
分者納穀八石豆四石大草小草及雜項銀
兩約二兩四五錢始得完訖科亦重矣若種
此田每畝收二石者今只止收一石而一石
之中又有五斗係自給之數是四分中而取

其一分軍無不趨事也遼東將官養廉甚少若照隆慶二年例墾田十頃者內給將官五十畝爲養廉之資如一將官領兵二千者內撥六百人屯種計也三百頃該得養廉田一千五百畝收穀一千五百石豈不足用以免剝削又照嘉靖八年例墾田百頃以上者撫按奬勵三百頃以上者奏

請擢用不及者參罰則前有養廉陞擢之利後有參論戒飭之害將官無不趨事也此軍屯之大略也其餘不盡具

各擇所便開坐畝段告領戶由開墾耕種隨其所佃畝數納稅量寬二年以爲牛具子種之費俟三年成熟照見行科糧事例一體徵納而又酌量道里遠近地形險易爲之分置堡寨以居之併小屯爲大屯使零星散處者皆得聚處一城城內設置器械火藥等項城外深壕三道壕塹多種榆茨糾結纏護止留一門出入一遇傳烽在田者各斂物畜歸堡各執火器弓箭以待之丈餘門徑雖有數千騎安所馳騁令開原西北二三孤屯全賴此法雖委身虜口虜不敢近其門而過焉此其効也沿邊二三十里而輒置一座參差布列聲勢相倚守望相助居則習於射打出則敢於堵禦而又下賞功之令殺虜級一顆者照軍例賞銀五十兩願陞者聽將官毋得強奪以冒功而又下禁抽家丁之令屯間有猛勇善騎射者聽其堡自守總兵官與戰守而人自爲戰守不必官與收斂而人自爲收斂即民即兵有收穫之利而無寇賊之害民無不趨事也此民屯之大略也民間開一萬頃官可收十數萬石開二萬頃可收近三十萬石以此合於軍屯所得計其歲入可省年例不下二三十萬金臣算計見効不以無用之軍置之空虛之地坐啖心頭之盡肉而長瘡背左之頑瘡使中原黔首有二日不可知之

禍其利一軍屯有趙充國守禦之備民屯有
鼂錯實塞之利其利二弱卒三分屯種騎軍
五六分爲田者遊兵於彼防護於彼操演軍
馬俱列塞下虜不敢乘隙而肆虜掠其利三
遼人不習畜藏一遇荒年山海鬧一線咽喉
誰爲販賣而海運又不可得無路乞糴輒相
繼填溝壑開懇多則畜積富而水旱寇賊皆
可恃以無恐其利四通商中鹽使商人佃種
邊地上納本色惟西北邊糧貴處所宜行之

遼中米豆極賤常計歲中兩淮山東鹽引
該銀四萬一千三百餘兩若照時價平糴半
米半豆歲可得十八萬石今查三十三四五
年通計歲坐派不滿十萬石是部派已幾少
一倍矣而又有賣窩買虛出買票等弊雖
有四萬而軍不得四千金之惠若墾田則有
餘蓄此鹽宜徑還部照數解銀使軍沾實惠
其利五今屯田多爲勢豪所侵占而貧弱軍
餘以無田包有田少田包多田者往往而是

以此賠補愈重逃亡逾多逃亡愈多拋荒愈
衆且遼糧有屯科丈詰四種名色不知今日
之科丈詰卽昔日之屯田也屯糧重而科丈
詰糧輕奸猾巧立名色既以避重又圖脫軍
弊蠹日滋屯額日損臣謂遼東與腹裏地方
不同非官而軍非軍而官屯田之外別無地
土似宜不論屯田養贍及科丈詰名目只總
名曰地畝以實徵之數第田爲等分糧爲則
一類徵收以足原額不足額者以開墾新糧

足之貧軍有糧而無田及雖有田而不足分
數者應豁者豁應補者補之庶田畝一均糧
稅輕省貧餘不致逃亡見田不致拋棄是懇
田者不但招未來之人而且保見在之衆不
但闢已荒之土而且存未荒之地也其利六
而或有爲之說者不過曰銷兵爲農若營伍
空虛何不知兵農合一古今通制且老弱耕
耘精健操備勇怯分途不相混累如此簡練
是壯實而非空虛也又不過曰步軍耕種若

城守無人何不知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戰且
不妨寧妨於守且地方無事則已一遇有事
還須本城丁壯人自爲守而是區區老弱者
不足賴也又不過曰卒皆惰遊仰食縣官若
一旦就農必且恥恥且不測何不知此可爲
家下驕悍輩設耳步軍背負作苦疲於奔命
若得歸農如弛重負而奚云恥也又不過曰
胡騎擾我若不暇耕種何不知自古屯田如
趙充國曹操諸葛亮羊祜郭子儀輩或孤軍

深入或兩軍對壘或四面受敵然皆爲之而
迄有成效何疑於今又況有大修邊防之說
預爲保障而斷可免於不時軼擾者哉且夫
向來遼東條議修邊者其說亦多端矣有乞
公帑百萬覆議減而至六七十萬者有謂照
薊門例灰石甃砌者有謂板築土墻者或工
費浩大而難完或沙土易頹而難久其說皆
不可行以臣愚見如寧前錦義一帶土多沙
磧只合照依舊址挑穵大壕一道壕深闊各

二丈一直切下本質自可耐久累土爲塹但
取土勢自起不宜加陡以速其圮山石漫坡
鑿削如壁溪澗水口用合抱之木三股錯立
式如拒馬槍而少短其上布列二三層不宜
如近日細木欄杆有同兒戲自大黑山東至
三岔河又踰河起海遼開鐵至鎮北關地平
土堅壕滹水口俱如前式惟累土爲塹當用
土莦包砌於外如土城然以取其峻且草長
土固可以堅久東昌以北至慶雲開以南數

河橫出皆可引水平灌入濠深可丈淺可五
六尺春夏秋間虜騎難越冬間氷結墻土凝
固又不得掘穵而入若西北起靖安遞東南
至鴨綠江一帶邊臨海建山林叢薄似亦不
可無壕一道但此疆界未定且有西北壕墻
阻當達虜吾得少息其力亦稍稍足以制其
東今且置不論也其用工不宜似舊時各脩
其地零星挑濬力薄勢分虜擾輒報合應鳩
仝遼人力併聚一處今年完河西明年完河

東內撥步軍二萬人二十五衛民夫大衛五
六百人小衛三四百人併見在邊夫共一萬
五千人合之得三萬五千人編成一千四百
隊每隊日限工程一丈一日可完七里七分
百日可完七十里一年只以百日工程
爲止使軍民得以休息自山海關至鎮北關
邊長一千四百餘里計兩年可得完報軍夫
除本等月糧外日給鹽菜銀八釐邊夫與軍
夫同惟民夫日給一分計一日該銀三百兩

一百日該銀三萬兩兩年工完共計鹽菜銀
該六萬兩又通查西北衝要邊堡六十餘座
除曾經脩理及未甚坍塌尚可守禦者令
自葺以待其極坍塌而又極衝要者約
二十餘座邊堡大不過四百丈每座撥夫一
千名燒造拆砌當年可完鹽菜銀兩多者千
金少不過六七百金烽臺亟應修築者百十
餘座每座撥軍六七十人燒造修砌亦當年
可完鹽菜銀兩照前算給臣今年湊聚贖銀

重包清河等六堡及墩臺七十餘座已行布
一定法則可以倣照兼以城門木植鐵斤犒
賞等費共約四萬總計三年以內壕塹堡臺
工可俱完而費亦不過十萬或將一千四百
餘里分作三年每年約修五百里即將所修
地方臺堡當年完給免使人夫今年河西明
年河東後年又復河西致滋往返而一方全
完即一方早得屯種此尤便易其護工官軍
合用精兵五千人選諜勇二將分布工所首

尾防護又除見在戰車外再造六七百乘多
載火器環工爲營隨處安置庶免虜衆時來
擾害此工既成無論百千小虜不敢近覬即
使一二萬騎填壕掏墻亦須延遲半日而臺
烽一傳耕種人畜早已入堡各營兵馬早已
到邊如未過壕督率火器對塹打之如其已
過少則截殺多則堅壁以待之彼野無所掠
勢必自退所填之口能闊幾何非復往時平
曠馳騁吾第以火器驚其後彼槍口而出勢

必自亂而吾又因而乘之不但防守兼可取
勝大要壕墻修然後臺軍有恃而烽火明烽
火明然後趨避得早而屯寨固屯寨固然後
守禦有賴而人民聚人民聚然後耕種有主
而田野闢田野闢然後收穫得利而財賦足
財賦足而後軍食贍饋省也且不但此而
已也嘗見虜三五騎或十數騎到邊臺軍輒
舉烽一烽舉則各烽齊舉及本路與鄰路將
官引軍馳赴而虜復去也官軍歸而虜又至

烽又舉官軍又至而虜又去也一而再再而
三不獨疲而且玩矣故其引兵而出常不待
齊一而爲虜所敗者往往有之若此工成零
窩即臨壕窺伺臺軍第答報本堡官軍驅逐
無數舉烽以滋疲玩此蓄銳之利也山海關
迤東四五百里虜不時出沒禦人於大道之
左以此冠蓋貢車及撫夷貨物與地方官使
往來無不沿路撥軍護送少則數十多則數
百甚有空營而行者何以責其無事操練有
事堵殺若此工成此輩皆得歸伍操備此訓
練之利也全遼每歲爲虜所殺掠者何啻數
千人若此工成一年存數千十年存數萬而
此數萬人者十年所生育又不知其幾萬此
又生聚之利也其他便宜難以縷悉以後地
方誠能隨時修補豈不爲數十年之利乃臣
又有一法不必逐年修補而其利更可永賴
者遼中榆茨甚多且蕃若於墻墜裏沿閣植
五六丈地面樹成無使太高高礙哨望但長

至四五尺即當頭截斷使其枝節橫生旁串
彼斜此連十年成林十年綿密愈久愈厚愈
厚愈堅斧不得施火不得焚雖教虜十萬填
壕平塹而亦不能插翅飛越也臣想鬼錯所
云中周虎落及古人榆關之說或亦此意且
此事行頗簡易即以遼陽東協計之邊長一
百六十里該地二萬八千八百丈而該協及
長安長勇武靖三備軍兵共六千五百餘人
計地坐汎人止栽榆四丈四尺四丈四尺寔空

日栽植而五日可完也舉一東協而全遼可知也若令邊堡預收錢莢就便種秧一年尺許二年移種尤覺快便是一日而全遼可遍也至於屯寨之法合於大路之西邊堡之東相錯而置河東約計十五六座河西六七座每座除人力外鹽菜等項約費千金但得帑金二萬兩先將見在屯民散處者築堡收保餘俟屯種日廣人民日聚陸續增置不拘年限通前總計不過費銀一十二萬部中若能分作三年每年措處四萬付地方官如法經理期於有成三年之內可使邊固六年之內可使小康舍此法則無可以爲遼計也伏乞

勑下該部酌覆轉行督撫責令各道將應清查者盡數清查不宜以任內難完故自隱漏應挑濬者盡力挑濬不宜仍前偷安苟且塞責應給發者多方給發不宜吝惜暫費以隳遠功其一切調度事宜統俟督撫條畫次第施行

○遼東巡按熊廷弼題爲遼敝已極遼人已空謹

按四十年來邊情大略再申虜見乞

勑當事懲前規後修舉本務以保孑遺性命事臣惟遼左今日之患莫大於無人夫邊非無人也土沃而民聚向嘗稱庶矣自萬曆四年七年十一年受虜而寧遠前屯之人盡自萬曆五年八年九年十一十四十五二十二十六二十七年受虜而錦義右屯廣寧之人盡自萬曆二年四年八年二十七年受虜而開鐵汎懿之人盡自萬曆二年十三年十年十一十三十七十八二十五年受虜而遼瀋遍北之人盡自萬曆五年六年十九二十一年受虜而遼海遍西南之人盡間有存什伯於千萬者邊吏又不爲之保護聽虜飾牟檢拾無遺雖使造物能生人遼人善育人而歲計所產不抵所掠遼於是乎無人矣自遼之無人也舉族被虜而補軍不得田土拋荒而徵糧不得補軍不得則墩軍盡不得貼以

堡軍堡軍盡不得不貼以營軍而營軍又漸
盡矣徵糧不得則額糧虧軍食自不得不乏
軍食乏京運自不得不多而京運且不至矣
始不得不議增軍以通勾軍之窮而及其增
也又苦無人之應募始不得不議增餉以通
額餉之窮而及其增也又苦後來之難繼說
者但謂軍不必增一清軍而軍足不知遼之
無人可勾也但謂餉不必增一清餉而餉足
不知遼之無人辦餉也遼於是乎益不可爲

矣此臣所謂今日之患莫大乎無人者也而
問其所以無人者何也邊臣好邊功以開釁
棄邊人以償佻本務不修而以人予虜也臣
愚不諳時務竊謂今日存遼之計當以保人
爲第一義而保人之計莫先於實內與固外
實內之事非一而屯田積儲爲大固外之事
非一而修邊併堡爲大去年蒙
皇上允行臣議今年猶蒙
聖心記憶於常平疏中批下查催而邊臣泄泄從

事不以爲意得無謂搏弄見在人馬便足支
吾虜患而或搖於主戰之說猶冀得一間冤
首功而誇張之如往事若然者臣恐殺掠不
盡之人更以一戰盡也則何不取四十年之
戰法與虜禍而一一覩之每見我軍出境輒
俘獲一二千計我僅亡一二卒而平虜商平
之捷爲境內所罕見者其陣亡乃半且浮於
首虜何也境外襲取易而境內堵截難也每
見揭東夷今年二千明年千數百級終不敢
追而反趨海建取償於東以報捷何也取東
夷弱易而取西虜強難也每見大虜以數萬
二三十萬入寇我軍幸皆少陣亡而間與小
虜千百騎戰屢屢亡至二三百人何也有戰
有不戰也近見虜以五千入大勝三千入長
定僅三時而陷一堡殺掠千數百人及查往
時虜常以二三十萬搶五六日十餘日而殺
掠僅滿百或不滿百人者何也有報有不報

也故觀於四十年之戰法而後乃知戰之不易也觀於四十年之虜患而後乃知今日之不如往日甚也觀於四十年戰款之故而後乃知其爲搗之數見誤非款之數見誤也觀於四十年無人之禍而後乃知犁庭掃穴之不能使遼有生氣也戰何容易言也萬曆初年

國家尚無倭孛播州之役地方尚無東征稅使之害府庫充盈物力饒足而一時宿將驍丁又不乏人此能戰之時也而其戰法已如此豈以今日之物力兵力反能犁庭掃穴而超出於四十年戰法之外而再遺四十年無人之禍於往後之年使無之又無以至不能超出於四十年戰法之外臣有以知其不能也

戰由是而大虜以數萬至也扼於我之壕墻而不能一蹴越也困於我之城堡而不能旦夕下也堡民但爲我堅守一日而各路官軍至矣虜見吾官軍至必解圍而合衆以衝我我勿與浪戰也晝則環戰車爲方城層列火器擡營而前直薄其壘夜則以大砲驚擾之

虜欲掠而吾野已清欲戰而吾壁已固欲相
持而畏吾火器存劉不住三日不得利而氣
奪退矣退而尾之爭口而出必亂亂而擊之
則利在我矣何至不敢與之戰虜見小入之
如彼大入之如此而皆無所利也且受挫焉
且失賞焉必貪吾餌而不能不搖尾乞憐以
求我我則順其欲而因以制之不過絕以激
忿若復狂顧反噬以侵我我惟據其險而坐
以困之不遠出以佯功任虜之去來順逆我
皆待之於境內握之於尊俎而進止款戰之
權無一不操之於我由是戰也可不戰也可
謂之善戰也亦可此臣之所
謂以守爲戰保人而存遼者也詩曰城彼朔
方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以守爲戰之
說也臣嘗謂修屯之利極大屯田之利六已
見於臣之前疏矣至於修邊築堡有十五利
焉虜騎不得決驟一零賊或什伯或千騎不
敢輒窺邊省境外無時之備三墩軍得墻爲

恃登臺覘敵烽火嚴明不致失悞軍機三虜
搗墻填壕我得預知爲備使虜無所掠四本
堡軍民自足拒守賸下營軍各操免分散貼
防而益其寡五虜入有時有鄉軍馬免游防
奔馳之苦六行旅無禦人大道之懼營軍無
空壁護送之煩七士馬得閑操練養精蓄銳
以待戰八軍不死於饑疲而軍伍自壯馬不
死於奔馳而馬價自饒九虜憚我備嚴不敢
要挾而款益堅撫賞之費益省十居民安心
耕牧人畜禾稼無鈔略之虞十一聽人自爲
收斂不但可省募夫運錢而且免遠羈城郭得
婦子饁耕之便十二邊人弓矢之勁膽力之
壯過於營軍若使據險人戰家守亦可助我
兵威而杜虜之覬覦十三民鮮畏虜塞下田
不待軍屯而告墾者衆漸可足食足兵十四
邊人骨肉相保亡係累之患每歲存千萬人
爲遼儲軍爲

皇上守邊十五以此之利整衆訂衆不武以此之

利禦虜何虜不却以此之利安邊何邊不寧而反是者害亦如之邊臣試自忖籌邊之略凡所爲兵馬錢糧器械戰陣等務有一不出於臣之所議令不出於臣之所議含哉假令不出於臣之所議而能兵強馬壯橫行其十五利就其十五害而能兵強馬壯橫行絕幕收犁庭掃穴之功者哉則臣言又焉可以忽乎哉益臣嘗思之人力強盛之會攘外乃能安內則當先戰而後守人力衰微之時內虛益受外侮則當先守而後戰此戰守先後之序也河西自關以東前寧錦義正安鎮武一帶河東自滸以北蒲汭開鐵一帶村田已盡虜覬邊堡則邊堡爲重自滸以南遼陽海蓋一帶人居稠聚虜覬吾村田則民堡爲重凡中路驛遞城舖在廣落而遼滸海蓋人財輻湊爲全遼根本之地又值虜朝夕垂涎之時則尤重且急察其重

寧前之高嶺沙河東關曹莊連山一帶去邊僅咫尺地最稱急而軍民依焉則當覘與邊堡並重在遼海之甘泉鞍山長店南沙河虎皮北沙河一帶去邊三五十里在緩急之間而遠近居民依焉則當覘與邊堡民堡並重東邊除臣已修過六堡外其新奠永奠孤山離塲漉馬吉散羊谷馬根單東川會安白家衝三岔撫安柴河松山靖安威遠等堡皆東夷所宛伺則當覘與遞西邊堡並重湯站鳳凰城鎮東鎮夷甜水威寧奉集析木城等堡皆東西夷所常犯則當覘與遞西民堡並重此邊墻城堡先後之序也前寧錦義正安鎮武等處千里甌脫不容大舉而間陽十三山右屯等處爲必受之區則重河西雖受大舉村屯猶落等處一望丘墟不容大舉而遼滸海蓋等處爲必受之區則重河西雖受大舉村屯猶落落而遼滸海蓋人財輻湊爲全遼根本之地又值虜朝夕垂涎之時則尤重且急察其重

似稍緩而村田依焉則當覘與民堡並重在

者而厚集其力察其急者而早圖其備察其
尤重且急者而舉全鎮之力以從事此又修
防先後之序也善治邊者先觀大勢之所在
想定一規模然後酌其緩急輕重而先後之
之則目前既可應急而不忙將來益得收功
於有永而不然者徒出於苟且補葺之計今
日補一罅而明日之罅又見於此補一統而
於彼之綻又見縱使搏弄人馬如熊如羆虎
如龍而以八萬之兵散於一總兵三協守

二十一叅遊二十四備守一百二十一堡官
二千三百餘座墩臺之下而又有搪撥差調
必不可少之役計一將手下人馬所領追堵
者實得幾何虜以二千入而一路窘一萬入
而隣路窘三萬入而全鎮窘曾何益於多寡
之數而況乎其終不得如熊如羆如虎如龍
也者則柰何遂以此盡邊臣之能事而置修
屯本務於不問也去年部覆臣疏修邊一節
欲待西虜受款建夷弭伏之後軍有餘暇再

爲後圖此誠老成之深慮臣敢不服但恐西
虜欺我無險終無款時建夷因我受欺於西
終無弭伏時軍士益疲於防調終無餘暇時
耳臣無兵權者也去年獨川河東人力猥修
墻壕六百餘里堡城七座墩臺九十餘座維
時西虜正報仇建夷正領七千騎入靖安五
千騎入撫順非受款弭伏之後軍有餘暇之
日也然且爲之無恙正唯虜未款伏調人馬
在邊舉防虜修工而兩得之不令高座城中
大暇也豈以督撫鎮道之兵權闔鎮之全力
而反待款伏聽緩急之節制於虜耶臣不宜
億逆竊窺其間蓋有三幸五懼焉高才自喜
者幸邀掩襲之捷叨冒陞賞而輕視此爲無
奇老成自命者幸倫眉睫之安苟免無事而
重視此爲難就又其下者幸中外之扶同功
令之寬縱掩罪飾功而蔑視此爲不必是爲
三幸我方養優處尊而經年走荒塞之下以
當農田土功之役則有任勞之懼民方難與

慮始而一旦動懷安之衆以佛燕崔處堂之情則有任怨之懼同事方情乖志異而一處有作有不作以取賢智先人之忌則有任嫌之懼當事大臣方依違兩可不敢主張於其上而邊吏擔承於其下則有瞻前忝後之懼大吉在河西者謂戰則禍小而速款則禍遲而大戰存春秋攘夷之意款蹈叔季請和之愚杜松次戰而事非心是馬拯稽款而事是心非在河東者謂募勇敢勤訓練整器械給戰馬等項固是正經之策而以力勝尤當以計勝凡所以揣情摩勢申前說而攄後算者亦既纚纚無遺矣第中間事體尚費商量內如計勝建酋諸款委如科臣所料臣與撫臣亦曾皆算及之然尚有一二由於科臣所料之外而不可以語人者機事不密則害成建中奸細頗多未便如科臣顯然明洩其事臣不敢言也杜松馬拯心事是非之辯地方自有公論公案自有歸着臣不必言也唯是所論戰款關係地方利害重大當此事難結局

無人之禍而不敢一破其常套夫

皇上以封疆之事寄之邊臣固將寄之以封疆人之命者也人則不保而徒持一塊空土以還

皇上則遼之人奚罪哉

皇上之封疆奚賴哉

○遼東巡按熊廷弼題爲議款原圖修備謹申明本意以便地方遵行事遼左自去冬忽議搗巢以致虜衆怨憤殺我軍民陷我城堡建虜因而乘機窺逼擁兵壓境臣不忍生靈之慘毒尤懼東西之結連不得已亟議款撫而本兵督撫見邊警之日劇戰局之難收亦遂皆以復款爲事蓋審時度勢事固有不得不然者昨接邸報見科臣疏陳兩河戰款機宜其大吉在河西者謂戰則禍小而速款則禍遲而大戰存春秋攘夷之意款蹈叔季請和之愚杜松次戰而事非心是馬拯稽款而事是心非在河東者謂募勇敢勤訓練整器械給戰馬等項固是正經之策而以力勝尤當以計勝凡所以揣情摩勢申前說而攄後算者亦既纚纚無遺矣第中間事體尚費商量內如計勝建酋諸款委如科臣所料臣與撫臣亦曾皆算及之然尚有一二由於科臣所料之外而不可以語人者機事不密則害成建中奸細頗多未便如科臣顯然明洩其事臣不敢言也杜松馬拯心事是非之辯地方自有公論公案自有歸着臣不必言也唯是所論戰款關係地方利害重大當此事難結局

之時撫道方偩偩焉以爲憂而一見此報莫不相顧錯愕謂不款則地方無一可恃而款則又恐釀遲大之禍蹈請和之愚虜一渝盟異日以成敗利鈍論者但願戰不願款而傳之罪跋前疐後進退維谷臣又安得不將議款本意一申明之臣惟籌邊之策雖無出戰款兩端而總之以守爲本以戰爲乘乘戰以修守所以待戰而固款也以守爲戰是爲真戰見利則戰不利則不戰先爲不可勝而後之敗爲快謂遼東一堤土鎮此者果非吾李氏不可也與言及此可勝痛心由前言之以

戰者也非如撾巢犯不測以保難勝制僞級以誇首功此科臣之所謂戰非臣之所謂戰也以守爲款是爲真款虜服則款不服則不款操其權於我而後款者也非如疏云撾巢必至於報怨報怨而復歸款議此科臣之所謂款非臣之所謂款也往時撫鎮以款爲主割地糜財無所不啖虜數年之間苟幸無事既幸有其暇安無柰狂款偷安弛不設備事事敝壞以至今日然猶幸及臣與撫臣抵任之初戎不生心邊境稍帖私巢一日之暇可以措手而遼事尚可爲也乃無由而有撾巢之役矣當事者但知懲舊撫鎮狃款之過不度已力不審虜勢倚任一將匹夫之勇而務以戰矯之矯之而至於殺官軍陷城堡肝腦塗原野兒女汗巾腥反爲狃款者所竊笑而且藉以飾其割地媚虜之罪又心以今日之敗爲快謂遼東一堤土鎮此者果非吾李氏不可也與言及此可勝痛心由前言之以

暇爲暇是爲狃款而忘戰由後言之以暇成不暇是爲矯款而輕戰此非款之過也皆有暇而不善用款者過也至于今西虜報怨東虜弄兵應接不遑足慌手亂求一暇而不可得矣臣因伏而思曰暇不暇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亦顧人之作用善討便宜何如耳誠使宣諭得法款撫得宜當此勁勦之時奄一閑暇之會以練我士馬精我器械葺我城堡修我險阨清屯鹽以作餉飭馬政以資軍收拾

驛遞以無累營伍撫恤窮民以漸培根本而
又隨宜駕馭不失中國操縱之權多方間諜
盡破東西勾引之計凡有深謀密畫不可語
人者皆得從便預爲之所雖狡虜異類之心
無終不敗盟之理然一年寧帖則得一年之
暇以修吾備兩年寧帖則得兩年之暇以周
吾防待我安排布置一一完備則伸縮在我
任其叛服而吾皆有以制之虜若奉約吾仍
羈縻虜若渝盟吾即謝絕虜若犯搶吾遂堵

勦虜若悔禍吾亦歸休縱使他日禍遲而大
如科臣所慮者亦不過如今日大勝堡之失
事而已矣而又有加乎況狃款弛防者尚且
不得此禍而乘款修備者豈宜復有此事臣
日夜籌此有利無害可使城堡不至破陷可
使軍民不至殺掠可使供億不至乏絕可使
人馬不至損傷可使地方無內潰之變而
皇上無東顧之憂種種便宜皆於開暇中得之然
則款何負於地方哉是臣議款之本意實在

於此蓋先爲不可勝而後戰戰可常勝雖報
怨吾不以爲懼也操其權於我而後款款可
長固雖敗盟吾不以爲意也此臣之所謂眞
戰眞款者此也所以修備而待戰非以忘戰
而釀禍也乃臣方欲用款以修備而科臣則
謂議款以釀禍臣方欲留人以任款而科臣
必欲破款以逐其人似此執異誰敢擔承若
使目前之款政難終事必將曰吾固知款之
不成而按臣主之今果然矣臣且不免於今
日之喙議又使將來之虜一或渝盟又必將
曰吾固知盟之必敗而按臣主之今日驗矣
臣復不免於他日之追求是臣以局外議事
之人尚不免首尾之是畏況撫道有局內任
事之責寧不益手足之無措哉且天下事爲
之於未壞之前其力易收之於既壞之後其
力難中國之人言語偶觸尚難遽平而況夷
性之素驁無理之事多生枝節尚圖挾索而
況漢過之已先今日之事不但議戰難議款

亦難矣近督臣差通使送通夷好人八名來
遼議款仍伴還虜與之講折住虜中者浹旬
而拱兎竟不與一見撫道頗以爲慮臣曰此
不過知我之所急在款而故作此態以要我
耳我若急急欲款則必爲此酋所輕而虜愈
及黃台吉諸酋皆復輕我而其款亦皆不可
久況諸酋已款而此酋獨何能爲吾但時常
撫慰諸酋而於此酋姑且緩不與通若爲絕
之之狀以示我不甚要緊之意彼力絀於糾
合氣平於殺酋欲滿於虜掠計在虛厭之時
而又恐失我市賞之利將必差使求我而我
遂因而應之如其索我而我又因而緩之隨
機應變必得其要領以爲控馭而後伸縮進
疾之權皆操於我而不爲彼用是款之爲說
臣亦不過欲立定一規矩以便地方一面講
折一面整頓而機權之妙實有不得而汲汲
焉者是蓋未可取必於早決者也且非惟西

虜爲然也即制馭東虜之策亦不出此近議
增兵設將分布要地前後遠近互爲犄角以
固其守而其外仍須用羈縻之法以好待之
而毋速其叛故不固其守則恐襲我之空虛
而一速其叛又恐乘我之余卒故其所以自
計者不得不急而其所以待奴者不得不緩
緩之者正所以覓閒暇修守備而成其所爲
急也守備既修然後操縱由我從此服而釋
之携而取之進退攻守惟吾所爲而無所不
可今雖議募萬人遼左人稀豈能一呼即應
即應矣買馬製器繕甲編伍豈能一時取辦
事事未即而遽欲早決機宜東間西諜以重
其疑畏而促其侵叛臣不知遼之所終矣臣
願今於奴酋惟只慕兵訓衆行以安詳處若
無事以徐圖其後且勿先露權奇驚虜啓戎
而致他日之有悔是則臣之本意而已矣若
使天肯祚遼東西兩虜俱聽款撫果得數年
寧帖數年閑暇亟趁此時大修邊備嘗膽枕
戈以發其憤破釜沉甑以決其勝拯焚救弱

以急其事而不敢一切刻錯過一事苟且以弄虛文致釀大禍如科臣之所慮臣且藉是以酬一念之苦懷而免他日之遺議此則督撫鎮道之事而臣思不敢自必其後者也

○遼東巡按熊廷弼題爲撫鎮棄地唁虜事關封疆謹循職糾舉并請查勘以正欺君負國之罪事准兵科都給事中宋一韓揭稱遼東候代撫鎮趙楫李成梁棄地唁虜情罪合行勘明議處選差有風力御史一員前去查勘要

見寬奠等處原種新地是否軍民告明每歲納糧若干有無倉串籍簿原議攤地徵銀克賞者是否舊地疆界夷酋阻貢三年有無照常給賞即未給賞年來積銀若干見貯何處目前地界有無分明鴉鵲等處曾否設有關隘墩臺防守其四至俱照前撫臣張學顏展拓里數踏看明白果爲奴酋占據若干作何講議令其退還仍刻石界止永杜侵爭一一勘確回奏聽該衙門覆議上請如法論罪墜

通夷關口與東州堡地方俱守舊邊並無告墾田地而馬根單堡所直霧兒口煙子溝槽子峪及散羊峪所屬地名大峪查雖韓斌舊邊之外而住民徐天保等八百九十八家陸續告種納科萬曆二十五六年間已經前撫委官何繼祖等分定基址蓋有年矣至三十一年韓宗功等盡行驅進清河堡誌書所載舊邊原有鴉鵲關離堡七十里撫夷廳基址見存今新鴉鵲關距堡止二十里又誌書內

松樹口墩東安墩對直今邊各三十里靖安墩二十五里靖虜墩二十里靖虜空墩二十五里向化墩十五里靖夷墩十里又一堵墻誌書所載盤嶺墩離今邊對直四十二里共計墩臺九座沿邊相連共六十六里雖係嘉靖年間失守而內有盤嶺墩松樹口二處向爲我民宋三等五百餘家耕種亦被驅進地全入虜寧遠伯李成梁圖以大松樹口盤嶺住民爲逃民非也雖堪堡邊外亂墳子長子溝墻板溝張外郎房身離八字房身桃墻峪積堆柴葦子塲共八處住民胡勳等一千一百餘家告種納科先經委官何繼祖等公同夷人刻木鐫石立界盡數驅進孤山堡查係夷人分立界址今亦盡數驅此其所建六堡之一也萬曆二年收移今處此共所建六堡之一也內有張其哈喇佃子離堡二十五里西北接三百里皆在鴨綠江西岸俱經二十餘年委官何繼祖等公同夷人刻木鐫石立界俱被韓宗功驅逐入境以上住民共六千八百餘家計地約六百餘頃俱係陸續告在撫按衙門批道轉行各官查明詳允每祉先納地界銀三分方許開種徵糧三千餘石俱有庫收倉收簿籍存証其撫賞一節先于萬曆二十三年夷人馬三非奏討賞銀五百兩至二十九年蟒段五疋蟒紗五疋一向未與至二十九年

委官何繼祖等議以漢人既種夷地即於種
地人戶派銀三百八十兩加撫順所原有額
賞一百二十兩共足五百兩蟒段紗十疋折
價銀九十四兩六錢自三十年起照議徵給
至三十一年議分疆界未曾起徵前項銀兩
已蒙撫院會同總鎮將三十一二三四年陸
續先於廣寧庫借給牌行分守道動支前庫
夷馬價銀解補三十五年亦於廣寧庫借給
来補夫初告開墾之時先納地價又納科糧
而棄之也各屯住民開種已又生長子孫蕃
衍族類選其精銳人可爲兵儲其糗糒積可
爲餉簡而練之進可以戰墩而堡之退可以
守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不以鱗介易我衣裳
而今乃曰此原夷地俛首下氣以與之而又
借此以爲奇功寧不使夷人齒冷而輕我中
國乎當其未開種之先卽境外爲甌脫荼荼

崎嶇而夷虜之巢穴尚遠及旣驅還之後則
疆外爲阡陌木拔道通而夷之駐牧益近豈
彼以金牛之計而誘我五丁之鑿乎且此開
種之民給有帖文納其科糧由有撫賞何謂
逃民旣非逃民何謂招撫自以良民爲逃民
驅劫爲招撫我民流涕而號夷人掩口而笑
由是夷志日驕而立碑之說起矣其曰你中
國我外國何其悖傲旣並稱國又稱兩家何
其僭逆由此稱王由此阻貢悉自得地之日

始而其害蓋有不可禿頴數者其新地攤派
錢糧已經本院出示免徵外所有棄地等官
相應分別議處緣由呈報到臣該臣覆勘得
自撫順關起至東州堡迤東清河所屬以至
靉陽一帶爲成化中副總兵韓斌所定之舊
界內惟孤山一堡又迤東新寬大永長五堡
一帶爲萬曆二年巡撫張學顏總兵李成梁
所展之新界而新舊分矣舊界外之新地如
馬根單散羊谷雕鞏等堡所直霧兒口等處

猶得以出邊告種爲辭至於清河之鴉鶻關
松樹口東安靖安靖虜靖虜空向化靖夷一
堵墻之盤嶺各墩一連九座長六十六里此
皆我之舊邊也今則縮守內地四十里而七
十里之邊失矣孤山之張其哈喇佃子西北
接鹼場三十里東南接甕陽五十里先年雖
建堡未果而其地猶我軍種萬曆二年所創
瓦溝紅石崖南河金口四臺及誌書原載乾
岔兒臺猶我軍守也今則以堡佃古壕爲界
此萬曆初年閱臣原議也故展設五堡以扼
諸衝今其界俱在卽科臣所云雲頭裏咧咧
泊等處亦俱在若以失去原展之地硬坐李
成梁成梁必不服但自甕陽界起賽兒兓疽
迤東至橫江一帶徑二百里長約三百里
住民耕種已久稞無逋欠虜無爭競此不可

謂其非我地也土人稱爲朝鮮餘地初亦不
信及查成化中朝鮮苦女直邀劫請改貢道
兵部郎劉大夏曰不可朝鮮貢自鴉鶻關由
遼陽經廣寧踰前屯山海關迂回三太鎮而
後入此
宗徼意令毋窺見中國淺深也今舊鴉鶻關在
清河之東北七十里正與長永一帶新地對
直若從鴉鶻入貢此正經由之地土人之言
豈盡無據又查遼誌嘉靖十六年以前鴨綠
江西湯站堡東地名九連城南北順江一帶
遼人麗人住種混雜交通行竊該國移咨都
司勘呈御史胡文舉疏請此後遼屬軍民不
許在此住種朝鮮住民不得越江採取其後
皆爲我民住種是以有鎮江城之建此卽九
連城故地也又先年李成梁自險山展出一
百八十里當時並無一夷居住卽今長永大
三奠迤北新地二百餘里當初亦無一夷居
住而我民始居之由是觀之不論朝鮮餘地

與否順江以北總是華夷共棄之地不可謂
其盡建夷地今則盡棄與夷而三百里之邊
又失矣此棄地之大略也卷查居民告墾者
自萬曆十三四年間已有之原非以東征稅
監之故華夷相安奴酋向亦無說祇因二十
八年六月間原任寬奠參將張光先恨新地
之民不服拘喚詳請逐歸其時撫始有分地
分疆之說而按臣楊宏科屢駁不允不曰奴
酋既稱藩臣貢市何爲分土分糧則曰撥兵
逐歸併拆毀房屋之議無乃孟浪于是復委
潘仲禮等傳諭夷人鎖什等公同踏勘議以
居民見住爲界刻石鐫字永無爭擾止於東
西新地派銀三百八十兩合撫順原有額賞
一百二十兩湊足五百兩以充奴酋犒賞之
費各夷服撫去訖三十年七月守道張中鴻
照此通詳趙楫壓案不批遂聽李成梁之謀
以爲此奇貨也柰何不以此數萬人援招回
之例邀封廕而進酋狹忽於九月初八日牌

行該道成梁亦用手本專主招撫之說而以
前兩年成議竟不提出一字其後按臣不查
來歷惟楫與成梁之是聽而更無一阻手處
矣三十一年三月十四日通判郭裕會同韓
宗功調到夷人張海干骨利等詮諭以查照韓
斌舊邊分爲界限各夷俛服無辭業于十六
日破土究界而楫忽傳郭通判等且候張通
判來同勘忽又牌行郭通判等暫回遼陽至
四月初三日却又牌稱張通判不來郭通判
等仍速查勘何旬日間反覆之遽也掩卷思
之不得其故及查據備禦郎名忠稟稱通事
董國雲自夷寨回述奴酋要將漢人赶進若
不肯進我就着達子趕他要打就打要射就
與他射要斫就與他斫等語甚惡而奴
酋公文亦隨以此語至蓋董國雲一到而郭
通判之委旋出矣然後乃知楫與成梁之意
以爲奴酋本與我民安靜無故赶回不借奴
酋索地爲名恐人議論而人衆數萬不借此

先聲以劫之人豈肯入故套使董國雲通同奴酋作此圈套以塗耳目向者各官之撤正待此耳自是張海等益驁我生畜殺我屯民不肯照依老邊定自明墻起順裏路而舊邊鴉關墩九座因以與之其後郭通判力辭不管是以復有廢將皮承德之委自是割張其哈喇佃子自是割橫江一帶自是燒毀人房屋剽掠人財物生畜自是驅逼人民渡江潛避而溺死者千餘人餓凍死者萬餘人餘皆流離歿死不知處所此驅回人口之大略也人既回地既棄奴酋既安坐而得數百里之疆土矣其心以爲界碑不立則撫順以南新得之地尚未定撫順以北南關之地尚無名額遽以定界爲言則恐不與而先假忠順碑以嘗我遽以開原爲言則恐不與而先請撫順四關碑以嘗我遽以四關爲言則又恐不與而先請遼陽廣寧二處以嘗我及纔許四關口而夷又以開原要矣已而四關口之碑立而遼陽廣寧二處不題矣撫順之說不題矣北之界定而紀功勞以表忠順之說不題矣今其碑文曰你中國我外國兩家一家是兩大也曰撫順以南至江沿九百餘里邊疆無有存案我二人重立案是得新地而與我定東南界也曰撫順往北到開原邊疆無有舊案我二人重立案是併南關而與我定西北界也曰三十年起年年與我大賞是恐裁革不殺他生命有青天追究你們生命是謂中國違誓而受天誅也悖逆滿紙見者髮豎而一時撫按猶亟稱其忠順不審忠順語何在職貢三年不修不審忠順碑何名先是開原之碑石副使堅執不立又兼爭收批語不決者年餘會閣臣以車價通夷之局而楫等亦因楫等急求入貢以完通夷之急在此顧亦緩

搞賞蟒段而與我立案也曰你大國人聽見不殺他生命有青天追究你們生命是謂中國違誓而受天誅也悖逆滿紙見者髮豎而一時撫按猶亟稱其忠順不審忠順語何在職貢三年不修不審忠順碑何名先是開原之碑石副使堅執不立又兼爭收批語不決者年餘會閣臣以車價通夷之局而楫等亦因楫等急求入貢以完通夷之急在此顧亦緩

以挾我既許復車價以求之而奴酋曰必爲
我速立碑我始貢則許速立碑以求之而奴
酋又曰必依我夷文我始貢則許刻夷文以
求之而奴酋又曰必副將盟誓我始貢則許
副將往誓以求之而奴酋又曰必開原立碑
我始貢守道曰先起貢後立碑撫臣曰一面
立碑一面起貢奴酋曰先立碑後起貢卑竟
碑立而後起貢也自此碑一立我民即不敢
於碑外拾取一草守臺軍士無不向臣控訴

涕泣不休者此界碑之大略也萬曆二十三
年夷人奏討賞銀五百兩蟒段紗各五疋向
未議給二十九年委官潘仲禮等議以漢人
不必收回量於種地人戶派奏額賞充前犒
賞爲存吾地耳其後地既歸夷前項賞賜該
道張中鴻議行裁革而楫復疏將寬奠清河
撫順沿邊一帶未曾起科田土攤派充賞見
今查議無處攤派然自三十一年起至三十
五年奴酋已三不貢矣而所許賞銀則已俱

借庫銀逐年支給不敢遲缺此撫賞之大略
也以上四略臣絕不作一風聞影響語皆繙
閱卷案而總括之可按而覆者科臣之以棄
地唔磨論楫等也初竊意奴酋嘗如何強橫
虓虓此土地者而二臣獨畏禍不得已耳及
臣按年月日查閱卷案始知分土分糧之說
已寢加賞存地之議已成民已照舊住種酋
已久皆傾服蓋自二十九年五月起三十一
年三月止奴酋并無片語隻字向我瀆擾惟

自四月初董國雲自夷寨回而奴酋忽大變
局面矣是奴酋向未敢於爭地也我則陰導
之爭向未敢於驅民也我陰導之驅向未敢
於出兇悖語也我則陰導之兇悖以恐嚇我
民而漸至於辱國辱
陛下是謂獻地不止棄地是謂通虜不止唔虜此
等事體外關封疆之強弱內關
國家之盛衰伏乞
嚴勑部院會議務從公擬斷毋狥私而背公毋壞

法以庇罪臣愚不勝願望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

○遼東巡撫張濤揭照得北關世犯遼東自成化正德以前節次撦擄毒卷案如山俱難枚舉近查萬曆十一年仰加奴逞加奴爲白金二酋之祖糾結土蠻恣殺開遼比仰逞俱殄禍猶未歇卜寨郎林逋興是爲白金二酋之父十三十四十五六年之間糾合西夷以兒鄧等忙谷關等恍忽太等南行殺掠及攻克靖安鎮北威遠等堡慘不可言白金二酋率祖父之行猶爲開原大患三十六年後因與奴酋交閧而奴酋強甚二酋始歸中國爲依人之鳥儻得假手中國勦奴酋以快忿不勝大願而故結該路道將欵盟行事烽報惟所扶同以是知北關誠順夷耶又查奴酋之本寨去橫江鎮江清河撫順等處入犯遼陽僅逾一塹最切最近共距開原頗遠奴酋謀犯中國舍共切近圖共阻遠而有事北關非奴酋不

審封域形勢也以北關爲西酋之路北關好西酋而奴酋西之路即不可得西之好尤不能修以是知奴酋必怨北關而不但匿婿不還老女負婚已也本年十月初五日貴部院咨稱令總兵官提兵東去開原出邊屯住北關代金白二酋戍守相機殲殺建酋其廣寧寧前遼陽一帶蒙調西兵移住一片石寧遼有警西兵出關救援不致分總兵官西頑之慮誠奇絕之妙著救寧之勝算也先是外

巡道汪國楠亦有移鎮北關之策職猶未達今如貴部院西兵援西鎮兵乃可出力東方視巡道之議更完除已抄咨示鎮外猶謝酌未行但查八月九月十月節次聲息之報有山海叅將閻登瀛報賊一萬要犯前屯義州副總兵李懷忠報乃蠻達賊並吟剌營達子一併上馬不知犯搶那地方又山海前登瀛報賊一萬要犯錦州又報賊二千要犯寧前又中後所叅將李繼功報賊四千要犯寧前又

義州李懷忠報乃蠻借克什炭等兵要行犯
搶又山海蘭登瀛報賊三千隨帶三箇月食
要犯廣寧等處又錦州遊擊尤彪報賊三百
要行犯搶那地方鎮靜守備李正胤報乃蠻
等賊四五千要犯搶舊路攻尅邊堡又大康
堡屬夷報賊二三千在目下要犯搶那地方
又山海蘭登瀛報賊八萬要搶遼東三岔河
又報賊六千要犯山海東西又鎮靜守備李
正胤報乃蠻賊要犯細河又山海蘭登瀛報

賊三千要犯寧遠又寧遠撥夜報賊五千要
犯中後所又山海蘭登瀛報賊二千要犯寧
遠又寧遠撥夜報賊四千要犯東關及中後
所屯堡又山海蘭登瀛報賊七千要犯中後
所鎮靜守備李正胤報賊一萬要犯錦義二
州又山海蘭登瀛報賊四千要犯寧遠又報
賊五千要犯寧遠又前屯副將李光榮報賊
一萬要犯寧遠又義州備禦馮有功報賊二
千在邊打圍又李山備禦佟國祚報賊一千在邊打圍又大康堡報
虎墩兎憨帶領二千箇頭兒上邊打皇圍又
報打刺趕等要犯搶清細河是寧遠一千餘
里之間警報紛紜雖是遼東歲歲年年之常
事惟全鎮分防枕干坐戟每憂難支不知寧
遠可置之度外而且宜急於東夷之外邊乎
一旦寧遠有警虜之突忽疾如風雨信馳關
內兵出關外即啟關點放兵數千萬動經二
三日方可稽詰發行虜若不待西兵之至先

行殺搶可任之乎即得出關止可救得八里
舖一處近地然亦不必點查後可萬一有濟
如俟點查即八里舖亦不濟事如虜自晝來
傳烽進關後可萬一有濟如果夜犯關門幽
阻等到天明飽搶慘殺而去亦不濟事若自
八里舖而外至前屯錦義清細三岔十方等
處動岐千有餘里關內之兵人生兩翼馬皆
千里恐亦無及竊思北酋老女負盟逋壻客
匪雖經固諭羣隙已成難保不逞該賂將役

各欲行私東挑北弄并難保無烽職欲爲遼計恐妨北事欲爲北計恐妨遼事貴部院之奇策要必出於西兵住一片石之外而後可倚賴也

○遼東巡撫張濤議東珠紫貂天下之厚利也利從江夷來是卜占台之部落也此利向從江上到南北關販賣開原人甚利之而遼陽人不能分其利也自奴酋爲圖此利爲納南關猛骨卜羅爲壻以猛酋卽江夷叔姪也猛酋因江夷以貂珠之利與奴奴雖爲奴壻不能強江夷以貂珠之利與奴奴憾猛酋不爲他勾引江夷因猛酋調戲伊妾今日反把來哄他女故殺猛酋但收猛酋之子吾兒忽塔妻之以女然奴酋利江夷之心未已也只得將三個女兒次第與江夷占台爲妻妾只爲盡圖江夷貂珠之利柰奴酋貪甚得了江夷貂珠不與全價奴酋卻到撫順關上貨賣又得了厚價遼陽撫順人利奴酋有此貨來與奴酋俱相善在江夷却說貂珠賣與北關上得全價如何奴酋阻住我不得到北關上賣開原之人說北關有江夷貨來我開原人纔得厚利今如何把去奴酋奪了只到遼陽關上賣所以商同北關一心同口謗懇奴酋挑弄江夷北關二酋因以原許奴酋老女故稱天下絕色願獻與江夷占台且私送衣鞋誘哄占台及至哄動占台以致占台與奴酋三女訴苦于奴酋而奴酋征占台之兵出矣占台走赴北關依就老女過活奴酋要殺北關問如何許他的老女今日反把來哄他女壻北關遂不敢以老女與占台而占台亦不敢要老女北酋另以幼女配占台矣卻要另把老女與西酋宰寒奴酋又要殺北關故老女亦不能與宰寒另以一幼女與宰寒矣今見開原人與北關歃血同要去殺奴酋北關恃開原又要將老女與西酋煖兎之子糾兵同殺奴酋以致奴酋大忿要與北關興兵也

○遼東巡撫張濤題爲北酋之釁益崇東酋之釁

益急全遼之釁益侈兵單食匱綢拽萬分難
難事臣稽東北二酋世讎離世殺不論有釁無
釁率以爲常乃者北關納誘叛之逋塔揹久
聘之老女以致搆禍有辭是在北自開之釁
也頃又恃開原之出助而老女欲嫁於兎酋
因占台之思歸而爲部多亾於奴寨是爲奴
酋畋夷者金白二酋也此北關之釁所以益
崇也乃者奴酋忿北關之挑捉疑開原之秣
盟以致報怨生奸是在東不平之釁也頃又
親來訴苦而聲救恐真發兵爲大兵虛想平和而
偏庇邦傳於密虜是爲北酋起戎者即北叛
之多酋也此東酋之釁所以益急也近日奴
酋兩次訴狀先一次親投到關者臣已封送
于兵部後一次關上遞來者臣又容送於總
督意猶觖望語多忿戾卜酋密私其奴而懷
歸北酋疾視其夷之叛去東北兵連勢似難
已夫使二酋雖動遼左三面之邊寂無王庭
尚可援北拒東無復他顧乃自臘月三十日

報虜七八萬結聚遼河鎮臣張承胤星夜出
矣西北一帶兵馬北急那之西矣寧前乃昂
等酋又報巨萬結聚松山等處西急又那之
北矣幸仗
天威三犯三禦一矢未亡而餘嚴未解分防未
撤那移出境捉襟露肘夫使餉以時給兵有
宿飽馬無弊疲尚可百抽其十千抽其百萬
抽其千出赴北關相機戰守乃今五月無餉
五月無料些須新馬價銀借盡矣此須撫賞
銀借盡矣兼以我兵近闖西事戰色盡灰西
風欲動文武官僚憂形于色叩臣病邸相對
歔欷臣又只將牌行五道復將此須舊馬價
借出以濟燃眉頃據開原道薛國用詳稟到
臣內稱北關差稟石伯江達子從東建來者
報奴酋正月之內仍欲復出北關各部夷歸
奴窠如流卜占亦欲逃去岌乎北關將
有內潰之虞又金白二酋問中國救與不救
的信職業已面分付云奴酋或再來我當出

救然只可與爾守寨我決無對敵之理如奴酋不來爾可自守我兵猶無出境之理但救之名易彰救之實難周目今額兵無幾新兵無餉恐無備不能掣其肘虛聲不能恐其心即以區區之兵力分之搗巢分之救援而搗不成其真搗救不成其真救秖以貽笑於東結怨於北招釁於內地耳救之而北闕雖好我兵與奴兵各有所傷釁端一開兩仇莫解干戈相尋息肩無期職不敢諱兵以坐視亦不敢妄動以起釁是該道之言誠老成之長慮東北之至計也以臣視之該道知有開原之外薄矣至於廣寧之腹心寧前之肘腋遼陽之肩背未暇議之及而慮之詳也該臣批詳大意有云東北二酋前被題有便宜之妙策張良復生不能奪著況奉有欽依誰敢故違往救之役必不可已東協新協責成有在毋得以千里詳文往返誤事且昨奴乃隱忍今日奴又何所顧忌乎須慎圖之臣又商同鎮臣將廣寧大營火器烏銃手量發開原聽用餘有些須兵馬量留在營以防寧廣千有餘里之虜不敢擅自全移致取近攻之禍其遼陽一道及開鐵等處兵馬盡爲開原所用以成便宜之事至于果濟有北果殲彼東多未可期臣有去年東事一疏一揭俱存但恐不幸言而中耳值此東北之多事西南之追虜又值此兵無可騎之馬馬無可戰之兵兵馬無可需之糧料大事可寒心夫可消可平之毒遽砭之而使開開則性命當防極餒極瘠之蹇紛挺之而使馳馳則仆跌難保若曰只靠現在兵餉一戰而勝萬全而援臣實未敢逆睹臣但心願之矣臣謹瀝血疏聞如果臣言可繹伏乞勅下該部先議給餉以足食猶恐遼兵寡助更議徵調以足兵庶幾全遼有幸而北闕舉安東酋授首後事之功當可券俟

○遼東巡撫張濤題爲病不忘遼退欲陳愚事臣

目擊三韓有兩大事似宜遠慮一爲北關適
開二衅終爲開原剝膚之憂一爲東遼久闕
三藩終爲
神京左臂之患何謂二衅北酋有一老女東酋
求婚陽爲交驩北酋陰欲復行兼併猛酋卜
酋之計北酋灼姦拒婚不可謂不智矣亡何
東酋之壻卜占台迫于岳奴之劫殺棄其妻
子亡命北關而北酋納之常欲室以老女東
酋忿號卜酋惶恐亦不敢娶此老女矣北酋

猶念卜酋未可虛拘旋以少艾二女一贅卜
酋一贅也北酋積此二衅危若累卵北關
酋一贅卜酋一贅也北酋積此二衅危若累卵北關
危開原豈能獨安臣欲令北酋送還卜酋則
密誘伊壻爲壻令伊三女爲活寡婦諸甥爲
有父之孤子聲言陳師北酋告急臣等奉宣
國威禁奴狂逞奴隨斂戢而其衆豈甘心焉
北酋乃謂東酋巧連西酋代爲侵軋事或然
也此謂東一衅也北酋金台失有女爲兄嫂
那林孛羅收養以嫁宰酋生有子女矣宰酋
反目踢斃至聲乃者金台失又故殺那林孛

羅之妻即宰酋之岳母是已宰酋乘隙生心
挾求北酋之老女意謂得此一物亦足贖殺
伊岳母之罪北酋亦無不可奈老女以死自
守乃曰我姑見棄我豈敢往宰酋疑爲北酋
故拒之他詞糾衆攻北失利而去頃又益兵
復攻擄去男婦二十餘人北酋不怨宰酋而
怨奴酋蓋謂奴酋之賄連也事又或然也是
謂西一衅也北酋積此二衅危若累卵北關
危開原豈能獨安臣欲令北酋送還卜酋則
卜酋必不生是以殺之之計送之也非人情
也況乎送又無能緩酋也欲令北酋女與
宰酋則老女必尋死是以死之之計與之也
非人情也況乎與益秖以怒東酋也臣謂停
之文詰聲救之機宜凡可解息救寧者日與
鎮臣商確隨便舉行無敢瑣瀆第念東西有
合併之勢北關蒙腹背之災日來壓壓募兵
與新柸水其何能濟儻謂一怒之安聖王不
諱然必如柸朝鮮故事兵馬糧餉值得十分

之二始足圖功而東方必可平矣何謂三藩
遼左南隣朝鮮雖有倭賊尚阻大海惟東北
西三面處處近虜年年被虜
祖宗朝戍守方新切戍鮮利故虜患稍淺北年生
齒寢繁地利漸闢劫掠多利故虜患日深且
三面空坦墻垣未備戎馬易馳須得塹限畢
夷守資屏捍將達賊無飛戾之伎而士女有
金湯之藉誠萬萬不可已之大役也臣始入
遼卽檄該道有云國家守於險地完於利未有

舍險失利而可徼倖無虞者他塞多墻被賊
常少不知全遼何故不墻況四面虜倭累年
搶殺禍常發計復悠悠有識者議遼宜墻
而瞎議者反詆爲多事遼之官司計墻宜急
而遼之紳弁咸爲迂其中有故而沮毀無
見而猜尼兼以苟且希功之輩慮不移咎事
恐逢尤遼竟無墻而虜恒苦遼弊難殫述今
日心知城遼係千好萬好之盛事亦心知城
遼有千不好萬不好之胡言顧今日目營遼

之必易爲城而心不能已又心痛遼之易城
不城卒受無城之害而議不能已每每逢人
下問固知遼之城有宜山修者謂因山劈山
而修也有宜水修者謂因水堤水而修也有
宜磚修者謂柴便灰便而修也有宜植修者
謂柳多榆多而修也有宜仍修者謂基在石
在而修也諸如此類因勢議城因城議工因
工議費因費議處因處議督因督議防因防
議能因能議報而遼城不足難矣此非忠亮
幹濟之選功名久遠之士不敢與謀爲此牌
仰該道乘暇閱邊丈邊估築牌內事理心上
經綸局外區畫不無殊倚焉道有分轄計在
互濟機相競勸賻可蚤熙而靈臺靈沼移爲
靈城不無奇企焉臣竊查得遼邊自一片石
起至三岔河西岸計一千一十二里一十八
步內除山川險峻人馬不通并大凌河三岔
河及已完石墻共三萬九千六百三十餘丈
計二百二十里不必修築外實該應修邊牆

七百九十二里每里計一百八十丈共一十四萬二千五百六十丈內應剷削偏坡八千四百五十九丈計四十七里其應用石修之墻有四萬五千九百六十四丈計二百五十五里零每丈石工灰價築砌及僱覓人工該用銀二兩共該用銀九萬一千九百二十八兩此蓋就山取石累石爲墻石平面極大者爲底平面稍大者砌身根闊一丈八尺收頂一丈二尺高一丈九尺碑石雜砌垛口高四尺通高二丈三尺而止其用甎包土墻八萬六千九百一十二丈計四百八十二里有零共該買柴燒甎買灰砌築僱工等項每丈細算工值銀三兩共該用銀二十六萬七百三十六兩中可搆石爲底者差可省也高低廣狹一如石墻其東邊約八百餘里內有二百餘里係水修樹修無容紛議內六百餘里前院修過土墻猶存因之包砌補築十可減貲三分大約用銀二十五萬可續前功通共三

得四萬二千總計揆括可得二十萬仍少五十萬或令就遼開廣事例或令就遼官鑄銅錢或令就遼姑開山澤或令九塞贖復廢弁或令四方量贖軍徒計可復得六七萬其四十二三萬不無仰乞於戶兵工三部及罔寺湊給至於分地設防以衛工作則各路將官之任也分工設督凡閒將材官有志功名者皆得任事則各道委任之能也因功酬勞勞劇功懋閒者復官任者陞秩微能曲枝旌異

咸周則道將分別紀錄撫按題敘詳明之責
也日月有課工料無破心計之士自有章程
臣何贅焉臣知遼左之三藩以斯爲第一義
耳三藩永固東西北邊小竊盡杜大舉無虞
自是而屯田可日廣自是而召募可不增自
是而額餉可稍省自是而奴酋不足圖自是
而舊遼陽不難復其福利可勝言哉伏望
皇上勑下該部再加擬議堤坊二疊在優北酋以
保開原則恭行天罰當不得養東建之癰蓋

東建據參珠貂皮之利遼人及天下姦人多
爲所用易戒害成書類罔斷不可不慎不然
數年內外猶可偷安若懷永圖似不可已而
今宰酋且迫北酋甚也收拾三藩在完遼以
捍畿輔則東顧保障當不得咎朝鮮之賚蓋
二文職應官居恒交弁杯斝簪簋扶同照應
難憑的確屬者奉仲清河卻稱奴摧精甲八
百有奇其時職亦隨流登告後審烏有不勝
檢舉未遑之悔豈惟清河今年六月北關截
劫奴酋人畜布段共三千五百有餘開原道

○遼東巡撫張濤揭爲屬夷家事互構事遼左四
面皆酋東有奴酋北有金酋白酋自受中國
勑封世僻屬夷往不服論舉猶萬曆二十一年
以來每以貪戾淫昏動恣殘暴今年四月及
七八月間北酋屢來告急屢諭使平頃據開
原協將李效忠及夜役張錦傳報奴兵北關
至互異職去開原凡七八百里橅道去開原
亦四五百里北酋浸潤膚愬自其故智將夜
吠影吠聲冀生事端曲踐欵盟自有深膺一

將反報奴夥宰賽煖兎二十四營達子數萬
焚擄北關立哈等屯賽人畜又作踐田禾無
數比及嚴查該道止以字識誤筆回報又云
北關無數達子躲避山谷先疑槍去今已回
了詳文在卷可據是在北關爲捉情桃激在
開原爲喜事應承不知每來誣報一番奴酋
之酋用心有在非氣可偉唯便宜一策言未
切齒籲冤一番即或中有反情亦有誣輕爲
容易蓋遼必有便宜之兵後可騎便宜之馬
重誣無爲有覆也故職于今報懼仍前誤尤
亦必有便宜之馬後可乘便宜之兵尤必有
疑奴之巢穴切近遼陽而遼將之報未至屢
便宜之料餉後可以供便宜之兵馬而無師

次牌行該道駁詢千有餘言不能具述該道
信中有疑聊以報至所幸梭張順夷一疏亦
既升聞矣職惟直指使者風聞言事陳報應
蚤職非直指不敢遽言其風秖東發兩諭布
告奴酋令其休兵以俟區處北發兩諭布告
金白二酋令其別置奴壻勉許老女以紓猝
變北酋聽否未復而奴酋撤兵連得報矣職
欲更具一疏敬告天子竊想瑣瑣酋家鄙事
頻瀆

至尊而重貽東顧之憂義所不出又想即有題疏
不過發部議覆不如徑以揭极如必加兵煩
爲議題如止宣諭煩爲肇畫以便遵依顧揭
雖多言而不多不悉乞垂清察職念按張繼
閎狠之疏奏便宜之策與出境之旅問搆怨
之酋用心有在非氣可偉唯便宜一策言未
容易蓋遼必有便宜之兵後可騎便宜之馬
亦必有便宜之馬後可乘便宜之兵尤必有
便宜之料餉後可以供便宜之兵馬而無師

興資匱之虞今遼之餉料半年無給遼之兵
馬僅僅若此值此秋高分防二千餘里無城
之邊東急那于西西急那于東北急又復那
于東西烽砲時聞駝騖日遽退求枕戈之瞬
憩寒殞而無從悚聞桴腹之嗟號悲風而有
痛如此之兵之馬之餉之料撤於今日難撤
之窮邊援於平昔未援之虜域於此有人明
目搖手乃曰何不便宜行事此真所謂天下
饑何不食肉糜天下寒何不被狐腋者哉儻

必慨焉便宜盡將防邊兵馬趨赴北關西北
雄酋簇獵境外遼中舉動辰發辰知我方孤
棲於酋關彼即沓搗於遼腹此一時也勢必
舍置北酋進而攘虜四顧邑屋宛其居矣紛
皆虜矣將見北關未必以便宜全而遼左先
必以便宜破奴酋未必以便宜珍而北關且
復以便宜盡矣防漏憂天當講補天之石顧
傾憂厦當求撑厦之材無石無材而漫言補
撑開門揖盜赤體樸燎可爲寒心兼以挑奴

起戎奴反北關之旅直向開遼拚死横逞開
遼其有幸乎縱使兵馬糧料十分充峙時情
世法百分胥符惟所便宜無復掣肘而不聞
乎獵狐之役歌采薇而遣之有所稟耳雖遼
臣勑中亦載防倭昔救朝鮮何曾據勑漫往
且易重師貞書言度義乃今東北二酋之義
何如北利江酋之貂珠潛計姻婭密贈衣鞋
江酋惑之乘奴攻敗竟叛北關而北關居奇
矣奴曰老女我聘已久何物北酋既匿我壻

又以我之聘妻溷妻吾壻春三月間欲兵一
次職等宣諭再三北酋懼而老女之婚止猶
然計羈卜酋另妻以女奴亦不問奴第耽耽
徯老女不置北酋堅欲雠背懇通開原官將
出境歃盟日以殺奴爲事而故以趫耕爲名
奴益不平一面憤來辯訴一面賄結西酋事
誠有之北酋邀截擄搶攸去馬牛段布奴怨
憾慚惶入于骨髓奴又欲兵北一次職等再
三宣諭姑亦已止奴復訴耕如撫安三岔二

堡邊外地係成化年間牧種如柴河靖安二
堡邊外地係萬曆二十七年牧種其中添有
新夷事亦有之遼陽姦弁梲報清河之甲實
無是事職商鎮臣躬巡其地具稽虛實奴恐
天兵已動潛櫜妻子數十人待命撫順之外
奴若曰天朝不必疑我加兵我先將妻子送
入就是鎮臣諭通事董國雲遣之有曰天朝
未兵我只查地地去邊遠者入九十里近者
亦五六十里奴復語國雲曰願以子送入免

使北關又謗職隨差諭撤耕奴亦即呈甘結
願撤新耕惟云苗已布種秀而幾實中國收
乎職曰不收也奴曰北關收乎職曰汝何詐
也豈有東種北收之理奴曰然則將聽其爛
委于土乎職曰到秋成時汝仍收去明年不
許來種奴唯唯矣八月間遼陽姦棍想到奴
寨便有犒賞不知何故擅去逼奴撤耕奴曰
我子已質許我秋收你的馬法已有成言如
何反覆必是北關又來謗我奴具一印信

漢字稟狀訴告前後情節職將原稟容送兵
部立案訖職又遣諭北關令其自爲之計毋
得終匿伊壻婿貢奴婚一切諭帖俱已刻行
北酋悍恢適將伊弟速把亥之女名討藍住
者許嫁宰賚又將搶奴馬牛段布俱與宰賽
闕刀誓和西彝啟矣奴聞而忿正要興兵忽
因北酋所分卜酋來夷不能安揷盡逃奴寨
其中有名禿勒德者妄報奴酋有云北酋將
計娉你奴之女今已改嫁宰酋去訖此奴之

所以忿不能忍而謀動干戈于北也此其義
奴直乎北直乎即皆不直而彼善于此要難
乎職曰不收也奴曰北關收乎職曰汝何詐
故抑若使獨謂北關爲順提兵征奴一戰殲
奴然且不可況內無成命外無厚資輕以孥
星餒卒投之虎口一旦與尸而還開邊釁議
撫鎮之肉其足食乎職嘗有言奴與北酋皆
盜也北之盜奴無他技也所持者開原之火
線斧錐及其盜鞍也是欲俯挾開原爲盜者
也奴之報盜于北則有故也奴非無事之酋
而北又與以匿壻騙婚之事奴正欲爲有名
之師而北又與以截東勾西之名是奴本有
盜心又恨北酋之巧構怨中國之偏護而激
其爲盜者也夫挾開原而爲盜先者職未見
其順也激于北關而以盜報者職未見其全
不順也此等委曲職心知之未敢告人耳北
關屬夷也東建亦屬夷也兩夷互成火水而
中國則無分覆載即中國惡盈禍謙疾強殖
弱僅可意行難以事著著則益增之毒而反

傷其覆載之公矣語曰不善爲吏視已成事
職查萬曆二十一年東北三酋聚兵各萬交
相攻殺奴殺北關達子三千有奇馬牛無算
遼東宣諭之外未加一矢又查萬曆二十七
年北關會合騷酋搶殺南關人畜物書殆盡
南糾奴酋救援奴反將南殺虜至無噍類遼
東宣諭之外亦未加遣一矢固知今日奴罪
貫盈斷不可貰職當未雨之前業有東酋警
報紛紜之疏矣業有北酋二衆之疏矣業又
移咨軍門預圖東事應違矣咨中語複不錄
大意謂各酋之家事中國不宜照管其說誠
是惟三酋之家事不平則東北之禍害難息
萬一東酋一動北酋必不能支而近爲開原
之計將往救否兵馬可出邊以勦以夷攻夷
之夷否職欲先事題請恐涉張皇欲臨事題
請恐失機會未然之籌萬全之慮及其開暇
所宜蚤定爲此具咨或即貴部院獨斷出奇
抑或轉咨兵部預求定策職謂前無所因而
今有所創誰其信之內無所受而外有所專
誰其與之無信無與而欲以空拳搏虎漏艦
衝風誰其保之職唯是寧毋忽寧怯毋雄
寧爲東遼存數千里之荒徼而毋敢委荒徼
于一擲寧以不佐盜獲罪而毋敢以善開邊
受賞職若欣豔豪舉妄意女直衆鼓毛憐焚
旗要必如職前疏所請量得救援朝鮮之半
乃可從事至云質子會疏其事來酋本情業具
枚部印捺之內初職會葉蒙按溫詞許可畫
題職始發疏比及某道某道與按臣議而後
倒節有指按示職曰祿山質子禍唐劉聰質
子禍晉宜拒奴子職愚未達其時職疏已發
五日計不能追職自復書並因巡道致書其
言若曰士庶之家走一人畜到宅必須報官
孔子有言既來之則安之今日之疏要亦報
官之役也未必棄于孔子者也至其奴之
誠狡與其子之去留職疏兩端畢具其視按
慮不翅加詳職且有云若欲奴與北關不爭

彼自世讎此不敢保若奴二三年間敢叛中
國職身保之且今日質子奴爲中國不爲北
關此自職事與按無累頃按一見抄參皇皇
剖別更也仰之君子哉按慮奴圖北關及開
原及遼陽及山海中外孰詞簡牘蝟具大凡
探策莫衆則迷稽衆自的職謬繹之未敢自
信奴酋貪刻無比一貂雄一兎一珠一參
部落諸酋私攘私市者殊死而奴只以一人
專其利其視財物無珮好惡與共者異矣奴
之妻子弟姪恒遭劒矢崇城密護夜恒數徙
其視簡易忠厚堅培本幹內理腹心以希呼
吸通關緩急禦侮者異矣天性反常藩墻叵
測猶能橫恣罔忌各夷惟所捲襲美利惟所
兼併子女惟所盛供而刻剔繼之積威所劫
匪伊朝夕首難無倡伏而未動耳儻有一筆
邪氣者出奴不過劉哼之續而已矣雖劉哼
釜中蝦鮒不能望奴之萬一然奴之府怨彌
久彌博所願甘心實繁有徒于此獨夫何有

脫入穴之鼠洞深塹遠所費蒐掘是播亦不
敢望奴之十五然奴腴而境肥衆所覬覦播
瘠而山險衆可有無絜此較彼奴之可圖衆
利有歸殊易于播策此而後中議便宜職有
屏息聽示耳再查夏秋迄今虎墩兎憨日與
奴兒趁等達子儺殺秒花色特兒等日與五
路達子儺殺三酋要皆款順距廣寧僅三四
十里而近既云宜救應該一視未有開原最
有關繫而廣寧不足重輕者也伏乞裁察謹

揭

○遼東巡撫張濤題爲建夷慴服天威謹修貢子
賜典乞
勅朝議處置以慰遠忱以息邊患事臣惟九塞之
夷遼左爲甚全遼之夷建奴爲甚蓋自奴酋
奄有毛憐諸衛極衆併獲勅書賞賜近又
益據朶壤盡參貂東珠之利稱極富吞噬而
闢灰扒吼哪黑龍江諸夷稱極大牛馬羊豕
子女金錢歲結窩赤拱兎等酋明攻北關暗

援遼地以快已忿而且將冀逞大欲則羽翼
已盛稱極強奴酋擅如是之衆庶富厚廣大
強横而不屑小試日惟生聚修築訓練爲急
且有明刑法習星占諳韜鈐之南人充入幕
之賓偪軍師之位時每追念女直之舊微露
反鄙周邦之意比年以來人有異其論令退
地不聽者矣人有異其論令改碑不聽者矣
人有異其論令送還吾兒忽答摩羅合不聽
者矣人有異其揔碎禮臣諭帖鎖執通事李

得時於鐵房三月不放者矣凡所傳播兇鋒
狂焰驚動中外上自朝廷下及郡國元臣碩
弼百司庶府山林野叟市巷走販靡不憂杞
人之天傾漆室之柱臣甫入遼開遼道將紛
以蔽耕告又故以耀甲清河告又屢以攻宫
北關告而金白二酋亦自來告彼路道將曹
文煥等屢我貨需布段幾百餘疋牛酒半之
猶然移我火器私出塞外潛與金白二酋刑
牲矢盟以徑路刀金相犁撓溉鑽飲爲會巫
叵測未可盡認張皇固執不理尋會同按臣
張五典督臣薛三才皆以道將紛報夷情奏
聞矣亾何奴酋額號宛枉申遞漢字詞揭求
要面赴臣處伸訴臣當允許去後月餘不至
臣慮阻梗檄詰撫順備禦等官而奴酋遣使
千骨里等始至其稱舊耕等地一係成化年
間一係萬曆二十七年到今無異只新添牧

耕等酋願即撤去其稱北關犒怨以匿伊壻及奪伊婚等情臣復諭之使平而奴酋唯唯矣乃北關復又騰揭報急謂奴賄宰酋陰行其事臣每疑慮密商鎮臣張承胤曲圖所以敉寧之術鎮臣謂非躬至其地未可廓實遂假巡邊而甲櫜清河舊耕添耕及鐵刀私誓等情擊得其悉隨即宣諭令其甘結撤耕奴亦即以甘結呈矣臣慮鎮臣止據夷使通譯未而奴酋安可過信復據稀盛陳詣奴寨盛陳皇上威靈幷詗奴酋隱微庶幾有當臣諭有云前據東夷甘結情似忠順今日卻又賄買宰賽槍殺北關擄劫人畜羽報紛至甚是可疑若曰只是宰酋一部狂逞不與東夷相干今北關又說現獲東夷勾連賄買宰酋人贓明有證驗東夷何得再爲支遜欺狂中國似此舉動東夷如鬼如蜮不可方物我國費許多心力封他官號厚他賞賚不如養一狗一貓猶

有一家之義中國情盡恩隆已到極處再加不得東夷反面背恩亦到極處再信不得問罪之師誠不可已但本院又想東夷是伶俐爭覺之人有通達時勢之智他豈不知中國之大兵馬之強謀臣勇將之衆若是激惱天朝赫然一怒徵四海九州材官兵餉要一百萬就有一百萬要一千萬就有一千萬要一萬萬就有一萬萬東夷兵馬只要天朝兵馬汗雨一滴就淹死他部落脚跡一動就蹺蹺孟浪至此所以本院屢批開原申文還爲東夷恐東夷必不夷存疑又問東夷有言若是本院疑他作反願以親子送到聽用或留廣寧或留北京惟中國之命爲此選官再諭詳示順逆禍福並查送子聽用等情若果真的到來即便題請加恩世世天澤永永保守即有讒言以此一事百不能入而東夷得自固之策天朝免意外之防姦夷不能行挑激之詬矣臣又申語

鎮臣若曰往昔制夷多用質子一法即先臣楊繼盛論開馬市亦采質子之議此非臣今日臆揣也鎮臣與臣議符特遴督理三營大旗委官籍大成往選差丁兵馬成功等十餘人爲伴當遼陽守道白養粹亦差官尙一鶴代撫順備禦王崇吉添差通官董國儒佐大成同去報入奴酋寨內奴酋遣伊中軍打兒漢等迎大成於一百五十里外供應犒從同行打兒漢御說太師差馬法來有何話說我

奴在山後打圍便傳信去大成具將諭帖事理逐一傳布奴酋就來出迎大成於二十里外入寨酒宴大成三日庋奉大成等貂衣掛七件貂皮三張紅狐皮十九張馬鞍一副又具牛羊犒從備說節年看邊恭順情由願將親子質當廣寧城內或赴北京等語遂遣第七子巴卜海年一十七歲從以頭目阿都干骨里等三十餘人入撫順關飛報到臣俟臣即牌行道將令其細查是否眞子牌云奴子眞而我以爲假則酋必我怨哂怨之問輕重衆隙由之不可不愼隨該署撫順備禦王崇吉回稱查得今來奴酋男巴卜海係奴兒哈赤第三妾名眞哥所生之第二子長子名巴卜太今來次子名巴卜海此妾又生二女一與兀剌江夷普張太一與雷都實係奴酋之男又詢通事董國雲云此實係奴酋排行第七男從小看生每去常見非今日遽

然所識伊妾母見在未蒙示先小的亦防此姦每密詢入市買賣夷人衆言相同及覩動作行止諸夷畏甚實係眞子臣遂差夜役曹得勝等導入廣寧城力疾開門會同鎮臣張承胤共詢來情俱與道將詳揭無異除臣牌行馬政同知李守仁中軍遊擊高寬王純臣等一面查送前寺安住訖該臣勘得一奴酋也由前聞覩之陰鷙如彼而亦不傳有陽順如此而亦難信之貌言也由今事覩之陽順如此而亦難信

無陰鴞之逆志也夫豈奴酋歷事彌練機械
彌沉搏戾欲亢伏匿欲下乃且姑爲右賢王
之侍而終忍以巴卜海爲隗恂耶臣所不能
過揣矣臣照得自漢廿露唐貞觀以及我明
洪永間占城高麗故事修文來遠豔爲美譚
嗣是隆慶二年把漢那吉背祖奔降雖亦夷
孫而順逆之數較今差異彼時朝廷之上一
意主張斷令容納竟致宣大四十餘年免於
烽火爲貶殊厚今奴酋之智計貲威視俺答
尤烈覬覦願欲視俺答尤奢負雄長之勢而
效行成之請在那吉不過逆祖亂命之叛孫
在巴卜海實爲遵父治命之愛子此等恭順
殊出人意想測度之外文耶情耶即使勉爲
文也而中所顧畏長益可知也非仗
皇上文武聖神遠制奴酋之死命天地雨露深沁
奴酋之赤衷奴酋焉肯委心割愛吟嘯扼腕
垂涕判袂屈夜郎自大之體敦曠世久湮之
典如斯之謹哉臣謹會同總督薊遼都御史
薛三才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張五典合詞題
請伏乞
勅下兵部查議奴子應留應還或任廣寧或赴北
京及一切官賞事宜自有舊章臣等竊計其
留也狼子野心未可許鼾眠之穩其不留也
堯天舜日不聞拒來格之苗若慮其窺邊人之久爲奴耳
之虛實習中土之夷險則避人之久爲奴耳
目者十人而五也南人之竄爲奴腹心者萬
人而十也凡我中華之輿地圖兵食志馬政
考材官傳不乏臚列舊矣而奚俟其子之遊
語哉第其供億之費水土之患當在意中耳
又凡奴酋所與差去官夜役皮張鞍掛應否
令各員役收拒供唯
廟斷施行至於北關金白二酋私與曹文煥等
血誓亦有韓昌張猛偕單于歃東山舊典可
不深問其私給出邊軍器爲奴口實應令取
還又北關所匿奴壻卜占台或令送入開原
仰乞

天語勑令臣等送還江寨令收原要奴之三女共
新娶北關之女一家完聚庶東北互親釁孽
可杜萬一奴酋復背今議肆害占台則興滅
繼絕問罪之師在我有名抑或調停東北之
術別有定奪統祈
廟算臣等曷任竦息待命之至
○遼東巡撫張濤題爲竟陳遼左迂計以俟聖明
察覽以效萬一補報事臣觀今日內外諸人
競談遼事多屬夙聞雖出入遼中而事不關

心言有所擇亦與風聞無異即如北關東建
二酋之叅言人人殊要皆聽聞所收忠讜所
發其云北關必救臣亦言其當救臣有屢疏
屢揭又有密書詢問本兵言兵言餉言勒言
救委曲頗具疏揭書劄具存可覆奈何九邊
多故無可那之兵太倉久匱無可湊之餉而
其議未能中綮其請未能如願也今幸廷臣
借銀議允遼得與分二十萬可以勾當東北
一役但此一役也一則情僞之當稽其稽云
何去年奴酋往犯北關他不必贅如報清河
耀甲八百及再查之止有檢舉之空文也又
報奴酋糾合宰拱二十四營達子燒燬北關
屯寨不計其數掠殺酋婦男女三四千有餘
及再查之止有字識之誤筆也本年正月之
內又報奴酋兵馬已行三日而清撫之間奴
酋切近之處也及查兵馬果否已行而清撫
不知也又報奴酋將各寨馬兵盡已喚去正
月二十九日起行往攻北關親見步兵在前

馬兵在後大約五六萬有餘時已盡將北關
山頭占定開原烽火絡繹查至臣商鎮臣先
發鳥銃火器手前去旋報各路防兵及標兵
營兵及遼開等兵共萬餘人奔波數日該道
復有止兵暫住懿路之文而今報又云奴兵
未至又云莊南送親則亦酋部覆謬之支詞
也臣嘗屢報之頃即與鎮臣商說奴酋既到
撫順訴苦北關將恐官司信了必有一番烽
火惟奉近議不可不救臣言不數日而警報

果至乃烽火又只如此諸臣謂其卒如臣料而臣則安願有此過料也是東北之形情近在開遼尚爾恍惚況乎廣寧即廣寧有聽用官萬里侯等奔告臣曰奴酋已圍了北關乞旗督救臣笑而遣之且毋須汝迫至事定臣詰里侯等官前日云何里侯等但云廣寧曉曉而侯等亦曉曉也廣寧驚駭如此況乎京師臣遂念昔日兵過黃河猶拒告密其故在內而箝制其外今日奴爲神物紛相挑演其

之心尤不可失也失東酋之心恐九百餘里之邊不靖也使失北酋而酋窮無歸將必入投開原而開原似不得爲逋逃主也開原又不受當必投之西酋而西方復添一患矣又使北酋不能逃走或爲東奴所滅則北關之地必爲東奴之地東奴點甚而又强可曰亦猶北關居北而已乎如果北關救全矣東奴之心失矣或必即移攻北之酋爲攻開遼之酋當斯之時赫然之怒大師之克必不可已奴酋山險林密蒐索方可徐圖非遲歲月未

所恃該道不易動也乃臣所謂情僞之當稽者此也一則利害之當審其審云何北關之所守二十餘里之邊也萬曆二十七年以後北酋皈依開原無有他逆是北關之心固不可失也失北關之心恐二十餘里之邊不靖也東奴之所守者九百餘里之邊也成化丙戌而後東酋謹護遼陽無有他犯是東酋之心尤不可失也失東酋之心恐九百餘里之邊不靖也使失北酋而酋窮無歸將必入

師老酋逸我兵亡言旋酋復邀集再征再逸事
或有之成事在人王杲之功庶乎可期臣特
不容不悉此酋之變耳乃臣所謂利害之當
審者此也一則救勦之宜密其密云何奴酋
擅東方富殖啗餌遼人而遼人久爲所用故
遼中舉動奴酋全知厥後小則疑怨大則與
戎我師未出彼防已預兼以遼兵遼馬遼餉
奴皆習之勿戒害成不可不慎人謂奴酋可
以虛聲讋服者不知奴酋者也乃臣所謂救

勦之宜密者此也一則兵餉之當另集何云
另集救勦一行二酋已隙遼中九百餘里之
邊看守無藉將必時有撥諱那移應防兵馬
往還動經千里一旦調發恐不濟事先期往
戍恐誤西邊如今正二月草枯料喬馬瘠兵
餒往返空馳人人訴苦頃者援兵止三百餘
人由佳北寒甫閱數日北酋怨詈却說漢兵
將他雞狗羊豕都喫盡了麾之惟恐不去北
酋且又乞餉開原道詳到臣臣批姑量應之

夫中國無辟穀之兵馬北關有仰沫之枯魚
只葬現在兵餉何能周給乃臣所謂兵餉之
當另集者此也兵餉厚積救則實救勦則實
勦或先令金白二酋從北兵東以激奴酋之
出關或用大兵從清撫而入直搗奴酋之巢
或走奇兵從橫江間道星夜遄迫以由奴酋
之不意或浮大衆于朝鮮絕海而渡以防奴
酋之遁去固一策也是臣所云宜救者救即
勦也當不遺此策也如云虛聲而已適以召

寇而速戾計豈得乎臣思每想此事區處可
了臣蓋頗知奴酋器局與衆動與夫壽著幛帳
者似朝鮮非常之趣要不過富殖爲酋中雄
受享爲酋中冠而且小有才而狡耳若能硬
主北關涕泣而女發還連壻令與奴酋三女
諸甥仍舊完聚嚴與之約儻或戕老女賊連
壻有討無賞萬一奴酋背約即以今日救勦
之兵馬留在異時作用未見爲晚此又一策
也臣所謂不必加餉而兩救兩全

術自在也何也奴酋好忠順之名而我亦與
完其名奴酋執負婚匿塔之詞而我姑爲塞
其詞奴酋恨北關之誣捏而我爲釋其憾奴
酋好勝在北關之上而我爲之還其好也臣
固知其必可圖也舍此二策只靠些須兵馬
東急那于西西急那于東東西俱急便委于
不可爲而徼倖于不可必眞有如該道所云
救不成其眞救勒不成其眞勒也又安忍以
至艱極縮之餉委于泥沙以極疲劇苛之兵

驅于鋒鏑而究其故止爲北關守一老女防
一逋塔若老女遽死逋塔遽死奴酋亦死守
防猶有歇時若女死塔死奴酋不死而北關
之禍固終纏崇也北禍纏崇而我救北之兵
餉可暫停乎矧不止一北關而又增出遼陽
九百餘里之邊患誰爲遼謀仁乎忠乎臣不
知其解也臣只願實救實勒一創永逸臣之
第一迂計也乃臣全遼之迂計惟在築墻夫
遼非秦皇漢武不城之遼也遼從來有墻嘉

靖中遼撫亦有築墻者共時發內帑開事例
築有土墻詞臣郭朴作有記文豐碑現存記
云是年墻成大虜入犯臨墻搖手咋舌而退
第土墻在風雨中未有十年不圮者欲與此
工非石非磚不能久遠而遼固多山多石多
柴木其採辦燒造良易遼土多斥鹵而堅各
屯堡城垣皆外磚而內土誰云遼土不可墻
也所須金錢如部臣之意即寬處百萬之外
遼實賴之遼有山澤之利便宜收用臣前疏

可勝數也否則百害而害不可勝數也年年
月月無落無離挾此軍民官弁試于虎狼之
吻有怵惕惻隱之心者可無戚乎如曰墻成
而封拜無路陞蔭且希臣謀所不及矣如又
曰內外空虛何敢遽議大工獨不思薊門微
閧便須急借百萬金錢亂乃遄已遼之可慮
奚翅薊門積慘負痛匪伊朝夕獨不得比于
薊門之議以出一方于湯鑊火坑乎臣查先

年郭墻大同戚墻薊鎮彼二武臣耳竟饒爲
之今人何得驚視二武臣爲絕響也此臣全
遼之迂計也伏乞
皇上萬幾之暇慨賜覽觀如果臣言少有可錄
勅下該部聽其擬議具覆

籌遼碩畫卷之二終

○遼東巡撫李維翰題爲點奴計陷孤城悍虜聞
聖明大奮乾斷亟賜調兵發餉以急拯救危鎮事
四月十六日據瀋陽遊擊尤世功差夜不收
口報從撫順所平奠舖楊安屯進入有馬達
賊一千餘騎下營等情本月十七日據中協
副總兵頗廷相差夜不收口報帶領兵馬策

應至撫順所城南與遊擊尤世功武靖遊擊
文明象徒兵火器原任遊擊朱騰耀各統兵
合營本日又據署清河遊擊事鄒儲賢差夜
不收押同散羊峪堡夜不收口報從元耳口
進入有馬達賊約有七百餘騎等情各稟報
到職據此預令鎮守總兵官張承胤統領正
兵左翼等營兵馬速赴應援即牌行各營將

領等相機追勦去後十八日據署清河遊擊
鄒儲賢差夜不收押同瀋陽營夜不收口報達賊
三萬餘騎圍着撫順城一枝達賊與兵馬相
對隔河不能前進各營兵馬俱在崔門屯下

河地界謹白等語職據此爲照奴酋係市口
屬夷輒敢突犯疆界賊兵甫退又來關口申
文詞語狂悖殊甚明特橫強輕侮中國雖稍
有斬馘畧挫賊鋒竊恐賊酋愈懷忿恨復逞
兇謀事未可知沿河營堡邊長兵寡孤懸山
峽在在可虞請兵設防似不容緩又據頗副
將差夜不收押同瀋陽營夜不收口報達賊
三萬餘騎圍着撫順城一枝達賊與兵馬相
對隔河不能前進各營兵馬俱在崔門屯下

營離撫順城二十餘里等情到道據此爲照
來夷數萬於十五日壓境進圍撫順城未知
存失至今未見遊擊李永芳撥報恐有別項
重大事情除差官赴營查得另報等情又據
開原兵備右參政馮瑗稟稱據慶雲守堡沈
時行稟報十四日巳時分有新安關進入福
餘衛夷酋煖兎等糾集下兒亥三營下通夷等
伍百名到堡即令通事說稱有我們赶車二
百輛裝載木植乾柴又隨帶牛馬羊隻皮廂
等物來賣有宰賽營下通夷把氣革兒說有
宰賽煖兎卜兒亥等各營達子馱帶盔甲俱
到遼河兩岸下營上關討賞又有憨傳調我
們各營達子頭兒會議要犯搶南朝不知那
地方今我們外邊煖兎兒子八個都不聽他
老子各帶部下達子要來爭賞等情理合具
稟緣由到道據此看得宰賽煖兎等馱帶盔
甲俱到遼河兩岸下營上關討賞又憨傳調
合議要搶且稱煖兎子來爭賞既係在市通

情似不虛誠恐乘虛突入禍將莫知所終也
除一面嚴行各道督行各該將領等官萬分
加謹隄備及相機堵勦去後仍又白牌傳諭
各邊嚴謹收斂即差夜不收分投調遣五路
兵馬星馳救援外其奴酋攻圍撫順城未知
講話未知攻尅至今未見李永芳撥報俟有
的確另行馳報緣由俱已塘報各部軍門訖
職預于十七日即差聽用官郭之翰等四名
執旗監督各該將領追勦去後十八日又據

分守道顧顒稟據奇兵營中軍朱世顯蒙副
將頗廷相紙票四月初六日本協統兵前赴
長安所防工十四日移防長勝邊工十五日
酉時據長勇撥傳東虜奴兒哈赤達子圍住
撫順本協當時統兵前進至十六日寅時到
撫順境上與武靖潘陽鐵嶺遊擊文明象等
各領徒兵又原任遊擊朱騰耀合營攻擊二
陣無柰虜衆布滿山川約有五萬餘騎本營
與潘陽家丁斬獲首級一顆兩相扎營隨據

被擄脫逃人吳文禮稟稱十四日有奴酋部
夷八百餘名在市討賞口說明日有三千餘
名達賊來做大市買賣至十五日寅時分達
賊果來叩市遂誘哄買賣商人并軍民出城
貿易間各賊乘隙突衝入城將閭城軍民人
等牲畜盡被殺擄侵住城內等情本協即挑
內丁千總等冒矢衝至撫順城外探看果如
前供該酋世受國恩一旦犯順抑且屯聚三
日尚未出境而長安備禦又報西虜宰賽伯
要子聚兵二千餘騎即日入犯平虜等處意
圖東西夾攻大肆狂逞兵力單寡萬分難支
乞於近鎮速調大兵以救燃眉等情到道據
此看得奴酋素日驕橫近假入市襲陷撫順
城閒將李永芳拿去中軍千把總殺死擄掠
軍民牲畜殆盡沿河設兵據敵至今尚未出
境猖獗殊甚除會請總鎮兵馬協力防勦等
情十九日又據鎮靜堡守備王牧民稟稱有
西夷泰元楞什密稟有本虜平虜頭腦炒花于十

七日差人叫先來領賞夷使速回巢去炒花
巴領大小頭目二十個部落全來于都在馬
場放馬相對高平大小黑山離邊不遠只待
數日馬有脉一齊上關講話等情各稟報到
職除嚴行各道加謹隄備防守及分守道督
令將領追勦外該職會同薊遼總督汪可受
山東巡按楊一桂議照建酋奴兒哈赤性本
兇殘行多詭詐倚恃富強篤親中國包藏禍
心謀逆不軌非一日矣數十年來中外哥以

爲憂緣一向未敢跳梁以故不妨羈縻無非爲保安疆圍計耳詎意三月內按臣查勘邊界彼遂藉口爲先發制人之舉假做買賣攻陷撫順今且盤據不去又暗通西虜在在蠢動此其罪大惡極神人共憤職豈不欲剪滅此而後朝食哉惟是禦虜必資于兵而足兵莫先于餉乃遼之兵何如也名雖九萬有奇然散之一百二十餘城堡其實各營戰兵八九千而止而以當數萬之虜其將能乎是兵不可不速調也乃遼之餉何如也以民運則欠二十餘萬京運上年下半年該銀二十六萬兩毫釐未解今又四閱月矣各軍缺食且幾一年而欲使之枵腹以戰其又將能乎是餉尤不可不速發也不然而腹背受敵手足莫措切恐遼左非國家有即京陵亦不能無震驚之虞矣事關邊疆利害社稷安危乃當事者多泄泄視之職曷敢不急爲呼天之請

勑下部臣亟議兵餉並速發帑金以慕大軍以保封疆事臣接遼東撫臣李維翰塘報奴賊猖狂假稱入市以三萬餘虜陷撫順城遊擊則拿去矣中軍把總則殺死矣軍民牲畜擄掠一空矣且其盤據內地久而不去又復結連西虜住牧邊外東西夾攻以圖大逞蓋岌岌乎殆哉撫臣以無兵無餉不能解大虜之圍急則呼天且暮求援

皇上聞之必且食不下咽遑遑爲遼計者臣愚以爲今日計非兵寡之患而餉缺之難也遼撫今不請近鎮精兵二三萬前來應援耶卽今

兵二三萬前來應援隨發上年下半年與本年上半年原額京運五十二萬餘兩星夜解來接濟應用如或太倉一時無銀當速請發內帑以濟燃眉庶危遼有所恃賴而衝邊不致再悞也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趙興邦題爲虜陷邊城勢甚危急伏乞

勑下部臣亟議兵餉並速發帑金以慕大軍以保封疆事臣接遼東撫臣李維翰塘報奴賊猖狂假稱入市以三萬餘虜陷撫順城遊擊則拿去矣中軍把總則殺死矣軍民牲畜擄掠一空矣且其盤據內地久而不去又復結連西虜住牧邊外東西夾攻以圖大逞蓋岌岌乎殆哉撫臣以無兵無餉不能解大虜之圍急則呼天且暮求援

皇上聞之必且食不下咽遑遑爲遼計者臣愚以爲今日計非兵寡之患而餉缺之難也遼撫今不請近鎮精兵二三萬前來應援耶卽今

雖無精兵二三萬以應遼撫督臣汪可受業已斟酌於薊鎮天津保定間議調六千五百矣顧六千五百名之兵督臣尚謂共行糧無所出如再有多兵又將安出乎遼撫不又請原欠京運五十二萬星夜解發以接濟應用耶計遼餉所缺於額內者五十餘萬見今太倉若掃不能應萬分之一遼之主兵餉皆挐腹以待如客兵再至又將何給乎無餉則何以有兵無兵則何以禦敵況敵壓境軍民塗炭少需時日則流毒益有不可言者

皇上亟命戶兵兩部作速議處何項銀兩堪以動支如遼撫所請盡數發解以供主客之兵目前之費即兵未必加多而士飽馬騰進可攻退可守勿得躭延以釀莫救之禍則遼或可幾幸矣臣愚又謂若不大發帑金終無益于遼事何也遼撫所望撥者則二三萬精兵也今蒐天津薊保之兵不過五六千耳無論日久則匱路遠則疲此五六千者使之戰陣且將聞金鼓而股慄望旌旆而竄搖遼人得之亦無實用又何益於成敗之數哉語曰水人知舟陸人知車制遼之虜者必遼之人也

皇上誠發帑金數十萬下詔募遼之死士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計不崇朝可得敢戰之士數千人即不能長驅虜庭漸可捍逐以雪敗亡之恥虎豹當關犬羊莫能入也牽疫虜之驕氣全百萬之生靈於以奮乾斷仰國威者端在此舉不然奴酋得志衆虜

生心東西交訌兵連禍結遼之爲遼殆不知所稅駕矣兵馬倉皇羽書正急邊臣失事之罪臣且不言臣等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署兵部事戎政尚書薛三才題爲黠奴計陷孤城悍虜風煽動東西交鬨勢甚狂獗懇乞

聖明大奮乾斷亟賜調兵發餉以急拯危鎮事臣承乏署印本月二十三日准遼東巡撫李維翰揭報前事正在具題間奉

聖旨狡虜計陷邊城勢甚猖獗一切防勦事宜行

該地方官相機處置軍餉着上緊給發其調
兵應援該部便酌議具奏李維翰着用心料
理疆事務保無虞欽此不獨遼左震驚中外
傳聞皆爲動色是疏朝上夕發仰見我
皇上惕然東顧臣愚代廵樞務無能仰佐
廟謨萬一惶悚無地據所云一城之內將領軍民
橫罹殺掠夫撫順互市之關奴酋歲市貂參
利不下數萬此中國所爲操饵以制馭建酋
者也今且公然攻陷我城堡殺掠我官民似
無利於此關市而甘與我爲難也先是夷禀
輒爭北關爲名今盤踞撫順此其意蓋欲牽
制我師直搗北關也儻北關不守則開原遼
陽一帶寧有幸哉且非獨此也據市夷禀報
西虜煖宰等酋各馭帶盔甲於遼河兩岸下
營討賞虎墩兔憨又傳各夷會議犯搶而東
虜紗花亦復糾集部落駐牧於鎮靖邊外或
效酋交結諸虜分投入犯以東西綴我亦未
可知儻一時飚動左右牽制前後遑趺豈獨

餉銀四萬七千一百兩皆臣部事臣請一頓
解發此亦稍足應目前之急以慰遼軍望梅
之思者也至調兵一節方在酌議適准督臣
汪可受揭帖爲遼左告急酌調薊保援兵撥
選薊鎮西協主客兵一千五百名東協主客
兵二千名中協主兵一千五百名保定家丁
五百名天津南兵一千名刻期出山海關便

可計日度遼相爲犄角撫臣請調鎮靖兵二
三萬此尚不及什分之三薊當神京肘腋之

地狹酋睥睨之秋恐勢不能多發宣大以西
在在多事計亦不便于徵調且徵兵於遠無
當緩急惟有仰望
皇上大發帑金聽遼督撫自募敢戰之士急救此
局防禦他變猶爲費半功倍也往宣鎮缺餉
皇上不惜三十萬金以斬安饑卒消弭隱憂今遼
軍缺餉甚於宣鎮撫順被陷事勢更迫
聖明爲畿左半壁計寧有靳乎督臣又援往年征
播州救朝鮮故事請費數百萬金錢調數省
精兵爲一勞永逸之計此眞安遼固圉長慮
弟欲徵兵必先議餉須集九卿科道熟計利
便非臣愚所敢徑請也伏乞
乾斷立示施行更乞嚴
勅該鎮文武將吏殫智畢力收復陷城防扞東西
夷虜事勢稍定務養全力相機大創用雪此
恥事結之日衡量功罪以程賞罰庶幾東陲
可保國威不損臣愚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遼左軍興甚急度支

餉饋不敷仰祈
聖明急發帑金以濟燃眉以保疆圉事項者點奴
陷撫順城而西虜煖宰東虜秒花以及虎墩
兎憨諸酋亦皆蠢蠢驟動撫臣鎮臣樞臣閔
閔皇皇各以議兵議餉上瀆
宸聰乃皆不移時而隨請隨報則軍國安危之故
夷虜順悖之情亦既凜凜動
聖明宵旰之思矣臣不習韜鈐獨是邊需虛實得
以職掌與聞兼有太倉巡視之役即於昨日

查見貯庫銀若干毋論已題登時給發臣一
入庫而各邊鎮催餉委官闕門懇訴臣以緩
急諭之謂各邊安遼鎮危急其危者而緩其
安者各委官始退惟是遼則僅給上年所欠
十二萬九千四百兩有奇而太倉已爲之一
空矣今年額數即欲姑題半給不過二十六
萬二千兩零尚苦外解來遲難於接續雖樞
部亦請發馬價銀併新兵餉銀一十六萬兩
合戶部共近二十八萬竊恐遼鎮主客兵合

薊保鎮天津各處梭兵不過支撐許時又當
立盡矣夫黠奴包藏禍心幾十餘年突發一
旦志不在小撫順城負山帶河彼襲而據之
以主待客以逸待勞計必非旦夕所能驅除
披猖之勢若彼難繼之餉若此枵腹諸軍望
風袖手欲剪滅此而朝食豈易易哉臣繹思
明旨一則曰軍餉着上緊給發再則曰應發倘銀
也着儘力措處三則曰糧餉着多方措處無
致缺乏大哉
王言明知餉銀當措處又恐不能措處却顧長慮
聖心亦既攖然加意矣獨念諸臣皆請發帑而
明旨有內帑空虛之句令人躊躇莫知所措豈其
皇上有恡心耶抑亦不便輕發且徐觀事勢何狀
而後發耶夫萬乘所不足者非阿堵也棄朽
蠹無用之物解邊境倒懸之危我
皇上豈其有靳焉且一聞發帑將士心安挾纊奴
酋感恩直前當必有不戰而屈人兵者伏乞
皇上慨將內府積貯發數百萬或存太倉若干以

備不時之需或給遼左若干以壯折衝之氣
漢之靈帝好爲私蓄及黃巾大起皇甫嵩請
出藏錢以頒軍士不聽竟罹劫遷之禍宋太
祖立封椿庫凡歲終存餘皆入以備軍需嘗
曰石晉割幽燕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
甚憫之欲俟斯庫多積遣使謀於彼儻肯以
地歸我即以此酬之不然朕當散財募勇士
以圖攻取也興王重軍計衰世重財計斯二
主者非其大彰明較著者耶抑臣因是而有
感於事例之混冒也夫事例不因邊餉之缺
而開乎事例歸併不因臣等爲邊餉力爭而
允乎近如染絹鋪墊之銀有何要緊乃乘順
天該府暫貯例銀時不由巡差掛號混行支
領除臣會同查補外伏乞
皇上嚴勅以後事例銀盡數從巡差掛號不許濫
支度得專備軍需之用即如庫帖經臣掛發
方媿無能寬其途廣其額以增土壤于泰山
益涓流於滄海乃不知從何年月銀錢混收

夫銀則色數難於造捏錢則低假可以參差甚有棍徒專搆低錢包攬代納及至發邊將錢賣銀虧折殊多則曷若自今題知後該庫一味收銀寧每百兩明減五兩以示從覓斷不許銀錢兼收致滋弊竇而且於邊餉有損無益也臣故因請發帑而併及此雖然從來外寧必本內修今日用人行政槩乎未聞揆席久虛金甌罕卜大僚孤寂言路蕭條甚至郎署印刓泉藩薪積所爲佐聖明而勤內治者可謂無人彼奴酋虎視虺虺安得不輕中國而有狡焉思逞之意惟在

皇上翻然猛省一面發帑金以備邊用一面議征勦以靖妖氛一面將應用之人速賜簡用應行之政速賜施行以修內治而弭外侮此則管蠡之見臣猶不勝拳拳焉

○薊遼總督汪可受題爲遼左告急酌調薊保援兵乞

勅計臣大發兵餉樞臣會議處置以保封疆事

臣自束髮登仕路即聞人言建州奴兒咎赤

者匿跡傭工於遼熟我內地情形而歸併諸夷以成其強擅我貂參之利以成其富此異日邊疆大患也朝議以奴酋爲外懼久矣節因遼示裁抑奴詐爲恭順議者頗以奴無大志而易之臣遙制在二千里外例止文移申飭而心實不怠此虜故議募客兵以備援遼揭言奴未入貢情非全順遼有積薪厝火之勢薊有披髮纓冠之責益虜有今日也惟是

愚慮猶庶幾目前無事可從容設備不意議未及行兵未及練而奴難已發矣臣此時例當考滿待罪不敢言私據撫臣告急檄選薊鎮西協主客兵一千五百名中協主兵一千五百名東協主客兵二千名刻期至山海關屯集備援臣方有閱邊之行亦暫住該關相機調遣再嚴保鎮選家丁五百名天津南兵一千名到關策應即此所調六千五百名尚未知行糧所出惟願計臣將去歲今歲額派

遼餉百方那發於秋前盡數解到聽該鎮餉
司通融支給主客官兵俟事寧議補是亦救
燃眉之權宜也然薊保久不習戰之兵豈遂
能制奴死命臣恐東虜乘風煽動如遼報所
云則寧前一線可以中斷其震驚何服關係
更大所爲援遼者亦防薊也若奴以數十年
包藏之毒發於一旦欲圖勦滅非如昔年徵
播州援朝鮮之例大有一番勞費不可播州
遠隔萬里朝鮮遠在遼外朝廷尚不惜費數

百萬金錢調數省精兵用南北經戰名將爲
一勞永逸之計況此屬夷之跳梁乎是在樞
臣會同九卿科道各衙門酌量長便上請
聖裁非徵臣所敢輕言也伏乞
聖明俯念事情重大謀當萬全
勅下戶兵二部計議覆請施行封疆幸甚
○兵部題爲奴酋計殺官兵全軍覆沒事目者奴
酋突襲撫順分兵肆掠瀋陽間在告急督
撫諸臣亟請援兵且議大勦臣等念兵食瘁

難措處懇請發帑募兵爲應接遼左計特塵
聖慮颺然東顧立命九卿科道官會議具奏臣等
正在集議各紓籌畫期以仰佐廟算而遼左
羽書接踵繼至始報東州馬根單二堡與撫
順同日見剋猶謂倉卒無備突然陷失廣寧
兵馬相爲聯絡猶可成率然之勢爲收復之
圖忽於二十六日接撫臣李維翰塘報內稱
據坐營遊擊梁汝貴差夜不收口報二十一
日四更時分本官會同各將領帶領兵馬分
爲五路追赶至撫順城南橫河沿邊赶賊望
見兵馬即發火起身兵馬就從撫順兩夾馬
追赶離堡十里辰時出境梁遊擊領兵追至
邊墻口外下營達賊亦在山頭下營等情二
十四日據林江口報二十一日未時奴酋率
兵復回分爲三路進入時有總兵張承胤即
分兵列營三處與賊對敵因彼賊衆勢不能
拒堵致將總兵張承胤并各將領砍殺落馬
全軍覆沒等情看得奴酋逆天犯順計陷我

城堡殺擄我官軍據城不去虐焰方張而乃
於二十一日暫退無非誘兵之計因見我兵
追赶方纔下營隨復進入三面夾攻蹴破營
壘致主帥將領兵馬俱皆被賊砍殺殆盡然
則東邊一帶勢更危急請乞亟推大將速發
大兵救援途左時不容緩埋合先行塘報等
因到臣臣等不覺相顧失色共嘆遼事之壞
一至此乎蓋緣一日之間三堡陷失夫將士
同仇不勝羞憤急欲一戰冀以雪恥除兇不

期衆寡不敵遂至全軍覆沒也夫此覆沒諸
軍皆正標營挑選精銳與將領慣戰家丁所
謂以一當十摧鋒陷陣之士也同時併命慘
若長平之阬諸將嬰城自守者有不聞而股慄
哉度此時勢全遼皆爲震恐脫或諸虜乘機
而入東事殆有不忍言者矣除一切措處兵
食與防禦事宜臣等會議另奏所有塘報事宜理合具本題知
旨會議事職方司案呈該本部會題爲黠奴計
陷孤城事等因奉
聖旨遼鎮悍虜猖獗所調應援兵馬該用軍餉見
今內帑空虛爾部便將馬價等銀照數給發
以濟急用戶部應發餉銀也着儘力湊處不
得遲悞該鎮文武官務要殫心協力收復陷
城共圖扞禦之策事完分別賞罰如有疎虞
必罪不宥其大舉征勦事另着九卿科道官
會議具奏欽此又該薊遼總督汪可受題爲

遵左告急酌調酌保援兵乞勅計臣大發兵
餉摳臣會議處置以保封疆事等因奉
聖旨該鎮虜情甚急各處援兵相應刻期發遣糧
餉着多方措處無致缺乏會議已有旨了該
部知道欽此又該本部題爲奴酋計殺官兵
全軍覆沒事等因奉
聖旨遼左覆軍隕將虜勢益張邊事十分危急爾
部便會推堪任總兵官一員令刻期到任料
理軍務一應防禦勦事宜督撫等官便宜

調度務期殄滅以奠封疆其徵兵轉餉等事
即遵　旨會議具奏欽此欽遵案呈到部除
總兵已經會推糧餉咨戶部儘力措處馬價
撫賞及新兵餉銀劄副太僕寺照數解發援
兵咨該鎮撫臣調發外所有太舉征勦徵兵
轉餉一節謹遵　旨於二十七日會集九卿
科道各官會議得奴酋憑陵遼左至於陷城
失堡隕將覆軍如火燎原幾不可嚮邇加以
煖羊秒慫諸酋乘隙而動在在阽危遼之猛
將精兵已盡之於一戰今即欲攖城自守恐
亦人無固志轉餉徵兵如救焚拯溺時刻難
緩宣大以西虜警未息閩浙之間島氛方熾
無論兵難輕調譬之遠水何益近火不如就
近召募爲便遼河東西督臣業已下令分募
眞順保河之間故多燕趙慷慨之士若行令
各州縣分投召募壯士萬人旦夕可致合以
遼東所募者約可得三萬餘人再行各邊督
撫許令罪廢將官凡蓄有家丁者恣遊百名

以上守備五十名以上皆得效用軍前洽途
結連以助遼軍扞禦則不乏矣總計用兵五
萬內除調遣者止支行糧其新募四萬餘有
安家之費有月糧之費又馬步相兼有買馬
草料之費大約用兵五萬人馬之費歲計不
下六七十萬今以泉府告竭未易猝辦先議
糧餉銀一百萬兩內派戶部太倉十萬太僕
寺馬價二十萬而工部之二十萬請徑於大
工銀內動支合得五十萬此外五十萬不能
不仰望於內帑也鼓舞士氣實在此舉至於

馬匹行令太僕寺轉行寄養各州縣揀選三
千匹徑解總督衙門分給募兵亦足省馬價
之什一耳太低今日時勢遼事多艱欲收全
勝之局不得不大爲徵發顧民力已竭復重
困以軍興之役勢必至於驛騷惟是兵從近
募則不煩羽書而應援不患於無兵餉從中
發則不事繭絲而轉輸不患於無餉此今日
募兵處餉之大端也臣等更相計議遼左之
事恐非旦夕能定督臣遙制千里之外則呼
吸難通撫臣兼理米鹽之細則精神不一往
年朝鮮洮河之役皆有另議設一經略大臣
爲其責專而勢便也今遼事方急似當特設
一經略憲臣防勦機宜悉以聽之事平則撤
而山海關亦特設一總兵駐扎其地即以山
海兵馬及新募五千扈之西扞薊東蔽遼亦
隱然虎豹在山之勢也僉謂原任總兵杜松
忠勇敢戰克稱斯任總之有事不得不添設
猝有緩急可就近調遣耳謹述臣等會議之

槩具疏上聞伏乞
聖明即賜乾斷施行
○直隸巡按王象恒題爲遼左阽危薊門震驚乞
天語申飭謹防內地幷舉行切要事宜事職竊惟
遼爲薊門左臂拱護神京顧薊門不煩東顧
之憂者以有遼在也今遼陷城殺將全軍皆
覆其勢已危於纍卵若乘勝長驅禍何底止
開原廣寧亦岌岌而奴酋橫肆鴟鴞其目
已不知有中國何所恃而不恐除遼事會議
輔慮而內之防範尤爲喫緊督臣汪可受已
馳赴山海徵兵救援東西中三協已檄選兵
五千而保定天津又一千五百名此六千五
百名者皆各路之精銳也精銳一去內地空
虛獷狡酋果有大志聲東擊西首尾受敵何
以應之近者薊鎮諸路黃崖嶺則有掩殺窄
戶之報墻子路則有撲殺烽軍之報白馬關
則有滿旦諸夷穿帶漢人衣帽窺探防兵之

報似此情形焉知非各夷嘗我之舉安可不
察其形也太平喜峰諸口及石門燕河青山
冷口諸處皆逼近虜穴衝邊要地而山海一
線之路猶人咽喉此關兵馬原自單弱關城
及沿關邊墻皆爲土沙擁埋踰之甚易宜特
設一總兵統領大兵散財募士厚集於此乘
其未有事時令扒其沙高其墻又嚴稽開放
以防奸究而昌平總兵亦宜速催以護

陵寢督臣汪可受祗可令屯駐山海不可出關門
一步而援遼須特設一人如舊撫臣楊鎬舊
按臣熊廷弼熟嘗邊事者以備經略監軍之
務各處罷閑將領多有勇而罪廢及富而蓄
有家丁者亟宜下
詔各官有願自備糗糧帶家丁赴遼殺賊者總兵
副將等官皆復原職其原無官者能帶家丁
四五百名即授以副參遊擊職銜二三百名
者授以都司職銜皆令至京聽用除李如栢
已推外而杜松諸人養有死士急爲招採蓋

不煩公帑而得多士之用莫有善於此者至
各軍遠趨與敵對殺如以肉投虎不如令各
守城堡固守一月者當大捷半月者當中捷
守五日者當小捷即如昔年蕭如薰能保全
一堡而今無其人乎外若練京營之軍容九
門之防申飭路將勤厥操演皆不容緩而亟
發內帑百萬以作士氣亟下部院大僚以備
緩急亟下科道諸臣以集羣策內治修而外
侮遠尤宜亟圖之嗚乎遼之存在今日已焦頭

爛額而不可支薊之在今日當曲突徙薪而
不容緩況昨年有風折門拴之異今歲有河
水紅赤之變災沴種種柰何不畏惟我
皇上宵旰視朝幷諭閣臣入閣商確制馭之方無
徒高臥私室速
勅下該部與撫鎮諸臣宣奉施行社稷臣愚幸甚
○河南道御史熊化題爲虜勢愈熾遼鎮垂危乞
速發援兵以救危邊以安內地事頃者奴酋
犯順撫順失守總兵張承胤以全師覆沒城

下諸鎮空懸岌岌乎殆哉
皇上赫然東顧下
明旨簡將徵兵集九卿科道會議如添設經略選
推鎮臣及起用宿將擁兵東關應援防守會
疏上請皆已徵
聖覽矣近聞虜衆復泊瀋陽去遼城
將卒聞張承胤調發已盡其望救之切將不
能旦夕緩也經略重臣共推夙望候
旨下起行提師入境非旬月不能至呼吸安危之

際遼能待乎即居其中者人自爲守而援師
不至氣已先奪招集烏合之衆可恃以援乎
一李如栢其何能不委孤城於敵乎此皆會
議之所未及遼陽破而廣寧以西勢如破竹
山海關與沿邊諸口虜皆可以深入其去京
城亦數舍耳虜至門庭而欲藉一關爲固此
憂在內地則按臣王象恒之議不可廢也職
請以順天撫臣移鎮山海關控制薊鎮諸口
而以保定撫臣移鎮易州二鎮麾下壯丁可
戰者計各數千多方召募旬月之內數萬可
故謂今日之計宜速發帑備蓐餉咨督臣汪
可受先擁數千之衆刻期出關期以五晝夜
直抵遼陽與新推鎮臣李如栢協力拒守聞
如栢家丁尚有千人可以傳檄而至而遼陽
士民富庶城郭完固其人皆習於騎射稔聞
兵革一覩撫臣出援將懦夫決拾瘡痍振起
懸賞招募數千之師可以立致合城所額不
啻萬也以之野戰則不足以之城守則有餘
如此而遼陽決不可破遼陽不可破則虜衆

次不能長驅待其師老城下智勇俱困而經
略之師繼至夾攻即不能殲於城下而久疲
之卒可襲而走也乃徐而審方略圖進取勞
逸在我而不在敵此何煩再計乎至山海關
地在襟服而薊鎮一路皆爲虜衝督臣出關
憂在內地則按臣王象恒之議不可廢也職
請以順天撫臣移鎮山海關控制薊鎮諸口
而以保定撫臣移鎮易州二鎮麾下壯丁可
戰者計各數千多方召募旬月之內數萬可

集以之護守近郊東關不屹然金湯乎然事
迫矣督臣之出時刻難緩必虜圍未集援師
入城兵民合力勝無遺策若遼陽受圍則數
千之師坐困城外委一隅于虎吻是又撫臣
之續也夫督臣之出援二臣之移鎮皆其場
履之地所得爲也部議速定刻期遄發猶不
失爲救敗之長策若樞臣不力主持督臣猶
懷觀望藉候旨之名爲逗遛之計他日遼陽
失守樞臣督臣任其罪乎不任其罪乎此不待
智者所能辨也至於國無仁賢空虛已極如
擢用賢才以供任使彈壓羣工捐軀殞力者
銓宰總憲之任也如軍興大舉而佐計於中
轉餉於外者左右少司農之任也儻戎馬生
郊而遠近征繕中外防守者左右少司馬與
各部貳卿寺之任也其覈功罪摘欺蔽集羣
策以佐廟謨者言官之任也伏乞
皇上槩賜沛命將會推大僚及時任事候命諸臣
及時受職留部諸臣及時考選此尤朝政所
不宜緩
皇上勿以職所言爲迂也臣等不勝杞憂惟
皇上裁察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遼兵一敗堪羞廟算
萬全當計誅叩
關瀝血以效蒭言事項者奴兒哈赤敢行兇亂
一日而克三城遼兵不量強弱輕率予敵大
將軍而下萬命被戮至厚三晝夜人心惶惶
不識彼中目前何狀臣備員左腋媿無能請
纓生擒奴賊而僅以箸籌代鏖戰蓋今日氓
急無如議兵議餉議將三者而已流聞九塞
往有犯邊多在秋高馬肥之日惟建酋馬喜
食夏月河邊柳英每一日食而三日飽故建
酋馬獨肥而建酋兵獨善用馬遼人習步不
習馬習短刀不習長鎗火器建兵強遼兵弱

所從來矣今遼兵萬餘一朝隕命微論强銳
即脆弱亦能幾許而遼兵中之留守城池未
經赴戰者聞此大剉不知又何如心悸股慄
也今會議召募近兵五萬燕趙慷慨自不乏
人聞全軍覆沒之日賊于軍中偵得南人語
聲即便釋放仍各予銀三兩以示招揀此其
意猶慊南兵而于遼何不亟募今南兵不便
即募但北方須選膂力強武藝精善騎射者
若只但能持刃無益於用至募兵既集須主

帥訓練操習然後度可而出寧堅守壁壘四
顧躊躇于曠日毋輕率赴敵突發而不可收
拾寧先將煖宰牲憨等酋或驅或撫令其解
散毋諸酋未解從事于奴致奴反聯絡諸酋
得倚爲外援總在届期主事者乘時相機今
日有難遽度也是爲兵議各營軍糈毋多
者一兩少者或七八錢獨遼五錢止耳且頻
年灾沴解運愆期適因緊急解過上歲所欠
十一萬餘兩頃議該部再設法今歲十萬外
同寺二十萬水衡二十萬而以五十萬請帑
金共足百萬之數後來結局不知何期只恐
此數尚存乎見少各衙門方在措處獨是
皇上毋乃尚有恢心今願即將沛發以慰堯朝顒
望不者宣大之役播州之役朝鮮之役
皇上往皆不惜捐金而于今之切近剝膚者乃顧
泄泄視耶節慎庫存餘非充物然一切運木
運石盡望罷停以需邊事太平再作區處乞
下令以後該部再輕給商人一錙一銖者即

行褫職而此外仍廣開例如漢卜式故事能
助邊萬金者文拜鴻臚少卿武則分別出身
准拜忝遊擊級數千金以下者各有差目今
事例雖開臣等雖亦爲稍寬其途不拘新舊
刻本兼採並用然詳於文而略於武即文除
兩殿中書外其以數百金爲例者便即無幾
消消細流何益大海此戶部不可不與吏部
再爲議請者而又開赦罪之條毋論城旦鬼
薪即人命大辟聽得輸錢以贖大抵贖死刑

者或千金流徙而下各有差此戶部不可不
與刑部議請者蓋積貯欲厚不獨爲軍士月
饋計而重賞之下必有勇士異時聽撫將等
官便宜從事破格懸賞以激勞人費用自不
貲耳至百萬之餉雖會議而轉餉何官奴賊
謫謀保無復藏捲劫乎或京堂或郎署中擬
有才望有心計者特差一員交付其地而後
返若遠左一帶沙磧之地五穀不生人烟稀
少今議募兵數萬而所解折色以買米粟應
且騰貴異常又不知米粟從可處運來亦不
可不深長思也是謂餉議遠將蒙

旨起李如楨山海關議設總兵起杜松皆爲得策
獨計遠將原正副多人今被戮者止正將張
承胤承胤之印尚存何處併副將多少未卜
存亾如楨只以補承胤正缺而副缺多懸臣
謂遠索之一時難到聞雲中上谷延榆間多
廢將如柴國柱官秉忠輩寧無彊場久歷軍
旅習閑其人者倣行撫按徵舉數員不惟近

地易來兼可得家丁千數至豫章劉綎會議
時僉稱可用何不環召赴京時予相應職銜
一以坐鎮京師一以備不時邊疆調遣大都
若李杜二將與新議起用經略楊鎬皆須
嚴旨催其奔馳赴命不許逗遛家園或沿故套稱
病疏辭雖然此諸臣者非昔年各效有勞勣
而不無瑕類挂人白簡者耶當寧諭而責備
之嚴際倥傯而需用之急爲諸臣者得毋自
完意重而爲國家出死力之意輕乎此須寬

以文法假以便宜但斬于濟國家事而微疵
曲玷無須過拘大抵議事易任事難今願從
傍持議者成美予善之意長而窮垢索瘢之
意短庶乎大將有展布四體之便無掣肘中
制之虞也是謂將議豈惟三議尚有二防一
曰內防建奴鴟張寧始今日益自匿跡脩工
之初以迄參貂射利之久何時何日能忘中
國乎彼居恒與南人交通儻嗣後聲轂之下
屬有奸細潛藏窺伺能保必無臣謂此中當

不時操練營兵以壯神氣凡御馬監之夙掌
馬匹者勿令中璫與事而槩歸其權于戎政
京營詩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臣謂五方襍
處其中負才智勇力願爲國家效一臂者非
無若人亦合出榜通知報名揀選以聽分別
調用至九門須各擇官一員有風力且勤慎
者防守譏察城門將酉而閉旣辰而啟盔甲
厥不時備火砲地雷鳥銃磚石等堆積九門
城樓之上夾墻之內以防緩急漕糧以年來
改折太多庫貯漸匱臣亦查有優養優恤等
項目濫之弊容臣另疏覈實奏聞外戎政倉
場亦宜合計京師兵當若何餉當若何此意
驟言之雖覺張皇而未雨綢繆似迂定切至
枚卜宜速行大僚宜速點臺省候補者速補
候考者速考以效衆職以集衆思
皇上不時召見廷臣一與商確輔臣亦須夙夜在
公不得託疾優游私邸密揭時聞于大內博
採時務謀于羣寮

皇上與輔臣通輔臣與大小臣工通宮府上下一
德一心師師濟濟所謂今此下民孰敢悔予
者端必由此也二曰外防遼與薊相爲表裏
督臣汪可受前以遼報緊急不得不倉皇赴
山海關以便控禦且選東西中三協兵五千
援遼而薊密一帶不無空虛之慮況薊鎮諸
路若墻子路若黃崖頭若白馬關皆不時小
警報其爲偵探嘗試皆未可知山海關爲中
外咽喉議設總兵是矣然以爲陸地防耳海
水與天津相通萬一另有飛渡詭計何以策
之且山海一帶官路固須隄防而其旁蹊若
喜峰義院諸口更爲喫緊喜峰口爲朶顏三
衛貢道朶顏在昔能引導也先入犯今奴獨
不能誘朶顏爲之地耶義院口舊故無事但
邊墻六十里而遙聞俱傾圮奴且入無人之
境又何以策之上谷與虜止隔一墻今日推
撫臣會須速下敦趣到任大約各邊隣虜去
處望風聞歎皆靡耗憂兵部須檄各邊督撫

道將槩加戒嚴一切城垣墩堡之繕修士馬
材官之訓練皆不可不熟計而畫圖也風聞
朝鮮五畿七道倭奴業據三道儻乘間渡鴨
綠江而來距遼之葢復二州不數百里又當
何以策此至若年來糧溢相仍省直生靈富
者多貧貧者多盜揭竿斬木其誰禁之矧重
之以二十年榷徵人懷怨讟願
皇上急下徵稅之詔收拾人心而吏部行各省直
有司專責以愛養元元多方保護兵部檄行

修飭武備以爲萬不必然之計至黔蜀江苗
楚粤徭獞各皆蠢動宜急講勦撫而撫臣新
任徐兆魁猶宜亟黜往楚此因遼以及各邊
因邊以及海因海以及腹裏亾羊補牢尚
爲未晚葢自去秋門樑傷損已料有門庭之
災今春黃沙蔽天逆知爲兵事之兆而項者
正陽門河流化血非常譴告聽覩爲駭
皇上若不及今採聽臚言行善備敗天下事莫知
所終矣如果臣言不謬乞下部院酌勘議覆

未必非時艱之小補也
○兵科給事中吳亮嗣題爲邊城有警內備宜嚴
懇乞
聖明大作六師之氣以固金湯事我
祖宗建都在北與北虜僅僅一墻之隔固欲臣
子化委弱之氣知虜之不足畏也乃太平既
久戎備漸弛文臣似處堂之燕武將多統絳
之流言之甚可傷心見之甚爲短氣然今邊
事既亟則天子六軍實係中外安危可蹈常

襲故徙嘆息痛憾于往事而遂已乎職謹擇
簡易切要可行者列爲七款以備
聖明採擇
一曰振士氣夫古人察士之可用者以其騰驤
鳴劒之氣時欲從事于萬里外也今將官一
入營中便同永錮中軍千把總職銜尚不如
人間之薄尉此可以買豪傑之心使爲我用
乎今凡軍中不問是何色目一切以材武爲
殿最職等巡視所至見其謀勇冠軍者不時

以聞可大帥者大帥可偏裨者偏裨士有功名之望而後豪傑肯來軍有豪傑可倚杖而後士卒有氣勢軍中號果精銳得鮮衣怒馬以耀人耳目然後民知從軍之樂而異才思奮矣

一曰鍊士膽夫士之弱也見上官則心悸問有風塵之警則面無人色此曹委靡若此可與共立事耶今宜擇輕駿敢死之士擢爲材官各領千人另將選鋒驍銳者雜之于隊伍中

旗幟甲馬照耀天地職等巡視所至論以戰勝攻取之策使其不知天不知地不知生死而後可驅之破敵也

一曰清冒濫夫冒濫之清何人不能言之顧今事勢孔亟非

陛下極力爲營中主張則清勾之日正是冒濫之始耳今查軍簿名數若干見在操演若干凡有軍容不如此不足以威敵制遠也

一曰重事權夫天子六軍合數十萬人而每年賞額止一萬六千兩百費取給于是焉其罰重者不過杖耳總督協理之權輕若此何以令衆而行事今軍重實猛罰悉聽其處有阻撓軍計者立刻斬之以戒三軍應賞者

陛下爲治其費應遷官者樞部爲晉其秩有賞而後可行罰有罰而後可責之以事世未有權不重而可以制夷狄者

法從事占十名以上者斬五名以上者徒配

一日修營房夫此營中數十萬衆未必盡係京
師之人或落在鄉村或遠住他郡縣遇操之
時五鼓則來已刻散操則還其故處耳脫使
貧夜有事何處得一卒耶今宜查有無官房
及就近寺觀仍爲設法經理其窩鋪刀斗等
事立刻可召來喚集而後不臨時倉皇也
一曰教戰馬夫軍中所用惟馬最先今閙寺廢
職一切取錢以寔尾閭矣今宜禁令民間不
許乘馬馬至營中仍令披甲馳驟使矢交刃

接以亂其視聽鳴金伐鼓以壯其膽氣馬如
不足則倣淮西之法雜取以教之軍調馬良
而後他日有警不至束手也
一曰重門禁夫王城重閉其意最深今九門出
入無端以內官領之國門禦貨已非事體且
一門守衛近五百人而且爲此輩及寫字人
役占冒殆盡皇城四門尤可駭異今何時耶
而可泄泄仍其舊習伏乞
皇上將內官盡數撤回各門另以兵部一官領之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遼餉緊急非常帑金
遲緩未發人情惶惑事勢貼危謹三疏催請
以祈立沛
俞綸事項奴酋狂逞陷城據堡隕將覆軍塘報
不來者凡四日即如所傳開原道稟揭內言
西虜備木梯攻具在十方寺入犯瀋蒲懿沈
之間爲開原咽喉此處不通則開原何適請
急催兵馬應援等因此雖聊得開原情形然
聞其差使離遼已在二十五日而此數日以

內絶無音息舉朝凜凜有中途阻截之患且就道望援之情言之夫望援則需兵用兵則需餉今會議疏如募民兵起廢將用經略諸事業蒙可而獨是帑金則但云知道了皇上豈以有外帑之五十萬但不須內帑之五十萬耶姑無論狡奴久據攻破無期即如東夷西虜之交訌開原城之艱虢此其需兵必多兵多則餉多臣謂合此內外百萬尚存見少皇上顧惓惓其在內耶夫臣四月二十六日一疏專及請帑矣二十九日再疏中間三議二防又已兼及請帑矣臣一人微悃不足格主夫復何辭而獨是會議則舉朝之會議也舉朝不勝其懸切而

皇上獨視爲泛常賈生曰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必燃因謂之安今

皇上何以異此伏乞頻允立刻發帑以便近兵之召募以便遼左之轉輸況帑發則餉多餉多則新兵聞召募之令者必踴躍慕義而來帑

起至四十四年止七年共積穀四十餘萬石者千有奇臣初意今日之役以民間易買合之常平積貯或足辦此不謂項查楊一桂疏乃知年來或爲饑饉動支原數四十餘萬石者尚不足二十萬石夫民間米粟既少而且貴常平夙積又漸成烏有則此數萬兵糗將從神運耶鬼輸耶山東青登萊三郡濱海可與遼通發銀彼中僱船買米直抵遼東仍將三郡各衛健兵調集數千委賢能官二三員領

兵領船運米到彼除將米給散遼軍外留船
若干遙扎水營一以壯遼陽聲勢一以杜奴
賊窺伺登萊一路之意一以俟時急則水兵
亦可登岸救援夫海運係先朝已事後因行
之不便以致中格今事勢孔棘偶一復行是
在當事者再加斟酌耳至於主帥起遼之舊撫
將經略起遼之舊監軍亦議起遼之舊按
臣而遼之舊道文武兼資如閻鳴泰者服除
見在

闕下今遼道缺查酌填補令就熟駕輕以濟燃
眉是亦一計也遼流聞遼將自大將軍而下偏
裨泰遊戰歿而死者六濱死者三今起李如
栢止補正缺一人近邊廢將多備數員以充
任使更爲喫緊若張承胤員命後其印安在
儻既失印而李如栢將何調度應否另鑄亦
不可不爲計者臣因遼餉請帑而附及遼之
用人若此伏惟
聖明卽下戶兵二部以便議覆施行

○大學士方從哲揭竊惟遼東邊事至今日而敗
壞極矣奴酋呷呢北關蓄謀已久向因內地
戒嚴未敢輕動乃數年鷙伏一旦鴟張乘我
不備肆行蹂躪一日之間攻尅一城二堡殺
戮擄掠備極慘毒總兵張承胤提兵拒堵又
以衆寡不敵全軍陷沒當此之時人人危懼
對壘者既不能披堅執銳以挫其鋒嬰城者
又不能堅壁清野以固其守萬一虜一虜志無厭
乘勝長驅數千里冲邊誰爲扞禦遼之爲遼
豈不殆哉今欲爲燃眉之濟惟在主帥得人
足以鎮壓人心鼓舞士氣早圖恢復永保封
疆頃承
聖諭已勅該部作速會推無容再議其他戰守機
宜與募兵發餉諸事應聽督撫諸臣便宜調
度及廷臣遵
旨會議恭候
裁斷外臣自揣愚陋不能以書生之見仰佐
廟謨敬舉目前時務有關于國勢安危夷情順逆

者冒昧爲
皇上陳之自古夷狄所爲憑服中國不敢生窺伺
之念者非以朝廷之有人乎今揆地空虛無措臣似不宜再瀆但以國家
大勢論之捐朽蠹之餘以勵力士死綏之志
裹無託軍國重事斷非病夫綿力所能擔當
損涓滴之費而紓
玆者邊報紛紜日頻
九重東顧之憂此孰得孰失孰利孰害計
聖聽如臣寡昧何能運一籌決一策以分
聖明必能洞悉無俟臣言之畢矣
○兵科給事中趙興邦題爲大軍覆沒遼鎮垂危
再乞速發內帑急議大兵以保封疆以固
陵京事臣接遼東巡撫李維翰塘報二十一日總

兵張承胤與奴酋對敵因奴賊勢衆不能拒
堵將承胤并各將領欲殺落馬全軍覆沒等
因夫大將統領大軍不能當奴酋之鋒以致
大敗極壞則誰復能制奴酋者遼其能保爲
我有乎且聞奴酋此番入犯殺人如麻一切
財物牲畜皆所不取此其志豈在小也哉志
不在小益恐遼之不能爲我有也又據遼撫
所遣臣書謂遼當禦卵之秋非發兵數十萬
餉百餘萬不足抵奴酋之鋒如兵至數十萬

天威自振醜虜聞之必且畏中國之有人而喙息
觀內治既修

誠不必然而三四萬之兵六七十萬之餉臣
謂斷斷不可少者
皇上聖明洞悉國家今日大勢試問三四萬兵從
何徵調六七十萬餉從何措處即今兵部馬
價等銀照數給發戶部應發餉銀儘力湊處
亦不過止得二十餘萬耳今奴酋乘勝之後
不知旦暮可解兵而去否即旦暮解兵以去
不知將來可不秣馬再來否度狡虜情形量
中國物力涓滴之水其又能救燎原之勢否

皇上動謂內帑空虛恡不肯發如果內帑空虛尚
不可使聞于四夷況其近年之積殆不可以
數計即發六七十萬以救遼急臣意不過太
倉一粒何鄭重至此毋乃其以遼棄耶顧思
遼之封疆誰之封疆也遼之赤子誰之赤子
也陷城殺將從來未有如此慘者與言及此
皇上寧不惻然遼破則薊危矣薊危則
陵京震矣遼之中禍所中不獨在遼與言及此
皇上又寧無凜然奈何以錙銖小利而忽
宗社宏謀乎臣竊爲
皇上惑之臣因又嘆遼人之失策也當我兵集撫
順城下明知虜衆我寡非奴酋之敵其一意
堅我營壘以待虜人之自退明也及虜既退
曾不思虜衆我寡其見我兵而退也畏我乎
誘我乎乃輕躡其歸而重窺其計三路夾攻
殺戮無遺臣益覺報未終而涕已沾襟矣嗟
乎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也大軍沒矣虜志益
驕我氣益怯當收此殘敗之餘守而勿動俟

彼撥兵到日相機進勦頓撥兵不可一日無
餉則內帑之發不可一日少遲伏惟
聖明俯垂宸覽

○兵部題爲遼事急于燃眉經略猝未能至議請
督臣移駐關東相機調度事項者奴酋猖獗
遼左震驚致厪
皇上東顧之慮
勅臣等會議防禦機宜一切請發糧銀徵調軍馬
及添設經略總兵等項俱蒙報可施行怪臣

汪可受誠奮纓冠移駐山海關內則經畫兵
食外則指揮軍旅諸所以離散西虜連綴北
關計以扞遼安薊者固已不遺餘策矣臣等
會議時亦謂山海爲畿左咽喉督臣正合駐
扎其地可以適中調度更議添設一總兵以
便出關應援蓋所以固門戶重堂奧也適接
御史熊花揭帖內稱聞虜衆薄潘去遼陽止
數舍盼望援兵不能旦夕俟經略重臣提師
入境非旬月不能至宜速發糧餉咨督臣先

擁數千之衆刻期出關直抵遼陽與新鎮臣
李如栢協力扼守以待經略師至徐圖方略
以規進取而順天撫臣則移駐山海關保定
撫臣移駐易州相爲接應以護守近郊東關
不屹然金湯乎臣展讀一遍更熟計之時有
緩急勢有輕重在平居則薊門咫尺
陵京督臣當鎖鑰之寄于勢爲重在今日則遼陽
迫近奴虜京師有門庭之憂于時爲急督臣
駐扎關內距遼瀋千里戰守機宜變于呼吸

勢難遙制且遼人望救朝不及夕一聞督臣
擁衆出關先聲所攝是亦壯其膽氣應急之
着也而順保撫臣移鎮山海易州互爲輔車
復不失居重之意況山海又移保鎮總兵駐
扎其地牖戶綢繆未嘗不密計慮更長本目
會推宣府巡撫會議諸臣具集
闕下與道臣熊化更端辦問卒無以難其說臣
因而贊次之謹以上聞督臣未奉
明旨不敢擅出山海伏乞
聖明即勑督臣再擁數千兵馬刻期出關駐扎廣
寧審察東西夷虜緩急之勢相機協力扞禦
更約束諸將務以保境固圍爲事毋有輕發
以危遼爲孤注也薊保見在發兵已六千五
百今督臣再挑數千出關內地空虛不無可
慮臣部已移咨順保撫臣分投募召亟補前
額二撫臣殫忠竭智誼不後于督臣自足紓
皇上東顧之念矣

○提督學校監察御史徐養量題爲遼事告急

廟算宜周謹陳一得之愚以裨安攘事切惟奴酋
久蓄逆謀一旦鴟張覆軍殞將遼幾非我有
皇上赫然震怒業已簡用大將控制孤危與夫調
援兵壯士氣遣經略重閫權廷臣協謀
綸音漸沛遼若可恃以無恐矣然而徒新不早既
成今日之瘵原若復治蠱無方以益將來之
疾疢則一壞何可再壞職請借前著籌之
皇上試垂聽焉荅邊堡新破虜勢方張輕與之戰
是以勝予敵謂宜遠斥堠以防奸勤間諜以
分強練卒飽馬蓄精養銳譬之積水俟滿盈
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至千排山漂石而未
已是先爲自勝之一法也外侮既作內固宜
嚴遼與山海相隔僅數十舍起用大將杜松
抚吭而守之是矣然庚戌俺荅等部僅以數
千騎至古北口潰墻馳入我師倉皇失措則
自古北口以至獨石喜峰諸口可無虎豹當
關乎督臣宜及此時選銳堅壁綴則星基相
布而諸師中之紀律急則首尾相應而樹扞

外之藩屏是以主制客之一法也京營十萬
之衆老弱宜汰然法驟行則奪其食而易生
心獨不可令其舉子弟壯者以自代乎乃器
械不備攻守無具火器雜以沙泥甲帽又爲
朽腐獨不可豫繕以除其器精選而適于用
乎諸營將領偏裨有指揮豈無智藏九地
勇奮九天如頗牧其人者責在撫督巡視詳
精校閱按其尤而紀錄之一旦有急皆于城
之選矣是又整暇應幸得人則勝之一法也
蘇子瞻曰破膚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人之
偉抱自負奇節自樹者多爲宵小所抑而不
得竟其施今在位在野訪有剛心幹旋勁氣
擔當者即偶蒙訾議亦當賜環推轂量戶兵
二部增用一二俾郎平時協力勵勤庶務畢
舉迫彊場有儆轉餉經略量能而授刻期而
往則事機不失而敵愾氣雄至于廢將使過
所謂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也
且彼損棄之久益悔艾前非以思奮厲則劉

經柴國柱等亦宜起在京營以聽調度是又
儲材于鄧林而梗楠杞梓皆足以充棟梁而
備竿櫓者也若夫運籌帷幄輔臣主之既入
閣不得稱病率勵臣僚冢臣主之已補闕敭
宜點用言官之摘發欺弊動關國計而憑俞
候補考選散館諸臣以廣忠益則仁賢布列
大小相維以奠磐石之安區區奴酋直折箠
使之耳釋此不講而泄泄從事恐天下有大
可患不獨在虜矣職草疏將完意謂
皇上咎金立發可無復請乃濡滯如故豈以五十
萬金爲鉅費耶切恐結局期緩數且不敷則
目前喫緊孰有先于發帑者職不得不再瀆
宸聽以救燃眉也

○河南道監察御史盧謙題爲虜勢可虞時事難
測懇乞
聖明臨朝用人以保泰運事職見奴酋叛逆至于
占城殺將疆場之事朝夕莫必幸
皇上留心邊警會議有

旨乃會議疏數日方下發帑有
旨而數日來帑未發下說者曰
皇上或恃屢勝之威將謂奴酋雖暴不過如關白
如哮酋如楊應龍止耳安所用顧慮哉職雖
至愚恐不盡然蓋關白所志者在朝鮮其欲
有限且有朝鮮爲中國藩蔽其勢難于越國
而來哮拜偶激而起楊應龍窮小寇故久
之非逆則滅維此奴賊素承女直之強收南
關降吾屬酋地廣兵衆異志有年又招中國
奸人爲之謀主又聞勾連西虜與之交訌闖
入內地罔有悛心此其人可與關哮播等同
論哉且遼陽去山海關山海關去都門皆不
數百里而遥豈若關白隔于朝鮮哮拜遠在
寧夏楊應龍越在蜀山數千里外而可易視
哉即朝廷有必勝之靈而臨事不可有易視
之念職見今歲風霾屢起近日都城河水盡
赤皆從來罕有之事天變如此其異也昨會
議時合九卿科道計之僅僅不過數人議經

略止得楊鎬輩一二人議總兵止得李如楨
劉綎杜松等三四人人才如此其少也與言
至此願毋易視之哉今移總制于廣寧移順
保二撫于山海關于易州與夫招兵發餉此
固援救之長策矣乃職所急望者尤願
皇上以臨朝爲第一事面與閣部諸臣商求頒畫
凡有章奏應時批發即此宮府一通便足制
勝千里亟行枚卜速補大察亟用考選留部
與候補諸臣厥謀議有人羣策畢集毋使濟
濟諸臣徒抱詩纓之志不得效其借箸之懷
也如遼中之劉國縉繫臣之劉光復長才大
節足當一面此時可不亟用乎其他文武諸
臣在籍者與夫謫廢者可不簡用乎自天津
暨西北諸邊道臣將臣凡有員缺可不速行
推補各固籓籬乎乃京營亦當議焉京師重
地京營重事也六營管操副將五日分班舉
砲布陳假扮賊寇彼冲此擒直戲耳宜
勅下兵部將營將先試其長習何武藝令每營及

山東河南中都上班軍士挑選丁壯各任所
長教習熟演毋襲往日故套戎政尚書不時
閱視孰優孰劣分別殿最以聽
皇上黜陟庶營有干城巍然壯國家之神氣劉綎
輩到日可令與其家丁共相爲用各撫按衙
門宜督令府州縣招集鄉兵練習武藝而附
近州縣尤急至寄養之馬雖應壯可觀未經
騎坐奔馳啼嘀不可用宜令三十六處各鄉
兵騎習庶調兌無泛駕之虞益兵與馬相依

爲命所當預習者也九門守城武官鶉衣百
結可當鎖鑰乎設朝暮聲息變異凡百城守
事體可無預計乎此皆閫內之說無事時且
當加意而況今日也是在當事者留心耳如
此內固而後救援之氣壯救援有緒而後撻
伐之威伸俟起用諸將齊集之日盡用天下
智勇大發帑金大張撻伐繫奴賊于
闕下總在
皇上臨朝大奮

乾斷也職私憂甚切一得愚見敢以上聞

○吏科署科事給事中張孔教題爲遼左陷危國勢決裂仰祈

聖明鋭然圖新以保封疆以安宗社事職見

皇上又不臨御一切章奏槩從停閣宮府如此其隔絶也人才如此其蕭條也政事如此其廢弛也四夷之往來者陽爲貢而陰爲窺盜中國爲夷狄所輕久矣頃遼事大敗殞將陷城督臣議應援而額餉不得不急就急慮深根本計且將何以居重馭輕也今日之急救遼者非救遼也爲薊也防薊者非爲薊也爲都城也五萬之召募尚屬空談五十萬之內帑未蒙慨發夫餉言百萬在

皇上或以爲多而兵言五萬在職等且以爲少每一兵安家之費以八口計非數金不足以紓其內顧每一兵行糧之費以千五百里計非數金不足以供其丁馬而賞功之典間諜之需此又當數其所用未可問其出入者左輔之安危諸夷之順逆惟覩此舉成大功者不惜小費

皇上豈有恡爲而諸臣之所祈請僅得發十萬之半其四十萬者尚戀戀不忍割也異日逆酋不誅順者亦叛封疆不守而都城槀卵內帑之阿堵且虵虵而視

皇上能無後悔乎此特就遼事論耳至若安危所注全在人才今九列晨星言路將斷巡方之使半空監司之官多缺守令貪殘閭里之豪爲百姓仇而誰其抑之

皇上又若加意恡惜大僚阻抑言官必欲使天下無以危亾入告而後稱愉快者諸臣今日請

下九卿明日請下科道不但

皇上厭聞而諸臣亦且厭爲故事非痛非癢政如頑冥殘廢之人藥石無所施鍼砭無所用憂

世者卽欲嘔心極意以自獻亦何從乎往事之失不能挽矣嗣是以後職願
皇上加意勵精有疏卽報有言卽行恤百姓之苦念九邊之危大倏盡補科道盡下逸廢盡起請蠲請賑之疏一槩賜允將振刷強明之氣夷虜聞而懾心所不長纓繫此逆奴于闕下膜不信也泄泄沓沓循此不更職恐不發咎不徵兵而遼危而薊危而都城亦危卽發咎矣徵兵矣而分任無人助勦誰措
皇上寧能以總攬獨斷之能坐勘變亂乎哉
皇上金甌之天下願
皇上自愛之
皇上毋解之封疆願
皇上自全之項天心示儆流水盡赤明有伏屍流血之兆明者見幾圖未然況天與人適相湊乎如薊門之倍加戒
前之急昨蒙
聖恩發帑金十萬兩以充軍餉仍命臣部多方措
聖鑒亟圖長策以濟時艱事項者點酋計陷孤城九卿科道官會議請發內帑五十萬稍佐目
前之急昨蒙
聖恩發帑金十萬兩以充軍餉仍命臣部多方措處無得遲緩致悞軍機凜凜
王言聞之心惕臣立刻率十三司官屬面相質難外不可使有兵而無餉大小諸臣各勤職掌

務求勝算而躊躇四顧其道無由且先陳匱乏之源而再圖無患之具可乎臣聞人雖強壯一指之疹必拂人雖好逸一脉之傷必救情固有所不能稗也夫人主以天下爲身今之虜遼固神京之肓劳榮瘁通焉豈忍格焉外之輕于一指一脉之謾惜乎奴酋叛亟殺將國家二百年未有之慘宜

宸衷獨奮凡簡經略起廢將調南北水軍一一下廷臣之請矣但國之大事在兵兵之仰給在餉餉充則神壯而兵以奮餉詘則氣餒而兵以靡臣司餉者也餉至今日匱極矣鎮臣核額而呼至急也應者轉艱臣部欲核時而應至窘也呼者愈頻何內外相違至此臣因反覆而思其始國初文實無論也即萬曆初年殭場無事太倉四寺凡積貯總以千百萬計日者倭播諸役賴此耳乃倭播諸役約費一千二百萬有餘以後則四方水旱之變年年告匱而我

皇上知已先矣矧在今日乃值饑饉師旅並作宜皇上俯從諸臣會議之請而有此十萬之給發也涓滴皆恩固知三軍聞之壺漿動色但臣部慘心撫按灾請之疏在在啜泣念餓鴻之未

起徵不得不暫停矣憂道殣之未還逋不得不議蠲矣其餘王封婚禮并珠寶袍服聖母諸典禮百凡正供何啻千萬而加派增添且逾會議至撫按司道贓罰俱係濟邊正額有貝不補動至經年見在者又多以灾荒留賑矣夫太倉歲入方四百萬耳而出且浮于入居常已自難支況意外之警不時之需乎臣自四十一年間有薊鎮饑軍之變續復有宣鎮疾呼之憂因條上七事列爲款目詳哉其言之蓋欲吹噓以懲往且期蓄艾而應來耳然言摻索矣言汰革矣言儲積矣能仰佐太倉金錢者有幾即事例奉有

月來餉發遼餉凡上年所欠及今額數半給
已不下二十萬盖皆那諸鎮之餉權佐遼急
乃諸鎮各在戒嚴臣豈能聽其忍餓束手莫
應乎而多方措處
王言溱于天日敢不夙夜圖維凡已見之所可到
參酌于科臣之曲算詳思自難後時弟所云
措處者非空曰之譚而爲到日之餐也又非
果腹可待之時而爲枵腹存亡之候也事有
備則易救患至則難支臣計竭矣臣尤所

深慮者往嘉靖庚戌時朝臣玩于邊警匿不
以聞北虜入內地一時糗糧不具軍政不修
上下交震頼
肅皇帝赫然臨朝九門分置大臣統領將屬人心
乃奮虜竟飽去然所損已多嗟何及矣今奴
酋之辱國不但虜之薄城也奴酋蓄志有在
不但虜之易飽也國耻終難含忍師行緩急
未定儻不先具餉而廣蒐既集兵而始待餉
是更生一敵也且寧夏之役甫數月耳約費

餉二百萬兩倭之役首尾七年約費餉及地
畝米豆等銀共七百八十三萬餘兩播之役
未及朞年約費餉及川中湊辦銀共二百萬
三千餘兩凡此軍興之需半係掺括外省無
碍等銀今掺括殆盡正內外俱竭之秋建夷
尤門庭切膚之灾近報夷出虜入狡謀尤非
前寇之比科臣謂合此內外百萬尚存乎見
少者慮及此也萬一旒罄罍耻不能具蔬糲
三軍怒色天下事有不忍言者矣臣一面嘀
切若此

薊遼禦倭畫卷之四

戊午孟夏

天都程開祜仲秋父輯

○江西道御史李徵儀題爲虜警甚急廟算甚緩
懇乞
聖明早計防勦以固封疆事伏自撫順失守全軍
覆沒遼東西悉已震動誠危急存亡之秋政
皇上宵衣旰食之時臣子臥薪嘗膽之日乃衆議
遲疑似過于慎重毋亦狃于嘉靖庚戌之役
謂何事張皇職竊以爲不然庚戌之役王汝

孝構隙于前迎鸞勾引于後而俺答之欲止
于子女玉帛飽當自去況虜款未定我兵習
戰虜在內地豈敢久停今奴酋席獞詐之資
擅參貂之利招集中國亡命蓄謀于數十年
之久白頭舉事一出而墮我名城殲我大帥
不飽子女玉帛而飽城郭土地其志誠不在
小況我二百五十年太平人不知兵復以積
弱之遼當積強之虜揆之事勢欲其不折而
入于奴不可得也遼危則關而西漁陽孤

竹閒無名山大川之限棹臂而行孰能禦之
禍且有不忍言者故庚戌之敗雖在千里外實
郊猶爲疥癬之疾今日之變雖在千倍但夷考當年
肅皇帝嚴旨頻下羣臣章疏流通而外兵之調度
芻餉之議處種種經畫載在方冊
皇上固可覆視絕不類今日人才空虛章疏留中
羣情隔絕諸司鎮靜悄然若無事者說者又
云千兵之行餉以萬計兵集虜去費徒不貲

不得不爲此數米量粟之計而職又竊以爲
不然也黠虜踪跡詭秘其鴟張豕突長驅直
犯固不可知即或異日乍起乍退多方誤我
亦不可知總之堂堂天朝有覆軍殺將之恥
自當滅此朝食故近地之兵不可不預備數
百萬之餉不可不蚤具兵已備矣餉已具矣
賊如遠遁則問罪之師接踵而東賊尚屯聚
則進可爲蕩平之計退可爲固圉之策如妄
冀虜之未必來也而兵餉不繼恐虜欲無厭

烽燧日逼禦之通衢者漸及于門庭禦之門
庭者漸及于寢室束手無策噬臍何及事且
不知所稅泊矣或又云奴酋勢在呼吸之間
而徵兵在數月之遠鞭雖長不加于馬腹不
知即有數月之濡遲尚有顧盼可候待之期
不然日夜一旬悠悠汎汎甲可乙否所謂議論定而虜騎已過河則宋之已事
可鑒也或又云遼爲一隅之警何至紛紛徵
調頻年饑饉恐激而爲亂職思以昔年朝鮮
之役未始不動天下之兵何以竭中國之財
力援此區區之旛國哉救朝鮮所以衛遼也
衛遼所以衛京師也豈昔日之遼東不可無
朝鮮之衛而今日之京師乃不必有遼東之
衛耶國家舉事當旁揣其情形之變而預度
其究竟之歸奴酋之當必勦易知也遼兵之
不能勦奴酋而必待于調募易知也以我之
必往待敵之或來則調募于暇豫之時與告
急于倉皇之際其得失利害又易知也慮必

周于事後患始弭于目前如苦兵食之艱習
因循之見袖手旁觀苟且俾免事或中變則
陳堯叟王欽若當年之策而徐圖復蹈襲于
正統之季卒爲天下萬世笑皆以其策之不
預定耳長城之外引弓之國其受我豢養如
奴酋者皆鱗次櫛比見我之不能大創奴酋
蹈瑕乘隙何所不有則國勢日以弱國威日
以替而朝廷從此多事矣況奴酋狡焉啓噬
之思政勃勃乎其未肯已也塡奉
奏故職恭繹大舉之
明旨灑陳利害之大端見奴酋不容不勦又不容
易勦之狀若此
皇上試思此何等時耶請事留司馬門不報天下
事可知矣乃閣臣以發內帑請不報復以枚
卜大僚考選諸務請不報樞臣以揀用宿將
請不報各臺省以邊事條陳便宜十無一報
陛下即不能早朝宴罷如往時值此羽檄交馳之

際召閣部九卿科道時賜臨問以籌戰守之
宜則邊臣鼓其壯氣塞虜褫其雄心此所謂
戰勝于廟廊之上也先年遇有虜警會遣京
堂兼憲職駐劄通涿二州以成犄角之勢今
督臣汪可受星馳由關撫臣劉曰梧已議移
駐山海矣若黃花鎮古北口等處係
陵寢重地先年虜曾潰入儻遇有事撫臣料理稍
遲調兵援遂守備單弱恢關二臣甚爲地方
慮似當于京堂中酌量才望者一二員

勑勑詣各邊口督同道鎮諸臣同心防禦如臺臣
熊廷弼素嫻邊事可即令回道以俟不次權
用至部議調募防守亦當刻期赴遼以備不
虞者也邇來沿邊守備員役因太平日久未
盡揀擇間有人地未甚相宜者吏兵二部不
妨從長酌議移之內地另選素有武略者速
爲催補以重戎備至遼東被兵地方今督臣
既已出關分任不可無人除原役守巡兵備
外不妨以督餉監軍紀功各
銜添設道臣以資謀斷凡此皆緊急之要務
所當亟爲料理而愚臣之杞憂又不獨此也
職每恨有宋澶淵之役寇準議不能盡川兌
醵靖康之禍蠢茲小醜即非金元之強大類
元昊之狡故是勁敵謀國者須毋舉棄策先
定規模一勝不爲喜一敗不爲懼守此不易
將日見其有可成之功而奴酋之首計日可
懸于 闕下慎毋若朝鮮之後議戰議封貢
日蔽蔽于交戰之下卒之戰與封貢皆成畫

餅而幸關白之以內難罷兵也伏乞
陛下垂神省覽亟勑該部酌議施行
○巡按直隸御史潘汝禎題爲薊門逼近神京足
陵寢以固根本事頃建酋倡禍城陷師殞遠近震
驚督臣汪可受請于薊永等處共調兵六千
五百名赴山海關應援于遼猶可照應于薊
今該部又議再挑選數千領之出關則去薊
漸遠矣昔之調客兵以入衛者今且移主兵

以離營矣遼以全不設備竟至大敗今日之薊備于何設內地空虛謀宜萬全京師堂奧也薊鎮門戶也遼左藩屏也利害呼吸相關虛實一脉流注遠近緩急均宜預籌盡薊去京師甚近僅僅數舍窮一日夜之力可直抵都門且也平原曠野無高山大川之險可恃而從遼至薊如石門等處酉由間道以入亦不過日許是薊鎮一帶近則門戶急則咽喉共關繫何如重所恃沿邊幹路處處防守漁陽之間撫臣任之畿輔東西督臣轄之聯絡錯署扼華夷之要而當其衝蓋擁衛

神京任莫重焉今遣調矣又挑選矣伍兩既缺老弱徒存儻奴酉詭道乘虛不知薊之爲薊何以禦之且所可寒心者不獨奴酉也往昔虜酋俺答自救不暇之時矣反復籌議終不敢以挑選出關爲萬全該部既議撤兩撫臣召補則目前爲薊設備孰有急于此者隨召募隨訓練務使強壯可用使虜有叵測各將不得以兵調爲辭不然于遼希以成救援之功于薊先已撤門戶而貽堂奧之禍咎將誰歸哉職接領關務甫旬日遼報一至即飛檄嚴論薊永六道將領倍加隄防且不敢拘由昌平謁陵而西舊例一領勅即抵薊永沿邊巡視然閱視以兵爲先此閱而彼調舍內而之外儻近地卒有不虞夫將何辭至昌鎮總兵視他鎮尤亟祖宗立法深維陵寢之重故以督臣控制又設大將鎮守文武將吏共爲防衛咫尺塘路連報滿旦母子聞遣兵援遼傳調精強不足鑒乎況所可重懲者不獨往事也今石

皇陵易于居守若督臣遠出矣彼議之總兵不能
視事昌密之間虛無人矣天壽山靈詎能晏
然此時不用大將將安恃哉當亟咨廷議必
擇有勇有謀堪任此邊者以往唯年之調張
承胤不知何故今觀于覆軍之慘用人如此
亦當代得失之林矣奈何不速擢用以重鎮
托一良將也嗟嗟邊事至此時勢孔亟議餉
則計部當連籌處繭昌密永京運未發者悉
發未補者悉補時以呼庚癸爲防使軍實充
足之先着也時因會推僉議

閫下而諸臣皆以爲然該部即據揭題覆奉有
明旨矣按臣初議遼兵新破宜守不宜戰宜守
不宜守近必山海關固而後京師無虞必遼
全而後山海關可守試以詰之謀國者遼宜
救乎不宜救乎既欲救遼督臣宜出乎不宜
出乎督臣既出宜急乎不宜急乎此問之國
人不煩再計也今爲持重之說者見奴酋尚
屯撫順妄冀其或退而復奉相機進止之
明旨遂欲決緩師之策也然職之憂正謂狡虜挾

○河南道御史熊化題爲西虜合勢可虞督臣援
遼宜急伏乞
聖明嚴飭邊臣決策防勦以固封疆事昨職因撫
順之戰全軍覆沒援兵不出鎮城孤危經略
猝未能至議先遣督臣將兵出關調度相機
鼓舞將士又議將順天保定二撫臣移駐近
地以固東關蓋變由創見不得不爲此救急

兵不動謀尤叵測盖逆酋兵止數萬傷一卒
則減一卒遺一矢則折一矢抗以全遼之力
而援兵繼至其不能長驅無疑也所畏與西
虜合勢則遼必難支不覩開原道臣告急稟
帖乎西虜方會兵十方寺堡治辦攻具則與
逆酋通謀情形已彰今日之計急宜用間諜
牽制西虜使不得合而開鐵其咽喉也防禦
之計務出萬全在遼陽宜宿重兵互相聲援
而後開鐵可守非開鐵破則東西虜合遼事

不可爲矣試問諸臣以上一切相機調度部
署防守李維翰能辨乎不能辨乎呼吸安危
之際能待經略乎不能待經略乎如是而督
臣宜速出乎不宜速出乎此職所謂問之國
人不煩再計者也至相機進止廷議已極周
悉盖援兵止數千戰不足守有餘必據城乃
可併守必速出乃可入城若虜已圍城則數
千之衆力難決圍而入已出之師義不返旆
而西邊巡坐潰噬臍何及故常議虜閧開原

則宜入守遼陽閧遼陽則宜入守廣寧閧廣
寧則宜入守寧前此衆議相機進止之說也
非逼邊山海關首鼠觀望爲能相機也然待
虜閧遼陽徒守廣寧又千緩急何益今督臣
志切請纓計不反顧而議論頗多疑畏易起
恐遼事去而山海關必不能守山海關危而
京師之禍臣子猶忍言乎至是而督臣之首
不足以膏斧鑕持議者又何以謝督臣也不
觀臺臣李徵儀疏乎其時虜犯大同總兵張

達戰死而督臣郭宗皐廷杖謫戍此先朝故
事也今日事端百倍大同而尚無一
嚴旨申飭文武將士又何以激同仇之氣而勵敢
死者以忠耶二撫移鎮非職敢輕議也山海
關一墻以外逼近瓯脫內無扼塞僅倚一關
爲固可弗備乎故按臣王象恒殊切近憂以
經略出塞則當以督臣留鎮職恐經略後時
議以督臣出塞則當以二撫移鎮且二撫之
移鎮寧欲共身先士卒嬰矢石決背城借一

之策耶督臣出關則近關人心不無震動而
修備禦餙保障皆非一二武臣所能任二撫
移而人心自固外備必周其不宜緩者以主
待客以逸待勞兵家之勝算也所可慮者黃
花鎮古北口等處皆當虜衝鞭長莫及則請
如李徵儀議于京堂中酌量才望者一二員
勑勑詣各邊口督同道將預戒不虞此內備所不
能緩者勿謂增一官則增一費而冏爲是齟
齬也方漢全盛時烽火達甘泉而棘門霸上
至豈迂而闇于計耶
皇上方勤宵旰切柑髀謀臣畢智于內戰士力爭
于原而猶懼驛騷惜勞費若居恒無事時反
掌安危誰任其責乎夫職所議者皆應變之
急着也謂不急則于變無濟也使虜果退戢
師出無功乃徐而計職之過慮罪職之張皇
此社稷之福也職之幸也職願受之設全遼
不守東關動搖怔撫之遲疑實階之厲自有
嚴旨令督臣出關則近關人心不無震動而
修備禦餙保障皆非一二武臣所能任二撫
移而人心自固外備必周其不宜緩者以主
待客以逸待勞兵家之勝算也所可慮者黃
花鎮古北口等處皆當虜衝鞭長莫及則請
如李徵儀議于京堂中酌量才望者一二員
勑勑詣各邊口督同道將預戒不虞此內備所不
能緩者勿謂增一官則增一費而冏爲是齟
齬也方漢全盛時烽火達甘泉而棘門霸上
至豈迂而闇于計耶
皇上方勤宵旰切柑髀謀臣畢智于內戰士力爭
于原而猶懼驛騷惜勞費若居恒無事時反
掌安危誰任其責乎夫職所議者皆應變之
急着也謂不急則于變無濟也使虜果退戢
師出無功乃徐而計職之過慮罪職之張皇
此社稷之福也職之幸也職願受之設全遼
不守東關動搖怔撫之遲疑實階之厲自有
嚴旨令督臣出關則近關人心不無震動而
修備禦餙保障皆非一二武臣所能任二撫
移而人心自固外備必周其不宜緩者以主
待客以逸待勞兵家之勝算也所可慮者黃
花鎮古北口等處皆當虜衝鞭長莫及則請
如李徵儀議于京堂中酌量才望者一二員
勑勑詣各邊口督同道將預戒不虞此內備所不
能緩者勿謂增一官則增一費而冏爲是齟
齬也方漢全盛時烽火達甘泉而棘門霸上
至豈迂而闇于計耶
皇上方勤宵旰切柑髀謀臣畢智于內戰士力爭
于原而猶懼驛騷惜勞費若居恒無事時反
掌安危誰任其責乎夫職所議者皆應變之
急着也謂不急則于變無濟也使虜果退戢
師出無功乃徐而計職之過慮罪職之張皇
此社稷之福也職之幸也職願受之設全遼
不守東關動搖怔撫之遲疑實階之厲自有

尚有需未發耳今狂逞大肆睥睨猖獗中外震驚數日以來臣坐不安席寢不貼枕食不下咽竊料遼左三面頻夷一面臨海環遼而穴者皆虜也豈但一奴酋假使沿邊諸酋效尤而動我全遼將若何計者曰必請援兵今將借之宣大諸邊乎借之真保三輔乎借之薊密與石燕等十二路乎文移之往來棟遼之審詳猶夠之議處動以經月是假人于越而救溺于也即擬徵木鎮兵那東支西稍棟其半今各堡主兵者應援諸堡官軍獨無信地又慮一旦竊發進之不能退之不可即勉強持戰以前而夠復不給各軍效命格鬬氣既不鼓神將安知兵以辛予敵今紈綺之子數也法曰將不知兵以辛予敵今紈綺之子肘印而坐市井無賴之人受符往發爲兵食租衣稅不可謂無人固宜中國長技萬倍于虜今之將領平日不習戰大都以退縮爲得計幸乘虜款沽酒擊鮮鳴劒鮮甲而樂帳中

麾下轉相效尤累年以來不修兵具朽戟鈍戈緩急不足爲用金鼓幾干絕響偶令之截殺股慄腕戰面孔殊無生色此尚足稱敵愾乎如神鎗火器放發衝攻更番裝載不留餘剩望敵便發一發無餘敵得以立賭其窮我無以續綴于後其同虛演故事爲虜酋所褻侮也方今時事孔亟矣不速爲定計使奴酋喘定而下清河南夫則霾陽危北去則開原危西去則遼陽失遼陽失則廣寧莫支萬一勾引西北驍然幷馳全遼猶爲我鎮哉臣愚無識慮有一得妄爲當事借箸焉 一曰急補將領夫總兵參遊誠諸軍司命也及今不補而聽其代庖可乎臣謂此有事之秋與居常大異宜于見任及閒居家中廣羅名將曾經戰陣能蓄有猛勇與敢死士及智勇兼備者速推填補促令就任不採虛名不拘資格則人奮其忠勇智謀死綏死鼓期以成功報矣昔馬文昇經略哈密用里脉悔罪余子俊鎮

守榆林虜人嚙指項忠單騎抵賊滿四就擒
許進領鎮大同瓦剌入貢薛祥佩將印巡邊
圍斬虜騎郭登設機地飛天網陷城朔北今
豈無若人誠得此輩重任之不爲中制無虞
狡虜矣一曰急發邊餉雖有金湯非粟不
守今計遼運刀糧刀止四錢又每運至數月
不沾實惠揭貸出息又有公私使用之需其
不脫巾而呼已幸矣更望其敢死耶顧值玆
危迫之日其年例之欠兌解發無從至矣固

寺之馬價數借而補給無日矣言屯而不暇
算籽粒矣議鹽而不暇言開市矣惟借濟一
道可支目前乞行該部查勘當年額數春秋
該銀若干見貯者速爲起解未到者速爲措
處
皇上念全遼之重亦宜多發帑金以佐之蓋士宿
飽則力強壯自相期孱食秣馬以雪陷害之
憾也一曰急議救援方今遼兵止八萬有
奇其城堡大小二百七十有九以額兵分守

其中則一堡能幾何總調則諸隘誰守抽撥
則集勢不多時事已不可支矣不得不借力
于邊鎮謂其朝發而暮可及也即昌密重臣
原屬一體自宜同舟共濟期滅此而後朝食
今乘其驕氣借大兵壓服而剳制之毋俟其
息肩毋待其勾黨或力疲于四應衆苦于屢
勞我以飽食安靜之兵數挑而數捷之蓋寇
添則軍勢益雄力逸而軍氣愈振虜敢與爭
鋒乎夫將領得人而士卒自知用命應援有

備則主兵必且自安兵餉以時不乏則上下
相維而不解如是乃相其機宜審其形勢可
戰則戰可守則守勿妄爲動仍號召遼左及
中外軍民有能投石超距者有能挽強引重
者有能突入無恐者有能習知神火者有能
善用間諜者開大網以收羅之如此期得二
三萬人食以客兵之額糧待以不次之奬舉
主客大兵分爲三路各以大將統之一從廣
順關間道直走窩宮塔以搗其巢絕夷之歸

路一從靈陽清河以堵截其前一從遼陽城
或走穆家蒲河或走懿路武靖以橫遏其衝
突列虎蹲大將軍諸火攻于前助以神鎗短
刀于後漸次而前又下
詔于諸邊鎮北則徵金台失白羊骨以爲翼蓋北
關之役我軍生全彼彼受國恩未有不應者
也在靖安堡則召猛骨哮囉以充隊彼懷共
父王台之恨度未有不應者也在三岔兒堡
及仙人洞則召二麻子大兎等以爲應彼德

我撫賞未有不應者也以至沿邊諸酋俱
明詔之曰我國家仁恩浩大其市賞賜給未嘗乏
絕彼何人斯故敢暴虐慘毒屠僇盤據與我
爲仇爾衆其爲我協力興問罪之師期于殲
厥渠魁剿滅羣醜且下令曰得酋長魁首者
賞若干得部落首者賞若干
○刑科給事中姚若水題爲勦酋決不可已治內
必不可疎懇祈
聖明亟用人才併採輿論以圖全勝以雪大恥事
臣謹按奴酋本我屬夷久奉約束寔恩澤非

他虜比一旦稱兵犯順陷城殞將大逆不道
莫此爲甚即狡酋去來未易遙度而天朝聲
罪致討斷斷不容緩已顧攻人必先自治決
勝務出萬全可徼倖嘗試苟且結局已乎臣
請歷陳之自古未有朝堂之仁賢而邊疆能
奠安者文武壯猷集思廣益所從來矣今日
大僚缺乏言路空虛孰爲密勿鎮定運帷幄
之籌孰爲帥中調度壯將士之膽孰爲贊畫
廟謨圖必勝之策孰爲閫視師旅振積玩之
弊非廷議會推相視錯愕以不得人爲憾設
臨敵分遣何以應之大僚尚可緩補乎倏補
考選尚可停閣乎行取留部尚可虛拘乎此
目前最喫緊事舉朝合詞以請者也乃一切
防禦多方勦除通國之論亦有可採擇者
一曰禁兵宜練大營暨各衛軍士不下十餘萬
老弱虛冒固多強健精悍亦復不少當于營
中擇一二副將令其挑選精銳特爲教訓或
不難兼糧以優之庶乎居慣習當陣便捷城

守可憑以無恐矣
一曰近地宜防山海薊門去京纔數百里不可
無重兵守禦其間如黃土嶺一片石等處猶
恐乘虛而入當于偏裨中擇二三驍將令各
帶卒伍嚴爲防護或不難偵探以待之庶我
能守彼不能攻　陵京可恃無恐矣
一曰起用宿將酋虜東西交訌所在受敵豈將
領寮弱能勝任而愉快者如杜松劉綎官秉
忠馬林等業經起補尚有原任宣撫總兵王
學書甘肅總兵王允中皆熟知夷情屢立戰
功與儕帥迥別且家丁慣戰可佐緩急宜併
起五府僉書以備大將之選可也
一曰召募遼兵內地承平日久民不習兵即膂
力不乏亦且見戰闘而股慄逢左東征餘兵
多聚金復海蓋間殪礦爲業皆夙善射騎親
目矢石與市人自異且久挫驟用更覺感奮
宜命將招徠以資衝鋒之用可也
一曰賞格宜懸兵凶戰危談虎色變自非破格

優賞誰肯爲我山死力須明揭榜文有能密
斬酋首者作何爵賞恢拓疆土者作何封拜
無論我衆感非常之遇誓不與賊俱生即驕
虜聳從中必有間而甘心者未必非擒斬黠
奴之術也
一曰文法宜寬兵家勝敗決于呼吸必欲牽制
進止恐難悉中機宜莫若予以便宜勢可前
驅何庸逗遛時當觀變不妨持重無論虜情
可從容探聽凡我將領得一意制人不煩内

顧未必非風颺豪傑之術也
一曰發登兵據地利以制狂逞自登州趨旅順
可竟日而至由旅順抵黃峪島汪家口亦不
逾一二日誠移舟師于汪家口與鎮江寬奠
兵合可相機而前亦可依險而守酋且腹背
受患能復逞兇西犯乎
一曰諭屬夷搗虜穴以收全捷朝鮮北關于酋
爲世仇此酋猖獗兩國震恐誠遣一介之使
諭以大義惕以近禍必各出長技與奴爲難
而我以大兵乘之分道夾攻直抵巢穴酋且
進退無據能不落魄授首乎凡此八議皆採
之衆論參以一得似可爲遼防而其所深願
力請者則無如發内帑語云興師十萬日費
千金似茲大舉非百萬金錢不可項部寺竭
力湊處纔五十萬我
皇上亦止發十萬何以充餉須慨發數十萬足彼
支給斯士卒無庸癸之呼有超距之氣以守
則固以戰則克不愛酋不珍滅耳儻猶然吝

惜異日財匱師疲大事已去發之庸有及乎
抑臣猶有慮焉近日報酋退撫順三十里
皇上得無易視之乎不知彼蓄志數年興師一旦
豈肯中罷而我以全勝天下受夷戮辱若此
豈有不犁庭掃穴繫頸闕下者哉矧此奴得
志他夷生心疆圉且無寧日其君何其以省事
生事也臣謂剿酋必不可已者以此伏乞
聖上大奮乾斷補大僚下科道發帑金仍勑諭樞
部酌議施行遼左幸甚臣愚幸甚

○工科署科事給事中范濟世題爲黠酋謀尚不測而其志亦甚可畏矣語云疾加于小愈業壞于垂成言有易心也此正將士枕戈待敵之時未可以易心乘也真使奴酋歸巢無他志復質子請命我不可不與問罪之師明矣不待再計矣第前酋之盤據撫順也勢雖不多二十年來製兵器練人馬招集我中國亡命之人以爲羽翼謀又不爲不深且毒前者邊臣閉關却使欲聲罪致討彼便惶懼乞復歸巢穴也憑其險阻如負嵎之虎制其死命頗難似不得不需以時日耳然無奈寧寨諸夷又援我邊關也在他夷犯順可以不慮惟寧寨則不可不慮在寧寨平時犯順可以不慮惟寧寨此時犯順則不可不慮蓋寧寨奴酋之壻而數通往來者也萬一我師渡遼之後朝夕與奴酋從事彼寧寨煽動諸夷出死力以蹂內地爲奴犄角使我兵腹背受敵前跋後疐儻興厥一有不備何以結局豈不見輕四夷而國家頓乎知已知彼百戰百勝爲今之計宜較量彼我之間果我能逐彼使不近邊上策也恐我兵不能禦之使不深入之甚易也彼豈不念天兵之乘其後乎使酋而愚人也則其謀尚不

中策也亦可坐待不然即厚撫之使不助逆
下策耳亦可行也外此則無策矣惟有廣招
軍馬多設將領使征酋者不分于備虜備虜
者不使之征酋庶我不至疲于奔命彼不得
合共兒謀蕩平猶可計日耳恐前此三五萬
之說于征酋猶不足何以更言備虜耶然慮
者曰餉不足耳職以爲今日之事惟當計奴
酋當征不當征耳征奴酋惟當計宰臣當備
不當備耳如奴酋當征宰臣當備而以金錢

之故慨以區區零星軍士試敵也無乃失計
乎國家度支雖乏之內府外府皆我
皇上之物臣子于此尚不得自有其身于國家金
錢何以更分彼此云況我
皇上英明主也即愛金錢當不甚于封疆諸臣亦
不須過計矣昨撫順報至用兵無兵遣將無
將倉皇失措至使君父震驚起經略于廢棄
之餘用大帥于數千里之外募健兒皆五合
六聚之衆已爲堂堂天朝短氣猶曰變起倉
卒事機已動矣可不長慮却顧復蹈前日
之失乎想廟廊應有勝算而職不敢不盡其
愚也職無任激切悚息待命之至

○順天巡撫劉曰梧題爲奉
旨移駐薊警頻聞防守宜嚴請命進止事自遼左
喪師殞將羽檄紛馳
皇上悉焉東顧旰宵
宣諭臣于本月初三日奉有移駐山海之旨即
日牌行該路修葺公署不日啓行外固念薊

門咫尺帝京臣責在封疆分宜固圉毋震驚
大內然遼實屏蔽薊門防遼正所以安帝京也臣自聞警以來日夕兢兢
謀所以外修防內備守者不遺餘力督臣汪
可受有援遼調兵之檄臣雖慮切根本而輔
車相倚豈容秦越視業如數徵發不敢後期
比督臣以前月二十七日過遵化與臣相向
淚漬憤憾已復慷慨籌谷仍慮援兵數寡且
天津保定更脆弱不足賴臣于本鎮正調五

千之外復從標下挑選鋒四百五十員名佐之其諸可殫一得備緩急如聯絡北關諭檄朝鮮赴援急着皆密相嘀確不覺達旦臣非不欲條舉而以爲責在薊門而侈言遼事爲越俎既急遼左而復鰓鰓薊門爲張皇故惟緊切實圖之期于慎固防禦毋重貽君父憂耳今既奉有移駐山海之旨君命不宿于家臣何敢漏滯其行以干嚴譴且山海亦臣轄內也第云移駐非必親臨矢石也去遼尚遠非有利害逼身也臣即庸愚何至恇怯不前但山海只一鎮城耳督臣見駐劄矣鎮臣朱國良且隨徵調而俱往矣保定鎮臣王宣亦以初九日至關矣斗大山城騷擾已苦不堪臣即兼程以往何所駐足然此其小者也本月初四日據石塘路稟報夷酋明暗合落赤傳調各處達子隨帶食米盔甲弓箭前往地方聚齊明說打圍暗要做賊又據古北路稟報夷酋明說在地名白河一帶打圍暗要在石塘東白馬關西地名合大肚犯搶初八日又據古北路稟毛乞炭并温布扶妖什三家調兵要在十四五前後于西協四路沿邊犯搶初九日據馬蘭路稟奴酋何暈台吉騷腦台吉温布台吉三個頭兒共湊達子五百餘騎隨帶弓箭要在這月二十

五前後往洪山口東西做賊拿人又差達子二百餘騎亦同時往曹家寨古北口墻子嶺東西地方竊犯等語又據喜峰路稟報東虜揷漢王子虎墩兎憨等帶領部落三千餘騎到關稱被賴暈歹率領達子將我們攔阻不放過來索要他家走的兩個老婆偷了他家牲口我們復差達子回家取了盔甲殺敗了他賴暈歹也傳他的達子待我們接包回去要與厮殺等語又據潘家口報初六日南門

外住人金滿前燒藥風吹火星沿燒城外關廂
房屋一百三十餘間南門城樓一座西城角
更房一間城內營房五十八間等因夫狄
犬羊耳雖豢養馴服然投之以骨則爭而滿
旦與其子溫布等酋狡黠甚強者也年來
以菹實之故皆憤深矣故一面講款作搖尾
乞憐態一面竊犯爲挾增新賞計臣鑒前轍
方持之幾三年不許加增縷粟其耽耽跳踉
何嘗一日忘狂逞特以內地戒嚴每每失利

以去如洪山口之斬級五顆墻子路之斬級
一顆石塘路之斬級二顆生擒四夷潘家口
之生擒四夷皆近日事也今乘調發之後嘅
知內地空虛乘釁蠢動勢所必至而外夷之
仇殺卽在關外潘關之火警猶屬非常時當
督臣遠出鎮臣偕行而臣復移駐山海一切
調度機宜責之何人且談邊事者只云薊門
密邇陵京而遵化鎮城之去羅文峪只十八
里去洪山口只五十餘里去潘家口只九十
里去喜峰口只一百餘里未必人人知也夫

此數衝邊者皆隔一垣而與虜隣也薊門以
匹馬不入爲功則必以匹馬闖入爲罪萬一
防禦少疎致有潰裂微臣固無所自逭旁視
持議者肯與臣分任其咎否故按臣王象恒
有遼左阽危薊門震驚之疏關臣潘汝禎有
薊門逼近神京宜固根本之疏皆誼切同舟
故情殷語到願當事者熟察也且臣移駐山
海未必能濟遼之緩急而去薊鎮則有肘腋
之憂不然臣之急公向不後于諸臣山海非
鬼國臣何爲而呶呶自取畏縮之譏乎伏乞
皇上省察勑下該部酌議臣應否移駐山海或別
有責成如臺臣所云專遣經略到鎮代臣受
事董邊可恃以無恐臣方可一意東行而無
返顧之憂則不獨邊關之幸亦微臣之幸也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敬陳援遼一得以備
聖裁事項者奴酋狂逞爲二百五十年所未經見
主憂臣辱通國皇皇卽臣屢疏謬附于焦頭

爛額之誼無一報可而獨是海運未議從督
臣請餉疏中奉
旨着該部議覆未嘗不嘆
聖意固兵餉之爲惓惓也連日聞登州兵船未必
堪用而青州樂安縣塘頭民船素慣通海今
督臣疏又及淮船統在議覆詢謀酌額此
爲餉之本色計耳而餉之折色先是奉
旨着戶部多方措處昨接
聖諭又令內閣傳知戶工上緊湊處臣托在計垣
正講求措處而未有方也乃戰守機宜有得
自採聽臣請熟數于前惟我
皇上試垂擇焉大約今日之役募兵未集糗糧未
儲經略未臨訓練未熟仍利用守而不得輒
以戰之一字漫爲嘗試于倉皇若募兵既齊
糗糧既備經略既到訓練既精即利用戰而
不得更以款之一字抱恥貽羞于百世夫戰
須三面進剿此人人知也乃夷虜交訌將先
剿夷乎先剿虜乎夷雖斬退而整造梯刀虜

退躊躇況其被誘引而來非夫蓄志多年者
比何不大彰朝廷恩威傳諭諸虜一諭以奴
孜敢犯天朝目中豈有虜黨奴得志必不能
並存虜虜于奴豈有利焉再諭我今大舉必
盡剪滅夷若虜能反攻東糗糧既備經略既到訓練既精即利用戰而
闕下准照順義王故事許以世受國封三諭爾
虜今日無非爲要賞耳虜其降心于我也貢
賞如故若敢據邊窺覬不即回還者永革貢
賞仍議剿除虜于此戀貢賞之利而復怵于

剿除之害當必翻然自檻盟約而退者一部
退諸部俱退然後隨而從事于奴此以逸虜
攻奴之大略也奴巢距宰賽諸巢有北關爲
之中隔彼此信使往來非由北關必由內地
若得將領有心計者設法密檄或令北關就
近檎之得其相通消耗用我通使假充彼使
改彼譯書反覆離間妖酋之情可得且奴蓄
與志四十年濡忍未發慮北關之尾其後也
今乘虛破撫順覆沒全軍所不卽長驅而猶
在薄觀望無他志在北關耳若北關危而饋
左半壁皆非我有不可不蚤爲北關計者況
奴酋與北關金台失白羊谷相角有年中國
每季撥火器兵五百爲之防守北關深懷我
而厚仇奴今合一面爲北關多助撥兵旦夕
隄防或奴西出北關北關卽尾奴追之至大
征時定借北關兵若干爲鄉導搗奴右脇夫
北關隣奴北朝鮮隣奴南朝鮮當倭變時受

義我亦禮義蓄汝奴背恩汝當協力檎奴以
成數百年忠順我當嘉乃績重乃封典至大
征時仍調朝鮮鳥銃手二三千同我兵由鴨
綠從山後進征搗奴左腋此以順夷攻奴之
大略也凡奴所用皆華人也華人悉我中國
情形如往時襲姓者事奴雖柄川事而時以
好語諷諭奴故奴尚戢而不敢逞今襲姓人
或老且死矣其他爲我中國士若民者必皆
因尼無聊或懷材抱智斷絕功名之路甘心
爲奴用耳今須懸重賞購得華人之柄用事
者細偵奴之謀略而一味設疑用孫子之五
間法以繫奴頸況奴貪利嗜殺殺胞弟殺愛
妾抄沒部落軍無不切齒憾者彼中無亟欲
釋憾而甘心奴者乎聞往時奴中軍于谷里
張海輩皆屢到邊與撫鎮道將各官叩頭相
見則設法勾引當亦無難夫撫順至奴住牧
處二百餘里有五關隘須進一關卽守一關
若越關而過恐無歸路凡奴住牧處遠近深

淺虛實堅假我軍須一爛熟而非有奴之
前後左右人與我同謀誰其悉此者夫奴于
我誘之市則市致撫順陷矣誘之追則追致
全軍沒矣而我獨無誘奴一法以制奴若多
方得奴前後左右人皆爲我用何奴之不可
誘者此以奴攻奴之大略也雖然今日之役
專主必攻無煩再計乃三路進剿則須多兵
多餉多用重臣今大將賴李如栢一人而經
略楊鎬尚未知何日到會記朝鮮之役有經
略有贊畫有叅軍彼從事一路且周詳密愼
而況三路耶舊臺臣劉國縉熊廷弼一以父
母之邦倍輸忠悃一以幷州之地夙著威名
何不及蚤

賜環以需任用而部司中如潘宗顏之生長塞地
邊計多聞萬有学之能讀父書家丁尚在或
假以督餉紀功等項名色亦足佐運籌而效
一臂至于劉曰梧倏而議鎮邊關倏而借推
樞貳當會議而銓臣與事未聞留以待樞貳

聖旨是即便嚴行道將等官將登州等三營內挑

選各帶盔甲火器即以原領千把等官或另
委堪用將領管押勒限從海道渡遼悉聽從
中調遣不許逗遛觀望事平之日一體從優
敘錄行糧即于各軍應得月糧內預支兩月
抵給文到之日該道府官即行措處給發不
得拘攣悞事仍將起行日期給付差官齎回
報部查考等因移咨到職職看得奴酋犯順
陷城覆將上壓宵旰勢若燎原凡爲臣子義
切同仇況山東與遼左一海之隔事在震鄰

患在剝膚該職接報聞警之日預行沿海道
將兵馬聽職親行查閱餙備不虞茲者奉
明旨調援該職備查萬曆二十一年倭患方殷山
東沿海設兵甚密後因倭平漸行減汰連年
災旱每苦無餉以致營伍多虛其登州即墨
文登俱係本地衛所軍兵不堪調遣而登州
水營實額止存一千四百五十七員名又將
陸地南營內幷行挑選湊足如數火藥器械
將省城貯備精利者運赴該營職即星馳赴

彼中赶期調發其應用將領中軍等官幷預
給月行糧銀及發兵日期容職另疏奏報外
惟是自古師行糧從而南兵調遣查之節年
舊案月行糧等所費頗煩且登州水陸二營
共額兵二千四百一十九名此兵一遣所存
止九百餘名供挑選遺剩者該郡孤懸三面
備禦全空一水之外南有倭東有虜萬一交
警則束手坐困無可支撐該職數日以來預
慮有此調發必有此空虛與司道再四籌度

真有食不下咽者計一面發兵一面召募雖
不能遽足一千五百之數而募補千名以保
內地萬不可少乃東省自大禍之後民力竭
困今年二麥雖收猶未登場京邊正供尚不
能前該營春餉無從支給而司府庫藏俱爲
賑荒搜括如洗泰山香稅往額每年五萬餘
兩近止六七千至萬金而止纔足額數十分
之二至于起解京邊銀兩急此比燃眉不可那
借此外官如懸罄民若反裘別無一絲一毫

可爲借用惟有臨清解部解監稅銀每年約
共四萬兩伏乞
皇上軫念東方遼左唇齒之邦與他地不同援發
既不可遲備禦又不可懈俯將前銀暫留應
解之數聽職等酌量爲發兵援遼及募兵守
登之用庶兵行不匱內地永安而緩急亦有
所恃矣蓋簡兵練卒本忠義以激人心諸將
士不敢不竭其力惟是餉之一節非預備不
能非枵腹可待連年東省之災

皇上所鑒知也至于今日實不能爲點鐵成金之
計不得不望恩于我
皇上矣目前切近遼左北則薊門東則登萊最爲
要地方兵食之圖勢難遑緩職叨疆場之寄
不敢不因調遣而慮及于防禦之資也統惟
聖明垂察

○兵部題爲奴酋背逆計在必勦謹按征播征倭
事例酌議兵食仰祈
聖斷事臣惟兵家之勝在于未戰謂廟算當先定
也奴酋世受豢養公然背叛陷我城堡殺我
將卒屠戮我人民罪逆通天神人共憤廷議
僉謂當殄滅此用振國威恭奉
明旨曰征剿曰撻伐亦曉然傳布于海內矣先是
臣等會議調兵募兵合用五萬時遼瀋危在
旦夕徵兵于遠無當緩急故止議就近調募
爲聯絡防禦之計云爾今朝議已決計剿伐
非倣征播征倭事例用兵十餘萬欲以示壓
卵之勢收覆巢之功猶是不可幾之數也按

朝鮮之役宣大二鎮共挑選馬兵五千山西
一千今虜封雖定事端未已西鎮兵馬固未
可多撤一面照前數挑選一面募補此額遼
左得援兵之助而西鎮無缺伍之虞或亦可
行乎往者征倭調浙江水兵四千又召募步
兵四千今征建州水兵無所用之止調陸兵
四千亦一面召募補足原額此時汛期將畢
陸續募補以便明春分布汛地計未晚也南
直狼山兵亦可調用二千照前例募補又往

時嘗調湖廣土兵四千四川土兵六千此輩
輕剽使捷登山如飛以當奴酋步兵更爲得
力至河南毛葫蘆兵往會調數千征播此皆
應議調之兵也又嘗調寧夏鎮城兵一千五
百名陝西甘固三鎮各借五百而延綏則調
入衛兵一千七百名又發銀召募一千三百
名今延鎮入衛兵馬先調發出關而寧夏陝
西甘固諸鎮在在多事或未必有兵可借請
照往日延綏募兵之議各鎮分募若干折買

馬匹各差慣戰將官統領援遼錢糧即于京
邊內開銷亦各鎮纔冠之誼也畿內八府先
已行文召募河南山東北直皆近畿地方亦應分
投募兵每州縣不必拘定名數但取有勇力
技藝者如難其選雖平原獨無亦可也如此
徵募幾于海內騷動矣猶不及五萬之數至
于橫江一帶礦徒先經移書督撫設法招集
近得督臣汪可受手書謂已招有數千此則
在前議五萬之數者也督臣又謂密諭北關

報有精兵萬人併移檄朝鮮亦整兵以待矣
朝鮮受我卵翼得保舊封其圖報當不後於
北關再祈
天語一申諭更嚴重于督臣一紙書也用此十餘
萬軍馬豈原議百萬錢糧所能濟事大約行
間用一步軍歲費十金用一馬軍歲費二十
餘金尋常防禦之槩也當此危急之秋使人
冒鋒鏑蹈白刃非有厚糈豐犒何以得其死
力況安家買馬製器等費又在月餉之外故

曰數米而炊不可以治三軍倭之役費至七
百八十餘萬播之役未及其半年亦費二百餘
萬而川湖貴三省民間買馬運芻加派私貼
之費又不可數計此臣待罪楚中時所目擊
者也今遼人能堪此乎一銖一粒勢必取索
于公家即以三百萬計猶是大約之數耳蓋
當夷虜交訌之時爲勦滅奴酋之舉必守者
自守戰者自戰禦虜者禦勦奴者勦奴然
後兵力不分而舉事萬全也調募之兵既十

餘萬合以遼東堪戰兵不下十二三萬內以
三萬人聯絡東西專備禦虜之用征剿奴酋
若可得十萬人總領大將非得四五員不可
及查征播八路進兵用大將六員副參二員
征倭水陸並進用大將四員是以羣力畢效
而收功于一舉今大將自李如栢外合菲用
四員各隸以參遊等官六員經略標下另設
心腹事可徑行機難盡洩者臣等不敢一一
標兵遊擊二員此必不可少之官大將如劉
瀆奏惟是微發之兵幾徧南北續議之餉兩
綻杜松官秉忠柴國柱其選也似應再起二
倍前疏事體重大非臣部所敢擅議伏乞
皇上勅下九卿科道再加會議詳確酌覆請施行
○戶部題爲遼餉孔亟仰
明旨那借湊處以濟時艱以重邊計事竊照逆酋
狂逞陷城隕將東激西桃燄且燎原勢將滋
蔓宵旰靡封疆之慮簪纓切同仇之恥政天
厭其惡而棄之時也詰戎兵而行天討寧後
時哉惟是軍旅之興糧餉爲急諸臣議兵則
議餉總總皇皇唯恐悞國家大計借問寺水
衡未已也而至于請帑情可知矣幸蒙
錄其有慷慨功名而貧不能蓄家丁者何自

皇上念餉卒不堪荷戈而空廩無繇裹腹慨發帑
金十萬兩以鼓士氣壯國威邊臣聞之色動
而思奮夷虜聞之舌咋而魂銷矣臣部司餉
者也當會議時餉計百萬而臣部僅以十萬
計知臣部之匱也今百萬又不可得矣
皇上知此數之必不可少臣部必不能處也屢頒
明旨一則曰多方措處毋致缺乏一則曰上緊那

借湊處不得借言遲緩以悞軍機洋洋
聖諭度奴酋之情形爲軍機之緊急量帑藏之虛
實爲措處之權宜籌畫運之掌上俘虜恍在
目中矣臣感激自矢能無說而處此乎夫所
謂借者非借之本部也又非獨借之北部也
查得四十二年四十四年以薊鎮宣雲之譟
南戶兵工三部各有那借俱蒙
皇上俯允湊發幸而邊軍輯寧此往事之明徵也
彼時憂在我軍其患小尚有同舟之誼此時
憂在黠虜其患深豈無分災之心合無於南
戶部見貯庫銀暫借二十萬兩南兵工二部

各借一十萬兩共足五十萬之數蓋南北有
異地而部無異心欲獎帥三軍而紓君父之
憂遠聽更難安枕庫藏有彼此國計無彼此
欲剪滅兇醜而圖朝食之慶盡臣自是關心
況南戶之豆粟足支數十年究且朽蠹或平
糶而裒其實或改折而蓋其虛皆可以充積
貯何憂不足哉其兵部工部時無大緩急事
而開各僥于蓄應轉輸以佐軍國之急又無
俟再計矣至于臣部先奉多方措處之

旨即督率各司屬日借著而籌緣節年額外浮費
既苦于人事額內儉縮復困于天時新例之
責成于法已無遺利事外之搜索于人又似
拂情無已則惟以本部之宜入各處之應出
者嚴爲催解乎查得先年河工借用過河南
及鳳陽等府解京漕折銀三十餘萬兩年來
河臣久缺聞河工銀兩積貯頗多應照數刻
期解還本部以濟急需者一也各省直州縣
拖欠京邊壓年即爲帶徵雖有參罰終鮮實

效見年徵解多至年終或逾年始至何以濟
燃眉之急也他如缺員空月稅契贓罰事例
納班等項幷前現徵帶徵凡外府之入盡宜
刻日起解以濟急需者二也淮安倉四稅銀
兩除額支運月糧軍外每年約有餘銀六七
千兩自七事申飭後催解一次其餘年分俱
收貯淮庫且有別項借用者矣應剳行該府
及該倉查出盡解其徐州臨德等倉及鈔關
凡有贏餘亦宜隨收及時併解以濟急需者

三也兩淮等處各運司鹽法既已大行凡舊
欠及新引已納在庫者作速起解未納者作
速徵完刻期解進以濟急需者四也各省直
漕折銀兩多至愆期未解即前歲平糴糧銀
尚有逋負在官者應各行督催以濟急需者
五也先年東征各省直裁扣衙門各役工食
節省公費曆日祭祀等項併一切軍興銀兩
原議事平即止聞有仍留充本處兵餉者應
行各省直查出以軍興而佐軍興盡數起解

以濟急需者六也凡此皆不待設處可朝發
夕應者是在各撫按司道同心協力毋以泰
人而作越人肥瘠視也至于清虛冒節浮冗
搜無得廣事例等項容臣同各司官核款斟
酌期在可行有濟實用另疏專請

○江西道御史薛貞題爲奴酋狡謀叵測天兵防
勦難緩懇乞

聖明申飭固守大張撻伐以安疆圉事竊惟奴酋
自陷城尅堡覆軍殺將後退出關外勾連諸

虜時出時入若有事若無事議者遂以爲無
意大舉然不知此政奴之狡詐玩弄嘗試其
憂更大耳夫建酋本東方虎夷而奴兒哈赤
又多智而有謀自認質子爲恭順我已墮其
術中及清河殺戮之慘苟且結局而奴益肆
然無忌今番突發若火之燎原不可嚮邇豈
僅僅爲屠陷城堡已耳不過陽爲緩而陰爲
計或進兵而使我疲或退兵而使我怠其意
在圖北關耳蓋北關一綫犄角之勢猶足以

掣奴之肘而尾奴之後儻左窺右伺一折而入于奴將東西結成一片更無足爲奴慮而遼事去矣遼去而山海薊門危矣尚可悠悠忽忽以尋常犬羊視之耶先議守而後議剿此廟算之無遺策決勝千里之外者也然而制勝之權則在督撫鎮臣尤在經略耳夫督臣汪可受出關援遼業已得旨視緩急爲進退諒不以逗遛視望遺君父憂者此無容再議矣撫臣李維翰身任封疆全遼百姓皆共戴李光弼將郭子儀之衆赤子當此殘破之極遼人如在湯火必奮發其精神爲拯溺拯焚之計修城堡安人民增調將士添設道臣凡可以固吾圉而扞夷虜者當無所不用其極柰何平居無事既弛備以養亂一經敗挫又束手而無策今日報虜至某堡明日報虜至某堡漫云大破打退俟勘實再報竟不言傷虜若干傷軍若干不幾隱匿如清河故事乎夫屠城殉將喪師辱國此在

世宗皇帝時業有明法今即不宜臨敵而易亦當戴罪立功儻功不足以償罪國憲森嚴誰敢輕貸此撫臣所當自力者也鎮臣李如栢以世將而號能將今茲特當必有一段忠勇可觀者弟以新將而用素未練之兵說者以爲兵與將恐不相習然而不然也國無必勝之兵而有必勝之將陳湯發屯田吏士敺烏孫兵破三重城斬郅支首此豈兵訓練千將者哉李光弼將郭子儀之衆明今以如栢才略而總其師指麾變置戎行有不改觀卒乘有不增色者乎惟熟計審處一面固守一面謀勦上以報國家下以保身名毋委責于人專任于已此則鎮臣所當自矢者也至于經略楊鎬朝紳推轂隨請隨報固爲急而用之也今將一月尚不聞動靜幸奴酋緩兵猶可稍待設使長驅何濟于事該部獨不可馬上數日一催乎又獨不可勒限急趨赴仕乎夫經略未至兵餉未集則當固

守勿爲賊誘勿墮賊計而輕言戰經略既至
兵餉既集則當速勦勿以小挫而畏勿以小
勝而驕而輕言款議勦則計兵計餉均不可
緩而餉尤急諺曰軍馬未動糧草先行蓋言
餉之當預也近聞薊鎭發援兵于遼數日間
資糧盡而僦居市食已相顧莫支羣思逃歸
保河所調兵沿途給路費無幾逃歸者日相
繼夫小小兵動尚無餉以固其志設異日興
師數萬令枵腹者荅荅內潰之患豈止敵國

之憂已耶昔唐德宗募兵遣征藩鎭糧餉不
充以致軍士憤怨瓊林大盈之積卒不能保
此非殷鑒哉爲今之計必須多議糧餉以待
考朝鮮之役費近八百萬此豈百萬足以了
事要在盡力區處先議及各部次及南京又
次議及各省職猶記向令邢台時庫貯有備
倭兵餉銀約千餘兩一縣如此則各畿輔內
可知職又記向按蘇松時有備倭兵餉銀約
萬餘兩又訪之浙中亦然三吳兩浙如此則

各省又可知若處處搜括此皆見在實數可
備一時之用儻搜括已盡開呈上覽
皇上尚吝此內帑乎慨然頒發當不俟臣下之喋
喋矣餉足則當動兵然兵則衆寡相當而勁
夷如奴遂足取勝乎遼金史言女直兵滿萬
則不可敵今奴酋精兵業已三萬有奇跳梁
輕健無不以一當十而我兵非數倍于奴何
以當其銳非簡練而精選之何以摧其鋒近
日募調之兵未嘗臨敵止可守而不足以戰
惟寧夏延綏一帶兵素稱強悍其人日與虜
狎且喜戰鬬而有節制或量調以備用或令
杜松廣募壯勇多招夷丁捐厚餉以結其心
則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可以得實用者至應
調南北陸諸兵務必拔其尤使人人可戰不
徒取足于數而惟在于精然後合天下之精
銳分要路以進借北關爲嚮導令朝鮮爲羽
翼用橫江亡命之民示復其故土而使之以
仇攻仇三面夾攻肩背受敵又懸重賞以搆

之多間諜以疑之有不腹心內潰而望風披靡盡掃奴穴而繫奴頸於　闕下職不信也柰何其與懦畏事者借口釋此爲外懼而欲姑置奴酋于不較夫以堂堂全盛之時而令么麼小醜橫行無忌殃民損威莫此爲甚若爲酋市賞之處不難一舉而盡付之兵火之中其不貪我市賞甚明也既不貪我市賞必將剪我土地養威蓄銳磨礪以須秋高馬肥進退瀋陽漸窺遼左一帶諸虜層見疊出蠢蠢皆動使之撓我疲我牽制我伺隙覘變有出此今將何以應之胙觀兵部酌議兵食一疏徵發之略帷幄之籌其大槩可覩矣然職愚以爲兵惟取于有用宜從少不宜拘于十萬也餉不妨于過多宜從寬不必限于三百萬也廢將作何安置召募作何訓練器械作何修整糗糧作何積蓄進兵作何分布朝鮮北關作何指麾一切機宜直俟經略至條上方略次第行之此不煩再計者若目前喫緊

○禮科給事中亓詩教題爲酋謀叵測虜患方深懇乞

聖明直以用人爲安攘第一義事職讀漢史至文

帝時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烽火通於甘泉長安以周亞夫劉禮徐厲爲三將軍出次細柳上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及至武帝淮南王安謀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由斯以談凡爲國家者苟將如周亞夫臣如汲黯而用之以禦侮折衝銷于未萌何變之敢圖所謂戰勝于廟廊之上者也今日

第一義惟是用人爲汲汲此時朝中見在之
人內閣止一人尚書止四人侍郎亦止四人
科臣止七人臺臣領差在京者亦止十人總
之則不滿三十人也嗟嗟當國家全盛之日
祖宗累朝之所培養我
皇上臨御以來之所網羅甚至其乏人忽至于此間
之繼貊傳笑四夷真是聖朝一大闕事豈不
痛哉蓋我
皇上深居大內雖寢不聞聲頗往往自神其智自

雄其斷似以人爲不足
用有不必用與不足用之心橫于中遂視天
下無一可用之人矣以故密勿之
詔命不宣冢卿之環賜不決總憲之席虛不布臺
諫之門扃不開各衙門之印刓不予一日如
是日日如是一人如是人人如是但有剝落
絕無登庸積薪之嘆時聞空國之形已見羣

采者誰明目達聰者誰可備緩急當禍亂者
又誰也急則露肘終將噬臍嗟何及矣蓋
皇上用人人無不願爲所用者惟
皇上不用人人雖欲爲所用不可得也至人欲爲
皇上用而不可得天下事尚可爲哉此賈生所以
痛哭流涕而長太息也然用人亦何難之有
一俞牧卜則絲綸之地有人矣一
召趙煥則統均之地有人矣一簡李鉞及劉曰
梧則紀綱之地有人矣一下前容考選李若
丙辰題留陳亂叢等及在京俸深中行等官
一併允行則青瑣烏臺之地有人矣他如內
而部堂左右大小京堂之推外而督撫重臣
藩臬大吏及二千石之推亦無不隨推隨下
則百司庶府之間皆有人矣做成箇圓滿世
界露出一番赫耀聲靈觀聽一新播之塞外
蠢爾匪茹所不膽寒心戰若崩厥角稽首者
未之有也內安外攘順治威嚴更何茵虜之

足慮哉必如是然後可以議兵可以議餉兵
不容已則餉亦不容已師行糧從軍之制也
皇上想亦不得靳內帑之請矣不見戶部邊餉孔
亟之疏乎所那借者僅十之一已存乎見少
所湊處者雖云有六是亦畫餅耳西江之水
耳曾何裨于有無之數哉議餉若此萬一兵
集而餉不敷餉缺而兵不安必且有望內帑
爲奇貨而虓虓生心者矣

皇上幸再勿曰空虛空虛云也昔唐德宗時李希
烈反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赴京師
發至滻水詔京兆尹王翊犒師惟糲食菜餤
衆怒蹴而覆之曰吾輩將死于敵而食且不
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耶閒廐林大盈二庫
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譟
赴趨京師上召禁兵禦賊竟無一人至者賊
已斬關而入上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
王自苑北門出宮從官左右僅百人以幸奉
聖明統賜裁察

天假令德宗蚤發二庫餉軍斷不至此亂臣
賊子敵國外患何代蔑有
皇上尤不可不深長思也雖然畢舉羣策共濟時
艱用人以圖安攘者
皇上也同心戮力勿二勿三盡瘁以效忠貞者諸
臣也近因遼事一言不合輒紛紛見告北肩
事主何忌何嫌不爲壎篪之吹反成水火之
勢職實憂之惜之宋當元昊之初叛也韓琦
爲陝西安撫使獨薦范仲淹代范雍守延州
後夏人議和琦又請與淹俱出按行一宣撫
陝西一宣撫河東仲淹請益兵屯河陽琦以
爲不必請上前議未合退于廬中猶爭仲
淹抱忿欲再請對琦道語琦笑止之會富弼
贊琦說卒不發兵仲淹亦不以爲忤卽此亦
可以釋東事之爭矣諸臣第各求如仲淹與
琦無不可者職雖不肖職心無他惟願與諸
臣交相勸勉共成國事已耳伏乞

○禮部署部事左侍郎何宗彥等題爲風霾屢作
可懼時事孔棘堪憂懇乞
聖明亟渙大號以安人心以杜釁萌以固根本以
保萬全事祠祭司奏呈到部臣等竊見本月
十九日申時黃霧自東初起頃刻蔽天風霾
大作日色無光相顧駭愕者久之因追思前
三月十一日曾見此變匝月餘遂爲奴兒哈
赤計陷撫順之期喪師殞將應若影響此何
等變而可令再三見也常聞

祖宗朝每遇一番風霾則申飭一番邊備今邊情
大可見矣鴟張侮慢目中已無中國東西交
訌處處戒嚴不啻申飭而豫防之矣而臣所
私憂不在天變在人心不在外侮之蠢爾在
根本之空虛也夫所謂空虛者何也曰無人
也無財也夫中國豈乏人哉山川所鍾毓
祖宗二百餘年所培植儘足供聖朝之驅策而
皇上一槩投之閒散而不用中國未嘗乏財也孟
帶九有筐篚萬國農生之工出之商賈通之

催科者鎰銖而取敲扑而斂之儘足供九賦
九式之出入而
皇上一槩積之朽蠹而亦不用今日曰俟即查點
明日曰次第檢發自起經略及二三廢將外
曾見有破格用一人朝上疏而夕報可者乎
甚之印刓弗予科抄半停兩咨考選及起復
散館諸臣守候雲集朝廷曾不得借半箸之
畫但不思帷幄之中幾人運籌幾人制勝邊
關之外幾堪將兵幾堪將將甚矣無人堪憂
也今日曰帑銀知道了明日曰庫藏空虛無
從所處自捜發十萬兩外強半倚辦那借則
連年進奉是果安在但不思六十萬之發曾
不足召募之用可能了捷伐之事否昔漢高
祖用反間割四十萬金授陳平不問所出入
今以堂堂全盛之天下大張撻伐而終日告
貧苦寒酸此詎可聞于醜虜耶近聞調援之
兵行糧不能裹腹中途涕泣有欲自盡且逃
者至用人押送而行夜則拘防之此不可強

之赴伍況能使之死敵乎儻在在調兵皆然
萬一不逞之徒脫巾倒戈適所以召寇而速
之亂耳至于稅監張燁
諭授虎狼以吞噬之資當此民窮財盡其能堪
此朘削痛楚不可忍之下當必有奇變出于
意外是無財堪憂而所以斂財者更可危也
夫奴酋直一鬲之醜耳不愛參貂之餘利招
納亡命爲中國通逃主江南猶悍負辜多機
智者率投其中即以我中國長技併逞于我
常聞其襲陷撫順之時器械鮮整師律嚴明
邊關守堡之卒且無不爲所餌誘受其厚賞
透送情形轉爲嚮導若寬然有餘用也者而
我中國一味儉嗇慳吝各官吝賞患寡患貧

此不待對壘交兵而先聲已自披靡
皇上有人而不用有財而不用言之可爲痛哭流
涕者此也何不渙然發大號盡下會推考選
之章使賢才布滿庶位隱然有虎豹在山之
勢速發內帑數百萬給爲軍興以鼓將士之
忠勇而資其操縱權稅之使所在罷撤毋致
朘削貧民敺使從亂其已徵者
經過處所充作行糧從厚優恤使人人有感
激思奮之心仍重懸購募之格有能斬奴酋
者封之徹侯即以其地畀之無復挾廉望奢
如前日所云千兩世職者使天下英雄豪傑
聞之掩口而裹足一申
命間四方鼓動當自有繫奴兒之頸而獻之
闕下者或不必罄帑發而事半功倍未可知也
陛下有風勵之權不自操之以鼓舞人心而使風
霆得橫發以塵涸下土此臣所目觸而心憂
循職而不能已于陋瀆也
○兵部署部事戎政尚書薛三才題爲奴酋議在
必剿兵食計當早決懇乞
聖明立斷以定廟算事奴酋背逆自干天誅廷臣
建議咸謂不殲此小醜無以威示四夷
聖怒赫然特下征勦之令臣職在司戎敢不蒲將
天威咨籌兵食先議兵五萬餉百萬止是就近調

募防捍目前未及于征勦之役也
國家舉大事興大役必算無遺策動不後時然
後能一舉而收萬全之功奴酋雖小醜其威
力足以吞併諸夷其財力足以糾連諸虜鳴
鏑控弦之衆不下五六萬我兵調募者即以
一敵一得失且未可量況多不習戰之兵乎
李如楨生長遼左于奴酋情形甚習具揭到
臣亦謂須得精兵八萬臣部續議十萬併北
關朝鮮之兵亦在數內實止得八萬耳先是

臣等會議五萬募兵居其七今已匝月遼左
召募尚不滿萬續議徵調又未奉
旨而空言征勦不幾以兵事爲戲乎聞遼人曩時
應募者一隸兵籍遂同永軍非甚無聊誰肯
以軍遺子孫者且糧餉不厚器械不具亦非
所以招狹壯士也寧前開原聚落本稀總募
故難廣寧遼陽海盖三道若懸令如招家丁
之法豐其糧糈而不隸于軍籍鞍馬甲仗等
項俱官爲製備勇力技能之夫必出而應募

矣既廣募召又不得不急徵調盖薊保援兵
不過萬餘加以南京登州兵四千五百真保
快壯六千止得二萬餘遼左募兵見不滿萬
即再募萬餘僅得二萬合之不過四萬人耳
非徵兵南北安得八萬精兵而用之兵勢既
盛然後間諜得行而北關朝鮮之兵始爲我
用也督臣汪可受貽書于臣謂招一壯丁須
得安家銀五兩盔甲器械銀三兩鞍馬之費
又須十四五兩而月餉不與焉計募軍二萬

費亦二十餘萬矣調兵安家銀近者三兩遠
者四五兩各將官家丁亦然以五六萬人計
又得二十餘萬先議百萬今止得見銀六十
萬耳大兵既集而糧餉不繼變且虞脫巾何
言剿賊哉寧夏播州役未及暮費各二百餘
萬而民間轉輸不在此數奴酋蓄謀數十年
帶甲五六萬東西諸虜互相連結非若楊酋
哮賊突發于一旦而坐困于孤巢者也故昔
之勦播勦寧夏賊易而今之勦建夷難東夷

之爲酋長者數十各擁部落數千異時王杲
王兀諸酋猶且奪其螳臂逆我顏行今奴酋
併吞諸酋盡奪其部落是昔止一酋之力而
今合數酋之力也故昔之勑諸酋易而今之
勑奴酋難臣非不念多徵兵則海內騷動多
發餉則國計空虛顧上欲爲朝廷伸撻伐之
威下欲爲遼左規一勞永逸之計不得不摹
倣征播征倭故事指陳其大略如此乃議餉
三百萬說者猶謂是書生數米量粟之見也

今秖候十日矣未奉
明旨施行臣自惟知識黯淺惴惴懼無能佐軍國
大計度奴雖暫退勢且復逞經略既至而兵
餉未集楊鎬故多方略恐亦難于措手臣又
勑下九卿科道集議當否取候
聖裁一切兵食之計豫爲調度庶廟堂有必勝之
策臨事不致倉皇矣
○直隸巡按劉廷元題爲世變在在可慮時政事

事宜新懇乞
聖明爲社稷計修常法策交警以弭禍亂事項者
姦酋大逞一日而屠三城覆軍隕將殄萬命
此亦千古大僇也羽書旁午
皇上始愕眙東顧在廷諸臣高目動色其選將則
以增設經略總鎮遴材起廢議其聚兵則以
募壯士帶家丁議其儲餉則以部寺帑金贖
罪開例議其策戰則以兵未集堅壁固圍勢
既昌長驅掃穴議其除戎器則以盔甲出之

府庫火藥矢鏑造之水衡議謀無遺慮矣職
愚謂便宜欲假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矧閫
以外轉盼咄嗟情形已換安能踰度督臣暫
出關料理與經略交代蒐良將鞠精兵觀變
而動勿泥請
旨而坐失當機勿疑掣肘而有碍直前懷忠仗義
期殲小醜而止寧虜氛既靖以功罪付之實
勘可也賞罰欲核重賞通有死士猛罰庶不
偷生今失律之法有死無二矣若當以首級

程功未免賅處惟搴旗摧鋒先登者上賞即
通侯世爵以全局奏凱論勿以一夫斬馘較
可也不分力于割級乃得奮勇而陷陣也然
此門庭之患也都城何地而戒禦全疎窺伺
可慮諸臣于門禁則以兵部官親領議于啓
閉則以展閘酉刻議于目濫則以清出古役
議于器械則以預備多積九門議于操練則
以重總協事權議畫無餘策矣職愚謂內市
宜罷憶職于四十三年曾驅山各門外貿易
商民樂從其後使進姦細兇具誰爲檢點此萬
肯令之復入紛亂而進嚴憶巡視皇城時官不及
萬不可也宿衛宜嚴憶巡視皇城時官不及
厥輿軍不滿十之二三旋振旋弛何以護
宸嚴在選材而授按籍而校以克之如符卿熊尚
文金吾押牌之申飭毫不假借可然此猶蕭
墻之患也其腹心病根在

倭楚黠苗獞聞且洶洶省直啼饑號寒之子
遺瘡痍未起聞且蝟蝟際此剝膚燃眉之秋
宜勵臥薪嘗膽之志改弦易轍職方謂一切
除拜機務無巨無細朝上夕下宗邸報中
奉旨者僅僅經略總戎會議數事耳閣部所籲諸
臺省所條陳十無一報也職方謂恤灾之蠲
賑稅之茶毒不崇朝而行者行止者止奈
何損內帑之毫毛存陷危之全湯尚爾也宵
未見霈發也職方謂召鄒元標史孟麟歐大
倫王德完李騰芳于禁近列劉光復劉國縉
于行間還劉文炳郭尚賓凌漢翀翟鳳翀等
于言路以濟時艱柰何熊廷弼之監軍廢將
之棟用尚爾訐印未聞概俞也豈知在廷臣
子以枚卜請以補大僚請以下候命候考請
豈遷遠而不切事情者從來六相五臣謀斷
相資乃緩急有賴矧國事旁午其需協贊尤
甚從來六卿九官分任而職業精互參而忠
益廣矧封疆孔棘其需共肩尤甚從來青瑣

蘭臺濟濟鏘鏘補拾各攄見聞更代遞爲激
揚矧虜情桧攘其需糾彈尤甚諸臣稔悉治
亂安危之關全懸于此今日喪師辱國政爲
人賢寥落時事變塞故至此則目前之轉禍
爲福因敗爲功者其喫緊亦不外此
皇上試參稽古今章疏之滯如斯也揆地之匱如
斯也大僚之乏如斯也言語之空如斯也內
帑之盈如斯也歷代治世然乎不然乎

祖宗朝然乎不然乎前朝初年然乎不然乎乔失
其常安得不自召其變草野之民知有今日
久矣爲今之計在舉數者交警而致行之而
又有三要焉一曰旌實心任事之臣均一幹
濟也而任事者與循職者懸矣與市名者抑
又懸矣中外文武諸臣豈無介特精明持理
法以營實事者然利于國利于民不利于狐
鼠社一過滑釐而諜語鼓譟隨之旁觀且
從而齮齕之所由不得殺其施也惟
皇上著爲令廉有真任事者詡書盈篋勿爲投杼
事完以顯陟隨其後庶豪傑蒸蒸嚮應耳一
曰貂璫不預外政大小臣工無論同心堪與
籌國即崎見究歸濟事獨此輩忝焉糜金錢
虛營伍公然無忌迫披瀝叶閣而彼且煬之
也其自托也完勢必不可問夫都門鎖鑰禁
地宿衛關繫何如而蠹壞至是良可寒心惟
皇上著爲令一槩禁革勿與聽各衙門調度整頓

庶蠹弊可頓洗耳一曰
皇上捐玩世之心
皇上神明天縱何所不曉直狃熙泰而恃英哲方
日舉世可弄于掌股也或曰殃孽之象亦氣
數偶然也又或曰言官痛哭流涕之談直謾
我嘗我多不盡驗也即稍任意何害乎詎
知國家禍患發之驟者淺而易救蓄之深者
蔓而難圖且幸而不驗耳不幸而驗也天下
事尚可爲哉今固已驗矣圖之此其時矣惟
皇上慢然憬悟朝兢夕惕修復常法爲期庶圖以
人實政舉民和而可戢我心于萬一耳是役

也謂可嘗試浪戰是委駒犢于虎狼之吻也禍必不振也謂可苟且結局是損國威而熾邊鮮也欲偃誅伐五胡雲擾且立見也惓惓藏而踟躕是聚癉而來虎視眈眈讒貨而侯探丸胠篋之躑躅也鶩于邊境不式于廟是顓蚊蚋之抴其肩未知鼠之食其角也求之于戎戎馬而不講于任人納諫是治標忘本爬搔疥癬而罔念骨髓之潰也非任事者實做一番是塵飯塗羹坐而待斃之道也近倖仍聰縱橫是漁獵幾蹏夫澤鳧竊且及于膚扶戶揖盜而羌夷接軫載也臣而泄泄沓沓是以人國僥倖也義所不敢出也君而悠悠忽忽是不正其家之主而欲葺主之家將補東而罅西支此而傾彼竊謂噬臍之無及也遼東勢屬肩膺安危與共大非朝鮮孚橋比今日病入膏肓事勢狼狽萬非嘉靖庚戌比救焚拯溺即披髮跣足猶恐不及而尚可抑鼻息于馬上之口嬉狎旦夕效處堂燕雀乎塞既漏之舟維將顛之屋在皇上自爲計審耳職邊警時聞震鄰爲恐輒陳其款款若此

薊遼碩畫卷之四終

籌遼碩畫卷之五

天都程開祜仲秋父輯

○江西道監察御史唐世濟題爲奴酋罪在必誅
兵餉宜先酌議仰祈
聖裁增餉臣豫輸輓以鼓士氣事竊照奴酋蠢爾
小夷不足當中國一郡邑當王杲擒破之餘
孰然若釜底魚耳天朝寬其萬死之誅弘以
再生之路彼得生聚訓練併吞諸部日漸跳
梁雖久蒙豢養外爲前向弭耳以示恭順而

中藏叵測在廷諸臣獻曲突徙薪之言已二
十年於茲矣遼撫李維翰在事已非一日乃
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狃目前羈縻
無駕馭遠略平時備禦不設間諜不施以至
狡酋突然發難如入無人之境躡城殺將大
損國威戕二萬之生靈動九邊之窺伺今赫
怒整旅滅此朝食誠不俟再計者頊屢奉
明旨欲大張撻伐大小臣工罔不盈儆從事樞臣
議調各邊及浙直川湖等兵共十餘萬萃中
國之長技合南北之精銳以此制夷自當綽
有餘裕矣臣愚以爲兵貴精不貴多頊者大
帥張承胤以萬人臨敵竟全軍覆沒未聞以
一矢相加遺此病不在少也且兵有宜於南
而不宜於北者有宜於北而不宜於南者廉
頗在趙威名振列國後一爲楚將無功相髀
而嘆思用趙人則人與地貴相宜而將與兵
要相習也況數千里裹糧道途跋涉費且不
貲檄臣疏中恐騷動天下慮已先及此似應

聽經略楊鎬至日遴選將官令其各陳方略
或調發或召募或用邊兵或用南兵總之
皇上以便宜聽於經略經略以便宜聽於諸將帥
要俾上下同心將卒一體若身使臂臂使指
而後一舉收必勝之全功可計日待矣至於
兵餉一節查往年征倭之役費至七百八十
餘萬征播之役費至二十餘萬若征播半於
之內爲力易而倭在海島之外爲力難今樞
臣籌度此一役也所需兵餉倍於征播半於

征倭即舉朝商確皆以爲勢必至此茲奉
明旨邪借之議先已借及於陪京儻值軍興繁費
之時計必仰需於內帑
皇上捐宮中撲滿之積以收關外安攘之功當自
有慨然無靳者惟是目前喫緊尤在糧運語
云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兵不宿飽
頃援遼之兵間關道路不免啼饑山海關米
價斗米值銀數錢此不可不豫爲之計者
雖議開海禁以通登萊或可稍濟目下但東

土大災後計一歲所贏必不足給全遼緩急
今查通州至山海有水路可行似宜及時蚤
計先運米十萬於關內他日大兵陸續到關
有所恃以無枵腹之虞此方今最急務伏乞
聖明勅下戶部專遣司官一員至山海關調度輓
輸及給發等項毋致臨時有緩不及事之嘆
再照通州爲神京肘腋四百萬軍儲在焉庚
戌虜警御史王忬提兵駐其地亦以咽喉要
害防守宜嚴向承平日久城池未經大修昨
職以儹運駐扎該州見其垣土單薄由歲久
剝蝕以至於斯亟宜大加增築爲未雨徹桑
之圖此則撫按道諸臣自能先事綢繆職耳
目所及輒不能已於言耳統俟
聖明裁定
○遼東管糧戶部郎中馮汝京題爲孤鎮阽危亟
需兵餉懇乞
聖明軫念邊疆速復豫發限解舊例以固軍心以
壯戰事竊惟遼東一鎮

神京左臂倭虜控扼會區也九邊形勢獨居要
害其額設月餉視他鎮獨薄故先年皆預發
限解到鎮邇以二運不繼浸至停壓目底遼
餉遂缺三季兩河儌士已困憊極矣頃奴酋
突肆跳梁破殘城堡陷折官軍又糾引各酋
部落於沿邊處所不時侵掠全遼罷餒兵騎
日相尋於鋒鏑弓矢間形單力弱莫能自固
時事益萬分岌岌矣幸
皇上痛念危遼從諸臣之請隨下

明旨慨發兵餉臣又何敢弊懇但臣查萬曆十四
年御史王國弼題請遼鎮京運皆先半年預
發三十一年二月間戶部又咨前巡撫都御
史趙楫行山東撫按將民運銀兩亦勒限於
本年五八等月到鎮題奉
欽依遵行已久不知去十餘年以來何以相沿遂短
欠至此豈以遼士尚可以存立耶臣竊見遼
士居恒謀生亦最窮蹙矣候領本月之餉而
不得候領上月及上季之餉而又不得借貸
而食典衣甲弓矢而食甚至鬻兒女而食今
所驅以戰者皆羸餓輾轉逃亡垂盡之孑遺
也彼平時曾未得度一溫飽之日倏遇急難
輒望其枵腹支撐持死力以效用於我此非
有破格恩賚當不能使之一旦振鼓若其應
得之餉只照舊而先予之於此際復何所靳
也況今日之遼何等情形也骸骨未瘞瘡痍
未起無濟急金錢安能存恤其家療扶其傷
痛至行役從戎及荷戈防守者又當先有安

家之資衣裝之資修緝器械之資餧飼馬匹
之資脫不為一二料理只拘拘每月而支給
之使其百凡所須急切無備如此困苦如此
沮喪不但無軍容而且無人色羸瘠支離之
輩聊備人數而往遼可以戰乎故遼於平時
月給以月糈可以為生也遼於今日月給以
月糈不可以為用也且遼人到此又似可因
而為用者虜所殺擄者非遼人戈兄即遼人
子弟切齒揮淚而思報復其仇憤可乘其銳
氣可鼓更當感而義激之胡可急迎緩持以
失此一時之人心也矧此半年京運一年民
運每歲內帑之儲餘真如沙聚特為孤危地
方通融豫湊諒亦不艱於設處而數月後之
物數月前與之均與耳孚蚤暮之間立分德怨
便立見向背試思停留時日有何益於得失
有無之數乃不亟出之以收此時紛解之心
以維此時殘缺之勢也計前此十四等年承
平無事尚亟亟於遼中餉薄之軍而此危急

存亾之秋則照例預給更不容後時矣人在
湯沸火焚中先一舉手而立可置之生地且
必無愛於髮膚豈以邊鄙叫呼不徹
九閽遂置為耳畔以外之人也夫此輩亦易生
心也窮而無路輕之乃釀離携重之乃徼訌
亂耳儻此中散叛情形敵人偵知益驕益悍
厥虛而入更不大可寒心歟臣司遼儲往日
無餉饑軍鼓譟禍止一身目前無餉饑軍訌

變禍中國家故不得不援近例以請至本鎮
及外鎮調募兵馬糧料知
廟堂自有區畫臣不敢妄議也惟我
皇上俯念全遼危迫特賜京運刻限盡解外仍照十
勅下戶部將春夏未到京運先發半年
四等年題准預發限解事理京運先發半年
民運依限解發歲以為例永無變更遼士聞
用間設疑隨其所向不遺餘力卒使王台等
誘拘元兇我兵四集縛杲以獻我
皇上登午門樓受俘此往年擒勦建夷情狀疏奏
一一在科可按也夫奴酋實主杲支黨均之

誓師出塞直抵建州將士用命一鼓而蹙其
堅城再鼓而斬首一千一百餘級火焚崇臺
親族鄂覆部落星散往返八日遂以捷聞建
寨雖破杲尚逋誅職祖乃分遣通官宣諭屬
夷王台等酋舉以天威餌以厚利整兵秣馬
用間設疑隨其所向不遺餘力卒使王台等
誘拘元兇我兵四集縛杲以獻我
皇上登午門樓受俘此往年擒勦建夷情狀疏奏
一一在科可按也夫奴酋實主杲支黨均之

建州夷酋也事起撫順其地同也裴承祖見
殺李永芳被執均之撫順將官也昔止承祖
一人以輕身擅入虜帳而遇害今永芳扞禦
疎失致夷衆突入城商民鞏粉流血漂杵
矣昔止備禦一官今則大將偏裨同日死事
精銳萬衆飽飼鳶烏矣昔以遼之兵餉結杲
一案未嘗借關西一矢一粒之助今則總制
移鎮薊兵出援撫道請餉請兵洵無虛日矣
遼固非昔之遼奴卽非昔之杲相提而論亦
皇上初年勵精圖治紀綱肅然內外稟畫一之規
上下聯臂指之勢其事易舉其功易收今則
災變迭臻民力殫竭官府情隔而不必通泉
貨壅閼而不欲用讜直徒激讎結彌甚百務
潦草九列曙星猝有不靖宜其難以措手也
幸而奴酋自矜一勝不能乘撫順迎刃破竹
之勢急攻遼陽直走三岔還視鐵木眞下烏
沙堡破白登城而攻金西京者有間抑或暫

虜勿汲汲以報奴爲念在
當寧以奴事盡付經略重臣要其成功勿傍掣其
肘調用兵將查照庚寅西征火酋事例題請
寧武宣大每鎮騎兵三千薊鎮主客騎兵五
千合得萬四千人分爲四營每營統以大帥
副以偏裨別錄遼將數員抽選廣寧正兵各
營夷漢騎丁三千以資鄉導鼓行而東直搗
奴穴攻其中堅招募薊遼步兵五千人嚴加
訓練輜駕隻輪輕車多置火器如虎蹲鳥銃

之類務極精堅應手不乏爲騎兵殿後挑選
保定忠順天津海防步兵三千人金復海蓋
各營騎步兵四千人由朝鮮北境撓其左以
援遼麻帥原領兵將約同北關屬夷趨其右
凡此三路同日俱發聲勢相倚連營併進勿
貪首功勿事零勦奴酋兵力固盛腹脇受敵
顧彼失此自救且不暇矣緣奴有城有家非
移帳住牧諸虜比當果成擒日奴所目覩四
十年來兒鋒歛伏未必不覃慴前車今已暫
退時蓋潛暑夷之弓馬裘幕事事不宜於夏
我因其敝而制之傾其巢窠如王杲故事經
略督撫諸人力所能辦振國威銷外侮在此
一舉兵行糧從宜專設東征邊郎一員齎戶
兵應發錢糧隨軍按日查給士馬騰飽戰勝
自倍軍門更重懸賞格以勵人心將吏有功
不時請爵於朝不必復待查覈如將士不遵號
令小有挫衂一依軍法不必待奏請定奪如

此而人不思奮奴不授首職者曰日前張帥全軍覆沒固遼勍兵也奴
豈易言哉職曰勝敗有機非衆寡所能限張
帥開撫順城陷將無深負守備不設之懼怜
惶奔命又倖桑榆補過之功壁壘未完爲奴
所掩此戰之罪也非強弱之數也今臣所擬
騎兵皆邊兵中堅健者因劑量其地之緩急
遠近而抽取之以有制之兵授知兵之將所
謂以一當百在精不在多耳古人以寡敵衆
者何限今若驅未經戰陣之人驟當強胡適
以取敗且各鎮自有封疆之責敦急公之誼
肯精強相應足矣敢侈言兵哉然其要則又
專在擇將大將聽經略節制擇領兵諸將聽大
將自擇宣雲兵則用宣雲將薊鎮主客兵則
用主客將抽選兵馬本將任之兵將相習如
父兄子弟未有不用命者盔甲馬匹器械等
項一任各兵自占勿強其所不能用給其所
不可用仰我將士神閑氣定仲縮自如於是

遠設偵探備悉夷之動止路之險夷以及扎
營水草之處奴遇我如撼山我加奴如拉朽
振旅而還無煩再舉矣說者以奴酋二十年
聚集二十年教養遠交近攻規畫嚴密而我
遼自壬辰以還驛騷於征倭重惟更張之擾
削弱於李如松之戰沒銷鑠於高淮之銖求
占冒掊剋之弊多東西交訌之警亟遼之爲
遼所存有幾若不大破拘攣大興師旅作一
勞永逸之計勝算未可必也臣愚謂有餉則

有兵餉倍則兵倍前會議疏請發帑我
皇上括十萬助餉懸千兩購逆閹部臺省扈散齒
折所得不過如是何以鼓舞人羣而致豪傑
死綏今必欲滅此朝食非餉十倍於兵不可
與其那移勸借孰若再四告急於君父祈我
皇上俟經略提兵出關士馬雲集之日慨然下
明詔曰凡我臣民得奴酋懸之藁街賚萬金爵徹
侯夷部中有能執奴來獻者即以建酋原額

勅書畀之永作外藩豈惟將士爭赴功名將

奴肘腋間必有投款起者矣職少遊遼塞出
入戎行原因祖揄杲功次承襲世廕嗣登武
選國恩難報適奴酋發難義觸主憂以故不
避僭越直述今昔夷情併抒徵兵實着仰佐
廟謨萬一儻得備王師之全驅奮鉛刀於一割此
則職之分也伏乞採擇施行

○薊遼總督汪可受題爲援遼事急謹遵派
明旨乞過餉銀先圖防禦乞再乞兵部續議餉銀
早備撻伐事自奴酋不恭上厪
聖懷節奉
明旨增餉募兵一則曰共圖防禦一則曰大張撻
伐職已　欽遵備行撫鎮道將諸臣一體
欽遵去後今據分守遼海東寧道呈稱節蒙
督撫檄令召募新軍三萬敢不遵奉第計募
兵三萬照廣寧大營例從優酌給每月每名
糧銀二兩一錢五分料銀四錢伍分一年亦
須用銀一十九萬二千兩每名再給器械銀
二兩共三萬兩二項通共該銀二十一萬二

千兩至買馬一萬匹該銀二十五萬兩然則
京發六十萬尚不足募三萬軍一年之費也
所云招三萬之數似屬空言若兵聚而無餉
給之禍豈獨在虜乎今何等時而可務虛聲
以釀實禍也催添新餉不得不亟懇疏請等
因又據遼東管餉主事及寧前道各呈稱往
例按遼官軍千總一員日支粳米三升折銀
六分肉菜銀五分共銀一錢一分把總一員
日支粳米三升銀六分肉菜銀三分共銀九

分百總管隊二名日支粟米一升五合鹽菜
銀一分伍釐共銀二分四釐軍士一名支粟
米一升五合鹽菜銀一分共銀一分九釐馬
匹一日支草一束料豆三升折銀二分九釐
及查所屬倉庫釐竭如洗前項將何給領等
因又據薊州等鎮各呈糧儲各鎮額餉
已竭按兵經過方始慮薊兵有庚癸之呼
又算經過無應付之具即云莫非王事義切
綏冠而無米難炊安能托諸空言再照召募

新兵憲票豫備糧餉支給該道移會到職備
查往例從來未有糧糗未據而調集遽議者
今日之事欲以急於外援且先防其內訌乞
題照先年東征事例召募經過之餉俱另項
給發與薊餉正支錢糧不相蒙涉則薊與遼
兩有賴矣等因又據保鎮總兵官呈據援兵
五千五百名告稱各軍原供內地城守糧餉
皆薄有春夏月食四錢八分秋冬月食三錢
二分者又有四季皆月食三錢二分者今千

里應調無不典當衣單乞憐遠戍增餉等因
各到職竊惟國強以兵兵強以食食足氣充
不待臨陣而知勝食缺氣餒不待臨陣而知
敗故未議調募先議轉輸此行師之道也我
皇上業採廷議許以百萬金為遼左防禦之計職
據此分布聊以支持終歲而猶虞未足職觀
今議募兵者如科臣言禦遼之虜必遼之人
此為第一義矣主兵不振客將誰助職所以
行遼募三萬近據撫臣書言廣寧城中募過

二千六百名各道所報募數或二千或千餘或數百不等大都疑於餉之不繼耳葢鎮城往募家兵之例每名安家銀伍兩即器械在內月食糧銀一兩一錢五分馬料銀四錢五分其糧銀如薊門之雙糧家丁而馬有料無草尚不及也今撫道諸臣似謂不如此募則又莫之應募而盡如此例嫌于過費臣切計之遼募若少則遠募宜多遠募非雙糧其可得乎既雙糧而加以遼之行糧不愈費乎馬又倒有月草不愈費乎倍費招棟總不如遼人虜情習熟痛痒相關也則厚餉宜無靳乎職謹酌議募以力強技熟者爲第一等給安家器械銀五兩力強而技應教習者爲第二等給以器械銀二兩多寡相參可每名三兩而足以三萬人計之該銀九萬兩每兵月食一兩一錢五分該銀四十一萬四千兩步六五分通計該銀六萬四千八百兩馬二萬

二千匹除發寺馬三千外尚九千匹該馬價銀十三萬五千兩總計於新餉百萬內該發遼鎮主兵銀七十萬三千八百兩援兵行糧且以先所議調一萬一千名歲計之大約該客兵銀八萬兩其馬料草照議於遼借給行各鎮解補通計百萬新餉內該發遼鎮主客兵銀七十八萬三千八百兩薊鎮募兵且照先議改募入衛之數預募八個月計八千人該銀七萬六千八百兩買馬五千三百匹該銀六萬三千六百兩草料八個月該銀三萬七百四十兩該銀二萬四千兩每名器械銀三兩該銀二萬一千六百兩共平餉司一萬千兩該發薊密餉司各五千兩末平餉司一萬一千六十兩充援兵行糧之費通計新餉銀一百萬兩盡數分派給定援兵職前已議請出守關外今視其旗幟多鮮火器多習此撫鎮選練若可用者然月糧太薄日食不

滿分半安家路費皆取足於此無怪乎行千
里而有菜色矣遼撫函移書於職止王宣出
關葢恐饑軍反爲遼亂耳今部議又以保鎮
民兵刻期出關職意民兵食稍厚而膽更怯
與其多而無實不若併而精之似應行該鎮
撫臣將此六千民兵擇其素有膽志自願立
功殺賊者給盔甲器械解職軍前調發出關
其不願出關者扣工食銀解貼見調官軍五
千五百人每名日給銀二分即作守關行糧
若出關亦添支行糧於遼或扣前銀充貼費
有餘宜行鎮守王宣募慣戰家丁五百名給
雙糧以備先鋒之用使素不習戰者亦以有
倡而成勇敢保鎮援遼通計南北兵七千名
不必再有責望以疲內地也職先遵奉

明旨爲遼計防禦如此守定則三韓元氣漸復可
以圖進勦矣若實進勦非如兵部續議三百
萬不可葢建固屢叛之地也成化三年曾遣
武靖伯趙輔等率督京邊官軍五萬征之三
道並進朝鮮遣中機府率兵萬人合勦此以
天威勝也萬曆二年王杲殺撫順備禦當時
且用宣諭講折遲以二年我之用閒既就而
彼之戒心已弛乃夜入險阻一鼓功成此以
廟算勝也然彼前僅一隅耳今奴兒哈赤并有
南關江夷灰扒兀喇以益其衆召集中華亾
命以助其狡擅數十年貂參之利以成其富
合東西大虜以增其強禁蓄山林築建重城
以添其險其不可以襲者王杲輩視之此中
外所共知也兵部續議請勦三百萬不及往
例東征之半猶以時詘從省願
皇上之勿疑其多也大都此事既無不勦之理自
有必勦之時而事機不可預泄謀未就而聲
太張是速其再發之毒也但得可勦之餉自
有可勦之兵而遠調且宜緩定餉未備而兵
先集又開其自亂之端也當事與言事者惟
皇上惟有慨然發餉爲保天下之智職則惟有鞠
在同心處餉爲謀國之忠我

豹盡瘁而他非所知矣

○直隸巡按王象恒題爲遼薊指爲唇齒根本計慮宜周謹議切要事宜伏乞

聖明思患豫防事職竊惟建夷發難各虜生心暗約者恐其聯屬部落以挑釁開風者恐其窺伺乘虛以煽禍職蓋寢食慮之而不虞其果見告也臣自馳驅而東耳聞目擊眞見薊鎮爲肘腋重地不可一日疎防據各路將領塘報日日踵至督撫二臣及關臣近疏言之不啻詳矣而報者未已也夫往者入犯不過零星數百今則千餘騎或三千餘騎五千餘騎報於喜峰諸處矣往猶止於弓矢刀鎗槍掠人畜今則鈎杆雲梯攻打城堡見於馮家峪諸處矣往止滿旦溫布諸夷在三協地方東偷西竊今則虎憨兎憨卜白郎中阿卜亥等亦西來松棚諸口矣據報阿暈乞炭驛腦等頭目殺牛祭天要犯墻子路一帶絡驛不絕其情必的其意必不在小則薊門在今日豈

無事之圍乎除申飭將領遞傳烽燧簡練兵馬操演壯丁職與撫關諸臣倍加戒嚴外職近因遼而思及於薊因薊而并及於遼有言似迂漫而實切要者敢敬陳之夫沿邊薊永諸處各關口及州縣城池之外舊皆設有屯堡大而廣博者可住一二千家小而散落者可住三五百家初意正備虜一有警則收斂屯寨可保無虞耳承平日久風雨坍塌不堪防禦而基址尚在也往年榆關之失河流口之失儻城堡堅固豈能闖入故及今宜將原有村堡每州縣緊要數處速爲修葺職已行各道查核然修葺必需工料而州縣如掃之藏焉能贍此必須酌議近邊而大者班軍派修腹而小者查地方有應動錢糧行各道臣督理一時不能全完而每年每州縣須帶修二三處令其堅厚堪守度有警則登垣可以禦虜平居則環堵可以禦盜若以其費也則兵興糧從不尤費乎此所費不及兵餉百分

之一而所全者大是一要也都門抵遼東有
兩路一則沿邊如石塘古北馬蘭松棚以抵
三屯營喜峰太平寨燕臺石以及山海關此
沿邊之路處處有兵馬有將領以其迫於虜
也若永平薊州通州以抵京此內地當由者
一線之路而三處皆稱扼要今永平近山海
已有將官通州原設有參遊守備而薊州北
枕邊南隣海西障京都東接關門所稱漁陽
巨鎮也乃祇一守備城操五百餘皆老弱祖

軍每月糧銀止二錢四分又多占役使卒有
急荷戈而從戎者何人哉況今大軍所過亦
當有重兵彈壓而可空虛若此今查本鎮有
裁革中西南兵營之議而遵化之左右輜重
等營皆萃於一城職以卽所裁南兵之遊擊
駐薊州江城操之五百餘再議以募兵之六
百餘共得千二百人而金湯屹然矣如以議
餉之難則有原貯民兵銀一項原係薊鎮班
軍折色可用也不然則卽以遵化輜重移駐
而兵馬隨之亦可也總之視東事緩急以爲
更置而都門血脉之區可免蹈蠡之患是亦
一要也自遼事起援遼之兵日東馳且今
徵發遍海內矣除登萊水兵可橫海徑渡而
宣大山西浙直等處凡赴遼者必經過通州
薊州永平諸處其一切支應芻糧皆有舊例
皆仰給於餉司每將官一員日支一錢千總
日支米三升百總日支米二升軍日支米一
升五合馬日支料豆三升草一束查舊卷征

倭時一鎮經過軍馬錢糧費至二十餘萬皆
先發豫備而今可獨緩乎況今各餉司懸聲
去年穀豆米粟芻料多貴卽太平寨五重安
諸倉山荒地少今每草一束價至五分部價
特估給二分六釐各商猶分告賠累之苦卽
此一端餘可類推及今不爲收買一旦大軍
輻輳而來支給有悞則沿途呼庚之變關係
豈小宜及今諭令通薊永平各餉司豫請芻
糧若發銀數萬招商糴買以待支應所謂豐

其委積者是也蓋芻糧無時不用大兵經過
固可應供給之需即不過此亦可備本色之
放此又一要也三協各營路市馬未嘗不有
其數然每匹祇定價八兩以故欵段不堪則
當增其價值至十五兩而止期於騰驤可用
至於州縣腹地之馬原不堪山邊衝突之用
而每匹價三十兩其牓解寄養苦費不可勝
言宜通改折一年令其解價冏寺借發於各
鎮隨便市買一匹既可得二匹而且邊馬膆

壯宜於邊軍即本鎮不能取盈而差官於宣
大等處稍增其盤費草料亦可一呼而得數
千視之解而養養而兌繁勞省便不同而且
有實用此又一要也通灣稅銀原攤沉於各
州縣平時尚不能足額況茲饑輔騷然繁費
之時又焉能辦此乃黃封之傳奉督責之森
嚴以致該監復藉口
明旨開催覇州等道拖欠二萬餘兩此何時也而
可使人心駭懼如此乎師旅方殷方期大沛
德意以佐軍興乃內者既不肯發而外者且
欲復入儻果取盈不已則鳥驚魚散之衆將
北走虜東走夷是藉寇兵資盜糧
皇上何愛此針頭之鐵而不捐以收拾人心是萬
萬所當軫恤而無嫌反汗者也又一要也夫
此數者職爲薊言也人獨憂遼職兼言薊荃
遼爲震隣之警薊爲剿虜之患遼之爲禍著
薊之爲患隱兵法曰知彼之爲著強知緩
之爲急者安漢文時甘泉上谷烽火急而亟

屯棘門細柳則以細柳棘門爲地近耳若今
之爲遼事計者言已盈庭無可復加乃就其
中再潤色之則城堡之當繕尤甚於薊也即
以所議三百萬爲率七分養兵三分繕城可
也蓺糧之當峙尤甚於薊也即添設一餉司
一以掌主兵月糧一以掌客兵行糧可也起
廢將帶家丁約北關聯朝鮮皆切要之論不
待言矣而調兵之數某省幾千某省幾千勢
固自不容已然今之所少者兵乎有餉不患

無兵而有兵則患無餉即職至薊數日目覩
密薊永三道所募者已二千餘人頃接督臣
宇遼之應募者且已萬人矣乃餉則茫無着
落夫挑去之舊兵原餉既決不可扣而召募
之新兵議餉自時不可緩今新兵赴遼者有
雙糧有安家補額者有月糧各道已借支餉
司正項然非長計宜速照數給發以安衆心
不然市井烏合之衆人懷觀望久之竊恐如
搏沙隨手散去耳是又該部所當急議不容

玩視者職愚人耳就該部疏以各省調兵詳
之則宣大山西爲上山東浙直次之江右又
次之川湖爲緩若以募兵地方言之則遼東
爲上薊門次之再則其如宣大腹裡地方爲
緩蓋來太遠則有奔疲之虞取弗精則有冗
濫之病糗糒不繼則有脫巾之虞安揷未當
則有弗戢之灾故經畫欲其可久體制欲其
有定今爲時尚暇當豫爲之區畫無俟既載
而呼也大衆未集當豫爲之分布不可聚族
而處也故爲遼計長久莫若設兩總兵各爲
駐劄一廣寧一遼陽廣寧在河之西遼陽在
河之東遼輿圖城堡多寡地里廣狹皆相若
也自三岔河不守虜進據渡心限隔東西且
南北亘數百里守望勞費顧此失彼儻虜犯
河東而大將在河西虜犯河西而大將在河
東臧舟渡河常至後時虜或陳兵河上而咽
喉斷矣況開原又孤懸天外也即如撫順之
役儻東西各設總兵寧至蹶上將哉故今莫
若以新添總兵新添兵馬均數而分畫地而
守其徼調兵至亦隨時分發廣寧總兵一枝
遼陽總兵一枝各有統馭而不亂其紀各有
信地而不淆其疆鼎足勢重犄角形成總一
調遣於經略而統馭於督臣無論首尾聯絡
互相應援即此巍然兩鎮已如山之苞不可
犯矣布置既定兵力厚集乃始從容議出塞
張問罪之師蓋必能戰而後可以勦否則惟
有守耳必能勝而後可以動否則徐以待耳

今聞遼左人情以無餉則惟恐兵馬之來在
撥遼各兵以無餉則惟恐旦夕之出即總兵
王宣所統之兵已有以枵腹而逃回者數百
人矣如此情形自顧不暇儻四方之兵雲集
而無以待之所患豈在外夷哉職又聞
今上甲戌建酋王杲誘殺撫順守備裴承祖當時
大將李成梁奉廷議布散木牌明開賞格招
之虜中杲之親族左右舉不自安後杲屬王
台擒送京師

皇上登午門樓受俘宣捷告廟今雖不能如此之
易然聞奴酋料我兵之至至挑壕設塹以爲
備禦計察其動靜似已有懼心而況三面皆
其讐敵部落心亦不一若重募以搆內變必
生乃昔以爲長纓之繫者今以爲封豕之食
則算多算少寧可不思而祗騷動天下使人
心岌岌既防外侮又憂內變也哉臣謹觸目
皇上秣櫌
切衷抒其悃伏惟

○戶科等科給事中等官應震等題爲合詞瀝
血仰懇亟發多金以救危遼事項奴兒哈赤
之計階我城堡覆沒我全軍也不自悔禍愈
益鴟張借送漢人覘我空虛明言入犯未肯
罷兵跡其七宗惱恨之詞渾是一片激挑之
意且以么麼屬夷而自稱爲國自稱爲汗稱
我明爲南朝儼然北朝自居者神人共憤天討
必加無煩再計矣顧念今日不直難在兵難
在餉驅枵腹而率之戰徒以卒予敵也先是

兵部集廷臣會議派外帑五十萬而以五十
萬請內帑臣等屢疏每存乎見少不謂
皇上且慳此少數而僅有十萬之發乃切責戶部
一則曰措處再則曰那借讀已戶部措處六條
自是應查應催與應還太倉之故物而獨慮
有司情竄相仍望梅難待尚須嚴督有法乃
可濟事至所稱那借南京五十萬合前會議
百萬纔共百五十餘萬之數而內帑尚有四
十萬未發又總計不過百十萬耳

皇上豈以百十萬便足了此大征耶臣等斷謂今日發帑不可不多朝鮮之役首尾七年費近八百萬卽如建酋王杲入犯當日所攻城亦撫順城也所殺將亦撫順將也計杲獻俘之期用兵兩年而始結局乃奴之犯順與杲同而加富強倍於杲奴懷二心四十年倍於杲雖兵奴足智多謀狡黠而不可方物倍於杲雖兵貴神速而用間設疑度可而動只恐非一朝一夕之故卽兵貴精不貴多而兵之精者亦往往從訓練操習得之況乎重賞之下方有勇夫如所聞保定援兵日食不滿分半而安家路費月糧皆在焉頃且逃亡者踵相接也此等餒卒可能得死力否伏乞

皇上卽時慨發四十萬濒臨之數此外如樞臣所言三百餘萬此危遼之幸也臣內外一百五十萬之數此外如樞臣所言三百萬茫無着落我皇上儻忻然捐出一二百餘萬此危遼之幸也臣等所翹首跂足而不能旦夕徵靈於我皇上者也容與計部會同作何議處相時疏請而目前四十萬則給發不可不速一以屬饜見在各兵之腹一以招徠陸續赴募之兵一以鼓舞將帥令得迎蚤布置安排以毋失事機之會不然者如遼中五道募兵多寡不一豈非緣餉數缺少非赴募者之縮朒而不前召募者之疑遲而中阻也所誤非細所損實多漢之興也蕭何轉餉不絕韓彭因以成功後則糧運不繼蜀將齎志而炎燼微矣是可不爲殷鑒哉目今火起蕞杆示不戢自焚之象猴從婦產顯沐猴而冠之形恰好一見廣寧地方一見開原地方是豈偶然之故耶臣等竊謂戰勝攻取前日之所北一朝而反之惟今日恣奴猖獗危及北關浸假而畿左半壁俱危浸假而長安危亦惟今日安危判在呼吸是可忽乎哉勢切燃眉舉朝束手願我

皇上蚤自爲計保危遼以保宗社臣等曷任祈懇

○錦衣衛都指揮同知郭振明頫爲時事孔艱長

漸難理仰乞
聖明整軍經武以彰天討事切惟
皇上御極以來夜狼旋歸版圖島夷驅逐海外虜
訌即滅伍譔隨安外寧幾五十載柰
聖明赫濯聲靈師武臣力內安
籌邊硕畫 卷之五 三十三
何坐狃承平因循無振刷之期而積習銷豪
傑之氣邊事之壞不獨遮也而遂適遘之此
時有必至勢有必趨機有必不可遲疑者也
夫建酋僻處東隅雖世受羈縻而收我逋逃
往矣其志必逞已見於清河之劒我
國家聲罪致討當在十年之前乃封疆之臣不
主戰而主款歲時輕騎鬨於互市之下邊人
習見之而未敢以一矢相加遺懼生釁之爲
戾也而虜因得蓄謀我反恃款弛備開門揖
敵而將士授首此臣所謂時有必至者此也
先是告警謂搆禍撫順必不自撫順止今何
懼而完旅踵乎此狡酋以兵嘗我又以計玩
籌邊硕畫 卷之五 三十四
我將合東西虜以恫愒我未可知而合之之
情已居八九矣彼操其欲戰欲守之權我受
其且戰且守之苦戰必多調援兵調之處安
知無變守必多備餉餉之路安所取盈有如
天未悔禍東西黨附陽入既殘之撫順陰襲
不虞之北關調援未必即至供億未必相仍
何以遏其方張之勢此臣所謂勢必有趨者
此也今帑金已發重臣已移起宿將於林皐
調勇敢於南北業已爲必戰必勝計矣臣固
不慮我兵不能勦虜慮當局者苟且目前月
不圖歲朝不計夕或托以收保自解或冀以
遷官釋負或誇小勝爲大捷或賄賂使他出
爲遠遁或局難卒結而思卸肩或變出非常
而想規避或南北士卒無同舟之濟或東西
將吏有震主之嫌致身殊域萬有一安之危
忠勇之不急則其氣阻利害之不悉則其志
昏議論之不一則其用撓信任之不專則其
權蔥疑謗之不測則其慮分積日累月勞師

傷財而當事者欲行欲止脫有奸如沈惟敬
茅國科者投足其間卒以媾兌如是者則必
不勦奴酋不勦而宰煖夥花爲其協從者亦
不能問諸虜又從而嚆矢之將疆場事憂方
大矣迄今乘其首禍一大創之此臣所謂機
有必不可遲疑者此也方今

廟謨成算相於必勦臣足未履邊陲未經矢石而
敢爲越俎觚時之語者何也從來邊徼之弊
戰首和尾每遇要挾必增金繒如河流洮河
之慘至今譚之痛心故臣不避忌諱冒昧直
陳誠恐將士之倚寧于守而復冀以和兌也
漢武帝悉志掃匈奴當時猛將謀臣蜂起蝟
集卒犁瀚海而封狼胥以天下之廣豈無衛
霍其人乎今之大將雖與監司禮貌敵體而
去留惟命如李如栢杜松劉綎輩夙在行間
曾建無前之捷止以片語不合遂挂彈墨若
輩豈無思得當以報其功罪而不制其事機宜
自上者乎惟善馭者制其死命以報我

戰盡願當虜也合無行選法百人內止選五
人三千人內止選百五十人以其人統受其
長合其鎮統屬其將此北兵也若南之狼山
淮安大半皆彼中土着止習舟師較浙兵差
弱毋各選五百登萊水陸可選一千浙兵標
遊四營共選二千五百合爲四千數各分將
領統之踰月而可達遼矣留其坐糧給各軍
家養則免安家之費而量增行糧供途路日
需則無背買之艱在舊伍不覺空虛在遼左

得收實用至於班師日又無銷兵之難此寓
練干遲之說也典師十萬日費萬金而歲月
未可必太倉罔寺告匱莫不需於內帑當此
全盛時不苦兵而苦餉可使問于四夷乎加
派於民十室九空開納於例濫觴已極合無
借各省直稅租之銀解內解部者盡濟其餉
蓋大工雖不可緩邊患尤爲最急奴酋既滅
則歲省欵市若干銀建州素稱沃壤併其地
而衛所之又可得屯糧若干銀其參貂之利

不與焉將一勞永逸入可償出此急則治標
之說也兵已強餉已足于是三路進攻一軍
出東路以攖其前一軍從鴨淥以掩其後一
軍合北關以斷其借力西虜之勢戰車聯絡
可以遏戎馬之衝火器迅速可以敵萬矢之
遠步卒鎗銳可以爲馬軍前矛騎士驍騰可
以爲步兵後勁嚴加申飭勿貪首功惟以覆
巢擣穴爲三軍令則馬步無擾功之心南北
有一致之效至因敵制宜因機制變是在經

略督撫臣自有石畫無俟臣之喋喋也

○工部署郎中事主事米萬鍾題爲御戎勝算宜
周遼帥輕敵當鑒敬獻一得之愚以備戰守
採擇事臣自諸生對策時嘗聞建酋遠交近
攻蓋已逆知其有日內犯而不意其一戰而
覆軍殞將至此甚也臣聞之兵法云上兵伐
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曾記二十七年奴酋
窺買硝黃爲撫臣李植練兵知縣劉元功發
覺將欲上聞以撫臣被劾而寢蓋逆謀已萌

比時即伐其謀甚易而卒無伐之者是年即
吞執北關屬夷猛骨哮囉矣夫猛酋向效忠
順以衛我奴酋明知而故執之豈非以此餂
我哉此時當事諸臣止仰宣我
皇上威靈諭以放歸本土竟不深責無何仍罹其
戮而又不討其違諭之罪如此情形業已心
無天朝曰無我兵是交形見而吾又不伐其
交也緣是屬夷亦漸謬其威朝鮮亦時受其
擾既朝鮮求援而我不應酋之雄心益逞獨

有東關屬夷哪嘿哮囉強抗不下遂相仇殺
亦曾求援于我而我亦不應是兵形已見而
吾又不伐其兵也說者謂以夷攻夷不爲夷
以疲中國不知必朝鮮猛酋非我屬則可屬
即我也攻屬即攻我也不援是自外其屬而
夷之矣以致諸屬懷我日淺畏彼日深黠酋
窺伺日徹披猖日甚彼反得我之情形虛實
而我反墮彼之籠絡羈縻養禍釀亂已幾三
十年矣夫以三十年之深謀而一旦橫發機

策則多方籌畫以急圖萬全何容稍緩也臣
敢畢生平之聞見爲我
皇上陳之
其一在急牽掣以疑其進夫逆酋欲以全勢加
我而先糾連羣虜以擾我且豫張聲勢以撓
我此皆兵法所載其謀誠長而其計誠詭矣
然窺其所不疾發者朝鮮與屬夷在其側故
彼先播弄以覘其動靜耳今速當一面傳檄
哪嘿哮囉諭以平素奴酋窘彼之仇今趁
天朝大兵壓境正彼雪恥之會令其振刷夷丁
以攻其北而我整大兵以伺其後而一面傳
諭諸屬夷無論其中心向背我否悉誘之以
利恐之以害背我者用之以間向我者宣之
以恩而近奴酋之處或以大旗書字或以飛
箭射書明寫不拘夷人華人有能搆奴酋之
首以獻中國者賞萬金官萬戶奴聞之必踟
躇而自疑必退縮而自保即不然亦必分勢
以旁扞持重以觀望尚敢深入重地腹背受

敵哉即不能克敵而徒張其聲勢亦不暇
我何兵家所謂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
分我強則進可三面攻之以批亢擣虛我弱
其一在固要隘以防其徵邏見開原道臣書謂
則退可乘時循守以徵兵衆也
瀋陽最危當再加驍將更增重兵以保開原
然廣寧鎮武以東地名沙嶺者東去爲三岔
南至海止五十里東北則盡虜地也此城係
東北要路儻虜奴據其河口旁掠城池中襲

我之東牛庄海州則西兵不得救援襲我之
西高平盤廣寧則東兵不得救援此之要隘
更甚於瀋陽設備添兵尤宜亟也至於薊鎮
古北喜峰各要及天津海防之兵未宜全調
精銳即調矣急當議補即補矣急當議餉而
訓練尤急彼酋蓄積年之詐鼓動諸夷之勢
焉知無他搆煽豈可不長慮却顧即臨德當
糧道咽喉儲需緩急又乏道臣而兼攝者豈
能及履止一守備將兵幾何亦宜早爲之計

也兵家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
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此之謂也
其一在練火器以擅其長夫火器中國長技然
法種種不同有戰器有埋器有攻器有守器
有陸器有水器用之合宜無有不勝故戰器
利於輕捷兵不疲力而銳氣常充攻器利於
機巧兵可奮勇而移動不常埋器利於爆擊
我兵不動而彼兵中火立碎而烟猛守器利
于遠擊彼兵未逼而我兵中火反瘅而氣毒

陸器則遠近長短相間爲用分番疊出各爲
陣號火砲火箭火銃火雷此遠器長器也則
與長鎗大刀相間火鎗火刀火牌火棍此近
器短器也則與強兵硬弩相間選以精兵練
以陣法而又審天時察地形以用之經云良
將一員火兵二千足敵強兵十萬蓋戰與火
相需爲用火與兵循環無端火以濟戰之短
戰以補火之隙今宜豫造火器急選能將訓
練能訓十人百發百中者而賞能訓百人

千人者若而官十數百百數千以之備戰守則我兵寡弱可無患而奴酋聞之亦膽落矣其一在練車戰以濟步騎兵法車制五車爲隊十車爲師凡車千乘將吏二人此節制古法也況虜賊羣麀之氣百步侵人往往未習虜者聞之而警加以我師紊無節制立脚不定何能當其衝突今當倣飛轂寨諸法以練車兵如下營則衆車鉤聯環固如城以拒衝突如用戰則旋折爲門內攢強弩火器爲守行

則部止則聯每車御以二人而執兵者不限數則立戰拒敵皆可制勝矣聞二十七年虜賊率十萬衆入犯而大將以三萬兵被圍於七里沙灘一月竟以車營保全虜賊自遁此亦有明效不知其後何以廢而不用也

其一在廣羅材以備器使今用人率求其全舍其偏以故寸長常掩於尺短而得自效者寡矣經云兵家所利用隨短長精悍者使鬬果敢者使攻況毅而性執者使據險阻蓄智而善斷者使定謀畫輕捷者使誘敵剛愎者使當鋒利口者使行說善隨地形結搆者使度樹壘諳山澤高下水泉之利者使擇地形明七曜休咎者使察曆數諳占風者使候氣吉凶曉六壬奇門者使查日時趨避善筮龜者使占卜隨所用而各採其長一人之身可兼衆能一時之用可用衆妙兵法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者此也假令昨撫順之戰有能明七曜者即當知本年四月二十日內外土

金水三星同鼎而日制之夫鼎胡星也將令胡星而受制天象既垂正孫子所謂不若則能避之也爲將者觀三才以應變而可冥行蹈哉故英雄豪傑之伏於天下也無盡馬骨千金在上者風之斯來耳今皇上速下用人之命諸凡枚卜考選起廢之政一時頓行衆徵諸君子誰不各攄所見各舉所知將見以羣策羣力何有於區區小醜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此也

其一在明恩威以鼓士氣夫校膠柣繳而三軍用命此兵法重信賞必罰也今之將兵者未有罪而不罰者矣乃餉不足而夙無所懷安望其能用命哉孫子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諺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項百萬之衆能讓於外而不能請於內其何以鼓三軍之氣此發內帑必不可不如數者也

其一重將權以盡其用兵法云將能而君不御者勝蓋謂其臨敵當機審時察勢未可一毫牽制也自國家上首功而重戰不重守於是有不較衆寡不量勞佚輒驅之死以圖徼倖萬一者孫子曰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不戰可也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此古之爲將非不無運籌帷幄折衝樽俎者亦未嘗無權不豫設變不先圖者今日之將權可令不自重哉不然縶騏驥之足縛孟賁之手

而責其不盡力何以異也雖然此其小者也

年來灾異疊見天心仁愛我

皇上至矣宮殿箭樓之火壞坊劈門之風藥局兵仗車之燬種種灾異我

皇上曾無修政回天之舉古所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可負有大可畏者至夫見可畏而畏之不可圖矣日者邊報如此其急何啻萬倍於張差事衆言洶洶一經

皇上天語中外屏息此時人心皇皇我

皇上何不如前出

御召見大小臣工集思廣議以採擇其長不但中外之人心定而外夷聞之亦且却步鼠伏矣頃見邸報羣臣之畫策甚於救火而我

皇上且重於報羣臣之請帑甚於散財而我

皇上且重於發此何時耶而可泄泄然耶卽如近城河變色之水尤出異常夫水至清明而流行者也唯流行則清而且明又滯遏柳瓮之極始改味而變色今恭紀

皇上種種之政如留中不報則上下欝懸缺不補
則紀綱欝考選不下則耳目欝稅務不罷則
商賈欝繫臣不赦則刑罰欝自天子以至庶
人無所不滯遏抑欝特以無形不爲
皇上見此天心又不得已而示以明白易見者我
皇上猶不惻然動心一亟圖之耶夫此數者皆尋
常應行之事誠一舉手而行將見灾且變而
爲祥賊且退而自窺臣目擊治亂之關不避
斧鉞冒昧上陳惟我
皇上俯賜省覽

○南京前府掌府事誠意伯劉孟宜題爲遼鎮傾
陷已半救援方略宜全伏乞
聖慮深思布誠激勸以賈忠義以急危亾事臣痛
遼事壞皆由兵弱備疎而招侮啟釁又因國
貧餉乏事至今日人臣之義分當捐娟然必
皇上以先之臣近覩邸報該户部題爲黙虜計陷
孤城等事奉
聖旨該鎮虜情孔亟軍餉缺乏朕非不體念但内
帑無措朕連日搜括所湊銀十萬兩發給以
濟急用爾部多方措處毋得遲緩致悞軍機
若必曰内帑不足責之該部則該部亦可曰
本部不足責之外省外省又將曰官府不足
徵之百姓若是則天下之心解矣夫天下者
皇上之天下也天下安則天下之財
皇上之財天下危
皇上有財將持之焉往哉此理明著無甚難見我

皇上豈可不沛然捐竭以先天下使天下感動則
含氣之類皆思奮其勇懸罄之民亦將竭其
資此倡率鼓舞之徵權在於我
皇上一念之揮霍我
皇上一念之揮霍關於天下國家之安危是爲第
一要機不可須臾緩者也次則今日募兵異
於往日又當略懲往弊審擇良法臣觀近年
募兵軍吏受賂多用游食致傷國威古者募
兵貴精不貴多昔呂望練能羆貔虎之士三

千人以興周范蠡聚君子六千以霸越至宋
孟珙惟忠義軍四萬以勝金師岳飛常以軍
八百破元术十萬衆金完顏止以忠孝軍三
百敵蒙古二十萬衆此則精而益精者也故
所選愈精兵數愈少兵數愈少戰攻愈奇今
天下奇勇之士定非全無
國家既無薦剡不肖者流於賊盜賢者隱於山
林使國之爪牙投於閒地不惟無用一旦有
變又皆吾敵也今宜

宣諭各省俾縣令各舉境內奇勇貢之京師所在
有司皆爲紀功特異陞擢如此則不費朝廷
遣使齎金英鋭皆萃于輦下矣然後簡軍師
以教之選良將以率之以此撻伐則何隅不
殲以此入衛則何國敢侮此皆先哲遺法
皇上所當採用者也惟是緩不及事宜先下
明詔發帑藏俾起用諸臣即得展布以救傾危則
下可以折虜謀上可以回天變今之國家始
可言萬全無慮之國家矣臣世受國恩世臣

○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等題爲奴酋狡黠百端遼
左情形可慮敬陳募兵興勦守機宜以備
聖明採擇事據遼東撫臣李維翰揮報內稱酋奴
送漢人張儒紳等四人在酋寨內住居月餘
後乃給以長馬給以印文差章台等送進求
和等情又據儒紳等供稱奴酋沿途夷寨到
處有精兵千餘上下絡繹不絕直抵近關防

備甚嚴等情此非奴酋審知張儒紳等係東
廠所差故令其齎印文而歸以使傳於我中
國乎曰求和則愚我也曰到處精兵嚴加防
備則威我也又據齎來夷文曰七宗惱恨公
議明白誰是誰非專等示下我好罷兵則又
輕我挾我也奴酋之狡詐狂悖種種若此遼
左之情形可不爲大慮乎而畫遼者尚漫無
成算也職得與聞遼事則安得無憂憂則安
得無言當今之時爲今之計區區之言謂可

兩言而決一日兵貴求精不貴求多也一日
遼當急言守不可徒言勦也何以言兵不貴
多也今之議兵者不以五萬或以八萬或以
十萬乎夫兵多難集非徵調於遠方則召募
于內地此理勢必然者也遠方涉跋於路途
則疲內地不習于征戰則怯且星散之人不
齊烏合之衆難久究而言之徒滋中外之騷
擾何裨疆場之實用乎而兵至於無實也則
與無兵同兵多至與無兵同也一切芻糗必
且委之溝壑也芻糗而至於委之溝壑則又
與無餉同無兵莫患其無兵也及有兵與無
兵同再議兵則難矣無餉莫患其無餉也及
有餉與無餉同再議餉則又難矣善乎按臣
王象恒之言曰募兵以遼東爲上薊門次之
調兵以宣大山西爲上山東等處次之蓋以
薊門宣大山西之遼則易至又以薊門宣大
山西之人在邊方則知方兵也議兵者信無
以異此何以言遼當急言守也奴賊乘勝之

後視我中國不啻輕矣雖其暫歸巢穴或以
五六月炎暑時不便居我內地轉眆秋高則
又虜騎之時矣如其仍行襲撫順之故擁犬
羊之衆颺忽而來復結連西虜沿邊牽制遼
當積弱之久覆敗之餘兼以新兵未集舊壘
未固使我狼狽不得不顧不知可保無殺掠
否柰何不急圖所以自完之策徒侈言大勦
以新人聽聞臣竊以爲失算矣況乎言勦則
大而無當難言守則易簡而可修圖易大而無
當務勦之名者宛以失守之實簡而可修圖
守之實者終以裕勦之計失守之實亦何救
敗亾於目前裕勦之計猶可仰攄伐於異日
勦而不能守即專言守可也守而可以勦即
不言勦亦可也則勦與守之緩急又何待智
者而後決哉說者曰奴酋受我國家豢養之
恩一旦稱兵犯順陷我撫順覆我全師損威
辱體罪在不赦興師問罪萬非得已臣又何
敢謂議者之非是也獨計撫順破後生靈之

殺剋以萬餘計張承胤一戰全軍覆沒又以
數千計白骨蒼莽郊原枕藉試過戎馬之場
而一乎焉得不愴然於懷乎賑收未必而隨
興問罪之師所賴社稷之福祖宗之靈
望上之威武臣之力一鼓而奏蕩平之功事或有
之萬一險夷失利強弱不敵致將敗車之轍
爲承胤續主威益損國體更傷當此之時而
謀國之臣又不知計將安出以職之愚謂四
方之兵不必調也當由其厚撫募遼兵三萬
度其地之綏急酌以兵之多寡分布於開鐵
遼瀋撫清寬驛之間指臂相聯首尾相應烽
火一傳援兵四集可守則守勿輕發以喪功我居其主則主勝
而客敗我居其逸則逸勝而勞敗我居其飽
則飽勝而餒敗我居必勝之形則我氣日張
彼居必敗之勢則彼氣日怯常勝在我操縱
如意或用間以離其黨或設疑以亂其謀或
借北關朝鮮以摧其鋒或調近鎮精兵以助

乎臣竊以爲當國家全盛遇奴賊猖狂士飽
馬騰則勦與守不得分而爲二揆以今日物
力度以奴賊情形餉缺兵微則勦與守不得
合而爲一若曰將將之權用兵之法呼吸之
變進止之宜自聽經略便宜行事廟堂之上
不得中制至於強弱有定形勝敗有成算勢
之所不得濟時之所不及爲則經略之施爲
次第亦須斟酌必不能驅桿腹之衆率無紀
之師輕以入虎狼之穴徒取敗劒則豪傑與

庸衆人之見恐亦不甚相懸耳抑臣猶有說焉奴酋腦城殺將撫臣李維翰應有守備不設之議經略未至則疆場不可一日無撫臣今楊鎬將入遼矣可以代翰矣宜亟

楊鎬以經略管撫臣事即令維翰解任候發落且當邊事倥傯必須重臣攝之而後人心肅而不亂則撫權不可不一也劉綎柴國柱官秩未忠等原起五府僉書備緩急之用今開議者皆欲令其帶領家丁出關援遼非惟與

明旨不相符合且各將所帶家丁不知多寡多則勢有不能寡則無益於事況遼之總兵已有李如栢麻承恩而山海關又有杜松矣如今各將出關將一將而共結一營乎則將多而兵亂仍令劉綎等前來五府到任以遵明旨待疆場有事聽其調遣斯於事體庶爲長便則將權不可不重也此皆遼東目前所關至聖明亟圖修攘實政以安社稷事臣惟中國之于夷狄修德以來之而使其來王者上也修備以守之而使其不攜不二者次也至於叛而猶然周章失措始議救策斯下矣乃議救而倥傯全則下之下者疎略寡謀不圖所以計之萬全則下之下者也今建酋肆逆敢負國恩誘陷我城堡擄掠我人財致張承胤全軍覆沒偏裨俱亾此神人所共憤天地所不容者

皇上赫然震怒憬然省悟起廢將調遠兵命督臣出關以安遼左之心留撫臣移鎮以壯遼塞之勢先聲誠足以奪氣矣顧有先聲者必有後實乃能運成算而奏膚功今所起之將果能朝檄而夕至乎即至矣果有兵以聽其驅策乎就使帶有家丁爲數幾何進難以攻退難以守無米之炊巧婦不能縱有所調之兵亦未必隨調而隨可用益備倭者不能備虜南兵三千須暫留城守次第教練然後可以應敵不然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得無惜歟

○南京禮科晏文輝題爲外夷孔熾內地可虞懇切職敢一併及之

及今之計宜令援遼敢戰之將召募全遼強
力數萬習見夷虜之壯者厚其糧餉教其戰
陣以應遼東之急令新起廉能之將召募燕
趙武勇十數萬衣糧厚給訓練勤督以集山
海關而又廣延謀臣策士以資其略遍招驍
卒死士以資其力或行間用諜以離西虜之
黨或裏應外合以擊東賊之頸或撤北關撤
朝鮮以尾其後而搗其虛或立起孰知遼事
之熊廷弼立補習察夷情之劉國縉立發素

諳軍機之劉光復立陞久鎮開原之薛國用
與經略楊鎬同心一志鳴劒伊吾北直抵建
州城以其滅此賊而後朝食庶外夷膺落而
中朝之憤洩也弟行是數者非數百萬金錢
不足于用昨見邸報
皇上僅僅出內帑十萬此猶杯水救車薪之火必
無當也於斯之時宜下詔聲罪致討以鼓將
士之心使其忠義倍激明示以大發帑金百
萬外庫銀幾百萬以飽將士之腹使其膽氣

雄壯則蓄之平時用之今日天下咸頌昔者
非厚藏今者爲實用不獨功可建而令名且
將益著矣儻猶吝而不發恐大事去矣而多
藏厚亡瓊林大盈之積往往徒資盜糧漢唐
季世可鑒已是發帑尤今日急務也斯皆外
攘之實而內修實政則尤不可不講者是惟
亟選四五閣臣于以調元贊化亟點南北部
寺卿貳於以亮工熙載乘用都察院臺僚於
以率屬飭紀亟下候補考選留部科道於以

封駁巡方亟勅內撫邊撫于以安民固封守
亟置宿將尤繼先趙孟麟戴燁張萬邦劉國
鎮等於九邊要地于以扼險而待戰勦撫示
以寡無示以弱無示以貧而又於南北戶部
總督急令催賦而佐軍興蓋南糧逋欠甚多
而舉劾之權獨在總督即正堂及署事者皆
不得行以故外吏不畏而其心拖欠今合無
勅署部事督事者查明舉劾
勅南京巡倉御史不時劾奏則數載之逋負得完

而南兵召補之糧餉可足斯亦救時微權乎
而未也王道以人心爲本試觀四海內二十
年來爲中使權稅而民膏髓竭矣怨毒深矣
斬木揭竿呼號而起墜屋而食如陳勝吳廣
者實繁有徒儻乘際而動莫可禁禦其爲腹
心大害更甚于東西夷虜也其垂檄貂璫硯
務專催惟正之供以足國用則天下大悅斯
又收拾人心輯安內亂之一大機括乎

○遼東巡撫李維翰題爲逆酋勢在必勦兵餉時
不可緩懇乞
聖明畀定大計以誅元兇以杜永患事職切惟建
酋奴兒哈赤猥以屬夷敢行稱亂罪大惡極
天討宜加業蒙我
皇上俯允諸臣之議大奮赫怒之威慨發內外帑
金百萬餉募援兵五萬且特遣經略專主征
伐彼久歷小醜曾足膏吾斧鉞哉職惟有選
將調兵召軍買馬置器除戎修城挑壕吊死
扶傷恤孤問寡預備芻糧收斂人畜嚴督官

民保守城堡分防滹淸朋鐵覓毂各地方咨
行朝鮮諭令北關簡練兵馬聽候臨時調遣
亟修戰守之具以待大舉苟可便宜調度曷
敢一一頻瀆
天聽也惟是帝王之師動出萬全前所議烏合之
衆恐不足以張撻伐而振國威故非厚集兵
馬大發糧餉不可該兵部復援征播征倭之
例以請其爲謀慮益深遠矣乃何日未奉
明旨仰覬
聖意或以爲奴酋旣已回巢遂不足置慮乎不知
奴巢去淸河纔一百五十里去撫順亦不過
二百里此何異卧榻之側豈容賊人鼾睡也
況奴酋已明言不能罷兵轉盼秋高馬壯又
虜人得志之時萬一乘我不備再圖狂逞則
遼之爲禍尙忍言哉及查職前請發戶部餉
銀五十二萬兩兵部馬價撫賞新兵銀十六
萬餘兩俱係年例京運外客兵銀十萬兩太
僕寺銀二十萬兩至今有解有未解前請調

近鎮援兵二三萬今止陸續到有五千餘名此不過爲目前防禦之計原未敢議及大勦也今會議兵餉雖已奉旨尚未到鎮職不得已通融那借馬價等項招有健丁一萬四千餘名內廣寧七千遼陽四千開原二千四百海盖八百合之援兵五千將及二萬單聲雖云稍振然我分之而衆不待兩兵相交而勝負已有分矣然則原集兵馬盖時不可緩也至餉銀見發六

十萬遼左止得四十餘萬且安家買馬俱在其內總算尚不足各丁三五月之食及查海運暫開兄是良策但聞海運有順風可過無順風不可過似已難以日計且旅順至遼陽又有六七百里計一人一騾止馱五六斗日行五十里每一日該口糧草料五分往返二十餘日該銀一兩二錢有餘又合之登州糴買船運之數大約費銀二三兩纔得糧一石似不若就近糴買爲便職以通行各道多方召買計用糧料百萬餘石所費價銀不下百萬將何取給然則大發餉銀更時不可緩也語云不暫費者不大省不一勞者不永逸仰

知

聖明自有洞鑒矣伏乞

皇上乾斷立賜施行

勅下戶部兵部凡一切兵馬似限六月前後齊集遼陽無悞秋防其餉銀或先半發陸續再發接濟如此庶足食足兵而奴酋不足平矣

○兵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薛三才題爲東事正殷軍興多費懇乞

聖明俯允會議之請再發帑金以保全遼左事先是奴酋發難遼瀋之形危于累卵臣等倉皇議急于防扞以兵五萬餉百萬請即蒙報可已奉撻伐之

旨臣部復以兵十萬餉三百萬請至今未奉批發臣等仰窺

聖意益慎重斷事圖萬全非以餉三百萬爲過多

也朝鮮之役首尾七年費至七百餘萬楮州
寧夏師不逾期亦費二百七八十萬夫此三
大役皆近事也寧夏資全陝之協濟楮州合
三省之灌輸朝鮮則因糧于屬國猶費多金
若此況以遼左之孤懸一切皆倚辦于輸者
乎即如近議用兵五萬調援者不過薊保之
六千五百南京登州之四千五百永保定續
發之五千與真保快壯之六千皆無當于戰
守之數者也故督臣汪可受酌議遼左募兵

三萬步六馬四條發寺馬三千匹外另買馬
九千匹總計調兵買馬日逐糧料併先調援
一萬一千人行糧歲欲銀七十八萬三千八
百兩薊鎮募兵八千買馬五千三百匹以八
個月計該銀一十九萬五千一百四十兩而
分發薊密永倘司二萬一千六十兩充援兵
行糧之費則百萬之餉分派已盡而援遼各
將官廩給與隨帶家丁安家糧料及延綏宣
大一路行糧不便費十餘萬乎遼東撫臣謂
海運既開從登州至旅順有舟運之費從旅
順至開遼有陸輓之費更請就近召買多積
芻糧不又費二十萬乎凡此皆費必不容已
目前所急需者也大抵奴酋一日不滅則防
勦之兵一日不得撤藉朝廷威靈一朝殄滅
此虜蕩平巢穴屯兵刻戍費更煩鉅耳
國家既興此大役自不得惜此煩費概發內帑
以粟紅貫朽之餘收除兇雪耻之效正惟此
時臣等每與計臣反覆商確諸可以援拮那

借佐助軍興者亦各諮諏一二以備計臣酌
酌類請第中多畫餅無當療饑且救近焚難
資遠汲以此不避煩瀆再申前請先蒙發帑
十萬臣等不勝手額懇乞再發四十萬兩以
足原請之數此尤臣等悃悃得隴之望亦
陛下白爲
宗社生靈計也經略楊鎬近且出關轉盼秋高聲
畫戰守惟日不足糧早發一日庶得早濟一
日之用臣等曷勝迫切待命之至

○大學士方從哲題昨接兵部等衙門揭帖以遼事方殷兵餉不足請
皇上再發內帑以濟軍興核臣看得自奴酋肆逆以來談邊事者率以兵餉爲第一義先該廷臣會議擬戶兵工三部湊銀五十萬請
皇上發內帑銀五十萬共成百萬以充援兵之費此但爲一時防禦計未嘗議及大舉也隨蒙
皇上慨發帑金十萬兩令卽便解彼應用仰見宸衷軫念封疆俯恤士卒不難捐儲蓄以溥恩膏如此中外臣工及沿邊將士誰不感激思奮矢滅醜虜以仰紓東顧之憂惟是已發者無幾未發者尚多以是人心皇皇不能不切隴蜀之望希再發之思此今日勝敗之機乃
皇上明見萬里洞悉邊情今日之所以及此而度外置之宗社安危所繫豈其慮不及此而度外置之
聖意淵微或者俟大兵齊部運不繼之時或再撥內庫之贏金或俟金花稅銀之解到將陸續給發以完前數臣愚所爲靜聽而未敢數數

強聒意在此耳由今計之與其需之後日使人望空懸想孰若當此急切仰望之時早渙
明綸顯示德意以爲朝廷決不吝此朽蠹之物而不以恤暴露之苦酬鋒鏑之勞此旨一傳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內紓計部持籌之算外鼓邊臣敵愾之忠豈不一舉而兩得哉
頃者戶部屢奉厝處之
旨議借南部銀五十萬議括河工借用諸款茲又議改折南糧扣除工食十餘事救近火于遠水助江海以細流此其力已窮而計畫已無復之矣此外倘有可以佐國計贍軍需者敢不窮掾力索求濟目前緩急而惟惓惓以發
帑爲請耶
皇上亦當諒其不得已之心而不容不曲爲之處矣經略楊鎬計此時已至山海一切防禦戰守機宜區畫當有次第近聞各處調兵到者頗多不難分布調遣所可憂者獨餉銀一節耳除屬戶部者已經多方那湊借之工部及

南部者督令速爲解發更望
皇上深惟安攘大計關繫匪輕將廷臣所請四十
萬金不拘二三項盡數准發以資置乏以救
危邊事幸甚
○中軍都督府掌府事恭順侯吳汝胤題爲急發
帑金速允廷議以快雪恥以安危邊事近者
奴酋跳梁遼左虢飛在廷諸臣議餉百萬半
望內帑我
皇上慨發十萬臣竊以援兵未集經略未至

聖衷或有待焉臣何敢效僕
赴援者以無餉逡則餉當備于未集軍之先
也明甚且撫臣疏中謂本鎮招有健丁一萬
四千餘名近鎮援兵已到者五千餘而陸續
到者相繼軍多而餉不足不但有逃逸之虞
而且赴肌中之患矣經略聞已到彼謂度撻
伐足食爲先豈能無米之炊謂今日援軍集
疏催之不報省臺諸臣婉言苦言催之不報
是官府判爲二體堂陛幾于不交臣客秋疏
中曾言及之然謂承平章奏猶當朝上夕下
矧軍國大事成敗呼吸利害指顧者豈可言
之愈切
天聽愈高于臣靡于邸報中讀鎮臣塔報一報西
虜擾亂長寧等三堡一報東虜入馬根等
五處總之奴酋煽惑黨與聯絡邊疆數作誘
兵先使我疲于奔命妄意再賜蹈覆車其爲計

甚狡奴酋雖蠢然小醜敢
肆無忌陷城殞將罪在必滅滅奴酋以威四
夷安遼東以安九塞端在今日問罪之師也
皇上恤帑金而不發豈以問罪之師可少緩耶轉
眄秋時風高馬壯正胡人憑凌殺氣兵法曰
先發者制人此時而餉猶無措則三軍乏折
衝之氣萬壘有枵腹之憂固無望其犁廷且
難責其禦侮思之可不爲寒心昔漢武帝利
折欵毫而竭用于征伐後世稱其以天下之
矣經略至矣
皇上續發帑金尚可須臾緩耶輔臣九卿單疏合

財用之于天下我
皇上德過唐虞陋漢武于不爲者獨不能以天下
有哀詞請命之狀而張儒紳傳來七宗無非
財用于天下耶今雖日費百金典十萬衆而
強悍不遜之詞是爲怙惡怙惡者法無赦臣
國家壯金湯之固雪被侮之恥一勞久逸暫
故曰奴酋當討非模稜而不可定者也
皇上赫然震怒志在必勦雪恥除兇天下之定義
皇上俯允諸臣之請亟如數沛發帑金庶軍餉足
也討橫行以安民天下之定計也奴酋蓄謀
勝算得捷伐裕臣料奴酋之首不難獻于
有年鴟張方甚勦者定然之勢也我不先勦
闕下矣
彼已先動先于彼自不得後于我所不可知
○河南道御史盧謙題爲奴酋有必勦之形經略
者遲遲早晚而要不能免也故勦者定然之
籌遼碩畫　卷之五　六九
籌遼碩畫　卷之五　七十
抱議論之慮懇乞
勢也本朝之于奴酋有定當勦之機而誤于
聖明申飭定畫以正天討事職頃接經略楊鎬受
守養不勦之害而至于今非一日矣毛隣西
任疏見其慷慨任事心甚偉之其中所恐者
海南關皆我屬夷奴酋狡焉而滅其地此當
有曰議論不定倘爲勦守兩端言乎夫國家
以問罪勦三十五年明言犯搶不肯進貢倏
之慮莫大乎議論不定經略而恐議論不定
退倏種以地當我此又當以問罪勦而我皆
則經略舉事何以定哉職觀奴酋當討非模
以守之說失于摧虺釀于養癰是已誤也而
稜而不定者也受我
今豈再誤乎今日之議論定以勦爲廓清之
分犯分者法無赦頻年市賞渥澤天優是爲
大綱而以守爲勦中之節度蓋無有不定于
負恩負恩者法無赦屠戮撫順血漬川原是
爲將虐肆虐者法無赦憶昔楊應龍申辦猶

山之類是也古有戰而後能守赤壁肥水之類是也若守而卒不能守宋是也此古今戰守得失之林也而今豈有不定于勦乎且今天下有望勦之人情亦有不慣戰之積習議論設有不定積習益甚衆望謂何豈惟誘舉朝與四方之人心遊陽之人將謂置彼度外志意死解北關進無所恃以自固退將甘欵于奴酋西虜附從各邊嚮應彼其時欲勦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勦退不能休則其流將

至于不可言由斯以談議論之定于勦也豈再計而決哉故經略之于奴酋當叩囊底竭智勇以求大定之事功而毋患有不定之議

論

廟堂之于經略當假便宜寬文法以收功于勦之中而毋務駁議遥于勦之外蓋攻守之方戰鬬之術一日百變猶嫌其拙若機會變于斯須而定計在千里之外此向者唐陸贄之所憂也今日之事當如漢武帝擊朔方伐南越惟

霍衛樓船諸將軍是任毋掣肘毋深文毋欲速使寬然有餘于展布事定之後討功罪而賞罰之豈不上下兩利哉職久欲言之而況經略疏中又以文法不寬與議論不定同類而並慮也伏乞

皇上申飭捷伐之

旨使經略知朝廷有一定之論軍中無牽掣之虞則三軍有直前之勇奴酋在尺組之下矣

籌遼碩畫卷之五終

籌遼碩畫卷之六

天都程開祐仲秋父輯

戊午仲夏

○江西道御史李徵儀題爲遼撫喪帥失地乞頒嚴旨立賜建問以伸國憲以勵人心事切惟人主君臨萬國如天地生養萬物潤以雨露暄以日月而尤必震以雷霆雷出地奮勾萌悉達是生物之功未有迅于雷霆者人主憲天出治慶賞刑威兼施並用所稱一怒安民亦人主之雷霆也稽之往代未易殫述即

皇上近年如寧夏之成功播州之抵定朝鮮之救援陳用賓之斃獄雖得失難易不同而天威神武駕軼百王以基億萬年之太平道固必出于此乃有失陷城池逼殞大帥殺數萬無辜之赤子若遼撫李維翰者尚可建牙吹角儼然于三韓之地哉職請歷數其罪

陛下以全遼疆圍命維翰守之今且墮三城矣

陛下以全遼生靈命維翰撫之而今且殺據數萬人伏屍數十里矣肉腐成山血流川谷陰房鬼火白骨黃沙孤兒寡婦之哭聲維翰畏縮目固不敢見耳豈不常聞耶百里趨利法當蹶上將軍聞虜警猝至維翰以令箭紅旗促諸路兵馬數晝夜而馳六七百里致張承胤等受其逼勒忿激赴死全遼之銳一舉而盡實維翰往遺之擒耳臣尚望

陛下法湯武罪己之言下奉天哀痛之詔以慰遼

人生死之心而維翰前疏惟悻悻與人爭長短角口舌且以開鐵無虞爲可解嘲向使開鐵有虞維翰之罪豈獨可嘲笑而已哉夫窘間諜謹斥堠乃守邊長策奴酋逆志昭然在人耳目者已三十餘年糾數萬騎入犯內地而維翰俏然不知則亦幾同木偶矣虜退後自當親履其地掩骼埋胔弔死問疾以宣布皇上德意可也乃塞戶自守不敢移師一步今日一報曰達騎聯絡關外若干明日一報曰胡

騎圍其城搶其堡然惟云移墩軍搶猪隻而
止豈有重大失事而將領欺蔽之耶豈虜退
已久而咧吹火光皆八公山草木耶束手無
策或方之閉門修齋之王欽若然欽若飲上
馬盃直赴天雄軍恐惟翰視之不啻貴育之
勇矣乃長安人言更有甚焉人之口者幾三百年
人羊之血莫辨通夷復以啓釁出關之使不
返守將賣城降虜妻子乘軒赴敵事雖風聞
通國人人駭愕人人歎息卒未有上聞之

皇上其故難言矣維翰生平不聞他過但其喪師
失地職干東事會議之日魯語同官若當
肅皇帝朝緹騎持琅璫而東馳者此時幾數十舍
矣同官以臨敵易將止職不言職一腔孤憤
勃鬱之氣忿懣于中已久茲聞經畧部臣楊
鎬已至職不敢不直陳之君父之前若守勳
機宜經畧督臣仔肩于外樞部臺省謀斷于
中職復何言但守者如人之能立而勦者如
人相搏者然世未有不能立而能相搏者
然不能相搏而僅僅曰我惟自立恐人之撦
之仆之者踵至將怒目奮臂而與之角勝負
乎抑俛首揖讓而遜詞以謝耶七年之病求
三年之艾勞于求艾在三年前而逸於用艾
在三年後若苟爲不蓄則終身不得耳戰守
和三字紛紜葛藤于宋人之口者幾三百年
卒至于航海後已職以爲今日之議毋無備
而輕言勦毋畫地而諱言勦必以勦之規模
爲守而守自固以固守之餘力爲勦而勦自
廷必無此不忠之臣但武弁之欺蔽或媚以

幾倖于旦夕而奴酋之詭詐或嘗我而弛我
軍心叩關悔罪何所不有而我議餉苦于仰
屋議兵苦于搏沙將有漸入其彀中而不知
者故職直爲此廪廪耳若乃兵之強弱亦何
常之有賞罰明則士卒奮兵勢強矣賞罰不
明則士卒不奮兵勢弱矣進有厚賞退有顯

戮士何敢不進進有強虜退無明誅士又何
苦不退大將之將兵朝廷之將將未有賞罰
不明而能振勵人心大張撻伐者則辱國喪
師之臣豈可一日容于堯舜之世哉而職復
申之如奴酋之首不懸于北闕則楊應龍不
瞑目于地下李維翰之罪不行建問則陳用
賓將叫屈于園土塞虜必且生心邊臣誰復
用命天下事不可知矣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邊餉燃眉舉朝袖手

敬勒交儆苦詞以祈急救危亡事奴兒哈赤
敢行稱亂爲二百五十年來所未遘此乾坤
何等時而內外堂簾悠悠忽忽徒開端于搉
伐莫究竟于始終守恐未堅戰于何地門庭
現動搖之象堂奧釀貌貌之行眞漢賈生所
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夫今日最急無如
餉最難處無如餉最臣子所宜蚤夜竭蹶而
圖無如餉乃以借餉言之徵論借及留都者
緣修途尚且無耗即如會議百萬不以五十

萬分派戶兵工三部乎戶部十萬則部臣萬
有孚押運久矣樞部二十萬委運何官起運
何日即云酌緩急後發乃督解不宜用部司
官如萬有孚輩乎部司不宜蚤題乎何者蓋
此銀若樞曹委官則前日帑金解發不曾委
安國相耶而國相托病不改委史邦寧耶而
邦寧托病雖在委曾應星運解而時日已邁
文移滋煩斯亦足明委用之難矣若聽遼東
委官即未必悉有如延綏王立泰敢行盜竊
然兼聞逃亾綏卒載道萬一不戒能無慮乎
且也水衡亦借二十萬矣委運有官乎起運
有日乎聞水衡止肯以十萬發讀其稅銀奉
旨一疏有云遼左募兵于冬官何預乃亦議派此
猶然爭職掌之故套也夫職掌之分在庶僚
猶可而老成謀國僅耳心一官一職之用乎
在平時猶可而正當披髮纓冠尚規規于典
衣典冠之間作分別相乎即是循職爲言而
大工急則急大工疆場急則急疆場該部乃

爲此硜硜乎斯亦闇于緩急之差數矣且大
工業經罷而庫貯稍有贏餘借盈濟虛此莫
非王事而慳吝乃爾何怪乎我
皇上于帑金恢不肯發也此即借餉而見人情之
袖手有如此者以運餉言之臣有海運末議
非爲今日也今日明知遼中穀價尚平只恐
大征時不無騰踴海禁須預開若臨急而開
則晚也又非爲全遼也全遼地遠明知鞭長
不及馬腹而近海者通海亦聊爲山海關一

綫之助也
國初置遼東即隸山東原爲運便耳洪武間鎮
海侯吳禎永樂間平江伯陳暄其奉督運悉
自登而遼嗣是米粟布花之給遼運者由海
運歲以爲常歷考二百五十年內通者什七
禁者什三其禁也爲防倭變其通也爲濟遼
窮然變固罕聞而窮其時有況先年劉忠武
殲倭以望海堝取捷則海運一役倭虜兼防
載在遼志可考也昨歲東省荒大開海運東
人賴遼以拯饑兵獨不能賴東以充餉乎唯
是臣之所慮登萊距旅順一衣帶水不五百
里而遙揚舡一日可到獨旅順隸遼金州衛
從旅抵金不知有無水道但陸路可一百二
十里此當作何接受作何輸輸作何防護臣
考海運之利全在聽遼人與東人互相貿易
以致遼人之富足若糧石恐不須太多以其
獨干金復海蓋諸城更便而他處飛輓稍難
無容心鮮所考究則易若趣此穀價尚平時
估多買入常平倉以備緩急該部可不爲之
早計乎山海關斗米數錢馬草亦倍貴矣臺
臣唐世濟議從通州糴買運至該關甚爲得
策獨此沿途水道不知近遠若何夷險若何
臺臣疏未得旨該部可不星速諮詢據揭登
覆以爲之地乎此即運餉而見人情之袖手
有如此者以處餉言之措處既奉
明綸部議業陳六款但轉屬而下不無稍度居諸

嚴檄而催自是拜煩文告即如鹽醬賠贖罪祇
正堪羞雖經臣言而臣實媿也夫贖罪難行
姑不及鹽醬開納亦既有年但各衙門奚孔
多端據臣所陛續發覺如徐弘義林宗
斗輩行查參送懲往創來議者得無懷見噎
廢食之思而恝鹽瓶恥罄之想耶臣謂嗣後
措處得當漸應議停若懸鬳如常則往奉連
收二年之告又不必二年之爲拘拘只待遼
平方從分派蓋處無可奈何之時勢行萬不

得已之權宜新舊條例互參並用似亦無不
可者他若金花銀原額百萬貯在太倉
皇上初年加增二十萬同入承運往計臣趙世卿
亦常增二十萬矣臣甲寅春請合百萬還歸
太倉非此諸臣所併與稅銀議留者乎頃止
爲言一疏再疏一揭再揭疏揭不已親爲叩
閽叩閽不已號泣而隨之一日如是日日如
是宮府原應一體明主可以理諭此非舉朝
所跂望于輔臣者乎而輔臣不聞力請逆時
如儲講籌封王婚諸事動有公疏甚且文臣
合詞矣而武臣繼之勛臣又繼之今帑金之
空言留者實事乃今日留金花而金花內
解如故明日曰留稅銀而稅銀內解如故甚

有南曹軍士水免餘糧久經改折各處司府
州縣庫藏間積剩存然未有明言數目直達
楓宸非緣道聽朦糊則係嫌疑引避此即處飭
而見人情之袖手有如此者以請飭言之飭
非計曹職掌之專寄乎外帑搜括既催催若
干惟有延頸內帑而已而計曹不問特請樞
曹會議內帑五十萬中未發四十萬非樞曹
未完之一大件乎而樞曹不聞會請即如輔
臣稱疾邸居臣等登門責以大義乃出如用
經畧起廢將募兵一樞曹請之足矣樞曹亦
隨請而隨允矣獨是發帑爲
聖意所難當輔臣開藉陛見時若顧以多發帑金
爲言一疏再疏一揭再揭疏揭不已親爲叩
閽叩閽不已號泣而隨之一日如是日日如
是宮府原應一體明主可以理諭此非舉朝
所跂望于輔臣者乎而輔臣不聞力請逆時
如儲講籌封王婚諸事動有公疏甚且文臣
合詞矣而武臣繼之勛臣又繼之今帑金之
空言留者實事乃今日留金花而金花內
解如故明日曰留稅銀而稅銀內解如故甚

發不發宗社安危在此一舉所當合詞補牘
豈啻儲講諸事之急已者臣向猶曰姑俟
聖意自轉此一念臣善則歸君之隱衷也頃
聖意已見大都矣各衙門同聲瀝血此其時矣乃
自六垣公疏以來而各衙門不聞合詞並請
此又即請餉而見人情之袖手有如此者夫
昔年餉缺而薊門軍譟不下九卿會議乎宣
大軍譟不下戶兵二部會同計議乎可見司
餉雖專于計部而國恤體任于同朝彼時卒

旅小譯尚須羣策況此鷙奴大逆能廢僉謀
而柰何通國付之于不聞不見也至于議餉
固急用人要焉如文則白養粹之胸富邊籌
石應高之立撫劇盜武則張懋忠之夙承祖
烈喬一琦之久負將才俱經封事公推未見
登庸破格而他如劉國縉者新起參謀原從
上著柰衙稱僉憲跡涸道臣于撫臣則爲屬
員既屑越其體貌而不便展布之于上于地
方則爲公祖又牽制其情分而不便錯施之

于下曷若另議部街營精籌畫而更上下相
宜之爲得也此雖疏出督臣而不可不改自
銓部以成督臣之美意至于太倉一庫兵餉
攸關故事臺省共恕未嘗缺一項臣以孑然
病軀支撐半載栢臺委官寂而無聞夫獨勞
固所甘心而重擔原宜共負

祖宗深意若謂必如是而後互調均濟毋致差池
署院亦何泄泄視也大抵今日遼事每見小
臣中尚不乏憂形于色情見乎辭而大臣則
否局外之人客有焦心而慮嵩目而憂而局
中則否靜言思之良可浩歎夫封疆者
祖宗所垂統之封疆也
皇上所照臨之封疆也失封疆以失社稷即使視
息偷陰其何面目以幽對
祖宗明對我
皇上況使么麼小醜儻忽薄城下諸臣縱欲保首
領得乎毋論爲
祖宗計爲我

皇上計即諸臣自爲計亦當有以處此矣臣常謂
今日之役兵貴簡而精多反糜餉餉貴多而
裕少則妨兵在邊臣宜以慎重二字備兵而
毫不得急在廷臣宜以迫切二字備餉而毫
不得緩柰廷臣不此之務坐視旁觀譬如同
舟遇風波其始尚可救援乃舟人不思設法
濟渡而坐者立者起者臥者歌者飲者各煦
煦然樂不知舟將覆而身亦隨之也至若我
皇上邊報初來猶靡宵旰習聞漸熟如等泛常以

發帑則吝而益吝以用人則艱而彌艱以章
疏則滯而愈滯即如趙興邦之議戰守王象
恒之議剿遼皆字字訐謨而莫獲徵
綵綸一諾甚者如流言瑞後東還得行反間而天
下事莫知所終矣夫奴酋以到處精兵爲禦
防而反以求和愚我以七宗惱憾爲譬怨而
反云明白示下我好罷兵挾我奴不啻玩弄
我于股掌而
皇上直度外視之時後忘之也

皇上且然又何責于諸臣之袖手乎廣者夏行冬
令榆林雨雪福建雨冰蕭條之氣以盈干戈
之禍未已我君若臣尚不思交儆修備以固
吾圉耶臣言及此泣數行下臣不識忌諱冒
昧瑣陳死罪死罪臣疏瀕發而適接眞定按
臣有稅璫詭謊欺君矯旨嚇衆之疏則見稅
銀一節廷議方欲執留而稅璫乃爲櫻取甚
有已徵而奉旨發賑未徵而奉旨全豁奉旨
減徵者一槩勒索祇恐勞勞之衆不堪驛騷

挺而走險嘯聚草澤將東偏之大憨未除而
畿輔之羣兇蜂起也中外交訌議兵議餉又
不知何以策此亟
勅停罷以安近畿敢因邊事而附及焉
○順天巡撫劉曰梧題爲急缺援遼兵餉懇乞
聖明速賜給發以濟燃眉事先准督臣咨議調薊
鎮主客兵馬五千出關援勦又准兵部咨督
行各屬分投召募壯士期在速集俱經督行
各鎮道遵照調發召募去後今據薊州道參

政高邦佐呈稱除援遼兵馬已經調登州并
南北新兵見在名募外隨准餉司手本會稱
本鎮額餉已竭援兵經過方始既慮薊兵有
庚癸之呼又箄經過無應付之具即云莫非
王事義切纓冠而無米難炊安能託諸空言
其名募新兵近奉軍門明文預備糧餉支給
備查往例從來未有糧糗未具而調集遽議
者今日之事欲以急于外援且先防其內嚚
煩爲轉呈題照先年東征事例名募經過缺
餉俱另項給發其薊餉正支錢糧絕不相蒙
則薊與遼雨有賴矣等因准此爲照遼左兵
連禍結薊門義切纓冠寧敢異視如募兵給
餉造甲除器凡所爲應援計者亦既不遺餘
力矣查得中協原調援兵一千五百餘名先
經奉行名補缺額近蒙軍門明文暫免名募
外其奉文名援遼新兵二千餘名月糧照薊
鎮雙糧之例支給業該本道督率各州縣分
枚名募及本道自募已七百有奇委官統領

教練亦稍有次第矣顧應募者率赤貧之徒
利于得餉鼓日支給環門乞討復欲散去隨
移會餉司暫那借正餉五百兩給領矣然此
非額設之兵將來兵日以衆餉日以增應何
處給欲懸餉以號召則不應欲停募以待餉
則無兵至于將領千總廩糧薪水之費各兵
安家器用之資費且不貲徒切焦思終難措
手則募兵之餉安可不議處也調徵客兵輸
啼雜沓疾如風雨糧芻豈容時刻少緩業將
主兵正額本折一槩停支權宜應一時之急
矣顧主兵豈能枵腹以荷戈乎且南北並調
經過方始積儲不預何以應卒則客兵之餉
安可不預計也查薊餉經制所入原不足以
供所出先年流積已經扣除空月還宮繳毫
入計每遇閏月尚若促衿露肘以上二項事
出不經糧非預設搜括一空勢難冊借正額
不敷薊卒該有庚癸之呼患豈在遼下哉餉
司以東征餉銀另項題發之例亦理勢所必

至也乞將原議遼餉銀亟爲題請先撥數萬
兩解薊貯庫已借者照數補還將來者速爲
預備庶薊遼兩不誤而重地不致空虛矣
又據督理糧道兵備副使兪安性呈稱查得調
去援遼軍缺先蒙各院明文募補過半
今蒙軍門牌行援遼軍士月糧已准給各軍
家屬再若募補前缺餉銀無從該處行道不
必募補等因本道再四躊躇在東協近蒙添
設大將駐防山海以非聲勢在中協駱駝已
死邊警或罕稍覓未有如西協正當虜警緊
急日夜戒嚴之時正急鄰患不顧切膚安有
既缺而可以不補已發而可以復散者至于
師行糧從足食爲急先該本道奉文新募出
關援遼軍一千餘名雇給雙糧例應于
援遼餉內支給因遼餉未到暫借馬價以給
支但馬價有限不能常繼此輩俱係烏合之
衆身既隸藉于軍口必仰食于餉萬一餉銀
不接又寧能免脫巾之虞乎所據薊西募兵
請餉二事是誠不可須臾緩者相應乞將原議遼餉銀亟爲題請先撥數萬
兩解薊貯庫已借者照數補還將來者速爲
預備庶薊遼兩不誤而重地不致空虛矣
又據督理糧道兵備副使兪安性呈稱查得調
去援遼軍缺先蒙各院明文募補過半
今蒙軍門牌行援遼軍士月糧已准給各軍
家屬再若募補前缺餉銀無從該處行道不
必募補等因本道再四躊躇在東協近蒙添
設大將駐防山海以非聲勢在中協駱駝已
死邊警或罕稍覓未有如西協正當虜警緊
急日夜戒嚴之時正急鄰患不顧切膚安有
既缺而可以不補已發而可以復散者至于
師行糧從足食爲急先該本道奉文新募出
關援遼軍一千餘名雇給雙糧例應于
援遼餉內支給因遼餉未到暫借馬價以給
支但馬價有限不能常繼此輩俱係烏合之
衆身既隸藉于軍口必仰食于餉萬一餉銀
不接又寧能免脫巾之虞乎所據薊西募兵
外無論額外難以輕給即那借一時能支幾
何而本鎮正項糧銀一時不繼本處兵馬何
所仰給寧無大可慮乎況永平又與別道不
同別處所給援遼行糧不過一站而止而山
海關尤兵馬雲屯行居雜沓來一人則支永
鎮一日之糧一日不去則仍支永鎮一日之
餉即西來兵士無非取給于額外而況新兵
那借豈可以爲常乎若郡縣寄庫銀兩絲縷
之積能有幾何且一切打造皆于茲取給哉

數日思之不募則星散難名亟名則錢糧無
指是以除本道自名者已過五百餘名且借
餉司銀兩其陸續後名者已那借如許保鎮
之行糧又在此日費已無窮矣合無呈乞題
請速將名兵銀兩劵鎮計雙糧之數及安家
之銀若干速照原題名數如數發到庶各處
便于名募不然此無藉窮棍聞餉而來無餉
而去安所得吸風飲露之人而應募也至于
本鎮銀兩俱被新兵月糧及援兵行糧借及

無遺若不預請正項例銀及補還那借行月
糧銀恐散給不前而本鎮告急將脫巾之變
近在眉捷矣等因各呈詳到臣據此該臣議
照薊遼接壤勢同輔車遼事頻危則薊門震
動凡所爲赴援計者自當殫竭心力圖之除
徵調兵馬業已督發赴遼名募新兵亦有次
第另聽督遣外惟是軍行糧從兵必先足食
未有議兵而不先議餉者自遼左警報以來
徵發匆午所調客兵行糧俱暫借主兵正項

弁那馬價銀以應之未敢遽問及抵補也然

臣酌派應發薊鎮銀二十一萬六千二百餘
兩而今紙上雖有空傳未見明文解發畫餅
望梅何濟饑渴近聞經畧楊鎬不日抵鎮各
處調援兵馬雲集索餉急于星火于時而問
之餉司則額餉甚虧索之有司則搜括已盡
那無可那借無可借千里赴難之衆安可枵
腹荷戈庚癸之呼勢所必至是遼未獲救援
之力而薊已先受擾攘之禍矣郊圻重地關
係豈小既經各道具呈前來相應題請伏乞

勅下戶部將項派定援遼兵餉速爲給發以濟目
前之急其已那借過銀兩亦須及今酌議令
行抵補而一應軍器借辦又當責成工部速
爲查補分投解發庶邊患可濟而薊事可弭
矣
○山東巡按王建宜題爲奴酋背逆難貸廟堂天
討宜伸懇乞
聖明虛心聽言銳意圖勅以奮國威以消禍亂事
今者奴酋狂逞一日五警而陷三堡覆軍殺將舉

三韓精銳盡遭毒慘且佯退整旅勾連諸夷
出沒無時以疲我緩我玩弄我于股掌之間
撫臣李維翰平時既不戒備一遭挫折膽落
魂搖一籌莫展祇聽鼻息于馬上之口虜氛
張熾聲勢燎原神京震駭患在剝膚矣幸我
皇上赫然動念愕然東顧下廷臣酌議出帑金十
餘萬又屢頒
明旨征勅撻伐措處那借兵餉而一時廷臣會議
先固疆圉後事勅除殊得制禦之方可稱決

勝之策已顧值奴虜交訌之時爲禦虜滅奴
之舉其選將聚兵秣馬吟除戎訓練韜畧戰守
機宜徵輸轉運豈一二謀畫所能盡殫所望
皇上廣收忠益以運籌帷幄取勝千里者正欵欵
也乃自奴酋發難以來在廷諸臣同切仇讐
共抱憤懣各輸忠讜童滿公車其所幸得允
言僅僅用一經畧起二三總兵并會議數事而已
其餘閣部之陳乞科道條議率填耳置之不
報豈以邊事孔棘防禦擬議掃除全在總鎮戎臣

今得有經畧總鎮折衝之術盡在此中又烏
用衆言爲乎曾不思奴酋蓄謀數十年聚兵
五六萬器械精利紀律嚴明又東挑西擊暫
爲休息以逸待勞轉吟秋高風肅弓勁大肆
跳梁固勢所必至者不及此時策于未戰以
取勝廟堂而僅僅臨敵扞禦倉卒對壘果能
殲滅此奴耶是豈可悠悠汎汎視爲緩圖忽
危急之劄論迂桑土之綢繆耶奴酋女直酋
也史稱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今滿萬之兵

五六倍矣殊可寒心我兵即倍于奴亦難與爭衡況今調兵幾何募兵幾何且以素不習戰之人驅之恐徒棄之虎吻也而選邊方之兵萬難少緩蓋其風氣勁人强悍習見戰陣多不憚虜故名選關陝宣大各邊精兵統以各鎮麼閙勇將統練每隊火器弓箭各半器械長短相兼厥乎可爲奴敵邊兵選川不足而調及各省及横江仝命礦徒以壓卵覆巢如諸臣之議者此何可不急圖之也兵法云

行帥十萬日費萬金言軍旅之興糧餉爲急也今大舉征勦滅此醜類而後朝食固計無反顧然征兵雲集擾攘邊境如食之不足聚集焉往恐變起脫巾而思又不在顓臾已樞臣所議餉三百萬眞是數米而炊尚虞不敷而羣臣先議借四寺借水衡計臣復議及南戶部兵部工部以及各省直漕折與先東征裁扣節省等銀非不均爲嗷緊然各議那借皇上有所倚藉可高拱無爲而坐收鞭撻之功至軍前所最急者尤莫若監軍等官當破格陞

用廢棄諸臣以充任使而名熊廷弼于湘江
起劉國縉于遼左山劉光復于獄中授以監
軍贊畫督餉職任與經畧總鎮贊襄兵機又
無庸再計也然職猶有慮焉民維邦本本固
邦寧自古道之矣今幾輔宣雲軍民左右前
後拱衛神京尤本之本也平居無事貢賦
重差繁而又年來催科頻興敲骨吸髓人人
窮谷久矣儻臨之以兵革孰有固志恐多掉
臂去到彼隨授之官衔委之兵權且以第三
子之女招永芳之子爲駙馬者有謂尚于所

擄去弓箭刀鎗盔甲相視共笑揮折弓箭爲
不足用盔甲收造以二三副爲一副者有謂
北關知奴酋計圖兼併惶懼乞請益兵又習
知遼左兵餉俱無將來或難倚恃而金白二
酋且疑且畏因生二心者此共言盡盡無根
哉所傳之策以山西徑衝潮河川墻子路直
薄都城爲上策由一片石喜峯口犯薊輔搶
掠通薊爲中策由三岔河赴廣寧據寧前南
攻山海爲下策談當師頻城陷之時有一于

此卽下策而我何以禦之說者謂朶顏三衛皆我屬夷東西之虜非彼親暱假道直衝酋必不能且不敢而職竊以爲不然犬羊之性易合狡猾之謀難測不見我中國堂堂大臣皆被籠絡欲質子則質欲獻界則獻欲戮酋犯于境上則遣之戮以恭順爲餌而又何有于口外一帶夷虜不爲利誘術愚乎不見其陷撫順之日恨遼人佽遼人欲盡殺之乎而何生員爲人望則不殺李永芳以提兵相抗之人抑又不殺且加之任用乎不見其數年以前之集市散于清河寬奠瀙陽等處乎而何以恐地多利分侵此失彼詭以貂參集市撫順一處使我東西南北之人趨集蟻附無亾矢遺鏃之費唾手席捲歸巢乎此其狡獪異常陰陽莫測是元昊復生女直再見故向勅在廷大小臣工各出所見爲仗馬不然餉不足而驅桷腹之兵以愚我而近且詞語諱謾犯順逆天旣覘我又緩我且敢于挾我尚可蹈已覆之轍曰建酋不足慮養殃悔禍自貽伊戚也哉久毒勃發其憤必慘種種大患殊費支持何以言之秋高馬肥從來屬狂酋可逞之日況其挑引勾連一酋啟釁三面蜂攢一患也彼旣富強可恃且練兵利器而力謀于十年之前我以疲地窮民無兵無餉急而謀于旦夕之近二患也彼旣勝不懈銃氣日新磨厲以圖而我喪師辱國戮一大將死一叅政內外上下恬不爲恥三患也彼招亾納叛聞厥役則導之出疆遇降將則加以寵用而我用四患也彼于西北之虜威信能驅之使動約之使來而我則東恐不能倚力于朝鮮西恐兵力無以終扞北關五患也有此五患非

有一鄉評推重緩急可恃之劉國縉尚不亟聖武旁貽乾斷迅發亟下議餉之旨勅在廷大小臣工各出所見爲仗馬不然餉不足而驅桷腹之兵以援遼敗道也兵不足餉不足而苟且支吾徼倖于萬一成和局也貽萬世之羞啓九邊之釁何以洩數

千遊魂之恨于九原何以瞑張承胤潘宗顏
之目于地下故今日之計非必勦無以定畫
一之謀非主守無以圖萬全之策然守亦譚
何容易邊既三面皆虜則必處處議守處處
增兵首衝則萬次衝則千此數萬數千非亟
議新餉其何能濟且也士卒不練不可言守
盔甲不堅不可言守器械不利不可言守火
器火藥狼筅藤牌之屬有一不具不可言守
蓋守者以備戰完而蓄之兼而習之相機進

止有備無患一年爲三年計三年爲九年計
始謂之守豈其晝城繕垣以饑軍綴卒修鳴
金掌號故事鈍甲朽戈作擺陣列營虛文而
遂謂之守耶是固守之計非亟議新餉其何
能濟今經畧楊鎬業已抵關矣餉若不足兵
于何募兵既不足畧于何施況其暑雨衝突
兼程馳赴夫亦慮避禍方急避事爲重耳儻
此時餉疏求一發尚不可得是彼急而上故
緩之恐全遼士卒望風解體彼重而上故輕

之不益使逆奴聞風竊笑乎豈二百餘萬之
議識時務者方存乎見少而議戰勦而後已
皇上以爲侈無庸是頻頻乎守而我
度此事恐非此可能結局即前日六十餘萬
新餉所謂升斗之水已耳于事何濟而抑何
慮之不遠哉雖然記有之明其義者君也能
其事者臣也轉眼秋高時迫勢亟儻至乖至
三回天無術計無復之則惟有議而後請先
籌供餉之需可那動者則那可收折者則收

聖心既展轉牽制以閣之窺纖嗇之素懷懼遷怒
之實害宵小或乘此簧鼓指爲不足慮而置
之邊疆之禍國家事尚可言哉至于新餉之
運亦宜急爲職前見薊門一帶督撫籌畫道

司支撐俱已力竭計窮新糧月糧行糧捉衿
露肘竊恐內地先潰薊門亂起方欲于新餉
六十萬向督臣剖六分之一以與薊及十三
日至關叩之則惟蒿照曆之十萬當先出關
曹經歷之十萬以是日至關其餘四十萬尚
屬杳然臧不勝扼腕以爲
皇上恐遼矣當事諸臣抑漠然相視耶昨至瀋陽
見樞臣薛三才揭始知其餘已經發領而前
所委官以病更移夫委官亦有半通之綸一

與司道諸臣面計再三敢發乃轉相推諉若此又何怪
係定營兵望關股慄糒口盤纏以軍法爲兒
戲哉此後新餉解者領者所當嚴爲程限不
得以病免而曠日持久重加之罰厥水火之
衆其望早慰耳職敢請發餉之疏而併及之
○山東巡撫李長庚題爲仰遵
明旨酌議海運事宜懇乞

籌遼碩畫 卷之六 三十一

聖明俯賜採擇以安內地以重軍需事准兵部咨
遼東撫臣暫弛海禁以通登萊之糴實或遼
東差官往糴即用新餉以克糴本仍移會東
省撫臣借發遼左欠餉數萬兩委登萊府佐
各一員僱船糴粟再選武職數員督兵領運
止許裝載米豆不許挾帶違禁貨物綠由到
職爲照奴酋犯順撻伐方張飛輓之資責于
內地上本宵旰之慮下切屢啓齒之思凡爲臣
子敢有後則其中應動錢糧及應議事宜職

籌遼碩畫 卷之六 三十二

與司道諸臣面計再三敢發乃轉相推諉若此又何怪
一日議本折查得運餉一節先准部咨動遼左
欠餉續准部咨議動香稅職罰葢念東省大
祲欠餉之難驟完也所調劑于軍民間者可
謂備悉矣及據布政司呈稱泰山香稅昔年
約四五萬兩不等值四十三年年荒盜起香
客稀少每年止解六千至一萬而止不敷往
數之二三又查得院臧罰銀按臣畢解過四

千兩其新按臣尚未奉命入境除贓罰解過二千兩外止見在一千一百六十三兩八錢零爲數不多似應爲無濟及查本省拖欠逾帥府未完銀一千八百四十三兩七錢零萊州濟南府未完銀四萬七百五兩一錢零青州府未完銀一千一百三十五兩一錢二分皆係四十六年應徵該年分亦在開徵該職與司道議將四十四五六年分所完錢糧儘東兗三府近京者解銀兩九錢零並係避倘俱應留以爲雜本解米今查三府共報到銀四萬一千二百九十二兩九錢零並係避倘俱應留作海運其非係避倘者仍行解京以達近而分本折脈銀米均有濟于避賦等議定即以通行各府遵照辦運此本折之當議一也

一曰議船隻備查二十五年征倭舊案俱用淮船避船及本地塘頭漁船直至沙門島本地船板薄者多有傷壞止脩板厚者運之本年止淮安及南直等處造船五十隻并舵工水手月餉共銀四萬五千兩又于二十六年造船一百隻共銀九萬兩俱于解部京庫糧價銀扣除茲國用方詘而運糧數少職且不敢輕議但職在登萊之間逼尚海上云本地塘頭等船往來天津及濱海素未及外洋一時應募頗覺趑趄惟云淮船最便但如往例打造則費鉅而無裨急用若得咨行江北應臣借見在兵船以運糧而優給資費殊爲甚便又查今曉諭道副使胸開先前任登州府石卿以先救一時之急而賢開海禁聽避船之來每船所載可千石數百石者且堅牢有用茲登之兵船盡以載兵止避其運糧所用船隻除職等一面于本地多方招商議處外仍須行劄避督撫轉行海益道將避船盡數僱募來登俾載糧廻避一切修補價于登郡糧用科算定從優給則船大而運多兄徵兵調餉所以爲避計者登以任其十之七八

止有運船一項責望于遼以爲同舟之濟想
亦難辭葢登舟不能渡海而遼舟見無別用
接此濟彼情義當然此船之當議二也
一議值價該職在登郡詢之市價每米官斗一
石值銀四錢指目前而言如此若遼運多行
則必增矣夏雨儻足則價日減夏雨不足價
必增矣難以豫定大約脚費在登郡以每石
費銀一錢四五分不等共銀五錢以外俱須
筭入米內總計一石價值脚費若干遼左速

定委官于旅順等處近海岸地方俟到船卽
行收買而價值脚費一如所計總筭錢糧則
官之輸納無辭商之領運有利而赴者自雲
集矣又開此際遼陽金復米價與登萊止差
一分是以遍招諸商不肯趨赴然遼左大兵
漸集其米價之增可不待慮而知者但須寬
目前之升合以爲後日之崇墉則在委官之
收受早而所計價值之寬也至于運糧成案
有碾米之費有陸運抵海口之費有僱船之
費有舵工水手之費所費不貲須總筭入遼
餉之內准其開銷或照二十五六年事仍于
戶工兵三部解京錢糧酌量稍留以爲費本
一議海防登州承平久矣兵不習戰窳惰其常
兼以連歲大祲兵缺而未補船損而方修日
者挑選一番盡其精銳以往援遼所存之兵
止于九百餘名而每伍挑去數人卽列營操
練殊不成規一水之外倭虜交隣內地之防

踈玩已極矧海運而開奸宄潛伏各島亾命
實繁有徒風聞遼左有一種江夷素爲奴酋
可指臂使者萬一乘機截運不無震驚該職
有疏請銀募兵未蒙
俞允而目前運舟一發更無兵可爲防護茲聞奴
酋暫退還巢塞外鷙伏狡藏正爲求伸之計
而前發援遼水兵或且暫住金復進可爲寬
奠之聲援退可防運道之扼隘又職發過兵
船七十隻議令十隻在遼海岸其餘駕回若

令每月更番往來供役此門戶之要策也但
舟兵登岸每船止餘舵工水手共七名不足
防護勢不得不添募則職前已具疏上請矣
此海防之當議也抑職又有說焉今之海運
與昔之海運事同而時異昔當國用充足之
時而山東物力全盛故留用之銀既多功令
之行易辦今部帑告匱而灾疹方新欲留而
不敢多留欲借而實無可借故令招商然商
非法可絕止以利誘之耳而今登之濟遼與

前者遼之濟登又稍異蓋當日登郡大荒米
價數倍于遼而今遼陽之米價尚平而有待
也且山東如大病之人甫離床褥方期靜攝
調護遂令以持斧備糗禦侮于外其能堪乎
職見青登萊三郡二麥有收深爲加額而滿
目荒蕪甚多咸四十三年大荒遺地也民畏
久竟以蘊火未發度外置之乃果有今日之
分糧不聽耕種又聞僱募刈麥之人其值反
增于麥蓋死徒太多丁虛人乏所致也目擊
斯景深切寒心至于海運往牒運到之敗固
多而漂損之數亦復不少民聞之初未免疑
畏職沿途傳諭有司遍示百姓以招商厚值
之意衆心方安切念慮患棘矣師行糧從責
東省以運糧臣民之分義也不敢辭也而船
則勢難猝造脚價則必欲從優脚價不優則
商船不至商船不至則糧運難行然商船猶
煩招徠而遼船可徵淮船可借厥需急用方
稱完策凡所條議俱酌民情事勢而爲調濟
必東土內安而後得盡力爲遼左外拒之圖
矣

○太常寺署掌寺事少卿等官徐紹吉等題爲奴
情愈深軍機匪易蚊繁發帑一事懇乞
聖明立沛仁恩以安人心以修邊計事竊惟我國
累世患虜而建州夷人則人皆知其伏弩已
久竟以蘊火未發度外置之乃果有今日之
慘隕將喪師爲辱不小致
聖怒震赫廷議必勦其徵發召募之宜戰守緩急
之勢諸臣計之熟矣臣等何說而加弟今日

奴酋之情形似緩而實急中國之武備似急而實緩無論往來塘報某日某處定期犯內率皆以術誑我惟是奴酋書一紙悖慢傲語徧笑中國無人誰不怒髮上指縱我今日議征明日議款竟真兵法所謂九天九淵可令其五項止發十餘萬而減其四候未定之陰晴者謂其進生無端之窺伺者疑其吝矜莫于不可知者意爲佻倖感慨于主聖者知爲必予今一旦舉發之天下皆謂

聖心之無他是曰至信撫順之遊魂已不可救乃方聚之軍丁非藍縷之窮徒即遠方之椓腹既欲其敵愾以捐軀安忍不厚給以宿飽使督金一發而饗士惟牛投膠挾纊誰不感皇恩而思圖報者是曰大仁初時督金輕與恐用之者多耗今至于勢窮時極計臣束手所謂倒懸扼腕之際也一粒千金壺漿九鬯最足展綸一渙非安危存亡之肯綮耶是曰大智況三以鼓舞人心蒸爲忠義是

軍獨患無食耳食足則方畧可施將鼓腹之
衆奮作干城潰散之卒盡歸刀斗進可以直
搗長驅取虎子如寄退可以深溝高壘養天
威如山是曰大勇我
皇上試思此朽蠹之資用而有四美沛然發之直
反掌間耳柰何使在朝之臣徒灑痛哭之淚
空懷仲尼之嘆哉往代瓊林大盈不稱富乎
漏忍不出竟作何狀當日人主詎不事後自
悔噬何及矣此又臣子所不忍言者

皇上神明天縱何事不燭儻思及此則四十萬之
發猶其淺鮮者耳臣等謹合詞控籲伏乞
聖明洞察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敬陳措餉三議以備
聖裁事竊惟奴酋人犯憤將覆軍罪在不貸且敗
出詩語卹侮天朝貿生所謂足反居上首顛
居下一言念及當時不與奴俱生而頊者潘
御史一疏且述所傳開奴之三策奴豈能須
臾捻如數凡此皆徵
臾恰中國哉乃我

于閩廣查修河道費于是中院司道府之尚
存留贖鍰稅厰橋梁之不無浮羨凡此皆積
貯之有餘者也戶部不解京運解邊其已完未完
帶徵之欠數甚多耶民運解邊其已完未完
之批難考耶他若漕折銀若撫按贓罰銀若
藩司事例銀若稅契銀魚課銀缺官俸糧銀
吏承納班銀未必逐一輸如數凡此皆徵
解之不足者也諸如二項一經廉覆足補漏
庶但臣愚慮清查縱奉

明綸而轉行還悉部檄即仰體而兢時日亦等望
梅矧玩愒而視空文更同書餅則曷若于各
省直中或省分之大小而原無有餘不足可
以清理者免行差官滋擾外若其果有積餘
多逋欠者請從戶部差督餉官一員給予
勅書專清庫藏于地方別項事體全不相干惟是
庫藏一應積餘一應逋欠除南京各部倉庫
自戶部移文清查其若兩直所屬聽令巡行至
各省督餉官毋到任先赴藩司細細查盤然
後周歷各府其周縣小者弔查大者親查而
又恐其隱匿掛號也則逢人諏訪到處講求
或該本府起運或自藩司轉文早晚不拘隨
有隨解而本差四季報部三歲考成若其查
解數多准照邊臣超轉至于差出毋論正郎
副郎俱以本司差往本省譬如浙江司官即
督浙江省餉當其在部已洞悉該省錢穀之
盈虛而及其差又洞悉該部需用之緩急內
外關紐首尾呼應縱地方倘多事或念舍

已耘人而積存不必于盡括天災偶爾流行
或體一緩二而逋負不必於全徵又在權事
變于臨時亦須開簡明于報冊夫各省有該
糧道者矣彼特攢運粟于京師此則督軍糈
于九塞彼特倉庾之米粟一項而此則庫貯
之頭緒多端督糧可該督餉不可該乎各邊
差有餉司矣差之邊不過以見成解到之銀
藉手給散而差之省則合在官在民之數竭
歷搜尋若果行此任怨任勞較邊差倍之矣
邊差優轉省差不可優轉乎至于考成參罰
降職降俸罰俸住俸視府州縣每遞減一等
其遞減也爲各官專寄一隅而差官統司一
省其不可不參罰也爲糧餉關命運脉而督
餉須嚴責成若本差官俸薪銜後工食或曾
有監兌地方則以取給于原裁監兌數內不
者或于錢糧加派恐太倉粟米亦不爲多若
衙門則省城空閑公署隨便住居唯是臣所
慮者郡邑易查而藩司難核蓋藩司體貌清

覺尊尊崇一少有隱藏安所容其廉察或聽
本官之揭報以憑懲臣等之糾參庶足爲蕩司
偪強者儆耳臣又有儒學進粟生員一議爲
往歲山東大饑賑臣過廷訓曾行學准民間
俊秀輸粟入官借學援例不數月而累巨萬
六郡子遺全活以筭昔以濟饑今不可倣而
濟邊乎今東省係近事或卽除東省免再踵
陋規其他省直合無通行素封之家有子弟
年資堪進取者許以輸粟名色納銀各該地

方借學充附限三月內起文入監不許久羈
夫納粟係祖宗舊規太學爲士人淵藪且始
得托名以輸自饒原非久占以濫青衿較之
准貢非正途所宜豁曾于仕路稍擁者亦大
有間矣況一舉而收起解之利于內再舉而
收援納之貲于外借學者或酌議百兩有奇
入監者則開納成數具在其借學初納之銀
直隸府解各省司解多者每季終時起批文
少者聽隨便搭解京運行之一歲仍復議停

何不可者臣又有衙役裁工食一議爲夫工
食之裁計曹不亦及此乎故計曹議兵壯一
役而臣推廣各役計曹議裁什分之三而臣
有半裁全裁者夫國家惟備不虞特故兵壯
用之團練今不事團練而事勾攝其工食之
應抽取此不必言乃若兵壯而外凡援役衙
門者其所資給果僅僅工食而已乎除看司
門子走遞厨夫鋪司鋪兵等若役照舊全支
外其餘門書皂隸等項役與兵壯俱與兵壯俱頒半裁

益此輩爲人白拍者有之一名而朋當數名
者有之被貪墨官司扣剋者有之究所取償
卽全追奪不爲苛而況催半裁也至應全裁
者二曰冗役曰缺官役夫郡邑地方不有土
司之淳事體之簡艮有司之肅清卽勾攝不
煩而衙役可汰者乎役且汰革而役之工食
可知不有官去而銓補未遑或已補而過家
不赴如近日司道往往經年逗遛者乎凡缺
官衙役之工食可知

此須文到即可立解而隸府解各省官解限
期畧遠近各撥地里行之一歲仍復議停何
不可者夫年來臣于金花請留矣稅銀請留
矣雖臣言不厭于再三而
聖聽難移于萬一若十所宜折則臣非春所陳也
今蠏宜裁則臣今日所及也衛營馬料須豎
臣裝廬列之而未言總以中瑞貳弁易阻
俞綸臣姑不數數而獨是疏議上于

大內無閑非有批鱗之可避下于宵人無預非有
投鼠之足嫌事在必行無煩再計伏祈
勅下戶部從長擬議再覆施行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趙興邦等題爲夷氛益惡
遼事益危伏乞
聖明急圖安攘之策以奠疆場以安社稷事臣據據
撫臣李維翰塘報于本月十九日奴酋統兵
無數攻圍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已被剋去
大內若圖聞知諸臣一切請帑不報司農措處
等情夫奴酋之犯撫順也蓄謀而來饜欲而
往我之虛實彼備知之雖其暫歸巢穴固日
料其有今日之來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亦日
料其有今日之失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今日
而撫一城明日而剋幾堡今日而殺將士明
日而虜人民遼之爲遼遼此再壞否又況
河西西遼乃緩者哨虜或揣犯于開鐵或聚兵
于錦義豜書抑至烽火時聞遼之爲遼又能
堪此東西支則否從古有驅塲告急而朝廷
不聽臣下之條議若宇漢宣帝以羌戎皆叛

趙充國之奏毋上輒下其議又以罕開拂
加納酒泉大守辛武賢之策拜賢爲破羌將
軍以七月上旬分兵擊之故文帝無匈奴之
患宣帝成破羌之功漢之二帝其制虜得策
垂之千古以爲美談方今奴賊之猖獗無異
于匈奴于文帝羌戎罕開于漢宣也
皇上聽羣臣圖撻伐宵晝靡遑正在此時乃深居
大內若圖聞知諸臣一切請帑不報司農措處
邊餉不報遼東撫按不得其職廑經言官論

劾左右司馬所以協理樞機廷推既久而皆
不得報蟻穴不塞尚慮其潰尋丈之堤今其
堤以決裂而不可收拾矣勾萌不折當慮其
煩斧柯之力今其勢已成將斧柯之不勝矣
諸所圖戰守講兵食者漫不關諸
聖慮正以其不關諸
聖慮也中外人心莫不洶洶以我
皇上爲棄遼也卽今莊誦
聖諭雖云遼事方殷軍餉不乏倘不足深慮
皇上之念當事在燃眉之秋第責令戶部設處數款列以上聞然皆西
今戶部非不有設處而設處者乃在目前之用乎故不敢言
江之水又何濟于目前之用乎故不敢言
皇上有心棄遼顧所急者乃在目前而所處者殊
無濟于目前之事則遼又安得不棄
皇上實棄遼矣乃其厭責臣不得以借帑爲詞臨
事致悞軍機責有攸歸職竊以爲兵餉俱足
疆場之臣不能辦疆場之事則責在疆場之
臣兵餉可以措處而廟堂之臣不能爲

皇上措處致悞軍機則責在廟堂之臣若疆場告
急不能以須臾待也而廟堂諸
無米之炊神運之計坐失機宜封疆破壞不
知此專臣之責乎亦
皇上之責乎如其責不專在臣下而並在
皇上也中外之人以
皇上爲棄遼也無其心而有其事則我
皇上何辭于人言哉遼棄則山海以西不保萬一
九廟震驚宸居搖動
皇上卽散財發粟日聚羣臣議之嗟何及矣以我
皇上聖明之主國家全盛之時稍稍不克振勵遂
不得與漢之文宣比隆而較烈也則損虧
聖德不可不重爲計耳職冒昧爲遼目前計須發
帑四十萬并所議新餉旬日內盡數解遼
勅經畧楊鎬以便宜行事但以殄滅奴酋爲期勿
拘常格其餘凡有不足皆令戶部措處陸續
接濟勿得再言請帑致擾
宸聰撫臣失城喪師速下廷臣議以應得之罪按

臣不職即勅都察院選才望御史一員刻期
出關以監察遼事左右司馬亟渙
明綸并速推代者趨令入部視事以贊軍機庶其
內外得人兵食不缺國威有振虜氛自滅
宗社靈長在此舉矣
○河南道掌道事江西道御史唐世濟趨爲奴酋
勢愈披猖廟筭更宜周愼懇乞
聖明亟行申飭以張撻伐以保封疆事項自奴酋

狂逞遼左陷危
主上旰食宵衣大小臣工罔不汲汲皇皇圖上方
畧遣將調兵議戰議守既已畢智竭慮嘔心
以備
聖明之採擇矣乃狡夷謀詐愈深肆毒愈熾先故
求和貪緣嚴役佯爲搖尾乞憐之詞中藏諄諄
謾不軌之意明言告天已露磨牙相向之態
兩月暫退彼方大修戰具志在長驅乃內地
人情旋已解嚴悠悠忽忽觀望逡巡有識者
不勝厝火怡堂之懼誰能接塘報奴果捲土重

來撫安三岔兒白家冲三堡近日被圍不旋
踵而攻尅破城殺將若火燎原開鐵隄防一
朝盡撤勢已岌岌乎不可支矣值此時勢危
急當有聳動天下之政令職敢不避煩聒爲
皇上陳之
一曰申明必勦以勵人心奴之當勦人人能言
之也數十年受我封植之小夷突然稱兵犯
順屠數萬生靈于原野驅數萬子女于犬羊
戮大帥隳名城國威大挫感憤請纓之士誰
不欲滅此而後朝食建言諸臣有謂以守爲
勦不過愼重大舉之意謂殘破敗劒之餘未
宜輕嘗試于一戰非謂當守不當勦也然我
方雍容議論商度于應守應勦之間彼已乘
勝疾馳倏忽爲拒抗搗虛之策藩籬既失漸
窺堂奧此時尚可言守而不戰乎且未有不
能戰而能守者也乞嚴
勅經畧銳意大征進有豐功退有顯罰
明旨一頒議論自定不然大臣懷猶豫之心諸將

爲守鼠之計而灰志解體未有能立功干捷伐
者此日前喫緊宜亟爲決策者也
一曰歸一事權以神鼓舞奴雖小夷實勁敵也
咎云兵滿萬世則橫行茲不啻三四萬矣掃穴
犁庭須大費籌畫非若王杲一隊之雄可猝
然組執而繫者楊鎬雖以宿望起爲經畧然
係新設之官一應文武將吏向來知有巡撫
而不知有經畧觀其疏中云三四僮僕蕭然
出關難壯軍容事權未一已可想見項御史

李微儀請建治懦撫李維翰舉朝壯之乞
勅下速爲處分儻猶遷延未下吏部不妨先爲議
覆行令維翰入關待罪彼中調度聽之經畧
一人庶遵人耳目一新旌旗改觀此目前畧
不可緩者也
一曰嚴究姦細以張國體自古蠻夷猾夏皆由
內地姦人勾引輸我之情形動彼之窺伺故
通夷者殺無赦令至嚴也況厥衛禁地安得
有差役闌出外夷者乎頃者奴酋以令箭長
馬送進漢人四人又給以印文沿途傳送且
賫帶夷文佯爲求款內有七宗惱恨中含要
挾輕侮之詞辱國莫此爲甚問其人則東廠
所差張儒紳張棟等也舉朝駭異謂
聖明必赫然震怒嚴究通夷之罪乃靜聽連旬未
聞批發此非細故也東廠何衙門建夷何地
到彼有何公幹執何衙門勘合山海關未見
盤詰撫按未聞究問往來出入綽綽自由即
彼狡夷且將笑中國無人矣宋范仲淹通書

元昊昊答書不遜仲淹對使焚之朝議謂其
不當通書宋庠請斬仲淹以罪輕率邊臣且
然何況禁地將帥通書猶禁況以夷文輕瀆
至尊其罪可勝誅乎乞
陛下速將張儒紳等勅下法司勘問正法懸首夷
境以示遠尚存國體于萬一耳
一曰嚴功罪以示激勸頃者遼左喪師大將戰
沒前撫按爲之請卹矣如張應昌則經畧亟
爲之任用矣然兩月以來時非不久偏裨而

下功罪尚未見一一查明聞中有在陣逃歸者聞有按兵不救者聞有不聽大將號令先期馳出以致敗者聞有火器把總當陣失機逃回未正法者至于李永芳則人言其先輸款奴酋勾引入犯故覆巢破卵全城屠薙而芳闔門歸夷方揚揚効用且結婚姻聞有千總王命印者有酋挾其降印厲聲罵賊併大罵永芳背逆不忠遂爲夷所支解一家駢首受戮迄今逆人爲之感泣若永芳不即誅命印

勅下經畧先擒李永芳寸斬叛逆仍查死事之臣如王命印者亟加優蔭庶人人激勸亦轉弱爲强之大權也抑職猶有慨焉遼陽爻事之時大小將吏稟承惟撫按二臣是視以楊鎬兼巡撫可謂處置得宜項按臣楊一桂復爲科臣所指摘職昨奉堂官面諭亟擇有才望一人爲將來之地職屈指計之見在止三四人皆有見差兼差奔走日不暇給昨爲邊餉

孔棘少巡鹽御史三人已苦無可差者露肘促衿不勝空虛之嘆況疆場待用之時尤非尋常無事者可比伏乞

聖明自爲社稷計速用考選候命孫之益等選擇才望堪任者以備驅馳與經畧大臣同心共濟以張神武以作敵愾實攸賴矣

○經畧遼東楊鎬題爲抵關聞警急議應徵兵將以資戰守事職以本月二十一日晚至山海二十二日查閱保定營援遼官兵二十三日

正與督臣汪可受計議兵餉又于其衙門內見所督造鎗刀戰車火箭之類甚備方以爲勦夷不患無具而開原赴堡之報又至矣職等相顧駭愕職鎬先自永平已行鎮道凡遼之東瀋之北多有不堪邊堡俱宜加謹貼防設法破其鉤杆木梯之具火器擊其指視發縱之賊此時當文尚未至即文至而防守苦于發兵遂如東州馬根單之事且近北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者尚有松山柴河靖安等

堡率皆單薄把壞賊亦蠶食無難豈不成岌
岌也而尚請兵不報請餉不報乎夫當奴酋
陷軍陷將之初中外惶惶我
皇上亦旰食憂邊拊髀求舊麗傳諭發
嚴旨起宿將起思職矣然兵自薊保山東而外再
調再催不聞動靜餉自十萬而外科臣合疏
合催一槩付之沉閣今宿將猶鮮至者雖百
思職如之何當坐漏舟之時伏焚屋之下即
調川兵楚兵浙兵已無及已所謂思在千里
之內不起一月之師也職詢之衆議有一急

有山東三千尚盤桓海中南兵三千尚遷延
道上即係定兵在關上迎職者皆伏地哀號
不願出關此可令外夷聞乎且不待遇賊已
有敗勢兵不可用與無兵同故必調邊兵爲
今日實濟願各鎮督撫同心憂國如各部之
那借銀兩者以那借兵馬作目前戰守資而
後再俟川浙湖廣兵兼募土著備征勦之用
庶爲萬全之策毋謂沖邊難借也邊莫沖于
遼東當寧夏之役李如松曾率遼將董正誼

五百選一將如張聰者領之山西總兵營選
調三千偏頭老營北路代州利民兵共三千
亦選一將領之俱可一月至遼矣至于陝西
延綏雖時有虜警而寧夏甘固近頗息烽且
播役亦調至六千踰山越嶺數千里往播州
獨不可迴遷而來以援遼乎此亦可月餘至
遼矣蓋兵將俱取諸沿邊非徒以其征戰素
習道途不遠亦以其甲馬器械不必製買駝
運故可應卒急用耳不然真定六千已爲烏

等十餘人帶家丁數千赴之矣望
皇上亟下部議仍賜
嚴旨俾各刻期督發庶幾不悞大事至于杜松劉
綎官秉忠柴國柱之已推若再馬上催之馬
林趙夢麟之未推者許便宜調之各調其家
丁源源而來較名募待練之土兵徵內地之
冗兵一可當十百可當千且省名募之費矣
職又見將領自叅遊而上思享富貴係身家
其勇往直前之氣便捐千少壯時今數宿將
之外豈無方在中軍千把總等官而爲後來
領袖者乎故有山東撫院中軍蒲桂宣府撫
夷千總蕭斗王宗畦尹堯泰杜福楊相原任
守備王進闕之三次援遼見在通州指揮曹
邦輔之親拿巨盜若而人者皆宜改推遼鎮
或聽調置軍前大張熊虎之士以驅犬羊之
羣若口若懸河貌若冠玉中情實怯而亦厠
在行間者臣當征勦之時身自督兵儻有退
縮得以軍法從事矣豈猶似朝鮮時之可虛

糜金錢耶
皇上既已經畧責職職不得不言兵之大槩若此
○大學士方從哲題爲虜勢愈迫邊患燃眉懇乞
聖明速出臨朝集羣議以保封疆事自醜虜犯順
墮我城堡殲我軍民勢若燎原不可嚮邇既
而斂兵出境伏處月餘議者成謂虜志已驕
狡謀叵測少俟秋高馬壯之時必將復逞不
意于五月十九日統領大衆將撫安三岔兒
白家冲三堡一時攻尅矣據昨日塘報謂虜
騎往南由懿路城東一帶深入總兵與中軍
雖駐汎河駐懿路然而衆寡不敵不知能遏
其狂鋒否萬一懿汎不守則瀋陽危瀋陽不
支則遼陽危而廣寧以西皆岌岌矣此可不
爲之寒心哉夫沿邊城堡雖云單弱然多者
數百少者百餘未嘗無兵也本何虜之入也
如蹈無人之境而我兵不聞有一矢相加遺
蹂躪縱橫所向如意彼又何所憚而不逞其
長驅之勢耶聞酌保援兵已分防各堡見在

又皆退縮不前當斯時也欲令經畧之臣以
空拳禦寇其將能乎爲今之計除薊鎮家丁
臺兵聽督臣酌量摘發外惟有速催總兵杜
松劉綎等星馳出關各率敢戰家丁悉力拒
虜先爲扞禦之策徐圖收復之功或遇之廣
寧以東或挫之遼陽以北厥近邊不致震動
而內地可恃以無恐耳臣又惟戰守之計在
封疆而鼓舞之權在朝宁自奴酋暫

聖意若遂以爲無虞中外本童率多停閣諸如補
閣員補大僚補科道所籍以培養元氣恢張
國勢宜何如汲汲者而一切度外置之百請
而百不應甚至用一劉國縉令其贊畫軍務
必能效纓冠之義規桑梓之謀此遼人所深
願亦廷臣所共請者而亦堅不肯聽嗟乎奴
酋所侵者誰之疆宇所虔劉者誰之軍民剝
床之患已臨震隣之恐轉迫
皇上何爲不此之慮而徒介介然與臣下相持哉
謂宜乘此邊情緊急人心駭懼時亟出視朝
名見部寺科道文武諸臣令各陳方略共圖禦虜
長策仍乞
天語嚴諭邊臣務期剪滅此虜永除邊患行見
赫怒一伸威靈自震不獨三軍勇氣百倍彼虜
衆聞之必且怵于天討而潛消其鴟鴞之志
矣此外若多補缺官以備緩急速下章奏以
快人心多處糧餉以防匱乏皆時事最急

皇上不宜視爲緩圖者臣驚聞徼報不覺心悸神
搖爲此激切奏請伏乞
聖斷銳然臨御慨然施行
○兵部武選司員外陳騰鳳題爲寬緩坐誤軍機
吝惜恐妨大計
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謹冒死披肝仰干
天聽亟圖萬全事切惟我二祖櫛風沐雨百戰勤
勞奠此土宇列聖兢業相承雖不無有事之
日實不有無事之心臨朝定計不時名問凡
議兵議餉議用人聽若轉圜童疏下若流水
英雄得展其畧戰守各適其宜以故夷狄寒

心金甌無恙試觀今日事勢爲何如者奴酋
搆諸虜以蹂躪內地數十年之狡謀在逞于
一旦屠城殺將無辜生靈枕尸流血金帛子
女一掃而空意至而來意倦而去小犯小得
大犯大得無所不犯則無所不得而我從未
有一創之彼何畏而不來何懼而決去乎初
撫順告變羣情徬徨時勢危疑聖心微有儆動既間稍退遂不爲意未幾而一日
連陷三城屠殺又不知若何慘者切齒
皇上聞此當何如震恐當何如延訪當何如採納
與批次也乃諸臣所竭忠畢智恨不能即達
宸聰即見行事者
皇上竟付諸罔聞楊鎬起自田間任以經畧披髮
闢致使言者舌敝望者眼穿如此舉動外夷
聞之豈不笑我輕我而益逞志于我乎彼鹿
臺瓊林何常乏財無事爲朽蠹有事爲寇資
此非今日啟鑾耶儻捐內帑百萬之積貽大
業萬年之安此其爲利孰大捐今日之百萬
省後日之數百萬此其爲計孰長
聖主慮周萬全當必不待諸臣請矣若一切那借
也天下事至于不可言處臣亦不忍言願
皇上蚤自悟而蚤自挽耳第恐緣往時征討如意
視天下事若無難者加以靜攝日久視天下
事又若不介意者與諸臣暌隔不親視言及
天下事又若不足信者自古戰勝于廟廊羣
策羣力非主心之憂勤不能集若邊陲炭炭
廟廊泄泄豈是好消息哉臣間奴酋之入寇
也廣集謀匄結以腹心惟其指使賞罰嚴信
又能得其死力內地情形偵探甚眞而我堂

顧此失彼與夫開納陋規追逋剜肉皆迂遠
無濟于目前必欲靠此以結軍士而不煩發
帑則軍士必無飽日遼左必無靜日矣
皇上將謂奴酋滿願而去必不復來耶且觀撫順
既破又轉而扼三堡矣三堡既扼又轉而合
西虜煖兎寧甯等酋窺開原鐵嶺等處矣從
此日甚一日乘勝長驅必難收拾如再延緩
建後悔之已晚圖之無及彼時即發金數百
萬又何如此時之百萬哉說者謂今日有二

慳遂成百廢當急發之金而不發是慳財也
當急用之人而不用是慳官也及今而決尚
恐其遲必欲慳之而大事去矣此臣所謂安
危在此一舉萬萬不容緩者也譬諸素封之
家忽有戶庭之寇主翁惜牛酒之費不藉扞
禦于衆乃獨抱箱篋以為固也可謂得計乎
兩慳之心振百廢之病急發所當發之金使
語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非千金輕而一壺
重謂呼吸生死所係耳若慳以成廢此在無
事時已不可況事急之秋乎置有用之人于
無用雖堯舜無以格頑而無餉之兵無兵之
將雖孫吳無以制敵矧東西夷虜合兵交攻
衆寡強弱不問而知沿邊諸鎮誰不自危彼
歌舞而入此拱揖以迎無人可拒亦無入可
援全盛之朝不能赫然震怒示威四夷尚望
援于朝鮮及金白二酋今且有不可必者事
勢至此眞可憂可懼痛哭流涕長太息也臣
每聞塘報忿醜類之日橫虐受侮之無極扯
為堂雀之娛少效曲突之計度臣所言非狂

非躁天地祖宗實所共鑒
皇上儻以臣言有當伏乞俯採末議亟圖經久之
策際此之時即一日三接諸臣遍詢石畫不
言勞也童奏隨上隨下不言遲也以六合為
蓋藏何患無財以百官為手足何患無人去
兩慳之心振百廢之病急發所當發之金使
士有宿飽人有固志而當事者無掣肘急用
所當用之人使智者效謀勇者效力而窺鼠
者自竄謀二百五十年來之大物毋使一朝

大環則億萬年無疆之慶自我
皇上貽之世世矣
○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惠安伯張慶臻題爲遵左
事勢孔亟兵餉匱乏可虞懇乞
聖明俯俞廷議速發帑金以作士氣以張撻伐事
切惟狡爾奴酋悖恩不靖一入而撫順破再
入而三堡殘叠尸流血野哭原啼傷目憯心
莫此爲甚且也恣豺狼之性出倍慢之詞而
猶未已也近閱邸報又見夷虜東西合兵耽

耽開鐵矣誠賈生所謂非直倒懸而已者釋
此不討長此安窮我
皇上赫然震怒自聞儆以來宵旰靡寧移督臣于
險地起經畧于林閒授鉞推轂謝卒征兵期
滅此而後朝食豈非雪恥酬王除兇報古繼
二祖而興之偉烈哉但國之大事在餉與兵餉足
而後兵與俱足餉虛而兵即與俱虛有兵而
無餉則雖蜂聚雲屯無論形之合神之離而
神之離與無兵同將見脫巾而呼曰我以莫

必之命離父母捐妻子披堅執銳不憚祁寒
暑雨而令枵腹以待斃何如受若直任若傭
或操瓢而乞者之反得緩須臾死耶故聞募
而不應者有之矣中道而奔逸者有之矣身
履行間而心懷反側者有之矣兵法曰士卒
用命乃可越境古有簞醪之餽投河共飲而
三軍樂爲致死者此無異故以上能同其欲
也夫有所欲則必有所不欲奪其欲而與之
以不欲則渙于何萃離于何合而荷戈禦敵
原不患貪赫聲濯靈救一方之塗炭固萬載
之苞桑則內帑毋發直一反掌間耳
皇上何惜此朽蠹而請于五十萬之內者不報請
益于五十萬之外者不報耶想
聖衷淵玅節之神固而內斂而膏之普以時外溢
耶顧軍旅未行糧糗先儲際燃眉之時而即
實師中之腹不戰而氣自倍及今不爲之所
以至土崩瓦解始鰓鰓焉謀足餉

皇上卽盡發其蓋藏亦曷有濟是仁恩之下沛不容頃刻緩者也抑臣又有說焉戰勝在廟堂賢才非所由以制勝者歟目今九列寥寥臺省落落殊不知一官有一官之任一日有一日之事代庖者苦庶務之難遍獨運者苦共濟之無人況多事之秋正建樹之會則大僚之補考選之下又今日吃緊第一事也

皇上自爲社稷計卽當爲諸臣計而涣汗之頒有不待臣言之畢矣臣稔知罪蹈越俎緣世受

國恩誼同休戚當此主憂臣辱一腔葵赤不覺渤渤欲吐故敢尾諸臣 上陳

○山東巡按楊一桂題爲馳報叛夷再犯情形甚惡懇祈

皇上急發蠹積增選裨將以係危疆事五月十九日酉時據總兵李如栢差大撥口報本日巳時東夷達子約有五千進懿路城邊內圍住三岔兒堡又據鐵嶺大撥口報本日寅時有三千東達子從河口臺進徑奔撫安堡口報相同至二十日卯時據大撥魏景春口報十九日辰時又進達賊一起不知其數圍白家冲堡及至午時大撥王尚仁報稱三堡俱被達賊攻破李總兵麻總兵兵馬見合營懿路地方拒敵等情該臣看得陷城撫順之北三十里爲會安堡北卽三岔兒撫安白家冲三堡步足接連相去俱三十餘里賊酋一日而進攻之則開原東邊之堡已去其半連前所陷撫順城堡南北幾二百里潦鐵東面潦籬

殆盡壞矣儻賊長驅勢若破竹今城堡各兵相戒固守彼衆我寡未敢輕戰薊鎮援兵五千分散三處貼防所募新兵不過萬餘尚在各處方行操練且因無餉已募者欲散未募者不前似此情形開鐵潘陽存亡之機可立而判蓋在逆酋蓄毒二十年而發之一旦故其鋒難遏在我十餘年玩惕一旦發而後制之自爲力難辦賊一發得利則志驕再發得利則志逞今正其逞時矣禍患不測事在燃

創懇祈

皇上大奮威武帥振乾剛立發帑一二百萬以收

士馬

勅下兵部速選附近邊鎮慣經戰陣福裨一二十

人以整練生軍先固疆圍隨議勦賊尚可圖

全不然全遼之禍京輔之憂不忍言也

○前軍都督府管府事臣東寧伯焦夢熊題爲東

事可憂至言無補佇望

皇上臨朝講求萬全之策立奏蕩平事臣自東發

侍朝見哮劉倡亂于西關臼糺紛于東播酋

負固于南皆蒙我

皇上奮然征討相繼底定彼時廟庭濟濟不聞推

轂之人庾廩陳陳不見轉餉無策況哮劉之

坐守孤城關白之鬻踪海濱播酋之逵在川

蜀皆與今日建酋狡黠隣近不同也此酋久

懷異心時窺窺倚建酋之勢

聖主照鑒于上遼人打槩于下未即見剿虜之禍

不意遍年以來東征起面遼疲矣高淮出面

遼削矣大將捐軀于沙場帥府幾夷爲郵舍

茜中借箸者半係中原亾命以此窺遼輕遼

而一旦卒發也

皇上選將征兵筆籌劍畫似無遺策然今大寒臺

諫寥寥無人比襄時濟濟者不同司農司空

相望束手比襄時陳陳者不同酋又乍進乍

退變幻莫測邀買人心蠶食邊堡此等舉動

豈可與哮劉等同日論耶臣祖東寧伯焦禮

起家遼帥以有今爵臣頊見戎馬縱橫不勝

定無嘵類惟是臣思忖有一大窾要焉惟在

皇上早出臨朝而已益

皇上者天下之主也當此乏人乏餉之時值此費

財費力之事

皇上高坐深宮止兎傳宣作用臣下固無敢不用

命但聲款不親瞻承不蕭精神終是不貫血脉

畢竟不通何若

皇上暫一臨朝召見大小臣工指揮可否商確利
害將見百靈呵護九塞懽呼普天下誰不爲
皇上東向切齒一日而鼠穴之內立碎矣譬之有
家鬬者主翁焦勞不寧事事併胝凡家督亞
旅臧獲而下誰敢自愛自然勢張氣倍今日
東事惟
皇上發出臨朝而已不然兵雖有而士氣不鼓餉
雖有而轉輸不裕日遲一日人甚一人此酋
今日得一堡明日得一堡萬一開鐵失則遼

陽危遼陽失則廣寧危山海之外皆非我有
萬一
陵寢震驚京師搖動
皇上即出而臨朝不亦晚乎臣爲此不避斧鉞聊
從諸臣之後懇求
皇上出朝爲破虜第一策至于若何而兵精若何
而餉足諸臣之牘幾于山積臣不敢復贅也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遵
旨敬陳一得之愚仰懇
聖明速賜允行以濟燃眉事頃因建酋蠢動邊軍
不戒帥辱國天討方行屢奉
明綸命臣部以多方措處毋悞軍機該臣于前月
十九日疏請那借南京戶兵工銀五十萬及
查催各省直應解部銀六款奉
旨允行其清虛留搜無碍等容另疏專請者亦奉
旨依擬行矣除應請覆應請留者仍另爲陳乞外
爲照遼之需兵必不得已之役也兵之需餉
亦必不容已之費也但議餉于無事之日東

那西湊尚露肘于捉襟毋至呼庚而乏瓊林
之積議餉于多事之時四盡三空徒望門而
持鉢安能剜肉以充羣腹之饑乎顧事至今日
急矣樞臣以三百萬議矣督臣以三百萬請
矣大約酌于征倭征播之費而姑慎言之耳
然此三百萬者不知天雨乎抑神輸乎合口
籲
天未見恩膏之滂沛乞憐徼惠終是涸澤之呴濡
臣日夜焦思集各司屬矣議而商酌之計畫
青敬陳一得之愚仰懇
聖明處惟

雖勤利孔難毋或目前見爲利而要之經久
則必渝或事後若可行而揆之慮始則必駭
毋敢爲嘗試也臣謹參之衆論之同少抒一
得之見凡得可行者數事稽之往牒足據質
之人情無疑者也敢縷數之而
皇上試垂聽焉
一查得南京戶部本色米自三十五年以來所
積頗多皆未動支浦口倉之豆足支四五十
年究且朽腐無用蓋軍有消而糧無減糧多

餘則可資別用此理也查得隆慶三年令南
京戶部查各該監局等衙門米穀豆麥果有
餘積足敷數年支用照依每年額派數目行
文各該地方坐派暫徵折色三年自後以三
年爲率斟酌改派折色銀兩着徵解戶部接
濟邊用夫以
穆宗朝帑藏豐實猶惓惓邊餉今南糧積朽邊計
騷然所當改折三年解充邊餉也
一各處兵壯名色不同額設不少按季支領工
食多費金錢但各處資之防守者少而用之
差遣者多且省直州縣無處不有兵壯亦無
兵不有工食其工食見在不費區處今議每
十名暫扣工食三名一年之外仍舊給還原
設如兩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近地各府
俱限文到一月內差役徑解太倉其東南省
分遠隔者聽各府隨便搭解限文到三月內
即速爲起解到部不得遷延月日無濟緩急
凡各州縣每處各兵壯若干每名工食若干

十扣其三共該銀若干某月日解府該府
先報部查考延遲者計程查參庶各處俱有
協濟且不驛騷小民而所得亦不貲矣
一各省直京邊錢糧一年額徵原以備一年之
用年來拖欠數多雖相沿已非一日而當此
事勢窮蹙之時舍本等歲入不爲嚴催即嘗
晏持籌無復之矣逋負多而責解于一時似
有焚林竭澤之嘆兵餉急而總緩如平日亦
非分猷共念之心應咎行各撫按文到之日

先儘已完者盡數起解未完者立限催征遲
亦不能過今歲冬季其現年征解者一面陸
續起發接濟于遼事庶有裨乎

一遼東各鎮司民運屯糧原係國初額設贍軍
正項京運特後來之漸增耳乃各鎮造報未
完在遼東則秋課司雙山等處欠銀九千二
百兩零矣屯糧欠米數豆三萬一千九百九
十石矣在薊鎮則順天河間共欠民運銀五
千八百八十兩零矣山東共欠三萬九千五
百兩零矣昌平鎮則順天河間眞定共欠二
萬七千二百六十兩零矣五鎮如此他鎮可知
所當照册清查嚴行催解以濟窮邊以舒太
倉之急者也

一三十九年南京巡倉御史傅宗皐題將水兌
軍糧三十萬石除正支一十七石外餘俱每
年改折徵銀其從前拖欠酌爲帶徵分數併

解遼東兵餉自三十九年起每年改折江西
饒州等府直隸應天等府水兌糧一十四萬
石每年該銀八萬九千六百兩又自二十九
年起至三十七年止各省直拖欠糧石盡改
折帶徵并前見徵每年解遼餉三分之一迄
今八年以見徵三分之一計算該銀二十三
萬八千三十四兩零而帶徵之算不與焉乃
至今分文未解據該部原議則前此二十三
萬八千餘兩所當作速遵
旨補解者也據傅御史原題及今遼事孔棘則後
此當每年盡解本部以濟時艱不然即取解
三分之二其何說之辭焉

一御史薛貞題稱任邢臺時庫貯有備倭兵餉
千餘兩一縣如此各州縣可知按蘇松時有
備倭餉銀萬餘兩訪浙中亦然三吳兩浙如
此各省又可知處處搜括皆現在實數可備
一時之用案查本部前疏題稱先年東征各
省直有裁扣衙門各夜工食及省節公費則

派等項銀兩事在丙申丁酉間原備征倭之
用事平未復總計各省直爲數不少或即係
前項備倭銀兩每年積貯未解或係另項貯
存即當查明定數逐年起解以佐軍實者也
一先年倭搶之後各省直搜解無碍庫藏協濟
頗多遂以成功三十三年京師水灾本部題
准各省直差官解運米糧至京平糶價銀即
少抵解京邊湖廣徑解銀一萬兩助賑今遼
左告急甚于倭搶矣曾水灾各省直誼切同
舟凡一應庫貯無碍銀兩如條鞭之有積存
也各衛所倉糧之有支剩也撫按司道府州
縣運司贖鍰之有羸餘也監兌及各省題裁
官員各後公費之未盡除也西北有開荒備
邊而東西之新墾編派也閩廣海田之額外
升科也沒官贓罰有如李寧等之類也粤東
之有久栽巡撫贓罰而上元等縣之有餘鹽
銀兩也吳申之有修河餘銀而各處橋梁稅
厰之有浮羨也諸如此類地異事殊難以悉

數總屬無碍所當一併搜括以助軍需者也
即撫按爲地方水旱計亦當酌解十分之五
六內外庶其兩利乎
一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之有俵馬也所以重
京營備戰守也何敢輕言折也但每匹官價
近三倍而醫人蒭粟解驗諸費又幾不貲近
該順天巡按王象恒題稱各營路市馬定價
八兩當價增十五兩則千騰驤可用至千州
縣腹地之馬原堪山邊亦宜通改折
一年令其解價問寺轉發各鎮隨便市馬一
匹可得兩匹之用此足軍甦民之長慮而權
變之善經也相應暫折一年半價解問寺照
議給邊市而既不失俵解原額半價解太倉
那充邊餉馬政無損于馬兵興大有賴矣
一各省直漕折銀兩原以寬民力也當年弗及
徵解未有逾年不派徵者今查南直隸江西
湖廣河南山東各處總計共欠七十一萬一

千九百餘兩夫以漕糧折銀至越數年不辦果眞小民拖欠乎抑地方那用乎近該巡倉御史條陳本部覆准另貯太倉爲京軍之需目今請內帑借南北部銀如救焚然豈以太倉應入而反不得爲太倉之用乎所宜作速催解仍立限本年之內盡行報完者也

一考成參罰近例森嚴各處督撫非不遵行而拖欠如故則虛飭之意多而實核之意少也如給由各官尚可據冊籍稽其到部完欠若據道府申報層纍而上耳中間豈無那移虛報之獎此參罰開復之宜覆者也如南糧拖欠舊議年終參罰近來未見叅然舉行欠者不參則完者觀望而生怠如南京戶部前疏所稱各年本折拖欠幾二百萬則此後又可知矣合無將累年拖欠南糧水兌改折之外仍盡行改折帶徵并灾折銀兩現徵完欠于年終奏報照例嚴行參罰造冊報部以憑覆

請已徵完者照前起解三分之一充餉永爲定例其于足食足兵非小補也

一各邊鎮屯糧鹽糧入倉俱宜照年給散軍士以免陳腐虧折若倉攢綱利收不如法積久支放頃慮軍譁偏支折色餉既坐困糧復烏有如遼東四十萬倉糧不數年而半屬空文可鑒也是又在各餉司加之意耳至于事例之開原以濟太倉之匱臣非不欲推廣途徑以助涓滴然終不敢破格輕議致壅仕路其有一二與工部不侔者或此加而彼減或彼開而此停容臣會同巡視衙門參酌新舊會議歸一改刊書冊曉示援納人等事體微細且非更端未敢一槩瑣陳伏乞

皇上念軍務搶攘瓶罄空懸將臣所議俯賜採擇允行係額外搜處者發軍前聽用係本部額餉者解本部濟邊庶撻伐之威可彰東閫之恥可雪即以誓奴虜而安九邊輩神京而奠盤石端在是矣抑臣尤有深願焉天

下猶一身也人身一指受痛則百骸不寧所爲摩拭而呵護者無遺力也況今痛在肩背項脊之間可云形骸各異疴瘁無關已哉臣之爲此議也

明旨督責于上羣情顒望于下近見順天撫臣急缺援遼兵餉一疏勢極迫切臣部既無點金之術可使馬騰而士飽又無卸擔之地可能右諉而左推不得不屢爲多方之措耳然議南料則皆已題之往事議搜括則皆見在之庫藏議掩欠則皆惟正之額供議設徵則皆衆同之輿論外此而談厝處是挈覆盆而儻飲而飽孺童之腹也巧婦能行道之饑炊塵飯而餉國者共襄時艱勉完大局乎哉所望同心謀國計毋輕議越俎而病視毋專恤民窮而忘國事宗臣一片苦心幾于嘔血無地矣更望皇上留神遼左勿以戎心暫伏而泛常視之嚴勅諸臣務期協濟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其于宗社生靈亦有餘休哉

籌遼碩畫卷之六終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

○遼東經畧楊鎬題爲夷虜東西合兵開鐵萬分
危迫懇乞
聖明速勅薊鎮兵丁刻期出關以救剿虜之患以
退長軀之勢事據開原道稟稱二十五日丑
時夜役口報有東夷不知其數在松山堡邊
外下營犯在卽刻勢甚重大同時又據夜役
那大漢稟報有西虜巴領兎憨合宰賽煖兎

卜兒亥各營達子已上了馬只在一二日犯
搶南朝同時又據李應元報稱先十九日奴
酋攻尅撫安三堡之時蒙道協分付差通使
萬國輔飛馳北關金白二酋寨內調兵援勦
金白二酋堅執不允只說保守家事夷情叵
測事難逆料等情到職職念松山等堡民雖
已歸併大城堡內僵五百人防守賊必有以
三四萬扎營待戰以數千圍繞攻城我兵仍
止數千又不敢戰又不敢救恐五百守堡者
且徃遣之擒矣況前尅三堡時止添有宰賽
之三千今據西虜且以萬騎不知合攻一城
不知分犯各處向所恃者金白二酋爲我鄉
導爲我驅使今或見我勢弱慮恐嫁禍不免
有遷延觀望之心遷延觀望猶可安知不陰
逆陽順終聯奴夷以圖我乎此時卽再尅空

堡猶可又安知不乘勝鼓行以攻圍開鐵乎
開鐵儻難保全遂去其大半夷虜合爲一家
關東似纍卵之形畿輔增卧榻之賊震及
陵京憂在社稷此非被髮纓冠之時乎職一面
先以旗傳開鐵云大兵已陸續前來一面督
發副將李光榮保定總兵王宣俱馳而東然
光榮統領堡兵止一千五百王宣選挑不過
數百沿途前去但可張聲勢勦勢尚恐爲賊所
遮豈堂堂正正而足濟事哉職前所請宣大
陝西各鎮之兵不知得奉
旨否卽奉
旨猶覺爲遲乞先將薊鎮各標下家丁作速摘發

三千或朱萬良或張聰領之臺兵亦併摘發
二千即以見在南將領之刻期出關救援如
兵不精強器不堅利者領兵將官聽從重叅
庶夷虜不致長驅幾輔得以鞏固矣
○兵部署部事戎政尚書薛三才題爲抵關聞警
急議應猝兵將以資戰守事職方清吏司案
呈准經畧楊鎬前事到部爲照奴酋再逞一
日而陷我三堡幾同破竹開鐵之藩籬盡撤
邊藩之情形益孤蓋岌岌乎危在旦夕矣賊

衆動以數萬騎而我兵分布各城堡多者僅
千少者數百即自固且不能足況望其能救
援乎經畧楊鎬請先徵兵沿邊各鎮爲目前
戰守計再調川浙湖廣之兵兼募土著以備
征勦蓋度彼已之勢審強弱之形不如是不
足以規全勝保完局也臣部就經畧爲折衷
薊鎮先已調發五千頗挑精銳今再于九標
十二路內各摘家丁百名或摘守臺南兵數
百是又挑去精兵二千四五百人矣近日石
塘路馮家峪之報溫酋携有鈎板攻具似不
止零竊而該路邊長空多防禦又不可無朱
萬良此兵將應否調發是在督臣度薊事緩
急何如耳薊鎮先議改募入衛兵八千人此
兵見募若干亟應督發出關或以募兵未經
練習將此項分撥各營路而挑選舊兵之勇
健者赴援如經畧所摘調之數亦一便也宜
大山西臣部先日請兵之疏亦當倣東京事
例各該調數千大同山西撫臣皆遣書於臣

謂卜素二酋方治兵相搆勢不便于調發即
薊鎮燕河路將調張聰于大同督撫即移咨
議留矣臣部先議各鎮以見在兵馬調發而
陸續募補正謂西鎮非無事之日但論事勢
緩急調者不容時刻緩而募者猶可次第集
也陝西四鎮昔劉峙之變遼師亦直趨寧夏
則東西何嘗不相顧哉但人臣晝守封疆一
彼一此不能無分畛域徑調其精銳則兵馬
自慮空虛言乎召補則錢糧漫無着落宜各

鎮有辭于遼耳臣請立發新餉二十萬特差
本部司官二員齎解各鎮一面催抑兵馬前
來宜大山西二鎮各發銀四萬兩以一司官
領之徑解至各巡撫衙門而聽調兵馬視經
畧疏請之數聽彼中總督自爲裒益總之三
鎮以萬人之數爲率甲馬器械俱備即以原
任山西總兵張萬邦原任遼東總兵馬林分
統之各聽其帶慣戰神將所携家丁或千計
或百計徑赴經畧標下宜大以十五日爲期

山西以二十日爲期延寧廿固四鎮共發銀
八萬兩以一司官領之總解至三邊總督衙
門聽其分撥所調兵馬之數即視其發銀之
數總之四鎮以六千爲率如經畧所請甲馬
器械俱備即以原任總兵趙夢麟統之亦聽
其自帶裨將家丁徑赴經畧標下延寧以三
十日爲期甘固以五十日爲期其發去銀兩
每兵先給家丁銀三兩本等月糧草料本鎮
即于額餉內豫給一月供其行資而沿途之

行糧料草視入衛兵馬應添之數于發去新
餉內一頓折給以免逐程關支或致遲滯大
率每名安家行糧計費五六兩上下調兵三
千餘約費一千八百兩其餘銀兩即以補各
鎮調去馬價不足聽其督撫移咨戶部兵部
于新餉內補給援兵入遼即支遼餉視其原
糧之數或照遼丁之額而本部之月糧便可
另募補額之兵矣各兵有內顧者每名月給
銀六錢贍其家季終類報戶兵二部亦于新
餉內照數發補總不以遼餉累各鎮寧復有
趑趄者乎通計七鎮共該發銀二十萬兩乞
勑戶部速爲處給俟各省直解到新餉補還太僕
馬價督臣汪可受見請買馬萬匹臣部正在
酌議似難再有責望矣史車二夷安撫宣鎮
東路者臣待罪宜撫時薊遼督臣王象乾曾
調至寄雲挑選能控弦者不滿二百今越七
八年少者漸長數當愈昔然恐不能滿三百
也各夷生有男女俱給有名糧其調去援遼

者每名止給賞二兩併月糧俱留贍其家而
行檟視各兵稍加厚焉亦各願爲効力但須
得一驍將統領之耳杜松劉綎官秉忠柴國
杜後先且至初謂大兵未集進勦尚無定期
會議令杜松暫駐山海劉綎等暫于五府到
任迨調集兵將稍有次第調遣入遼亦未爲
晚今開鐵之報急于星火勢難少緩相應速
令各將携帶家丁星馳由關聽經畧調度卽
昌平總兵王國棟隨任家丁亦督令一併赴

遼此際遼人之望援兵不啻饑渴況各丁皆
慣戰先登之士真所謂當十當百者乎至于
山東撫臣中軍項口李長庚遺臣書謂東省
比年多盜自本官至而練兵飭武賴此以安
戰且勿推墮臣部既調登州防海之兵不便
調其得力之將古北路中軍滿桂督臣汪可
受業咨用之潮河川矣其張定蕭升王宗陸
尹克泰杜福楊相曹邦輔等不妨移會各鎮
督臣徑自檄取此經畧得以便宜行之者也

浙兵及川貴土兵臣部初亦議調有謂水陸
步騎用各不宜跋涉路途氣亦易竭不如就
近調募而劉綎一稟揭至謂川貴兵出入崖
峪埋伏攻擊是其長技馬戰堵殺亦稱便捷
且鞍馬器械多其自備招集不一月可致數
萬皆舊所歷戰統率之人大非烏合之比此
亦李牧思用趙人意也臣已兩次馬上差人
于中途趣之浙兵及湖廣永順保靖二司土
兵征播征倭時俱曾調用請如臣部前議各

調發四千以一驍勇將官統之徑自度遼一
切安家行糧或支本處錢穀或動解京軍餉
皆有成例可以覆視也臣愚每念南北徵兵
海內騷動遼左如募土着數萬可以撐拒亦
不願紛紛調外兵今度此事勢必非遼左兵
力所能獨支不得不倣東征事例以調發爲
請楊鎬頃過都門意亦不欲輕調南兵出關
之後見奴勢張甚沿邊諸鎮徵發有限亦不
得不議及湖廣川浙之兵矣蓋今日救遼非

止爲遼正爲京師門戶計也禦盜不於門戶
外迨其延入堂奧持梃而逐之豈有及乎揚
鎬此疏蓋趙充國馳至金城圖上方略之意
既經具揭前來相應亟爲題請懇乞
聖明立賜裁斷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勢甚危遼餉甚迫謹
再陳那借之策以救燃眉以保疆土以免震
京師事照得奴酋么麼小醜而狡詐異常每
伺我不備狂逞攻撫順等三堡則破攻撫安

等三堡則破忽然來以乘我又忽去以怠我
彼有取即獲我隨在失守若怠而不急爲備
則彼有拉朽之勢而我有破竹之形全遼之
地恐爲此酋席捲長驅之所矣臣奉
旨那借措處業兩上封事百般嘔心昨閣臣傳奉
聖諭仍欲臣上緊多方那借設處務使軍餉不缺
臣有心憂杞無術點金凡遼之京運額餉上
半年二十六萬餘已爲解發訖先議新餉一
百萬及帑金十萬在京者俱解惟借南京者

未發尚有待于
明旨也近據總督及經畧揭帖及通國公論遼餉
非再得三百萬不可臣聞之寢不能寐食不
能咽也夫以三空四匱之時而云三百萬何
多也然以固守封疆并征勦叛逆之舉則三
百萬不爲多也聞彼兵來如驟雨去若飄風
在遼之舊兵既弱而新兵又寡所調宿將又
多未到是遼今日眞爲無人之境可不寒心
哉況遼左有失則京師危遼左可守則京師

安以安危之計付之經略而經畧無兵無餉
勢處其窮請兵請餉急如星火若機會一誤
則後不可爲矣臣與司屬等官私爲商確欲
不奏瀆則勢不容已致誤國家則臣罪滋大
且臣部及臺省諸臣前後條陳措餉疏無慮
數十上而得 旨者惟臣部二疏先疏六款
業已馬上飛遞去矣近日十一款亦爲馬上
飛遞去矣然以地之遠近料之近者須一月
外遠者須三月外今遼勢急于呼吸是時不

能待也況搜括不過數十萬是數亦不能多
也近聞臣同官尚書張問達昔日撫楚時爲
採木乏用議借湖廣監稅一年荷蒙我
皇上俯允至今賴之夫採木可留稅今東事危如
纍碁獨不可留乎楚中可留稅今省直微調
紛然獨不可留乎蓋此稅原係一半解部一
半解監者若並解監一半俱解太倉以一年
後卽止仍舊亦爲便計查得湖廣迤東則有
河南山東南京江西浙江福建蘇松湖口臨

清天津河西通灣等處雖多寡不等亦可積
少成多而濟急也又查得湖廣迤西則有陝
西山西四川廣東廣西等處雖多寡不同亦
可積少成多而濟急也蓋動天下之兵宜動
天下之餉民窮財盡既無所處現在稅銀自
宜借及況稅未解入尚屬外府留之自外于
內無損捐一時之監稅奠萬里之封疆孰得
孰失何去何從願
皇上決擇于斯也不然遼陽城薄不可爲守兵勢
寡弱不可爲戰且奉　旨起用諸將尚未卽
到止督臣經畧二人方在徵兵又苦無餉恐
奴虜突至必無幸矣臣痛今日之遼病已漸
深是扁鵲望之而走者也夫天下事至于扁
鵲望之而走卽窮天罄地而無救于危矣毋
謂臣言不亟也伏望
皇上軫念遼左阽危于係社稷封疆逼近京師與
當年征倭播不同俯允臣請將各處稅銀暫
留一年儘見在者先解濟急其餘續解仍將

各額數預先報部庶遼左安則京師安京師
安則四海免于驛騷而天下之民舉安矣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遼左日急一日遼餉
日緩一日仰祈
聖明勅諭南北臣工星速借湊以圖共濟時艱事
先是酋之敢行猖亂悟我三城而旋退舍也
卽明知其狡焉叵測或圖爲再舉在秋高馬
肥之日不謂乘我無備就此夏月糾集東西
諸虜不頃刻而再破三城蓋臣往始聞遼變

時有三議二防一疏卽云建酋馬喜食夏月
河邊柳英逆料其狂逞不在秋而在夏也臣
不幸言而中矣夫奴先後尅去六城中間敵
臺多至一百一十五座自撫順至張家樸子
幾可三百里近復蹂躪汎河懿路之間懿汎
危而瀋陽危瀋陽危而遼陽危漸及廣寧且
岌岌乎易如破竹奴之勢何綦洶也聞奴住
牧險隘背枕巉巖凡議事則率諸子登巔頂
密言卽奴將領無一知者子八人除長子驅

囚未知曾否釋放每領兵皆諸子爲政而一
切事權不寄圄外且也霎時議兵霎時出兵
霎時進兵或霎時退兵來如驟雨去如飄風
閃爍迅疾而不可方物奴之計何綦詭也奴
來以五六萬騎而我之抵敵奴者不滿數千
奴衆我寡奴佚以主待我客以逸待我勞以數十年蓄謀待我倉皇猝應而至于
東手無策往時奠北關可恃爲鄉導近則北
關畏奴方惴惴有戒心又恃朝鮮可爲犄角
流聞奴且欲與朝鮮締秦晉子女之好奴之
窘困我何綦迫也今日議調薊鎮兵矣議調
宜大延榆一帶兵矣議調川湖浙各處兵矣
議新設山海關總兵杜松令其到關卽出關
矣議新僉書劉綎官秉忠柴國柱諸將俱俟
到日卽赴經畧聽其指撝分兵翼援矣夫此
遠近調兵總計不知若而人新設諸將帶領
家丁不知若而人千萬成羣責以梼膺荷戈
微論長驅夷虜自外來者不可禦而只此脫
巾士卒從中變者恐尤難支矣故今日需兵
需餉事急燃眉乃徵調有期而糧糗未備則
不能不仰嘆而欲墮賈生之淚以無從也夫
聖衷之自轉難容臣下瀆陳舉朝口噤舌咋姑不
必論獨措餉一節除戶部兩疏得
尚方積餘絨縢日固此聽
旨陸續通行省直外臣不有措餉三議乎不有錢
法一疏乎錢法雖權子母之原貲難免歲時
之延緩至三議中有請差督餉一議拜疏後

衆論棼棼或謂搜括不便于藩司或謂錢穀
原專于糧道臣卽未敢獨執偏見靜聽
宸裁至若俊秀輸貲則東省救荒近事具在上食
半扣則徃歲征倭成例可循柰之何竟留中
不報也頃此猶曰請命自臣子可否俟之
皇上耳若奉命惟謹乃臣子分誼南京戶兵工三
部昔借銀五十萬不有赫赫
明綸在耶而柰何僅以半解也據南戶部疏稱該
部庫銀共止二十三萬有奇所借二十萬則

所存僅三萬彼執以爲詞猶若言之有故持
之有理至南兵工傳者謂兩部庫積尚饒卽
兩部自疏亦不及該庫多寡數目則大意已
可想見除南戶或仍照議定前數或姑減前
數聽戶部作何議覆外至于南兵工各銀十
五萬兩斷斷不可少減願
陛下速令如原數及蚤全解此臣爲留都諸臣請
勅諭者一也頃此猶曰近火而望救于遠水等待
少需時耳若輦轂之下四寺水衡通國僉謀

非兩處借資不能救助萬一而四寺且先期
爲戶部折價之請則有疏在
則有疏臣念寺臣職掌攸關自不能無說而
處此且馬價所從來原爲京師備緩急今遼
左旣危則由門戶而堂奥勢自堪虞此亦所
謂持之有故言之有理而獨計京師緩着尚
可徐圖就裏通融終難堅執若水衡則大工
旣停原在可借況
宗社安危在此一舉臣嘗謂京社誠安卽茅茨土
堦從古且稱爲盛治封疆不保卽瓊宮瑤室
從古悉化爲丘墟一念於此水衡得無愴然
動容耶水衡于會議二十萬初雖少難尋已
捐發而通國僉謀更謂水衡于二十萬外須
大爲那湊臣晤計臣約以登門力懇亦不啻
數矣據經畧諸臣謂是役也非三百萬不可
只恐猝然之頃遽難取盈大約三二日內權
發得百萬以壯邊臣之膽暫安邊卒之心
其餘陸續再作區處庶于事體少濟而獨是

百萬先且難之又難頃接太倉兩主事交代之冊除老庫八萬外僅存四萬餘金而各邊計催年例如織如鱗皆未之應查廵青衙門尚有二十餘萬若借以水衡五十萬冏寺三十萬共可足百萬之數計臣明告皇上急救持鉢貧兒惟今日

皇上沛德音曉諭諸臣以同仇之誼同舟之濟亦惟今日少緩則遼左半壁城堡幾何而再堪數數見告乎此臣爲倉戰諸臣請勅諭者二也夫金錢則一庫有一庫之用那移出納律禁森嚴官司則一官有一官之職伐庖越俎昔人譏之矣今以別庫正項之銀而槩爲餉用以不係司農之官而代爲司農用於祖制則非經於官常則甚諍而臣之爲此饑舌者是臣前疏所云處無可奈何之時勢行萬不得已之權宜計臣清夜自思諒不以臣言爲悅蓋臣嘗以遼事譬救焚然當火發而家之主伯號召焦頭爛額者于村落窮鄉至亞旅而下平時或司門扃或守委積今亦各營各職恬而不之採

皇上主伯也諸臣亞旅也皇上所恃賴惟是計部條陳搜索省冗焦爛于窮鄉而如所謂各營各職者在諸臣謀國同心萬萬無此獨是危難迫切中夥恤杞憂臣不得不以苦口藥言互相激發況乎借之一字就戶部對各部而言則爲借若論皇上則南北總皆皇上之財以皇上之物力保皇上之邊疆誰分畛域而直爲是拘拘也臣近見經畧疏揭及其傳諭報房語一字一泣乃皇上一切置之後時以阿堵則日益絨藏以章疏則甚諍甚者主不則日益山積以官爵則日益印刓臨朝相不入閣爲今古罕遘我大小臣工儻復拘文牽俗不爲行權委曲立濟顛危天下事尚忍言哉伏祈

皇上一面諭戶兵二部卽議借銀確數具疏上聞
一面于應借衙門諭以大義令隨借隨給毋
執爭以悞大事臣曷任懇禱待命之至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左危在旦夕急借部
寺現銀以濟軍興以保疆圍事臣自奴酋犯
順以來夙夜淵氷唯湊處糧餉是慮而無柰
太倉之如掃何前于閏四月間已設處銀十
萬兩卽命臣部照磨萬有孚起解矣隨又發
京運額餉八萬餘兩命臣部郎中李枝秀起

解矣往解銀者及關而止臣命二臣俱出關
直抵廣寧盖一面解餉一面探知彼中虛實
爲後來轉輸計也昨萬有孚回悉言遼左情
形臣不勝驚駭遼事急在旦夕則督臣及經
畧所請三百萬之餉亦急在旦夕矣奴酋蓄
謀叵測用兵甚詭聞其精兵健馬與煖穹連
合已近十萬突來突去如風如雨而我人望
之伏匿奔竄曾無一兵一馬敢出而犯其鋒
觀奴酋再入已過半月而將官提兵不聞以
一矢相加遺則可知者盖奴知我之虛弱久
矣其所陷撫順撫安等城堡雖云六處而所
尅墩臺已百十餘座所失地方自馬根單直
至張家樓業已二百一十餘里其老幼之虜
劉丁壯之擄掠及奸狡之歸降者業已數百
餘萬又東距清河北距開鐵不過二三舍一
蜂擁而卽至而其城堡單薄外礮內土又未
備甚不待衝擊而崩圮之形已見矣舉全遼
之人膽已落而氣已餒卽募兵兩月應募者

少其人先有慪怯畏死之心故也又乃蠻獨
骨諸虜素經奴兒今見其所犯輒克益有傲
睨中國之心且傳語遼人我秋高大舉看與
奴兒哈赤孰強盖一虜狂逞而諸虜生心遼
之危殆岌岌乎一髮引千斤也遼危則山海
恐不可保乘勝長驅震蕩京師此時而罪兵
餉之遲亦何及乎臣之力已殫無米可炊前
疏所請催徵等款雖已移咨飛遞而地方寥
廓勢難猝辦西江之水無救燃眉臣仰體

聖心不得不爲多方那借設處之計昨已於巡青
科道借銀二十萬兩爲山陝西調兵安家行
糧之費亦既許以相濟矣其有現銀在庫可
以急借急解而急救旦夕之危者則工部及
太僕寺也竊見大工既停主憂臣辱之時急
難不以相濟而尚硜硜職掌之是拘乎
皇上之天下也天下之財
皇上之財也自臣部言之似乎乞憐之窮計自
爲遶事而輟即當爲遶事而用此而不用雖
皇上言之誰非公家之藏則誰非

今日以剿破賊之功
而徐徵于異時以竣大工之業亦濟變之權
輟亦奚以爲況急借于百年正富有四海
而先務之智也太僕馬價其見貯者較之往
者之勝算而典守者所不得錮其鑰也伏乞
年雖少而每年有折色解入則所積亦不爲
皇上速允臣請即日
勅下將工部太僕寺現銀如臣請之數工部借一
不多矣昨少卿趙士諤疏中有云儻事未可
十萬太僕寺借五十萬旦夕發解以慰將士
結局再有所需臣寺誼切同舟自難秦越視
雲霓之望以脫遼民水火之阨庶封疆可守
緩急定有以應是士諤急難之心重於守職
而捷伐可施矣惟
而明許臣部之再借也況馬有折色原備緩
皇上之自爲社稷計也
急時勢急迫孰逾今日昂再借銀五十萬蓋此餉
○南京大理寺右寺丞董應舉題爲日象大異可
十萬兩而于太僕寺再借銀

畏國事可危懇乞
聖明早覺反危爲安事臣聞外人傳喧二十八二
十九日日中黑闇爲變異常五月初一日未
時臣于宅西空地親用水盆仰照見日旁有
黑氣作態游移上下忽入日中日光盪轉不
定若不能堪旋爲黑餅蓋於日上黑出日光
奄奄如紫少頃黑氣在外又作態復入日光
盪轉黑蓋仍如前奄奄變赤如是者三又變
淡黃未申以後遂無光彩臣稽李淳風玉曆

通政申其占甚惡臣聞變不虛生日變尤大
四月之日變尤爲至切以其爲六陽之極而
陰敢犯也黑者陰象掩日最爲不祥臣亦未
知應在何等但舉目前至切之事莫如夷虜
建酋之禍蓄謀已久人皆知而不言彼此相
挨惟以甘結勒碑苟安目前養成豺虎使之
搏噬及至今日事變倉皇徵兵索餉驛騷天
下甚緩臣下甚急朝廷又甚緩無餉無銀無

兵又無成算熟視拱手騰口以待時日聽胡
夷之交合爲嬰城之危計大言勦而恐不知
所守慮在外而又慮域中臣切不知其所終
縱倖無事不堪再舉矣何也力竭而難持財
竭而難繼法玩而不威不可收拾也夫
世廟之世南倭北虜並發卒以不危者何也法嚴
而任事者惴惴也故以兵部尚書翁萬達自
潮州二十七日到京尚被嚴譴且財賦有餘

武臣不乏名臣名將得以便宜從事故雖亂
而卒平今萬事隳瀾以天下之大賦稅非減
于前事例日多于舊太倉銀庫何以若洗臨
德徐淮四倉昔皆三十萬名爲備郡國荒以
代轉輸實陰備有事日師行糧從之用也今
乃不及數萬漕運以秋爲期先臣于謙當也
先之變所以得留漕卒自益也今踰期不到
漕卒亦大不如額太倉糧餉昔足支數年今
能有幾昔時通倉米多于謙恐爲虜資請給

官軍一歲糧俸聽其自運以餘米爲之直今
不知所積多少議者但欲招兵而不急催漕
運師旅叢聚量沙難飽變且中作且各省招
募卒非精卒費銀又多且恐未必中用不如
發銀聽大將自募其募必精精則可少矣精
卒一可當三精卒三萬即可當十萬矣如以
兼人之餉餉一精卒十猶贏四猶之費也與
其以不練之卒充數而無用毋寧發銀聽其
自募之爲精與其充數多而糜餉毋寧兵精
數少而餉猶可支又況處處招募將令奸雄
生心卒有澤中之呼海外之警首尾銜突肢
腹單潰此立蹶之道也

陛下視朝中文武吏有可倚仗者誰如有可倚仗
必能發夷禍于數年之前處餉銀于不虞之
備何至今日倉皇驛騷計無復之但以內帑
爲恃乎萬一城門晝閉更有何策臣願
陛下先自備言兵言餉言法言城中事事停妥毋
生後災而後可言勦也如其不然願察日變
詔朝臣克廣德意和衷廣益破藩籬求功實惟賢
惟能有益于國者是與毋以意見橫生猜疑
凡事議定而後行期于成效毋或二三

勅內外文武百執事各修其職所職不效必罪無
赦亦無或故爲據拾撓亂職守使人不得盡
其用得以逆咎分責
陛下宜深加修省臨朝咨詢得失登進賢能允下
考選使官充其任事責其成毋滯奏章修
祖宗故事振持綱紀一以令甲從事其有詿誤觸
犯心忠而跡狂其才有可使者施以不測之
恩使感奮自效而重朋罔失事違命自恣之
罰如此法一立亂不定變不弭臣未之聞也

○直隸巡按潘汝禎謹題爲條陳薊鎮事宜仰祈
裁議舉行以重秋防事臣觀薊路一帶一墻
之外虜卽逼處以故薊之防守視他鎮宜密
薊之功令視他鎮獨嚴而今日之薊何如哉
意氣頹于承平膏腊竭于撫賞數年以來一
切脆虜婢虜養虜之驕者雖漸去其故而要
之邊長則綢繆之難力分則聯絡之難犬羊
豢養則操縱控制之難故以衷情言之三表
不絕五利未收濫惡之物非不禁也暗加之
貨非不杜也無奈獸性不常如衷婦阿卜玄
近日如喜峰路今年欲領明年之賞從來無
此要挾虎墩兎憨又駕讐飾辭率領五千騎
接包明欲乘機入犯效撫順故智因有備乃
止至于駱駝滿酋其子卜荅做賊不了温布
軟梯鉤杆又蓄謀方深是撫賞不足恃也以
兵力言之凡此三協除各標營外每協兵大
約不過二萬有奇分之四路每路止以千計
分之各守提止以百計又分之各信地各墩

不過以十計卽老弱與影射之弊已革卽占
役與賣閒之蠹已除然冊籍實在止此人數
設虜以千騎數百騎闖入而此爲百爲十計
者能禦之乎抑不能禦之乎多寡之勢不敵
勝敗之形已分是兵力不足恃也以地利言
之墻以外虜所處如弓絃平原曠野任情住
牧其來疾如風雨其去速如脫兎而我內地
反處弓背崎嶇之險紆縈之途賊入而希救
援傳烽未必卽聞聞烽未能卽到況墻以外
凡深林茂樹陟頂可俯窺我神京四面如霧
靈等山俱屬虜有我墻內則若焚若焦一草
一木兵馬見之而喜採取衆苦架梁樸捉獨
供屠肆是薊之險要不足恃也則今日之薊
將安恃哉矧自有遼變以來督撫道府州縣
等官全副精神爲此奔波不曰募新兵則曰
發戰具不曰造盔甲則曰打器械舂舂皇皇
幾無寧人無寧日倘兵糧無措器具無資薊
惟有坐敝以俟脫巾之變呼庚之慘已耳幸

聖明垂惜因撫臣之請于新餉則有酌量分汎之
諭于薊密諸鎮用過的則有抵補之諭督臣
于此豈宜急遽緩薊而遺蕭墻之憂哉今秋
高馬肥隄防唉踩於不足恃之中而早爲之
計則臣有十款敬竭其犬馬之忱仰質
聖裁

一曰補練宜速大薊遼脣齒相倚手足相應左
臂既潰正被髮纓冠之時薊門兵力原弱朝
而議調夕而議補始爲長策昨督臣因錢糧

無出又以所調皆貼防之兵欲徐徐足額而
臣以爲斷不可不亟補也今有空虛募補之
責矣各道宜照原額急爲召募分屬填補守
信地者仍守信地聽應援且無
日不討軍實而訓之使將識士意士識將心
務期人人可用蓋所調者皆薊之精銳即補
而不練猶爲無用況可併其舊額坐視缺乏
若慮奴酋既平之後調兵撤回新餉停止原
額之糧不足兩給臣以爲邊長如薊方苦少

兵即多方籌處新舊兵俱用之于薊亦未雨
綢繆之急着是補額訓練所當亟行者也
一曰戰調宜審臣昨見二三路將恨滿酋之屢
犯欲領兵直搗幔帳以張撻伐臣甚壯之但
漢過不先師貴有名若輕率以出毋論長驅
深入兵法所忌即兵不留行恐混殺屬夷反
滋口實不若用力偵探乘其大舉屯聚一鼓
殲之境上亦堂堂正正而張
天朝威靈乎至於調兵調將遼事誠急而薊門
邊防尤重則兵之必不可調者南兵是也將
之必不可調者朱萬良是也沿邊烽臺夷虜
無日不窺伺而所憚者南兵扞禦之勇即南
兵漸有妻子之屬視其臺如故業亦日夜慎
守焉儻調選以去一時豈能補額即補額矣
一時人地豈能相習烽臺何地而可若此至
于遊擊朱萬良滿酋母子所素憚其驍勇機
智于講賞足以抵抗況馮家峪酋既挫去必
圖復逞目前該協力移兵勦防而萬良且撤

之去乎其不可調不待智者而決矣是慎戰止調所當亟行者也

一曰要地宜防夫薊鎮虜穴與州縣相距率皆二三十里雖延寧宣大未有剥床如此者先臣歷相險阻創設樓臺置立兵軍以伺偵探調虜之關入內地我固無如虜何也若其偵探得明虜亦無如我何也今虜謀日深秋防日亟各道干尖哨等役務以強壯勤謹之人充其選探的即加厚賞不的立加顯罰而于樓軍烽軍各分路提註名在臺造冊在道每

此慮或設長橋橫空或設營兵防拒而數十年以來則梁橋無存防兵稀少臣周視締觀不勝驚怖竊慨小庄小堡往往堅造而獨于此濟築莫施非不爲也時詘舉盈即繼光復生未易措手爲今之計急則治標凡胡馬可入毋得泄泄宜于各協家丁或聽援標營擇其銳者千人以外領以一智勇將專守其地每日即于衝口操演結伍披堅巡哨使信砲之聲車馬之迹相聞相聯諸虜見聞定爲斂

戢是大舉之地防兵最緊所當亟行者也

一曰偵探宜明夫薊鎮虜穴與州縣相距率皆二三十里雖延寧宣大未有剥床如此者先臣歷相險阻創設樓臺置立兵軍以伺偵探調虜之關入內地我固無如虜何也若其偵探得明虜亦無如我何也今虜謀日深秋防日亟各道干尖哨等役務以強壯勤謹之人充其選探的即加厚賞不的立加顯罰而于樓軍烽軍各分路提註名在臺造冊在道每

率領而來其精神自爾相洽近來則南兵不
召而集所爲南將者往往北其人南其民兵
之視將猶之人耳加以南兵月糧饒厚其將
視爲奇貨剥削侵漁視北爲甚故南兵之恨
其將深矣今南將已裁南兵之害已除當此
更新之初即宜策爲萬全凡南餉之分散道
臣親給之其路將守提不敢問南兵之補額
亦道臣自募之其路將守提不敢問一切支
滕防守各路可時往稽察必不可歸南兵于
爲職尤以操練爲業先臣不有臺操之法乎
畫地而分操之計日而時操之技藝精工既
長技在我信砲常震自先聲奪人是南兵之
歸併各道勤爲操練所當亟行者也

即近日滿酋之犯馮家堡其時防堵鄉民劉
大江等實與有力此臣所親見者以民爲兵
不費公餉荷鋤扶杖之人皆成勁敵寫兵于
民責成有司即有奔走巡緝之勞實無擄掠
屠殺之慘所當亟行者也
一曰夷市當防夫夷饒于木料由潘家口桃林
口入而與我內地之民貿易布貨等物絕之
不能激之不可柰撲手奸民數百成羣蟻聚
鴟張刁難射利使木夷坐困含憤啓釁賈爲
軍之騷擾曰彼喫錢糧也柰何以衛我涸我

隱憂臣俱嚴示隔禁潘家口如徐應選充騙
以致木夷持斧劈門則縛而問之王廷用等
盤據縱惡則訪而拿之然人多則奸叢已經
撫臣審革幾半此後宜著爲令遷安遵化兩
縣之外其他不許營充而兩縣充當此役者
大約各二十人而止且爲之平價不得任意
減增又爲之立限要于隨到隨易宿蠹其有
廖乎然此爲恤夷言之耳至于夷人鱗集口
外或以貢木爲由混雜窺伺乘機生奸我內
地人與之相狎相玩隄防盡弛撫順之故事
行且再見于薊查潘家口已有專官設兵惟
是三令五申責在該道若建昌一路南將已
裁南營已空正對桃林河流口等處昨據居
民惶懼紛紛赴臣控告宜以建昌工營移居
南營城內原有人馬以二分輪守桃林以一
分仍在建昌防守令口如此設備庶夷人無
所施其衝突是木夷之恤防口之兵所當亟
行者也

一曰勘功宜覆夫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即堯舜
不能治天下況薊之失事其法較嚴則其功
最宜亟錄乃孤山之捷斬首級二十一顆而
東協大毛山以斬馘爲先聲西協艾窩等以
殺賊爲後勁已經前關臣覆勘叙錄朝到部
而夕議覆豈顧問哉乃延延至今未覆此何
以故如謂此零星之功可置不問則各堡各
路倘被虜撲殺幾人擄掠幾人亦以此爲零
星之罪而東之高閣乎抑或謂賞案未結俟
案已定設有失機之罪亦挨排歲月俟竣役
而後議罰乎雖捷敗爲功以少爲多近日邊
疆通套第薊門去
神京咫尺聽睹最真誰爲捷護關臣勘而不覆
安用關臣爲從此薊鎮即有應叙之功前車
爲戒行且相率噤口結舌厄皇華之心鬆戰
將之忘滅賞功之典一舉而該部之戾多矣
獨不思共知共見公案豈一人所能狀特面

如林如雲之仰望不甄叙何以服其心乎若云督撫尊官厚禄武無需此而各將血戰作何優叙酌往勸來斷不可已矧今壇場有事賞罰更不可稽是議叅勘疏所當亟行者也一曰資格宜破目今功令所用武弁率不曰世職耶武科耶此外有納級有行伍兩途據所睹如尤繼先以家丁起曹文煥以夜役起芝草無根醴泉無源鼓刀負販虎變不測從古而是又何必拘拘以世系律行伍至于納級之例相沿已久大約三種有腹裏素封銅臭與夫巳罷佐領藉此以圖升級者有草澤英雄脅力過人膽氣自雄不惟承襲無路抑且文墨不通只得藉此爲效用之階者有將種世胄生而衣食于中仰事俯育于中與夫一切名公貴派辦取給于中猶未已也傍門漏巵千蹊萬徑莫可究詰試觀鎮協以至叅遊都守人人有軍在在有卒能飲水乎茹蘗乎常例却乎一錢不取乎死喪恤乎甘苦與同乎舐癰和藥若古賢將如家人父子乎舍是則其氣已與軍卒不相聯絡況其猶鼠也相臨之體蕩無一存相殘之孔巧爲百出其鷹鸇也屑屑有竇視爲固然等等相食不奪不饜蓋斬將搴旗弓馬爭先矢石不避而陣斬首級

總歸于軍丁錢糧內百端科索凡此卒伍竭
力以承又何怪其不日耗日削以至于盡而
氣索然餒哉又安能鼓其氣前往與強虜對
壘爭烽爲國效命哉道路所聞人言向年鎮
惕以下無節無餽無季無程施者極其誇張
受者毫無顧忌甚至覩面揀擇稍有不堪即
爲唿罵不復知禮義爲何物至于星相優人
之奉猶屬二天此亦今日薊鎮大小將領之
鑒也臣近考察各惕得一戰將不勝愛之重
吉遵吉而言非創言也職疏上而該部堂官一疏

之得一廉將尤不勝愛之何也戰將所
鼓者一人一身之力之氣而廉將則能以一
人之心鼓千萬人之力之氣安得人人如此
軍無剝削士氣壯盛所向無前哉宜行之各
道廉者特聞不肖者即報是懲貪崇廉所當
亟行者也以上十款詢之輿論揆之利害非
關薊門之至切至急者不敢以瀆
睿覽而憾服夷情恢張兵力增壯險要端在于此
豈非永永可恃者哉伏乞

四司官一公疏又一公揭雖未明言職疏之
非而意已相左職讀司官疏云累年一百萬
兩原備三殿三門鼎建經始之需據此則百
萬之數原爲專備大工明矣該部既奉
旨停工則亦宜奉
旨那借明矣乃大工專隸繕司與每歲四司各監
局年例原無相涉今職所言者大工一項而
揭中所言者監局各項職所請及者營繕一
司而揭中所臚列者合虞衡都水屯田各司

且據揭之硃語云錢糧解貯有限支用頭緒甚多及讀其臚列之數頭緒果多然別項什一監局什九如第一內官監修理成造物料第二內官監成造細草紙第三內官監裝鑾山燈只此開卷三項視逸事果孰輕孰重耶其餘多款盡皆此例且支用有二年一次三年一次五年一次聽逸事之危在旦夕者果孰緩孰急耶且該部所最拳拳在內官之冬衣靴帽等銀俾爲年例支用之必不容已者夫職巡視光禄首尾六年餘矣二十四監局每月粟米銀非光禄之年例乎巡視太倉半年矣御馬監之料草銀供用庫之香蠟銀非太倉之年例乎職因庫貯空匱屢疏上聞或請全裁或請半給即俞綸未下而監局唯唯縱其以近習恃恩奢侈未見

主上赫然震怒及職緜斯以譚倘該部庫貯果匱傳派不時諒明主可以誠動監局可以理遣而該部之可以執爭不待智者而知也況大工自大工監局自監局假令遼左無變大工不停縱百萬數內暫爲二王婚禮不無偶借其各監局亦敢冒支大工分毫耶且嗣後外解豈遂全無可支者耶疏云轉眼秋冬一切監局等項未審從何措辦恐一旦奉

嚴旨責令期又據揭云轉眼秋冬內府之常例急需必按藉取盈孰孰負嗟嗟該部于中瑞之傳派抑何廩廩也夫遼左得喪繫宗社而該部所重在中瑞人各有見不同如此或者曰該部不過先爲此語以便他日傳派時藉口于職職謂不然蓋職借請既停之大工其何與于傳派而便以藉口乎然即藉口有何不可彼時職當以明告君父也職特因部

○直隸巡按王象恒題爲運道查核頗確謹酌議

便宜以濟軍需事先准戶部雲南司手本內
開遼左多事援兵缺餉議撥漕糧十萬石運
赴山海關接軍需查水陸路程及應用脚價
而水陸自天津至豐臺照河剩則例共該水
脚銀二萬兩自豐臺起旱陸路至山海關照
僑車則例共該旱脚銀八萬八千二兩照起
凍糧則例共該旱脚銀四萬兩若自通州徑
山陸運到關計程七百餘里照橋車則例約
該脚價一十二萬有奇照起凍糧則例約該

脚價六萬餘兩其中途之險夷車行之通塞
顧募之有無未之知也仍用口袋十萬條又
該銀九千兩其由食撥運下船落崖之數不
與焉口袋一節或于經紀摘用俟糧運盛行
之時令行處補此事之可辦者至剥船應用
千隻大車應用五千輛脚價于何措處船車
于何僱辦相應移文順天撫按酌派各屬民
車照例裝運等因到職隨該臣牌行天津道
即查山海運道有無險阻可行或可至某處
止或可通行至山海其船隻有無原設水夫
有無習慣文到作速查議確報候親詣查閱
去後看得山海兵馬轎輛糧運誠不可緩而
通州運糧十萬部議由陸運脚價遂議至十
二萬即一半亦六萬又欲派及民間車輛無
論其中山河阻塞風雨連綿而民間車輛焉
得許多無已則惟折色與海運二者當議而
海運之說有言但至豐臺者有言可至前屯
者至前屯則太遠而遼海之風濤叵測至豐

臺則大近而大半之陸運爲艱今職親赴天
津而詢各官及船戶諸人乃可徑至永平府
樂亭縣馬頭營灤河口等處地方水路五百
餘里而糧既至樂亭則其去山海已近或用
車搬運或即于永平寄囤地方皆不患無米
況船之載米每百石用銀八兩約十萬石祇
用一萬兩亦祇用八千兩即陸運二百里再
一萬八千兩視部議通州之用已省十分之
八且查該道有征倭餘剩銀一萬餘兩見今

在天津衛庫即可支作脚價既不煩民間僉
派又不費部中發藏惟即將漕糧見到者截
留數萬趁此六七月風順之時一葦可航惟
是督運必用委官今已行天津道查營衛官
朱拱臣等九員每員可領船十隻每官廩給
須銀二十兩以爲往來之資而又須特加以
名色許以優升鼓其趨赴之勇至彼處卸載
必須委官收管容職行永平道預定職名一
二員督理一時運發不及者或賃定民房或

壘砌倉厫以待寄放庶無雨濕暴殄之患至
下船落崖必用僱夫搬移合即于陸運脚價
內開銷裝載必用口袋而彼處騾議見做必
皆駭阻前部議已許發借用合無令每船即
帶五百條至彼交付與彼處委官令其裝載
車運事完總計其見在破壞之數開報該部
可乎再照朝鮮之役遣戶部侍郎張養蒙赴
天津督餉于時由海南岸運赴金復等處經
由二千餘里險阻不常故運止數萬今由北

岸而又在關以內路近而穩似無他虞或即
令天津管倉主事董理監管將南糧汛定截
留某衛令海戶艤舟以隨兌其原來旗甲亦
須每船留一二人跟隨交割庶無推諉誤事
者也職查核已竣閣邸報見戶部以運米折
銀解山海關奉
但奴酋之事結局尚無時日而遼左軍需供
用尚無底止儻日後倘辦不已則部中之折
色不能常繼而海上之方略又將講求于時
卒而試之又不如趁此查核有序之時事尚
可爲之日一面解銀一面運米即不能必多
應或姑先發四五萬以開運道彼其風波無
虞路徑熟坦則數十萬之餉可以源源相繼
是又所當自今伊始者也不然今日廢格他
日又從頭做起日復一日無敢下手海運之
說徒爲畫餅矣況職所議水運之程五百里
道路酌中而職所請漕糧之運數萬石取數

甚少職所議之脚價查自外衛收貯銀兩不
費部帑其值甚約非漫爲荒唐大言無當者
勅下戶部覆議
也統惟
上請職無任悵越之至

戊午季夏

天都程開祜仲秋父輯

○添註右軍都督府僉書柴國柱題爲恭謝天恩敬陳愚忠以滅奴酋以圖報稱事今年閏四月閱邸報見奴酋犯順殺將覆軍臣不覺髮上指冠切齒痛恨必欲滅奴而後朝食於二十九日接兵部劄付題爲遼事方殷謀帥爲要議請亟起謀勇舊將以備緩急備劄到臣臣即率弟原任肅州參將柴國棟臣子原任擊肘難行懇惟

山西都司柴時秀隨帶家丁二百餘名日夜兼程不避炎暑星馳赴京於六月初十日馳至保定府接見邸報該兵部題爲抵關聞警急議應猝兵將以資戰勦事節奉

聖旨杜松劉綎等都催他星馳出關以備調遣臣方念奴酋猖獗我

皇上不遑寧處東顧深憂敢不竭蹶趨事以效棗苹之報倏臣所帶家丁到齊馳赴遼聽經略調度外臣謹陳一得之愚條議用兵數款重將權明賞罰以專責成以鼓士氣法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若不假以兵權難以率士今杜松有鎮守山海關之權李如栢有鎮守遼東之權麻承恩有應援遼東之權而各鎮調發兵馬又有趙夢麟張萬邦馬林統領臣國柱劉綎官秉忠以添註各府僉書奉命剿奴酋欲自爲一營各僅有家丁二百三百者無多兵不能成營欲與他將合爲一營又

皇上將臣劉綎官秉忠照征寧夏事例假以兵權庶各得效犬馬之力此將權之當重也法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又曰刑一人而千萬人懼今遼事孔急非諸邊可比若不賞以時及則將士解體若不嚴刑峻法則誰肯用命必破格懸賞以待有功朝功而夕賞夫官爲爵士卒爲利爵勸利誘乃鼓舞三軍之機權也至於將兵之用命與不用命係法之寬嚴何如耳文法固當寬宜寬之平日方今遼左事

危如纍卵于對壘交鋒之際寬其文法則全
軀保妻子之臣誰肯用命若有觀望不前致
悞軍機者毫不姑息則人人畏法而不畏敵
可以取勝若不如此嚴法則奴酋非他虜可
比此一興師所費財力不貲萬一輕忽則奴
勢益熾九邊之虜皆效尤而起其禍可勝言
哉此所謂致之死地而後生者也一多用火

器蓋中國之長技惟有火器臣多經戰陣非
火器不能取勝今征奴不知幾路發兵大約
一路一營除各軍隨帶鎗砲外每營仍用滅
虜大將軍砲一百位每一位用軍八名擡之
裝放用砲手二名馱火藥鐵子馬用馬軍四
名萬一步軍不足宜調山東山西河南北直
等處遞運所夫每所量調二三十名可以足
用臣在河西用大將軍砲以騾馱及臣奉
命道經河南直隸等處見所夫擡重物行步甚速
臣因問一夫能擡六七十斤日行百十餘里
似此便捷故臣以爲砲用夫擡尤便于騾馱

況一砲不過重三百餘斤以八名夫共擡之
是一夫擡三十餘斤可以任重致遠矣然火
器之利惟滅虜大將軍砲爲最大將軍砲得
四五百位可當強兵數萬臣不知遼東有大
將軍砲否即有又不知足用否儻無或不足
用當速行打造如法若練用火器又必得人
如西寧衛指揮趙用賢百戶韓訸李可輿莊
浪衛百戶王維賢甘州冠帶官臧計策臧計
科陳尚仁王明德大靖營家丁劉可英訓取
百則火器之利賴無窮矣一山陝宣大等處
兵馬業已奉
旨調發法曰兵貴精不貴多臣陝人也知陝兵之
強弱如延寧之兵素稱驍勇而甘鎮之兵尤
爲精強陝臣奉命挑選知必以精強者前來
但恐器械不備臨時辦置不便臣請言之挑
選先儘精壯降夷降夷不足數選內司外司

必平日屢經血戰奮勇怯一可當十者選
之每隊五十名用銃手三十五名弓箭手十
五名馬馱砲二位鉛鐵子火藥照常多備每
四人餘馬一匹豫備倒失仍給領兵官協合
將各軍銃砲甲冑沿途馱載前來甘肅至邊
來八千里若不給協合恐將戰馬馱疲難以
臨陣其兵馬甘肅寧鎮延鎮三邊多選之至
於應用將領千把總等官無論見任廢閒副
參遊守指揮千百戶惟素曰身經血戰夙負
才望志切報國者取之如甘肅原任參將張
大紀原任遊擊保定汪海龍可用也其甘肅
所調之兵即令三帥自選萬一有不堪者責
在三將至於各鎮選兵之官亦行令各鎮大
將舉其所知如舉用官員不當責在大將選
用兵馬不當責在選兵各官如此責成自不
敢以不堪者充數矣蓋奴酋強勝於他虜而
用兵多謀尤爲佼詐若不着實攻勦徒飾虛
文奴酋豈有自死者乎萬一不能實心行事

以致不能成功悞國家之事有臣子不敢豫
言者彼時雖正以三尺何益哉此將領兵馬
之不可不慎選也臣職在戎行不可越職言
事況用兵機宜調遣方略自有經略主持臣
又何言但臣職任將兵自此入遼而經略請
議事宜往返月餘不致遲悞乎此職不得不
冒罪陳言也

○南京陝西道御史趙紋題爲酋賊罪在不赦王
師慮宜萬全懇乞

聖明大發帑金以鼓士氣以伸國威靖邊氛安宗
社事邇者建酋犯順陷我城堡戕我將帥覆
歿我軍士擄掠我子女遼之受辱極慘毒矣
皇上赫然震怒議選將則選將議調兵則調兵議
添經略則添經略兼計臣謀士捉腕而談攘
臂而起求所以張撻伐之威者亦既無所不
效獨內帑五十萬衆方奢求於數之外而
皇上且儉嗇於數之中豈以是舉不甚大費耶抑
以城已破矣虜已出矣其事少緩遂視爲不

急之務耶臣視近日奴酋所上一書彼且爲
僭言以挑激我爲大言以恐嚇我彼不罷兵
我其能先罷彼呼我爲南朝我其能任彼爲
北朝今之兵固不得已而應之者也然其事
亦不易矣昔年王杲犯順遲三月而搗巢又
遲二年而後繫其頸以歸之
闕下今之建酋則又非昔比也臣宰盧龍時便
聞此奴久有逆志彼其增堞浚濠以爲固選
將練卒以爲雄鍛甲淬刃以爲利固以二十

年生聚二十年教訓而
廟廊上方且狃于燕雀處堂之安而不爲意甚
至以庇羸積弱之金礪易腹裏而邊方以沉
毅有謀之白養粹易邊方而腹裏臣聞養粹
遼陽團鄉兵禁通虜嚴治剥軍之弁力裁入
貢之夷三年內秋毫無所失胡至今日遂決
裂如是則酋密而我踈也今援兵漸至矣奔
赴之衆其能敵彼安閑之衆臣知必有待於
休息也募兵鱗集矣新聚之衆其能敵彼素
習之衆臣知其必有待于操練也百人之必
死也賢于萬人之必北也蓋言兵不在多也
兵不知戰以將子敵蓋言兵在訓也顧一人
有一人之費一日有一日之費孫子云軍無
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今合南
北所湊僅僅得百十萬數其餘所議則猶屬
畫餅望梅耳先儒朱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
備他用兵進取不時之需我
皇上裒貨羽宇宿鋤充棟連年議賑饑議濟邊俱

愼重不發臣知
聖意淵微固自有在而今猶非其時哉不然有兵
無餉與無兵等耳遼不守而薊隨之薊不守
而京師隨之俟勢不得已而後決焉於事何
濟故均一餉也那借之祇搔空虛之名於塞
外頓發之實昭富足之盛於中邦均一內帑
也留之則物爲腐而有用轉爲無用出之則
人爲震而無用轉成大用均一內帑之出也
遲發之則倉皇而無益于成敗之數早發之

則從容而可收夫全盛之功
皇上試惕然思憬然悟當不待臣詞之畢矣然奴
酋得志後方勾連西虜以寇邊又胡可驟議
大舉合朝夕操練姑為自完之策俟彼久而
散散而歸後從而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則法
所謂避其銳氣擊其隋歸也督臣素負天下
之望東北半壁俱嘉賴之不必定以出關亦
不必定以不出關量敵緩急相時而進止自
能有嚴有翼以定王國苟定于一反恐繫于

一而不得通矣李如栢父子兄弟俱受國恩
遼事強于彼家亦弱于彼家不於此時報乃
兄之讐續乃父之業更將何待杜松勇將麾
下亦多力士第生來客氣難除每易與人為
怍善戰者藏形於無游心於虛當此大敵在
前尚與督撫經略同心協議臨事而懼好謀
而成可乎官秉忠先年為東協副將智廉勇
藝幾於兼備調遼之際行李蕭然至賣養馬
以佐路費賢可知也臣向日因巡歷在外見
在紀綱今兵食乏而紀綱亦將奈矣蓋華夷
止此日月日月惟常在天故人共仰其明華
夷同此雷霆雷霆惟時出地故人共畏其震
假令日月不出雷霆無聲將魍魎魍魎遍天
下不獨是建夷作孽已也伏惟
皇上大發內帑修政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遠斯
用兵之上矣
○原任宣府懷來今候調守備顧文綱揭為候調
有年感時思報謹陳根本要議以仰佐勝機

事茲者奴酋犯順甫兩月而四尅城堡從來
邊患莫此爲甚凡有血氣者誰不思滅此而
後朝食況卑職以多年候調而分應報效者
乎卑職嘗以探夷之命得熟察夷之情于有
日矣因是而知其必有今日之禍又知其不
止今日之禍而且不止遼左之禍也征勦勢
必不免而徒手何以搏虎然今日請兵請餉
抑又何其難耶謹陳芻蕘三事仰干採擇亦
未必無少補于京邊之萬一也曰簡練衆猶

可以需急用夫兵法貴精不貴多言習變也
近見中外枝軍之法但列車而陣以禦敵人
之衝而已此可謂知守不可謂知變不知變
則奇正攻守將安所出卽百萬之衆亦何當
于成敗之數昔長平四十萬之坑正謂其不
知合變耳固知前日撫順之事不可盡諉之
衆寡不敵也卑職曾窮究諸家兵法凡百十
門其間刪繁振弱撮其最精總括十四變曰
璇璣陣法凡車步騎伏之勢激勸鼓作之方

悉寓焉習千人卽得萬五千人之用戰勝守
固萬無一失且成功只暮月間也曾試于京
城巡捕時果稱精銳率以步軍二十三人擒
馬上飛賊李安等九十九人案在職方再試
於浙江前撫院劉遂蒙萃成圖帙流布宇內
今議調議餉而急不可得何不一面令當事
者司兵者講究此法將見在之兵逐一簡練
務使每變皆悉每人皆變以需目前之急用
乎昔田單鼓遺宗百人尚復全齊況遼左未

董其事庶幾有濟不然偵探一悞塘報無所不悞矣且如遼陽猶在千里外事尚可諉之塞上也乃薊昌去
陵京曾幾何地萬一有警一切扞禦之師勝筭之廟堂之上而可令塘報悞耶必
之略皆出之廟堂之上而可令塘報悞耶必
另設熟識夷情官數員分布其間遇警即直
書情節不必知會外衙門致遲時日限刻報
京以作準備庶幾無悞夫虜之得以分我兵
勢惑我軍機惟此先聲詭合之爲務而後得

以乘我乃今一一探得其真虜復何所恃以
聖旨楊鎬准以經略兼管巡撫事務職閒命自天
午妄冀反汗絲綸亦微職義之所不敢出也
顧宜可攝而職非兼攝之材責欲專而職無
專割之器及查始事會議之疏有曰督臣遥
制千里之外則呼吸難通撫臣兼理米鹽之
細則精神不一故復添設經略本以經略建
夷也今經略兼巡撫是制千里而算米鹽矣
駑馬篤鹽車上太行方苦汗背穿蹄又復益
以兼兩之載可免于摧轅敗輪乎蓋全遼之

措躬無地將欲辭卸緊誰仔肩況當羽書旁

虜不啻數十部落投間思逞在在可虞職受
經略之寄而不辭意謂巡撫足籌西虜職得
專精東夷耳茲領兼官必須兩河打成一片
戰守總在萬全豈一木可能支厦遺大投艱
未易獨荷故臺臣常有設兩總兵之議矣部
咨又爲長久之慮蓋恐事權不一兵馬難分
徒滋掣肘愈示孤單一似總兵不可驟添者
無已則請師法臺臣之意彌縫兩河之闕可
以濟職兼攝之所不及者惟有加西協副將

李光榮以總兵之銜俾其便于東西應援耳
光榮以裨將居遼七年戰守功績居多兩陪
推總鎮獨未登壇今且統率所部日奔波于
遼海之間往來動涉千里名雖駐劄一綫之
前衛實則驅馳四道之衝邊似當加光榮以
總兵之銜俾其便于東西應援庶廣寧之東亦無濟
也其曰光榮爲一路干城者以其七年之間

身經大小二十餘戰斬首以五十餘級獲馬
以二百餘級生擒賊夷三名救回人畜無數
此其功顯在人耳目必不可不一勸酬耳然
職更有說焉飭尚未足且添一督飭郎官兵
已漸多猶靳一詰兵贊畫臣下所急者
皇上所緩舉朝又袖手真末如之何矣查得錦衣
衛指揮使張懋忠當寧夏之役曾以邊才爲
衛指揮使張懋忠當寧夏之役曾以邊才爲

十三道御史公舉職向在河間道上覩其謹
抒一得以助捷伐一揭沉雄練達心竊重之
儻使參謀幄次圖畫席末文章武功應有建
監伏乞卽以李光榮加總兵銜仍掌協守事
移駐寧遠如遇廣寧東西有警廣寧諸營將
士並聽調發援勦俟夷酋討平之日李如栢
回鎮李光榮改推別鎮寧遠仍補協守參將
永駐前屯是雖目前之權宜實係經久之長
策張懋忠屢經薦舉似應酌處推擢庶于今

日邊事緩急有裨矣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借餉

俞綸已沛司空爭執不休仰祈
聖明再頒嚴諭趨令早發以濟危遼事項因邊餉
不敷司農告急屢蒙
聖旨敕諭那借臣備數計垣不揣愚昧因而拜疏
議三百萬中欲急處百萬而內以五十萬借
及工部臣疏上而計臣尋亦如臣議以疏聞
矣乃工部襲職爭故奏堂疏未已而四司公揭繼之幸
皇上軫念邊疆十分監着照部科所議給發應用
且一則曰人臣當以國事爲急毋得藉言職
掌再有爭執致務軍機再則曰大臣當同心
黽俛毋得自分彼此執爭悞事舉朝手額謂
有此百萬暫救燃眉而不意工部乃有庫中
積貯甚微額外軍需難緩一疏也夫臣所請
借者營繕司大工銀兩耳據工部疏稱虞衡
司硝黃軍器等項果係要緊然而臣切計虞

衡尚足辦此奚以明其然也營繕自營繕虞
衡自虞衡兩不相蒙工部前疏不云乎百萬
料稅封貯老庫先該巡視科道具題不許那
移別用者也由斯以譯可見大工銀原備三
殿三門之用其不爲虞衡那用明矣又可見
虞衡自足虞衡之用其原不借資于大工明
矣藉令虞衡積貯果不足辦又令工部所視
爲至緊至急者果真在硝黃軍器則前此一
疏再疏與夫既疏又揭何不專以軍需爲言

而乃獨監局年例之爲諄諄也昨之連篇累
牘在監局而今之最後一疏在軍需昨之連
篇累牘在會四司爲言而今之最後一疏在
摘虞衡司爲言此何以解焉且即就今疏論
之其曰譬居家者不宜盡散其藏以予鄉隣
既若以被髮纓冠之救無關于已其曰黍備
大臣與國家情同休戚又似比附勛臣戚畹
之誼獨切于懷若不關情又若關情諒司空
之終以同室激衷而不以鄉隣卸責此自司

空之分義也問寺馬價業無所辭司空者何
爲獨不然乎伏乞
皇上再諭司空星速刻期如數轉發以濟遼軍楊
腹以預征勦急需不者轉盼秋高虜當大逞
而無餉則無兵無多餉則不能集多兵從前
敗亡之耻何由得雪而國家大事去矣
○錦衣衛都指揮使許濬祥題爲外侮剥膚中朝
阨腕伏乞
聖明勵精思奮發帑仲威以寧
宗社以解遼鎮倒懸事逆酋奴兒哈赤本建夷醜
孽僻在東鄙襲富致強煽氛縱虐猝起一朝
我疆閫失守郊壘殘破全軍淪覆隻輪不還
蓋寰宇之變國家之耻也我
皇上承
祖宗洪基嚴華夏大分震怒孔赫簡制帥搜將才
羣策畢舉所以爲遼計者備矣臣仰覩我
皇上神聖英武駕馭六合鞭撻四夷何憂乎奴酋
何慮乎兵餉單虛哉保釐大臣希帥喪師之

罪綴飾郵報之詞今日云酋已出境明日云
手格零級始若乍驚不及捨耳之迅雷俄若
默收不戰屈人之妙術
聖心疑矣逆酋巧飾擄獲附以撫賞貪欲言恣毒慾于吞
餌并詭言爲誑餌
聖心惑矣諸臣以益餉請以增兵請不蒙賜報臺
省以鄙功建罪請併不蒙報甚至經略視師
之初以監軍贊畫請亦不報章溢公車刻心
瀝膽言同救焚拯溺聽用鑿圓枘方言之愈

煩聽之愈飫
皇上操斗魁禦羣下遠近惴惴無敢有竊政干紀
宸衷自生懈玩進諫執奏用人行政之疏類多寢
閣因拒內帑之乞遂將言涉東事者一槩留
中呼吸安危所係
皇上似無意於遼者忘遼是忘天下也奴酋包藏
邪念妄肆窺覬所爲吞併所爲教訓既三十
年矣奴之必爲遼患人皆知之人皆能言之
遼非不廣且大也凡百有位誰非膺鎖鑰之

寄者曾修一日之備否聽其開市禍實囿之
撫順寗遡要荒稽限防範漫無檢點奸商啗
貂參之利逃逋乘隘口之弛我之情形消息
罔或不偵硝黃銅鐵罔或不匿騁騎控弦倏
然直搗守禦者銜璧抱關者投戈生就俘馘
死踐血肉雉堞樓櫓刈爲丘墟矣迨大軍往
援兼程趨渡已蹈危機前逼方張之敵後迫
屢至之符饑渴困頓無行列于是一鼓盡
殲秉鉞分旄之將佐捐軀草野如林如旅之
士馬併命沙場矛殳鎧鍪銃鞍仗平日所
愛惜儲蓄者咸爲敵資奴酋席捲凱旋區分
鹵獲據其糗醪輜重偃卧恬熙居無何萬人
壓境撫安三堡白家冲尅如拉朽屯聚冲突
惟意所適承乏諸將束手相戒未敢一矢相
加遺沿西衆虜受奴指畫協言合犯開鐵各
塞遼殆累卵矣有撼山難動之堅方可圖利
今則韜幹不固恐見崩潰之形有騰槽飽歌
之壯庶可圖戰今則寡弱不支仍踵敗亡之

趾喪亂以來殺擄之慘丁男韶婦汚爲左衽
老幼棄于荒磔流脂滿壑暴骨彌山垣扉晝
閉行旅滅踪濁霧悲風梟鳴狐攫一二遺子
哀哀待盡莫必瞬息之命遼陽以北瀋懿以
東不異羅剎鬼國此等景象受事者嘗達
重閽乎張承胤挺東道之忿躍馬喪元萬邦寧
抗睢陽之圍殉城剸刃梁汝貴卜向績之死
綏王命印之罵賊數臣者忠義是式視死如
歸矯哉烈丈夫也九原爲厲一字未褒陰雨

啾啾游魂漠漠若赦望絕弧矰夜號較昔年
李如松戰殁贈祀隨之者殊逕庭矣胡不早
爲分別勘奏表承胤等之功次徼
聖明懿典以風勵來茲至于守備不設之律三章
具存從來所無之罪一襆難謝又降虜叛臣
授僞官婚夷女建牙擁隊以氈裘富貴自豪
者不識遵何道逭赤族之誅賞罰懵懵
天憲幾於廢矣奴之狡獪詐百出片檄發難已
露閃爍之端七宗惱恨又雜漢人之語中行

酋一快耶續抽宣雲秦楚弛徼約以兩月齊
止洩北關之怨涎清河之腴已哉前後侵地
已數百里三韓延袤餘幾堪此摧剪毋論
衛律效吠滋多一冠陷邑再寇掃堡其意豈
至關中金陾之盛率土皆兵兵漸集至偷不
足憂方大耳自古用兵惟將將爲兢兢遼有
總兵人各爲軍不相統攝特拜經略以冠之
乃晉魏之都督軍事唐之大元帥宋之都督
制置安撫大使是也雄要莫尚焉僉薦舊遼
撫楊鎬受節臨戎羣情屬望錢糧兵馬進止
機宜悉以聽之即秘謀長筭亟授幕府使其
鎔裁任專則心一權重則意行告厥功有大
賚不用命有顯罰搆非常酬知遇是在鎬勉

之然無米而炊空拳而搏也縱神乎技者箋
以濟矣初議暫措軍資一百萬兩以爲目前
需費俟大勦日兵倍而餉倍之除戶部外貸
罔寺貸水衡僅五十萬其半則丐于內帑我
皇上始允十萬若有待焉久之以摟括不敷竟責
度支矣內庫羸縮非臣下所敢測以累朝豐裕
皇上恭儉遽諉曰匱非臣下所敢信也
勑下戶部多方那借設處不得藉言內帑爲辭
欽奉

綸音司農議索南部賣米豆停快壯清虛冒帶徵
剩存遺費贖鍰浮羨稅課漕折俵價屯鹽缺
俸班銀戶科議扣工食廣事例查覈藩轄創
冶鑄錢不遺涓滴緻亳臚列條款可謂罄智
殫思矣諸臣之抒畫策者如此
皇上自爲軍國計者何居催徵四出勞騷窒礙而
遠者踰年近者匝月燃眉之窘奚賴西江顛
危日慶羽書迭至輸運遲滯經略末由展布
仰屋而歎部曲究且渙散栘腹以去耳屯膏之澤有時而施望蜀之心豈能自已宮中府
中總皆富有之積外庾盡終及于內帑速給
緩急均亦浩蕩之恩旁求竭豈容于獨靳早
分之破殘宗廟所付托臣民所懇禱合遼生
一日蘇遼人一日之塗炭多一分免遼地一
齒起白骨而再肉係于
聖心一轉移間也我
皇上作古今真明聖主爲天下大慈悲父惻憫艱
難深維至計軍中馳奏暨讜言入告者留神
省覽最關緊急即詢于輔弼立賜批答儻須看詳
申命於樞臣亟擬按覆慨沛內帑數十萬身
任督解之役朝兌發而夕就道不十日可抵
軍前宣揚
皇恩遍示將卒當感激歡呼勇氣百倍矣冒險阻
觸鋒鏑祥甘之如飴也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極陳太倉匱乏之由竭
攄軍餉急需之策仰祈
聖明權時通變酌盈濟虛以固封疆以奠治安事

臣自遼事阽危以來頓覺心膽俱裂籌畫罔
資凡臣搜括於庫藏督催於省直借湊於南
北部寺亦既智盡能索不能逃
皇上洞觀矣今遼既喪孤城又尅三堡彼如負嵎
之虎莫之敢攖我反爲遊釜之魚殊難自脫
東事之難支已見其形
神京之搖動須察其影則今日議餉非但爲援
遼也更有根本之深圖焉無奈設處雖有多
端緩急殊難猝辦臣又安得不仰天而疾呼

頫首而陳請蓋與其坐而待疲徒貽悔于將
來孰若異以行權且通融于今日臣自屢牘
措處外再無方以點化惟是彼此輕重之衡
敢悉計而徹聽聞今日之事臣姑權外庫之
朽藏及一二折支而權爲那移可乎臣姑陳
太倉之出入及物料之徵解而求
皇上軫念那移可乎夫太倉歲入僅三百八九十
萬歲由邊餉三百八十一萬及一應庫局內
外等用約四十萬實共四百二十餘萬則出

浮于入矣遇有饑荒隨即補措此出者必不
容減而入者必不能盈故匱竭所從來也而
況借支也而況題留也即使外解刻期至猶
慮不數乃各省直所欠京邊自三十二三年
起至今不下六百萬又極虧之數矣此太倉
所以匱極而邊餉所以拖欠數多也臣且爲
皇上括大吉而陳之
皇上必有洞然于此必有惻然于此者蓋太倉所
入之數已定而不勝其縮誰能益之分毫況

缺而未必充也脫不意如山東之旱江西福
建南直之水能保徵輸如期耶守臣之請蠲
請賑真忍坐視耶此虞其縮于額之內者也
然而未始不浮于山也太倉所出之數已定
而不勝其盈誰能減之分毫況事又未可預
度也脫不意如薊鎮宣鎮兵變如征播征寧
夏備朝鮮之役能無車牛轉漕之費耶能力
請之內帑耶此虞其溢于額之外者也然而
又嗇於入也出者浮則源之索也安極入者

齋則流之窮也何繼臣方惴惴焉而更念遼之兵餉未有已也前疏搜括而外又不得不有備之圖耳　其一改折十庫物料查隆慶元年奏准浙江等省薊州等府歲額解部於軍器光粉水銀等料將見該起解之數各照原定時估折徵銀兩解發濟邊又題丁字庫黃蠟顏料油漆并銅錫水牛皮角等項各照原定時估折徵銀兩解部濟邊凡以十庫之物用之有限而供之無窮故惟權其盈詘如此今查甲字庫實在銀珠等料共四百八十五萬六千四百六斤零丁字庫實在銅漆等料共一百七十萬六千一十二斤零其間名色頗多近年充積不貲歸之鼠壤者多矣曷若改折一年以後另徵本色庶幾百萬之金錢立可坐致而于庫用無損蓋以無用之積折有用之銀兼以恤物力而補軍需也況此何等時何必坐盡也　其一改折弓箭弦條查得會典開載弓箭弦條軍衛有司供有徵解而民運居多皆解工部轉收戊字庫嘉靖元年奏准浙江等省薊州等府歲額解部於軍器局內僱匠團造四年以後仍解本色三十年奏准南方通行折價分發附近山東山西河南等省真定等府委官如式造置今每年虛糜錢糧一萬餘兩而濫惡無當于用何如改折一二年仍充本色即朽腐之資皆軍實之需也　其一議留各關折買錢鈔查得臨清蕪湖荊州南北新關滸墅淮揚河西務等處各收商稅錢鈔解天財庫等備百官及軍士空名賞賜積屋充棟不計其數近來給官者少矣每軍士給鈔數百貫計值不過數十文隨手而易之九門錢戶鈔戶逐月交納亦隨納而隨易各處鈔關通同倒換祇煩故事莫可究結暫議折收銀兩解部俟事定之日照舊徵收錢鈔更于常額無碍而芻粟有藉何聽其中飽莫問也若崇文門所解寶和店銀

店之名近于市而解之數不過二萬餘何難
捐天府之粒米果萬軍之枵腹并謝其名于
貨取也　其一處織造以杜那借查得近來
御用日新婚禮日侈凡內外欽賞表裏袍色倍益
頻增蘇松兩浙之民杼軸其空于是正項繼
之加增加增而至于那借矣昔猶以事屬之
部借工部錢糧今則借稅契借條編借京邊
正項蘇松已借支本部三十餘萬兩浙江借
支二十九萬二千六百二十餘兩此皆積積

所由來也夫法官之服自有定式臣不敢知
編派之賦自有常經該省直何爲缺額而借
支臣部合裁其加增禁其額外宣索凡所應
還臣部者責令補償仍嚴諭永不許那借斯
亦補偏救敝歲計有餘之一策也其他御馬
監勇士營馬匹糧草宜裁也供用庫買辦香
蠟折色宜濟邊也則皆科臣極慮之言臣亦
同此心也其他各衛軍丁占役包糧宜革也
錦衣衛月糧之增宜清也又皆諸臣欲言之

慮臣亦共此念也凡臣是疏所請不過以外
庫之羸餘濟外儲之不足而已此積之以待
用而未能盡用彼則懸罄以待炊而收其用
于呼吸者也又不過以後日之實徵爲今日
之權那而已此積之以不用而終歸無用彼
則枵腹以待飽而收其用於封疆者也況於
軍糈固有益也於庫藏無損況封疆固
皇上之封疆也于庫藏之由納孰重我
皇上守在四夷而以一隅竭天下之力使臣橫索
幾盡也固
聖智之所必慮也
皇上四海爲匣而以寸粒忽九邊之防使臣焦顏
莫解也固
聖慈之所必隱也今奴酋之氛亦孔熾矣初聞其
來則急及聞其去則緩聞其復來則又急不
知酋有去來而伏尸流血之慘豈容一日去
心全遼危在旦夕而令持節秉鉞之人操空
拳以搏枕戈環甲之旅捧饑腹以殉耶臣不

能以既罄之瓶罍實以天來之物而消
皇上枝枯幹萎之憂臣又不能以升斗之熬煎當
于大冶之鑄而成
皇上內寧外攘之績故揣慮至此而臣色已枯矣
臣心已碎矣合於前後數十款臣已畢竭而
無餘矣即咎臣以些窳而補綻決壞臣不知
堅移之神力矣即罪臣以枘鑿而隨形裁葦
臣不知樽委之神馭矣之數商于禍福利害之
皇上通重輕之權度本委之紐慨然
是在我

源究於一時萬世之紐慨然
此允立賜舉行寧直局促愚臣稍逭罪戾將三韓
之堋壘仍藉壯麗而萬國之梯航無憂匱塞
矣國家之安危實在此舉臣故冒昧仰瀆
宸嚴不勝惶悚懇祈待命之至
○直隸巡按王象恒題爲憂思防再擾一二末
議以佐軍興事職竊見自遼事起內外震恐
旌旗頗生色矣查得大明會典萬曆二年議
准總協大臣防秋之時將三大營戰車之兵
調撥一枝就令本營將官統領赴薊鎮軍門

簡兵馬勤輓輸造盔甲置車輛造刀鎗火藥
弓矢鉛鐵子督臣當關調發無一不濡輸于
遼近經略又請照征倭之例抽選薊兵八千
七百督臣增益之而家丁之外每營挑選力
士力士之外各協又挑選鳥銃手亦不遺餘
力矣而兵劒未集孰補木足舉朝既憂遼又
憂薊臣不敢多議以掣當事之肘亦不敢以
危言分實事之益惟以事仰軍興敢直陳之
蓋有久逸而當使之思勞久安而當使之思
危者則京軍更番之制是也是舊例所已行
而後遂廢格者也夫京營三大營兵馬十萬
有奇又選鋒九千固國家歲費三百萬漕糧
養之者也重以馭輕義固宜然承平日久驕
惰甚一遇有警恐不任受甲而班皂寄踪
剽掠時聞則偷閑之過也今諸臣日日簡練
旌旗頗生色矣查得大明會典萬曆二年議
准總協大臣防秋之時將三大營戰車之兵
調撥一枝就令本營將官統領赴薊鎮軍門
鎮言之撫道切纓冠之義惕路罹池魚之災

聽派相應處所屯駐遇有虜變與邊兵併力
截殺事竣撤回又嘉靖三十七年題准聽征
官軍三萬五千員名防秋三個月每員名行
糧每月四斗五升又嘉靖三十八年題准巡
視京營科道會同提督聽征等官將營軍揀
選精銳在十二團營者選作八陣以四陣爲
奇兵四陣爲正兵專防京城在東西二官廳
者分作十二枝六枝出征六枝休息更番節
力四十年題准京營春秋二防各選兵四枝

赴居庸防守每枝三千人馬兵三百步兵二
千七百春防以正月十五日行三月終回營
秋防以七月十五日行九月終回營每防參
將佐擊各二員聽彼處總督巡撫節制夫自
內而外更迭往征其益有二耳習烽燧可以
識虜情身親矢石可以練膽氣精名稽發可
以覈實數此雖不可多出不可遠出惟酌量
往日之數於秋防之時分發密鎮潮河川喜
峰口古北口二要害處防守三月一換路

途密邇發則一二日可至而足力不疲儻都
城有警撤則一二日可旋而往來甚易且三
月一換時非久也況薊鎮兵馬赴遼者精銳
幾盡補額尚未有緒而秋高實爲可虞京營
有此七八千似不加多而邊則有一人可省
一人召募防一處即免一處空虛譬之富家
上人素養奴僕多人日食廩餼儻盜賊環攻
則使之安坐于家乎抑出而扞禦于外乎若
云恐有庚戌之變不知庚戌之變未嘗不白

潮河川古北口諸處來也明王守在四夷豈
曰區區一城之聚乎夫此言其近而小者也
仍有至大至要爲諸臣所已言而猶視爲泛
常者當此奴酋暫退當事諸臣不可不亟爲
着力則結虎墩兎憨炒花阿卜宰賽諸虜是
也夫我之兵力不及酋之百一人所知也我
日益添兵彼日益糾黨我所添者鳥飛魚散
草木皆驚之衆彼所糾者狼吞虎噬風雨不
避之儔彼謀果合我即日添兵猶以孱點

湯亦何益乎故千兵萬兵不如使西虜向順
于我千箄萬箄不如使西虜不歸于彼夫北
關爲奴酋所切恨宰賚則其親戚也恨者料
不爲彼用然我不可不吏以堅其心戚者料
不爲我用然我不可不溝以散其合至虎籹
卜煖諸酋日受我撫賞乃日爲彼糾合須大
爲招徠曲爲宣諭寬邊臣以文法假通事以
便宜能使其盡爲我用者上也可省我數萬
兵之力即不惜數萬兵之餉以給之而且加
以封號即不爲我用亦不爲彼用者次也可
省我數千兵之餉以給之而且厚以撫賞儻得犬羊回念鴟鴞懷音
遼事尚可爲矣且聞奴酋所用以攻城剋堡
皆遼之民人皆遼之器械彼方能用我之人
以攻我而我乃不能用彼之夷以禦彼即此
已出酋下矣夫漢之計至行賂于單于閼氏
唐之亂至借兵于回紇蓋知中國人力不足
與虜爲敵故因而用之而柰何不以此爲第
一着也昔永樂九年建酋歸附
文皇帝即設奴爾干都司以羈縻之然必分而爲
三又分其種二百六十誠以分則氣散合則
勢大耳今彼之兼併已盡諸夷獨有西虜尚
在親望而我可不亟挽之乎嗚呼遼
事急矣一時暫伏必將大逞幸一日之無事
不啻一年真有如遠臣所揭者以氣數度之
必非晏然柰之何人心未死方切緯恤而
皇上漠然若不聞知夫胡馬生郊
肅皇帝時蓋亦有之然而當時何等明威何等法
紀赫然濯靈臨朝召問以故文武將吏凜凜
用命昆夷喙息而今何徒以冥冥決事耶
皇上無謂重熙累洽必無是也唐玄宗之世海內
太平桑麻遍野乃一祿山倡亂震動中原名
城皆下哥舒翰擁五十萬衆於潼關猶爲失
守至每夜令驛路燃一火炬號平安火宮中
望以自慰及塵下告急始倉皇西幸夜半出
延秋門嗚呼晚矣伏惟

肅皇帝之所以得鑒唐玄宗之所以失召見臣工商確政事以爲整旅退徂之計使秋防無慙更議大舉庶無與亂同事也

（）南京山西道御史孫光裕題爲國患正憂叵測聖心豈宜解嚴伏乞

皇上亟飭督任人計必勦以保疆圍事我國家奠鬥神京三秊虜廷造茲寧宇二百年來降王納貢安若覆盂奴酋一小醜屬夷世受國恩一旦

稱兵犯順爲九邊嚆矢盪城破堡覆軍殺將虔劉我人民以數萬計誠非常之敗劒未有之戮辱也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舉朝非婦人誰能坐視今酋雖退而狡謀不測志不在小或張聲勢以嚇我或聲東擊西以牽我或更番迭來以罷我或堅壁不至以衰我或乞和以愚我或故爲小敗以驕我或委南人以餌我或挑諸虜以分我最後則大舉以攻我度其形情總不出此雖兵略不能爲女直而富

強猶可爲元昊奴酋一日不滅遼東一日不得安枕遂成一尾閭漏卮國勢由此削弱萬一天不悔禍忽然得志于我則遼東非國家有也遼東震則薊鎮危而宣大隨之

神京能晏然寢處乎此誠肘腋之患腹心之憂皇上宜何如憂勤旰食博採羣策以爲勦滅之計乃遼警以來所僅見之施行者惟起一經略一總兵三四廢將外未見一議者之報聞一事之轉動居然自以爲無患置若罔聞如所請

內帑五十萬猶存乎見少僅發十萬以爲搜括所致酸澁至此敵人聞之其有以量我也議者見空拳之不可赴鬬無米之難於巧炊不得已而主守之說亦苦心甚矣竊以滅奴之策不過戰守兩端戰不離守必能守而後可以言戰守不離戰若不戰何以成其爲守合之其實並濟分之其名兩犄主于必勦則人懷敵愾之思士奮死綴之氣不能取捷于目前猶望收功於後日如以守而已究竟亦

和之別名而已遼方膽落於新挫振之猶不
能起策之猶恐不前而先授以守之題目將
來不彌縫結局苟且弛擔者幾希二十年來
惟不主戰而主款以養成今日之禍今日若
不堅主勦之一策異日爲國家肩背患有不
可勝言者宋人專主和議和之一字與宋相
終始而宋遂以亡堂堂天朝猶是金甌之天
下其甘宋人我乎說者謂女直兵滿萬不可
敵編揣奴酋不然昔女直倔起草昧計不及

顧混同一渡勢不留行奴酋酣飽富貴之餘
乘撫順之勝不能乘勝長驅猶然反顧其巢
穴還是戀棧之馬不忍而所居重城自固非逐水
草之本性猶虎豹之遊園圄雖猛可縛聞其
內城以居親丁外城以居疎族城外以居部
落降人猜忌讐毒非誠得人心者親弟而殺
之愛子而囚之父子兄弟宗黨之間人無固
志所親愛者披裘食肉而疎遠則不免饑寒
之恨弟畏其威耳南關遺種仇怨入骨北關

亦圖一當以擬其後而遼人南人汲于虜者
未嘗無鄉關之思是奴酋亦自有間可入也
第恐與奴酋習者不能辦必取之志耳李氏
功名富貴起家遼左自一敗于李如松而精
銳盡再悞於李成梁之棄地而蒙隙起人有
遺憾焉李如栢誠以此時雪兄之恥蓋父之
愆不難捐家報國奮揚天討生擒奴酋還報
闕下豈不一門世盛功名隻手千古無兩哉如栢
有心王室必能勉之經略楊鎬三入遼矣奴

酋之情僞微暧盡知之矣兵機之秘不可先
傳閫外之事豈宜中制聽其防秋事竣圖上
方略假之便宜優之歲月寬之文法必期滅
酋而後已裴度告憲宗曰臣誓不與賊俱存
賊滅則朝天有期否則歸闕無日誓志激烈
卒有成功臣願鎬之爲裴晉公也岳武穆有
言曰文臣不愛財武臣不惜死則天下太平
矣今日之遼值極貧極困之秋而人心又當
靡焉索焉之日必須武臣並不愛錢文臣亦

不怕死而後遼事可爲也臣爲遼之文武諸
臣願也自遼至撫順六百里而遥鞭長不及
馬腹宜以撫臣仍駐遼鎮以斷夷虜交通之路
往來開寧間大兵重鎮以壯聲援完固根本而經略
撫賞諸虜諭令各守舊款毋與奴合而我乃
得專事于奴或用北關或連朝鮮或水兵渡
海得其要領出其不意以興問罪之師此非
得精兵六七萬費數百萬金錢不可
皇上内帑所儲窮天塞地即東征西征裕然有餘
毋解内府盡留充餉以免由納之各方爭罷
税而臣乃以借税請者適見
勅下張皇催儹税銀急于星火搜括無遺豈宜借
此名以實囊橐正當爲權宜之濟耳奴酋不
當中國一郡縣倭言富強我國家四海財賦
精心講求多方稽覈亦何難具數百萬餉餉
足則不患無精兵不患無謀臣不患無死士
奴酋之頸可計日縶矣廷議先守而後勦原
爲目前萬全慮第恐邊臣不察因之藉口異
恢觀望浸淫其説變而主和以至悞國則有

滅奴事例如鬱爵惟有司不宜餘自中書而
下皆可贖罪惟大辟不宜餘自遣戍而下皆
可其銀一歸之兵部專備遼用戶工二部暫
讓毋爭以救燃眉之急他如開採織造羊羔
潞紬黄金等項暫借折價二年他如内府之
茶蠟鹽料硃漆麻膠皮張等物充物如山徒
資朽蠹聽巡視衙門查其料有餘而用稍緩
者暫由本色亦改折二年他如各税監之銀
毋解内府盡留充餉以免由納之各方爭罷
税而臣乃以借税請者適見
勅下張皇催儹税銀急于星火搜括無遺豈宜借
此名以實囊橐正當爲權宜之濟耳奴酋不
當中國一郡縣倭言富強我國家四海財賦
精心講求多方稽覈亦何難具數百萬餉餉
足則不患無精兵不患無謀臣不患無死士
奴酋之頸可計日縶矣廷議先守而後勦原
爲目前萬全慮第恐邊臣不察因之藉口異
恢觀望浸淫其説變而主和以至悞國則有
皇上速發四十萬以濟目前則三軍聞之不戰而
氣自倍矣然倘之一事宜大爲料理或新創

石星之殷鑑在勿謂臣今日不言也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趙興邦等題爲遼勢方危

援兵難緩乞

勅各鎮兵馬務選精銳依期赴援切同讐以紓

聖懷事竊照奴賊匪茹大肆猖獗一入撫順沒我

全軍再入開原尅我三堡經略楊鎬以遼左

殘弱之軍不能當奴酋方張之勢請調各鎮

兵馬不啻執熱之于濯也

皇上允兵部議復奉

明旨這議調各鎮兵馬及先發餉銀以充召補俱

依擬行兵部隨發新餉二十萬特差司官二

員齎解宣大山西延寧甘固一面催押各鎮

兵馬前來一面聽各鎮募新兵充補額數夫

遼左迫急勢不得不調兵各鎮各鎮空虛勢

不得不募兵充補調兵各鎮所以爲遼左計

者甚亟募兵充補所以爲各鎮計者又甚周

皇上計各鎮甚周則各鎮必不得以有事爲辭

皇上計遼左甚亟則各鎮又不當以時日少緩也

況今傳聞奴酋稍俟秋涼復圖大舉遼之安

危尚不可知矣

皇上東顧之憂無已時也如各鎮之援兵稽遲無

當于遼之緩急則又何異于無援職以爲各

鎮援遼之兵入遼之期宜大以七月初旬至

山西以七月中旬至延寧以八月初旬至甘

固以八月中旬至如虢延過期是爲違玩如

各鎮援兵不盡皆可用則又何異于無兵職

以爲各鎮援遼之兵入遼時又赴遼東巡按

御史點查中有一卒不銳一馬不強一器不

利徒具虛名而無實用者是爲欺罔至若宣

大山西三鎮所調兵不過一萬延寧甘固四

鎮所調兵不過六千取數不多似亦易應況

隨調隨補有救于遼左又無損于各鎮此非

有便有不便也如其再執各有封疆之說復

作舍己耘人之議或以新兵相雜或以半數

相應者是爲支吾違玩也欺罔也支吾也有

一於此各鎮督撫鎮道臣指皆不忠於

皇上者也職得執白簡從事毫不假借仍乞我
皇上再加嚴論令各鎮諸臣勿襲故套致誤疆場
以貽君父憂庶幾不失人臣之義已然職更
有說焉宣大山西所調兵馬一萬分統者則
原任山西總兵張萬邦原任遼東總兵馬林
也延寧甘固所調兵馬六千總領者則原任
總兵趙夢麟也夫張萬邦馬林趙夢麟所統
領兵馬或以五千或以六千各赴經略聽其
調度軍威自壯將權自崇職可無容議也獨

計劉綎柴國柱官秉忠等亦皆奉
旨出關以聽調遣今柴國柱至矣所帶家丁則僅
二百開劉綎官秉忠所帶家丁亦不過各五
六百人曾不得比于中千遊守之數相率出
關則其氣色先已黯淡安望其有吞胡之志
而爲奏撻伐之凱乎職前曾以諸將出關無
兵可統有兵寡將孤將多兵亂之慮即今經
略亦言東援諸將先後至者各求兵馬愈分
愈薄職區區之愚似與經略偶合世未有無

兵而可以爲將者亦未有二三百五六百兵
而可以爲大將者故大將出關既有成命雖
其分兵太薄然終不得不分但使成大將之
體隆大將之權勿爲軍士所輕夷虜所笑得
展布四體以共圖成功是在經略處置得宜
非職所能預設也職又據經略前疏謂真定
六千已爲烏有夫此六千快壯當時保定撫
臣靳于中以遼東事急募兵難應將原籍壯
快暫議援遼義在急公爲計甚便今且檄下

州縣聚令赴援矣又聞于是月終旬督快壯
起身出關有日矣惟是幾內承平日久快壯
向不過供勾攝守城之用金華之事曾未之
聞雖保定撫臣履任之初時行練習多方振
刷終是脆弱不堪戰陣且保定總兵王宣所
統援遼之兵四千餘督臣汪可受以單弱無
用徒糜行糧止留二千五百揀退幾半快壯
之無用猶甚于保定之援兵也與其至關揀
退徒滋往返之勞不若先行酌處更免行糧

之費快壯工食每名歲該七八兩之間職以
爲六千快壯之內留一半于各府州縣守城
捕盜以衛地方折一半工食計三千快壯可
折銀二萬餘兩解至遼東就近召募壯丁以
資備禦遼東得精兵之用畿內無騷動之苦
中外兩便斷斷可行該部急議咨行保定撫
臣如快壯未發而登論止如其既已起程亦
即速行撤回無滋煩費其應折銀兩限於七
月解遼不得稽遲致悞軍機又據戶部議扣
在官人役工食十分之三以充遼陽六千快
壯其工食皆在扣中既折一半爲遼東募兵
之資前議應扣工食似乎此項人役應行發
銀以蘇貧役此皆遼東兵餉所關亦便計之
一端也故敢列以並聞

○南京河南道御史郭一鶚題爲忠謀盈廷采納
宜速

聖武布昭奮發惟斷萬祈紀綱自肅弊因必伐以
雪羣忿以保永治事臣聞重陰閟結之後必
有震霆以宣其滯骨節積轖之餘必有攻餌
以蘇其鬱國事倥傯之甚必有一番震動以
肅其威理固然也我
國家二百五十年來未有突被奴酋之虔劉橫
遭狡夷之玩侮如今遼事之甚者也近抄傳
酋詩書至南殊爲可愕可恨爲人臣者憾不
犁其庭掃其穴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詎謂臣
下所不堪者一經
聖覽能堪之乎夫天下非乏忠智之謀勇戰之士
也惟上慫所使之從遼左僨事上自政府下
逮郎署旁及武弁其間嘔心謀國竭愚獻策
者不啻詳矣雖言人人異而酌取之有頗可
採者其間議餉議兵議勦議守者又不啻詳
矣雖見人人殊而參合之各有恰當者是在
皇上以虛心兼聽而以奮心獨斷蓋周祐是篤全
憑文王之一怒蔡功立就必唐憲之決行剋
今日之天下猶是物力全盛之天下也今日
之人心猶是愛戴聖朝之人心也今日當事

文武將吏猶是奮不顧身可策而前之將吏
也何物奴酋敢一旦蔑中國而易視之顏行
故逆天誅難逋貽我大耻通國衆憤此正我
皇上一怒用斷以安天下之時也請得悉所宜斷
者言之以政本孤單日懇枚卜者則斷以言
路垂空急請候命者則斷以督撫駐關敷陳
諸石畫者則斷以經略既至且圖上方略者
則斷以建議募兵一惟北地宜者則斷以舉
議籌餉惟內帑多發者則斷以擅才品如熊

廷弼足當一面者則斷以熟遼事如劉國縉
允宜贊畫者則斷惟一斷可以服中外注望
之心可以奪奴酋狂逞之魄可以壯三軍敢
戰之氣可以洗
國家無端之耻譬之日月高懸而幽伏罪照矣
譬之霹靂必發而魍魎潛踪矣臣因感憤遼
事且慨今天下之紀綱幾頹敗盡也聞之先
儒曰天下之患不在邊境而在朝廷不在兵
食而在紀綱謂紀綱一肅而兵食乃裕邊境
自安耳臣無暇遠引即以近事論安置罪宗
也可擅殿無辜之郎署潛避淨犯也可誣謗
故逆天誅難逋貽我大耻通國衆憤此正我
皇上一怒用斷以安天下之時也請得悉所宜斷
者言之以政本孤單日懇枚卜者則斷以言
路垂空急請候命者則斷以督撫駐關敷陳
犯吏爲類么麼耳妄討州官而罔忌鹽徒可
駕巨艦而雄行狂寇可劫鄉紳而蓄遁姦弁
巧合于庾吏至侵冒多糧而肥已監犯潛通
于外寇至反獄幾處而相聞此豈盛世所宜

有即有之豈宜頻于今日長此安窮將令持
斧大吏不得問一轄屬之員司庾部曹不敢
詰一武弁之姦豈成世法豈成事體是內治
之當振不後于外攘之當急此亦我
皇上一怒用斷以安天下之時也夫天下之生久
矣一治一亂原相循環而撥亂反治勢當早
計今忠謀畢效于廷矣可憂可懼者臣亦不
憚焦唇繼諸臣後言之矣伏祈一震奮而紀
綱霜肅一振揚而外內風清慎勿習屢倖之

徼而忽茲深恤狃小喜之集而忘茲大恐盖
安遼劍酋之長策要從議餉始必餉足而後
兵足兵足而後將任將任而後度時勢決進
止議事者姑勿遽掣人肘此必然之成筭也
不然以目前計之設餉不足三百萬兵不滿
六七萬起用諸將不練精卒不習技擊而輒
捷伐狂酋恐非制勝之深計籌邊之全策
也國耻欲雪則酋在必討國威欲振則餉在
必先仰威雪耻則紀綱在所必握是在

明天子加之意耳

○左軍都督府鎮遠侯顧大禮題爲時事可畏敬
攄微悃懇乞
聖明兢惕在念速勵乾綱以全遼左以保萬年
宗社事臣自聞警以來日夜惶惶祇緣勳庸未酬
愧無一籌以報稱徒髮上指然而漆室之女
尚且愛國矧臣世受國恩休戚與共葵曝之
忱敢不披瀝以瀆
聖聽臣思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當
二祖創業定鼎費幾許拮据綢繆以相傳至今一
民尺土悉當注念頃者奴酋侵尅我城堡豈
尺土之地殺我赤子豈一民之命此何等時
勢值民窮財盡更遭此干戈屠掠使賈誼復
生其痛哭流涕者當何如乃
皇上猶深居靜攝災異頻仍曾不聞有罪己之詔
封疆日促曾不聞有震怒之行倫安積弛釀
成縻爛今尚怕堂不悟夫遼東爲
神京左臂左臂業已傷殘腹心豈得寧謐所云養
其一指失其肩背者不其爲狠疾人乎臣揣
聖意不過謂向者哮酋楊酋問關白等俄報猖獗
俄報赫除區區奴酋亦何足慮或又謂向來
臣下專飾虛詞務爲誇毗即邊情報儆以小
爲大出師以少爲多徒耗費錢糧冒功冒賞
所以今日緩視遼事而一切章奏留中不發
臣以爲奴酋之蓄謀也久立志也大其爲計
也詐而狡非諸酋可比今日邊臣之所奏者

皆實也羣策畢陳亦有可行也
皇上非無離照之明特息忽而不振耳臣竊恐以
皇上泄泄則臣下未有不泄泄者矣將
宸斷亟宜奮而
國家大事倚賴何人萬一根本動搖噬臍無及
廟算不可不固也泰交者國之治徵
世宗肅皇帝留心國事不時召諭曾未有堂陛隔
絕如今日者
皇上胥爲張差細事而召問今遼事何如危急反
不一行
召問目今根本之患不若一張差么麼耶臣願
皇上亟當時召輔部大臣面相商確已失之地何
以克復見在之地何以固守兵何以足餉何
以足計畫萬全務保無虞有此都俞氣象何
酋不滅則上下之交所宜亟也賞罰者國之
大權昔逮沐睿陳用賓于獄而武定遂平今
乃以喪師失城之大罪付于不理邊臣何由
盡瘁且馬棟等以怯敵而議死今維翰以失

城而罷官是法最重于武而輕于文將帥何
由致命唐雷萬春以枵腹守空城面中六矢
而不動今天下寧乏此輩患在勸懲不立無
以激其忠勇耳毋惑乎李永芳敢于背君而
竟爲奴酋效用統數萬之衆睥睨中原輒當
上書自稱曰汗今止懸賞千金而欲以擒之
賞既不重誰肯捐軀若張承胤之死今皆賞
其忠自臣言之彼罵賊而寸磔者真忠也承
胤素不習戰始聞寇至不勝張皇既迫于維
翰而冀行被戮臺臣不曰李維翰以紅旗殺
承胤乎是承胤之死非以報國實以辱國非
死于忠實死維翰也特較之永芳彼善于此
耳則今日必欲掃蕩妖氛賞功罰罪之條尤
所當亟講也若夫守者國之常經能戰所以
固守惟有兵有餉始可戰以守維能戰能守
始可以征勦今兩月來議勦議戰而虜勢愈
熾開鐵又且告危遼將不可守矣昔御史屠
仲律言邊臣禦寇不善用兵之弊有九以今

觀之不能制敵而反爲敵乘其弊何止于九
也尚書張直言近日邊餉增至二百八十餘
萬士馬豈盡皆實數餉豈盡皆實用以今
視之邊儲之增無有定時則其無實數無實
用更有甚焉者矣毋感乎一旦有事遂潰敗
不可支也整理更新正在此際臣伏願
皇上亟爲惕勵念
祖宗創業艱難速求所以全保之道專責于輔臣
樞臣計臣先固疆圉後議撻伐不獨山海重

地凡係口堡俱爲緊要亟令部臣行之各邊
選將練兵嚴謹斥堠防守不可少疎蓋奴酋
明欺中國之貧弱敢于狂逞兼有我人爲之
鄉導情形虛實已盡在虜腹中安知不由徑
而來乘虛而入秋高馬壯時正可憂此固守
最爲急務也臣又聞古者以夷狄攻夷狄如
唐代宗時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單騎
往說回紇約擊吐蕃吐蕃聞之引兵遁去回
紇帥衆追之遂大破吐蕃今東西聯合其事
相同此策正可行也亟宜曉諭各邊酋長誘
以厚利有能擒奴酋者重其賞大其封仍以
建州屬其統轄有能擒永芳者亦厚懸封賞
而不吝德威所及孰敢有違不惟奴酋跳梁
可除而諸酋合謀逆志亦可潛消則遼可保
無患矣遼無患而社稷可永無憂矣至于嗣
禁法最嚴密張儒紳等借稱廠置買皮張將
欲何用是何年月日出關何衙門文憑而行
且擅帶夷書敢作姦細明係私通外夷法所
不赦守關跳虜亦可當究問也至于請帑之
疏束于高閣不思諸酋所保者惟在土地人
民政事況天子乎今日土地可棄也人民可
殺也政事可廢也而帑金必不可發臣恐無
餉則無兵無兵則無遼遼一失而天下未可
料也值此土崩瓦解之日卽傾儲而出失復
何益
皇上早翻然省悟思此大寶爲
祖宗相傳不可等于朽蠹早定睿算嚴諭羣臣矢

心謀國共期安內攘外鼓舞將散人心挽回
將危國勢則金甌無缺天下安如盤石臣帶
礪之盟亦可幸無墜矣

壽遼碩畫卷之八終

籌遼碩畫卷之九

天都程開祜仲秋父輯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足餉惟艱用餉宜慎
勅諭督餉新臣上體宵肝焦勞務持樽節以重軍
需事竊惟三韓告變以來
皇上聽焉東顧至廢七箸憂之且謂足餉方可足
兵一則曰上緊給發再則曰上緊那借三則曰上緊措處此等

明綸不一而論
皇上盖軫念三軍命脈誠重之矣乃自會議百萬
數中纔得六十萬已而有南京五十萬之借有水衡冏寺百萬之借
于羣議三百萬纔得二百三十萬臣等不知
費如許爭駁如許瀆聞
皇上不知費如許
厝思如許批荅而後乃今得此也盖湊辦若斯之
難也且即此湊辦者止會議六十萬到邊其餘在南京尚不知到邊何日在水衡冏寺之
百萬纔准四十萬先發尚不知發于何日而
餘六十萬又稍後期盖轉運若斯之難也奴
酋狂逞業三月餘我于奴尚未一矢加遺而
薊密永諸援兵已爲補過銀二十一萬六千
兩零矣雲中上谷調兵已去銀十二萬買馬
已去銀六萬矣延寧甘固四鎮調兵買馬已
共去銀八萬矣山海關已議發銀六萬餘兩
矣除已到邊者其用數尚無稽考外只據京

師中耳目覩記已費過銀五十三萬餘兩而
外之催儹搜括宵乎無聞費日益多來日益
少盖接續若斯之難也遼餉較各鎮最薄家
丁頭目及選鋒與夜不收等尚一兩內外各
有差若軍士月饟不過四錢而止此奚以得
其死力乎臣謂今日宜酌新舊而輕重布之
原額實在官軍八萬二千三百四十一員名
是謂舊兵原額年例京運銀五十二萬五千
六百兩零民運銀一十四萬八千二百兩零

是謂舊餉新召募調遣與各將帶領家丁是
謂新兵新議三百萬數是謂新餉夫兵亦有
新補舊者如原額內喪亡于撫順等堡之役
則舊且化爲烏有而卽以召募補之此雖新
兵仍從舊論至于前日緊急時得無有新餉
未解或將原貯之舊餉借支舊餉無存或將
已到之新餉那用各須查補無容混淆總之
舊餉有憑如京倉爲政新餉有潘宗顏爲政自
當彼此明白不須臣贅大約舊兵主守新兵
主戰舊兵自支舊餉若新兵之餉諒自從優

夫寧夏播州事在遐逖若朝鮮不與邊隣乎
當日征倭酌定軍糧自可考鏡而造器懸賞
用間設疑聽經略督撫發縱主持者又在額
糧之外總以有限之物力填無定之漏卮蓋
敷用若斯之難也夫餉既有此四難而儻不
設之以節後虞莫繼此雖當事所必無而臣
愚憂杞惟恐萬一支銷易盡有孤
天子宵旰之思何不趁今潘宗顏閒命方新
勅下戶兵二部相與商確一面移咨經略督撫併
舊餉司各以支用及補償數月纂造清冊以
俟宗顏之至嗣後則主持雖在經略而主納
實係宗顏夫宗顏之以督餉舉也爲其生長
塞外閑習邊情兵法天文多所暢曉原假督
餉名色俾之佐運籌而效一臂非專爲餉也
而餉則其本職也節之一字宜用廩廩
矣宗顏受事以後要將舊管新收開除實在
的數不時造冊每季終報部報科歲終奏繳
至凱旋事竣合前後總撒彙奏又不必言至
于宗顏之差雖有征倭時葉惟新董漢儒已
事而在今日則爲創設衙門駐何地方心紅
紙劄人役等項作何處置糧料羅買應否仍
聽各道分任而宗顏但稽確數倉庫收支應
否移隸近邊郡佐而宗顏得資委用陸續募
調而來者作何畫一清稽而不至以紛沓淆
成額武弁遠攜而至者作何廉核逃故而不
至以虛名冒實廩卽錢糧一放一收雖係宗

顏專任而彼中掛號銷號屬何衙門稽查至
經略督撫二臣皆兵餉兼總恐亦應歲終咨
部銷算奏冊進繳此皆不可不畧爲成議也
蓋臣見部臣萬有孚以買馬行其一人而買
馬若干匹彼中陸續買到寄頓何處牧養何
官沿途遞遞奔來管押何人料草何處譬如
初起各將安家行糧皆未之議臣目擊有孚
行未經當事奏白故宗顏行而欲定計于鮮
者如此謂宗顏既以督餉爲名而餉之頭緒
歷祿帳目莽糾故不得不爲三致意耳抑臣
猶有說焉需餉者兵用兵者將而將將者本
兵也今本兵黃嘉善萬無可入朝之理此何
等時尚虛演故套稠疊
溫綸會須改推以慰霓望至于戎政一日攝樞一
日不得卸責實心實做諒戎政自不以代庖
諉者以將言之起杜松矣起劉綎矣起柴國
柱官秉忠矣起馬林趙夢麟張萬邦矣又用
朱萬良張聰矣又用王國棟由昌平赴遼矣
合李如栢李光榮輩桓桓赳赳貴相望于行
間但不知初到時各駐信地安在乎臣考朝
鮮之役領馬兵之將十五領步兵之將十四
領水兵之將十二然率多偏裨以下而大將
僅五六員今大將濟濟若是異時合兵則恐
各不相下各不相能分兵則恐勢渙而力微
反以衆盛成其單弱計經略督臣自布置有
法或者機事貴密臨時妙用有不得預洩其
謀而掣其肘也以兵言之初調薊保天津兵
矣調登之水兵南之陸兵矣已又調薊鎮九
標十三路兵及臺上南兵矣調宣大山西三
鎮延寧甘固四鎮兵矣已又議調川貴土兵
調浙江湖廣永順保靖二司土官雖不知曾
否行調而劉綎業有揭矣總合遼左召募計
當數萬而到者寥寥查征倭用兵至九萬八
千五百有奇而今何如者時已屆秋樞臣料
當再四劄催速赴以濟燃眉儻各邊鎮尚以
各守封疆爲詞或遲解或半解或以不堪者

抵解如頃者趙興邦一疏不可不據揭蚤覆
明告
聖明懸三視以示重創則樞臣今日最急務矣臣
不知兵而因餉及兵蓋前日無餉則急餉今
日餉有次第又當急兵不者恐延捱日久將
已到之兵坐縻月廩故速催兵亦所以節省
餉也總惟
聖明及當事諸臣之留意而已矣他若三百萬之
議尚少七十萬容臣擬議另疏再聞

○遼東經略楊鎬題爲西虜大犯河東官軍堵截
出境謹據塘報奏聞並議市口緊要將官以
伐狡謀事臣會同總督薊遼汪可受查得奴
酋于四五月間多齎銀幣等物投送西北諸
虜或欲其助兵同犯以抗拒內地或欲其分
兵各犯以牽制內地而各虜有從者有不從
者其不從者則卜言額諸部落其從者則乃
蠻與伯要兒諸部落而夥花部落又在從與
不從之間也故六月初九日乃蠻等兄弟入
犯大淸先得款夷打剌漢入報預防斬其一
級而退又于十九日入犯大寧南及邊墻望
見兵馬知我有備而退回巢矣及二十一日
降夷額克兎等又報伯要等十個頭腦約夥
花共連兵二萬要犯搶廣寧大小黑山雙臺
一帶如不得便就搶河東一帶地方此時鎮
城無兵除保定總兵王宣帶丁兵數百出防
義州未回止有新到遊擊劉遇節適入廣寧
陞任遊擊丁碧適過廣寧共令挑其所帶兵
丁數百並麻岩家丁一百名設伏于黑山雙
臺一帶虜已露形知覺復從南轉東而窺遼
瀋降夷額措又報虜衆東向遼河糾聚瓢船
的確將犯遼瀋臣以令箭急傳河東總協各
將官去後二十四日果犯河東長勇堡至梨
木山矣去瀋陽蓋止三十里而總兵李如梧
向駐瀋陽備東夷遂得率見在官軍二千五
百餘名出與交鋒據報斬獲虜首一十三級
得獲虜馬三十三匹并盔甲夷器等件虜實

傷亾甚多又未及開營掠搶一人一畜虜之
初意詎止如此乎特我又失一坐營官雖以
身體肥大墜馬而亡而我亦非有利無害已
除得獲功級傷亾士馬聽巡按御史另行查
勘坐營官聽兵部即行選補外乃伐謀伐交
兵家所貴奴酋不惜多金厚幣予虜以圖我
而我于市口所惜者寧幾以不收未款之虜
于此時而甘坐受其牽制乎但威不可損惠
不欲褻就裏陰陽操縱全在駕馭得人耳查
得鎮靜關市口正各大虜領賞之處往年除
守備外尚有一官專管撫賞講處夷情一以
委之近自遊擊郭濟川蒙議後遂不復設所
謂因噎而廢食者又查得管鎮武堡遊擊事
王牧民在關三年最知虜之情狀且得虜之
懽心每曰馬法可轉別地何苦常在此問我
每不好作歹等語及其陞任臨行又皆盒酒
入送查其任內月日虜亦不曾犯搶則王牧
民之能撫馭虜情可知已及查正安堡額設

遊擊一員鎮靜關正其所屬相距又止三十
里而近合無將管正安堡遊擊麻承宗與鎮
武堡遊擊王牧民互相更調不數日各領事
任使牧民得兼撫虜使諸虜得見舊官應已
款者可堅其款未款者同就于款西虜既款
則東夷勢孤我不勞于牽制自可專于擣伐
矣再照臣等累疏請救援皆非虛事張皇遠
水近火竟難如望更須檄臣勿憚嚴檄早行
徵發亟速調川兵刻期出關專以備劉綏之
用庶不再誤事機而近見講論東事者日繁
有徒集思廣益誰曰不然顧大半模寫喪敗
之形不無虧損國體而于處置機宜或言之
未必中或洩之又太輕皆兵家之所忌也況
奴酋專用內地之人窺覘內地虛實緩急且
並邸報言前後喪敗之形者相為傳笑言兵
餉匱乏之實者相與樂談言如何攻剿之策
者預為餙備是可視為無所關繫而不為之
禁制乎統乞

聖明下部覆議行臣等施行

○兵科給事中吳亮嗣題爲東虜西虜交訌開鐵

深爲可慮懇乞

聖明深惟邊計以固金湯事前者建夷反叛戕我

王師海內望

陛下之赫怒亦已久矣今者西虜又肆虔劉可憐

禦虜之熊羆翻爲無定之白骨將帥若此士

卒何言不知

陛下得報之日曾爲此傷心墮淚否也昔廿泉有

心而責死綏之氣蓋亦難已起諸夙將責令

援遼名非不美一人而領二三千之衆則一

牙將事耳官高則權難于相御勢薄則虜易

以相向且將步將騎或爭其所習用南用北

或失其所宜此中有無窮之慮焉

陛下不可不穆然思也以臣愚意意如諸夙將或假

以訓練團聚暫處于金復海蓋間以爲開濳

後繼或分駐于寧前與李光榮相爲表裏所

謂固其腹心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陛下特起經略臣楊鎬以任邊事而未聞畀以閫

外重權將輕則三軍之志不固威薄則四夷

之望不尊可不賜以尚方劒使副將而下皆

得以軍法從事非者僉書柴國柱所將家丁

纔二百人耳萬里赴邊將從事于強敵而

陛下不以爲念即古所謂犒師之薄者無過于德

宗之糲飯疏菜而亦無之欲以此鼓三軍之

心而責死綏之氣蓋亦難已起諸夙將責令

援遼名非不美一人而領二三千之衆則一

牙將事耳官高則權難于相御勢薄則虜易

以相向且將步將騎或爭其所習用南用北

或失其所宜此中有無窮之慮焉

陛下不可不穆然思也以臣愚意意如諸夙將或假

以訓練團聚暫處于金復海蓋間以爲開濳

後繼或分駐于寧前與李光榮相爲表裏所

謂固其腹心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陛下特起經略臣楊鎬以任邊事而未聞畀以閫

外重權將輕則三軍之志不固威薄則四夷

之望不尊可不賜以尚方劒使副將而下皆

得以軍法從事非者僉書柴國柱所將家丁

纔二百人耳萬里赴邊將從事于強敵而

陛下不以爲念即古所謂犒師之薄者無過于德

宗之糲飯疏菜而亦無之欲以此鼓三軍之

鄉土久之教訓必有驍果可資軍中之用遼
之士紳名族獨不能身荷戈甲爲子弟先乎
是在經略激厲之以必行而已新兵餉厚舊
兵餉薄則舊兵必譁而爲新兵不論
新舊但分其勇怯以爲等級佔占後而舊兵
不患不補汰冗甘而舊兵不苦餉薄是在經
略及新舊臣加之意而已言戰言守皆廟廊
大計精言戰而守在其中精言守而戰在其
中劉綎號西南名將乃云戰守定而後出關

此何言也但所慮兵馬體貌及駐劄事則
陛下不可不預爲之計古未有建大將之旗鼓而
提辛不滿千人者亦未有權輕威薄而可以
制勝于疆場者唐九節度之兵而一旦自潰
倾仰無一毫之才智則國家何如哉而君父
之士紳名族獨不能身荷戈甲爲子弟先乎
是在經略激厲之以必行而已新兵餉厚舊
兵餉薄則舊兵必譁而爲新兵不論
新舊但分其勇怯以爲等級佔占後而舊兵
不患不補汰冗甘而舊兵不苦餉薄是在經
略及新舊臣加之意而已言戰言守皆廟廊
大計精言戰而守在其中精言守而戰在其
中劉綎號西南名將乃云戰守定而後出關

容而兵餉不繼則開鐵必危北關必不守倘
陛下不可不預爲之計古未有建大將之旗鼓而
提辛不滿千人者亦未有權輕威薄而可以
制勝于疆場者唐九節度之兵而一旦自潰
陛下可不深慮之乎
陛下自有遼事以來未見有一念之顧畏一日之
疇咨反若堅持一念以求勝于臣子者嗟乎
君臣一體榮則俱榮辱則俱辱使臣子困頓
內稱自遼事起內外震恐棘焚拯溺無論四
方之調發無一不滙輸于遼近經略又請照

征倭例抽選薊兵八千七百而薊鎮兵馬赴
遼者精銳幾盡補額尚未有期秋高實爲可
虞查得萬曆二年等例議將京營官兵七八
千于秋防之時分發密鎮潮河川喜峰口古
北口一二要害處防守春以正月十五日行
三月終回營秋以七月十五日行九月終回
營今雖不可多出不可遠出惟酌量往日之
數于秋防時分發密雲潮河川喜峰口古北
口防守三月一換路途密邇發則一二日可
至薊都城有警檄則一二日可旋京營有此
七八千似不加多而邊庭則有一人可省一
人名募防一處即免一處空虛等因到部該
本部看得奴酋倡亂在處煽動外則虜遼虜
之併力而敵之羽翼益張內則虜薊虜之生
心而我之肘腋或變此按臣所以攬轡低回
借箸而籌畫也其解散西虜一節最是目前
急着即經略楊鎬亦謂奴酋不惜多金厚幣
予虜以圖我而我于市口所惜者幾不以收

未款之虜于此時而甘坐受其牽制乎第如
前議可省數萬兵之力即不惜數萬兵之餉
可省數千兵之力即不惜數千兵之餉恐邊
臣止顧目前之急而不暇爲後日之計濫觴
一開便難底止與時邊臣媚虜將以此爲口
實虜日飽日驕而我兵力日餒日削其弊必
至于此幾如經略所謂威不可損惠不欲褻
者此猶是操縱之微權也應聽經略便宜徑
行外至撥京營軍分防薊門一節行准京營
總協趙世新等議稱遼左多事薊鎮精銳抽
選出關肘腋重地空虛可慮按院議以京營
七千循例撥防此桑土綢繆之至計也似應
准從但京營軍馬原係禁旅若盡以戰車二
枝出防又慮都門單弱今無以五軍戰兵二
營軍馬一枝三千四百餘名前去防守聽候
該調遣目今本營久缺將官查得神樞二營
管參將事遊擊鮑承先歷官邊塞素負忠勇
秋防事務堪以委任其中千總官查得神樞

五營中軍趙應爵神機二營千總胡從儀神
樞一營千總陳學捷夙閑將略素得軍心堪
以調委各官養廉素薄茲當秋防備辦行裝
不無稍費合量動支本營犒賞給與置辦以
示鼓舞所有隨營選鋒無馬者尚多若待冏
寺兌給不無延捱時日暫將各車城營馬匹
兌給前去俟冏寺新馬解到補還各營庶爲
兩便其將官
勅書旗牌原有舊例乞爲查明請給合用盔甲器
械旗幟等項備行副將查發等因到部爲照
薊門擁衛
陵京關繫重于諸鎮故歲調宣大延綏兵馬入衛
此豈獨爲薊蓋爲京師門戶計也近因邊事
告急薊軍及西兵之精銳者大半調出關而
北門空虛極矣目今雖議募補第所補者該
鎮之額軍而西兵之調援者其故額猶故也
京營諸軍原有更番戍邊之例前歲初年猶
相踵行當此邊庭多事之秋豈容坐糜糧餉
不出國門一步乎卽戰車二枝盡調出防亦
不爲多但邊關各口比屋不甚稠密業有該
鎮標營兵馬貼防又益之以京軍栖止亦多
不便總協議調五軍二營軍馬一枝三千四
百餘名分布薊門各要害衝口亦足補西兵
調援之數矣此在該鎮藉有防扞之力而在
各軍亦漸習戰陣之事按臣所謂耳習烽燧
可以識虜情身親矢石可以練膽氣藉名稽
發可以覈實數者誠確論也夜經本部移會
京營總協酌議停妥前來相應據揭依擬題
請合候
命下一體施行
○左軍都督府添註僉書劉綏題爲恭謝
天恩併陳一得以謀萬全以圖報效事職自束髮
隨父從戎身經所討若久系城蠻酋阿大阿
二等若雲南恢復三宣六衛生擒岳鳳罕乾
廟後平罹雄者繼榮又有破武定等處鳳騰霄之
攘烏等獻俘告

命若陝西則火落赤及濫叨提督後兩援朝
鮮一平播逆一平建南叛猓大小馬步數百
戰裹槍遍體仰仗
天恩在在報捷此直犬馬微勞未罄父子酬恩之
萬一頃白建南功畢被論自分骯髒乎世屢
起屢躓甘爲太平百姓兼年漸逾遒積傷日
發忽于四月接兵部劄付奉
聖旨劉綎等准以原官起用添註後府僉書着星
馳赴京聽候調用不許推托延緩備劄到職

廟堂戰守之議未定難以出關而將之責成未定
兵之分布未定難以出關即火器兵器馬匹
諸色破虜器械未備或各省所調之兵馬未
到或新召募之兵馬全未經練亦難以出關
而議懸賞則尤當破格鼓舞者也何也凡人
情貪賞則輕生覬名則氣奮成功自速即職
給兵餉而赴日赴期所省尚多儻不加鼓舞
之術恐人心懈怠遲延歲月而所費反不貲
矣又法云知彼知已百戰百勝若虜奴蓄謀
已非一日善用詭計連結諸酋不惜全賞收
拾人心而中國長技虜已並擅尤可恨者戰
則多驅漢人以當前鋒繼彼劫虜以成破竹

速到乃今月十五日又接兵部劄付蒙
旨着杜松劉綎等星馳出關應援職尚敢
君命不敢不遵而師旅大事又不敢不慎職勿獲
已仰冒
天威俯塵一得蓋今出關應援勝負榮辱在此一
舉慮不遠而憂乃近矣蓋

則城以外犬牙密制城以內芻糗如茨是虜
反得守而後戰之法兼虜所據重山茂菁盤
曲阻深一夫八子同惡相濟鴟張鳥散呼吸
機變火器兵器皆備弓矢比前歲多帶馬不
待秋肥春夏長驅萬一河凍糾合諸酋聲東
擊西則薊鎮山海路一片石等處及燕河路
建昌路等處皆不易隄防是虜何如情狀而
可不謀定以出關也若遼自職目擊三次大
敗死者既銷我銳據據者實藉寇兵兼今全師
覆沒草木皆兵人心多貳征繕難備自遼陽
有李如栢山海關有杜松援遼有麻承恩而
又得新經略元老壯猷折衝于上雖今羽書
猶至而告警者不絕然區處已有次第表裏
自相關切即不能犄其庭而問罪亦業可固
吾圉以待時此出關應疾應徐之步驟也至
所爲待時間罪則職柴國柱官秉忠等所關繫
不小即不然爲虜入犯而應援則所關繫
亦不小如所帶僅止家丁何以制敵或援以
烏合兵將未習又何以應猝又況兵未操練
金鼓旗號不閑器械火藥破虜之具百無一
備而爲將者輕諾領命已彼不知又何以應
援凡若此恐非好謀而成也伏乞
勑下該部會同九卿科道等官共議或戰或守而
後戰或兵分幾路或每路用兵幾萬所用之
兵或南或西或新募或抽調仍
據某要害以扼酋之咽喉孰駐某處兵孰應某處兵孰
吾常山之勢其間西南則鴉鴈關五嶺關夾
山關東北則北路關皆今日奴酋設險之地
而我之鷄陽清河撫順等處尤爲喫緊咽喉
地方亟爲擁兵堅守又九邊將領虛張必剿
之勢牽制諸虜使虜各自保而奴勢自少殺
又須一恩威並用之將統勑兵一枝以撫助
北關又須一赤心報國廉潔智勇之將統兵
馬一枝鼓舞朝鮮以按奴酋左臂再或左右
前後四分以臨之守則星布戰則環連所以

外攘也而内修亦不容緩

神京爲堂奥薊鎮山海等一帶爲門庭須各隨
險要命名將分守整兵秣馬晝夜嚴加申飭
以固扞禦此内外合謀之梗槩亦職一得之
愚也至于任將不可不寬于文法尤不可不
嚴于責功有智計者則令任謀有膽略者則
令任戰守應援者則令任策應能應援者則令任謀有膽略者則
援權無相錯功無相忌杼無輕投無同舟而
檣佗異操也無一臂而左右共衛也無天下

一家而南北異視也又必賞一人而千萬人
歡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而賞罰決無移時也
至于用兵不可不廣于揀選尤不可不慎于
徵發遼人誠便而其心膽不落者能幾眞係
甚近而逃亡哭泣者比比南都腹裏之兵曾
未經戰必須訓習九邊偷林甘肅等處之兵
雖稱驍悍或難輕撤即職素用川貴湖兵本
知路遠恐擾驛遞仍恐凱還日氣或驕縱職
今亦當預言但職心爲

國唯圖有成不得已略其短而取其長其所長
者終年仇殺衣甲刀劒不離其身樂鬬輕生
雖帶數傷猶無反顧極耐寒苦慣鑽山軼嶺
援崖奔箐偷營劫寨亦能用火器奴虜險阻
正宜若輩職敢略陳之如見任管雅黎遊擊
事周世酥同指揮李自明可率夷兵併部兵
一千或千五百原任參將今緣事周敦吉同
軍門標下聽用千總鄧起龍可將見在軍門
食糧能使火器夷兵三千内精選六姑叩打

一字六姑駁貴康滿超麻乎四管受張花兒
李貴等五六百名此兵見在操練而閑置無
事者調來候其名缺彼處即行召補帶衛守
備袁見龍可帶部下漢夷殺手馬步一二千
名又原任參將吳文傑又千總朱恩周尚元
等百總黃倬等皆能殊死戰而馬步併優者
據今見任廢閑大小將領不乏而職寥寥數
人者以此役大非經血戰則職不敢妄舉一
人也其土官兵如永寧宣撫同奢崇明部兵

半馬半步約有數萬可精選隨帶真元楊泰
裴應斗楊朋黑兒等四五千湖廣永順司彭
元錦部下步兵約八九萬精選可得五六千
戚茂之番兵近虜知虜情可選得千餘馬瑚
黃郎木坡雷坡等四司課兵馬步相半者可
選得千餘六番招討天全司高楊二家籐甲
馬靶兵約有數萬可選得二三千平恭邑梅
酉陽石柱石耶等司可共選得五千廣兵與
寧長樂之兵可選得一二千貴州永西宣慰
應否取用其應用器械火藥銃砲戰馬等項
欽部議覆所調漢土官兵應否調取併弟劉國相
旰豈可便私伏乞
聖裁職未敢取必也外職親弟劉國相甦悟有略
弓馬技藝熟閑曾經江西巡撫王佐以倭警
聘用因遵父命業儒故不輕出今值君憂宵
不言欺之罪大言之而宜調不宜調伏惟
君父知職職知各省兵獨川貴者果敢破敵知面
元錦部下步兵約八九萬精選可得五六千
戚茂之番兵近虜知虜情可選得千餘馬瑚
黃郎木坡雷坡等四司課兵馬步相半者可
選得千餘六番招討天全司高楊二家籐甲
馬靶兵約有數萬可選得二三千平恭邑梅
酉陽石柱石耶等司可共選得五千廣兵與
寧長樂之兵可選得一二千貴州永西宣慰
應否取用其應用器械火藥銃砲戰馬等項
欽部議覆所調漢土官兵應否調取併弟劉國相
旰豈可便私伏乞
聖裁職未敢取必也外職親弟劉國相甦悟有略
弓馬技藝熟閑曾經江西巡撫王佐以倭警
聘用因遵父命業儒故不輕出今值君憂宵
不言欺之罪大言之而宜調不宜調伏惟
君父知職職知各省兵獨川貴者果敢破敵知面
名數目開報本部其馬兵除水西兵全用馬
兵外其餘亦間能自備鞍馬在步兵亦間能
自備長鎗大弩衣甲鎗刀藥弩藥箭非若他
兵盡出自武庫太僕而費多者臨陣不過給
火藥火器併添取棉甲腦包馬絮而已然職
名數目開報本部其馬兵除水西兵全用馬
兵外其餘亦間能自備鞍馬在步兵亦間能
自備長鎗大弩衣甲鎗刀藥弩藥箭非若他
兵盡出自武庫太僕而費多者臨陣不過給
火藥火器併添取棉甲腦包馬絮而已然職
廟堂分責之命宜提督者予以提督宜協總者予
以協總而後往受軍門相機之宜無多掣肘

少假便宜務課成功實效則事非草率人無
漫嘗而或守或戰皆可隨勢而行矣儻不然
隨行逐隊輕諾出關將靜坐耶將觀望耶將
口輕任而心果無怯耶抑果神出鬼没或幻
術或陰兵足以克敵耶職恐輕發憤事張承
亂即前車矣況今邊事亦難言矣一聞警則
人情洶洶若虜在目前而應事不無過于張
皇虜稍退則處堂怡怡竟置之度外而綢繆
不無疎于桑土者職甚厭之願
廟堂猝必鎮定安不忘危而以持重深謀警飭之
也若夫重事權昭賞罰破毀譽鼓士氣等方
略君父自有訏謨諸臣自有至言又何敢瞽
唯緣出關之命不敢造次陳情伏乞
天鑒

○江西巡按張銓題爲天人交警亂萌已著懇乞
聖明亟圖消弭之策以保治安事職聞國家禍亂
之作必有其萌不徵于天則徵于人其徵于
天者必先告以災異而後降以鞠凶其徵于

人者或發難于一隅而動搖于率土稽之往
事歷歷不爽自非見端知委杜漸防微未有
不至于覆敗潰裂者也職觀邇年以來災變
疊至如牛妖人怪渡鼠飛蝗史所不數書之
異與古所不經見之孽駢集一時而都城之
內往年風折門鍵矣今年河水變血矣咫尺
宸居豈宜有此明明上天顯以象告而
陛下恬然不以爲意職愚不得其解豈不以內外
諸臣歲歲告災日日言亂而天保之弗祥彌
長全盛之山河不改遂謂天道無徵人言不
驗歟不知災屢見而應未彰者天之所以愛
陛下也亂已成而端未發者又天之所以驕
陛下也
陛下狎其愛而狃其驕曾不能修德修刑知危知
懼則愛者將轉而爲怒驕者將變而爲罰挽
回無及而國家之事去矣
陛下尚可泄泄已耶若夫奴酋者我之屬夷世受
豢養之恩而戎索約之者也一旦狡焉啓入

攻陷撫順總兵張承胤提師救援隻騎不返
羽書告急京師戒嚴
陛下赫然震怒下詔征討在廷諸臣共奮請纓之
志同矢借箸之籌議兵議餉議人議法亦既
不遺餘畫矣職復何能贊一詞顧職所憂者
不在外夷而在內地不在外疆而在朝廷不
憂奴酋爲中國患而恐中國之憂或因奴酋
起也何則奴即黠悍然當陷城覆軍後不能
乘破竹之勢長驅而窺關門此其伎倆亦可

槩見況有北關犄其後彼能無覆巢破卵之
虞即或秋高再舉亦不過攻掠沿邊城堡耳
似不足深患也惟以一小醜而欲徵天下兵
與之爭一旦之命于疆場外此則職之所大
恐耳兵法曰知已知彼百戰百勝不知已不
知彼百戰百敗今
陛下聽聲鼓而思將帥選舉謀勇之臣經略則起
楊鎬矣廢將帥則起李如栢杜松劉綎柴國柱
輩矣此數人者不知能制奴酋之死命否耶
奴酋控弦之士名曰六七萬實亦不下三四
萬皆人人堪戰我兵可與搏鬬者不過諸將
家丁而諸將家丁多者不過數百人此外則
部議挑選召募調發者也挑選之兵職嚮爲
保定刑官往來三輔間屢從校閱之後熟知
其習玩惰靡不堪臨敵召募所致皆素未荷
戈之徒所謂驅市人而戰者古今能用市人
者獨淮陰侯一人今之爲淮陰者誰耶至調
發之兵未必慣戰就使堪用而近者千餘里
遠者五六千里比及至遼已困頓不支語曰
三鼓氣竭況強弩之末乎且用兵者必兵與
將相習若指臂相使而後可取勝今以五合
六聚之衆而聽一人指麾耳目不習心志不
通使之用命克敵勢必不能如必待訓練齊
一而後用則曠日持久師老財廢又非計之
得也此職之爲中國自料者也而料敵則更
難焉夫大師出塞必期勦滅非徒以虛聲恐
喝之也然而山川之險易能熟諳乎部落之

聚散能盡窮乎懸軍而入能無憂後繼乎出
境而軍能無憂抄絕乎且夫突騎如飛縱橫
野戰者夷之所長而我之所短也以短擊長
以勞赴逸以客當主無一可者故曰難也
世宗肅皇帝時虜屢入雲中上谷間殺掠不可勝
計甚至胡騎直薄都城而不聞伸撻伐之議
者亦度不能制其命爾且以
文皇帝之神武兵精將勇而臚胸河之戰五將不
返全軍殲焉則出塞之役奈何可輕言之也

夫封疆失事主憂臣辱滅此朝食職亦與諸
臣同心而持議若此者非獨懦也天下事謀
其始當圖其終發其端當窮其變不在倖勝
于一擲而在決策于萬全爲今日計職以爲
且不必徵兵各省騷動天下但就近調發召
募之衆益以遼兵俟經略至日分布諸將也
集要害修復城堡多製火器練習營伍且以
固吾圍而厚撫北關以堅其敵多行間諜以
潰其黨然後用計以圖之乘隙而報之期于
一劒犬羊以伸中國之威雪撫順之恥已耳
若夫絕幕空庭之事言之可聽而行之實難
職不敢從諛也說者謂國家西平哱南珍播
東掃島夷易于拉朽以
聖天子之靈將士之力何有于蕞爾之奴職以爲
非可概論也哱賊叛據孤城楊酋死守一隅
若釜魚檻獸大兵四面麾之何慮不克倭亦
倦而思歸非我實能破走之也若奴之兵力
既非倭比而雄據東偏勾連北虜又非哱與

播比且三方之役失亡士馬糜費金錢不可
勝計今止議兵十萬議餉三百萬耳尚且搜
括難足戶兵二部束手無策不知此兵此餉
果遂足了此役耶萬一不足兵又于何處調
補餉又于何處那借耶兩敵相當無兵無餉
得中止耶勢必將加賦選丁動搖天下職所
憂大患因此而起者政謂此也雖然此較量
于利害之間而非制勝之本也語曰天子有
道守在四夷又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陛下則誠有道之主也而今之國家治耶不治耶
陛下深居高拱置天下于度外即邊疆大事亦且
有留中不報則誰肯爲
陛下出死力者
東宮輟講幾更寒暑而屢請屢格終不舉行
皇長孫英茂之年正宜出就外傅陶養睿質而曾
不置念貽謀燕翼根本之計謂何以至政本
單虛閣臣以一木支厦而枚卜之不行如故
也九列晨星強半代署而大僚之不補如故

也臺省空虛守候諸臣困頓旅邸而考選之
不下如故也漢廷有一汲黯而淮南寢謀朱
相司馬而契丹相戒不敢入寇則今日禦侮
之方用人非第一義耶職又聞昔人云平居
無直言敢諫之臣則臨難無仗義死節之士
若臺臣劉光復者忠貫白日名高折檻尚使
之幽囚圄圄又何以激天下豪傑之氣哉
陛下誠深察天人之變亟爲社稷計修德省咎行
政聽言于職所謂儲講枚卜諸事一旦慨
俞宸衷一轉天心助順神氣自張奴酋小醜叩關
請罪不暇尚敢逆我顏行職愚不識忌諱杞
憂切念冒昧陳言伏惟
聖明採納
○南京兵部尚書等官黃克纘等題爲邊事日急
聖心故緩遠近疑惑懇乞
聖明存大計捐小費以圖萬世治安事臣等讀易
云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
人曰財夫財以聚人人以守位則財也者誠

皇上之惜非所宜惜也但其聚之也將欲何爲夫
有所用之也庶人之財用以豐衣美食廣田
宅以遺子孫人君之財用以裕國足兵固封
疆而守社稷平居無事則秋毫不敢輕費一
旦外侮卒至羽檄交馳則雖傾國而用亦所
不辭何者弓馬器械非財不備英雄豪傑非
財不奮征伐守禦非財不行于此不用後將
無及外侮消矣大寶固矣億萬之財雖散猶

存四海九州皆輸財之藪也不然縱積如丘
山亦豈爲我有乎近者奴酋發難破我城堡
覆我全師殺我大將中外駭顧失色咸謂破
竹之勢迎刃而解彼若席捲長驅則山海以
南望風而潰矣司馬徵兵司農議餉皆謂兵
易聚而餉難集欲我
皇上大發帑金張撻伐旋因奴暫退聲勢稍緩而
聖心愛惜帑藏不肯多發諸臣懇請殆無虛日今
夷奴復入破三堡矣在彼也得寸得尺爲蠶

食之計在我也惜財惜費戀燕巢之安司計
者苦心焦思多方搜括幾于算無遺策矣而
多屬積逋半成烏有提空名而責實數未有
碓然可取如倒囊出物之易者也臣等思之
山河誰之山河也社稷誰之社稷也爲山河
社稷主而時值多艱不能發財以聚人資人
以守國昧大易之訓甚矣夫財用在庶人當
吝在人君則不可吝各用以寵嫥俾賞無功則
當惜用以招豪傑致死士則不當惜小費而

大獲小損而大益所得孰多一恒人能辦之
聖明之主何見不及此乃當國事危急之秋猶守
匹夫吝嗇之見臣竊惑焉且諸臣所請僅五
十萬以臣等計之則百萬未爲多也計此五
十萬能滅建夷而後朝食乎未也苟未可滅
而屯日復請則所求益頻
聖心益厭曷若多與之使他日免于再請也臣以
爲今日少與他日求免多與
尤惜何如一大與之而使吝跡俱泯也抑臣

親鄙報見奴酋用兵多學左國人云中國有
書生爲之謀主語殆不誣撫順之戰曰兵分
隊而陣白旗白甲白馬望之如練紅旗紅甲
紅馬望之如霞此夫差黃地之兵也得我降
將家丁則配以婦女與以一犬二鷄二鴈又
人給一牛一紬四布月米一斗此句踐慈幼
長孤欲以沼吳之策也夫以區區奴夷猶能
不愛紬布諸物以結士卒之歡而堂堂中國
屯膏不施使謀士勇士灰爲彼用且既吝發

金又吝爵祿一官之遷如轉巨石一
旨之下如望甘霖人心觖望忠義益灰未知將依
何人以共主大功而守此大寶也臣等與言
及此有涕洏沱伏望
皇上思祖宗付託之重封疆一失不可復收夷兵
再至不可復禦泄泄從事則寇日逼而禍日
深大內阿堵徒爲大盜積吝嗇不用徒爲大
盜守慨然發百十萬與天下豪傑共圖珍滅
此賊以安遼左而固京輔則發財聚人用人
加焉

守位雖大易所稱何以加焉

○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鄒維璉題爲邊患孔棘
兵食尚虛謹獻枕時急務以裨安攘實效事
臣以庸才濫竽樞曹而任兩月遼事旋聞自
慚書生寡識無能仰佐
廟謨萬一而此一腔熱血積誠已素在兵言兵度
非越俎敢謂疎遠小臣不分君父之憂哉用
高皇帝馭軍之制設衛置屯中外繩錯無事務農
講武有事遣將調征國無募兵之勞而兵足
民無養兵之費而食足乃今不思所以振聾
聖聽蓋自奴酋逆天遼左殘破至今三閱月我之

之策而弟一槩指爲無用官以資疣視其軍則曰折衝禦侮必藉召募軍亦以此資疣視其身則曰折衝禦侮信非已任舍兵索兵弱如故舍餉費餉餉匱愈甚武備弛而國勢弱職此之由請以唐喻唐初府衛八百諸所領以折衝農隙教戰有事徵發將帥按閱有不精者罪及折衝甚者罪及刺史以故貞觀至開元國富兵強白張說募彍騎而府兵壞李林甫又令各鎮盡行募兵奏停折衝上下

魚書而府兵廢祿山一亂幾不可救彍騎安在此非今日殷鑒耶據經略疏援遼兵貞定六千已化烏有保定三千不願出關登萊三千遷延道上果爾則亦募非計而思府兵爲遠謀豈無見哉今日國家本末俱弱固無唐人方鎮之慮矣但恐一旦有事宋人所謂虜至一州一州破至一縣一縣殘者不能無憂耳臣爲今日急着計唐人彍騎市井應募之類耳何異土著猺軍也人以猺軍無用不若銷減待盡省餉召募氣使寓遼叛民咸謂淵青投戈之將士不至此猶懲咽而廢食臨渴而掘井臣終以爲非委身以助夷而又發帑益餉招奇才募死士與善人君子謨謀廟廊信賞必罰自足制敵堂堂天朝何必觀望朝鮮北關之助以爲憂

喜也又爲

皇上後着計宜詔兩京軍餘汰弱補壯以實畿甸
在外則詔撫臣兵備嚴飭郡縣衞所抜選鋒
優廩餼如京營例每軍壯丁一千中更抜五
百少則四百或三百簡而又簡具籍報部若
有調遣安家行糧卽以本軍一年行糧全與
之路遠時久則又斟酌多寡預支兩年三年
以足之軍伍操練固是弁職選鋒則宜屬之
于有司在府屬府在州屬州在縣屬縣若古

人之牙兵今日撫鎭之標軍將領之家丁然
一切挑選教訓專以責之有不中用則以唐
罪刺史之法行大計賢否考成功罪卽以此
項爲首務上而撫臣兵備亦卽于此定才品
有能應詞卽赴不濡滯不疲弱有紀律超陞
示勸若然誰敢更自惰玩以壞軍政夫選鋒
何以當屬守令乎牛驥同皁壯士灰心優養
厚犒又非武弁所能辨而有司則不難于措
處者彼既恃此爲保障倘此爲殿最訓練必

勤撫恤之下情誼必親庶幾有勇知方可得
實用漢法守令兼將帥如李廣魏尚李固虞
詡諸人多能破賊獨非明效乎此外民壯機
兵弓兵等項原以防盜非以充役卽郡縣無
衞所者未始無此輩亦宜嚴責守令訓練附
名選鋒之末棄報備調何患無兵安家行糧
亦照籍軍月糧之議取給本身應得工食多
寡隨時何患無餉籍軍抜尤民兵覈實率土
皆然衆力共舉正使遼事未必速定海內更
祖宗功令盡善盡美臣所陳說總屬腐爛章中間止
抜選鋒責令守令以定官評稍似憑臆然爲
救時計不得不設扼要之方非屬守令日後
緩急有恃乃福守令也要之法立弊生人存
政舉總在朝廷邦國力行何如耳鄉飲之禮
不可治戎今人大抵姑息以市寬稍有執法
指曰操切綦刻申商之學遂使法弛人玩將
惰兵詭旣已弱而無用又復驕而難使臣切

痛之凡行軍不死敵者必死法而其畏法有甚于畏敵乃可取勝李光弼河陽之戰僕固懷恩少却光弼即欲取其首大旗一揮萬衆齊進張巡守睢陽雷萬春面中六矢而不動賊疑爲木偶岳武穆爲將兵士凍死不入房餓死不掠食卒遇強敵屹然如山此其令嚴所不用也待其病而酌實酌虛用攻用補有緩急標本之計焉乃有虛而似實實而類虛攻之則元氣愈弱有拘攣悸怯之患補之則邪氣中堅有脇滿脹結之虞標本相濟緩急

互施非遇倉公扁鵲疹候調劑豈能猝愈哉

今天下大勢何以異此以爲弱乎八方一統四夷賓服如孝承恩楊應龍迎我顏行旋即授首德澤遍于遐陬威靈震于殊俗

神京屯宿重兵邊堡處處基布無宋之偏安有漢之疆宇且羞言和親軼漢唐而追三代蠢爾奴酋何足折箠馭也以爲強乎承平日久

日不習兵朽戟鈍戈金鼓絕響見虜則股慄聞戰則神驚各邊將卒日與虜款酤酒擊鮮

聖明採納

勅下兵部酌議施行天下幸甚臣等幸甚

○廣東巡按王命璽題爲邊警時聞君憂臣辱敬

陳愚見仰佐

廟謨以消內外隱禍以維萬世治安事臣閱邸報

奴酋犯順陷城覆軍西虜效尤乘隙而動未嘗不愕然爲之扼腕何物醜奴乃敢忘國厚

戲博帳下耳攝鞍鑣鍊者誰斬將搴旗者誰無怪其搗虛蹈瑕敗而不可支也似漢而非漢非宋而實宋也當此而欲含羞忍恥如漢之不報怨于白登乎竊恐奴酋志氣益驕營謀彌狡詭進詭退養疽必潰雖杭以全遼之力震以赴援之聲未敢乘勝長驅然數年鷙伏一旦鴟張或刼北關或連西虜事未可知寧若漢時倏動而倏懾也以漠文帝恬靜玄默然募民塞下勞軍細柳每飯不忘鉅鹿頗牧不輟拊髀憤匈奴入寇必欲親征逐之塞外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禦夷之道無踰此者安在其不發憤爲天下雄也宋室澶淵之役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爲南北矣向使其言竟行不惟無慶曆之悔亦無靖康之禍惜乎以和議終也厥後南渡積漸使然可勝慨哉邇者君憂臣辱朝議發憤相機征

餉隨時進止漢過不先帥出有名依稀平寇萊公百年無事之策也致厪宸衷帑金次第發矣令戶曹問寺檢發濟急矣所起舊撫臣楊鎬風將杜松劉綎官秉忠柴國杜王國棟等一時耳目更新聲震中外樛永保等營山東登州南京水陸等營兵陸續應援召募遂地壯士令聯絡宗黨危迫相扶又慮齎糧遠行士不宿飽通海運于青登萊募兵既集楳糧亦充振九伐之王師問犯順之醜奴泰山壓卵不待接刃而勝負之機決矣雖夷出虜入狡謀異常何懼焉然而天下所可畏不在此臣所甚憂有不止于此者嘗試言之宋眞宗時虜陷靈州有圖朔方之意楊億奏北虜方熾其財猶豐難以歲月破須退保環慶以計困之奴酋弊正坐此酋已歸巢兵難深入北虜乘隙勢難並征須先時于嫒宰沙愍等酋或驅或撫令其解散選一戰將如杜松者置伏重兵控持于開鐵要害等處

防其襲後然後一意征奴密諭屬國率兵助勦北關扼吭于西朝鮮擊腰于東大將統各鎮而隨收潮重兵并出一道鼓行而前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守其所不能攻如李牧之養銳示怯郭子儀李光弼之深溝高壘以待賊來則守賊去則追可也度勢已可戰平原曠野用車陣爲城以防突騎參衝以滅神鎗火箭以便攻打擊散其營隊或遠斥堠如李廣或正部曲擊刁斗如程不識或屯重兵以示形勢乘寇深入從偏襲虛攻其所必救如張方平李恕田豫伯不旋踵而奴酋可擒矣雖戰在相機兵難遥度大都一廉勇沉毅之大將饒爲之無足憂也有兵必有餉數萬兵必費百餘萬餉曠日持久費更不貲苟糗糧不具雖嬰城自守人無固志遼陽米粟少而且貴帑乎夙積漸成烏有此數萬兵糗糧將從神運耶鬼輸耶青登萊之海運飛輓果接濟可數耶甯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

無粟弗能守也鼂錯論安邊計先積穀趙充國破羌虜務急屯田蓋其重哉我祖宗朝不愛阿金不惜內帑周給各鎮而隨收潮河川之捷成瓦剌之功滅狂逞之俘即如寧夏費餉二百萬征播費餉二百餘萬救朝鮮屬國首尾約費七百數十萬聖明已知此一時也援遼正以衛薊薊衛正以衛神京視朝鮮遠在遼外播州寧夏遠在萬里者孰緩孰急寧急其所緩而緩其所急耶漢高帝不愛金錢恣陳平出入乃克有濟今且損朽蠹之金以鼓邊士死綏之氣紓九重東顧之憂所失者少所得者大不則或用而不足或足而後時縻欲接戰尋患飢餓雖父母不得保其子將何能馭其卒哉脫巾掉臂而大勢去矣既已設經略起宿將發帑許多拮据以圖一勞永逸之舉度知必不爾兵機權在朝廷一檢發間耳無足憂也真永等處募兵與延綏等處班軍一齊遠援則內

地空虛防禦何恃
神京東北則黃土嶺一片石太平石門燕河墻
子路喜峰路義院口古北路諸處迫近虜穴
南可犯遼北可犯薊西北則南山隘口獨石
張家口青龍橋蘇林口灰嶺鴈門八達嶺廢
子谷滴水崖諸處三衛枝附係
陵寢眉背山谷崎嶇深林翳鬱三十里外即爲遠
邊北虜輕騎直抵南山不日可至甚爲
陵寢京師之慮奴酋狡猾安知無媚夷之姦透漏

勾引煽惑北虜窺虛闖入如嘉靖庚戌年故
事悔何及矣乘此時而令樞臣與提督諸營
將汰老弱清虛冒練選鋒之精卒嚴九門之
關防造兵器充健馬製火藥整車輪練士膽
修堡寨多置烽軍以密偵探自黃土嶺以至
南山隘口俱多峻峻惟古北路一口乖叉洪
流不能渡秋冬水涸沙磧平坦驅馳無難
以壯虜驕衝突于此時尤爲急也樞臣因時
制宜督臣撫臣相機調度同舟共濟如左右
手何俟贅亦何用憂哉天下所可畏臣之所
甚憂者在乎今日之民心也民心
祖宗所涵育天心所眷注至愚而神至微而著至
賤而貴民心安則得民雖外夷肆虐不能搖
固結之精神人各爲守家與爲戰金湯不足
踰其堅也內實則難動其敵心不
安則失民即外夷懾威無以服匹夫之志哉

木偶竿之勢成剽掠孔解之形見刀鋸不足
強其從也內虛則生變其從也忽焉
皇上試思二十年以後之民心視二十年以前之
民心又安何如耶二十年以前租賦蠲民
安物阜嘖咲不假于私人名對時親于閭部
明明在朝穆穆在野自言利者假公濟私而
內使出矣礦有稅珠有稅鹽鐵有稅雞豚間
架有稅甚者割軍餉以充之派錢糧以抵之
殆稅增而正額斬減帶徵頻而拖累彌甚幸

廉吏之拊循庶有起色值酷吏搒掠幾不聊生壯者散四方老弱轉溝壑民窮則至親不顧念邪則廉恥盡捐世頹失俗敗壞而恬不知怪以是爲固然耳在外則有搶掠有劫殺舉馬之盜在京則有把棍有拿騙頭之棍豈頑不懼法罔不畏死初心寧忍至是饑寒切身無可奈何耳建夷未爲中國大憂第患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第患其所自發也必將待外之變或者蠹賊萌于蕭墻羌夷起于肇敭戚亂者反以名亂禦夷者潛甚于夷縱有甲兵武備內外交防勢恐不支洵可畏哉然以

祖宗列聖積德累仁滲漉滋厚

皇上休養生息歷有年所民心未忍悖也老羸疾疲扶杖而往聽庶幾有以蘇我乎猶與天心未遽忘也而水旱盜賊相尋雷火風霾迭變門欞傷折血色盈河憂見災異怨聲上騰戾氣迭露病在中鬱捐瘠滿野掩骼載途病在消中失今不爲救拾縱容補救撥轉生機雖有偏鵲後莫能爲矣敢懷杞憂伏祈

聖明採擇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夷氛孔熾天討難稽謹酌議切要事宜以贊

廟謨以資撻伐事臣自惟才略短淺智識庸下即捐竭頂踵嘔盡心血其何能仰贊

籌遼碩畫 卷之九 五十二

我外屏豈料其狡焉啓疆反戈內向臣一聞撫順破殘大將殞沒之報不覺頭髮上指恨不滅此而後朝食者填入部受事伏讀我

皇上明旨一則曰大張撻伐以振國威一則曰必期滅此以靖封疆而又特設經略重臣專主征伐起總兵十餘員分寄軍旅于此仰見我

聖衷悉心籌畫凡徵兵峙餉簡器詰戎俱一一漸

有次第持此以往其遲速不可知要以縛奴首而制其死命知無遺策矣臣復何敢多贅惟是臣職司邦政大司馬九伐之法所以征不庭而誅不軌者臣之事也臣即不敢謂髮短心長別有奇謀石畫出人意表第一得之愚不敢不獻謹撮近日事宜關繫切要者爲皇上陳其概焉其

一曰重事權夫

皇上起楊鎬于田間寄以經略一應征剿機宜俱聽便宜行事故經略議調兵則宣大山西延寧甘固七鎮之兵立調矣議遣將則馬林張萬邦趙應麟三將之廢立起矣其它如設立翼營更調將領勘詳功罪無不朝上而夕報可真所謂權無內制肘不中掣者而臣以爲未也昔宋太祖命曹彬下江南賜宴于講武堂賜以尚方之劒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而彬卒以此成功今楊鎬之東制建夷不減于曹彬之南征江左也則賜劒以重其權非

今日第一議哉

一曰酌兵餉夫兵用十萬餉用三百萬業有定

議而餉銀前後奉

旨得二百三十萬在遼左可陸續支用在戶部可陸續湊處不患不足惟是兵貴十萬其遂足辦此乎蓋聞撫順之戰奴兵對敵者不下三萬而其餘未動者尚列九營則所稱五六萬不虛也古稱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今日數倍之據各鎮赴援遼東召募併總兵劉綎議

調川貴土兵本部行令具詳經略奏請徵調總計尚不滿八萬此時弟分防布守似覺有餘而師期一定各路並進彼時兵或不足則臨渴掘井其有及乎宜令經略審察情形或調或募不可不急爲酌議者也

一曰分統轄夫大將責任恭重則體統基隆每員部下兵馬即不得萬數亦須五六千庶可壯規模而增氣色今所起各將陸續出關駐劄地方統領兵馬何可不預爲之計宜按兩

河衝要地面東如開原清河寬奠瀋陽西如
前屯寧前等處皆夷虜出沒之區各分駐一
員即將遼東新募軍兵各分五六千名暫令
統轄無事則嚴防同家丁操練有警則聯絡
隨彼此應援亦隱虎豹在山之勢也
一曰明賞罰夫賞罰者帝王勵世磨鈍之大權
也賞罰不明雖聖人無以治天下自遼左殘
破論者僉謂因循姑息積漸所致今無論矣
此後儻復蹈前轍其何以振肅人心鼓舞將

吏故請賜劒尚方其有不遵約束臨陣委靡
者經略得以軍法從事罰可謂嚴矣顧驅之
以嚴罰雖可禁其退縮之心而欣之以重賞
方可作其死綏之氣宜先定賞格有能犁庭
掃穴一來勦除者當不吝封爵以報首功其
擒斬元兇併奴酋諸子及有名頭目者作何
陞賞明布軍前不論我軍將領或被擄軍丁
及亡命在酋寨者但有功績一體敘錄庶人
心競勸勇氣自增其于破此小醜不難矣

一曰以折衷定羣議夫人臣竭智而謀殫精而
慮疇非靖獻之嘉猷顧可否並陳方圓互執
其不能兼聽而並收者勢也臣謂切纓冠之
誼期于同心以共濟而苟社稷之利何難舍
已以從人故言者各杼其長而聽者精擇其
可何必彼之爲是而此之爲非耶是所以破

瀋離之見而遊之大通也
一曰以同心責將領傅云師克在和自東事告
警朝議特起鎮臣李如栢而總兵杜松劉綎
官秉忠柴國柱先該本部起用或駐山海或
駐僉書馬林趙夢麟張萬邦又據經略奏起
帶領沿邊兵馬是皆以廢閑之餘並起登壇
之命國恩不可謂不厚諸將素著謀勇久歷
邊陲精心圖報諒所共效第名位相軋則體
貌之嫌易起事權互異則臂指之勢或乖昔
年征播征倭諸道並進互相犄角始克成功
不尚有已事在乎所宜併心一力稱俱無猜
儻成戡定裂土分茅豈異人任不則髖髀莫

解跋扈難行國有常典不敢爲諸將貸也
一曰以鎮靜定人心蠢爾奴酋敢行掤亂以
天朝之威靈士馬物力之全盛大小諸臣忠謀
石畫羣策畢舉懋首蕞衛直旦暮事耳在臣
固不敢懷燕處之安養賊以遺君父憂願同
朝亦無以震驚之懼聞風而議安危諸凡遊
士不根之建言介胄格外之舉動容臣悉行
禁止無令淆搖則
廟謨定而神氣自伸國體尊而壯猷自振矣

一曰以成謨定戰守夫奴酋敢犯顏行必誅豈
顧問哉顧絕漠空庭必藉多算而勝慎卦設
險正爲捷伐之謀今調募未集饋餉未充卅
驟言剿而反踈于守逮兵力既厚士馬飽騰
卅怯言守而遂弛于勦總之在目前之勢明
間諜謹斥堠守即爲戰養全力以伺其瑕當
征進之時堅壁壘收屯堡戰即爲守前餘氣
而固吾圉漢臣趙充國所謂願至金城圖上
方略誠老將持重之語也臣願無以戰守互

以征討責經略使互杼者定之猷而臣得畢
智竭愚佐樞中一畫敢不竭頂踵以報尤願
皇上特渙德音臨御
宸扆朝羣臣而問以疆場之修否戰守之機宜
如平臺召對故事則大明中天羣陰自息將
八埏九塞有金甌盤石之安而樂浪潢池豈
足問哉
○巡撫劉曰梧題爲秋氣日深邊防轉迫懇祈
聖明詳部覆發營軍以安重鎮事臣承乏撫薊在

門戶以爲
陵京堂奧之衛虜覘我征倭委輸罄竭于遼妄欲
蹈瑕蠢動明酋結連西虜移帳住牧近地矣
窺伺奸細擺戶稍戶占太來子六指兒等壘
報生擒取有謀犯口供在案矣臣不欲張大
以生戎心恫衆情誠日夜憂之關臣潘汝禎
娓娓條危薊之謨按臣王象恒進進清防薊
之戍彼二臣者共事地方迫秋高防虜逞入
告與詞而同憂者也頃得邸報兵部從按臣

請倣萬曆三年例黎酌京營督協之容擇將
鮑承先調五軍戰兵二營選鋒三千四百有
奇分防薊門臣北面額手希旦暮禁軍從天
而下而秋氣漸深各道協憂危單匱稟請紛
紛至矣方遼事之殷也騎兵五千薊簡扱而
遣之選將張旆楊欽統領出關見防清河瀋
陽等處各已立有戰功嗣是而募壯丁凡三
千選將江萬仞等統領督發旬餘而高副將
所遣家丁二鎮守而下九標十二路各勇士
踰百累千營路爲之一空又杜鎮守舊丁扱
去者罪弁黃鉞楊垣等所攜帶者與攻鐵攻
木以匠取者通前後積數盈萬皆薊兵也士
皆選飽而馬騰衝者也不寧惟是三月來道
協之經管有司之馳逐盡遞事也戰車幾千
乘神器幾千位甲冑萬副鬥棍數萬火攻之
具十萬銅鉛鐵戈矛弓矢細載以輸者不絕
于路迄今未休爲遼救也計簡扱馬亦已七
千四百有奇而償給寺焉三不得一也臣誠
迂愚豈急纓冠之救昧挈瓶之守哉乃罷廢
職掌之爭適者叩閽之牘蓋妄謂隣之救王
之事臣之職也臣惟力是視既發發圖之臣
力竭矣臣獨身看薊守其不可者臣頭可斷
臣守不可奪脫不幸薊復有事臣不足恤遼
毋乃益糾紛乎今日之薊士馬去而防守單
摘發多而精銳盡器具轉輸無餘而攻守之
備將空氓隸疲于奔命而官司之精神竭微
臣衰殘餘息又不足言矣臣勢危迫至此

皇上何愛而遲疑于三千士馬之發耶薊爲京師門戶門戶嚴所以安堂奥也況距京師百餘里而近環戈荷甲未始不西向衛陵京也至若拔臣所稱俾請禁軍習烽燧親矢石因以稽詭冒毋俾駭金鼓而避戈矛猝然有急鄰之義但各鎮爲遼計則披髮纓冠之救不容少緩而各鎮自爲計則曲突徙薪之慮不可不先茲當風勁草腓之秋正屬胡馬驕朔之日本部遵循往例雖已請

○兵部題爲遼左徵調方殷各邊防禦宜亟祈再嚴加申飭以固疆圍以肇内地事照得奴酋釀衅以來一方倡亂九徼震驚各邊黠虜窺衅而生心效尤而蠢動皆勢所必至者況今徵調四出急若救焚士馬器具所在挑選一時不無空虚可遂泄泄而忘戒已乎且如奴酋蠢爾小醜耳計其地土甲兵不足當我中國千百之一二忘歷年豢養之恩肆犬羊反噬之逆蓄謀固非一日儻守遼將吏果能修我戈矛固我封略即奴酋狡焉狂逞豈能遽得志于我而至破城隕將蹂躪若此極哉是欽依徵調兵馬各鎮發遣恐後或報挑選數目或報起程日期羽檄旁午絡繹不絕不可謂非急鄰之義但各鎮爲遼計則披髮纓冠之救不容少緩而各鎮自爲計則曲突徙薪之慮不可不先茲當風勁草腓之秋正屬胡馬驕朔之日本部遵循往例雖已請

旨申飭弟恐後調將領狃燕雀處堂之安忘戒馬生郊之戒萬一地方有事又或以援遼藉口爲卸責脫罪之地是遼鎮已誤各鎮豈容再誤乎再照調各兵薊鎮最多宣大山西次之延寧甘固又次之然總計各鎮調遣多者不過十分之二少者未及十分之一況又隨即召募頂補原額勢未嘗至單匱也臣願在事諸臣嚴先事之戒預未兩之防日討軍實時加申警即多方境伺無所不來而我亦無所

不備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此
在各鎮督撫見形察影長慮却顧無俟臣部
但臣職掌所關不得不爲私憂過計敢徼
皇上廟算行令諸邊愈加嵗餉故雖三令五申不
厭煩數耳相應題請合候
命下通行各該督撫衙門嚴餉鎮道將領等官參
酌近日虜情比常萬分嚴備務期在我無可
乘之隙而沿邊無意外之慮則疆圉固而內
地安區區建夷不足慮也

○南京中軍都督府掌府事懷遠侯常胤緒等題
爲虜酋警報孔亟兵需告匱莫支懇乞
聖明行權濟變慨發帑金以枝畿輔貼危以保國
家長治事竊惟外侮爲內治隱憂遠左實畿
輔要地故遼土之得失而京畿之理亂關焉
宗社之安危繫焉此建酋之犯順當事者所

皇上念壇場纍卵之危憤虜酋跳梁之慘謀周百
勝動出萬全思國家之金甌爲甚重而視帑
藏之阿堵爲甚輕勿以前發十萬曰已竭即
以再發百萬爲不多以濟行間嗷嗷之衆以
釋目前洶洶之憂將重賞之下必能買勇以
效力宿飽之士亦皆攘臂以爭先虜酋不足
破而遼左不足憂矣夫今捐百萬以貽
國祚爲世之安此其獲利爲孰大不惜今日之
孟子曰師行糧食彼一聖一賢豈空言哉蓋

百萬而可省後日之數百萬此其畫計爲孰
長用權宜於一時而垂治安於億載我
皇上見及於斯當不俟覽牘之畢而毅然下蠲資
之詔矣若一切那借追逋開納節省是皆迂
遠之圖緩不及事而無當于今日燃眉燎原
之勢者也更須急下所效謀之疏以集羣策
急用所舉薦之人以收桑榆是又爵等勠義
之見愚者之一得也爵等世受國恩誼同休
戚目擊時變心切主憂故敢冒昧陳言若此

○巡按山東御史陳王庭題爲建賊攻克清河遵
鎮勢在垂危乞催奉調官兵星速赴援以保
根本以解倒懸事本年七月二十四日臣巡
行廣寧城南據分守東寧道右參政閻鳴泰
呈稱本月二十二日據清河頭一次夜不收
周仁仕口報達賊不知其數于本日寅時從
本邊鴨鵲關進境徑奔清河本時又據第二
次夜不收翟繼哥口報達賊不知其數徑衝
次夜不收羅繼哥口報達賊不知其數徑衝
清河堡東間又不移時又據第三次夜不收
蕭仲良口報達賊圍攻清河堡城各等情到
道據此該本道看得奴酋蓄謀已久今復攻
圍清河事在萬分危急本城雖有駐防之兵
各路雖有應援之兵第恐衆寡不敵合無星
乞俯念虜勢猖獗火速調撥大兵連夜前來
救解倒懸庶孤城可保遼事尚有可爲矣等
情馳報到臣臣卽單騎馳至鎮城與經略楊
鎬會發右營遊擊劉遇節營新兵營原任遊
擊趙啓禎等統領新舊兵丁四千餘名星速
東援訖至二十五日寅時又據該道呈稱據
李尚口稟稱本月二十二日押同通事盧國
士等至抑河遇報虜賊五更時圍攻清河卽
差內丁萬應登探至二雙嶺有賊堵路夜黑
不能前去聽聞清河未時分不見城內砲聲
已攻破等情具稟到道同時又據差往清河
放撥强兵右營中軍孫國翰稟稱小的往清
河哨探夷情于二十三日巳時行至威寧營
堡撞遇探夷撥夜馬紀稟稱二十二日達賊

圍住清河至未時分從東北城角攻進堡內
馬紀惟恐不的又往前探親見從城墻水洞
走出西兵六人內一名被傷等情到道據此
該本道看得清河修備三月有餘一切火器
城守之需靡不畢具隄備不可謂不久矣主
客官軍五千餘名兵馬不可謂不多矣本道
酌量機宜措授方略令之設伏出奇據險邀
截申飭再三力亦不可謂不殫矣乃遊擊鄒
儲賢張旆等竟株守城中閉門坐困致令夷

鋒環突攻未竟日易如拉朽本道任事以來
晝夜焦思心如火炙不及一月數四請兵尚
未見到目今東面藩籬業已盡撤遼城孤立
復何所依根本之地岌岌乎朝不謀夕尚可
不亟爲之計哉遼城兵將一空即募兵千餘
身無片甲何以濟事復祈將廣寧見在兵將
火速發來以護遼城爲第一議仍乞火速移
文總督令杜總兵及西來兵馬星夜赴遼以
救垂危勿令職復爲前道之續也職腸已斷

職血已枯伏惟立刻施行等情本日辰時又
據鎮守總兵李如栢差夜不收口報李總兵
因開原道催督說奴酋要犯開鐵等處李總
兵移駐懿路設防于本月二十二日亥時又
報奴酋圍困清河帶領主客官兵馳援于二
十三日巳時到奉集堡聞得清河于二十二
日下晚被奴酋攻克訖各具報到職據此看
得奴酋巢穴迫近清河其垂誕磨牙已非一
日方其破撫順克五堡靡捲猶突所不急攻
清河者以清河近在吻中謬意寬襲以弛我
防耳乃該堡修備已閱月主兵援兵復踰五
千督撫道臣已熟計此地矣緣本堡山徑崎
嶇虜騎隨發隨至鄒儲賢張旆困閉不通致
令薊遼兩處精健并該堡一帶生靈一時盡
被陷去遼陽門戶已撤河東戚哭震天全遼
危在旦夕岌乎不可保矣此時覬望大兵
早到一日遼民可延一日之命職前曾兩疏
催請大兵至今尚無到期儻奴酋乘勢長驅

將隱憂有不可知者矣伏乞
皇上仍勅兵部將調到總兵杜松劉綎柴國柱等
及已至關各鎮健丁馬上差官催督出關急
救危鎮庶免茶毒再照鎮臣李如楨見今提
兵開濬策應副將賀世賢駿陽駐防遼陽重
地無將無兵經略偕職前往河東而廣寧巍
鎮復無居守萬爲可慮伏乞
皇上軫念危邊速下副將李光榮新推總兵之
旨着令本官駐劄廣寧遙制河西一帶以壯聲勢

前調援遼總兵杜松等帶領新集兵馬俱赴
遼陽聽經略相機調發全遼生命猶可甦矣

薊遼碩畫卷之九終

籌遼碩畫卷之十

天都程開祜仲秋父輯

○欽差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張銓題爲奴酋罪在必討廟算當出萬全謹抒末議以備

聖明採擇事職頃者天人交儆一疏中言遼事不宜輕戰非諱戰也蓋謂戰非難而勝爲難必先勝而後可戰若戰而不勝不如無戰此職愚鰓鰓過計也然亦意奴已還巢或俟秋高再舉近接邸報又見其突人衝邊攻陷三堡勾連北虜所在告急全遼之勢岌岌將危夫遼危則薊危則京師危此時撻伐之議不再議而決矣顧戰危事未易言也必選能戰之將練敢戰之兵無以卒予敵今所用李如栢杜松劉綎諸人雖皆身經行陣累立戰功然止遏小醜未當大敵奴酋狡黠多智老于用兵此亦勁敵未可輕也不知諸將中誰可當奴酋者宜令經畧楊鎬分別上請敦堪前鋒敦堆中馭敦堆爲翼使各領一軍總聽經畧指麾其偏裨以下必選有膽畧慣戰者充之或取之廢棄或拔之營伍無拘常格便宜題補見在將領若統綜子弟文墨書生及庸懦昏愚者亟宜汰斥更宜勅諭兵部移文各省招募材勇果有驍雄出衆智畧過人者聽本地官驗實量行資遣于軍前效用四海之大豈無赳赳干城伏在林莽必有窺左足應者此亦選將之一策也然而有能之將無制之兵亦不可戰今之兵可謂無

制之極矣平居操演原同兒戲坐作進退尚不成行及遇虜入不過遥爲聲援相離數里扎營前挑濠墊預發鎗砲使虜不蹂躪便爲上策迨其出邊已遠方敢追蹤拾取餘鏃疲馬以報擄獲敢有覬面衝鋒以矢相加遺者耶卽如近日援遼之兵曾經挑選然出關者如赴湯火在道者已多逃亡此輩未遇虜而膽已裂一當行陣非抱首而奔卽俛首受死耳所謂有兵之名無兵之實卽幾千幾萬將前鋒敦堆中馭敦堆爲翼使各領一軍總聽

焉用之徒費國家金錢耳近見經畧議調延綏諸路家丁似爲得策今邊方無事且以援遼爲急仍宜懸厚格募敢死士若數百人便可當脆弱數千之用至練兵無他奇術惟在信賞必罰法令嚴明使士知進生退死寧死敵不死法自然如山不可撼矣若中國長技所恃制虜者惟火器盖以我之戈矛遇虜之騎射遇我之火器騎射固十不當一以虜之騎射遇我之火器亦百不當一使撫順諸堡火器夙備連發不斷衷必不能陷城爲今日計勿惜小費多置火藥火器即本地不產稍磺委官于近畿收買倍高其值商人趨利如鶩數百萬可以猝至火器具備教習得法戰可以摧敵鋒守可以堅我壘善用兵者以長擊短政此之謂也乃其大要又在明功罪重事權何則今日將驕卒惰而不可用者由于法令不行而法令不行由于事權不重權輕法玩則經畧不能制大將大將不能制偏裨偏裨不能制卒伍此政道也況杜松輩昔以宿將並起勢不相下不有以制馭之非鬼而爭能則嫉而潰事不可不慮職愚謂必得天語嚴切責成楊鎬使之約束諸將如臨敵不用命者偏裨以下以軍法從事大將即奪其軍列狀奏請如是既可作其敵愾之心又可抑其跋扈之氣即有偏強不可使者不敢不俛首奉法矣昔李光弼河陽之戰懷恩少却光弼即命取其首懷恩死戰卒能破賊經畧初出關亦旌旗變色之時假以陛下威靈行法亦易將士用命未有不克捷者儻其用法偏私則職等操白簡以議其後必不使軍中之法行而朝廷之法不行也願後來法令宜明而目前功罪尤宜覈目前不覈則人無勸懲法令不行張承胤身爲大將不量而進喪師辱國一身之死豈能贖萬人之命而其子猶妄請優恤曾未聞覆軍之將得徼褒封之恩也梁必貴頻延相見失土將復陷

陣以死突圍而出甘蹈白刃宜加優恤其陣
傷而死者次之如全未受傷者非臨陣處後
即見敗先逃當亟斬之轅門以爲不忠不勇
者戒李維翰身任封疆之重平時既設防不
固有事又束手無策縱不逮治亦當鐫職
明旨僅令回籍聽勘則何以正失事之罪示將來
之鑒乎總之功罪明而後法令可行法令行
而後將士用命克敵取勝必由于此如使循
姑息之故習守邊疆之舊奏玩而無威亂而
不可使即將卒如雲亦何益于勝敗之數哉
職遠在數千里外邊疆事宜不能盡悉亦據
邸報所傳者以臆度之若此一得之愚亦區
區杞人之憂也至於急糧草以備轉輸修險
要以防侵越蒭京營以固根本則公車之章
已滿無俟職之贅矣

○戶部題爲援遼新設餉司酌議經理事宜以示
畫一以便遵守事看得奴酋肆逆廷議召援
征勦非三百萬餉不可然轉運不貲頭緒紛

糜故特設新餉司一員以晉理之蓋責任亦
綦重矣所有合行事理如銀兩之貯嚴密衙
門也米豆料草買糴委官之會同各道也官
軍月糧之本折兼支也府佐衛營等官之聽
行委用舉劾也業已具在前疏奉有
俞旨疏中云有未盡事宜另行酌議臣更伏而思
之前會議百萬數內纔得六十萬已而南京
五十萬之借亦纔得二百三十萬之借水衡冏寺一
百萬之借纔得二十萬而且有許而
未即解解而未即到到而隨即用者儻仰仗
國家之靈旦夕縛奴酋而致
闕下猶得早從結局萬一遼事一日未了則援
兵一日未撤援兵一日未撤則糧餉一日難
已尚得以不容易措之三百萬委之茫無着
落之處而漫不加慎哉近日科臣官應震有
足餉維艱用餉宜慎一揭大抵謂湊辦轉運
之難如此接續敷用之難如彼非授以節後
恐莫繼其爲今日遑餉慮至深遠也然所謂

節亦非徒事裁減之謂也士無一餐之飽誰肯以身圍敵要以裁無用而裕有用則減一分耗蠹即贍一分物力于以養國家死士或有餘矣臣請得借節之一字而發明之如舊兵取給舊餉勿論矣撫順馬根單等堡之役各營軍士大半化爲烏有而即有召募補入之數應從舊論其或有舊餉未到暫于新餉借用則須以解到之舊餉補之總計募補舊額若干額外另召新兵若干其額外新召即以新餉給之此在緊急時偶有通融而新舊餉額切不宜混也餉銀未曾解到勿論矣已解之銀如內帑十萬太僕寺二十萬工部二十萬南戶部二十萬南兵工各十五萬并本部十萬此外又有陸續解發雖一時未即盡數俱到然某處解到若干某項支銷若干某項存留若干非真有茫茫不可問者雖督撫經畧各道便宜舉行真有不得不以節之一字用爲凛凛矣

此皆節之吻緊要着總歸督撫經畧各道臣爲政而憑冊磨勘收放清楚餉臣潘宗顏實任之他若召買價值因時貴賤轉運腳費相地遠邇掛號銷號造報奏繳俱有舊餉司事例而宗顏到彼與督撫經畧各道便宜舉行真有不得不以節之一字用爲凛凛矣

○兵部題爲建賊攻圍清河勢且岌岌不保乞催已調兵馬作速出關以遏長驅事爲照奴酋赴我撫順之後不兩閱月陷我三堡已復陷

搆諸虜犯我大清長勇等處蓋以東西牽制
我師使我疲于奔命彼且自爲休息待秋高
狂逞謀最狡也前此內外諸臣不待燭照數
計而已遊覩其情形故引頸各鎮援兵恨不
旦夕入遼者正爲今日慮也先是臣部具題
明旨促令總兵杜松等星馳出關臣部又檄催再
四亦無非爲今日慮也夫何迄今數月各總
兵官有報底關者有報過昌平者有報底通
灣者有聞駐永平者夫聞命急趨臣子之義
也況當賊虜跳梁之日尤諸將奮不顧身之
時奈何互相觀望彼此逗遛竟未有先驅出
者甚非所以遵王命而急纓冠也至于各鎮
兵馬止宜大山西報有起程尚無抵關日期
而延寧甘固浙江湖廣道路修阻俱杳然未
有報矣今經畧揭報奴酋已圍清河勢甚危
急夫使清河失守則寬奠瀛陽之勢危而全遼震動延
及畿輔岌乎冠在門庭且及堂奧矣臣一

接此報不勝驚愕因思諸將受國厚恩起自
廢棄乃忘緩從事不即出關各鎮兵馬業經
調遣起程乃獫狁道途不疾馳赴者總之我
皇上起用經畧雖責以征勦之重任而未嘗畀以
生殺之大權是以臣前具末議首請賜上方
劒正爲閫外之制權不重則令不遵非是無
以震懾人心而使之爭先效命耳查萬曆二
十年五月內征劉東陽賜三邊總督魏學曾
劒一口又二十七年七月內征楊應龍賜川
貴總督李化龍劒一口且欽奉
聖旨云申明軍令將帥有不用命的先斬後奏則
專征賜劒固我
皇上之往事可按非臣今日之臆說也伏乞
皇上查照往例賜劒尚方凡將帥有不用命者自
總兵以下經畧俱得以軍法從事
嚴勅各總兵兼程出關赴經畧軍門聽其調度防
勦併令各鎮援兵報有起程者作速出關未
起程者作速起程各照原限日期至遼如有

逗遛觀望致誤軍機者在外聽經畧按臣在
內聽該科及臣部從重參處庶法令嚴明而
人心振肅奴酋之長驅可遏戡定之膚功可
奏矣既經具揭前來相應題請正繕寫問而
清河被尅之報旋至矣勢急情迫懇祈
皇上即刻批發容臣部馬上移文各總兵及督撫
衙門一體欽遵施行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趙興邦題爲清河失守大
將寡謀並陳目前要務以救危遼事臣自七
月接遼東巡按陳王廷揭帖知清河于二十
二日寅時被圍未時即下其間官軍殺傷人
民擄掠按臣未及詳言迄今八月猶未得總
督經畧之報臣故無所據其情形得以上聞
弟據總兵李如柏塘報臣讀之再周乃知如
柏料敵之智短策應之機誤也據報李如柏
于七月二十一日在瀋陽聞報奴酋調各寨
兵的于二十日離寨犯搶清河又于二十
三日聞報建夷五十餘騎往西行走疑其勾

連西虜即日移防于懿路去
瀋陽聞報之時既知奴酋犯搶清河當于二
十一日速往清河不當于二十一日移防懿
路也及聞清河之急從懿路而往清河未至
清河而清河已陷是其所援非所犯所犯非
所援其中之有意無意誠不可知而料敵不
中策應非宜如柏其何辭于清河之失也今
奴酋尚據清河不去雖如柏發奮俟其調集
兵馬決一死戰戰而勝也固不足以償清河
之失如戰而不勝則張承亂之往事不益損
國威而重國恥乎則遼事益不可爲矣曩者
撫順之失猶曰平昔無備奴賊以計陷也今
清河修備四閱月矣火器兵仗黎然具矣主
客官兵六千四百有奇似可保其無虞矣奴
賊率其大衆竟薄城下客將張旆勸其出戰
而主將鄒儲賢退縮城中未及竟日而清河
遂以不守傳者以爲不臧撫順之慘職等聞
之有不覺相對而潸然淚下者矣遼左將士

習於怯懦畏敵而不畏法固所從來至于今
日尚復如是亦且奈遼人何哉若麻承恩者
援遼總兵也犯搶清河之報傳聞于二三日
之前暨清河旣失未聞承恩駐防何城應援
何處則又令人不可解已夫清河不守遼之
藩籬盡撤而遼陽危矣遼陽危而全遼不可
知矣職愚私爲遼事計謂其戰氣之當鼓也
奴酋之一陷撫順再陷清河也疾如飄風輕
于舉翼莫不以奴酋之鋒不可遏矣如賀世

賢霫陽一戰斬建夷一百五十餘級則又安
見奴酋之終不可殺而我軍之終不可振也
耶大約軍士之强弱無常激之則奮霫陽之
戰賀世賢獨以身先之勇鼓舞衆志斬强虜
而保孤城俟按臣查明之日卽題升賞以示
優異誰無功名之思者有不聞世賢而生氣
乎戰馬之當議也諸將援遼所恃以衝鋒陷
陣者則家丁耳今聞各將家丁皆以無馬之
故不得出關督臣汪可受爲之搜括于民間
借資于真定不可謂非區處之多方已然民
間之馬易進真定之途尚遥遼左望救急在
旦夕此又何濟于目前之事乎職以爲京營
之馬可挑選一二千匹發赴山海給與諸將
家丁或以買來西馬抵補京營不過一轉移
之間家丁得援遼之用京營無空群之處卽
勅下部議勿以緩須臾可耳軍心之當結也向來
酌緩急似亦便計伏乞
遼人偷玩靡所震叠

皇上賜經畧專征之劒不患威令不行矣獨計遼
左以殘破之餘欲得三軍死力以扞强敵必
當使其寬然有餘然後可以養其壯氣而得
其忘死之心今聞各兵至遼者無不譁然苦
其不足卽其愁苦呻吟之狀尚望其有親上
使長之忠乎臣以爲總督經畧當議各軍之
餉如援遼大將家丁每日若干遼之舊兵暨
召募新兵與夫各鎮新赴客兵每日若干酌
量數目開例上聞務須比前從厚昭然見

皇上德意軫念士卒從軍之苦
皇恩既洽然後士卒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惠至
而威行庶乎軍心有死無二疆場可保不然
未有樂于戰關爲我戮力者也至于援遼諸
將帶領家丁業已次第至關顧其托言無兵
藉口無馬屯聚于山海優游于道路或逗遛
觀望或驕橫難馴
朝廷既賜經畧之劒後至之誅當在不赦伏乞再
勅經畧便宜行事俾其無襲主威以承
上命當經畧楊鎬出關巡撫李維翰祗職之時臣
意奴酋小醜不過一經畧重臣可以制其死
命今且跳梁無已縱橫難制經畧且移防遼
陽矣經畧東行恐西虜窺發廣寧不無可虞
臣同官吳亮嗣日有更設撫臣之說尤見其
識微慮遠籌邊至計乞卽
勅下吏部所當急推以資彈壓者也凡此皆遼事
最要者臣敢敬竭區區之愚以贖上聽伏惟
皇上採擇俯賜施行

○禮科給事中亓詩教題爲議設遼撫以專責任
以重封疆事竊惟經畧之兼巡撫也原就未
用兵之時言耳官屬不必更設便宜可以行
事事半功倍居重馭輕其誰曰不可今則奴
酋陷城尅堡月無虛日猖獗益甚捷伐難緩
兵餉一集師期須定計將爲用兵之時矣當
用兵之時而猶令經畧兼巡撫如故地方之
文移不得不剖決諸虜之動靜不得不籌度
將領之分布不得不計算凡此皆勢之必不

容已者其在經畧夙負長駕遠馭之材固饒
能當此但多一番幹辦輒費一番精神東西
顧而左右畫非專心致志之道也矧軍機所
係最重大亦最殷繁變化在于須臾指揮出
於俄頃羽書旁午日不暇給寢食俱廢時或
有之而可令其有兩用之心乎且經畧既赴
遼陽則不得復還廣寧明矣總兵李光榮雖
戰將乎縱偏裨以下暫奉約束調遣惟命然
大將之上更無彈壓之人而大將之威終有

難行之處久之或生玩惕急之或致齟齬節
制稍失瑕衅立見抑豈萬全之策哉職愚以
爲宜令楊鎬卽于遼陽特開經畧府專以撻
伐奴酋爲事廣寧仍宜設巡撫一員樂虜之
事一一付之庶責任專封疆之重免有他虞
保無後悔及今之計似莫便于此者顧求遼
撫于今日亦難矣必得如貴州巡撫張鶴鳴
其人者出萬死一生之計經百折不回之心
是非毀譽不能奪成敗利鈍不能戚一以貫

之苗爲主幾至以身殉之乞若此然後于封疆
之事始克有濟耳此則吏部所當急爲擇選
者也夫此非職之臆說也更設巡撫職同官
趙興邦吳亮嗣皆已言及于此矣伏乞
皇上超然遠覽穆然深思重爲三韓根本之圖
勅下吏兵二部酌議妥確作速施行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敬陳援遼急着以備
聖裁事粵自春間正陽門河流盡赤已爲頃者清
河六千兵悉被虔劉
官卒商民逃矣寬奠以經畧權宜且令隨便
暫移山城矣假令各堡以到關諸將先令分

雖有毅陽之捷獲級一百五十顆然而得已
不償失矣夫清河六千兵不加多以賀世賢而
張旆而敗毅陽一千兵不加少以鄒儲賢
捷則將兵之別有機權而將將之須揀謀勇
可見于此矣除鄒張二將存亡未卜而賀世
賢業有奇功明而厚懸賞格更爲激勵人心之大
機括世賢而下諸偏裨功次須俟論定若世
賢則身胄矢石決萬死一生之計其爲功豈
顧問哉臣謂今日事體絕勿膠滯故常世賢
一人之功不必待查宜
勅下兵部卽今目前特議封賞倍爲優異庶出關
諸將爭相競勸而有直前無殿後踣必由此
臣所謂最急着者一也總兵大數輩信地宜
定臣往有措餉維艱用餉宜慎疏中意曾及
此而或乃有出揭駁臣者項清河陷矣毅陽
官卒商民逃矣寬奠以經畧權宜且令隨便
暫移山城矣假令各堡以到關諸將先令分

362

途而守恐未必遽至於是外如瀋陽開鐵諸
堡往不可諫來猶可追小堡合併而歸之大
堡大堡畫地而分之將領平時各守信地有
事合力併攻至若遼陽瀋邊奴酋而廣寧復
逼鄰西虜今大將三四輩已到者俱赴遼陽
矣廣寧雖有李光榮移駐而經畧既去巡撫
未推西虜之乘間伺隙不無可慮分布防禦
亦應以守遼陽之法守之即如楊鎬以經畧
而冦竊能驅除者未之嘗聞目今華祝之日
兼巡撫凡巡撫故所轄官軍人役亦當與其

俸薪紙扎等項趁早並議總之不得容遼陽
而疎廣寧臣所謂最急者二也夫內寧方可
外禦神京之地居重馭輕自當慎固城守且
奴酋爲謀甚狡清河小堡尚有內應而伺瀋
陽消息者其爲奸細如所擒獲李世忠輩實
煩有人以偵探窺覘我五城巡視最爲喫緊
項署院以考選五人請彼五人久于
皇上何不速沛
俞綸且令轉委各城坊官沿門逐巷審編保甲異
言異服盤詰惟嚴至于京兵宜不時訓練當
得一大將居中主持庶根本可無他慮臣所
謂最急着者三也夫急着雖有三乃誠而
致行之其樞紐總關係于
皇上之一心譬之家然
皇上主人也家被緣林之奸橫行竊主人高卧
而不知問但以禦侮責之臧獲臧獲能用命
而冦竊能驅除者未之嘗聞目今華祝之日
大等七鎮兵曾否行至中途作何差官催僨
餉作何加增或發內帑數百萬聽經畧督撫
不惜金錢多召死士厚處月糧優卹喪亂此
外仍速點兩少司馬以佐樞政速允另設巡
撫以防西虜速俞邊臣廷臣共相推轂之劉
國縉以充監軍速下考選散館諸臣以集衆
思收群策夫自司馬相而四夷震驚汲黯任
而淮南謀寢犁庭掃穴所貴朝廷得人耳他

若自京至遼延袤綿邈止憑塘報乃得情形
脫或警出倉皇又或變生阻隔
皇上與當事諸臣何由悉彼中之端委乎是在兵
部于司官中特揀精敏忠樸者若而員沿路
偵詢蚤晚飛報紀在
臨軒召大小臣工而共計之如是豈惟奴酋聞而
心懾即諸將士仰見天子廟精群臣叶力縱
惰窳之氣未有不激而超距倍常者矣臣頃
見楊鎬有官兵棄城離伍一疏立望救援情

苦詞迫及讀終篇稱救兵不至惟有效張許
之節而已知鎬以身殉國臣甚壯之顧鎬氣
甚壯所賴鼓鎬之氣而不至終爲張許者恃
皇上之一念轉移在儻
皇上再不劃然猛省用人行政猶似平時浸假而
河東西俱危浸假而山海危浸假而神京危
何時也遼之存亡在呼吸而尚拘拘爲守常
皇上于斯時即廢七箸憂之何益勝敗職言及此
惟有呼天呼
祖宗之靈望其厥厥祐祝

○遼東經畧楊鎬題爲官軍棄城離堡罪不容誅
謹嚴拿正法以惕軍心并權便移民以絕賊
望事職聞清河之變兼馳兩晝夜至遼陽據
管協守參將賀世賢稟稱二十三日出邊勦
賊午間回至發陽千總陳大道等已率新兵
砍開柵木離伍騰山跑走堡中商民人等一
空世賢正與領水兵都司周義守備徐九思
三人在城難守等情夫兵已逃民誰與恃民
皆去城誰與存而千總陳大道與把總劉三
德等不能禁之走又倡之走是尚知有法乎
儻其守城官人人如此將全遼到處無堅城
賊可旬日間窺山海關矣然遼中向無軍法
不聞某帥於某年遇敵臨陣自戮一人者此
何時也遼之存亡在呼吸而尚拘拘爲守常
襲故之事既經拿到審實誅之不可勝誅已
將倡首逃出千總陳大道把總高炫卿赴令
旗之下梟首示衆餘官俱細打一百責令各

自跟尋逃兵再行議處或者人心稍懾軍威稍震此事之經也又據管寬奠莊擊事都司祖天定稟稱寬奠城小兵單其中人民聞清河失陷俱欲奪門出城如再禁之頃刻即有內變職念寬奠在遼陽東北盡頭距夷邊僅十里距遼陽三百餘里又皆馬不成列車不方軌之地城中舊兵僅二千陳洪範領貼防新兵一千餘名而生靈之衆又不下於清河賊今尚盤踞清河左右視寬奠若囊中物儻一攻圍又不能守必不能戰必不能救且無兵可救此尚可固執常法如鄒儲貳之合城待盡乎城中既洶洶思亂人情所不能已者是聖人亦不能禁之矣職已急行一牌令卿官原任山西知州李尚法馳去宣諭百姓謂賊非爭城利我女子財物耳但有女子財物各隨便暫移山城只以精聽其携赴遼陽或有必犯情形城中兵馬壯男子守門戶賊如有必犯城中兵馬預先于城外依山星列隱隱示待戰之狀城中男子亦暫赴山城趨避中有糧米搬移不盡者亦俱焚燬如清野之計賊即來無所得且絕其奢望而我之億萬生靈可得免于殺掠之慘此事之權也權非萬難措手必不肯越而行適獲一奸細李世忠者渾身穿紬緞之衣俱係奴酋內丁自二十三日赴清河後一時遣來者六人探潘陽兵馬若干欲八月初二三日攻赴潘陽否則的在初七八無疑職意諸奸細知職西來必相窺覘隨出白牌二面云職所帶來兵馬四萬一半分防寬奠一半分防褒陽一日到信地佯若不備潘陽者出牌次日因復搜奸細于城中復得奸細一名李成功審與前情無二今共鎮道謀守潘陽兵卒寡少其勢萬分不得不以戰爲守亦必期大創以雪深讎蓋謂潘陽之援已無望于關西儻如逼犯遼陽而西援復不至者職雖陽人也亦知有張許之節而已矣謹手困迫之中畧具兩三情事以聞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危已在纍碁遼餉俱
在懸聲耳懇
天恩亟允臣那借採木稅銀以濟燃眉以保封疆
以安京師事照得奴酋小醜蓄惡甚大自擁
精兵數萬素稱無敵而又糾合虎墩兔憨等
虜攻遼以寇
京師之左翼又聞暗結卜石兔等虜欲攻大同以
寇京師之右又聞暗結宰賽煖兔等酋再從
青峰古北二口攻薊窖以寇京師之北則奴
酋之志不在搶掠蕪糗人畜至明也亦不止
于遼東一隅又明也況其倏進倏退乍有乍
無前取六堡而我不能守今尅清河而我不
爲備狂逞得志移破城勢如拉朽如此狡
詐如此跳梁則全遼之地可以席捲長驅而
京師之患不止震隣剿床將畿輔百姓不能
保其身群臣不能保其家
皇上亟允臣疏容臣移文湖廣及各省直將採木
所借及解監等銀俱借一年應積少成多以
救燃眉以助軍興則有兵有餉而將帥之氣

兵不足不以將予敵乎臣自四月來拮据餉
事心力俱竭而那借已遍搜括已窮前後數
十疏而得旨一二然止足眉睫之用後將不
繼也所有暫借採木及省直稅銀一疏未蒙
檢發臣仰屋躊躇又不得不再爲懇瀆先年
湖廣採木之用議借稅銀即當
皇上允借今以十年餘積臣疏上借一年是轉眼
即還之計也而採木之役非有如破城喪地
之危也採木可借則危遼不可借乎湖廣可
借則省直不可借乎況省直解監之稅尚屬
外府未入內帑捐于內可救社稷封疆之危
永奠金甌磐石之固
皇上能不允乎一允而食足兵強一鼓奏凱則所
費有限所省便多不然吝嗇于前貽延于後
兵連禍結所費不貲將來不知所終矣伏望
皇上亟允臣疏容臣移文湖廣及各省直將採木
所借及解監等銀俱借一年應積少成多以
救燃眉以助軍興則有兵有餉而將帥之氣

自倍可戰可勦而封疆之患可攸矣

○福建道御史曾陳易題爲東事決裂可虞朝政後時釀釁懇乞

聖明奮持太阿以保全大業事職推天下時而已矣時以起事而事因乎時是以聖人不能違時能不失時哉哉有朝乾夕惕之思無因循苟安之病故能隨時底績我

皇上英明器達千古莫及惟是邇年靜攝以來往往有後時廢事之失小事如此大事亦然常事如此大事亦然其何以鼓舞人心而消禍

事如此變事亦然其何以鼓舞人心而消禍于未然定危于既傾乎昨者奴酋叛逆襲慴撫順之時虔劉我人民覆沒我將卒同朝大小臣工誰不疾首痛心欲滅此而朝食

皇上亦赫然振怒矣假令于廷臣集議之日刻期督臣出關攝巡撫事立遣逐撫于獄徐議其罪頻促經畧之來賜劍專征而又即出帑金百萬募三韓死士併力俾禦盡地防守計必有倡義而嚮應者又不時親

御內廷召見二三大臣商確方畧問兵於司馬問餉于司農先聲足以奪人有備自可無患則雖撫順既失之後或可必無三堡之陷又何至有長勇之失利與夫今者見告清河之覆沒哉無柰我

皇上始末嘗不震警而後乃稍稍忽畧僅從廷議用一經畧一總兵起二三庶將而止以原議五十萬帑金之請僅以十萬應也舊撫李維翰失地喪師與副將麻承恩逗遛觀望罰均

從寬假督臣駐節關內而猶望各堡丧氣落膽之餘卒桴腹以保封疆也彼以飽我以饑彼以戰勝之餘我以丧敗之彼以輕我畏敵不畏法之後彼以信賞必罰之令乘我畏敵不畏法之將士此不待兩軍對壘而成敗勝負之形已決矣安得不成彼奴破竹之勢乎曾紀嘉靖庚戌之變僅越旬日而京師解嚴者則以

世廟及時應變臨御便殿令群臣各書所見勅責逮繫失事之臣而尚書丁汝夔侍郎楊守謙

甚且卽訊至死何等赫聲濯靈虜豈不聞風而遁也史稱漢高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我
皇上昨允樞臣條奏特以劒賜經畧楊鎬以斬將
帥之不用命者而悞事總兵李如楨姑着戴
罪管事後到各總兵
嚴命出關嗣是九重雷動三軍電掃庶幾將有
法矣然有將無兵與無將同有兵無餉與無
兵同是軍實與軍法所當並行者然職猶惜
其不早固不免再失于東隅特可冀收于桑

榆云爾而我
皇上年來行事往者之不可追亦多矣如閣員三
五不爲多也今有正無貳有貳無正或併
卜不既後乎儲訓春秋有常期也向托之夏
熱而今則秋涼矣及今開講不既後乎九列
卿貳有額員也今有正無貳有貳無正或併
正貳而無之匪止一歲月之近矣及今點用
不既後乎考選散館諸臣虛度歲月揆以國
家三年一考之法幾至兩考矣今尚未徵

俞旨不猶後之後乎熟審之無期典試冊封之屢
改其期以日用常行之事而至遷延若此此
胡爲者也至于縲臣劉光復
皇上原無重罪之意而在廷諸臣咸以爲無大罪
者奈何至今不蒙寬政也凡此數者
皇上終不能不行而行之每不及其時如常人時
當食而不食後雖得食腹爲果然而元氣受
病多矣職今願

則賞當罰則罰時急在兵餉則議兵餉以至
開儲講兌枚卜釋縲臣補大僚下考選諸事
一一及時行之將見朝廷之上別是一番景
象儻所謂戰勝于廟堂者不在是乎自非然
者泄泄于方蹶之天而自斃其日中之業唐
宋之末可爲永鑒
皇上可不深思而亟圖之乎圖之此其時矣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遼兵結局無期遼餉
支銷易盡謹博稽群策特請

宸裁仰祈

聖明下部酌覆以濟危邊事竊自三韓連失六堡
刻下清河之慘更加撫順之初鬷陽既已一
空寬奠復爲艱徙此等景象所期剪滅而後
朝食寧俟月計歲計者乎以臣一得謬慮爲
全非多積餉以厚養兵必無幸者卽前日會
議三百萬寧足了此而況三百萬中尚有七
十萬茫無着落者耶瓊林大盈之積旣恡不
肯捐金花權稅之留又忍不能割十庫改折
之議久屬留中南都鼓鑄之疏尚稽題覆香
蚘之胃濫請裁未裁營馬之虛糜請革未革
甚至司農嘔心措辦今且借無可借搜無可
搜然則遂束手待斃已乎抑拘文牽俗以尋
常計國籌邊之術爲是規規而已者乎蓋艾
已云後時治標不妨通變奈獨思獨見媿無
千慮之愚而爰諏爰詢幸恃群言之集則有
謂南兵部每年總庫收放三司錢糧貯數尚
饒且該部馬快船水手工食自部臣倪東倏

議折色尚有留庫者矣則有謂操江水兵餉
銀尚有存剩各府庫者矣則有謂南後湖册
庫每十年大造贖鍰用充衙門修理衙役工
食等費若稍節省亦不乏積餘者矣則有謂
滁州行太僕寺馬價尚堪動支者矣則有謂
鳳陽等府自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三十四等
年因修河工借用戶部解京額辦錢糧及漕
折銀二十萬至今未還不可不專疏請
另催者矣則有謂河南山東修河銀或貯該省
庫未解或解濟寧庫未用者矣則有謂河南
漕糧原係折徵赴小灘等處買米每年買米
外積有餘銀若干河南既然山東亦有應查
者矣則有謂兩淮庫似尚貯有餘鹽銀及河
工銀者矣則有謂淮安倉四稅正額四萬五
千兩給運軍行糧餘稅每年約八九千兩不
等俱解入淮安府庫自四十二年題准餘稅
盡解濟邊本年止解一次至今四年未解若
專疏另催亦可得銀數萬充太倉之洎滴者

矣則有謂淤墅北新關九江臨清蕪湖淮安
楊州等關多有羸餘儻能助邊即爲優轉但
不得借名加稅商賈者矣則有謂庫餘之搜
括積逋之催徵雖經部疏業奉
明旨乃各處撫按有司但分畛域罔念同舟於先
後移文不啻髭弁蕞而故紙視至今數月罕
有應者戶部何不將有司摘其一二已甚指
名徑參或不時開送臣垣代參者矣則有謂
各省藩司庫與兩直隸府庫不拘正項銀兩

盡從權借酌量地方大小限以數目勒限解
部協濟俟遼平之日如有支剩即以抵充各
處京邊額銀若無存餘各撫按司道將郡邑
無碍銀兩搜尋抵補如萬一別無可抵方倣
征倭故事作何議派但以本年之內抵數而
止不得過年復徵總俟臨期再酌尚爲未晚
者矣則有謂事例開納雖積有歲年然輸納
多者不過數百金止耳惟是納兩殿中書在
一二千計往時見任多至二十員近見任四

員而外僅納者一人遂爲數年之絕響蓋此
輩素封欲籍貴顯虛聲誇耀閭左年來防杜
驛騷出差有禁長安米如珠此輩不以爲榮
而以爲苦其孰從而樂趨焉夫近日銀差多
用參軍武弁恐反滋偷盜獘孔如陝西差官
王立恭等所爲何不聞用中書等官但于郵
符中除鞘摃用夫外其本官自用夫馬限以
定數既絕驛騷之擾兼廣援納之門者矣則
有謂議助于富民或戶部刻一濟邊義民之

劄每劄限定例銀五十兩州縣大者給劄三
十中者二十劄小者十五劄令有司榜諭通
知有樂輸者即給以劄空銜遥授既殊鬻爵
之陋規禮遇公庭又遂榮身之志願推而廣
之除給劄外又倣山西濟饑者爲濟邊例如
山西撫臣陳所學荒政條陳內獎義輸一款
凡士民輸銀并宗室及品官有助賑者分別
多寡題請旌獎疏上報可尋有河津之光祿
署丞劉承言等曲沃之花馬監正李永貞等

各輸千兩題請建坊此卽近日見例可援至
若南太僕吳炯之捐資助邊數至巨萬特取
溫綸則猶士大夫之可以風者矣以上一十四款
特臣風聽之臚言豈曰經邦之石畫第臣念
川百奔爲海吹萬集成聲儻可兼採乎二三
豈盡無俾于萬一伏祈
勅下戶部再加諮訪的確斟酌覆題寧儲有餘而
以餉裕兵收桑榆之勝于興日毋貽不足而
以兵待餉致襟肘之露于目前共于撻伐未

必無小補矣他若登萊海運撫道卻竭蹶圖
維業已開洋有日豈得因李維翰一語而請
停水衡料銀五十萬奉
旨允借豈得與太僕寺異同而未解至金秋以後
漸薄嚴寒冬衣花布作何轉運此皆軍需之
最緊關者統乞
聖明裁察施行

○經畧楊鎬題爲謹報清河亡失大數以俟公勘
并陳沿邊措置略節以慰

籌遼碩畫 卷之十 三十六

聖心事本月初八日酉時據分守遼東海寧道關
鳴泰呈稱奴酋自撫順得志之後乘撫按再
勝之威戡指垂涎思一快心清河非一日矣
本道任事以來偵知逆謀百方豫備兀請兵
請餉客受方畧於轅門爲併爲欽期保生靈
于磐石者業已不遺餘力矣猶慮遼將長縮
之習一時難破而火器無敵之妙不可不施
查清河一堡四山環抱止有正東一路通鴉
鶻關以守則爲絕地以戰則爲奇地此正可
設伏制勝之處也凡火砲神鎗鉛子鐵彈之
類不憚空遼城以與之且遵奉憲檄預與該
將鄒儲賢約如遇虜至設火器於徑路之間
伏奇兵于兩山之側俟其陣亂一鼓殲之慎
無擁兵城內束手自縛所以籌畫之者亦不
可謂不周矣至二十二日初聞圍鴉鶻關之
報本道隱然喜謂大挫奴鋒在此舉矣卽差
官往督其陣既聞圍清河城之報本道駭然
憂謂諸將安在遽令虜至城下乎復差官往

查其故未幾而尅堡之報至矣節據督陣官
王廷試齊天爵等稟稱從二十一日鄒儲賢
聞賊消息即閉門拒守西將張施欲戰不聽
守堡官張雲程力勸不從城外有打草軍士
數百名奔回求入亦不肯納次日自寅至未
與賊攻擊數陣賊用大木板斜靠城下從底
穴墻頂間城東北角壞賊踐踏積屍一擁而
上遂以不守一時策應諸兵總兵李如栢自
汎河至王宣自遼陽尚忍言哉則此捷所關良匪
細矣嗣是委備禦瑰國印千總白受顏同赴

遊擊鄭國良自鐵嶺至楊千渭自瀋陽至然
遼陽之為遼陽尚忍言哉則此捷所關良匪
皆在一二百里外聞砲而趨已無及矣獨副
將賀世賢自靈陽赴援中途遇賊鏖戰一場
得強壯首級一百五十一顆幼小首級三顆
差足折奴酋之克而伸中國之氣耳是役也
清河雖陷而鎗炮所打矢石所傷賊屍環城
而僵者以數千計聞虜回率多長哭而去者
則奴賊之損我固多而其自損亦不少矣張
旆城頭力戰而死鄒儲賢事急叛賊李永芳

從下招之儲賢大罵不從乃先斬其愛馬既
焚其衙宇率親丁力戰于南門之上被双而
死兩將既死尚亦凜凜有生氣哉其他中軍
千把總守堡等官並無一人肯出者俱未得
其詳惟有乘亂逃出被傷軍民數名耳且賊
聞東邊一棚被世賢勦殺殆盡輒驚而遁回
籍非世賢此戰從後掣其肘儻賊乘勝長驅
遼陽之為遼陽尚忍言哉則此捷所關良匪
細矣嗣是委備禦瑰國印千總白受顏同赴
清河查殺擄人數據渠回稱清河城內外積
屍重疊臭氣薰蒸力既難于徧翻且城東一
帶虜騎出沒勢又難于久住即欲訪求的數
萬萬不能本道不得已止憑其見在倉糧之
冊查得遊擊鄒儲賢以下官軍丁總計五千
二百三十五名至於居民原無冊籍可據或
殺或擄莫可誰何詢問原管清河中軍李世
馨回稱向編牌甲會計有五百三十餘家每
家多寡相因以五六口計亦近三千餘口兼

之收斂過各屯堡居民亦不下二千餘口三項總計則萬數有零其大較也本道訪之衆口參之已見先撮其大槩如此伏惟具題庶戰守得失之較判然以分將士報國之忠亦幽然以暢而從此全勝之策可共力以圖之矣等因到臣該臣會同總督薊遼都御史汪可受看得清河被陷總計遊擊中軍千把總守堡等官以二千員兵以五千二百三十餘名民以五千餘名即續有出城者能幾即後有回鄉者難期即賊亦傷亡之多彼此未必相當即我亦勦其一棚要亦得不償失事已至此既不敢諉之氣數之適阨亦不敢諉之兵將之不齊又何敢曰約束已明申令已熟而歸罪于違節制之人哉故以鄒儲賢張旆等之死誠當恤而以張承祖之已蒙賜恤者頊尚有臺臣之駁則亦可以責二將不能全城之過以賀世賢之捷功誠當錄而以屬城失陷守備不設之條則亦可以置世賢在功

皇上自有建酋之變屢屢厘兵餉之定庶可上釋宵旰今又蹈撫順之轍聖心不知如何憂慮者正主辱臣死之日職與按臣疾趨遼陽所見老少盡日棄城刈獲俱廢燈火盡夜懸城寢食不寧職妄令撤使休息方議引河水入城壕以爲固而亦謂遼陽城周遭廣濶奴即强狡不能越二三百里以二萬步兵圍城復以二三萬馬兵索戰也惟寬奠爲山崖孤遠之地鎮江爲朝鮮往來之

途除已歸併收斂各原有駐防官兵外近又
加原任遊擊張昌徂單進忠各領新兵多建
旗鼓巡遊其間以張聲勢以獲收割之利而
距賊頗遠惟滹陽開原鐵嶺三大城蒲河汎
河懿路中固四小堡一線咽喉西逼西虜東
逼東夷皆不數里乃回卹與奸細且報賊復
整點兵馬入犯數處此最可憂者今以總兵
李如楨王宣駐滹陽以總兵麻承恩駐開原
以都司馮應魁參將李懷忠駐鐵嶺以麻承
宗駐中固以趙啓禎駐汎河以孫守印駐懿
路以羅萬言駐蒲河又以賀世賢劉遇節卜
向績等諸將之慣戰者屯兵于各城之外上
下聯絡蓋二百里賊犯中固則開原鐵嶺可
夾擊而滹陽從南面策應賊犯蒲河汎懿則
滹陽鐵嶺可夾擊而開原從北面策應又開
原亦引河水繞城鐵嶺已伐大木爲柵滹陽
土墊頗高步兵皆出城外火器皆列前行而
蒲汎中懿四小堡之婦女財物又已盡歸于

三大城之中賊來可守亦可戰又無清河之
山隘又非清河之僻遠
明旨已申嚴軍法各將亦盟神矢誓天若不欲亡
遼賊或難復肆志而如矜戮此賊非兵馬加
倍于賊數路並進以分其勢而疲其力扼其
吭而拊其背不易成功也然各將未到已奉
嚴催川兵雖遠亦蒙速調但得同心一力何
難雪耻除兇此目前措置略節而職與忻臣
按臣之能自盡者竊恐
聖心惻然東顧輒敢披陳如此

○山東巡按御史陳王庭題爲狡夷殺掠甚慘懦
將退縮不前謹據實查參以懲積玩以肅軍
紀事臣切惟遼左屢次失利總由軍紀未明
故有失備而驟陷者撫順之役是也有失量
而覆師者張承胤渾河之役是也有有備同
於無備而觀望退縮坐失機會者清河之役
是也先是督撫鎮道逆知狡酋必犯清河發

援兵二千有奇令張旆貼防各臣謀國亦計
殫矣迨清河報圍臣與經畧俱在廣寧復發
將兵四千赴援繼聞清河失陷經畧單騎徑
進俾臣疏催抵關兵將星夜來援臣隨具題
請援訖亟隨經畧入遼陽萃撫塘報鎮臣李
如栢自汎河王宣自遼陽副將麻巖自開原
遊擊鄭國良自鐵嶺楊于渭自瀋陽俱至威
寧未集等處策應雖竭慮不前心力已盡武
靖遊擊文明象猶病不前寬奠遊擊祀天定

及毅陽守備徐九思等聽民出堡均屬可議
恭候復勘不敢再叙外訪得援遼總兵麻承
恩巽懦不前坐失機會謹述罪狀爲
皇上陳之臣謹會同總督薊遼汪可受經畧楊鎬
議照麻承恩初以廢棄閑弁被命援遼近蒙
皇上推轂之恩夙受遼鎮供億之厚方聞清河被
尅時身在瀋陽感恩圖報宜何如急者況所
提慣戰健夷一千餘人即不能鳴劒伊吾大
奏克捷之功儻以偏師繞入左脇剿絕虜尾
斬馘之多當不在賀世賢下者乃藉口道檄

未見一虜承恩何以自解即臣亦不能爲承
恩解者夫將居中央乃可以制四方承恩聞
虜在東南糾衆而趨迤北承恩不知何心此
不可解者一將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承恩藉
口道臣檄不顧清河失坐視孤城沒陷是可
忍孰不可忍此不可解者二且經畧一意防
東令王牧民等安插西虜承恩納款花部夷
一百五十餘人致虜含憤激怒特畏
皇上威靈而不敢動耳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承

恩向奔清河時夷丁入虜者一百餘人尚不
醒悟多收異類意果何爲此不可解者三諸
如奴視偏裨笞辱青衿歲糜遼餉以萬計占
役遼軍以數百計援遼禍遼之謠遍滿通衢
東奔西避之巧幻如鬼蜮無論如副將賀世
賢斬誠之多臣不敢望即求如清河屯民威
寧堡民斬虜級二顆者亦不可得矣承恩何
顏立于諸將之上敢與援遼夙將竊登壇歩
伍乎臣于總兵杜松入遼之辰見傳檄堂堂

正正知夷已在彀中臣等耻與承恩共名一
區不悼盡言直勒罪狀上陳伏乞
皇上憫張旆等死事之苦張承徽等殉國之忠俯
從廷議槩准議恤將巽惰麻承恩華任曰衛
遺下健丁千餘人令副將麻巖統領仍乞
勅下兵部復加查議將麻承恩議勘以儆積玩庶
賞既下逮罰必上行軍紀昭明捷伐可期矣

(一)朝鮮國王臣李暉題爲屬夷犯順
天討將加薦蒙督容檄調整小邦軍兵恭候
明旨事本年閏四月准巡撫遼東李維翰咨夷情
事續准薊遼總督汪可受檄文臣切照蠢茲
奴酋女直遺種竊險據要潛蓄兇謀始爲蒙
古統合諸落滋蔓形勢兵已滿萬古語可徵
孤糠及米漸肆侵擾小邦不幸與賊境相接
衝突橫暴之計未嘗不在小邦而只緣

天朝每因小邦奏報節行
宣諭嚴加禁飭豺牙久利虺毒未發者蓋以此
也不圖攻侮大邦直犯邊境墮陷城堡戕害
將吏此乃胡運將盡自速其蕩滅者也三苗
不率何害舜德獯狄匪茹宜舉周征小邦君
臣一自造鄙有聳舉切憤怃直欲食肉而寢
皮朝滅而夕餐矣伏乞
皇怒斯赫神戈東指撫臺移咨總督傳報要令小
邦申嚴隄備整兵候期其在小邦因爲悉發
赦賦奮敵愾之勇勉死綏之志庶贅九伐之
威用奏三捷之功此實藩守職分扞衛之大
義也況王辰之亂島夷逞孽假途小邦謀犯

上國三都灰燼八路魚肉君臣播越國勢難保朝
夕哀訴渡遼之願將死父母之邦幸賴我
聖上念軫興滅仁隆惜小捧漏罅而沃焦釜遄興
師旅舉泰山以壓鳥卵先殲兇醜小邦重恢
基命再續生成大德膏育洪恩誠古今罕聞
書籍所未有者及至徵臣思維先志益虔倭
度凡有號籲輒賜必從厚誣之雪追封之典
寵命薦降榮耀非一自念此身何以得此義雖君
臣情則父子東土數千里含血賦氣之類孰
不銘心刻骨生隕而死結也今值王師有征
大介是用執殳前驅不命猶承挾袂赴難有
召敢後圖報萬一正在今日除將咨檄內事
意行令諸路將領刻日精揀團練部伍外仍
念小邦四面受敵慶尚全羅忠清黃海等四
道一帶地方盡屬防禦平安之江界以南咸
鏡之甲山以北皆係禦秋節蒙
天朝軫念小邦每以怠慢哨備爲戒嚴飭謹守爲
責委緣所在釜丁不敷汛戍亭障嘗患缺少

加以自經倭燹生聚無幾混籍兵農不開坐
作野戰攻城尤非長技東征大將譏其脆弱
乃其實狀目今島夷伺釁不無駭鯨之患建
酋見感必有獸鬬之觝然則潢潰冲突之患
小邦獨當必如襄時紅巾城之亂其將柰何
況據遼東衙門分付文譯官有稱伊賊方于
江上多數造船作同江邊各處善爲警戒小
邦備禦至此尤緊今若盡調不多自恨兵力
之疲殘莫效軍容之壯敢不仰仗
皇靈奉行天討雖肝膽塗地猶爲雄兒鵝鴨作聲
亦助膽氣庶幾仰藉大舉獲展綿力晉人得
椿喉之快魯邦遂獻酸之誠則小邦之積恨
宿怨當至此而少洩矣爲此行催前項應發
軍兵有令赴義州等地方聽候進退伏願
聖明命下該部商量倣令小邦把截沿江上下以
爲聲援用固藩翰或受節制以便策應至于
師期遲速征勦方略明以指示俾無違悞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申明征倭事例以便援

遼以濟軍興事照得奴酋包藏禍心四十餘
年今方狂逞其謀甚豫其志甚橫非倭播比
也昔日倭奴猶遠隔朝鮮播酋亦孤懸域外
不過潛離外患耳今奴酋勁卒數萬又勾連
東西衆虜所到披靡席捲長驅實屬剥膚故
發兵調將兵部所爲發也而措餉備蕩又
臣部所爲數數也無米而炊勢不得不那借
那借不足不能不投括疏凡數十上俱在候
旨遵行外所有援遼兵餉事由創爲惟有征倭

新餉司之赴遼也帶銀十萬兩又南京解到
銀三十五萬兩先後繼至則援遼兵將行月
糧菜自應會道照例支給蓋此屬新餉司爲
政也至調宣大七鎮之兵臣因太倉匱乏幸
巡青衙門同心爲國那借銀二十萬兩允付
兵部差官齎往則援兵安家行糧亦應照例
支給蓋此屬各鎮爲政也今宣大等鎮既參
差不能畫一政煩兵部再疏合再申明以便

遵守臣查得昔年征倭援
給馬將官每員日支米五升銀一錢千總日
支米三升銀八分把總日支米三升銀五分
貼隊并軍丁每名米一升五合鹽菜銀三分
如願折乾給銀五分正馬每匹日支料豆三
升草一束如願折乾給銀二分馱馬每匹日
支料草銀二分此例之可酌而行是在新餉
司與撫道議妥題外徑給報部查考者又有
運糧通販之便馬該省近海地面米麥草料

或召商販或委官糴募船由登萊直抵鴨綠
糴價用餉銀腳價用馬價此亦例之當酌而
行者也又有勸諭輸粟之款馬遼東官軍
民人等家多蓋藏有輸粟千石以上者監坊
旌表無官者遥授職銜有官者量加職銜四
百石以上者給與冠帶門扁百石以上者徑
給冠帶榮身俱免本身雜差當時勸諭方出
而輸助者相繼是亦例之可酌而行者也又
有犒賞優卹之恩馬萬曆二十一年三月

勅諭云東征將士赴日蕩平大加陞賞又云懸軍深入饑寒暴露勢所不免用是痛心亟發帑銀十五萬兩齎赴軍前犒賞優卹此亦例之可酌而行者不日大兵齊集諸將效力勤王宜照前例用以鼓舞軍心者也以上四款兵罷即止皆臣所查征倭事例也臣又查得遼陽去京師千里而用兵之際有勝敗分于眉睫存亡變于呼吸者該鎮俱宜隨機應變便宜行事不必復爲瑣瑣奏請以致漏緩悞事至于來豆本色臣先日移咨督撫暫開海禁使商民興販矣又陸續解銀出關就近糴買矣近又山東大收題准登萊海運矣其馬騾料草亦剏永平薊鎮倘司就近召買通用新倘矣總之在內者職要在外者職詳蓋職詳者糴買支放隨時酌行惟在開銷明白事完奏報而職要者惟總發倘銀聽關外支銷而已當茲太倉如掃之時又值額外不貲之費故臣術不能點鐵計不能量沙而腐心竭智

所爲燃眉之濟不過那借一着耳所有借處諸款容臣再爲另疏具今援兵事例伏乞

皇上乘賜

命下臣部移咨薊遼督撫經畧衙門一體遵行庶軍興有濟而危遼可保矣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

籌遼碩畫卷之十一　戊午季秋　天都程開祜仲秋父輯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遼左事勢危急微職誤蒙簡用懇乞

聖明急勅當事大臣速講足兵足餉長策以大張神氣早收桑榆事職愚不肖以原任禮科都給事中起候補身騶京邸未幾而提督四夷館之命下矣甫到任而巡撫遼東之命又下矣遼東何地也巡撫何任也而誤以卑職職之飲氷又奚待言雖然自有遼事以來當事大臣悠悠泛泛彼此判若胡越精神不相聯貫局外者既漠然于安危之形局內者又牽制于拘攣之議奴之來也驚若就釜之魚奴之去也安若處堂之燕人心渙散神氣全隳職憤激于中久矣僕僕

宗社之靈得一當以報朝廷職之頂踵又何足愛故職不敢辭難惟以足兵足餉實着爲

皇上籲懇而已今之議兵者曰遼兵不堪用也則調薊鎮矣調宣大山西矣調南京山東水兵又調川貴矣一鎮急則各鎮互爲應援此自定理然聞赴遼之兵強半乞丐比至出關率多汰回樞臣語職謂待彼中報有確數而再議調夫此不堪留之兵皆沿途僱覓頂替者也遷延徊徘數日不進一程職此故耳遣時皆係正身到日却多汰回遼左既不得精健之用本鎮又已膚精健之實虛費安家行糧往返徒成兒戲與其汰于至遼之日不若慎于臨遴之時責成各該督撫務挑選精銃親驗器械即以本營將官領之仍造年貌及各器械一冊執赴經畧衙門查驗如不係精健及器甲不堅利者各該督撫即行罷斥如有中途縱容僱覓情弊領軍將官即以失誤軍機斬庶幾調一人即得一人之用早一日即收一日之功不然待至遼之後驗有不堪者方行汰回此悞事之大者也今日調十而不得五將來十且不得三矣夫天下事尚忍言

哉今議餉者則以借貸扣減事例爲長策矣
明旨亦以委于遼計有裨褒答之矣而未必然也
調兵十萬馬匹稱是屈指計之人日食米若
干鹽菜若干馬日草若干豆若干以月計之
共用米若干萬石豆若干萬石草若干萬束
以歲計之共用米若干萬石豆若干萬石草
若干萬束以遼之見在本色計之米若干萬
石豆若干萬石草若干萬束援遼將士總兵
月給廩糧若干副將若干參遊若干備禦千

把總等官各若干軍士本色折色兼支月費
若干查照征倭征播事例宜酌議加增若干
蓋彼猶遠在數千里外而此則門庭之寇也
若有功將士賞不逾時陣亡軍丁大加優恤
此又不可以額數限者也一一打算細細區
畫此豈數米而炊之所能濟計臣曰吾以湊
處二百三十萬矣毋論彼此爭執尚非實數
即使盡發軍前而大軍四集米價騰踊草豆
鮮少戰馬餒死即三百萬之數職以爲不當
百萬之用可遽曰已足而漫不爲之所耶職
博稽輿論僉謂非在地畝量行加派斷乎不
可而何計臣之緘口不言也至于督餉大臣
自遼事初起職已誦言于衆而時已爲迂今
審時度勢萬不可已若以山東撫臣加陞新
銜照舊巡撫另與
勅書一道得以節制近省一切軍馬應用米豆草
束等項便于海者由海運便于陸者由陸運
俱聽便宜行事期于絡繹至遼務使餉集而

待軍無令軍至而待餉遼事庶有濟乎糧餉
既足人心自奮各邊聞遼之糧餉饒裕也而
樂于趨奴酋知我之兵餉厚集也而膽自寒
不待交鋒接刃而神氣已張勝算已在我矣
然後申嚴軍令大振積習臨陣退縮者斬逗
遛觀望諉卸支吾者斬哨探不明失悞軍機
者斬尅減軍糧激衆鼓譟者斬使功罪分明
賞罰不爽以天朝之威靈加一隅之小醜孅
滅此奴夫亦何難然職又不能不望于

皇上也前賜經略以尚方之劍勅以先斬後奏矣
天語凜凜誰不震惕然春溫之意少而秋肅之意
多何不發帑金數十萬令齎劒部臣一併解
去爲犒賞援遼將士之用此
綸音之滲漏而今不妨急爲補發者也伏乞
皇上省覽職疏惠
勅戶兵大臣將兵餉實着作速議處無徒以迂浮
事款唐突
聖明致悞封疆大計罪

勅工部嚴督管造盔甲司屬如法成造不得妄覬
免究之寬政罪
勅刑部及緝事衙門將流寓可疑諸人盡行驅逐
以絕奴之奸細又諭內閣將遼東急切事宜
明白奏聞不時擬
聖諭進覽如先年征倭時輔臣王錫爵常擬進
聖諭數道以激文武將士是閣中之已事也職一
介書生謬荷重寄年力雖云強壯識見殊欠
之威不用以救民而用以殘民不用以清掃
夷氛而用以搏擊無辜如此也及詢諸將何
疏通區區管窺求濟實用但得諸大臣精神

聯貫將宗社靈長之慶實式賴之矣
○巡按王象恒題爲內地不堪騷擾外患正在燃
眉罪催援遼諸將速出事職竊惟自遼事起
聖明拊髀而思一時宿將如杜松劉綎等十餘家
蒙召并起節經催促皆已相繼起程源源而
來然日據山海關報其出關赴遼者僅一杜
松而劉綎柴國柱等未聞也及查各州縣報
援遼諸將文移則劉綎已七月初過通州矣
柴國柱以七月初過都門矣官秉忠以七月
各州縣至山海關不五六百里計程七八日
可到卽日師行日三十里亦不應曠日遲久
若是也近職出棘闈見撫臣劉曰梧疏參總
兵張萬邦縱軍殃民殘虐地方強奪市貨姦
占良婦打傷職官席捲器物驛遞爲之告竄
軍丁爲之細鎖職不覺浩然嘆曰大將虎狼
之威不用以救民而用以殘民不用以清掃
夷氛而用以搏擊無辜如此也及詢諸將何

在則聞劉綎住三河矣柴國柱住永平矣官
秉忠住居臺頭今方抵關張蒿邦已至撫寧
又回臺頭迤逶于協路之間未聞有疾抵關
者而又假粧病樣令兩人扶掖以見督臣是
何驕蹇也諸將所部之衆顧不知視張蒿邦
何如然即蒿邦部下暴橫狀而諸將之衆亦
可類推也夫此數州縣皆職所隸之地也以
職所隸之地不能使之循墻而走乃任其伸
頸而噬職實恥之況遼左强寇在前望救如
渴而乃雍容濡滯優游自如職度其心是不
但肆虐于下且以要挾于上擅伐未伸而故
忘之不勇君父有急而故緩之不義咎穰苴
與莊賈同將以日中爲期穰苴三令五申日
中而賈不至苴奮然斬賈殉于軍郭子儀唐
之名將也屢卧屢起其起也未嘗敢不如期
諸將之才料未必過子儀而慢令之罪則已
浮莊賈諸臣其何以自處也夫將受命則捻
其家援抱鼓則忘其身使諸將而愚人也則
可諸將而稍有知識也尚可俟終日哉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移文及職限以日期諭令抵關聽
候督臣調遣其已抵關者湍發如期赴遼如
仍前逗遛在職地方肆其虐焰職卽以狀聞
遼左亦早得其一臂乎若夫歌出車咏采薇
以作其忠而解貂示恩推牛享士體悉委婉
無使其旅邸委頓得以藉口馬則又

○巡按王象恒題爲患切剥膚憂深恤緯伏乞
聖明鼓舞之權非職所敢請也

○巡按王象恒題爲患切剥膚憂深恤緯伏乞
聖明亟賜擬議以保內地事葢自夷氛日熾東方
決裂撫順失後無堅不摧三堡陷矣清河陷
矣從此而蠶食不已豈特三韓之憂吏三輔
之慮也頃者
聖明痛憤積弱赫振神威賜劍重經畧之權申飭
嚴救援之令援遼諸將盡催出關聲靈所訖
小醜豈有不殲哉惟是門庭之外與門庭之
內均不可虛而自近及遠居重馭輕皆不可

緩職伏讀

明旨曰援兵東行近邊空虛可慮汪可受嚴督道將等官加謹防禦毋墮奸細之計等因欽此已抱內地之憂矣顧所謂防禦者非空言可以號召徒手可以搏擊也頃杜松原設以備山海者今以事急行矣又豈止于邊督臣疏曰以兵二百防八里鋪矣以新兵一千四百駐關上矣職讀之膽栗心搖顏面爲赤此豈可使敵酋聞且見也及今宜毋募新兵萬餘或另調別鎮兵馬數千仍留宿將一員教練以爲後勁以示中堅而又須特發餉銀二三十萬于永平餉司專備山海調募之用至沿邊險隘如石門一片石等處尤須擇驍勇戰將犄角控禦一切戰守機宜急爲防備岌岌若對壘于劒敵而無復泄泄從事庶泥尤可封而扁戶以固豈徒

明旨一申飭便足了事哉夫潼關不失唐未必不蒙西幸之塵澶淵能守宋世豈有南渡之禍國家金甌無缺固萬不可出此不詳之語而見形察影亦豈可不深長慮哉伏乞

勅下兵部擬議上請職無任隕越待命之至

○大學士方從哲題爲臣于九月初接得經畧楊

鎬書寄有回鄉廣寧生員孫弘祖稟帖一紙

內言在虜寒時聞說要先後犯搶清河靉陽

等處且偕稱年號要來遼陽建都臣見之不

勝憤恨既接經畧督按地震之揭據朝鮮節

制使李善復稟據通衢李應仁等捉得奴酋

大發軍兵于八月二十日前後攻擊遼陽廣

寧等處流聞客議軍至遼廣不戰而過直向

皇都彼如追逐引出曠野厮殺臣見之又不勝驚

懼昨又接順天巡按王象恒揭謂山海關捉

獲奸細二名皆奴酋差來打探關上兵馬多

少可見此虜蓄謀最深志不在小今雖暫退

而狂逞深入之念時刻不忘乘以遼東地震

有聲明係兵象則戰守之具防禦之策非今

日所當萬分加謹者哉除關外之事聽經畧

督撫諸臣相機調度外臣愚竊謂

廟堂之上所以鼓舞人心振揚神氣者爲用人與

發童奏二者爲最急其九卿科道臣且不敢

一時槩請但望

皇上先點兵部侍郎一二員速差巡城御史五員

亟允主事劉國縉俾令贊畫兵事其緊條要

本章如戶部議餉本新任巡撫周永春條議

本按臣王象恒夷情本盡數檢出發臣票擬

立賜允行使中外曉然知

皇上宵旰之懷未常少釋庶幾羣情不甚觖望而

邊事猶不致決裂敗壞不可收拾也至于盡

點九卿大臣以備各門防守多補科道以備

京城巡視如嘉靖庚戌故事恐亦不可不預

爲之計者蓋使備而不用實爲至幸萬一禍

至而後倉卒圖之寧有及乎臣受國厚恩誼

同休戚復見警報叠至不勝凜凜于衷連日

以來心悸汗流食不下咽念此

皇上憐而聽之謹將經畧傳來孫弘祖稟帖録呈

陳悃款惟

聖覽臣不勝惶恐仰望待命之至

○戶部題爲遼事憂危孔亟遼餉計足宜周敬循

征倭征播加派往例并從新撫之議稽輿論

之同仰所

聖明裁允事山東司案呈到部看得奴酋匪茹全

遼告急中外聞鼙而思兵將臣部握算而籌

轉輸太倉之匱乏申求漸難而厝處之多方

更端既竭見以爲憂于國也而又慮在民故

以爲取諸民也毋寧先于官支撐不足勢不

得不爲那借那借不足勢不得不爲搜括益

憂憂然預戒三百萬之需而實旦夕皇皇以

幾一朝蕩平之績苟可不加賦而餘于用則

臣憂斯瘝臣願斯愜矣迺以今之事勢度之

撫順失守後三堡繼陷清河又喪嗟此遼方

艱大之變未知所止師行糧食患深費重倘

大兵既集餉不繼臣部何以辭責其能數米

而炊膠常而謀乎查征倭征播加派事例往

跡有之即亦不得不出于此又接遼東新撫

臣周永春揭帖言博稽輿論僉謂非在地畝

量行加派斷乎不可而臣心滋決矣國有大

役而徵發今昔之所通行事有不得已而權

施亦士庶之所共諒往既有例今亦可援此

理也亦勢也且夫勤民所以固國而捍國亦

以衛民正使彊圉多壘之時震虩不驚多出

毫厘以給公上雖或閭有縮衣節食之虞猶

得安爲耕田鑿井之氓較之遼人肝腦塗地

豈啻懸絕父老子弟其何愛焉且每畝出毫

厘可易疆場之安則當與天下共效勤王之

義最侍倭禍異國加派尚及于幾浙播梗西

徼加派尚及于楚蜀況茲遼差肘腋

神京京邑安危關係四方業既已四方繫安危

能勿以天下增供億臣竊量天下版籍惟貴

州省地磽田鮮居平本籍協濟目下又勦苗

兵不宜加派今以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山東

山西河南陝西四川廣東廣西雲南十二省

南北兩直隸照會計錄萬曆六年所定田土

或數總而計之有七百餘萬頃分計每畝權以加三厘五毫起派第各省直派額輕重視田土多寡皆爲適均內惟湖廣據田土派額獨多似屬偏重訪之楚田土比南直江浙尚少多而稅糧比南直江浙過國初制賦良有深意然其地廣田衆今日議加之額已倍于江浙矣若兩直各府相提而論淮安府田額比各府亦多並爲酌派于是衰益平矣總計實派額銀二百萬三十一兩四錢三分八厘四毫一絲憑行各撫按轉行布政司及府州縣官遵照各加派總額依見在本轄逐縣田土稅勿論優免不優免人戶一槩如額派徵其或地有肥瘠田有高下難以執一至于參差通融乃成其平準推在撫按督率司府司府督率州縣辦土物之宜定賦式之正要于額滿毋令偏枯不以毫強少貸不以羣弱苛求務各明出榜示給各州縣張掛通衢盡使小民知悉又將加派則例的數印填一單如由帖狀各給納戶不許指稱多派仍另項起徵無得混入條鞭之數內刻定當以遼左事寧之日另題停止不許朦朧再徵俾闢葺無所乾沒其手胥猾無所貨緣其姦如有指稱多派事寧再徵者有司參究更書訪拿然事在急迫勢難少待限文到日即將見在司府貯庫銀兩星速那解到部隨爲加派徵補然後無歉西江足救燃眉本部仍計各處程途酌量文移往返日期如到部延

遲者即會該科參處時事多艱利孔俱窮寸心獨苦全賴諸臣共抱同舟之好自盟急公之念於不得已取民之中實寓愛民之意臣愚所藉手大幸耳雖然餉既具矣其間調度規畫水陸轉輸非得宿望重臣就近以振董之則號令無所稟承事體何由齊一遼新撫臣疏云至于督餉大臣審時度勢萬不可已若以山東撫臣加以陞銜照舊巡撫另與敕書一道得以節制近省一切軍馬應用等項便

于海者由海運便于陸者由陸運俱聽便宜
行事期于絡繹至遶務使餉集待軍毋令軍
至待餉甚爲長策臣心慥之其加官陞銜請
勅節制近省某處事宜職在典銓非臣部所得專
擬應聽吏部題覆者也伏乞
聖明裁允

○直隸巡按龍遇奇題爲遵餉搜括不敷就事敬
陳末議仰祈
聖鑒以佐

廟謨事臣竊惟奴酋匪茹土憂臣辱盈廷謀議惟
戰守二策而戰守備議惟兵餉二端乃無餉
則無兵餉尤急矣計臣苦于三百萬之難足
議以南京米折及各方欠解減扣與搜括庫
餘之銀以佐軍興此萬不獲已之策心良苦
矣夫曰米折曰欠解曰減扣尚有款項可指
如曰搜括則非有例派非有見貯不過東西
那湊多方議處云也搜之不得將巧婦難責
以無米之炊即搜之而得亦梯米無補于太

倉之乏近如兩淮運司臣所按也據疏理兩
淮鹽法副使袁世振呈詳部劄內有運司贖
鍰無礙及上無餘兩等項臣隨行該道偏搜
司帑積剩益之以臣項下解餘贖鍰合計二
十七項共銀六萬一千二百有餘已行該司
刻款造册委官于八月齎解戶部矣夫兩淮
運司素稱朝廷外府往年積貯贏餘似足以
備不虞之需頃積引壅滯套搭累商歲解不
敷動稱借庫致司庫蕩然如掃猶幸綱法新
立歲課不虧些需積剩稍可那湊義出急公
即司庫空匱固所弗計然而累款至二十餘
項爲數僅六萬有餘銖累寸輸何裨軍國萬
一且似此捉襟露肘之狀以推四方搜括之
苦當不異是龜毛何日成氈近火難需遠汲
于以濟不貲軍興恐無當也計終始惟有請
皇上發帑一說今亦
皇上所厭聞臣姑以古賢君積散若規與邊餉虧
欠緣由及鹽課存積應議者一備陳之或亦

皇上所俯鑒乎昔宋藝祖仁君也昔年有封樁之
藏頗類貨賄乃窺其意在有備而易幽燕故
延至哲宗且有
則以積爲散之意也今
大内之藏何啻封樁而邊左神京肩背何啻幽
燕況當此戎馬倥傯成敗得失之會顧可重
視朽蠹輕視毀害而智及出藝祖下耶且
皇上亦曾悉邊儲虧通之由乎據計臣劉開各省
直四十四年以前帶徵欠京邊三百三十餘
萬四十四年以後見徵欠京邊二百八十餘
萬此其大較數誠然矣要之天生財只有此
數不在民則在官蓋自
皇上權稅以來司稅者既剥小民之膏以輸稅司
賦者自難併小民之力以輸邊是昔年輸之
皇上内帑積爲朽蠹者即連年欠之太倉缺遍邊
儲者也向者朝三暮四顯愚日用不知今則
山窮水盡到底人皆瞭然無問民稅就以臣
鹽政論更有宜急請者夫兩淮所欠歲解額

課政邊儲也而存積引鹽則
祖制議留邊事緊急開中以待客兵之用也自二
十六年磐保攙行存積鹽于兩淮每年斂收
餘銀十萬貢之内帑計十年則百萬矣按此
十年中兩淮欠解邊儲虧額相等此非足彼
缺此一明証乎今庶思剥庸司農仰屋遐想
皇上宏謨遠見昔年預開此存積或亦留之以待
今後未可知也即今捐此百萬以助遼餉是
不過以向年取之額課者還之邊陲在臣子
非望外之求在
聖明爲應發之數于我
皇上有饗士之名于兩淮便銷一逋課之累即兩
淮而天下可次推也故泛然以發帑請
皇上必斬然有詞而以量入爲出酌盈濟虚之理
一裁度未有不轉念者此臣所次于諸臣之
請固一說也夫
皇上遲疑發帑之請毋亦曰事方經姑合無始以
十萬開其端或籌度于遲速間待兩軍對壘

之時而急爲濟或酌量于多寡間待各司解
足之會而總其成此在
聖意淵微固未可窺即軍旅方興時尚有待若至
于近日計臣所請留各方見徵之稅轉以助
餉此則濟急第一議羣心屬望萬口一詞不
煩遲疑不待再計而決者舍此別圖是汲西
江之水以救涸轍之魚蔑有濟矣及查此稅
昔年湖廣撫臣以採木故題留十年矣此景
視採木何如而尚靳留耶近年江廣諸省每

以水旱災祲題留矣此景視災祲何如而猶
靳留耶且當此邊鄙失利人情動搖此稅固
萬分應罷以安民心非復內帑所宜有矣
皇上倘不停徵必有不測之變相繼而起何不急
傳一檄諭稅使諭工部凡各省直本年見徵
稅額除見有被災地方請留奉
旨不議外其餘無分部監盡解戶部轉濟遼餉以
事平日乃止庶有詞于小民而兌逞于一擊
且足救危遼乎雖重念民窮不免于剜肉醫

瘡之議而轉濟世艱猶愈于望梅止渴之歎
夫專以內帑請未免煩出納遲速之疑若以
未聚之財雀見在之用以歛怨之物作救醪
之施一籌度間未有不憯然者此臣所爲次
計臣之請又一說也至于忠謀盈庭議無遺
策臣亦何容置一辭乃臣以爲百謀不如一
斷凡盈庭之議宜盡付之部院折衷于樞臣
計臣其有經二臣覆議者
皇上宜朝上夕下毋以悠悠貽失機之悔也凡戰

守之策宜專責之經畧總督二臣其在二臣
有所陳請者我
皇上亦有朝上夕下毋以中制而貽牽掣之虞也
乃所謂戰守機宜固未宜深言其故亦有可
模擬其槩者夫擁十萬之師糜三百萬之餉
兵將雲集思奮義士灑血自盟而僅曰以固
吾圉諱言戰乎非大張撻伐之原野鋒鏑之場
烏合之衆空驅之
旨矣顧以五萬
能不領以將士之統御按以訓練之紀律乎

其能不挈度彼已之情形敵地之險易乎其能不偵探隣虜之勾連助逆與多方之應援間諜乎僅曰輕擊而謾言戰非節制之師矣蓋使奴而據我撫順三堡以窺我全遼則金中之魚几上之肉勝勢在我敗局在彼一鼓孅之易易也惟其既犯而去倏往倏來而議申討于塞外則其有險隘地利之可據有重鎮堅城之足恃有以逸待勞以主待客之足虞而又貼隣西虜如寧賽虎墩兎憨乃繼紗花等或結姻婭或素所約束未事既以蹂躪東西常我既事豈不以應援前後牽我則以此言戰固不容草草者其必當事者以奴與虜聚米而籌果其勢可離而不必合也陽以大義諭虜陰以暗計誘虜使能爲我鄉道如回訖之助唐固爲得策卽不然雖不我助亦不爲虜助使我兵東嚮萬無內顧之虞則可併全力攻奴直搗長驅誅其醜類殲其渠魁覆其巢穴以蕩平張無敵之威可也若奴

與虜勢必合而不能離陽施陰設總不能得之于虜則難以全力攻奴須分一面以制虜合大軍以窺奴或聲東而擊其西或襲前而攻其後或乘彼之來而擊其惰歸或邀彼之歸而擊其方回虛而搗其巢帳迫至奴窮勢必奔竄無路再窺虜氛不惡犄翼四散然後或酌數路並進或主全軍直入于以縛首惡終勦勒石可也此又萬全之一策也昔年西事征勦塞外可爲借箸者二當西虜阿台衆兒只伯等之犯我城梧桐林青羊山諸處窮追衆兒阿台等遁死護其驍賊虎都冊等三十餘人俘斬無算是克捷之師也當海虜火落赤之犯我洮河甘涼也上命樞臣行邊親征敗虜于狼山石也上督經畧懸封厥之賞奉七旬鎮之師申討海上止于莽川水泉二捷火酋遠遁時多縱舍未能收犁庭絕漠之勛經畧不無遺議乃海虜弭首至今不敢大逞說者謂此亦昔年赫濯震疊之所致豈其然歟權此二事所得

進止得失之機是在經畧諸臣熟計而預籌
之也至于酌大將分掌之兵柄如杜松之夙
號廉勇素負剛愎者必諭以揉馴庶軍中無
齟齬之嫌儻將士實罰之軍令如指揮白元
之臨陣先逃故棄主將者必誅不待時庶卒
伍有無敵之忠諭素受國恩之屬夷如朝鮮
北關之與奴爲仇素無二念者責令夾攻互
援庶大軍有犄角之勢醜虜素畏之火器擇

中國慣用得法列試行陣者令專同廣製庶
明諳懸封侯之爵萬金之賞以勵臣民耳目又在
皇上不靳

耶至于行間設疑尤屬關鍵一著蓋勢均力
敵必睥睨維谷而變幻携二則姦膽胡越事
逸功倍從古皆然如哮承恩之平也成于賈
人之周國柱上達滿四之平也成于陰借唇齒
將之楊虎貍楊應龍之平也成于誅不待時庶卒
之安堯臣即向者建酋王杲之擒也成于屬
夷之王台等近事已驗前籌可訪是在

右樞臣而不報經畧疏舉一贊畫主事而不
報公論合辭請釋一建繫御史而不報此詎
可令奴酋見乎夫任用賢才此
皇上自爲社稷計況邊鄙動四境洶洶者乎乃
緩時言之
皇上以爲此迂言嘗我當急時言之
皇上又以爲此倉卒嘗我然則何時而可臣以爲

皇上不必以人言爲行止第以事勢之最擊肘人
心之最鬱結一搶攘之則必遽然覺可知也
故會推左右樞臣以缺人邪推致不得不頻
欽改序差遼東按臣以缺人而不得不及新容以
冊封缺人而借題候補科臣則踰期悞事矣
以科場缺人而借題候補科臣則改期非制
矣六科無都給事中而科印塵封六年無都
察院而風紀空署十三道只六七御史而接
差無人此其事勢掣肘不掣肘乎舉朝人心

攢眉蹙額束手無措謂
皇上獨能晏然不以爲念臣知其必不然也語云
人道邇天道遠人事失于下則天道應于上
臣以爲我
皇上亦不必以人事之闕失爲偶然第就天心之
示儆災異之疊告一印証之則必憬然悟又
可知也故向也天鳴地震之變只報于四境
而今則地震風霾之變已儆于
闕庭向也龍鬬鼠渡之異尚露于東南今則赤

境今則猴妖杆火之怪便應于千戈擾攘之
區此其儆應駭聞乎不駭聞乎舉朝人心皇
惑錯愕省避無門而謂
皇上獨能安然而不以爲意臣又知其必不然也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易曰洊雷震君子
以恐懼修省以天變驗人事修人事回天變
非君臣有儆曷克有濟故持大綱修庶政勤
職業以安民而備邊者中外諸臣事也戰必
勝攻必取守必備以攘外而安內者疆場諸

臣事也而無斬内帑急留外稅速俞用人言
培元氣以振神氣内順治而外威嚴者此
皇上事也夫我
皇上勿謂蠻止一隅即不用人不發帑猶然未必
決裂也則漢唐之覆轍可鑒也當漢唐末季
皆柄用宦官斥逐忠良賢人遁跡至釀白馬
清流之禍而國祚隨亡此非棄賢不任一燭
鑒耶語云人之欲利誰不如我唐至德代皆
以裒斂爲奇策時有瓊林大盈之類忽李希
烈之亂也上命各道將兵誅之姚令言將五
千兵至京師時軍士冒雨寒甚嗔無犒賞遂
斬關而入恣取二庫而奉天之變成矣此又
燭鑒耶今

非積財不散一燭
皇上賜環之詔闢門之典寢格者已二十年矣家
食者徵輪無期在事者懸車比比鄒元標等
有鳳冲千仞之儀來雉膏不食之嗟而見今
在藉物故者數數見告當景駒隙不留將來
駿骨奚市人才狥謝大廈誰支良可浩歎而

我
皇上榷稅虐民之政蔓延者亦既二十年矣請罷
不罷請發不發海内盾膏已竭四方怨讟日
深一切民窮天變
皇上俱不以動念臣子亦無可柰何萬一變生叵
測無問草澤之雄有陳勝吳廣誰乘此遂變
東西響應可爲寒心即有如姚令言亂卒之
徒乘間窺伺其爲蕭墻隱憂豈所忍言我
皇上柰何不深長思耶夫當此忠謀畢聚之時臣

以遠踪似可無言乃以搜括之故有爾于中
故敢便陳蒭蕘自附于因事納忠之義犬羊
犯順中外指髮臣子愛國率土同心伏祈我
皇上俯鑒葵忠時賜省覽擬發内帑急罷外稅并
槩俞一切用人之請而又問行
名見各部大臣面質黜虐情形裁決戰守機宜則
庶幾我先朝平臺煖閣盛事所謂倍元氣振
神氣修人事回天變易危爲安道孰外此區
區奴酋不足授首也

○河南道掌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房壯麗題爲
奴酋狡譎異常退無已備禦宜周敬陳戰
守緊要事宜以係危遼以固萬年金甌事自
皇上加納讜論議飭調兵用經畧起廢將期滅此
朝食甚得策矣無奈遼左武備久弛人情怯
懦三堡清河復相繼尅陷來不能拒去不能
追兵馬器械甲冑之屬盡爲奴資奴兵日增
我兵日減奴勢愈强我勢愈弱全遼岌岌京
師震動社稷安危實係于此生靈肝腦塗地
猶其細者豈可以尋常虜警視之哉職不勝
杞憂謹據一得之愚竊比于蒭蕘之獻惟
皇上垂聽焉

一在措餉克裕葢糧草在兵馬之先軍興非省
約之後除官軍月糧行糧外賞功有費間諜
有費優卹有費數米而炊曷克有濟項者戶
部湊借餉銀僅將二百三十萬兩其解過六
十餘萬兩已爲無益之費奴酋方熾熾滅無

期若不預先多爲措辦轉盼大兵雲集撻伐
肇舉萬一糧餉不敷禍可勝言哉職愚竊謂
除已議定見在餉銀外責令戶部再措處二
百餘萬寧使餉浮于軍勿使軍上待哺方爲
萬全之策職非不知計臣無黽金之術切仰
屋之嘆第事勢至此如舟遇風濤覆在呼吸
操舟者將無可奈何聽其沉沒乎抑將汲汲
馬牛勞瘁夫櫂工而求所以共濟也時計臣
有申明征倭事例一疏言經費四欵甚悉夫
經費有舊例措餉獨無征倭舊例乎患屬剝
膚事非得已獨不可權宜倣行兵罷即止乎

一在募兵衆多遼自喪師陷城後兵馬一空且
遼人素乏敢愾之勇寧爲虜所殺不敢應募
殺虜所從來矣近來彼中各道皆有名募兵
數然竟不見守禦何地格戰何所應援何方
則遼兵不足恃槩可覩也項者議調各邊軍
士往往觀望不前陸續出關番撦寇兵如薊
鎮二千五百精兵沒于清河可爲明鑒兵少

力怯與撫兵同祗煎銷餉銀耳聞奴兵驍勇
慣戰者約有五六萬擄掠中國軍民亦有二
三萬總之不下八九萬我兵調發者不滿五
萬遼兵當殘敗之餘能幾何五六總兵隨帶
家丁各止數百衆寡不敵守且不足尚言勦
乎合無責令樞臣區畫便利在于西北沿邊
地方召募壯兵二萬有奇連前調到各軍發
付經畧聽其分隸各總兵官隨便操練各守
信地如遇奴酋大舉入犯務挫其鋒勿令得

利儻千百零竊使其匹馬無還即東西二虜
入寇亦然威聲既振尋即整旅邊方掃蕩巢
穴方爲完局以怯餉之故若怯募兵是以國
予敵也區區將與交卒何足言哉

積弛不問可知奴之情形我一無所得我之
虛實奴反明如燭照喪師陷城非不幸也懲
前警後偵探必預間諜必周有不用命者一
以軍法從事諒經畧道將自能辦此
一在明賞罰兵家賞不信罰不必雖孫吳亦不
能致勝遼之衰弱不振獎正坐此自李維翰
不建問李永芳不族誅益起將士無忌憚之
心麻承恩非其怯懦失機之尤者乎酋三入
犯而三避鋒其于援遼之義何居按臣疏參

臚列甚悉若姑從輕典而赦之遼事去矣天
下事亦去矣械繫正法始足抒遼人之憤而
警偷生苟免之輩李如栢以世將特起元戎
乃兩役不效于心安乎儻再無捷績是亦麻
承恩之續耳至如賀世賢能與酋兵交鋒膽
氣已壯況斬級一百五十四顆經畧總兵塘
報無異奇功已眞宜先行宴賞徐俟查覈以
爲奮勇殺賊之勸賞信罰必三軍之氣將不
戰而自倍矣聞奴酋劫掠我財物盡給散戰

士有臨陣退縮者立斬之賞罰極其嚴明堂
堂天朝可蠢茜之不若自取鈍敗乎
一在嚴紀律大將出師必秋毫無犯始稱有制
之兵昔年征倭之役遼人不堪騷擾之苦迄
今元氣未復若征茜之兵更爲侵害是水益
深火益熱也其能堪乎近諭順天撫臣叅總
兵張萬邦部下殘害地方一疏令人髮豎諒
部覆自是嚴爲處分第諸總兵部下之雄横
如張萬邦部下者不少宜嚴行申飭凡征茜

官兵有强取人一菜一米一財一物者以强
盜論輕則以軍法綑打姦汚人妻女者當即
梟首以殉偏裨曲護者同罪如總兵故縱聽
經畧撫按會疏參處必如是而後遼人覩福
堅效死勿去之義矣至于狡酋布置奸細在
在有之遼陽已獲見告風聞山海關亦在形
跡兇都城五方襍處莫可究詰尤爲奸細淵
藪訛言煩興人心洶洶思亂大屬可虞項職
衙門署事堂宮題催巡城御史前後二疏詳
聖明留神省覽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奴酋匪茹索餉急如星
火老病侵尋獨力萬難拮据懇乞
聖明亟賜本部右侍郎并
勅吏部亟推本部左侍郎共濟時艱以奠社稷計

悉眞切及此時俞允城差緝奸禁暴猶懼其
晚若待遼警乖至倉皇圖之其能及乎
皇上英明覽千古自爲社稷計當無俟職言之畢
也以上數事一得之愚似于征茜稍有裨益
而其最緊最要尤在
聖心警惕勵精任人存競競業業之心去泄泄悠
悠之習將逆茜不足克而丕基永無虞矣昔
周宣王當蠱壞之餘獫狁內侵逼近京邑銃
然惕勵六月出師孝奏于襄之績爲有周中
興令主唐德宗非不稱全盛自
猜忌横于中稍稍厭忽政事姚令言一入遂
至播遷而瓊林大盈盡爲盜資由斯以譚人
主敬怠之分固天下安危之察係也伏乞
聖明留神省覽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奴酋匪茹索餉急如星
火老病侵尋獨力萬難拮据懇乞
勅吏部亟推本部左侍郎共濟時艱以奠社稷計

疆事臣惟奴酋本一小醜中國忩備遂致滋
蔓因而狂逞無忌貪肆未已初破撫順等堡
如發蒙振落繼赴撫安等堡若催枯拉朽清
河爲遼左富庶之鄉乃不動聲色一旦攻陷
而我兵無能挫其鋒總計前後三次財貨之
括取無限則彼富而我貧軍民之擄掠無數
則彼强而我弱今且志不在小禍未有歇據
經畧所得夷情稟帖謂奴酋馬步兵有六七
萬又閱經畧地震邸抄謂朝鮮國探聽奴酋

欲犯遼陽廣寧且有向
皇都之語夫建夷兵滿萬則難敵今有六七萬說
者謂我國之兵匪得三十餘萬則難取勝以
彼兵悉精強而我兵多脆弱且分防則兵勢
患寡征勦須各路並進兵欲多多益善餉難
數米而炊又遼廣皆中國要地京師爲諸夏
根本據稟報情形恐遼廣危而京師震動天
下從此岌岌豈不可爲寒心哉爲今之計恐
奴酋復來須隨在設防則兵多而餉宜廣即
奴酋不來須大張撻伐則師行而糧宜從伸
中國之威雪喪敗之耻事在萬分難已謀宜
求出萬全飛芻輓粟以圖犁掃此非一朝一
夕之故亦豈一手一足之力而臣以孑然一
身獨肩計部八載且今年逾七旬時因湯藥
每懼藥多于食又慮食少事繁常恐職曠于
病又懼老病難久草頭之露難延安能爲軍
需計長久風中之燭可慮安能爲國儲籌勝
算倘或一旦溘先朝露勢必委別部斬撫而

六卿乏人難兼攝也亦必再爲點用而逵在
外服難蹤至也羽檄交馳旁午豈不有候國
計何如即點侍郎俾共理有人哉伏望
皇上將原推右侍郎李起元即賜點用一員再
勅吏部將左侍郎即爲速推並賜點用庶少延旦
夕則可資夾輔即難存視息亦可資攝理於
國家大計尚亦有賴哉臣不勝懇切俟命之
至

○浙江道御史劉蔚題爲外患堪憂內治宜急懇

乞

聖明急圖用人以固封疆事頃自奴酋跳梁連合
西虜蓄謀叵測一舉而破撫順再舉而掠三
堡又再舉而清河一空勢若破竹三韓落膽
諸議餉議兵修戰修備廷臣言之詳矣近據
經畧疏謂建酋逆謀欲越遼陽過廣寧直向
皇都又據按臣疏謂拿獲姦細奴酋差來探聽山
海兵馬多少又報西虜生心聚衆謀犯夫酋
之爲謀若此志豈在小者諸凡添調兵馬發

餉議將以備內地網繆桑土爲山海薊門計
者最屬喫緊職以爲
皇上聞此不知其何如儆惕何如宵旰何如朝上
而夕下者乃旬日之間猶無
俞旨聖意淵微職不能測得無以遼廣自遼廣山
海自山海遼之地尚在京師千里外乎不
知今日之勢京師其堂奧也薊鎮山海其門
庭也遼左其藩籬也若禦盜者不固其藩籬
逐盜于門庭之外直俟寇入堂奧後與之格

者誰乎各部之尚書侍郎所當照補而兵部
之左右亞卿尤時刻不可遲者當時又慮布
置不密卑職無人令都御史商大節督科道
諸官募民間材力子弟分布守城又命武舉
千餘人分從諸大臣往來策應不知今之科
道有幾六科給事中額四五十員今見在者
止四五人十三道御史額該一百二十員今
見在者止六七人萬一有此不知分置卑職
若誰巡視策應者誰乎恐九門之大五城之

遠八九人奔走之不遑也今考選諸臣皆老
成練達守候六載所當照爲尤用俾濟時艱
者
皇上注意遼事經畧賜之劒矣新撫臣該矣諸將
帥催促出關矣獨一贊畫劉國縉至今未下
何也國縉生長遼中素懷忠義梓里敬信遼
務周知且其家門禍切計畫必精試一用之
定有成效可覩特在
皇上一舉筆間耳今之時勢危若纍卵
皇上猶因循怠荒不自改圖得無以人心若此天
意猶然如故乎竊覩邇年以來天風地血物
變人妖氷雹之震盪非常雷火之光怪叠出
甚至日鬬中天鼠渡南服種種不經之怪異
史書未載之妖飈層見叠至駢集一時夫變
不虛生必有由召上天仁愛譴告彌放儻能
亟圖修省隨事消弭則用人行政治內固圉
實政舉而外侮可息故戰勝之策不在邊圉
而在廟堂制馭之術不在折衝而在主德奉

天一詔反側格心新法一罷逋邊霑霈
皇上今日惟剋去成心勿貳勿疑章疏隨票隨下
將臣工濟濟順治威嚴而遼事猶可爲矣

○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陳王庭題爲東夷分道入
犯官軍奮勇截殺謹據斬獲首級請發賞功
銀兩以勵血戰以圖大勦事臣巡駐遼陽地
方適在教場點查總督發過總兵杜松官軍
及驗看標下戰車馬步官軍共五千餘名總兵
馬林宣大馬軍五千餘名隨據鞏陽守備徐

九思塘報達賊約四千餘騎從一堵墻進入
夾河下營不知犯搶何處等情時遼東鎮守
總兵官戴罪李如栢議事遼陽隨聽經畧聚
集三鎮一道面諭東南孤懸策應宜急又慮
瀋陽冲要倍當防禦遂分杜松馬林前後接
續策應毅陽李如栢統本鎮并協營官軍亟
備瀋陽以圖犄角牽制庶便堵殺去訖初四
日據瀋陽遊擊楊于渭總兵李如栢各差夜
役口報初四日辰時分遼賊五十餘騎從撫

順進境深入當有李總兵等統領官兵三路
迎敵撲斬首級等情初六日續據遊擊尤世
功火牌報稱案照本年八月內節蒙鎮守李
總兵白牌信票及遼陽開原二道手本蒙總
督經畧監軍憲牌內云探得奴酋聚賊要犯
瀋陽廣行申飭哨探戒備俟賊入犯或用正
用奇務要多備火器更番擊打以收全勝如
賊南北侵犯各處兵力漸集各相機截殺不
許逗遛觀望致悞事機賜劍具在備行到職

八月二十四等日據回鄉口供奴酋分兵在
毅陽清河撫順開原四處聚集防守隘口不
日犯搶等情李總兵隨調集瀋陽駐防正兵
內丁左右翼及援遼保定王總兵中協海州
武靖等營兵馬分汎左右中爲三路作爲三
營中營多備火砲遇賊對敵有李總兵于九
月初一日抵遼陽蒙經畧按院料賊必犯面
授方畧卑職跟隨李總兵于初二日戌時到
虎皮驛據瀋陽遊擊楊于渭報稱奴賊結聚

星毓瀋陽會同保定王總兵嚴諭主客諸將
領千把總等官先行盟誓此番遇賊必要奮
力決戰期殄此醜至初四日丑時從東號砲
傳烽當據探撥口報奴酋擁衆由撫順關長
驅入犯李總兵令督陣千把總李克太等保
定總標下千總馮廷佐等帶領兵馬三千餘
名爲頭敵遊擊尤世功王平等帶領兵馬二
千爲左右翼奇兵李總兵與王總兵率領援

遼原叅將江萬釗管新兵原任遊擊吳貢卿
楊于渭等大兵隨後督陣仍申嚴號令只許
直前砍賊不許下馬爭級亦不許退縮逗遛
違令者處斬頭敵官軍行至撫順迤西朴老
屯迎遇前賊約有四五千騎我兵撲破一處
各用弓矢鎗砲齊力射打遊擊尤世功王平
海等率領兩翼奇兵官丁從左右脇下夾擊
砍入虜營李總兵王總兵統率大兵督戰各
賊披靡潰遁我兵乘勝追殺至未時出境賊

于各山舉火賊衆漸至恐有埋伏我兵亦未
時收兵旋營時有署清河遊擊事原任副總
兵韓宗功策應至楊家樸又援遼總兵杜松
馬林標下各冀營遊擊劉遇節等聲援于南
援遼總兵麻承恩東路協守麻巖遊擊麻承
宗鄭國良竇永澄等聲援于北查得在陣各
營官兵共斬獲首級七十六顆得獲達馬八
十匹盔甲六十二頂副奪獲大砲二位三眼
銃一十三桿及夷器等件陣亡軍丁十名被

重輕傷軍丁三十二名又據散羊峪守堡劉
世孝報稱初三日帶領夜役撿拿在山瞅望
活賊二名呈解到臣驗實聽經畧梟斬轅門
號令訖續報前聚夾河賊衆聞大兵將到各
迸奔回寨總兵杜松馬林各振旅回營初七
日隨據遊擊尤世功造册將各營軍丁宋保
等斬獲首級七十六顆并散羊峪撿獲活夷
首級二顆呈解到臣隨同公分守道右叅議
閻鳴泰詣都司衙門逐級驗訖蒙經畧楊鎬
差都司經歷凌太措處賞功内除劉永盛等
十名願陞共宋保等願賞每名先量賞花紅
銀兩以示鼓舞所獲達馬盔甲夷器等件聽
經畧分撥臣猶恐陣折軍丁馬匹不止此數
隨牌行道嚴查候督撫會題部覆行臣核實
造册另行具奏外爲照狡賊自我撫順失陷
以後大入大利小入小利我兵寡弱莫柰賊
何前賀世賢毅陽之捷猶得不償失自我
皇上嚴旨督催將兵漸集特賜尚方假權經畧一

時將士振奮主客戮力是以西虜以二千餘
人犯中左所鎮臣李光榮督兵堵截保全城
堡東夷五千人犯順鎮臣李如栢感
皇上寬處之恩誓死血戰即收斬獲雖僅奏小捷
第我兵屢剿之後未有如是正正堂堂斬馘
多數者詎非
皇上威靈廟堂籌策之大效也哉惟是罰既必行
賞難緩待有賞則勸速賞則速勦此自人情
之常方今賊聚在邊正藉懸賞鼓舞後有斬
獲貿期而新餉計兵計日屈指可盡遼
庫若罄若掃別無動支伏乞
皇上特發帑金一二十萬兩題差一官齎赴軍前但
有功者或推鋒或擒斬紀次明白賞不踰時
庶前有厚賞後有嚴刑即蹈湯赴火亦可不
辭何有狡賊之足慮哉臣又念賊雖暫遁勢
必再逞爲今之計惟有厚集兵餉乘勢撻伐
儻機不聯續狡賊生心大事決裂矣再祈
勑下兵戶二部覆議上請將議定兵餉速催過關

史陳王庭所請賞功銀兩應照例速發外廂
兩部再湊銀二十萬兩題差一官齎赴軍前
將主客官兵從優犒賞務使人沾實惠士有
奮心益攄敵愾之忠早奏蕩平之績刻期給
發毋得遲延故諭

○兵部題爲夷氛未靖兵力宜增伏乞
皇上俯縱經畧之議再調邊兵以救危遼事職方
司案呈到部爲照奴酋以小醜內訌我將
士乘我城堡恣其所欲採魂襲而取撫順不已

繼以撫安撫安不已繼以清河今又潛伏清
澮開鐵之間無寧日矣臣部向來議募議調
政慮不足以遏方長之勢也項接經畧手書
謂奴酋部落約有七萬而我調募主客二兵
亦止七萬在我則分防勢孤在彼則盡驅赴
鬬多寡之形直是相懸今議增調援兵政與
臣議相合又據回鄉生員孫弘祖稟帖內開
奴酋狂悖借稱年號擬都遼陽又密計軍至
遼廣不戰而過引勾野外相救此等猖獗之

狀未可謂前兵馬已足也似宜從經畧之請
再爲調發臣愚竊謂今日之後非邊兵不可
額地方有緩急而徵調當酌量如薊鎮爲
陵京肘腋甘肅見在用兵俱難再調外惟是宣大
山西延綏寧固雖已經調發然視遼鎮猶未
急也臣擬宣大應各再調三千寧夏固原各
再調二千眞定保定各再調二千五百俱要
兵馬壯強器械鋒利不許如前項私替老弱
參雜以上調各兵在邊鎮者居多內地者差

少臣非不知邊兵再調或致空虛但今秋防
將撤冬序且臨水冷草枯虜房難窺塞臣之議
調于今日者政以此耳況隨調隨募依然舊
伍于各邊又未嘗損乎其名兵令用錢糧及
援兵安家行月糧料乞
勅戶部照前亟發新餉銀二十五萬兩差官分解
各鎮按數給發則居者行者兩得其用矣再
照衆人百萬不可爲勇今日議調之兵臣願
當事諸臣慎加挑選親自點驗務期一人得
一人之用即各以原管千把總統之到遼之
日如兵馬不精甲仗不利則責在督撫其或
沿途遷延私相顧替及鈐束不嚴則領兵各
官即以軍法從事又或各軍不遵約束驟擾
侵站凌虐地方則梟斬之律斷在不宥如此
則遼左獲應援之助而各鎮無空虛之虞亦
足以鼓勝氣而蕩妖氛不然彼衆我寡恃遼
兵恐不勝恃見在援兵亦恐不勝至于不勝
而再動天下之兵勞費抑當倍矣伏乞

皇上嚴勅各鎮督撫諸臣亟行期調發施行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大臣督餉良是東省
駐劄則非謹直駁部疏謬陳膚見仰祈
聖明特勅酌議以便轉輸事頃臣接邸報見吏部
一本請以東撫李長庚加戶部侍郎新銜督
餉遼左此議非創自吏部也蓋因新遼撫言
之計曹因遼撫疏非言之而吏部覆言也夫
督餉用大臣往例具在此不必言用大臣而
及東撫此爲聚得其人亦不必言獨念本色

折色皆餉也本折微檢地方皆督餉之所有
事也乃疏中請乞
勅書節制近省臣于近省二字殊屬未解而又留
以仍撫山東則有種種不便者遼左緩急訊
到京師止憑塘報臣往疏中有倣出倉皇變
生阻隔之慮若督餉駐山東則自遼而京師
又自京師而東省未免迂迴道里延緩日時
此以遼左言而不便者一餉務爲戶部專職
而料酌進迟水輸陸挽往往戶兵二部戶兵

二科時有商榷在輦轂而督餉大臣顧遥在
千里外此以京師言而不便者二軍糈馬草
隨地撥運猶自易易乃若文移往復自省直
來者原按戶部今欲其迂而走山東即行檄
省直有以戶部出者又欲其從山東而之省
直毋論鞭長不及馬腹而間關曲折妨誤必
多此以省直言而不便者三山以東年來非
無事之國也先是厥歲大稔成大稼而安丘齊東大
盜亦厪見告非東撫之指揮以懷柔此民也
額安所得勝算而愉快乎乃一心以濟民艱

又一心以籌邊計雖東撫長才無難辦此第
一手而方員並畫勢難必優此以東省言不
便者四夫督餉之於東有此四不便則曷
若定而之京師居中制外凡海運若登萊天
津陸運永平府山海關或主持調度運籌于
內或隨便出巡料理于外以至省直之灌輸
遼左之出納在彼馳報在此行查皆得兼顧
其後先劑量其緩急目今計曹止尚書李汝

葦一人侍郎二缺久屬印刓其一已推李起元其一未推除已推者聽該部另疏不時催請外未推一缺何不以長庚填補況汝葦年逾七裘任歷九年雖云膂力之既愆幸心思之周到儻更得人佐理豈不少分其任而節其勞且汝葦總督九塞長庚專督遼粿事有責成以重邊防海事臣以新秋抵昌平馳驅漢薛四百年臣謂方今邊塞多故即無奴酋居庸內外兩閱月于凡地利之險夷要害之輕重防守之緩急亦既以悉其槩而利害最本部官督本部僉正合部疏所云省一官則省一官之費者至于東撫一缺仍令會推總之該部有不可不更端特請者矣乞

勅下吏部會同戶部再加酌議具覆施行夫督僉需人不煩再計而處置欠當寧容嘿然且事關僉務臣固在戶言戶也抑臣因是而有請焉

營之兵出而駐守今該道募將募兵業已干此操練當可幾幸無事然此西協之自爲謀耳若黃花鎮以達慕田峪原係極衝

祖宗朝設有寧夏河間兵馬貼防庚戌虜變仍添

傾相軋而武多文少見今俞旨宿如伏乞

皇上檢查該部屢推國縉原疏沛發德音

諭令刻期到任斯亦遼左用人急着敢因讒督僉而附及若此

○直隸巡按潘汝禎謹題爲條陳保昌事宜仰祈責成以重邊防海事臣以新秋抵昌平馳驅居庸內外兩閱月于凡地利之險夷要害之輕重防守之緩急亦既以悉其槩而利害最

參將一員設左車營一枝常川防守復因修築大邊將前兵暫撤又因渤海所大邊亦未修隨以鎮將移之于渤海然慕田峪止一守備而黃花鎮之兵寥寥以百計耳該鎮正南則拱神京僅百里而遥西南則接九陵又四十里而近北出二道關黑漢嶺外則宣府四海冶至南冶口一帶之地外夷屬夷逼處焉我山後西至韓家口東至海子口凡五十里不惟無墩無臺併一墻之設限於龍脉而未敢日其地陵寢夷曠非若居庸紫荊有插漢連雲之險何所恃而不恐嗟嗟

列聖阼榻之側犬羊鼾睡每有失事兩下相推則隄防萬全議當何如增該鎮以重地而近虜穴一曰營兵之防守宜換即左車營之兵已經前關臣題覆然三班輪流其地長而兵終苦于少臣愚以爲車營修防之兵竟當移駐于此彼既春秋有事于行間未嘗不苦往還也何如顛倒而以鎮爲家

彼其餉之舊隸易司者業已强半移屬之于昌司也安見其全餉之不可通移或慮月糧之薄也則就中裒益可加通融又以其兵係排奴傭卒也然簡練振刷自有軍令恭雨防則萍流梗散精神終不相屬到底利害不甚關切孰與移之便徙薪不先築舍自敝是車營移駐所當議也

一曰宜昌會哨之法當行本鎮逼近禁地樵採法嚴以故密樹深林蒙茸蔓草虜之埋伏甚易我之偵探最難宜擇宜昌兩鎮適中之所每鎮各千總領兵五千名巡邏瞭望烽來烽往大家聳鉞揚旌虜賊耳而目之不隱然在山之勢乎然會哨須有常期有常法期則或五日或七日兩處約會即風雨晦冥不移法則昌懷兩道各置簿印鈐彼此易而付各營哨官俟會哨日公查軍兵有無足數足則哨官遞相書押不則虛之俟本道月終弔簿查處庶會哨不爲虛文而人齊則隱僻可探儻

功令一定衆自遵從是會哨之法所當議也

一曰考覈裁將宜定蓋

國家既設黃花灰嶺於

皇陵之背以爲內障又設西山永寧于黃花灰嶺之背以爲外藩此其障也潘也要于山陵無虞之時有事推談則永西二將宜

屬之臣差考察並程既定夫既同爲屬官政

問泰越犬羊相制方且痛瘝關心何能袖手

若曰一將不堪更兩院考察則臣屬居庸鎮邊

二路于宣鎮非甚關切也其地漸近腹裏非

若山陵之倚邊墻也不有聽宣大按臣考察

之成例乎何獨于永南而難之至于四海冶

城中半住屬夷或零竊或鄉導皆此輩爲害

控制不可無人議者欲以四海冶守備移之

南冶而以永寧參將移鎮四海冶嚴爲防範

早杜五胡亂萌勿謂屬在內地而玩之忘之

是考覆移將所當議也

一曰山陵臺軍宜核該臣謁陵辭陵周旋咨詢知向來各陵凡蹊徑處設有墩臺且

九陵防守軍數約有三千浸假而至于今墩臺頹

廢湮不可考軍卒豈惟無人抑且無籍豈惟

練習無聞抑且姓名誰考該部稽之舊章或

州縣或營衛向來所撥供山陵之役者成數

若何申明咨會移屬臣差居常昌道稽覈之

巡視臣差點驗之則內守既克外障亦增而

壯焉至于山陵左右環堵而居者非兵則民

也窮軍窶戶相依爲

列聖守此一塊土其體恤撫摩尤當何如若夫一

椽一木指以爲盜竊而梟食之騷擾鞭撻狃

爲故態而鳴張焉雖向來相踵亦由朝無覓

政損煩去苛與民休息當自禁地始矣故臣

因陵軍併及之是臺軍之核所當議也然由

昌而西逾居庸非紫馬平邊情視之薊昌若

爲稍舒第以天險而弛人謀議之所不敢出

也爲兩關議

一曰墾城河岸宜築夫新堡城築於弘治六年

與荆關夾河對峙然厚六尺耳高一丈耳居
守數十人耳一旦有警捍禦何賴左哨官軍
不可分駐之此乎高者增厚者培兩邊當虜
之處爲籌畫豎人任哉至于沿河口北岸
應築一堡而兩岸又應各築一墩蓋以稍戍
敵臺櫊寨河流數不勝也以舍城又木柞戟
虜騎數不勝也惟正城稍城相連處築堅城
三面營房建焉總官駐焉以軍丁百人守
焉其于南岸守備官既犄角向之又唇齒依
之矣然我處卑下而敵倚高窺探兵法所忌
則河北河西俱設墩臺且添以營房使哨瞭
者棲息有地扼要登高緩急相聞四達無阻
則堡岸加功急矣

一曰各口營建宜審據紫馬兩關有飛狐口有
荷孩口有洪水口有九窖安口飛狐浮圖地
入冬則氷堅春秋又或水涸夫亦虜騎衝突
縱橫之鄉矣即該備于此隄防猶慮不振乃
蒋口中路應援遷駐齋堂以養安乎惟營總
部其軍于此便足策應河上旌旗非該備仍
通儧使營房自外後內泉可鑒也水可汲也

舊還駐不可至于西水濇距葫蘆魯幾舍況
其憑山據險原自足恃虜騎不能仰攻乎即
宜併屬葫蘆口既省占役且便應援李賢濇
至降兒地幾何矧寧靜軍纔三百耳口官八
員不十羊九牧乎即宜併屬蜂兒濇既已省
官自可省費益地有賴于官不可不存經制
之初意官無補于地亦何事沿濫觴之末流
則因舊地汰冗員急矣然由紫馬而渡易水
非瀛津乎年來海波不警若可無慮弟因未

雨而綢繆牖戶道所當預圖也爲海防議
一曰修墻設城爲要蓋善禦虜者禦之于墻外
善禦倭者禦之于海洋夫津門達海豐六百
里有奇如漢水如臨津如清川如大
定大同誰非倭奴可乘者況鮫蜃霧隱海濶
人稀出洋守汎每同畫餅向來墩堡墻垣其
遺址可問也作何修築各處哨軍就多就少
可議也傳烽舉炮一如薊鎮三協遞傳虜警
之法有備無患倭自不得登岸至于葛沽二

帶尤津南濶雖原無城郭故部落星散有警
且自保不暇矣能驅倭乎況其地廣土饒已
經南兵開種成熟水旱無虞久稱腴產即如
議者擬設縣治于此而耕有農守有軍是一
說也又如議者謂興濟地窄民稀而歸併其
地移縣治于此亦一說也總之邑治沿海軍
民錯綰神氣自張如浙之象山蘇之崇明皆
海邑焉如曰經始有待則亟宜監設土墻使
海防軍廳駐此于各烽臺之稍衮既便而調

軍設防亦且從容壽之堂上矣若者當誡
一曰修器修船爲要夫殺人于百步外者火砲
是也接戰于數步內者戈矛牌筅是也故禦
倭之器莫要于伏弩蒺藜紙甲鞭牌噴筒火
箭神槍之類已經臣行查而向之所備庫之
所存其朽壞不可驗乎驗而無用不宜造乎
造而取備不宜精且堅乎若夫戰船之設額
數百餘有沙船有唬船又有腳船劃船若是
其多者以倭之來拒之海上非水戰不可水

戰非各色船隨取隨給不可今日之沙船嘁
船刻船雖已新造然缺者尙多不可不備第
有船無兵與無船同有兵不練與無兵同況
南兵之餉獨厚以其習水勢慣水陣所謂南
人使船如使馬也名爲水卒實難陸居安用
厚糈飽此直爲哉援遮雖調去一千所有五
百餘名與海防陸兵一千名通宜教之水戰
不時督驗則海防之設爲不虛耳若者當議

一曰各營事例之平爲不虛且操兼之春秋會哨事體
營有五部矣且屯且操兼之春秋會哨事體
不爲不繁矣何以天津左右兩營則千總俱
備而此獨乏也以穀言之海防水陸營費餉
幾五萬矣惟是屯穀所積抵糧變價始收其
半臂之力何以陸營則領穀抵餉而水營不
然也政體宜平羣情宜協補偏救弊當自今
日始未有以兵統兵而可壓服者則以哨官
統隊長千二千總官加添二員亦未有一營
兩例而可不變更者各厥久積旣苦粟紅請

如陸營例每月給粟散餉以餉之價貯庫則
修臺造船安往不可例用而乃爲是拘拘使
陳陳相因者朽爛無用卒至庫藏空匱一切
海上之修造動至掣肘也厝穀千不涸之倉
備用于不竭之府惟屯之所出所入是繫矣
此兩者臣畫俱當然經理則存乎其人若者
當議雖然議則議矣昌之四款辭若繁贅而
微臣報國之心則歉然尤有未盡若議而覆
之責在該部覆而行之責在各屬伏乞
聖明垂念陵寢重地邊防海防亦俱日前喫緊即
勑下該部酌議將前十款併劃鎮西協移右營于
大水谷一併具覆施行庶文德武備由此少
補而微臣一得之効不至爲空言矣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陝西三邊總督楊應聘題爲抵關聞警急議應
猝兵將以資戰守事准延綏巡撫董國光咨
該職移會總兵官杜文煥及催行各道公同
原任總兵官趙夢麟于各營挑選精壯兵馬
二千名疋盔甲器械俱全榆林衛見貯大神
銃威遠滅虜等砲共三百位差委原任守備
武貴押解于本月二十六日各起行赴遼訖
等因准巡撫陝西李啓元咨移會陝西總兵
官祁繼祖臨洮總兵崔振及催行各道該于
各營挑選精銳官兵一千四員名內有慣放
火砲手一百十六名盔甲器械俱備正駄馬
一千三百三十八疋遴委固原東路都司佟
國祚統領及稱固鎮應援官兵隨營已帶大
明砲四位外再查固原衛見貯大將軍天地
字號砲六十位并鉛鐵子火藥火線俱全差
委把總官崔學孔押解俱于本年八月初十
日各起行赴遼訖等因又准巡撫甘肅祁光
宗咨稱節准總督軍門咨派撥甘肅援遼兵
馬二千名匹竊惟奴酋犯順天討必加凡爲
封疆之臣誰無同仇之誼刻
明旨責備甚嚴即二千兵馬果何措處豈有靳焉
惟是河西主戰之地邊長兵寡四顧無援且
今歲自六月中旬銀歹斜兵哨番耽耽虎視
圍墩捉哨火酉夜渝盟蠢動于青海擾我邊
攻掠我塘馬殺我哨夜南北交訌處處戒嚴
見今各路兵馬分撥沿邊隄防尚不知作何
結局忽奉援遼之令正值惨皇莫知爲計既
不敢以棘難爲辭復不敢以疲弱充數分營
挑選人情洶洶夫河西即有健兒不過頻年
遇虜士稍習兵然亦有顧其身家故捨命不
惜耳自征播後曾調二千死亡過半而一旦
使之援遼萬一狡虜乘隙而入地方不無隱
憂揆時度勢實難取盈今視各道兵馬多寡
分派會同總兵官李懷信并行各道于各營

挑選慣戰健丁及將官家丁共得一千三百
有奇隨帶盔甲器械分爲二起頭起選委叅
將張大紀領六百餘員名匹千本月初二日
各起行及稱火砲庫貯多係年遠銹澁不堪
今于各營摘發滅虜大神湧珠砲五十八位
并給騍馬俱隨營帶赴遼東聽用等因又准
巡撫寧夏臧爾勸咨稱先准兵部咨行文寧
夏總兵官蕭如薰會同該道及選委叅將李
永芳于各營挑選精銳官兵一千三百名內

有慣放火砲手一百名盔甲器械俱備正騍
馬一千二百三十匹于八月十二日令李永
芳統領隨營已帶滅虜火砲二十位外又查
各營庫以見貯大將軍湧珠神砲六十位差
官劉有廬抑解于本月二十二日各起行赴
遼訖等因各咨到臣案照先准兵部咨該
遼東經略楊鎬揭前事本部題議爲照奴酋
叛逆三堡幾同破竹開鐵之薄
刑逞一日而陷我三堡幾同破竹開鐵之薄
籬盡徹遼瀋之形勢益孤蓋岌岌乎危在旦
夕矣經略楊鎬請先征兵沿邊各鎮爲目今
戰守計職部就其部略爲折衷陝西四鎮去
遼城遠人臣盡守封疆一彼一此不能無分
畛域徑調其精銳則兵馬自慮空虛空言乎
召補則錢糧漫無着落宜各鎮有辭于遼耳
職請立發新餉二十萬差解各鎮延寧甘固
四鎮共發銀八萬兩總解三邊總督衙門聽
其分撥所調兵馬之數即視其發銀總之四
鎮以六千爲率如經略所請甲馬器械俱備
即以原任總兵趙夢麟統之亦聽其自帶裨
將家丁徑赴經略標下延寧以三十日爲期
甘固以五十日爲期其發去銀兩每兵先給
安家銀三兩本等月糧草料本鎮即于額餉
內預給一月供其行資而沿途之行糧料草
視一衛兵馬應支之數于發去新餉內一頓
折給以免逐程關支大率每名安家行糧計
費五六兩上下調兵三千餘約費一萬八千
其餘銀兩即以補各鎮調去兵馬價撥兵入

遼即支遼餉而本鎮之月糧便可另募補額
之兵矣各兵有內顧者每名月給銀六錢贍
其家季終類報戶兵二部亦于新餉內照數
發補等因除具題外事關緊急合咨前去煩
爲查照酌量某鎮可挑若干即便會同延寧
甘固各處巡撫將前項兵將文到速行如數
挑選精銃甲馬器械俱備令趙夢麟及選驍
勇廢將分統星馳赴遼應援原題各安家等
銀本部委官領解亦須時日希即徑自那給
以便各兵刻日起行俟發銀到鎮聽補前數
一面亟催添註僉書官秉忠柴國柱山海關
總兵杜松昌平總兵王國棟多帶家丁各火
速赴任仍將挑選過兵馬器械發過銀兩各
數目咨部查考又准該部咨題奉
明旨移咨前來臣謂遼事危急即仰遵
令各該道上緊挑選兵馬及檄催杜松等作
速馳赴聞又准該部咨煩照本部先今題奉
欽依內事理將主事解經傳解到援兵新餉銀八
萬兩照數查收即便會同本部司道督令各
鎮總兵官挑選援兵務要勇敢精銃盔甲器
械馬匹務各堅利臃壯四鎮援兵若干令原
任總兵趙夢麟統領或以五百爲一起或多
至千人爲一起每起選差驍勇善戰不拘見
任原任將官分押行糧查點原定日期路遠
者稍寬數日總給分領將官賫帶逐程給散
不致預先花費各將官安家行糧亦照各兵
事例仍嚴飭統兵官必須恩威並濟毋得尅
減軍糧各要嚴行鈐束不致沿途騷擾如違
處以軍法各星夜兼程赴遼又准該部咨煩
照轉行各該巡撫衙門先將延綏一鎮兵馬
挑選精銃督令總兵趙夢麟統領依限赴遼
寧夏甘固兵馬雖係路遠亦要火速調發另
委分領將官但以驍勇敢戰爲主又准該部

洛煩照轉行各巡撫衙門各營路所貯大將
軍虎蹲砲共借二三百位逐程解運至遼以
濟急需隨即製造補數即于解主事解去新
餉內開銷希將借發數目咨部查考又准該
部咨煩照轉行巡撫衙門即查張大紀汪海
龍等果係慣經戰陣或習熟火器即于中挑
選數員責令管押援兵前來其滅虜大將軍
砲更希查照前咨如數借發併挑善放砲手
一二百名俱發施行准此俱經屢咨分投飛
催急如星火續該主事解經傳押解新餉銀
八萬兩至臣亦照原撥各鎮兵馬多寡數目
分發延甘二鎮各銀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
兩六錢零寧固二鎮各銀一萬三千三百三
十三兩三錢零又經差官解運各鎮去後今
節准前因該臣會同甘肅巡撫祁光宗陝西
巡撫李起元延綏巡撫董國光寧夏巡撫藏
爾勸爲照奴酋稱亂遼左告急仰奉
宸嚴集兵征討即時正秋防羽檄交飛臣等議切

在原所有原調兵馬甲仗火砲敢不星火督
發早期蕩平以仰慰
聖懷雖甘鎮兵馬稍未取盈第本地虜情危急之
狀與夫防禦之艱撫臣言之詳矣非敢異視
減縮亦其勢然也且四鎮雖議援兵六千而
併新起各原任總兵官杜松王國棟官秉忠
柴國柱趙夢麟等帶去者多至八千有奇固
稱無馬令其召價值此高秋緊急一時焉能
措手是以沿邊虜傳內地挑兵東援輒起驕
心妄念情形叵測不但今日在在戒嚴即從
此亦當時時准備茲據各鎮挑發兵馬俱精
銃膽壯盔甲器械皆全備堅利其安家月糧
各照部議明文給與至行糧草料俱折銀總
付領兵官員隨帶沿途給散如用之官庫者
補價民間者平買雖其中四鎮事體稍有異
同要亦不失部文大意併發長柄牌嚴禁經
過去處各要安靜守法不得騷擾生事與火
砲沿鐵子火藥砲手俱全各于前項月日督

發起行及千前途催令兼程馳赴已經隨咨
兵部幷經略衙門知會訖仍俟各撫臣查明
兵馬錢糧等項各的數造册至日另行咨部
今將四鎮發完日期合題報
○兵部題爲急補中軍併添設標兵以壯軍威以
資戰守事職方司案呈准新任遼東巡撫周
永春揭前事又准戶部咨昨新遼撫有蹙欲
增標兵六千用新餉此覺難行夫新餉暫充
征討事寧不徵若標兵既設常在標下散之
既難新餉何繼本部條議七款有壯增餉之
端已經奉

旨見今力行遼東經制共八萬九千後增二次則
有十萬之衆挑選九千作標兵餉不必加此
可嘗行又與新奉
明旨不悖若增標兵用新餉後來定是難繼本部
何以區處況邊餉燃眉脫巾時恐遼鎮歲用
軍餉五十二萬餘嘗若捉衿露肘不勝左支
右吾而額外又增幾千之餉且與近題相悖
本部能之乎且撫臣標兵經略雖帶去撫院
既設標兵必發還即標兵欲多不妨本鎮增
益蓋關鎮之兵悉屬撫院調度就中裒益似
爲便計亦屬可久咨兵部覆疏時酌之等因
到司奉此初照遼撫召募標兵欲精强以固
封疆其慮深長其計可久但用新餉則非長
久之策蓋新餉原係支應援兵奴酋結局即
爲停止若停止之後而新撫所募之兵將並
散之乎抑還在標下乎今蒙本部酌議聽其
選補查得舊餉遼兵月糧亦各厚薄不同合
無將新補標兵准從其厚俱入舊餉內支給
即以補原欠之額則目下不增兵異日不加
餉誠爲便計合無本部酌覆案呈到部
煩爲查照施行等因爲照遼撫所舉許定國
者雄負七尺之軀雅有兼人之力臣部試其
謀略弓馬亦儘可用但查本官原非實職難
以大破格例除中軍另選補外應加以守備
職銜團練標下兵馬待後有功績另議至於

標兵一節在各鎮有可援之例在本鎮當多
事之秋轅門重地難令空虛應于原設一千
二百名之外再補一千八百名共足三千方
可以成營制其各軍月糧令依戶部咨議俱
于該鎮額餉內支用益該鎮之兵向多缺伍
移緩就急儘可通融如此則兵常存而餉常
繼實經久可行之便計也既往揭咨前來相
應酌議題請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餉厝處宜多部覆檢
發宜早懇乞
聖明特下前疏以裕軍儲以竟成功事山東清吏
司案呈窃照遼之始發難也我
皇上雷霆有赫撻伐用張立
勅廷臣令議兵餉一再議而僅得二百三十萬如
此乎措處之難也先後解發者已及一百六
十萬見存者僅南部之十五萬北兵工之六
十萬大征未舉而支銷已盡如此乎接濟之
難也項雖有加派田畝一疏然遠在數千里

之外竭天下之物力不足供半年之支則今
日之遼餉可遂言充足乎南京浙江山東四
川之調發一切安家行糧及海運糴本若徒
取之解部額餉九邊不虞匱詘乎此萬分難
行者而兄益以京軍外調之行糧遼左賞功
之特典太倉之困日不可支矣前科臣官應
震條議十四條益深慮遼兵結局無期遼餉
支銷易盡集思借箸爲
國家襄大計耳業于前月初一日具覆
上請至今未蒙批發相應再催案呈到部看得遼
左用兵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必有如林如虎
之將士而後可奏蕩平之績又必有如京如
坻之儲蓄而後可壯敵愾之威今兵雖集而
征調方新進兵之期何日餉已靡而餽運不
繼克捷之效何時轉眄冬深寒沍窮邊旅卒
戰瘃師老財匱尤當預計語曰有備無患今
已晚矣正宜爲之急圖臣前據科臣官應震
臚列措餉諸款酌議具覆事在可行似無容

遲疑而留難者敢再備列以請除河工原借
銀淮安倉四稅銀各省直協濟銀俱題
明旨無容再贅外如南兵部之庫貯操江之存剩
後湖之贖鍰滁州行太僕寺之馬價河道之
餘積山東河南漕折之扣存兩淮庫之餘鹽
及河工銀此七款者多寡不同均皆朝廷之
賦取解與自解不同均皆臣公心故臣前疏
欲於南兵部河道衙門各借解二十萬兩其
餘分行洛劄聽其酌辦一半正不欲盡人之
情而待諸臣之自盡耳若各鈔關之節省贏
餘另批起解各省直無碍之搜括有無臣部
及該科互相查參兩殿中書之設差以風援
納士民輸助比照山西賑荒事例酌量舉行
積土成山積水成川當事急星火之時值勢
窮衿肘之際毋謂纖細無補合之皆天府之
錙銖而軍士之醪醴也況其中又無毫毛滯
碍之事儘可見之施行者哉夫邊之初警也
明旨屢頒

聖明大奮乾斷力破積習亟圖收拾以自爲
祉稷封疆大計事職至愚極陋文質無所底猥蒙
不棄拔置披垣以五載冷官抱一腔熱血所
願常在左右拾補闕遺其本懷也不謂潞府
剪桐之役承乏及臣業已
陛辭矣候册創餘尚未就道緘嘿既非靖獻之志
擾拾祇滋宙同之羞既不及深言詳論以匡
時難亦不必極論危言以聳

聖德職兵垣也在兵言兵無先遼事遼外侮也自
侮人侮當圖內修試陳遼左向來之情形併
獻職愚一得之芻菲以祈
聖明採擇可乎夫夷狄之患何代無之然不恃其
不來恃吾有以備其來耳粤自奴酋犯順警
報初傳

主上厪宵旰之憂臣工盡兵食之箸經略起矣廢
將用矣議兵則召募不足更調之四方矣議
餉則外湊不足更發內帑十萬矣此時
聖心何等儆惕神氣何等振揚縛奴酋之頸而雪
喪敗之恥豈云難事無奈張儒紳之言一入
而一切談遼事輒高閣束之肘後置之矣夷
書淳設不見怒形于色酋勢猖狂猶且談笑
而道尋致三堡之陷沒浸至清河之失守僵
尸載道哭聲振天可憐有限蒼生盡填無窮
黑浪鞏陽空城而遁寬奠奪門欲逃經略甘
心張許之節道臣恐蹈前道之續鎮臣計決
一戰以見先人于地下其勢誠亟而其情誠

可悲矣乃未幾霧陽之捷抑何稍稍矜詡也
雖天奪奴魄未敢長驅不可謂非賀世賢一
戰之力較之一二懦將觀望躲閃自應優錄
而以失事之牘幾成叙功之章不有經略得
不償失之語則功罪不幾溷淆乎且奴酋之
舉動又何狡甚而叵測也清河被尅之後亦
既兩閱月矣一見於朝鮮偵探之言則云兵
至遼廣不戰而過且向
皇都矣再見于生員回鄉之稟則云先搶其處起
號天命元年嬰來遼陽建都矣而又偏差奸
細打探兵馬沿邊下營偏臨內地種種情形
不一而足蹩雖鷙敏宪必鴟張是其心何嘗
一刻忘中國哉頃幸尚方賜而威令肅鎮撫
推而事權一大將集而軍容整懦將逮而人
心快撫順七十之首功聊足吐氣乃蠻七營
之納款最合兵機乘此時而厚集兵力分路
進勦豈待再計而后決哉顧于此有機焉籌
于持重不斷于輕率于此有謀焉籌斷于萬全

不斬于蜂漏大將多則有傾軋之患何以調
和之而使同心爲國無復循我形骸之嫌士
卒衆則有渙散之虞何以鼓舞之而使撄命
殺敵無復恇怯退縮之弊要害如三岔河等
口何以防守而使酋之不我窺曠圯如遼陽
開原等城何以綢繆而使我之有所恃屬國
可用也當作何刻期並進效常山之蛇勢以
製其肘反間可行也當作何祈樹白幟懸通
侯之賞以遘其頭土著可練也當作何編甲

泝丁寓兵于農補充忘羊之牢以備調遣總皆
兵法之奇正應由經略之權衡而尤必兢兢
業業勿怠勿荒毋以小捷爲可喜毋以虜款
爲可恃知彼知已足兵足食而后舉事庶可
萬不一失耳遼有使遼回者語及遼陽城大
多圮最難防守且人情泛泛上下泄泄宴會
作戲若無事然職一聞之不覺骨慄昔亞夫
將兵細柳文帝勞之至按轡徐行遂獨之曰
真將軍也乃壩上棘門則兒戲耳由昔視今

疆場何等時哉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冠在門
庭患切剃膚即朝夕嘗膽臥薪竭蹶幹蠱猶
恐無以振積習杜釁孽而玩惕若此何以示
衆恐奴酋有以窺我矣雖兵家有強而示之
以弱實而示之以虛者經略責專征伐或有
妙用而防微杜漸不能不于疆場之臣有厚
望也近日伏讀
明旨允調兵矣允泝餉矣諭兩部湊銀犒賞矣
王言一布懽聲四達挾纊投繻壯超距此最

泝發人心撻伐奴酋之第一大關竅也始信
聖心未嘗一日忘遼事伏祈念遼事猝難結局多
兵必須添餉司農之加泝尚須歲月兵家之
舉事要在呼吸捐宮中朽蠹之積濟大倉搜
索之窮以之運餉而餉足以之募兵而兵集
有不立縛奴酋于
闕下而致其死命者職不信也況事平之後天
下之財孰非君財即以征泝還庫亦易易者
國家安危在此一舉願

皇上熟籌之也然而根本之計不在邊陲在朝廷
戰勝之機不在撻伐斯張而在任人圖治汲
黯寢淮南之謀韓范落西賊之膽有張綱之
埋輪而豺狼屏跡有李勉之彈文而朝廷始
尊用人明效亦既彰彰較著矣而以視于今
曰何如也政本抱孤掌之鳴卿貳切晨星之
歎總憲懸缺已久部院起事徒煩朽署塵堆
梧扉畫扃大非盛世景象難爲夷虜視瞻即
就微職一咨言之治內治外均之效勞王事

爰留選久已蜚名
御座而一拋數載萬里九閽空嘆清河徒嗟人壽
致令侯者去而去者來大非隨考隨下之舊
後者先而先者後頓失依資依序之常總由
聖斷稽延遂至今命顛倒然觀
俞綸頻渙足窺
聖心無他乘其機而將順之有差即註有缺即題
是又在職司用人者矣然職猶不無奢望于
皇上也說者謂年來行取不舉考選不下皆
皇上厭薄言官多言所致夫官以言名多多益善
第不宜妄與躁耳職憶癸丑輯瑞入都每見
議論紛紜是非無主寧直
皇上厭惡即職等亦抱不平焉賴
祖穆有寧君子道長宇宙廓清世界寧泰試觀近
日言路諸臣塤篪迭奏鸞鳳齊鳴言憂國
籌邊念念匡時致主爭雖如虎好實鳴嘤職
等亦以爲遭逢盛際可相安無事以養和平
而無奈世道不醇人心好異喜事生事之徒

既有以立其標而樹其幟無識無骨之輩復
有以鼓其燄而揚其波納賄招權陽附正人
而陰逐邪徑捷盟結社顯持公論而暗營私
圖負氣岸者假建言爲護身之符祇覺面目
可憎甘顧指者借效忠爲藏垢之藪不顧鷹
犬堪羞躍冶者不祥既已蒙面而去伏戎者
在莽將無檻土而來驛路揚揚尚傲天官之
步里閈詡詡定驕監子之名殉爲世道隱憂
可無隄防早慮所宜亟允佚

命臺省諸臣以充任使以沛昌言譬之大明當
天則魑魅退舍猛獸在山則藜藿不採邪正
消長世道否泰之一機括也至于借差補官
總屬變體因差用人不無後時即如桐封大
典展親特恩而以陽盛舉行之期延至秋肅
凋落之日人屢更換事多參差兼以夜半傳
宣遂至倉皇無序不見鹵簿之設全無斜察
之儀目擊愴心與言短氣
祖宗典制其謂之何此又在

皇上稍一動念便自改觀非甚高遠難行也抑職
因是而于輔臣有遺議焉昔漢高祖定天下
叙丞相蕭何爲功臣第一謂其發縱指示討
戶轉漕輓輸不絕也宋太祖時丞相趙普欲
用某人爲某官不合上意執奏至再上怒取
其奏裂壞投地普顏色自若取拾奏歸補牘
復進上乃悟用之兩臣相業炳耀千秋想亦
輔臣所景行而仰止者也當遼事初興朝端
如沸輔臣果立票擬宗嚴旨數道逮一庸撫重處

一二懦帥而又朝夕叩
閽請多發帑金增餉募兵遼事或不至決裂至
此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惟此時爲然矣至以
人事君大臣之責從來未有不下之考選而
有之自今日始從來未有三資並候之言官
而有之自輔臣當國始此果出自
聖意而輔臣不能挽回耶羽書旁午未見指示運
輸之功班行消索未聞補續執奏之力雖重
熙累洽較之天造草昧者自難同日而語然

兵機人才今古一揆輔臣五而有味乎職之言
也當勿令二賢專美于前矣
○兵部題爲夷情事據直隸巡按潘汝禎題近關
報有虜警內地防守當嚴又直隸巡按王象
恒題爲患切剝膚憂深慟緯又總督汪可受
咨爲遵
旨添設雄關大帥的議建置事宜內稱山海爲薊
遼門戶關係甚重目今須得一大將彈壓之
兼爲遼左聲援又該順天府巡撫劉曰梧咨

同前事各到部隨將撥軍防薊一節行准協
理京營戎政尚書薛三才咨稱會同總督京
營忻城伯趙世新卷照先該順天王御史題
撥京軍于古北喜峯出防已經撥發一營去
後今巡關潘御史復以邊事告急薊門將士
鱗次東移而山海以西一片石等四處險要
須兵防守議再發京兵移駐彼地誠爲固圉
急計但京營爲國禁旅捍衛宜周近且不滿
十萬況京軍原不達出有倣急出防亦不得
越薊門等處載在戎政事宜可考今夷情告
急固難拘于舊例緣前調發五軍二營戰兵
一枝分防中西二協則薊東一協合遣戰兵
半枝往戍其地所有用遣營分輪該神樞二
營行令挑選一千五百名前去爲照該營參
將久缺未推查得神樞四營遊擊毛有倫素
習韜鈐善東部伍即將本官以原銜改調二
營管練勇參將前二出防遣下員缺速行推
補及照將官中千把總養廉素薄與軍遜出

防惟恃行糧糊口彼中各鎮班軍每軍月給
四斗五升以月糧原厚且有贍軍幣貼足供
旅費今京軍月糧一石時價止值三錢贍家
尚且不足則行糧一升五合止折銀一分五
毫不足以供日食且防守處所皆係窮邊米
珠薪桂夫援遼軍士業該部議于行糧外日
給三分京軍防薊者即不得此援遼軍士亦
應酌量增給俾古北喜峰及今出防軍士均
無枵腹之虞其參將應領

勑書旗牌亦照參將鮑承先例一體請給合用盔
甲器械旗幟備行副將查發除發餉備用聽
戶部酌覆外爲照山海關爲薊遼咽喉京師
門戶故議設大將控險而守蓋重之也今大
將東援官兵盡掃一空矣夫在無事時且當
爲有事之備況茲多事日豈宜緩先事之圖
關臣按臣議欲留將發兵誠爲長慮而督撫
二臣亦以咨請皆綢繆至計也合無將原起
總兵官柴國柱移駐山海暫爲處守且見寓

永平更爲近便不惟關門恃以無恐而內可
以捍蔽外可以援遼亦併得其一臂之力矣
其出防兵馬應照京營原議撥發一千五百
名聽營將毛有倫領戍外再于薊鎮督撫標
下各發兵一千名令該關總兵統領防援俱
候入衛邊兵募補完日撤放歸伍查京軍行
糧每日一分五毫委不足用似應于原議之
外加給銀二分以資軍食總之發兵至再良
非得已益以根本爲慮則薊兵不宜調京營

尤不宜調是謂居重以馭輕以門戶爲防則
薊當遣兵京營亦當遣兵是謂捍外以衛內
此時之不得不然亦勢之不得不然者也遊
擊吳自勉亦應照督撫之議准其專管山海
路事至于按臣所議石門等處擇用職將以
資犄角應聽該管督撫酌量調用庶重關絕
窺伺之徼而陵京獲鞏固之安矣合侯
命下將柴國柱以原官留駐山海關無事當關鎮
守有事東西策應吳自然照依新推遊擊職

宜厚集毫無所待懇乞
聖明亟下加派例議以濟軍需以彰國威事山東
司案呈到部竊惟奴酋犯順中國之恥
王愾所必加天討所不赦人人而念之矣即其
桀驁素謀來屢得志苟非我厚聲實以挫彼
狂鋒則彼將益肆跳梁而窺我內地必然之
勢人人而覩矣故兵威不可不大震則糧餉
不可不預備今日大庾空虛那借搜括已窮
寧能宴然而處哉臣等蒿目而思蓋有權行

加派一策亦往年征播征倭之所例行也而
遼東新撫臣周永春疏先得之且通國輿論
亦既同矣頃者臣部條上加派事宜照會計
錄萬曆六年所定省直田土畝數勿論優免
不優免人戶各照田畝每畝權以三厘五毫
起派除貴州地磽目下剿苗不宜加派外又
湖廣及淮安府田土派額獨多似屬偏重俱
爲酌派通計省直實派額銀共二百萬三十
一兩四錢三分八厘四毫一絲其間曆置惟

欲撫按督率司府州縣辦土物高
下而衷其平別則式等差而成其準勿令有
偏枯之形明出榜示于通衢刻給單例于納
戶每畝毫厘不許指稱多派事寧題止不許
過後仍微慮國慮民兩有郤顧祇爲揆之事
勢萬萬在不得已質之人情萬萬似在可行
乃佇候半月有餘未奉

俞旨

皇上尚以此時爲得已乎日遼東按臣陳王庭爲

急迫勢難少待限文到日即將見在司府貯
庫銀兩星速那解隨爲派補庶濟燃眉如是
尚虞其或緩

皇上猶更緩置之乎當此急而可圖之時

皇上恒意其緩圖外以機宜請不早決臣部以計

處請不早行及至緩不及事

皇上方以爲急此時雖下督責之令便解見貯之

儲而四方道理悠遠文移轉折虼延猝難立

至束手何策強寇在前三軍枵腹真大決裂

禍曷忍言前奉
旨云務使軍餉不缺紓東顧之憂而有請不得軍
餉何由而不缺謹承補牘催懇伏乞
皇上招神立賜俞允施行
○江西巡按張銓題爲遼將死事不同臣疏持議
非刻謹再剖明以質公論以祈
聖鑒事頃接邸報見遼東經略楊鎬報清河亾失
疏中有云以張承胤之死已蒙
賜恤者尚有臺臣之駁其言蓋指職也職先是

疏論遼事內有張承胤喪師辱國不宜褒贈
之語職何仇于承胤哉蓋引春秋之義以責
覆軍之將爾而鎬遂借職言併欲沒鄒儲賢
張旆死節之忠則職實不得其解蓋死一也
而所以死者不同有力屈而死者有潰散而
死者有慷慨仗義而死者有窮蹙喪元而死
者有死而繫綱常之重者有死而貽社稷之
羞者承胤于數者何居乎承胤不知奴之佯
方始分營行列錯亂敵遂得乘之是謂無
法古尚有張空拳目白刃者承胤率數千之
衆不能竭力死戰而束手待斃是謂無勇然
則承胤之死亦何足惜所惜者以無辜卒旅
而委之鋒鏑至今白骨成丘環泣遼水者伊
誰之咎也職請借往事爲喻趙括長平之役
其母請免從坐則是敗軍之將法且戮及其
家未聞優恤也好水川之敗任福揮鐵簡力
戰而死而韓琦自表貶秩不聞爲福請恤也
豈以韓琦爲不足法乎大凡論功罪者必以
朱子綱目爲準綱目書死之例有三曰死之
曰戰死曰敗没死之者子之也戰死者功罪
半也敗没則直貶之爾若承胤者固當在敗
没之例者也執此以定功罪則承胤之死宜
恤乎不宜恤乎總之職只以喪師辱國四字
定承胤之案恐千萬世而下不能易也若張
旆果以力戰而死鄒儲賢果以罵賊而死即

羅仕信洛水之忠顔杲卿常山之節詎能過之而鎬妄引職言責以不能全城之過則謬甚矣鎬智人也豈不辨此然而爲此言者職知之矣鎬蓋欲加職以掩抑死節之名謂上負

聖主褒忠之典而下解將士効命之心因職之一言起也夫職不常謂衆汝貴頗廷相之當優恤乎職何嘗過責于死節者乎至謂已蒙優恤職尚駁之則職發疏之時固不知已有

明旨也且使職言不謬則以是非之公佐

聖明刑賞之用亦職分當然何遂當緘口結舌哉鎬之詞若無意而暗伏深機知二臣之節必録而故謬其辭怒職言之相左而陽引爲証其用術巧矣而所以加職者亦至矣職實饒舌以自取此若鎬果能制奴酋之死命則職方且翹首擢陞之功以爲社稷稱慶鎬又何必介介于職言哉然而職自用職議鎬自用鎬法坐營敗死而歸咎身肥援將逗遛而及于寬政鎬之用法如此又何怪以職言爲非也鎬方受事行間肩荷重任國家安危實倚賴之職亦何敢求多于鎬但鎬不當自恃其智以機鋒中職職不得不爲剖折若鎬借職言而圖爲脫卸之地則職罪滋大職自此絕口不談遼事矣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

聖諭屢勤師期將及謹申敷陳末議以贊廟謨以靖疆場事臣猥以衰庸叨任樞務適當

奴酋發難夙夜靡皇受任之日曾有啓事上陳未蒙批發臣因不敢再瀆茲誦

明旨于議兵則諭以各鎮兵馬作速挑選精銳如數調發于議將則諭以該鎮待援甚急諸將嚴催作速抵鎮于議餉則諭以虜氛未息軍餉不敷各省直依限即解不得遲延而臣又親奉

宸諭曰師期已近撻伐將行益擴敵愾之忠早奏蕩平之績臣始瞿然思懼也屬以逆奴猖獗

上厪焦勞凡玆轉餉籌兵勝略皆奉神謨
膚斷以周旋而今諸務漸集誓師在邇凡在率土
誼切桴戈而臣實司兵敢忘借箸除旗鼓接
于郊原機宜聽之閫外者臣不敢遥度以掣
諸臣之肘外所有一二管見略爲東事之助
謹臚列于左惟
聖明賜採納焉

一曰明部署之分夫將不知兵以卒予敵而枝
各有長地各有勝用各有方略則兵家尚之

諸將知兵者非乏而部分未定恐生規避如
何人可將騎何人可將車孰可統全隊孰可
領奇兵他若平夷險阻山川原隰之不同科
南兵北兵土漢木舍之不同習皆須委任得
宜責成有定庶人不違所長而地各自爲戰
乃陳師鞠旅之第一議也此外若北關既欲
從征作何綏護而使有固志朝鮮既已頒
勑作何督率而俾無兩心此則在事諸臣不可不
聖裁

一曰聯輔車之勢師克作和臣嘗言之而猶未
及臨敵事也宿野援桴安危倏係儻諸將居
恒抗軋之顏未成功而先嫉勝已臨事作
自雄之斷臨赴敵而各適爲心則耦俱多猜
彼此衡決師貞大戒恒必由之然今日之事
君事也信賞必罰軍事也諸將宜敦鵜鴒之
大義共聯脣齒之和棄前矛後勁如田一人
顧首顧尾不分兩事假如某人某地克敵除

本人功次以外覈勘某將應援某隊協助某
城柵互爲犄角某遊兵互相牽制分別等差
一槩議賞至若某人某地敗衂亦除本人情
罪外如勢可援助而袖手旁觀力能拒遏而
掉臂引避者誅罰仍均受之則羣帥之心力
齊而絕塞孤軍亦父子兄弟之師也不然張
旃鄒儲賢之事非炯鑒乎伏候

一曰開受降之途自奴酋攻陷撫順清河諸城

屠戮數萬虜掠倍之
皇上不惜徵兵集餉蓋以拯危邊之赤子非欲擒
猶之也邊兵怯死而從敵豈無故國之思奴
酋芥視而虜使已造厥淵之釁故諗敵而擒
之則京觀之骸骨也設法以招之則玄菟之
旄倪也且招得一人奴便少一人之勢況中
有才黠之徒豈無思得當而報漢乘機會以
圖賊者則招降一節猶今日之上策矣經略
諸臣宜亟下一令凡邊人被虜者悉聽歸復
臨陣倒戈即與殺敵同賞其能就中擒斬報
功者比軍前更從優叙則邊民不重被慘戮
而所全於脅從者亦多矣昔人有射書而城
下者其義若此當時平播諸臣亦有預布銀
牌以廣降格之法在可倣而行也伏候
聖裁

一曰守葦橋之險遼左自舊遼陽失守以來委
虜帳于腹心紆邊途以七百里而徒恃三岔
河之葦橋爲門戶一線益要地也設有他虞

東西便成異域成化以來每議復舊城不可
得而先臣馬文升遂有設守葦橋之議況風
聞奴酋有燒絕浮橋之說雖狙蜮之智未必
能然而鴟鴞之謀在所當備目今西虜受款
疆事可爲宜早爲桑土之籌勿致延門庭之
寇或沿河要害築添城堡或據水設防增置
營壘俾河海之津梁永固東西之聲息常通
事若迂緩而要宜先扼者也伏候
聖裁

一曰懸重賞之格昔賢云賞罰不明雖唐虞不
能治天下況三軍之勇怯全在誅賞之權衡
皇上軫念從征將士特沛金錢二十萬赴軍前犒
賞益已驤騰甲馬威憚匈奴矣惟是奴酋罪
逆較諸虜爲深磔彼渠魁非重賞不可應于
舉事前早懸賞格有能擒斬奴酋者不恡十
萬通侯之賜其小酋首頭目以下比常格倍
之若孤穽軍卒降附夷丁不願陞願賞者撫
按勘實立取軍前銀兩從重加賚不必展轉

待報以阻軍心至沿邊屬夷如北關等果能
芟夷其黨類卽應封植于吾圍而勑以原
勑官以原官中朝無爽令也其他如叛人反正卽
開不死之條醜類投明亦與論功之典嘗茲
大役將與不妨爲殊常特舉則勇夫倍出而
區區酋首不足膏吾鉞矣伏候
聖裁以上諸款臣不敢爲高論期可見諸施行亦
不敢蔓爲支詞與少收乎實効總之彼已之
形未定宜先守而後攻兵食之計漸克宜先

計而後戰數月之間機局各異故臣再言若
此至臨機應卒遲速變化事在彼中者臣終
不敢置喙惟願與當事諸臣共勉施也奉
聖旨這取奏諸款皆征虜要務都依擬行諸將奉
命出師義同一體務要併力齊心共圖滅賊有功
同賞有罪同罰如有相忌相傾及爭功僨事
的經略監軍參來重處決不輕貸其應賞一
節還着經略衙門議定條格出榜曉喻以示
鼓舞朝廷懋賞酬勛決無爽令

○順天巡撫劉曰梧題爲畿民疲累至極加派重
困難堪懇乞
聖慈俯念根本重地特賜允免以杜亂萌事頃戶
部咨爲遼事憂危孔亟遼餉類投明亦與論功之典嘗茲
征倭征播加派往例各該道府州縣各依見
在本轄田土畝額攤均派勿論優免每畝加
征三厘五毫以充遼餉事寧停止等因准此
看得遼難方稔徵發已遍于域中師老財匱
轉輸更苦于澤竭當事諸臣畢智殫慮力謀

計窮遂謀及于加派若曰剜肉療饑姑以救
目前云爾然而加派非美也甚非全盛之世
所宜有也卽皇
天語亦肫肫于此然萬不得已之中亦須有本末
輕重之分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
國以綏四方蓋言王國爲天下根本視四方
綦重而當民勞之後加惠必先其爲慮深且
達矣順永二府固股肱郡也與遼爲唇齒遼
難初發震驚在隣四方未及聞之此中已先

受擾攘之害矣四月迄今征發頻仍至軍興
倚辦有加無已帑藏掊括無餘民間皮毛都
盡臣前跋已備陳之其當先出關而首櫻酋
難者如叅將張旆死事于清河千總何良有
兄弟橫尸趙慶父子殞命二千徒卒盡膏原
野皆薊之兵將也援師在途薊又不幸爲遊
咽喉十萬之衆有一不由薊門者乎所至殘
掠貪淫巷哭戶閉暴橫甚於夷虜臣前跋已
叅論之此後源源而來尚未盡戒前車也馬
不足則索及養馬夫不足則役及民丁薊東
各驛夫車輛皆已加增銀兩薊西則俱派及
富戶蓋雖未有加派之名而已有加派之實
特未敢以上聞耳天同一王民也薊何獨枝
之湯火同一援應也薊何獨厚之毒痛

皇上試一動念忍千此地此時而猶然加派以重
踣之乎昔漢高以豐沛湯沐令其民世世無
所與而我
太祖念渡江開創之地特免太平應天諸路之租
加意根本後先一轍
皇上每事效法
祖宗即不能全蠲全免奈何于輦轂遺黎不一從
寬政也不期當此干戈驛騷之日小民已幾
無生之心而重以加派橫征之苦肘腋恐難
免意外之患彌禍消蘗是在
皇上一圖維間耳夫損壞數萬于三百萬之中不
足有無而蠲重征于重困之後更稍畀數況
挈畿輔以提衡四方其本末輕重之辨更難

勝枚而倒視乎伏乞
勑下戶部再爲酌議免此一隅以
陵京以重根本小民幸甚
○戶科叅看得加派非盛世事也因遼餉而加派
萬不得已也夫遼事燃眉方謂部疏一取
旨而凡誼切同仇者直爲是靡膚遵行矣乃順天
巡撫疏忽以蠲免請此地方官爲地方計誰
曰不宜第獨慮他省直尤而效之長此曷已
將加派祇爲道旁之築而遼餉且艱無米之

炊矣如曰順永二郡爲股肱郡則保定不亦爲股肱郡耶如曰援師在途薊不幸爲遼咽喉十萬之衆當盡由薊門則宜大山西七鎮兵楚浙蜀黔四省兵不皆有經過之地耶職謂請免之例萬不可開獨走憑職所念者巡撫薊遼遼爲唇齒遼難初發震驚在隣其當先出關首死大難者有張旆何良有趙慶父子兄弟諸人併徒卒二千盡膏原野夫誰非兵將乎而非常悚禍薊獨偏受且馬則索及養馬夫則役及民丁驛遞車輛則有派軍器打造則有派種種波累皆薊所獨也或原派數內姑准一二量從緩徵他省自不得援以爲例者抄出酌之

○南京河南道御史郭一鶚題爲遼左地震足虞祖陵鳴震又見萬所

聖明猶圖修省亟復舊制下考選諸臣以備緩急以保治安事臣待罪留臺念切時艱先閱顛州道賈之鳳申文天鳴地震在

祖陵左右者六月二十三日巳時事也巳閱邸抄遼東經略楊鎬奏遼三處地震同時屋墻傾動者八月十三日辰時事也夫報皆有據變豈虛生天心祖陵所以仁愛我

皇上出怪異警告之者亦既殷矣此時宜衷乾惕應所當先外廷任人尤難再緩重揆地而點用二三閣輔廣羽翼而盡補南北元僚誠今日之急務至備弁走禦侮之員身封駁糾彈之任候

命六年諸臣與近時考選諸臣

皇上儻一日用之布列侍從預備防禦當不候臣詞之畢矣何者自癸丑一洽不下則丙辰留部考者就是完局之期自丙辰一洽不下則來春擬留部者更胎積薪之深慮矧以堂堂天朝見官省臺者若晨星可數侍班無人設令狡夷偵探有不藐視我中國虛無一助而雄心茲逞者乎閱至經略跋中語有不令大小臣

工汗而怖心者乎我
皇上聰明度越千古豈不知天心
祖靈託鳴震以豫告豈不知保泰維艱藉英賢以
自輔豈不知省駁臺糾察時危而亟用若謂
奴酋縱强盛未必披猖至此而如天禍德毋
援以自慰縱逆我顏行不崇朝撲滅之易耳
未暇思天下事俾不可以屢徼安不可以常
恃鳴震在
祖靈左右者是何祓祥地震危邊同日者是何妖

興豈以人言張皇爲太過將地道告災抑無
徵邛臣不得其解矣臣於此猶鰓鰓有過計
焉一方騷擾干戈則四方必受其累一鎮外
迫夷虜則寰宇必貳其心昔秦力疲於防胡
而後陳勝吳廣漫談隴上之志隋力困於征
遼而後李密王世充旋恣草澤之雄即今大
江以南在在積逋之藪追人人思爲亂之
豪逞而山之深澤之廣其間嘯聚乘釁尚有
不恐盡言者南國大小臣工無不用是凜凜
推之中原推之遐方可又知此也我
皇上於孜孜初叛議兵則下議餉則下議將議馭
將而賜劒者又下獨於用人備緩急之數若
置之若不置之若志之若不志之是時已屆
泰極之否尚不急包荒憑河之才也世已當
既濟之極尚不急濡首衣袽之相也如赴川
熊廷弼劉國縉真摽身命忠
社稷之貞臣尚不急廷議公論之推也臣以爲群
臣言之而焦唇敝舌原非過計在

聖明聽之而轉圜受言尤爲長策自古祈天永命
之謨與消災應變之方恐未有舍用人一節
可以圖治者未有不拔貞良任省臺可以備
奔走禦侮之用者是在
皇上自爲宗社生靈計自爲祖計於前後
考選諸臣即留神速允將忠義盈廷而謀猷
自廣手足弘資而腹心彌康以援危邊而保
國祚直轉移間事耳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田生金題爲邊左衷氛方

熾邊臣勝筭宜收謹瀝愚衷以佐萬全以祈
聖鑒事臣惟奴酋發難三韓阽危
聖明方軫旰食之憂臣子共奮請纓之義一切籌
兵籌餉
廟堂已有成謀而局內之所敝陳局外之所倏
議益詳哉其言之矣臣雖未諳軍旅之事其
于奴酋始末遂左情形則嘗有概于中者安
敢無說而處于此謹按奴酋本教場他失之
余孽自李成梁爲之請封撫有建州諸夷之

患我我貪其虛名而彼獲其實利所得賞賜
參貂之貲無筭而奴始富奴有戒心于我遠
地兼併南關厥叭諸部而奴始強奴以貢市
交近攻譬非關而結孚賽等爲心腹而撫遼
者方以搗巢爲奇捷日挑釁于西虜以樹我
之仇而益奴之黨而奴益無所顧忌頃一舉
而覆軍殺將再舉而三壁不守又再舉而清
河被克逆酋之焰似不可嚮邇矣然以臣料
之奴地雖廣橫直不過數百里僅敵漢一二
大縣且自東北一路之外四面皆我圍城此
與釜中之魚何異奴兵雖多其精者實不過
萬人特托名數萬以虛喝邊人耳我所調各
鎮精兵及諸將家丁遼陽募卒何啻數倍于
奴乃畏奴哉奴特其步兵據險如夷而北關
馬兵亦足相當借云深山峻嶺無所須騎而
彼能步來我亦能步往我更佐以火器奴將
披靡不支未見奴不可勝也奴輸其金帛賂
結西虜與我爲難奴之力有限虜之欲無窮

彼且岌岌乎自敝矣我亟收虎籌等酋以伐
其交而招致東北江夷以散其黨使其勢孤
援寡願此失彼而奴可滅也奴勝而驕我敗
而奮我兵勢既合奴氣力自分我利于分道
以攻奴難于併力而應頃者朝鮮助兵已有
擊奴後背奴又不得不分兵以禦也奴貪而
無親父子之間尚如秦越閒南關諸部憾奴

之誘奪其地其頭目在奴中者嘗有恢復之
志我四出榜牒藉爲内應奴又不得不分兵
内顧也奴與我角逐于原野其技幾何矧今
夙將勁兵陸續出關惟我所調遣我以閒銕
一枝攻其西北寬奠鎮江合兵攻其東南清
河一路攻其南而大師建旗鼓自西南從撫
順關入挨排而進得尺則尺焚其柞棫搜其
埋伏抵其巢穴使其進難決戰退難自完而
奴可滅也夫以奴之伎倆如此我之勝勢如

此自非平居踈玩臨事周章如李維翰其人
者俾之伏鉞臨戎似皆可得志于奴矣
皇上採廷臣之議起用舊撫楊鎬經略遼左又從
部科之請賜以尚方之劍雖敗問踵至而委
任愈專可不謂異數哉夫鎬之撫遼也曾以
可毋林之役經臣彈劾當時議鎬者微獨臣
一人即科臣趙興邦亦駁其僞功矣然鎬之
才足以辦遼職實不欲没其所長但臣所進
于鎬者其說有四敢爲

皇上陳焉一曰本之以忠夫事君勿欺聖訓昭然
而掩飾鋪張邊鄙故習臣願經略于君父之
前一稟赤心承事一切邊報寧從其實毋以
貪功之念襲粉飾之文若宋臣狄青所謂寧
失智高不敢誣朝廷者可法也一曰行之以
正夫貞臣之事君也苟有利于社稷何暇顧
其私圖職願經略舉動務爲正大光明以自

昭其純白之義毋蹈旁蹊曲徑以自分其敵
愾之神若唐臣子儀之御朝恩雖至多方激
怒而終不少假借可法也一曰持之以公武
侯之于馬謖至于垂泣斬之法之所在雖親
暱誰敢貸焉經略三蒞遼矣既有井州之誼
寧無香火之情職願其斷棄私交堅持軍法
如其有功雖疎逖勿遺也如其有罪雖素暱
勿貰也賞罰既公人心自服
議隨之矣一曰擊之以斷裴度之平淮蔡有
云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千載
而下生氣凜然逆奴播惡滔天罪在不赦今

惟有滅此朝食庶足舒華夏之氣而振
朝廷之威卽奴陽爲恭順悔罪求款其不可苟
且結局無疑者頃見經略以張許自期其氣
甚壯然使經略爲張許而遽左之事去矣且
奴之事勢當不至此則亦何至爲張許也職
願經略永堅初心誓不以賊遺君父雖遲速
進退之權不從中制而乘此兵力旣集之時
鼓行而前直縛奴酋致之
闕下斯不亦一時偉伐哉有如遷延不決坐失

事機使奴得且耕且守逆我顏行則殊負在
廷推轂之意而亦非經略所以自處也以上
四事皆經略所當深念者至于李如栢世受
國恩自宜捐縻圖報頃者清河之衂幸徼寬
政可謂厚幸且奴有今日誰實遺之則其所
以蓋父之愆雪國之恥宜不待臣言之畢也
然職尤有說焉克敵在權馭將以武
肅皇帝震怒面集廷臣親謀退虜天威震叠士氣
自倍虜竟不能大逞而去邇來喪師失律者
但恐死于夷耳不死于法也邊事安得不壞
夷虜安得不訌哉臣願
皇上延見諸臣講求長策俯
俞臣請大發帑金以沾軍餉更祈先罰後賞寧以
重典起今時之敝毋以姑息生怯懦之階遼

○原任援遼總兵今奉繫候勘麻承恩題爲乞覆
守援貞情并准戴罪殺賊以責後效以勵人
心事查得臣自本年四月十九日先准開原奴酋于四月十五
道馮參政手本防守開原奴酋于四月十五
日計襲撫順聞砲疾馳三百餘里十七日寅
時到彼與頗廷相尤世功合營嚴壘以待大
兵及十九日張承胤兵到奉集堡恩方會兵
共擊本巡撫差夜不收宋得功執令箭謂守
清河臣帶夜役面令張承胤合兵同進承胤
堅持都御史之令萬一清河有失擔子誰担
拒之甚嚴至形于色彼時以東州馬根單並

陷清河岌岌震憐巡撫調守未必無見遂半
夜驅兵潛渡此爲掉臂乎爲不得已乎既而
撫順喪師清河保全不致破竹而東伊誰之
力李巡撫卸罪于臣之掉臂不知列營以待
者何意直待大兵雲集而去之不知朱得功
爲誰之夜役令箭爲誰之令箭不知當日清
河爲生地爲死地今以六千主客兵守之而
被鬼則昔以七百孤兵而保全者功罪相懸
情事易察也故經略軍門前蹤謂倉皇誤傳

已明見至隱矣此臣先守清河之害也迨六
月內經略軍門從開原道馮參政之請專牌
行臣駐守開原督練主客兵七月二十三日
辰時報圍清河臣急策應于二十四日巳時
抵奉集堡計程二百八十里清河早陷于二
十二日矣此時李如柏屯兵咸寧營與臣聯
兵拒守賊列山峽誘我兵進臣等會攻賊據
當關之險我無列騎之途賊或建旗而下北
之駿陽南之遼陽俱屬可虞之地是以嚴兵

扼吭不緣破餌之清河併踈完璧之遼瀋相
持三晝夜會議五六次不但賊終未敢離山
格戰且使賀世賢得以耑力夷巢賀世賢以
奇出勦而兒寬鬠之攻臣與李如柏以正拒
堵而全遼瀋之地功亦相當且至二十六日
又奉經略軍門令旗令牌督備開原兵將仍
以軍法從事於戰守遊玩者李如柏又以慶
雲遊擊賈永澄飛報西虜因得革兒自奴酋
寨回巢說奴酋要攻開鐵先剋中固會臣提

兵北防即於是日北赴開原李如柏移駐奉
集守堡孟國英可問也止緣客將無塘報之
例按院無據而知僅差夜不收任得功報策
應乃經略軍門自廣寧東行途中諭勿亂報
本役又持按臣策應之報而回臣禍從此基
矣假使策應未至同戰不力委駐瀋陽開報
北走如按臣所參退縮何辭百口何辦不然
騎直犯平虜地方乎臣以主客三千冒圍血

戰迄今五載無犯誠得戰地耳今之清河險
已阻絕騎不成列彼已當關我難挑戰臣與
李如桓議保遼瀋不欲爲張承胤之續耳與
損國威者勢不同也此臣後援清河之實據
一也總之閫外機宜呼吸變幻不覬朝勒罕望
成功矧按臣原疏猶以華任爲重繼之議勘
豈非存一疑案乎以故扳中山者不省盈篋
之書鴈西戎者專任三敗之將令臣前有馳
驅七載微勞後有保全三城劣狀而竟罹此
奇禍當臣被逮無怪從征士卒環堵悲號同
舟諸帥執袂長泣矣然而世受
國恩寧忘裹革徒繫而死豈甘瞋目奴酋變起
凡因者戍者廢者

皇上未斬使過之典臣遭疑劾事由外勘罪案未
成昭明有待仰知
皇上仁慈必不獨斬即今臣之弟姪俱受征奴之
任調到諸將半係舊屬之僚舉願與臣誓死
命之至

兵科參看得國家有使過之仁必酌其過有可
使者不然三尺之法無赦人臣有贖罪之例
亦必酌其罪有可贖者不然一面之網難開
麻承恩責任援遼封彊任重賊在撫順乃棹
臂于清河矣賊在清河乃又竄身于開原矣
全軀之智則明禦虜之功罔效
聖主赫然震怒逮繫京師此正惕厲人心之秋震
疊疆場之日也雖麻承恩仰叩
九閽徼天地之恩以圖桑榆之效當今大兵四
減此伏望

集計賊有日將不用命則士不効死自清河
之失寇一李如栢而麻承恩且求比如栢之
例如承恩再寬則後來逗遛觀望者又不比
例于承恩乎顧退不死于國法誰復肯進死
于彊場遂之大事從此去矣麻承恩既奉
明旨勘明議罪則勘之已耳勘明而情有可原不
妨酌議如其罪無可宥法在不赦安得少假
以滋倖竇夫需者事之賊也況關軍國之大
者乎此以公案亦且無難勘者則亦無所用
其需計一月之內斷乎當報
上命也抄出速之

壽邊稿畫卷之十三

戊午仲冬

天都程開祜仲秋父輯

○兵科給事中吳亮嗣題爲星變非常中外憂疑不定懇乞

聖明痛加修省以回天怒事職於九月三十日至京營巡視見白虹之氣直貫霄漢職祗異之氣何以見乎震位西方之氣何以見乎兌位又思燕太子丹圖秦之時曾見此氣直非美事及十月初四日職又見異星之異事在古書久失其傳欽天監官不下數十員大約昏昧庸愚豈有達陰陽之故知造化消息之微者向來占算茫無一驗所以內外倍爲惶惑臣不知占驗不敢妄以徵應言但以意察之獨計太平之世天清地朗乃爲吉祥今據四方所上事或人而猱形矣犬而八足牛妖豬龍鬬之災他如榮河血水京師地震壞城大妖之異雨石雨土之變雷火烈風之震地裂慈寧而

爲掃除書傳所記不過旬月餘日今濤彌月不滅甚芒角漸北掃且侵斗極國家天官之書久失其傳欽天監官不下數十員大約昏昧庸愚豈有達陰陽之故知造化消息之微者向來占算茫無一驗所以內外倍爲惶惑臣不知占驗不敢妄以徵應言但以意察之獨計太平之世天清地朗乃爲吉祥今據四方所上事或人而猱形矣犬而八足牛妖豬龍鬬之災他如榮河血水京師地震壞城大

陛下臨御數十年見有如此之氣如此之星變否

陛下曾一省覽否

陛下臨御數十年見有如此之氣如此之星變否臣不知占驗不敢妄以徵應言但以意察之非有亂賊竊發于肘腋之間必有暴兵狂逞于河淮之內

陛下可不思修德以勝災修備以應卒歟

陛下數十年之政事不過目行文移耳謂之無政事可也

陛下數十年之用人不過使之文位耳未嘗用一人之言未嘗識一臣之面貌雖謂之無官聯可也無政事無人才是朝不慮夕立見枯槁之形舉朝人知之也

陛下不知也日今郊矣而

陛下不郊不郊何以謂之天子歲除當廟矣而

陛下不廟不廟何以謂之主器曾聞

陛下時奠享

先皇帝之靈何在
祖靈震怒百神怨恫悖理拂經莫此爲甚焉又聞
內庭喜怒不常往往殺戮無辜宜乎天地怒
祖宗怒而屢擧災祲叠出怪異以儆動
陛下此猶有望
陛下之意也
陛下可不仰體天心顧畏萬姓以冀轉移于萬一
耶東方小醜之叛難殺戮我人民不下十餘
萬嗚呼廟廊之處置失宜致邊關之肝腦塗
地時事若此凡我臣工皆有媿色而
陛下何以無一念之媿悔一言之罪已耶從古伏
羲以來未有三十年出入阿保之手而不一
見臣民之面者今
陛下以用人臣一言即爲辱矣改之漢唐之事不
更有扈于此者乎
陛下以一
御文華殿即爲勞矣改之古天子在倉卒之際
不更有勞于此者乎
聖躬萬一未建則宜齋心默禱于內而暫命
皇太子往攝之天之靈廟之靈猶不至厭棄也
若苟且遣官往代則與不郊不廟等耳日行
啓奏而隨時報可各衙門官員隨缺隨補職
尚恐未足以回天心而況漠焉貌焉委其轡
而弛其綱哉職見行取之官青衣角帶于長
安道上且五年五鳳樓前爲小人貿易之所
承天門外爲襤色擾攘之區三殿鞠爲茂草
禁門環衛莫非寒乞豈必仰覩天俯察地而

後知其灾祲也哉今天下學者強半化爲寂
滅之旨九列大臣但知視日行細事而無人
爲憂國悟主之計天怒于上而主不知民離
于下而上不察一旦禍至惟有君臣胥溺而
已矣職承乏諫垣自娓塞朐無可告語故因
星變之說以祈
陛下之一悟望
皇上略賜省覽如以爲妄卹逐職責職伏斧鉞亦
無所憾所不堪者他日史臣書職立仗不鳴

考陵行禮而顧瞻東方果有此象也其長數丈其
容容祿祿誤國家事也職無任激切淚泣縣
望待命之至
○南京工部侍郎羅朝國等題爲上天垂象甚異
宇內多故可虞懇乞
聖明亟圖修省以維萬世治安事職聞天人相與
之際甚可畏也人事愈失而愈甚則灾異
失則天應以灾異人事愈失而愈甚則灾異
之來相仍而未有已蓋當逖稽往牒何國不
書灾何代不紀異然未有一見再見至于不
勝見愈出愈奇如今日之甚者請爲我
皇上陳之夫近年以來天灾時變物怪人妖種種
示異姑置勿論即以今歲言之火于杼震于
地摩盪于日風霾再爲捲晝血水滙而成川
且盛夏積雪凍死士馬以千百計抑何異也
乃職等耳目之所視記更有大可異者先是
人言藉藉謂夜之將旦有光燭天其象甚怪
職等猶未深信及孟冬之朔百官濟濟恭詣

廣尺餘其色如練其形似刃其光久而不散
詢之欽天監職楊汝常以爲此彗星也職等
不覺相顧失色夫彗之所指非吉徵也其色
白兵象也其形刃又兇器也又見于東方啓
明之候若敢與太陽抗也職等方欲具疏上
聞而異星又再見告矣初六日夜有星如斗
轟然若雷隕而爲石見在安德門外及初十
日之旦復有蒼白星起自東方與前彗星並
而爲二據該監所稱恐非細故也夫至治之

世星辰順軌乃或亘于天或隕于地異乎非異乎況近在旬日之內可畏乎不可畏乎屬者奴酋匪茹尅我城堡殺戮我將士說者謂血水之兆已有徵應今大師方集撻伐方張犁庭掃穴正此其時謂宜出尤效順太白掩形而怪異之徵層見疊出何爲也意者奴酋終未悔禍耶抑奴酋之外更有奴酋耶職等不暇他及卽如留都根本重地也營武從來單弱自挑選南兵而精銳減半歲支僅足支用自那借不貲而帑藏幾虛法紀原自陵夷自九列晨稱各差庖攝而彈壓何賴兼以水旱頻仍民窮盜起草澤之間伏而窺左足者實繁有徒萬一奸雄起于內地干戈弄于潢池中外響應何以禦之舉兩京而外省可知則今之宇內亦多事矣奈何

皇上猶泄泄視之也爲今日計減膳撤樂不足以格天素衣角帶不足以回天卽齋居密禱亦

非所以事天惟以實心修實政而已

皇上誠翻然覺悟惕然儆省于目前要務如補大僚下考選開儲講釋縲臣錄廢棄罷榷稅發內帑諸政朝敉事夕報可夕啓事朝報可則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政之施和風甘雨區區星變有不化災爲祥者哉不然而天固儆之人固怠之天固急之人固緩之悠悠忽忽視爲泛常將人事日縱日倫而天意亦日衰日替盍儆戒震動無所收其威而天始爲不足災矣夫至于天不足災而天下事尚可爲乎此非臣子所忍言奈何

皇上不自省悟也臣等見時事可虞如彼視天心示儆如此是以披瀝血誠合詞上請伏惟

聖明留神省覽立賜施行

○經略楊鎬題爲議定軍餉畫一則例以免紛擾事據遼東督理新餉戶部山東司署郎中事潘宗顏分守遼東海寧道兼理邊備屯田山東布政使右參議閻鳴泰呈稱十月二十日

蒙職經略軍門憲牌照得援遼客兵來自各鎮所食糧餉例原不一各鎮將官帶去家丁多係僱募支糧皆欲從厚且戶部兵部咨文前後未甚會同關內關外借支始終尚無着落故有請雙糧者有求坐糧者有支行糧而復請月糧鹽菜者即馬乾草料有月支四錢五分之例又有豆三升草一束每一日共二分九釐之例近戶部新議調兵則例又有云如行路草豆折色止給二分之例此其例不一故人難以遵守不審酌定規則清楚可在何時大槩募兵做東征事例援兵亦宜做募兵事例今募兵每一月兵一兩一錢五分馬四錢五分又四季支賞八錢其大約也援兵來至遠方即當量有加增乃戶部近議調陝西宣大等兵有每月加內額銀三錢以此中新兵餉例是一月一兩五錢矣此可以槩援兵之在北者又浙江撫院題發浙兵四千月餉原係九錢今來援遼應照東征事例每月加銀六錢益與南京姚國輔統來援兵餉銀相同是亦一月一兩五錢矣此可以槩援兵之在南者當就此酌定無論南北無論營兵家丁不用有雙糧月糧行糧坐糧鹽菜之名但係關西援遼之兵皆以一兩五錢爲準或亦畫一之法乎至于馬之草料在遼鎮新兵之馬例折四錢五分援兵之馬草一束例折一分七釐豆三升例折一分二釐乃街市豆則一斗且值八分草一束不數斤且值一分

矣惟其喂養不敷故其倒死日多不惟馬價可惜亦且征勦無賴應否酌議在援兵馬領本色者給以豆三升草一束以十四斤爲例領折色者則日給以三分新兵馬或亦量議增加以成畫一之法乎夫弦有不調須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今亦當解弦之時矣牌仰該司與分守道會集一處取歷題議調兵募兵原行及戶兵二部咨文并近日戶部所議調兵新例及江西撫院所咨劉總兵給過行

糧銀額又查浙江撫院近題發兵照東征事
例銀數就中酌議爲一定之規幷劉綎官秉
忠馬林趙夢麟各公費應否照原任援遼總
兵李光榮之例或再加增以示優厚俱刻日議定通詳以憑具
有加增以示優厚俱刻日議定通詳以憑具
題施行該本職會同分守道參議查議得則
例前後之異同不啻多端而將卒更定之條
欵約有數項雖戰陣鼓舞宜從其厚而杜習
爭辨在持其平首則各總鎮千里赴援抱鼓

饗士支給公費應于前議十五兩之外再爲
酌加查照援遼麻總鎮河西李分鎮二例俱
止月給公費銀三十四兩有奇今當蹄敵用
命再爲破格優賚除李王杜三鎮守係見在
自有公費不議外餘如劉官馬趙諸鎮各議
月給公費銀三十兩每員歲支三百六十兩
斯亦定矣次如將領守備之公費銀九兩折
粳米銀三兩共月支十二兩千總則日給肉
菜銀五分把總則續定鹽菜銀四分皆已相
安今聽照舊惟援遼千把總既係職官應將
兄支粟米改給粳米千總中軍每日三升作
銀六分把總每日二升作銀四分以示體恤
者也其各鎮援兵係營伍抽調者已經部題
就于各鎮支給月糧以爲各軍母妻子之養
止照征倭舊例支給行糧不議外凡募丁隨
援者均係遠征各懷內顧本鎮原無坐糧應
議月加糧銀三錢固合戶部新題各鎮坐糧
三錢之例即浙江撫院所議酌兵之例亦皆

歸一矣乃行糧舊議一兩一錢七分九釐又
不如通定爲一兩二錢馬料草舊議八錢七
分又不如通定爲月支銀九錢之便也此關
以西援兵議定之大略也若遼地本鎮新兵
之餉月支銀一兩一錢五分較之西兵雖云
有差視之舊餉業已倍多既成定例無可復
議惟馬料草一項止於月支銀四錢五分雖
本地芻牧視遠方之兵稍易然懸絕似覺大
遠況養馬欲圖實用合無再議每月加銀一

錢五分通爲六錢連舊額季賞二錢或亦可
慰諸兵觖望之情而責以餧養騰驤之效乎
以上諸款再祈裁奪俯賜具題自十一月初
一日爲始俱歸畫一等因到職該臣會同總
督薊遼汪可受巡按陳王庭議照建夷發難
之初徵募兵馬之始但于招募糧餉及安家
買馬等銀議之加詳而各鎮營兵之應調者
固以爲有本等額糧未及詳議乃各鎮之糧
額已自不同各鎮將官所統之家丁或來自
各鎮或募之中途又各欲撐其例之厚者而
索之方其先後到關既額外借支已多及其
先後入遼又南北爭執不定譬如亂絲非斬
而齊之不能理也今據餉司潘宗顏分守道
閻鳴泰所議不分南北援兵行月糧總餉以
一兩五錢爲定既與東征事例相合亦與部
本新議不悖又成畫一之規可免紛擾之弊
惟各鎮客兵及本鎮新兵馬之料草各量有
增加亦審時度勢之所不得不然而其所增

入有經亦不至虛糜國家之財矣伏乞

勅下戶部覆議施行

○南京陝西道御史趙紋題爲天象示變不一人
心恐懼日甚懇乞
聖明亟務修省之實畧爲消弭事臣聞漢臣有云
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眚以譴告
之又出怪異以儆懼之不知自省而傷敗乃
至我
皇上屢年以來報災異者亦何接踵乎然猶彼此

異地先後異時未有若南都今日之甚者也
去年鼷鼠渡江今夏
祖陵地震臣等亦既有疏奏聞矣乃入九月而太
白星屢晝見月終而復傳東南白光至十月
朔百官上
陵行禮果見白芒數丈自下直上射中央後夜夜
視之每五鼓必見問之欽天監以爲彗星也
至初六日晚又有星自北殞南其大如斗其
光如火霹靂一聲衆星亂墜連響不絕久之
後江寧縣報安德鄉呈星石一塊重二十一
斤萬善鄉呈星石一塊重一百三十斤今見
寄庫也至初十日早而東方又有光芒數尺
其頭如邛其尾如箒其色蒼白與前彗星並
而爲二異哉星有定位而何以殞天本無言
而何以鳴經緯有常度而何以爲彗一之爲
甚況于層見疊出哉臣非瞽史焉知天道惟
幼讀史至宋徽宗時其卽位元年正月旣有
流星燭地散爲白氣崇寧五年正月又有彗
出西方又太白晝見當時正言任伯雨反覆
爲陰陽盛衰之辨非不切中時弊而徽宗不
悟也道教之宗括田之法花石綱之役方且
日異而月不同則金人禍宋豈天有意絕徽
宗惟徽宗侮慢用自絕于天耳今天變之告
殆有甚于徽宗時閭巷之訛傳何敢述之以
告君父惟遼左失事實社稷存亡所關近雖
有撫順小捷乎然麻承恩若不被逮李如桓
猶無此舉明乎
皇上一舉動而邊疆視爲勸懲胡不勉之以安天
下而于用人行政猶遲疑不決哉得無謂兵
陸續出關矣餉次第就緒矣遂可稱有備無
患乎夫奴酋挾數萬之兵素且鷙鷙僅僅殺
彼七十六人豈遽足以落驕雛之膽勢必不
甘受挫衂士重來惟邊臣不怕死斯足制賊
之死耳然勇怯亦何常之有
皇上一奮發而三軍之士無不奮矣雖募而一可
當十矣

皇上一懈弛而三軍之士無不懈矣雖衆而百不
當一矣臣前疏所引帝王之制馭夷狄其備
不在邊境而在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紀
綱固非迂濶無當之論也不然天下有謂發
徵輸之擾
皇上無憂勤惕厲之思將竭四海之物力不足供
一隅之漏卮所計在此所慮在彼又奚以語
干備之義哉惟在
皇上惕然修省蠲肅朝儀大振乾剛明賞罰修政

令舉枚卜以求心膂之臣而責以決勝千里
補大僚以備股肱之佐而責以宣力四方下
考選以廣耳目之司而託以視聽天下又出
內帑以佐主計持籌之艱釋獄臣以鼓豪傑
向用之氣撤稅使以解百姓倒懸之急且重
節鉞之任以固我干城補藩臬之缺以樹我
屏翰差直指之使以勤我巡方則內順治而
外威嚴元氣充而神氣振天意不可回太平
人主不畏天更有何畏蓋猶在平居時而茲
不坐致臣不信也不然景公修德一言而熒
惑且爲之屢見矣范鎮有曰天象見變當

惑且三退舍況我
皇上爲天宗子耶蓋今天下雖有三空之象要之
天之生才固自不乏弟在
皇上一轉移間矣然臣更有請焉
皇上天子也百官帝臣也天變示儆必君臣均任
其咎故書曰先王克謹天戒又曰臣人克有
常憲百官修輔當此國家多事之時正主憂
臣辱之日爲國須如子弟之衛父兄爲君須
如手足之捍頭目然後
皇上既畀之以萬軍之重又賜之以寶劍之權須
期滅賊而後朝食自然功紀旂常名重竹帛
不然國之不存身于何有況功名與子孫哉
近考滿一疏似非救時者之所宜急也臣固
願諸臣之竭力而共圖也宋臣司馬光有曰
人主不畏天更有何畏蓋猶在平居時而茲
祲祥且爲之屢見矣范鎮見變當曰天象見變當

有急兵鎮義當死不可死于亂兵之下葢猶
在承平時而茲疆埸且爲之擾攘矣詩曰敬
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臣敢
敬以是爲
皇上獻又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臣又敬以是爲
公卿百執事獻臣憂懼迫衷不顧忌諱惟
聖明採擇施行

○吏部尚書趙煥題爲時事可虞天變宜畏敬陳
保安之要伏乞
皇上化成心破疑塞特簡閣員徧補卿貳立下考
選候補散館科道諸臣則百僚師濟庶政修
舉四夷聞之謂朝廷有人戎心自息此所謂
決勝廟堂爲今日救時之第一議也
二曰發餉自奴酋發難遼陽剝膚岌岌乎寇逼
門庭矣
皇上赫赫震怒欲張撻伐非厚積兵餉不可顧調
發業有次第而儲胥獨苦莫支除那借掇拓
外諸臣叩閽力請僅得十萬曾何裨于多寡
之數計臣不得已從新撫議加派于民弟今
日民間困憊極矣井牧邑里所在蕭條水旱

凶荒訖無寧宇惟正之供尚苦不敷再重以
額外朘削其何能堪梃而走險則季孫之憂
反在蕭墻之內也就使萬無他虞而挽西江
以潤涸轍亦必無幸
皇上何不深思遠覽慨出帑金二百萬立發軍前
以佐燃眉則所費幾何而保全遼左鞏固
神京且以安九州四海民心所得不既多乎瑣
林大盈之禍諸臣封事中亦諄諄明告矣
皇上何爲愛此貿禍朽蠹而不以收安攘實效也
三曰罷稅海內之苦榷稅蓋數十年于茲矣
皇上屢下
明詔待三殿工成奏請停止至于今而三殿茫無
洛成則榷稅終無停止之日乎
皇上但見朝輦金錢若干緡曰某關津所入暮輦
金錢若干緡曰某邸店所出不知其皆剝削
于市販包漁于閭閻者也
皇上慨然停止以慰人心而固根本最爲喫緊況
聖躬未免介懷莫若將光復釋放一了使諸
營建係工部事

皇祖不曾營建三殿乎但責之該部自能措處
皇上何苦躬親握算使天下後世謂借三殿之名
以攘四海之利也
四曰宥罪
祖宗慎重刑獄每歲于暑月遣內臣一員會同三
法司熟審稍涉矜疑輒從末減
皇上四十年前未之或廢也邇來熟審之員見天其于
明旨屢請不下無論情罪重輕沉獄不見期而急
皇上好生之德得無少傷乎今熟審雖緩至如御
下鎮撫司刑官以清詔獄不宜再緩史劉光復幽囚四稔母老子喪抑鬱憂愁尤
在獄底諸囚所未有而天下臣民所共憐者
也當年事出非常人心惶惑妄議橫生光復
于召對之時臣未見爲何狀但
皇上怒而執之者亦耶以示戒耳然自此而羣情
消釋三四年來絕無一語復及前事獨光復
久繫以致內外大小臣工求寬之疏時煩
聖覽未免介懷莫若將光復釋放一了百了使諸

臣無事可言而
皇上享安靜和平之福成湯解網大禹泣罪願
皇上又召之田野畀之今官感戴鴻私莫可圖報
故敢披瀝愚忱仰塵
睿覽
○河南布政使司右參議吳撝謙題爲目擊遼左
危急已甚謹瀝血陳言再申屯田禦戎之議
以固疆圉以保治安事職自分林下衰朽本
不當復與聞天下事惟是建酋狡幻異常蓄
謀不測自先年清河殘破以後職慮遼左有

今日久矣故當辛亥疏中既請速勘遼東功
次以杜欺狂之端癸丑疏中復請申飭遼東
按臣屯議期在必行以裕邊鎮兵食之源頃
丁巳恭陳太平第一策疏中又請申請遼東
撫按毋蹈先年水火覆轍務在畢舉屯政以
固封疆之守職所爲孳孳預爲桑土計者其
心良亦苦矣末弟三疏伏蒙
皇上勑下戶部議覆亦曰屯種之法當採職所言
行之行見我疆我理地亦爲險我鼓我鋒家

自爲衛豈非萬里金湯業奉
欽依督行九邊年餘職閱邸報竊喜沿邊可幸安
寧無事而不虞遼左六城尅陷清河長坑隕
將覆師如今之慘者職爲是不勝痛哭流涕
而有此再三興屯槩戎之請也夫當今在廷
諸臣孰不奮請纓之志抱泣血之忠議兵議
餉議人議法亦既無遺策矣而職獨申屯田
之說蓋今之屯田即倣古井田遺意今之薊
門宣大即古燕趙故疆戰國趙最褊小何爲
籌遼硕畫 卷之十三 三十五
世與虜隣終其世不受虜患則世守井田之
明驗也自秦廢之祇築長城以拒胡城愈築
虜愈滋至于今益決裂而不可支其害如彼
自漢趙充國條上屯田十二策治湟中以制
西域卒殲先零奏不世奇勛其利如此則屯
田之法謂非今日當亟圖者哉誠力行之其
利有五曰權鋒臣楫曰攜黨曰來遠曰壯膽曰伐
謀何謂權鋒蓋虜別無長技惟恃有雄壯怒
馬一聞鳴鞭頃刻數百里其預羅之氣奔突
之威從來中國人馬莫敢當其鋒惟處處修
溝洫以限之即彼有驍勇數萬不當炎颶掣
電亦何由得蹂躪我疆土所謂不戰而可摧
其鋒者一何謂攜黨嘗聞之外史曰金人不
滿萬滿萬不可當在昔已然況復連西虜以
爲黨彈丸遼左何以當之今惟有溝洫以限
其胡馬彼奴酋且無所得逞縱結西虜將焉
用之而西虜亦何所利于奴酋猶然聽其要
結有不望望然嘶北風以歸者否也所謂不
籌遼硕畫 卷之十三 三十六
謀而可攜其黨者二何謂來遠今遼事危急
極矣四方調募之兵何爲五閱月不見畢集
則有鑒于撫順撫安全軍覆沒之故輒也今
誠不輕于一擊而惟修溝洫以爲備則可守
在我以全取勝之道亦在我各鎮兵馬有不
聞風而鼓舞疾趨以應援者否也所謂不招
而可來遠者三何謂壯膽頃見畿輔調兵有
哭聲震地哀號出關者有清河將卒寧死孤
城不敢一出拒堵者則膽落奴酋之積威者

素也今既有經略運籌決策于上而處處溝洫之糜所不備則各將兵皆有所恃而無他恐惟其無恐則其膽自壯其氣益銳其軍威益振不然驅畏死之兵臨必死之場未有不大敗如今日者所謂不練而可壯軍之膽者四何謂伐謀嘗聞虜酋逆謀二十年餘彼其謀豈在區區遼左一隅將騶騶內窺有大不忍言者而薊鎮所必經之地也今誠于遼陽以南山海關裏外薊昌宣大之間在在修溝洫則隱然在在金湯不必拒之使不敢來即以千百倍金緡誘之彼亦有所限不得來彼賊聞之自不覺積念盡灰逆謀頓寢是豈特可急救遼左子遺于水火之中而所以翼陵京億萬斯年者端在於是此尤攻心也顧說者謂兵農合一之屯政自營平諸葛而後不行于天下久矣今當遼左危急之秋欲一旦舉之謂乃借名于屯法古正經界修溝洫固封殭之謂如其由今之道與屯以餉兵也非需之歲月不可其議果見爲迂如深其溝洫以限胡爲也則旬日有旬日之利一月有一月之利一季有一季之利何俟期月而報成也蓋以制井之常法論則溝面橫濶非一丈不可高深非八尺不可若見其爲之也難以今應變之井制論則溝面橫濶八尺而足高深六尺而止自見其成之也易議法于平時則當借屯田之名修溝洫之實閭井森嚴不無需力于漸次議法于今日則又當借溝洫之修爲一時網羅之計晨星布列自可計功于目前且所以爲井爲品字溝之制亦不必合東西南北四面之爲備惟取其要害一面爲虜所必經之地督令合力以舉之又多設疑

穽以伺之由一堡達各堡由一里達各里莫不皆然則一面可兼三面之利一工可兼四人之工其力既甚省況今遼左諸色人等業田者非止如近議九邊開荒墾田以備軍需

經督撫題奉
欽依款以欽賜欽除之榮令其與父母妻子各相
保守不得出疆矣彼人人以保身家父母妻
子爲急凡各將領衛所世業之家又靡不皇
皇焉欲求爲撫順之續一因其勢導之所以
各屯其屯自爲保伍計自有爭先效力不日
成之又何俟旬月而報可哉故曰今時則易
然也柰何始終置之不講也說者又謂今奴
酋已出塞外經略按臣俱集遼陽所爲夾攻
策應計無所不周瀋陽開鐵之間一時可保
無恙似可無庸此賊過嚴劍爲不知狡幻異
常之慮我安能必其不來惟我有以預遏其
來陰竅其謀斯爲善策耳又焉知狡虜不乘
我威武振揚之日佯爲退遁俟我師老財匱
之後不突然大舉以逞乎此屯田之說爲今
日所當亟講而溝洫之政尤爲薊遼當事者
所當亟圖也是非職之臆說也嘗考我
國朝邊道官制九邊地方如宣府如榆林如寧

夏甘州肅州陽和各止設屯田帶道官一員
固原大同止二員惟獨遼東四道一寺並令
奉
勅兼管屯田事
祖宗良有深意臣子安可不知職之所以惓惓以
屯政爲遼左謀者職此故今何等危急時也
各道臣可復泄泄不亟圖及此乎是在本兵
經略獨加之意耳抑猶有說焉語曰師克在
和又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完事也職歷
見邊疆失事非由將領相忌不和莫肯救援
之所致乎合無申飭諸將領當此分布要害
之時務篤同舟共濟之義益奮餐胡飲血之
忠毋分人我見毋分南北兵合十萬人心爲
一心誓必滅此而後朝食將見邊備既修兵
勢日盛國威四震虜心必寒而于此時多設
間諜大懸賞格其效茜親戚及所部屬有能
乘機抵隙誅斬酋首以獻者即封以本州都
督賞以十萬金子以百里地子孫世守其有

累年邊境小民迫于饑寒逃亡在虜及新舊
爲虜擄掠者奚啻數萬寧無故土之思宜招
使之歸分田耕作不徵收租稅併復其家其
有能合謀內應協力同功者仍賞以萬金世
封其家而又護持北關等夷以爲遼左扞蔽
使酋不得乘勢長驅厚撫北虜宰賽等以爲
北關救援使酋不得斬關狂逞凡此皆遠固
藩籬以爲自固之謀也當今廟堂之上雖曰
徵兵而四方之兵未聞畢集雖曰議餉而王

居未蒙盡漁則不免于道傍作舍之議而欲
責巧婦無米之炊抑又難矣職目擊時艱誼
難容默向屯田疏頗蒙部覆採納而未見施
行是以敢竟其說

○提督四夷館大常寺少卿胡來朝題爲目擊時
艱敬陳末議以備採擇以疏壅滯事臣行能
無足比數往歲典選無功自甘廢棄乃荷
聖明復起今官蹈踏高厚之恩莫知所報初入國
門見夷氛未靖妖星吐芒廷臣各矢忠謨

許邃碩畫 卷之十三 三十一

一曰議復種馬以備不虞舊制北直河南山東
俱有種馬總計十二萬匹而以屯田御史領
之無事以圖孳息有事以便征調
祖制良有深意至萬曆九年奉
旨變賣而以價貯之兩寺抵今馬圈一空而銀亦
歸之烏有今歲遼左之役有兵缺馬招買無
至促襟露肘若此乎查馬頭名色尚存簿籍
惟將各州縣解京草料銀兩酌議存留陸續
買補如不足用聽各州縣多方申處約于三
四年間足舊額而止至于點驗印烙屯院自
有成規不必更議然復馬非獨便征調也北
直山東等處歲有俵馬之役民間幫貼道
路使費一不中式蕩產破家誠復種馬如臣
縣原養四百五十匹則餘縣可知矣四五百

匹之中一年豈無三四十匹孳息乎櫟其駒之壯大者卽充俵解又以額外餘馬變價貯庫充在官俵解之資何爲不可且俵馬一匹價銀三十兩每縣春秋兩季止以二十匹論當派銀六百兩如于種馬中取辦可少派六百兩況大州縣額數又不止此乎總之歲省馬價可一二十萬而民間私費所省或亦稱是臣謂種馬之當復者此也

二曰更調京兵以習戰陣京兵圍營十二風號貔貅後漸消耗柔脆無裨實用土木之變先臣于謙曾挑爲三大營今又不堪用矣一旦有警不免調取邊鎮夫等人耳邊兵豈生而勇膽哉祇以日習戰鬬之場而耳目熟也臣之愚計欲每歲互相更調如今延綏三千兵入衛卽將京兵三千山守宣大待秋防事竣京兵回京鎮兵還鎮推之各鎮莫不皆然如此則耳目旣熟膽氣自壯不過數年羽林介胄悉爲勁兵不必調取邊鎮矣臣謂京兵之當更調者此也見今遼左用兵結局無日蓄艾之計似非緩圖此臣所以越俎而有言也

然不過些須補葺之術非朝廷本原之地邇年用人行政之事宰執以至臺省舌焦頴禿不能得之

皇上況以臣之么麼然舍此兩端終無術以收拾人心挽回天變臣在田間見遼餉缺乏

皇上發帑金十萬羣臣見少之心屢請不報計臣計無所出將二百萬餉加派民間私計奉

旨加派者可見之數耳其中里書之暗增官吏之侵沒或不止于強半也

皇上何惜滄海之涓滴不以省閒閻數百萬之擾乎唐憲宗魏博之賞慨然發五百萬餉曰朕蓄聚貨財正欲爲平定四方耳今

皇上府庫充盈正當爲剪除禍亂之用不謂酷守阿堵出憲宗下也三事九列朝廷之股肱倭命科道朝廷之目耳此皆必不可廢之官夫豈有終不予之理而乃遲回愾惜將樹德乎

將廢事乎至于劉光復以高聲取罪幽繫有
年聞其在獄焚祝
皇上深自怨悔儻
皇上聞此苦情亦必愀然動念昔蘇軾繫獄省躬
罪已之詞見于吟咏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小
臣愚闇自亾身神宗聞而釋之今
皇上憐才好生無物不被不謂久錮愚直之臣乃
出神宗下也臣通籍二十餘年實計立朝止
有二載伏處山林之日長是以通達國體之

見短儻封菲可採將種馬京兵末議
勅下該部酌議而並將用人行政要務翻然舉行
天下一朝而太平矣奚妖星夷變之足云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河西兵力單微西虜乘
機蠢動議留續調兵馬暫駐河西訓練仍移
將臣出關以資彈壓以重封疆事職欽奉
勅書有云今特命爾訓練兵馬防禦虜寇一應邊
務與總兵官議計停當而行查照近題防勦
奴酋事理與經略協心共濟與原管備虜事

務無妨欽此職奉
命遄發罔敢寧處于十月二十九日受事業拜疏
奏聞矣次寧遠准總督薊遼汪可受咨稱西
虜王子委正台吉罕十失台吉十彥台吉要
在遼東高臺堡講添賞物如高臺堡不允衆
王子要于十月二十前後帶領各家達子犯
搶薊遼地方等因又據中後所署遊擊事都
司僉書楊應乾稟送已欵夷酋狹帒太夷稟
一紙內云有賞夷酋量加賞物無賞夷酋二
百餘名未欵夷酋十數餘名并台吉部落寧
前地方准給銀一千五百兩東事有主靠今秋
打獵之時等待上邊台吉到來帶領諸酋親
赴關口下打獵講賞預先差夷龔學文夜不
收恰大同喇麻架等稟報兵行臨關難以收
回等語本月初二日早西來炮聲不絕忽報
達賊五百餘騎犯搶小團山地方當即傳令
參將倪承勛與總兵李光榮內丁千總吳登
雲帶領兵馬奮勇前去撲殺賊遂出境去訖

夫西虜三十六營未款者都令兀魯老厮兀魯伯戶惡吉兎台吉伯牙兒長亥六營耳內狹暈大雖款每勾連西虜自張聲勢意欲節制諸酋除講賞一節已經脾行遼前道閻鳴泰行該路將領等官多方講折毋輕許以損威毋拒執以挑釁去後竊思西虜之所以敢于挾賞且方在講折而輒敢于內犯者無非見河西六營兵馬精銳者盡挑選赴遼陽此處所留者不過疲卒羸馬不堪衝鋒者耳若不急爲防禦不但河西震動將山海關以內詎得安枕卧乎職查得先調西兵一千二百名已近關門續調西兵二萬漸次將到欲令盡赴遼陽恐地方軍馬叢遝難以容受不但糧草騰貴亦且訓練不便不若散布近地就便訓練不惧調發之爲得也俟至日謹會同總督經略巡按諸臣酌量分布無容瀆奏惟是總兵原駐廣寧今李如栢移之瀋陽矣副總兵今加總兵李光榮原駐前屯衛今移駐廣寧矣河西即有兵無將誰與統理職前至山海關督臣汪可受語職云柴總兵雖奉新旨留駐山海關然無一兵統領徒爲虛設職曰移之河西地方暫統新到西兵一則拱護山海一則彈壓西虜一則趂此地糧草稍賤及時訓練聞調即行不惧征勦督臣深以爲然又曰但新奉

旨且恐與關按二臣相戾督臣曰山海關與遼爲隣非與虜爲隣遼安則山海關自安臣心甚

趫之及閱邸報見戶部覆順天撫臣劉曰梧疏內有云今日之加派所重在京國不在邊陲也今日之加派必不可減所急在邊陲所以急正在畿輔也臣因嘆服督臣之言鑿鑿可行不煩再計矣伏乞

皇上念危遼爲山海門戶固遼正所以固山海急勅兵部將柴國柱移駐廣寧李光榮仍回前屯衛續到西兵二萬一千二百名分隸二臣訓練酌量衝緩分布河西一帶地方如大勦有期

聽經略檄到即行如西虜蠢動即便領兵堵
殺不但河西一帶無杌捏之虞即山海以內
有磐石之安矣職所以恪奉
勑書與經略協心共濟者此也職所以與關按二
臣不相戾而相成者亦此也再照職本書生
未諳軍旅出關以來晝夜焦勞不遑食寢延
問軍民莫不以河西孤危爲憂職故不敢不
以上聞誠恐該部狃于成議不肯具覆如職
前疏添設標兵暫動新餉待事寧另有區處

而部覆欲動舊餉夫舊餉每軍四錢新軍每
月二兩五舊方得一新即舊兵缺額剩有餘
糧能召新軍幾何是爲掣肘之時非所望于
當事者臣也統惟
聖明裁察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王庭題爲狡夷殺擄屯
民職官隱匿塘報謹據實查參懇乞
乾斷亟正軍法以懲欺弊以謝殘黎事臣惟遼自
奴酋發難侵陷我名城殺掠我生齒復稔惡

不悛藉口沿塞設防其實乘機內犯我師當
與建賊對壘之秋即隄防極密猶懼疫謀不
測即哨探極早尚恐防備不及柰何有負任
衝邊玩惕失事仍敢欺隱殺擄情形而巧飾
蒙蔽如瀋陽遊擊楊千渭署撫順原任遊擊
胡威寧其人者謹據實爲我
皇上直數其罪狀可乎本年九月二十五日臣自
瀋陽北巡忽于本日午時據瀋陽遊擊楊千
渭差頭次夜不收口報東夷不知其數背白
口報達賊已至鐮刀灣等情隨傳遼鎮總兵
戴罪李如栢遼陽副將賀世賢援遼總兵杜
松遊擊楊欽各統兵迎敵去後隨據原任遊
擊胡威寧差夜役口報賊衆見各兵往北拒
敵徑從撫順關直奔瀋陽等情臣慮瀋城空
虛亟督同援遼保定總兵王宣標下車營都
司李希泌列營城外又差夜役會請經略督
同發山西兵馬五千刻期北援臣登城分泓

衛官二十四員躬同壯士枝㯳拒守本日申
時據遊擊楊千渭差夜役鄧隊口報達賊從
撫順關入境至會安堡黃歹屯止燒燬無人
住居屯房出境去訖臣疑賊分兵犯搶勢不
止燒燬空房且前後所報公詞不同必有隱
匿殺擄情弊隨牌行分守道閻鳴泰查勘以
憑具題去後續于十月初二日據胡威寧呈
稱前賊至黃歹畢與等屯止燒燬空草房二
十餘間摻去門葉二扇擄去軍夜十名遙見

我兵雲集當于本日午時由舊
殺擄人畜等情又據楊千渭呈稱達賊是日
入犯止擄去哨夜二名官馬三匹又據鐵嶺
遊擊鄭國良稟據懿路備禦左輔呈稱九月
二十五日寅時分達賊從撫順所會安堡地
方進犯徑至石背山屯燒燬住民周英等草
房十餘間亦無擄掠人畜等情追至十月十
六日據胡威寧楊千渭稟據撥夜朴志祥等
哨至撫順關口外看見殺死男子約有三百

餘人俱各斷頭兩離等情各呈報到臣臣據
前後所報情節互異不勝駭疑復牌行參議
閻鳴泰查照先今事理并查楊千渭等所報
殺死三百餘人果係二十五日擄掠是否止
于此數據實回報以憑立等具題又委同知
通判等官沿屯查訪隨該各官開稱東夷于
九月二十五日五更以二千餘騎由撫順關
進邊二十餘里搶至會安堡等處地方擄去
男婦約一千餘名口牛馬牲畜約二百餘隻

匹燒燬房屋約有百餘間至本日午時由舊
道出擄老弱剝去衣服殺死三百餘人婦女
牲畜赶去內除石背山等三屯係懿路備禦
左輔地方遊擊鄭國良設防信地餘畢與等
屯係撫順胡威寧署管地方遊擊楊千渭應
援信地此據各官開報各屯殺擄人畜之大
略也臣又恐不的復會經略公委遼陽理刑
推官鄭之范親詣逐屯嚴查并復行開原道
查勘撫順墻下殺死男子三百餘人果否係

前月賊夷擄掠所殺及石背山等屯被擄人畜果有若干分別某將領所轄因何不行設備收斂的係何官隱匿不行開報逐一查明呈報去後今據推官鄭之范揭稱卑職遵依親到會安堡挨屯細勘查得奴酋約有千餘騎委于九月二十五日不知時分由撫順關口古路臺空并會安堡東二衝等處進入沿邊分投擄掠平明時分至西北懿路所轄石背山止西南至黃歹屯止俱未深入約順長五十餘里除零星散屯及近關處所未及親到質驗者俱不敢開載外今將親勘會安所轄畢與黃歹等屯遺存居民張尚仁韓瞎子等供報被擄男婦共二百二十一名口牛馬驢共六十九匹頭隻燒燬草房二百八十一間只因本日按院巡歷瀋陽操練主客官兵以故石背山住民趨避堡內墻上聲說大兵將到奴賊聞說驚怕止將該屯堡外大小草房燒燬一百二十九間辰刻仍由原路出境

比時即將搶掠各屯老幼男婦帶至關口先有奴賊頭目帶領達賊千餘墻下立營策應間除擄過男子八名婦女五十餘口及牲畜等項出墻外其餘大小男婦有三百隨行所殺審據逃回在官排查屯住民泰三供証及差快手宋喬并奇兵營把總傅進國等同至關口看屍委係男婦相兼身軀大小不同仍取獲死屍頭上爛網巾二頂見証又據訪問瀋陽楊遊擊要將死屍假揑作回鄉抵飾于十三日具稟復于十四日差號頭軍劉得水潛去關口將死屍頭髮剔去及斫斷脚觔等情有賊軍邢得高親口供証等情到道據此該本道看得奴酋自清河得志之後聲言入犯瀋陽非一日矣兼之九月初四日我兵有七十六級之捷蓄忿愈深亦逆知其必有今日久矣聞九月二十五日之犯也奴以大兵扎營于關上以數百騎偵探于關下此其志豈在小幸是日正值本院自瀋陽北巡

親督兵將指授方略繼又登城列守躬爲防禦賊遂聞風遠遁莫敢深入止于擄掠屯寨焚燒草房釋恨而歸自非按臨則瀋陽之爲瀋陽幾不可知矣唯是賊騎千餘殘虐屯寨已經數處自寅而入及巳而出巳經逾時該地偵探何人防守何將曾不聞一矢相加遺則玩寇疎防如瀋陽遊擊楊于渭者罪可勝誅哉除風聞互異茫然無確証者不敢擅開外今據鄭推官足力所到班班可數乃本官而本官明肆欺隱閉匿愈工不曰三百人數想是前擄掠之人不服夷心拿至關上殺之以威衆則曰並不係本年九月二十五日逵賊入犯會安等堡殺死者移檄數次堅執如初且密令人剪其髮割其脚根示若回鄉以掩其迹而撫順遊擊胡威寧同聲附和一則曰查無擄掠再則曰並無擄掠即奉憲令索取甘結而兩弁亦公然敢具恬然若無事者殊不知被擄逃回則奏三之眼見可據割觔斷髮則那得高之口供可憑忍戮既死之屍慘甚于虜甘匿已露之罪膽大于身不謂法令著明之日有岡上殘下瞞心害理如此弁之甚者也聞之髮指言之齒碎向非本院親行採訪委官嚴查逐屯盤詰幾何不爲此弁所愚耶所當重加議處以爲邊將欺隱之戒者也至于撫順帶事遊擊胡威寧步卒三百僻守孤屯始既失于偵探既又涉于扶同背

公曖黨欺隱則一所當併行議處等情各呈報到臣據此該臣參照得瀋陽遊擊楊于渭署撫順遊擊胡威寧久駐衝邊慣行蒙蔽當狡夷分訌之日而守備不嚴值我師漸集之時而哨探不早夫賊以二千餘騎于九月二十五日寅時進搶已時出境迨至午時而報方至向使哨探得早賊豈能突然深入及賊擄掠慘殺方且百計掩覆設遭顛越詭稱奴寨追殺回鄉以滅衆口信如

于渭等詭譎欺隱眞堯代之共工春秋之正卯在王法所不容當盛世所必誅者也鄭國良左輔槩被擄掠而開報未一俟臣勘確另行議處又照鎮道諸臣俱有封疆之任者也惟是總兵李如栢杜松協遊賀世賢楊欽提兵振旅全憑偵探遲速乃于渭等弁髦法紀不亟塘報迫各將鬨搶奮追而虜衆隨遁不致進潛陽實藉衆力與參議閻鳴泰時方賴以撐持艱危彈壓將領覺察旣嚴衆從免議臣非不知邊庭用人之際而於于渭等四弁過爲吹求獨念朝廷竭天下之兵餉供一線之危疆冀保此半壁土地以固吾圍又冀存活此殘喘生靈以守此區宇乃二十之屯寨不幸而被擄掠數百之生齒又被慘殺此而不一痛懲遼之爲遼將有不可救藥者矣故寧以官狥法不忍屈法以狥官也伏乞

皇上勑下兵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楊于渭等四員分別勘懲鎮道等臣姑從免議庶

將領知憚而危疆有裨矣

○遼東經略楊鎬題爲狡賊刼掠有據將官欺匿難原乞

賜勘明正法以重邊防事本年十月初九日據分守道右參政閻鳴泰呈稱蒙監軍巡按陳王庭屢次憲牌及臣經略軍門屢次憲牌各爲嚴查邊情事轉行遼陽推官鄭之范遵依親詣會安堡挨屯細勘欺隱等情到臣謹會同酌遼總督汪可受看得奴酋犯順逆天向

止惟憑兇狠近復多逞狡謀如賄結虎憨以入犯兩河如授謀卜酋以投降鐵嶺或欲巧搆大將以相傾或欲潛遣奸人而行刺或不時殺戮已擄之回鄉以立威或不時遣人投書于各衙門以行間見于朝鮮之所歷報及新入回鄉紀元等人人之所口供者皆李永芳佟養性等之所朝夕主使不減漢世申行說之在匈奴及我先朝趙全之在俺答也臣等于大將之已到信地者無日不加申儆臣

曾于九月十八日爲緊要軍務事馬上行文遼陽開原二道及遼陽瀋陽開鐵各總兵云探得奴酋决以二十二至二十五六日内入犯各須晝夜加防如有踪虞即係各總兵官之罪又加以手書諄諄各取有遵依在卷按臣亦先于九月十五日爲此巡歷瀋陽督查邊備乃二十五日果有會安之賊矣按臣聞報一面傳柱拯等統兵追勦一面向遼陽催調援兵一面親自登城督率軍民擺守及各將至邊而虜已遁出蓋知按臣行邊兵將俱集故寅刻潛進逾時退歸而尚擄掠屯民以二百餘名口計牲畜以六十計向非按臣之在瀋陽安知賊不直抵城下又哨探的確走報無誤安知兵將不以按臣監督成功而楊于渭顧啃備不嚴致有踪失既已無所逃罪又且欺隱不以實聞罪愈難容遣乃至遣人由邊將賊之所掠者殺者爲之割髮斷觔以實其捏報賊殺回鄉之言及今行查而尚敢

命以守尊君之體于渭若以胡咸寧可以分罪咸寧署事甫一月又以二三百之兵寓駐荒村所守撫順者空名耳較于渭亦當有間若謂鐵嶺地方亦曾被擄查鐵嶺竟頭河韓高麗屯張總兵樓三處俱無殺掠止石牌山燒燬空房其情罪又不若于渭之甚于渭即百口何以自解乎臣恐于渭自知罪在不宥迫近賊巢或蒙不肖之心若佟養性等所爲不可不預爲之防者已經鄉拿監候仍聽自行按臣審實即便正法其員缺時刻難緩查有東昌堡備禦楫世爵資俸薄鷹次年力才勇堪可陞補一面檄行署事至于鎮臣已各派有

信地此後如有疎虞者仍首加罪責庶人心
知儆邊防有賴矣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餉時刻難緩孤臣老
病莫支懇乞
聖明速賜督餉右侍郎并本部左侍郎以專責成
以共濟安攘事項奴酋發難其屠戮擄掠極
酷極慘之狀該總督及撫按已臚列
御前我

撫矣又起廢將數人調援兵數處矣第兵多
則蕩糧之需費必奢費廣則支用之補奏難
調是以新撫臣周永春條奏議用督餉大臣
以綱紀其事而銓部業將原推本部右侍郎
李起元改推左侍郎即以山東巡撫李長庚
推本部右侍郎總理兵餉覆疏上請此非額
外多設以虛糜祿也亦非有特恩異數以
驟破成例也不過以累年不補之衙濟一朝
燃眉之急且以本部應有之官總本部出納

之務蓋加事而不加官裕邊勦庶計無有便
于此者乃
大聽日高悒而不發銓臣請不報經略促不報
聖意淵微莫可測識得無謂遼事尚可爲民力猶
可支而督餉大臣爲可有可無之官耶臣部
未有遼事之先省直災逋甚多九邊索餉甚
急業已力窮技竭靡可撐持至貽憂宵旰降
旨措處及茲奴酋猖獗愈徬徨莫知所出蒙
聖旨發帑金十萬前後奉
旨那借部寺等衙門二百二十餘萬其外解以減
扣至者僅零星二三萬兩以摻括至者僅北
直隸河南山東十數萬兩通計勦虜新餉約
二百三十萬有零今大兵漸次集遼前銀陸
續支發一百九十餘萬止有四五十萬尚未
發耳而索新補舊之文復傳于宣府買馬造
械之用又請于遼東千孔百出作何支應縱
臣部疏復加派三百餘萬計此時各省直尚
在酌推未便即徵也縱臣部有預解庫貯另

行徵補之文未便果至也總至已發之餉按
時支銷若漸付于東流臣一身安能權其緩
急而次第其關領新派之銀卜日徵解尚引
盼于西江臣一身安能斃其遲速而分別其
勸懲況臣今日移一文曰督新餉明日移一
文曰督舊餉督之者亦混則當之者愈亂有
督餉臣而後彼此不錯貸視聽可收觀也各
省今日接一檄曰戶部正堂催明日接一檄
曰戶部正堂催催之者愈頻則應之者彌厭
有督餉臣而後法令得專屬玩愒可立振也
且本色折色豈必堅一定之畫督餉者自別
有劑量海運陸運豈其無乘便之規督餉者
或另有運籌向來臣以獨力強支九載精神
久已困憊而耄且及之而病且侵之此即居
恒無事猶懼上負委任下誤封疆矧茲蠢爾
爲仇近域多事之時乎切思虜酋非小弱也
其暫伏山寨未嘗須臾忘中國也我繕城守
彼議修坑塹我此伍彼亦練卒乘我議勦
殺被亦嚴堵截我集精悍彼亦連黨類其乘
人不意嘯人不測豕突蜂舉之狡謀如曩者
撫順清河之役更有出往日邊患所未有竊
恐即以十萬倡騰之衆與向問六七萬健兒
角勝負一彼一此尚未可知而況此十萬軍
士月費金饟不下二十萬儻臣一已之精力
一有不到遼餉之支川一有不接不惟無以
犁虜庭奏凱旋以紓
皇上東顧之憂而內外交閫臣政慮禍且滋大耳
若宪而論之諸夷之卑睨雖潛西虜之蠢動
已報遼左之邊調漸集各鎮之減弱可虞臣
每與言及此深爲寒心難拭墮淚則
欽點督餉大臣且得一日緩乎誠一點用令與經
略撫按等衙門互爲表裏則人抱一奇各抒
所見其于進勦機宜實藉夾持蓋不止催糧
餉之調度而已也伏祈
皇上深爲社稷計將李長庚立賜點用俾之總督
遼餉精心料理則事有專責必獲殊效留臣

老病餘息以勉催九邊舊額年例銀兩仍并
黜本部左侍郎李起元以資協贊庶羣策畢
舉百務攸禰將建酋之頸計日可繫而狼烟
之警指日可消矣

籌遼碩畫卷之十三終

籌遼碩畫卷之十四

天都程開祜仲秋父輯

○兵科給事中趙興邦題爲奴氛日熾我備日弛誰陳遼左可慮情形以乞
聖斷以保危邊事職入冬以來抱狗馬病乞歸以便調理乃候
命月餘未蒙恩允遼之當事諸臣時以書揭遣職言遼左事因知奴酋蓋謀不測蹤滅無期當塲多事之秋職久卧私寓心實不安今且聞方今撤九邊之備以充遼事竭四海之財以供遼餉期滅此奴以雪敗亡之耻伸我國家威靈耳切謂此時邊政積習必且振刷耳目必且更新遼左之事萬萬可無虞已孰意會安之失賊入也而不知賊出也而不知其偵探之不明猶故也不可慮乎賊來也而不能追其各將之退縮猶故也不可慮乎賊入會安其所殺擄人數或謂以百十餘者或謂以二百餘者或謂僅十餘人者或謂賊爲竊掠或謂賊爲大舉自九月二十五日以迄于今爲時幾兩月矣猶然查訪未實報聞不確不待再勘然後議罪其上下之蒙猶故也不可慮乎楊于渭欺隱捏報胡威寧附和扶同據法論罪自無可原至于各管鎮道俱從免議夫此各管鎮道者領朝廷疆場之寄有失而不問恐無以警其後當討賊問罪之時有失而必問又恐有以推於先如此情法之兩難恩威之碍用也不可慮乎驕將之橫氣難平懦將之怯心難奮且主客不相容南北不相下日思戈矛時懷睚眦究必至于有功而妬功無罪而織罪者如杜松與賀世賢幾以幕賓所構釀成大釁雖地方極爲調停而形迹至今未化不可慮乎大將之紀律不嚴士卒之驕橈且甚開鐵一帶聞有援遼之兵強占民居橫奪民食者職查訪未確姑不舉其的名然虜來則民苦于虜入會安其所殺擄人數或謂

虜不來則民又苦於軍師期尚遠撤兵無日
將來河東之地必成荆棘之場不又可慮乎
諸所可慮卽不謂之有邊政可也邊政不修
則聲靈不振聲靈不振則守必不堅而戰必
不勝遼之爲遼不益危耶夫大兵未集賊來
如撫順清河而我無以禦之則慮在賊大兵
既集賊來如近日之會安而我無以禦之則
慮在我至于慮在我也經略入遼今旣數月
矣是未可以改觀乎職據會安之失鎮道諸
臣不可無議按臣以戎馬倥傯卽用人正急用
有退縮不前并如功生事的着遵
是深思遠慮冀及覽政職豈無心亦必不敢
獨嚴惟是鎮道諸臣旣任疆場其身則係國
家安危之身矣相與重加悉飭勿蹈前轍不
然朝廷三尺豈容再假職亦不敢復爲諸臣
狥矣更乞
皇上軫念危邊大奮
宸斷亟勅經略諸臣用肅邊務早滌奴氛勿長困
國家財力以貽

宗社憂職等不勝翹企待
命之至奉
聖旨這所奏遼左邊情種種可慮經略任事已久
各處援兵俱集如何又有會安之失平時備
禦無策且事後勘報不明坐玩如此鎮道諸
臣豈得無罪念川兵之際姑着策勵供職經
略揚鎬着嚴督將吏設法整理亟圖捄伐務
期勦滅以奠危疆如再縱虜同罪不宥諸將
有退縮不前并如功生事的着遵
前旨參來重處援兵擾害地方的卽斬首示衆該部
知道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天心難測時事多艱
仰祈
聖明亟圖修文飭武以安邊腹以
皇圖事臣見向者彗星作祟廷臣修省之請章滿
公車乃邇來彗星已漸退矣臣心喜而實心
疑之喜者喜其有轉災爲祥之兆疑者疑其
倏來倏去正天心之不可知而要之喜終不

勝疑也臣今歲元旦有池魚之夢以語同官
同官解曰詩有之衆惟魚矣兆爲豐年已而
歲果大登適符臣夢臣不勝疑蓋念魯桓公
三年之有年魯宣公十六年之大有年皆不
宜有而有春秋以爲異而特書之今日彗星
方熾遽退臣之心疑不幸類是大凡災變之
弭於修省此有以弭之而弭也其常也災變
之來經修省而遽弭此無所以弭之而弭也
其變也災異之來也或仁愛之天心借焉以

示譴告不敢不懼也災變之倏來而倏去也
則天心以爲不足譴告所謂遠其大憂而驟
近以小喜虢之奪其魄晉之益其禍楚之厚
其毒尤不敢不懼也故廷臣以向日之彗星
爲災而臣更以今日彗星之遽退爲災廷臣
以向日之彗星爲
皇上怖而臣更以今日彗星之遽退爲
皇上怖或者曰
皇上不曾俞禮臣疏
勅百官五日青衣角帶乎星變之回不有自來乎
臣謂不然臣考胤征之詞曰先王克謹天戒
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夫合
君臣交儆而後可以成明明又必君之先克
謹也其臣人之常憲百官之修輔從而應和
而後可以成明明然則修省之事重君而不
重臣也明甚不然豈其是變也釀釁階禍獨
關臣子而無與
聖躬耶豈其是變也修禳修救獨關臣子之青衣

角帶而無係
皇上之澡身浴德耶豈是變也從
皇上不郊不廟不朝不講怠忽荒政召致自三十
年之久而懺悔于五日之暫耶臣謂今日如
以此星爲天變則當修德以回天即或以此
星之退爲天休愈當修德以答天願
皇上輪臺悔過責已罪躬以平時齋心禮佛之忱
移而急禱于
皇天后土

八宗將從前怠荒一切懺悔而懺悔之最喫緊處
無越修文飭武二端所謂修文者圜丘方澤
之大典雖已逾時而絃誦不可或懈於
青宮金華玉几之曠儀雖未遽舉而枚卜不可再
遲于黃閣九列星稀當槩從填補崇何僅下
一栢臺掌院而止兩咨鵠埃當槩沛
倫綸柰何僅下一工垣兩鹽差而止諸如此類皆
文治之當修者而乃若文章氣運治覺萎頹

科甲鳥元更闕文運邇歲以來或以窩益遭
譏業勘明而部尚未覆或以四科蒙詘纔疏
辨而勘尚未行此或假或真總于風聞言事
之常略無掛碍而速勘速覆當此日久論定
之後愈見分明非直大體應存亦且真情欲
竭所賴扶文運而興文治或其一端也至若
飭武更有可言者焉遼左之後經略到邊亦
既數月矣柰何而再有會安之失即
皇上于遼初意甚銳嗣後以監軍主事請則又不
報又何以解焉遼軍月費不下二十萬遼庫
見貯纔勾一兩月支銷水衡之虧一項奔命恐後
吉五十萬者尚若干未發夫獨非臣子與而忍弗
予也搜括一節獨鹽運河工二項而已逾時而絃誦不可或懈於
他如宣鎮之懷隆以節省銀七萬兩抵充加
汛真定之鉅鹿以蕞爾小邑括得三百餘金
假令海內司道盡如懷隆州縣盡如鉅鹿則
三軍無憂待哺百姓無虞增賦而無柰竟成
空谷之音也郡邑長以輯瑞行加派事伐庖

者得毋推諉須戶部行檄督催但不許借名
苛索羨耗即郡邑長呼嵩罪天官曹題留若
而人餘當趣令速還以竟代庖之所未竟毋
得枉道家居躭延轉餉總之加派萬非獲已
速乃有濟耳臣考征倭往例有犒賞軍士銀
如張夢龍章廷柱輩先後輓輸皆出內帑故
當時行賞出部帑者曰賞功銀而出內帑者
則特標之曰
皇賞銀以明天子德意曰昨二十萬之賞獨從戶

兵二部輸之夫二部何不聞執徃例以爭也
今省直解運尚阻梯航隆冬沍寒凍餒諸軍
恐難用命
皇上若頻加軫恤慨發帑金百萬一爲接濟俾以
投膠挾纊之感而鼓超距飲羽之風遼事庶
尚可爲耳顧此特以遼言也同官趙興邦疏
不云乎撤九邊之備以充遼軍竭四海之財
以供遼餉臣謂今日九邊供可慮而雲中爲
最四海俱可慮而留都爲最奚以明其然也

雲中與虜僅隔一垣虜款五十年而來所恃
者惟一老胡婦戀中國恩其孫素酋狡甚素
有子猛克年少而悍部下多狙獪臣恐將來
壞邊局者必此酋也況素與卜互爭家事卜
部落纔一萬餘素可十萬二虜一強卜雖襲
王號謂吾特空王者耳王賞盡歸素貢則徒
使素饕腴故堅不肯貢素則謂不貢在卜我
未嘗不恭順也柰何斬我六年市賞素以此
率部落挾賞有日臣測之意大可寒心乃今
專爲援遼將雲中精銳悉令赴遼即云旋借
旋補餉且安出刻下寒冬野無青草素即臨
邊恐未能得志若入春乘草水之便驅久饑
之雛蹂躪我禾黍騷我邊部其何以支夫上
策宿重兵境上明示曲直使王賞歸卜餘賞
歸素敢有梗者甲兵臨之今不能然計惟有
確偵預防一訣貢則賞不貢則不賞如無貢
而挾賞者卒乘在此尚可振卜之孱而阻素
之橫然豈揮空拳策短馬所任會須戶兵二
部商確如何補兵如何補餉所謂亡羊補牢
未爲晚耳至稽兵稽餉則有山西寧武道冊
式具在各鎮採訪而行使餉必歸士無侵漁
之竇孔士必歸伍無冒占之虛名在在皆兵
人人能戰又何外侮之足慮乎此
皇上不可不熟計遼左之餘而徐計之者留都乃
國家根本重地據臣所風聞其軍伍之虛耗
操演之生疎人事之情竊奸雄之窺伺甚堪
隱憂原額軍丁十四萬後減至四萬至于今

抑又減矣不知軍士于何銷餉于何貯即有操
演竟同兒戲如水操原額船四百隻今纔六
十隻耳每年修造金錢通同乾沒祇將灰烟
塗飾而日久不驗及至操期軍無一有但令
漁人將漁舟隔江放銃數聲塗人耳目臣考
高皇帝於留都貯有絕精兵器數庫今庫皆圮漏
軍則藤盔紙甲徒手走營不知器械爲何物
水衡歲將數萬金錢砌可緩之街道而于兵
庫兵器絕不肯一爲捐金修繕則何也最可

異者姑蘇之太湖鎮江之孟河兩地水賊盤
聚數萬以上劫殺殆無虛日其海山蛇山賊
首已儼然帝服矣發縱連結握南都于股掌
上近且四布流言欲于蘇松借銀江陰借兵
凡江左奇人俱欲厚貲羅去此其志豈在小
乃應天撫臣請疾久矣何不急賜罷另簡才
望以資彈壓蘇松按臣題差久矣何不急下
命敦趨赴任以遏亂萌仍一面
勅諭留都當事驅除毋貽日後滋蔓難圖之患此

皇上不可不以熟計京師之餘而併計之者伏祈
即賜納鑒庶幾天庥可答禍亂可消若猶泄
泄漫不經心內順且難外于何攄而國家大
事去矣臣憂懷婺婦言效狂夫其嘉納而施
行之

○兵部題爲邊方夷難未平海內軍實宜亟仰祈
聖鑒振飭舊章以保盛治事臣聞自古國家全盛
未有忘戰而不危者矧今四方多事時值勍
勤若復玩惕因循不豫爲不虞之戒臣竊以

爲計之左也頃者奴酋犯順罪在必誅索賦
發者又非一遼左也一鬥有警猶竭海內之
力以赴設風塵四起能不顧此而失彼乎駭
而後圖噬臍何及臣每一籌思食寢頓忘臣
觀國家兵制內自京營外及邊腹主客兵一
百一十六萬有奇而民壯鄉兵諸色不與焉
其時一地方之兵自足供一地方之用故

朝廷不惜數百萬金錢以養之良法美意犁然
可守而今何如也按冊呼名非乏如林之衆
而傳烽入境輒多露肘之虞無亦疎忽相仍
責成久廢遂至有兵而不可用與無兵等耳
臣惟兵有籍有額就原額而稽毀之則登耗
可知也有聲有實討軍實而申儆之則緩急
可濟也宜令省鎮諸臣各將所屬兵馬盡數
查出要見某標某營某衛某所各原額若干
今實在若干內堪戰征若干充襟役若干馬

匹盔甲器械各若干各該糧料若干備細造
冊前開大總後列撒數仍將該管職官姓名
開註各營衛項下一面先報本部及兵科收
照一面嚴行該管查照簡練迎故者清補老
弱者更汰器械等項俱一一整頓仍須明立
規格責成訓練每季終各該兵將上之監司
監司分別勤惰上之撫按年終巡撫衙門開
簡明書冊類報部科查其春秋簡閱之勤惰
即爲監司將領之殿最承平無事守備常嚴

一旦有警兵不外索此亦地自爲險人自爲
戰之算也臣又有說焉省會邊海藩籬也畿內
輔股肱堂奥也查得嘉靖時臣部題稱畿內
武弁單弱議行北直山東等處義勇分撥防
守及召募隣邊軍餘間民安插教練規畫周
詳法制甚善臣愚謂操練丁壯宜通行于中
外地方而拱護
神京尤莫勝于畿內八府況今將吏窳惰法紀廢
弛較昔年兵制又不知幾何猶猶敝矣臣請併

勅畿內諸臣督率道將整飭前法各將選練鄉兵
名數一體附冊報查俱載入考成而黜陟行
焉務使收一人必獲一人之力費一餉必得
一餉之兵庶堂奥固而神氣彰或一制變銷
萌之一策也不然指畫餅以充饑操空拳而
格鬬如今日遼左之事豈不悖哉唐臣陸贄
有云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
不得盡其力虜每越境橫行輒曰兵少不敵
朝廷莫之省察惟務征發益師無裨備禦之

功徒增供億之弊老成之獨慮也今日之龜
鑑也可不爲寒心哉臣謹循職掌具奏伏乞
皇上特加省覽
○兵部武選清吏司員外郎董承詔題爲遼事尚
多可憂微臣妄持末議謹據見聞直陳情狀
以備
採擇事臣聞之制勝者謀貴萬全慮患者亦有
一得該臣于十月初一日祇奉
欽命遣臣齎解犒賞遼軍銀二十萬兩隨領兌軍

卽陛辭就道比馭星馳半行風雪又沿邊之
警報時聞夙夜憂惶懼性懼無底止以孱
明命幸仰仗
天威於次月初五日獲抵軍前交貯所有賞格事
宜聽經略撫按與鎮道諸臣遵
吉優給具冊奏聞臣伏念奴酋匪茹狡焉啓疆我
國家爲發數萬之師糜百億之餉至復上厪
聖慮穆然軍士之寒苦特發多金用彰
恩賚而臣以備員承乏謬當驅使抵遼之日三

軍歡聲雷動銳氣雲蒸無不誓滅虜賊以圖
報効者區區小醜何難一鼓殲之顧臣愚私
憂過計切以爲尚有不可知者蓋其難有六
而
陛下試垂聽焉
一曰將多而難調夫有萬之師一帥可統克敵
之績無忌乃成今以援遼而一時大將起自
廢用與移諸別鎮者遂至數員毋論疾者去

者衰老而委靡者徒取四夷之誚卽使人人
信布而十羊九牧終屬多端且其名位各不
相下識略未必相符合既不專分又難一聞
其中有虛憍恃氣枝懻嫉能以賀世賢霧陽
小捷尚欲多方中之者此而可期以同心戮
力共建犂庭之勛者乎
一曰兵貴而難用兵之精者十可當百百可當
千今所調援兵非不蜂屯蟻聚聲勢赫然第
承平日久其在腹裏者既不知兵刃爲何物
卽各鎮間有強壯而舍已芸人未必盡其精

者相予至各將所恃惟有家丁而廢棄之久
半屬散亡多有聞命而收募者徒取充數爲
名耳頃臣在遼見有臣郡從軍者數人號泣
相向大率皆市販菜傭之侶妄意厚積遂從
招集未嘗戎馬之場先抱死亡之痛其他寧
無是者以此衆戰譬驅嬰兒搏虎直投而飼
之耳雖多亦奚以爲
一曰倘久而難繼自逆酋發難以來兵食之費
不貲焦勞亦既不遺餘策矣頓一旅之師未興
百萬之儲已竭前者業期進兵而天未厭亂
雨雪載塗方今寒威徹骨多見有凍而立斃
者而責之策馬荷戈此必不得之數也待其
春深水泮而泥濘中亦未便可長驅直搗臣
且不暇慮河上諸人允無鬬志而特籌者將
捉衿而露肘矣其究何以支之
一曰賊狡而難制奴酋素稱黠悍自計陷撫順
之後屢肆披猖時以飄風驟雨之師縱豕突
鴟張之毒既拉三堡復墮清河此時遼卒被

屠援兵未集所幸社稷有靈不驅而去否者
破竹之勢又已無遼矣近聞其志在開鐵欲
遣婿詐降以爲內應復厚持金帛走卒于虎
憨兎憨要之入犯而又間歸戕據掠之人傳
致其悖慢之語危變多端萬一不虞而墮其
術此一蹶不復振之勢也遼事尚忍言哉
一曰地險而難攻諸房散處沙漠不過逐水草
而居惟此酋阻深蔑險巢穴甚固頃且設柴
柵築壕塹以爲防而我兵之乘機也越三圍
踰五嶺聞其險隘之處車不得方軨馬不得
並馳自非熟審于堅瑕虛實阨其吭而附其
背勝負之數臣未有所定也
一曰功寡而難恃朝鮮久稱屏弱又素懾于奴
酋之積侮今雖以萬餘兵屯之境上未必不
覘望成敗爲進止北關兵雖精不若奴酋衆
其勢亦不能悉舉以功我此項再各益以我
兵二三萬壯其聲援應彼此犄角之形堅而
首尾可相擊而應也此六難者彼我半者也

而更有在我者其當議亦有六焉并得毘其愚奴之再三侵犯皆由撫順關入其最不可解者一經殘破輒棄不守曩時雞犬鳴吠之場今皆爲狐兎縱橫之窟初猶曰無兵而敗鴈之衆屯扎遼陽設早有一二重兵彈壓其地因以漸次收集屯堡居民尚未必輒入輒出如蹈無人之境又有九月一番殺戮也而徒責偏裨以不設備臣謂勢固不敵獨其欺蔽之罪負不容誅耳此修守之當議者一也

遼延袤雖二千餘里而阻山濱海可耕之土無幾又時見蹂躪雖有積貯僅足供遼耳今平地增數萬兵馬芻粟之值遂至數倍頃且不支之形見矣度去師期尚遠縱金錢輸輓不絕而能使天雨鬼輸乎謂宜水川于山東登萊陸則于永平山海諸處令其應起解者盡具本色以待接濟寧先事而儲不測之倉毋臨時而掘既竭之井庶幾有備無患乎此儲糈之當議者二也遼軍額雖十萬近止八萬有餘散處二千餘里各營最多者馬步不過千餘其逃亡者什之二老羸者十之五稍強壯者不過什之三四耳近復挑選從征而各營益稱單弱又半疲于奔走倘沿邊諸虜有窺虛而蠢動者臣恐在在俱瑕遼之患不獨一奴酋也此防禦之當議者三也各邊惟遼最衝而餉獨遼爲薄自廣寧正兵營家丁頭目人馬得加至八九錢餘雖稍有差等大約一軍一馬所食不滿六錢故別鎮步軍

有多至一兩五錢馬皆七錢八錢仍有貼夏月草料者頃又以調援而給安家行糧之費遼即不能概爲增厚其從征者既以土着不給安家或亦當于行月糧之額量爲優處庶使觖望消而有奮心可責其士飽馬騰之效乎此餉額之當議者四也遼處關外無冠蓋絡繹之擾平時轉輸奔走所用以負載者每驛不過車五六輛多至數輛止耳軍興以來輸蹄相錯日夜不時少休而猶官不足而借

之民今則民以役苦逃亡併在官者亦賠賧
而待盡矣臣每至一驛輒見追呼多有典衣
冠而應付者不虞皮盡而毛無附乎謂宜每
輛量增脚價俟事平而後汰之所謂窮則通
斯其時也此驛遞之當念者五也今甲陣亡
者優其家三十金夫非所以慰死忠鼓生氣
耶間前之役于遼者至今未得沾恤毋論仳
倘悲慘情實可矜而使從來之功令不信于
疆場臣恐將來僇力于原者從此生解體之

心雖有境林大盈誰爲我扞蔽藩籬者乎此
優恤之當議者六也已上數者總之人所皆
知皆言而臣以奔走之役採諸道途與得之
聽聞既實見其情形義不敢爲隱默故直據
其一得之愚臚列如此伏望
皇上念全遼之安危關係神京之利害嚴飭將士
同謀協力務期萬全後進一舉成功併祈
勅下臣議有可一二採者及今爲安固疆圉收拾
人心之計庶遼事尚可維持寧使異日者臣
說不驗而受妄言之誅所甘心也仰惟
聖明裁擇焉

○經略楊鎬題爲日月易邁兵馬難齊懇乞
嚴旨急催以濟征討事爲照奴酋以四月發職鎬
以五月出關維時兵馬援遼者僅薊保山東
諸營在焉職是以有急調應猝兵將之疏於
是兵部止調宣大山陝共二萬自六月始至
十一月中旬始盡出關而甘固三千尚在寧
遠廣寧一帶其浙兵于四月間爲兵部所先

調者雖已戒途而猶未抵近關川兵於七月
間爲兵部所續調者又若迢遞而絕無音耗
總計衆寡不敵制勝猶非萬全兵部是以復
有後調邊兵之疏初謂年前猶可舉事而值
嚴冬大雪地利不便似非進征之時且前後
徵調僅有其半亦無必勝之勢不得不俟之
明歲之初矣然時光如織奄忽臘盡使所調
之兵或延遲觀望歲前而猶有不至即已至
之兵或疲羸疲弱充數而猶有不堪者不有

必懲之法終是虛文相誑未免妨悞進征查
得先調遼兵僅有馬林所統來宣大人馬係
一一親自挑選則以宣府巡撫彼時猶未到
任馬林故得于該鎮總兵劉孔胤破面爭執
尚得其十之七八而如張萬邦所領山西之
兵趙夢麟所領延綏之兵則十無三四之強
者問之則曰司道各爲地方鎮協見任把持
與兵即兵與馬即馬吾儕閑廢之人其敢啓
口乎噫是未必督撫司道無急公之義則以
間廢武弁但以得兵爲幸而無志于建功立
業者一任其賣放遷就漫不加之意耳職謂
今日所調之兵俱應以見任謀勇之官親自
挑選彼中司道鎮協不得恃勢把持其有疲
弱充數及年內不到遼陽者聽兵部查照前
後
明旨從重議處庶有警懲然當此迫切時非再得
嚴旨下部馬上急催則恐仍前玩愒以迨春深氷
泮河水流澌草木蒙葺人馬疾疫師老財殫

其于天時地利人事俱不便終亦何濟于征
討哉職謹會同總督薊遼汪可受巡撫周永
春巡按陳王庭具題伏乞
勅下兵部嚴催各處精銳兵馬撥見任將官統領
星夜兼程務于年裏齊到庶征討有濟矣
○順天巡撫劉曰梧題爲重地不可疎防大將不
可數易懇乞
聖明信

夷酋伯日暈太會合抽扣兒共聚精兵千餘騎要在桃界二口入犯又據馬蘭路稟報蟒斤兒等共凑三千餘騎要犯桃林界嶺一帶地方又據太平路稟報西虜伯彥呵哈傳調精兵二千餘騎要于十一月半前後在桃林口等處報仇中協警報如是而東協則更急矣據鎮守山海總兵柴國柱今報朶顏衛大小頭兒傳諭不許打圍用心餧馬等河凍了戎心講折之報相續于路脫一旦馬蘭松棚太平諸路闌入犬羊逆吾隸之顏行西協必事而出塗之師轉運不絕之餉能整暇如今日乎安薊止以紓遼防薊乃能安薊不必荷擔薊任者憂之恒人解之矣而意留一疾痊無兵之老將又不可得旦奉留而設總兵杜松矣松未煖席以調援去屬縻占而夕欲去之也國柱甫下車藉逆弁之賊清隱占之伍臣方以振勵期之不謂不能一日安也臣伏自惟急公之誼唇齒之援臣業已殫士民力竭狗馬心以行遼矣今夷情疊至亦

山海疊障萬重某可闌入臺空墻塌某可搗虛大將軍果皆朝受事夕運諸掌乎將意士情果能一日而臂指隨屬惟吾意乎頃督臣汪可受回鎮與臣曰近乃知山海一望曠野險不足恃宜宿重兵今既無重兵而但留一將臣憂未歇也頃西協兵將與酋滿旦相持臣檄道將不得與寸絲斗粟以示吾弱而生戎心講折之報相續于路脫一旦馬蘭松棚太平諸路闌入犬羊逆吾隸之顏行西協必事而出塗之師轉運不絕之餉能整暇如今日乎安薊止以紓遼防薊乃能安薊不必荷擔薊任者憂之恒人解之矣而意留一疾痊無兵之老將又不可得旦奉留而設總兵杜松矣松未煖席以調援去屬縻占而夕欲去之也國柱甫下車藉逆弁之賊清隱占之伍臣方以振勵期之不謂不能一日安也臣伏自惟急公之誼唇齒之援臣業已殫士民力竭狗馬心以行遼矣今夷情疊至亦

未嘗希尺寸之刃升斗之糧十百士馬于遼
獨計留一大將于關則奴酋不敢窺我虛得
戰將爲倡則偏裨不敢愛其死得一任事不
憚勞怨之臣則夙蠹清而士氣奮且國柱起
家所携從健兒悉赴援兵其弟亦復接領援
兵繼遣出關矣國家從來不乏征討然未有
用大將至于八人者況遼兵數萬十羊奚取
九牧何獨不可留一將于關以維内地而廣
寧去山海五百里而遥萬一近虜乘釁如前
所謀報將薊東可以不守耶永春之言曰遼
安則山海自安又曰河西一帶無虞而山海
以内有盤石之安矣夫臣所憂危正恐山海
以内不能安行永春之策則薊可入遼之統
馭即無所用臣臣身贅也移國柱于遼以安
濫自罷噫是何言也遼之仰藉於薊薊之往
而援遼洵如曰梧之言弟不思薊之健卒遊
而入于遼也薊之器甲輓而入於遼也爲私
當罷伏乞
皇上即賜罷斥至于山海關應否該防半年四易
無將應否再易

新旨應否屢更
勅下該部從長酌議以奠邦畿毋以臣輕并輕鎖
鑰而褻
絲綸庶國體邊防兩有維矣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關帥原藉援遼藩籬不
宜太分謹因薊撫之疏再一申明以求共保
封疆事職接邸報見順天撫臣劉曰梧一疏
重地不可疎防大將不可數易職讀之一過
不甚駭異有是哉老成人舉動固如斯乎職
言公事也曰梧所爭亦公事也同爲封疆同
爲
朝廷相及乃以相成既相左不嫌相正而輒不
勝憤激至云薊可竟入遼之統馭而欲以冗
濫自罷噫是何言也遼之仰藉於薊薊之往
而援遼洵如曰梧之言弟不思薊之健卒遊
而入于遼也薊之器甲輓而入於遼也爲私
於遼乎抑爲
皇上分東顧之憂乎如爲私于遼則當如富室之

於貧兒捐一錢之惠不勝德色曰梧施已倦矣如爲
皇上分東顧之憂則當惟力是視爾我藩籬應須
剖破卽不然亦當與督臣樞臣從長商議如
職之議爲長便從職之言如曰梧之議爲長
仍從曰梧之言有何嫌疑有何芥蒂何必憤
憤然輒以意氣從事也且按關二臣之爲薊
門慮不可謂不周矣在按臣王象恒已題撥
京軍於古北喜峰出防守一片石等四處矣
題挑京營一千五百防守一片石等四處矣
出關之始與督臣商議再四而後具疏非孟
浪爲此舉也而何曰梧督過之深耶如曰廣
寧去山海五百里而遥萬一西虜乘釁難以
策應則職疏不云李光榮仍回前屯衛乎據
光榮對職云西副將
勅書原帶防薊倘薊有警報光榮詎能坐視而已
乎職疏請移柴國柱廣寧仍令李光榮回前
屯蓋爲光榮在前屯七年彈壓久著不便更
易職亦非孟浪移國柱五百里之遥也大抵
國柱所慮者無兵耳職不知此時薊鎮督撫
曾否照部議各發標兵一千名令本官統領
防援否如已有兵彼原以援遼爲名遼東有
事彼必應援在山海猶在遼也職與曰梧之
意有何刺謬如無兵馬統領而虛擁坐鎮之
名是曰梧爲山海計則周爲國柱計則踈矣
封疆之臣各爲封疆職與曰梧何尤但念薊
遼輔車相倚不宜太分藩籬耳至若遼東虜
叅將事李懷忠稟稱有哈喇兄弟四個帶領
達子五六百馱帶盔甲上邊明說打圍得便
犯搶又有虎愨兎愨傳各營達子大小頭兒
將好馬餧著不許騎聽調有犯搶消息十七
日據杏山備禦祝世昌稟有拱兎營差夷小
郎中蟒官大等報稱有哈喇侵打喇明暗蟒
斤兒十個頭兒帶領達子一千餘騎要在這
月盡犯搶錦州二十一日據署慶云堡遊擊

何懋官報稱有卜兒亥下次男蟒各大營通
夷額思庫等報說有巴嶺爪兒兎會合黃把
兎等各管大小頭兒達子上了馬五日到廣
寧沙嶺海州要犯遼瀋等處地方你們裏邊
十分防他又審來夷審說因得華兒帶有四
十名達子駱駝二十隻馬一百匹往奴兒哈
赤家去了二十日多又據管東路協守副總
兵事麻巖援遼總兵馬林各稟報相同本日
又據山海管參將事遊擊吳自勉稟據尖哨

張臣稟稱役在董忽力營內窓探有本營夷
人羊羔兒前往頭目阿吉不賴營內探親回
來說有東虜頭目李喇台吉差達子會合朶
顏衛頭目共聚精兵達子二千餘騎馱戴盔
甲於本月初八日祭旗十五日上馬定要在
十一月二十前後犯搶遼東寧遠東西地方
二十四日又據鎮靜堡守備劉世勳稟據虎
憨兎憨差兀榜什送夷稟一紙內云今奴兒
哈赤侵害天朝五吾當竭力報恩奴兒哈赤有
勅書納貢天朝當則截住天朝內征吾則外合可
將奴兒哈赤
勅書減半與吾後可和平
勅書全與吾吾乃一國之主來春新賞預支與吾
順則兩從儻不從難以禦之等語二十八日
又據尖哨倪安稟稱役在賴暈友營內探得
本酋下夷人窓說有東虜頭目乂哈賴差夷
孩子等三騎於十一月十三日到營會合聚
兵一日乂酋下達子前去與奴兒哈赤助兵

各夷稱說我們是朶顏衛達子祖輩俱食
朝廷大賞不肯前去止有頭目蟒斤兒傳令附
近達子共聚二千餘騎馱戴盔甲于十一月
十八日祭旗十九日上馬要在本年十二月
初一日前後犯搶遼東寧前東西地方各稟
報到職職據各報夷情紛然蠢動無非因大
兵盡東乘隙生變除一面嚴行各道督令各
該將領等官萬分加謹嘿備及相機堵剿外
職所更慮者虎憨兎憨有受奴重賄結連入

犯之情故假以助兵要挾又糝花巴領二十
營俱要比照虎酋進馬事例紛紛挾賞萬一
大勦進兵之時東西諸虜乘機入犯遼之爲
遼未可知也職受事未及一月百孔千瘡補
救甚難卽如遼東買草之事職日夜區畫安
輯軍民恐生內變猶妄意直隸山東協濟昨
已移咨戶部欲將地畝加派銀徑解遼東而
該部漠然不應又移咨曰梧及山東撫臣欲
將地畝銀買運草束接濟遼東而曰梧又介
然有大分藩籬之意職何望焉再照職原請
督餉大臣委係萬分緊急乞卽允用仍
勅戶部將加派地畝銀星速咨催各省將見銀那
解遼東以濟急需庶
明旨以信而封疆可保職卽開罪於各省撫臣及
藩臣所不恤矣職謹因申明前疏併及之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趙興邦題爲封疆多事綱
紀宜周乞
勅各邊大臣相成心持定力以保國家治安事竊

照遼東撫臣周永春河西兵力單微西虜乘
機蠢動一疏蓋議山海關新留總兵柴國柱
欲移鎮廣寧訓練續調西兵以彈壓西虜者
也又照順天撫臣劉曰梧重地不可疎防大
將不可數易一疏蓋極言山海之必不可無
總兵而柴國柱必不可移廣寧也在永泰謂
遼爲山海門戶固危遼正所以固山海在曰
梧謂薊爲遼之出塗安薊鎮以紓遼防薊乃
能安薊兩臣之說不可謂非疆場至計然以
職愚衡之遼之急甚于薊移廣寧而練續調
之兵則兵得將用將得兵用兵將得援遼之
用似于緩急有濟名實兩得如徒留一無兵
之老將使鎮山海假若山海有急柴國柱能
以空拳擊乎其于遼薊均無益焉可知也卽
如曰梧所云留一大將於關則奴虜不敢窺
我虛得戰將爲倡則褊裨不敢愛其死得一
任事不憚勞怨之臣則夙蠹清而士氣奮國
柱誠無藉於兵馬而自爲薊鎮重則薊鎮誠

不可一日無國柱者永春之策於是乎未必
行矣卽行永春之策或另爲永春擇可用之
人以備永春之用亦必不爲廣寧而奪國柱
致虛山海以孤薊鎮也何至云行永春之策
則薊遂入遼之統馭耶又何至云以順天撫
臣謂無用遂謂爲贅爲闇必當議罷以汰冗
濫耶曰梧爲地方之心誠切而其氣則不覺
過張矣至督臣汪可受既曰柴國柱留駐山
海無一兵統領徒爲虛設又曰山海自安當其會
爲隣非與虜爲隣遼安則山海自安當其會
咨留國柱時事關邊計何不徃返商確議定
而後行直待周永春至關顧乃爲此語乎今
兩撫臣持議不同各有專責也可受則總督
薊遼薊遼皆其主持國柱之或移廣寧或留
山海督臣可無說而處于此哉近聞經略楊
鎬時抱憂讒畏議之心每懷掣肘撓權之慮
自奴酋發難起楊鎬於山間
賜劒專征閫以外則經略事也不又曰將在軍君

命有所不受乎則其權誰得而撓之肘誰得
而掣之若爲其所撓所掣便可以覘經略已
方今興問罪之師疆場之事任亦良艱故廷
臣相戒小小得失切不可縄以文法曾未有
輕及彈射者況經略領疆場之重寄關國家
之安危篤之忠貞有死無二者義也柰何慮
及于讒說一慮讒說則畏首畏尾所餘幾何
乃敢望作三軍之氣而伸撻伐之威乎伏乞
皇上勑諭邊臣開誠布公虛心平氣期于內安外
攘永保太平之治則疆場幸甚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王廷題爲狡夷窺伺益
深內地防閑宜豫伏乞
亟下考選諸臣以肅城禁以固根本事臣奉
命按遼其于軍丁強弱邊備修弛固臣職之所當
計也至其薇垣之形勢綢繆之訏謨亦臣慮
之所當悉也臣入遼日屢見狡奴時遣奸細
多方窺覘臣自寧前以至開鐵緝過奸細十
數餘起訊稱奴酋拘繫妻小止遣隻身前往

山海等處地方戒扮僧道沿途募化摹寫一
帶邊關險易戒胃軍士潛住城堡偵探援遼
兵馬多寡臣俱行重錮聽經略普師之辰轅
門梟示矣此猶就遼中捕獲者言也聞奸細
闌入內地在在見告故在山海聞有張小小
等五名之獲在燕河聞有把兎之獲在界嶺
口聞有稍戶好山之獲且有虜乘馬闖入永
平東門巡軍盤詰而生擒者頃聞狡奴多賞
貨賄結連虎酋憨夷虜潛通踪跡蓋詭蓄謀蓋
深倘內地不防禦何以樹四方根本城禁不
森嚴何以杜狡夷窺伺安攘計疎奸宄叢生
伏機隱禍將有不可知者矣臣候命之日伏
覩皇城四門有巡視科道之差都門五城有
巡視道臣之差應以新任科道爲之今有考
選科道李若珪孫之益等候命日久專在未
膺伏乞
皇上檢發考選原疏俾諸臣得荷殊恩槩賜允用
委之以巡視禁城之任責之以盤詰稽查之
勞將見羣策畢效衆力畢舉不惟諸臣各殫
葵藿之忠其于杜漸防危安內攘外胥得之
矣

○遼東經略楊鎬題爲闌夷報效
朝廷剿尅奴酋一寨謹題知以慰
聖朝東顧事本月初六日據開鐵路原任總兵馬
林稟據鎮北守堡周大祥飛報本月初二日
申時分據北關夷酋金台失差部夷戶失卜
到堡報說有本酋男得兒華台吉帶兵剿尅

奴酋寨回得獲夷漢人丁共四百零七名斬
獲首級八十四顆盔甲一百餘副其牛羊等
畜無數等因到職職謹會同總督汪可受巡
撫周永春巡按陳王庭爲照奴酋之釁起于
北關奴酋每日以爲口實卽關夷亦自知之
顧關夷勢不足以抗奴酋又見奴酋數數陷
我城堡氣焰日張惟恐中國終不足以制其
死命而益自深其禍故兩端觀望初無決意
內向夾攻奴酋之心自遣備禦劉源清入營

宣諭鎖刀盟誓之後卽承順夾攻奴酋矣而
問其實在之兵及其進兵之路與其鄉導之
人皆左右支吾不以實對近且有傳奴酋預
向北關買路戰不勝而遁入西虜者亦何知
非我族類者不有叵心而與之曠然一意以
圖奴酋乎顧西山之夷以金台失爲主金台
失又惟婦人之言是聽其婦人則指揮王世
忠之姑而王世忠則我所卵翼之有年者五
月間督臣汪可受曾有諭帖令王世忠入北
關而該道執留不遣九月按臣陳王庭巡歷
開原王世忠始受計而入北關北關因各以
其子來面叩按臣聽宣諭領賞賚鼓舞而去
頃值虎憨兎憨使到正安堡以劻剿奴酋全

領
勅書爲言固不過乘機要挾之意職鎬因而復遣
王世忠執令旗入北關佯以監兵爲名而密
告其姑曰中國征剿奴酋本爲北關北關曰
以空口應承何足憑信今虎憨兎憨且旦夕

來剿夷領
勅受賞矣汝能自存乎於是金台失聞之始動色
相顧急欲先勦奴酋一寨以自見而值餉司
郎中潘宗顏署道事北去令中軍頑大訓宣
言於北關曰今挾帶千有餘金以俟憨虜之
來剿夷者汝北關能聚立功則賞爲汝北關
之賞矣乃北關不安於西虜之窺奪其封畛
猶之乎奴酋之睥睨其卧榻也而又貪嗜我
千金之利遂忽然衝風冒雪而剿殺奴酋之
一寨也雖非破陣攻城執訊獲醜有削平奴
賊之成效然自此與奴酋讐愈不可解交愈
不可合勢且不得不爲我用因是而宣告憨
虜可以杜其要挾因是而傳示朝鮮可以作
其果毅又因是而策勵我軍可以起其懦氣
奮其雄心豈非平奴酋之端倪乎蓋職鎬嘗
與部道有言曰奴酋物力何如中國彼且能
以賄結西虜爲之用朝廷以二十萬金犒賞
將士吾輩汶汶然屑越用之不能成底一事

乎今此一寨之剿是乃千金貿之也故知
皇上前發犒賞之日已操制勝之要茲聞北關不
復二心亦可慰聽焉東顧之懷矣爲此具題
○浙江道御史江日彩題爲觸目危形已著及時
桑土宜綢敬陳切要急務懇乞
聖明轉念早圖以備三年之艾以維萬年之曆事
皇上頒曆于今享四十七年太平
天子矣超前過
祖萬載無疆凡茲臣庶誰不忻忭雖然職滋懼焉

數懼有極福懼有盈當其未極未盈雖有小
警不勝洪休惟當至極至盈之時遂不無日
中月滿之懼故向者搶之役寧夏之亂東倭
之變不足憂也今日奴酋告逆乃在
皇上四十七年太平之時又況妖異頻來變故疊
至天鳴地震龍鬬木拔陰霾揚塞外之沙城
流濛腥赤之水烈焰屢熾于彤宮太陽摩盪
于黑餅邇者長庚復掃中天矣職未知奴局
何時結也即奴局幸結意外之憂尤未散也

覩此情形可無早計職欲露肺肝先寒毫髮
謹據膚見列陳要有四焉夫國家舊禺燕京
三面隣虜乃九邊合虜之兵未嘗少也儻有
精練于額內自不必借調于額外邇來伍空
成套餉胃難核即如遼東額軍共九萬四千
有奇撫順所沒張承胤所陣亡不過五六千
也此外尚有八萬有奇乃奴氛一熾遼遂無
兵紛紛議募議餉此八萬兵何在也既無八
萬兵而八萬餉何用也舉一遼而各邊可知

舉各邊而京營又可知且各鎮搗巢堵截時
有敗沒未必即補就此實核亦多餘餉夫不
精練于額以內望調于額以外且平時既侵
額兵之餉有急又安得額餉之兵似此故套
相仍何時得振職謂除京營聽巡視科道核
練外宜分遣風力科臣數員巡行各邊查核
有兵不如額如額而不練者大將而下分別
法處昔蒲鎮兵強故雖有涇陽之數入援其
調遣非難今日何處有重兵可朝核夕至也

尚悠悠乎則科臣核兵之遣宜行也京師東西二倉雖曰贍軍其實軍空缺頂買票冒支合京人民皆仰給灌輸馬相因多年待哺萬家萬一有儆則京城所隸二十萬軍必且按藉核實倉儲所贍二十萬軍之餉不能粒粒虛冒凡此環城累累仰給者既無可冒之糧又無天雨之粟在外雜糧黍麥又復斷絕非藉京倉散輸人心不生內變乎近日改折數多儲積甚少而復割運五百千山海爲救遼一時急着職謂歲運之額漕斷不可分餘粒于邊外今幸歲豐粟餘戶部宜處置二三十萬銀收買在外麥豆雜糧或往東南產米之處多糴廣運至京爲有備無患之計其外郡災傷如山東甚者不得一槩議折則京儲之積宜圖也天下大勢淮揚常鎮當南北之中而居其腹向有大盜出入太湖刼掠人財近聞羣盜潛踪孟河不復行刼又聞有大力者傳食其間夫合羣爲一勢必大不刼而潛志不小當此奴酋蠢動西北震驚時儻東南湖海盜寇復乘機猖發揭竿叫號國家事不可虞乎乃撫臣久已杜門按臣久推不下地方彈壓乏官人情危疑之甚值茲計期府縣正官又俱入覲憂方大也謂宜速推新撫速下按臣令星馳到任解散益黨庶幾形未成而可弭癰不潰而內消則蘇松撫按之推宜急也向者科臣臺臣查議登萊天津海運皆

國家轉漕東南盈盈衣帶水耳方今河決不常萬一水涸運乾又萬一有橫行者如孟湖大盜據淮揚臨德而扼其吭西北之腹梗矣聞浙江海船雖遠可至松江太倉有沙船淮安有鷗船嘗至山東寧海買米離山海關不遠宜令南京近海州縣有糧米者着缺軍缺船衛所原僱前船歲運四五萬石待熟其路逕以爲非常之備夫海運爲祖宗已棄之策而職言之者每見有國盛時運

道未嘗不通迨至多故未嘗不梗今覩天下之勢恐亦眷眷多事矣則海運之議不獨遼也若夫

黃扉重地當茲艱危之際何可不下救時之相臣咨守候六載僅職四五人後先沐命實愧糠粃在前更嗟人情久鬱東遼兵餉俱集改觀無色職深言之恐邊臣藉爲卸肩之地欲不言之國家安危所係恐孤賜劒洪恩之三者尤

廟廊最急着而當急圖也今日朝氛已靖人情猶岐喜事桃疊之徒雖各抱頭而去捲土思動之輩當　益潛伏于莽所望正人君子撤嫌去疑和衷共濟尤望九列大老搜精奮神着力仔肩蓋今日如撐大舟狂風巨浪之中必有一副肯任心腸尤有一副擔當力量不然官府既隔閼不通大臣復悠游不任七品言路小臣僅能言之而已其何以弘濟艱難乎

籌遼碩畫卷之十四終

○陝西巡按王元雅題歲序事新時事猶艱懇乞
聖明維新圖治以收人心以回太和事臣惟於赫
彼蒼照鑒下土從古人主之喘息呼吸未有
不與天通者而從古聖帝明王亦未有不克
謹天戒者三代有道之長所以于今爲烈也
自天變不足畏之說倡于宋之王安石卒貽
靖康之禍善敗可見于前矣我

皇上敬天勤民四十七禩于茲重熙累洽之運可
不謂千載一時哉夫何邇年以來災異頻仍
物怪人妖見于邸報所傳者日新月異而尤
可驚惕者在于太白彗星之爲妖占者曰主
于鄭主于楚臣以爲此星家分野之說而非
春秋書災異之旨也春秋遇災則書不言所
辨何方所應何事亦在在無可戲豫而已臣
請譬之天下之勢猶人一身調攝以時一中
于陰陽之患有發于四肢者所發則分矣要之保攝之時
止惟是制欲養形以培元氣之一道固不必
預卜其所發之在頭面而可泄泄于腹心預
卜其所發之在四肢而可屑越于四肢即令
所發果有可預擬乎乃人身血氣周流時刻
無滯有如一節受病則百節不和由此以談
災異之應不獨在楚與鄭也奴酋猖獗出沒
叵測倭而遁跡巢穴按甲休馬安知不漂忽
而來若風雨乎遼河以西諸虜雖半就款然

安知不默通狡酋而佯愚我以不備北關雖
與奴酋不共之仇然彼豈與我守死無二者
李永芳世受國恩猶且爲叛臣賊子敢遽以
忠貞效死責之犬羊則觀望以爲左右亦北
關之所私蓄而未可料者也朝鮮王姚詩賦
而緩武備且其民俗慳吝未必傾首供億師
次江上以待徵發亦阻于義之無所逃耳能
必其協謀悉力報我所以驅日本而存王京
者哉清撫既去遼開已缺外藩旦夕虺所

不可知誰謂天變不中于遼援遼之兵縱今四集而張撻伐之氣倉卒之間或未能便搗虜巢虜不得志于遼沿海一帶北自登萊南抵江左時時防搗檄之計在在切震鄰之恐則山東淮揚吳浙之間未得安枕如此則太白彗星之變不可謂無與于山東淮揚吳浙也推而至于各邊疆腹裏或增兵或抽餉或苦于驛路之煩騷或激于奉行之未善無論款關之輩窺我虛實覘釁思逞且獸窮則噬

皇上陳之以備採擇焉

民窮則逸恐赤眉黃巾將斬木揭竿起于草澤之中天下事始難爲矣伏乞

廟堂之上勵精御朝諮詢邊務下枚卜補言官賞有功而黜無功罰有罪而釋無罪此修省之實我

皇上所以轉災爲祥迓太和之運而衍萬年之瑞者端在于斯也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目擊時事多艱議舉安邊實政以圖長治事臣惟國家基置九大鎮各設重兵宿將以內獲陵京外肇疆徼二百餘年來戰守市款隨機宜用始非不犁然足恃而日玩月惕漸成廢墜將驕卒惰力耗備弛歲例之灌輸日增虜情之變動益棘非大爲整頓安望固吾圍而功收攘真哉臣無能進改弦之說妄冀更張唯是事爲核實庶蓄艾謀深而綢桑勢固于邊事時艱未必無小補矣謹臚列十款爲

一議戰功古云上兵伐謀豈非不戰而屈人兵之謂武哉設外夷內訌臨陣斬獲堂堂正正摧鋒陷堅固宜績著旂常勳銘世賞而微功嗜殺者豈遂無之若能先事曲防自可止戈不試臣謂今後邊方功次不必專論斬級果其控馭得宜制勝有術虜塵不驚四郊牧寧者督撫鎮道諸臣雖無血戰之勞並與大捷同賞不必以無定河邊之骨而博一將成功之名則綢繆桑土之計豫而貪功啓釁之弊

銷矣伏候

聖裁

一議城守兵法云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故石城千仞湯池百里皆不足恃所恃者法守明而效死決耳臣謂有專城之責者喋血剖腸必與城相爲存亡有信地之責者決膺奮脰必與地相爲生死庶幾先自衛而後可以攻人近如遼左大安失守遂及三堡又三堡失守遂及清河退縮成風法紀全廢國家守備不設失陷城寨之律其謂之何自今宜嚴飭功令犯則必誅庶不至爲撫順清河之續耳

伏候

聖裁

一議款貢國家羈縻戎虜設立款貢一節蓋攝犬羊以仰我鼻息姑紓吾力而修其備耳若虜挾鴟張之勢我弛獷豕之防則晉宋之所爭設虜勢漸衰必先扼吭以乘其弊庶緩之可以示威急之可以見德恃此以款款乃可堅借款治兵兵乃可恃苟不其然臣懼邊事之日廢而虜氣之日驕也伏候

聖裁

一議策應臣謂九鎮雖各有信地合之皆國家藩籬也設穹鎮有警惮于綴冠鄰國爲壑各分畛域如屬者清河被圍援將袖手急公大義其謂之何臣每見諸虜入犯往往爛聚勾連借兵他種各鎮務須彼此同仇相爲犄角但有助逆旁侵即爲搗虛牽制將近虜不敢離巢而隣封可以無震如或一方告急又首尾相成毋坐嚏唇齒之防而自撤聲援之勢此九邊聯絡至計而制變銷萌或無出于此也伏候

聖裁

一議偵探古者用兵獨先間諜蓋以知彼知已非此不可即如虜欲內侵勢難猝至晾馬牧

肉之情形傳箭誓刀之舉動常在旬日之前
必非風雨之驟各邊設置夜不收諸役厚餼
而豐賞之慮專在此近如撫順清河之卹虜
入不知虜去不覺不意彼中將士如瞶如聾
以至此極豈不辱疆場而令四夷之竊笑乎
設平日能纘懷死士恩結降夷虜勢夷情豈
難預伺當不待羽飛烽至然後倉皇設備此
又戰守一吷臨事紮議也伏
聖裁

一禁科尅士卒執干戈以衛社稷沐雨眠霜役
亦良苦而所賴以餬口者惟此數斗之糧乃
貪黷將吏往往以兵爲家攫攘公行甘爲怨
府甚爲賊私捆載僅議奪官彈墨未乾尋復
視事寬縱若此邊疆何賴焉臣謂考功懲貪
之法式弁何獨不嚴今後凡遇朘削自封貪
婪有跡者官不時揭報輕則斥革重則誅鉏
雖有他功不准自贖務使窮邊戍卒苦楚少
甦昔郅都公廉有威而匈奴不敢近塞此非

步恤士亦所以雄邊也伏候
聖裁

一禁占役臣恭查會典凡各處鎮守總兵官跟
隨軍伴二十四名協守二十名遊擊分守十
八名守備以下俱各有差額外多占及賣放
者問如律法至嚴矣近來鎮路將有占至數
百名少亦不下百名如延鎮遊擊高從龍之
類不可縷指金錢虛費徒充幕府之囊尺籍
空名誰爲敵愾之用誠邊鎮一大蠹也臣謂
自今總鎮而下以及偏裨除應隨各役外一
清理如額如兵馬若干查係何處營操額餉
若干查係何兵支領務期隱占清而行伍實
不得仍前虛冒以捍禁網是亦各邊足兵第
一議也伏候
聖裁

一禁蒙蔽天下之患莫大于相蒙而軍機尤甚
掩敗則諱重以爲輕徼功則張小以爲大上
下相詒視若故然如近日楊于渭之事雖棄

首斧鉞寧足償其欺罔之罪哉今後督撫按
道諸臣嚴督諸將凡係軍情塘報務要據事
直書果中無隱蔽則寧寬小失以圖後功儻
事涉朦朧即情或可原必從重典庶功罪不
相淆而緩急得預備不然軍前勝負而列閫
不知況
廟堂之上哉伏候
聖裁

一禁交通國家有私通外夷之禁其防甚嚴而
法久人玩胡戎一家甚至貪虜重賄以城輸
之如遼左李永芳者奸關勾引法紀蕩然此
豈可容于清平之世哉臣請各邊關隘嚴立
譏防但有私通邊外之情即拔交結境外之
律無論軍民立時懸首其該管員役一併嚴
懲至于講事夷使每與行戶潛通當預爲曲
突之謀勿自貽燎原之禍此又今日之所當
聖裁

亟講者伏候

聖明俯賜省覽

天語申飭令臣部與邊鎮諸臣一一舉行務求實
效則卑誾淺近之餘論或少裨衣袽桑土之
半籌若徒應之以虛文而等之爲蔓說則臣

言亦塵飯塗羹豈有當憂邊慮患之涓末哉

伏惟

聖明裁察施行

○太僕寺寺丞趙琦美題爲感激時艱敬陳膚議以佐邊籌以足國用以固邦本以攘外侮事

職于閏四月間以奴酋竊發調允問馬至山海關比時職具有末議以爲可不朝食而殄滅此虜故未敢呶呶上陳乃今歷三時而職復調兌援遼遊兵之馬于通州則奴賊尚未

有滅期國威尚在未伸也況星變地震屢屢示異職祖父以來世受國恩不于此時陳之君父之前則事君有隱非所以爲人臣矣故雖以兵凶戰危爲仁人所隱書生談兵壯夫所唾有不暇避隱避唾者謹畫五條爲

陛下陳之臣聞固國之道必修內治而後可以外攘故先之以內治師徒未舉餱糧隨之故次之以理財軍食既足而後可以舉衆故次之以戰守

士卒調習車馬堅壯故次之以士馬謹列于後以備採擇

一議內治者夫內謐以外寧也外攘以內衛也內不謐則戾廢外不寧則竭盡竭盡損皮毛盡去而皮毛完矣戾廢則潰爛而不可收拾也今日奴夷之訌所謂蝎蠹哉京城之內有

槩人國門白晝肆劫其名把棍每城各有數把每把多者百五六十人少亦不下六七人一把中有小把頭數人數人中推一人最黠者爲大把頭每月一會人持錢五十文聚之大把頭所一人有事大把頭持錢以打點餘則羽翼焉期必勝而後已平居每思風颺有事則難柔之矣然此輩皆壯武忿生磔黠機利之夫也不置之法足以亂悉置之法激以變莫若稽其爲首者捷者機巧者藉之使入行伍配以征奴厚廩餼之皆爲健兵豈不消

京師隱憂乎又山人游客假文借詩干謁顯貴覘探是非妖蠱雌黃掠縉紳辭色陰陽之

押闔之榮其身而肥其家其智足爲縱橫能足
備鳴吠柝其尤而官使之散與金錢舌銛者
游說智慮者決策勇力者驅兵用此豈不勝
裸股肱角射御之悍夫乎別有閙的兒等志
弱者什四五而強悍者什六七職三十七年
賀正來京僞傳虜警一時九門皆閉親閒閙
的等人喜曰糜子來大家搶之語不逞之心
雄于有日此不調停任其雄行都市一旦有
警靖康汴城之禍可鑑也莫若五城乘此寒
沍之時亦以給衣給食之明文藉其精壯者
編之入伍老弱者設法遁歸或餼之亦足消
不逞之雄心也京師三大營兵
祖宗舊制原更番守邊所以習戰事也今借名侵
糧者多行伍日虛錢穀日耗顧莫若選其精
銳者萬人使守近京之邊三月一更即以新
調征遼之兵暫補調去之衆校閱三月竟而京營之
還之留其強勇調之征奴三月竟而京營之
軍萬人又出前戍放還如此幾年更番守戍

則營軍有出戍之事而影射冒糧者自可絕
迹矣法司五城圍扉之人絕有奇能之士暫
爲寬假之令使效于征奴幸而勝功足以償
罪不幸而鋒鏑之亦足消隱憂于圄土士司
亦可寬顧慮于囹圄也九門早閉晏啓此非
示強也祇自示虛弱爲奴笑耳與其嚴啓閉
不若慎盤詰入者查出者稽則姦人不得而
混出入也稽查何如在嚴保甲之令申路引
舊規而九門可不禁夜矣禁夜而輦轂之下竊劫時
發禁城之中往往殺人巡邏不嚴夜行之禁
也修往年夜犯之令羣盜可消出入禁門必
驗腰牌則何有盜殺之患于大都之中乎此
御之于城內之治也京城東有通灣西有鞏
華二城皆有戍矣西北有諸山隘足可憑固
獨東北一面空虛職常承乏祭馬神于東壩
出東直門二十餘里爲鄭村壩昔
成祖大戰之地也舊有土城一區爲牧馬之所今
廢爲敗堞久矣誠修其雉堞調三大營軍萬

人以戍足爲京城犄角之勢控此一方足撑
東北半壁之天復于京城四面豫搜其高陵
林叢之地可以伏藏者先知之儻一日而有
事則足以伏匿而扼賊之吭也以此自固是
爲內强枝幹消蝎蘊壯元神何疥癬奴酋之
足慮哉伏惟
聖裁

一議理財者夫樂捐安攘師之基重舉衆卽戎
貨之恭要故粒米餱糧不儲不軍菁梁秣慁
不積不軍衣甲器用不備不軍劒矛弓矢不
利不軍酒漿醪醴不具不軍賓客往來遣諜
行間而惜金錢之費者不軍由納惟吝握算
爲嚴而計功估值者不軍故曰軍無財士不
來軍無賞士不往然則軍固可使無錢而輕
舉乎理財之道所宜講矣夫理財非曰開事
例也事例開而賣一官一人入貲一人思取
倍償千百人思取倍償所從入
者少所損民者多故事例非理財也非曰徵

宿逋也宿逋徵敲骨漉髓富民財竭貧民力
殫壯散老填溝壑易千而咬其骨訣妻而飲其淚
財貨未加多民心已先去矣故徵宿逋非理
財也非曰榷關稅也關稅榷商避途物踴貴
使工有積貨農有積粟貿遷不化日中市虛
故榷稅非理財也善理財者因勢利導因地
取資不加賦不病民而國用不匱矣六曹皆
可以法取也吏曹取之何如選人之考行頭
一考不中便就賤吏賤吏人所不甘也有不
甘者入金再考卽三卽四五考焉皆得至再
至三四五而入貲積一選可得數千金矣飛
過海其已仕未仕方仕者歷年累積豈止數
千人據牘細查已仕而休罷者方仕而在任
者未仕而候選者各追其行頭之例銀限以
三月過期不完繩之以律金錢入無可算也
戶曹清算節省鹽法茶禁是矣禮曹清曹也
何利可興僧道度牒可講今京師遊食僧道
蓋以數萬計查其度牒無者卽勒其如例而

納否則壯者藉之爲兵弱者逋之歸佮亦可消隱憂而耗粒食矣行之天下共利豈止數百萬而已耶兵曹冏政之宜嚴也倒失之納價當究籽粒之歷年當查刑曹紙贖是矣工曹錢鈔宜講也開鑿宜求也齊之所以霸鎔山而已秦之所以王墾畝而已彼區區一隅內供

宗廟百官宮室服食外應諸侯聘問朝覲會同修守戰具一隅而足豈雨金煉汞之異耶開財莫若錢幣兼行也錢之行無之源而已開財莫若錢幣兼行也錢之行無如母子便而省造大錢一當銀五錢者一當一錢者一當一分者如是而行可以省銅值省工價源源滾滾爲不竭之府今惟兩京鑄造則造有限地銅價炭價皆不易舉職聞川廣雲貴銅炭價甚賤朝廷誠命部臣十餘員即其地而鼓鑄一騎可負數千以度陸一船可載億萬以濟水陸轉輸不一時載而達之京師矣遵化鐵冶

祖宗因唐遼金元置廠每歲出生鐵四十八萬六千斤熟鐵二十萬八千斤鋼鐵一萬二千斤該用官銀幾七千兩命工部郎中一員專董之武備所資鋼鐵取之裕如有誌書可稽不知廢自何年若復此廠或以鐵鑄錢以二當一其事省其費少且地近取效甚速皮幣所以補金錢之不足自古行之即今之鈔法也鈔之不行非鈔不可行也上不用而欲行之下也若納官而官受之則必行矣鹽茶之引可行則錢鈔之法必通而不滯竊見遠方小官行無貲以赴任江西南糧長解糧而缺補一憑一批便足質數十金此無他謂憑批必官司之急耳用鈔而許以納官當錢糧十分輸三則鈔必行矣兩者皆在上人意向耳東南轉粟數千里銜艫風火盜耗旱乾水溢皆爲可虞北方之地荒者十之八九一意開荒自能足食近水者稻居陸者粟以至棗栗之利皆可充用誠意行之食自可足古之牧民

必兼勸農朝廷專重其事命重臣四出以董之田野荒蕪土地不闢雖循良如龔黃必罰如是斗粟三錢行可見矣又何必開例徵逋惟商爲哉足食足兵而民信之親君死長四夷可捷何至以蕞爾一奴酋爲慮乎伏惟聖裁

一議外攘者職聞靖國安民聖王不能銷鋒而治定亂弭兇岐周審興遏苗之師故兵者聖世之所不諱況今建夷跳梁可無外禦之術哉世之談兵者豈不曰兵多也將勇也器械利也糧草富也是謂象兵而非貞師也夫古之善言兵者不出孫武子書十三篇始之以計而終之以用間其間作戰等篇所經綸而佐助之譬則五行土以承金木水火五德信以決仁義禮智而元亨利必以貞爲幹故土薄而四象不生信渙而四德不備貞失而元不能長善亨不能加會利不能和義間缺而計不可行謀不可施敵形而我不知敵間而我莫乘敵進而我莫捍敵退而我莫尾敵行于無形無影動九天行九地我悵悵乎終夜無燭備前則缺後備後則缺前上下四旁無之不虛故遣大將興大旅不如用一間也惟牛飽士日費千金不如用一間也故秦不吝數萬以間郭開漢主不惜金錢以間楚今兵調矣將遣矣衣甲器械火資糧糗非不完具重臣宿將非不專任而起廢也乃今日失撫順明日失撫安又明日失清河會安矣豈真奴酋之能之勇而我之昧且怯哉不明于間而已武之言曰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閽者舍人索知敵人之來間我者故漢王謂馮敬雖賢不能當灌嬰栢直口尚乳臭故能滅魏是皆因間以知也使昧昧焉與楚鬬捷不幾虜者幾希今不曰間而曰天時曰陣法曰火器蓋孤虛旺相作氣之術也坐作進退用衆之法也烟火砲石長兵之利也不有甲子敗而甲子興者乎天時烏可尚乎徒能讀書

不知兵變故井田兵甲一敗于王莽再敗于
安石豈非法不可泥歟夫兵有長短刀劒短
兵也戈戟短兵之長也弓弩長兵也銃砲長
兵之短也皆殺人之利器也然所以殺人者
我也非兵也今不講火人而曰火器是行火
不必有因矣豈器真能自運以刺人而殺之
耶故曰火器不若論火人也且以火佐攻必
首藉風風之運火寧必藉藥哉乾禾燥木火
也欲有焚原燎野之勢寧至輕耗火財乎多

用火兵談兵不尚火器謂之不知兵可也且
奴非真善用兵者也善用兵者疾風暴雨不
可遏止今奴兵用幾閱月而未敢長驅是拙
兵也非力兵也拙奴可擒而擊之也奴可
擄而肆無忌者我不能也我懈而弛奴戒而
銳以懈當戒以弛當銳驅羣羊以鬬虎鮮克
濟矣莫如分新起諸將限之以把使保一方
奴有所犯或全師為拒或出銳師以佐或斷
其後或襲其國或衝其防或伏而待或乘其
堅使顧左不能顧右而顧後不能顧前惑其
心志亂其耳目越境入國奴常為客而勞保
疆守界我常為主而逸又不愛重貨而離其
交而伐其謀奴且自固不暇矣即不北關之
扼其後奴且解辮稽顙之不暇矣又何狡焉
啓疆以憑陵諸夏乎伏惟
聖裁

一議戰守者夫戰取以固守也守取以預戰也
守不固法弛而氣不作戰不疾氣索而備不
密是故雁門之固寧非戰哉淝水之捷寧非
守哉無椎牛飽士以作氣則林胡襜襤不滅
無風雇草兵以威虜則江東典午不延是故
戰守合而形強戰守分而勢弱泰之戰以霸
宋之守以亡今遼以積救之國累敗之餘敗
軍之氣沒世不復一旦欲驅而戰是孤豚咋
虎也豈有濟哉故雖征師調將取草積糧亦
負雪填壑而已懷水沃紅爐也師克濟耶惟
干戰守間定計則幾矣夫所謂守者必集諸

師于撫順撫安清河破敗之地列爲三營擇
極鷙極堅極忍極勇極謀者居中營當敵之
衝極協心極幹國極忘形骸極知緩急者列
左右偏以接應無事由其兵以撓虜有警因
分地以堅守有率然之勢無膈膜之形復立
一軍爲游騎以應援又別列一軍埋伏以要
虜更以一軍襲虜之巢三營列而勢成游兵
具而猝應伏藏備而賊不敢蹈發機剿襲舉
而虜知却顧六師莽奮以戰則克以守則固

橫行虜中可矣所謂戰者堅其壁清其野高
其城深其池樓櫓完具礮石在架火器充物
弓弩利具東作則耕以備儲農隙則獵以習
藝習藝所以習殺習勇習征也慮未至而吾
兵吾農虜苟犯而吾民吾兵然又必審諸將
之性之情之勇之怯之謀之莽善戰善守善
誘敵善綏衆剛者不可與剛者同處怯者不
可與怯者同儕貪與仁並用成墨智與詐同
載而爲營壘武剛可以衝鋒石拒虜馬險地
可以用火絕地可以斷餉山林可以伏陋平

驅場豈取同功哉在主將識其性調其情則
忌心忘忮心釋如臂使指不見齟齬惟見相
惜相憐而成捍禦之勢矣又虜以馬勝我馬
弗及虜馬也虜不能步我步最勝虜騎也上
砍人胸下砍馬足步之長技我用所長虜屈
所短虜以弓矢勝我以火器勝弓矢短而火
器長用長剋短弓矢弗及火器矣虜恃勇我
恃謀虜恃同欲我恃和衷師克在和和則一
心同則一利見利忘義同之爲病見難捐生
和之爲貴而又使智使勇使貪使詐使愚使
過惟其賢不惟其方眞不必借才異代湯武
之伊呂卽夏商之遺材也用不用焉耳用得
諸將皆與王之侶用不得悉亾國之俘耳宋
以水將劉師勇而陸用陸將張世傑而水用
不盡其才之故也南北兼濟智勇齊驅使之
不忮不求則何用不臧哉至于大車可以任
載而爲營壘武剛可以衝鋒石拒虜馬險地
可以用火絕地可以斷餉山林可以伏陋平
處成詭勇與怒而共事釀憤平居不可共事

原可以接戰生生化化變幻須臾非成法可
拘非執一可擬變而通之三軍司命國家之
安危也伏乞
聖裁

一議士馬者竊聞國之大事在戎戎之克咸惟
馬則士與騎在善馭在調習在隱惜又在適
用練習而後士與馬調將與士安故可以與
之生與之死而不畏危輕犯難也迺若驅市
井而戰拉野馬而乘鮮不蹶上將卒予敵矣

人皆曰調兵征奴矣兌馬徂征矣不知殺人
非易事也不見夫割雞而手軟者殺已委地
雞猶走也不慣屠血已塗地豕猶突也非雞
豕之屠割難乃庖厨之膽不習手不閑耳況
虜非孤豚伏雌甲胄以當羽翮弓矢刀鎗以
當爪距可以不習之庖而求善刀之大用乎
顧莫若以新調至之兵朝廷使風力重臣親
爲校閱或老弱或疾病或幼小悉爲汰去則

後往戰卒靡不精而堅靡不破矣校練惟何
爲金錢令射中而爭利或爲蒐獵以爭前禽
或去鋒刃布裹堅土以驗勇怯是爲真練將
必時士卒之饑寒知士卒之勞苦匪徒家丁
厚撫衆卒異視也一視而肯家丁矣行糧必
宜加厚異賞必宜常行敗羣者戮扨奪者誅
淫狠者殺賞前罰後何往而人心不奮不懼
以如是之兵征不庭軒黃所以擒虫尤也且
下哀痛之詔爲哭師之舉瘞撫順撫安清河
之白骨文王掩骼埋胔何非親上死長之人
億萬衆惟一心乎冀北多馬黃金臺下豈無
駿骨一則曰罔馬不堪戰一則曰嘗馬羸且
跼蒿目之慮誠非虛言夫馬誠鴛披哉罔馬
寄養民間民奉馬如奉親故馬無不肥腯謂
馬不堪戰是謂驕子不堪用也頑馬肥而堪
馳乎試觀肥人之馳也喘汗不任奔臆馬子
平壤一舍且噓噓氣盡津津汗流況騁足于
山險窮日于百里馬敝必矣此遼人畀以罔

馬未適也三營之馬貧單日飼以糟粕日驅而負載馬雖瘠然勍力亦見露突若善養之則馬膽復長以勍力之騎苟得善養乘以衝鋒一一皆良馬也今日試選三營馬之壯強者三千發之馬戶寄養又買馬三千以補營馬循環而轉馬皆受羈絡而任勞即虜騎弗能加矣況乎馬戶一領寄養之馬必數年而兌去是一馬有數年之累民不得休息今寄養營馬不過三月是以三月之勤苦而易數年之安暇營軍亦無倒失之患豈不利馬利民利軍利國利征伐乎以練卒乘練馬載馳載騁賀蘭且平況彈丸之建州耶伏惟

聖裁上列五款或少裨于安攘以佐滅奴一籌是亦犬馬報主之心也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時當改歲捷伐將行敬

懾一得之愚仰佐萬全之畫乞賜代題以備採擇事據職方司員外郎王元雅呈稱竊照奴酋犯順天討難稽積餉徵兵已有次第閫外奮干襄之烈軍中懷吞虜之心歲序更新出征伊邇計飲至獻俘可計日俟矣弟師行貴慎當未然而爲不必然之防

崩算宜周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敬輸愚見臚列六款有以備帷幄之容詢輒自忘其芻蕘之淺陋儻無刺謬乞賜代題等因到部臣看得遼左自有事以來中外拮据料理已幾十月兵餉既集征勦屆期計彼中當事諸臣凡以秣馬厲兵議戰議守已無不先期祇

敵之心有功者賞不逾時不必如北關之報
而請命于朝廷有罪者立斬以殉不必如楊
于渭之欺隱而更煩于推勘夫是之謂將在
軍君命有所不受庶幾責成專而人心肅乎
其杜松賀世賢國之虎臣奴之勍敵既有水
火之形難作臂指之使相應遠派信地使不
在互援之例不惟兩全其身而且可以並收
其用矣伏候
聖裁

一曰別功罪自古未有賞罰不明而能使三軍
用命功成闔外者故賞一人而萬人悅者賞
之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遼自撫順陷沒
之後士氣消沮人無鬬志賀世賢獨以偏師
出塞斬虜首一百五十餘級李如栢憤激而
起撫順之役復斬虜首七十餘級二將者豈
非出萬死一生之計所當遂加優賚以勵人
心者哉至于麻承恩援遼數年七城連陷不
但不得其援之用並不得其援之跡今以行
勘未報功罪在半明半暗之間人心有不痛
不癢之象此而欲誓師鞠旅滅賊除兇蓋必
不得之數也今且
勑下邊臣速爲勘結使人曉然知進有殊榮退有
顯罰而後其精神奮鬬志堅于征勦未必無
小補矣伏候
聖裁

一曰戒欺蔽夫隱匿軍情以致失機者斬律例
甚重乃諸將或甘心冒之豈非狃邊方故習
欲避失事之罪而彌縫僥倖乎不知疎失于
疆圉寧謐之時其罪重疎失于四郊多壘之
日其罪輕蓋兵家之事勝敗其常師興成功
不諱小衂今後宜申飭諸將出征者一意攻
剿留守者嚴加防禦即有疎虞不妨從實申
報即行奏聞酌量輕重明開一面之網准立
功自贖若有仍前隱匿情弊即失事甚輕必
加誅戮使疎虞者尚有可生之路而欺蔽者
必無免死之條然後人心震聳邊報分明矣

伏候

聖裁

一曰簡精銳制敵在謀而不在衆選兵貴精而不貴多乃遼之兵除舊額九萬外調集南北以及召募計一十一萬似多矣而南兵脆弱道路喧傳嘖嘖有口此所謂驅市人而戰示弱糜餉正多反爲累者也語曰勝敗之徵精神先見今日之遼事所患不在兵馬之不多而在士氣之不振宜

勑經略會同監軍御史及鎮道諸臣將南北調到援兵選其精銳堪戰者分屬各將統馭得人士氣自倍其脆弱不堪者盡行沙汰斥回庶遼左免糜餉之費而各鎮省募補之煩亦何至損中國之威聲取外夷之竊笑哉伏候

聖裁

一曰督餉傳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遼左以彈丸之地芻糧之所則日調而日多芻糧則日用而日少若不亟爲措辦必至坐困不支目今芻秣不繼聞開鐵一帶至劉葛秣飼馬安望其從駕騰驤以爲追奔逐北之用乎登萊雖議開海運而民間以征倭受累尚在躊躇山海雖可以召商而近又以餉部陞遷無人謀畫究至于順天加派輸草運遼誠爲便計是皆宜

勑下戶部即行新餉司星夜料理免致貽悞軍機者也伏候

聖裁

一曰覈戰具蓋聞中國長技火器爲先曠野列營戰車是賴遼人浪言搏戰向以用火器爲無勇用戰車爲迂闊而不知禦夷滅虜我之所恃全在于此近雖經督臣打造數百輛運關東然不知果否足用應否續造所宜亟爲措辦不可使軍前稱乏也至于新募遼兵三萬人自昨歲五月以來已食新餉而盔甲器械馬匹向若未備緩急何恃不幾于有兵之

名而無兵之實乎語曰一棊之師十年之蓄是在當事諸臣嚴爲稽核務使其一切戰具人人皆備眞足以禦侮折衝而後召募爲不虛耳伏候

聖裁

○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添註照磨董啓祥題爲恭陳征剿緊要事機以彰天討以收全勝事項自奴酋叛逆潦遼左軍興我

皇上採納廷臣之議調兵轉餉決策剿奴大張撻伐欽奉

宸斷至仁至武蔑以加矣惟是大兵旣集于遼鎭師期已迫于目前微臣尚有緊要事機關繫征剿大計者不得不恭獻

御覽以祈採擇施行共計有九事焉

一曰急推提督大將一員星火赴遼統率諸將殺賊蓋提督大將者諸將之綱領也今援遼總兵雖有多員而品秩並崇各不相下必得

以奉揚

天威易易耳經略憲臣係文官也帷幄運籌指授方略則文臣經略之事至于躬擐甲冑提刀上馬入陣鏖戰是武將之事也今設經略而不設提督豈欲以文官而行武將之事乎此勢所必格者也且出境勦夷戰場距經略駐處道路遥遠雖有號令鞭長不及馬腹非提督親統各將于陣上脫有退縮者逗遛者逃陣者誰能目擊其眞情而劒誅之乎惟有提

督臨陣如各將轉戰不力者輕則箭貫其耳重則劒割其耳甚重則立梟其首號令陣上則誰不用命自奮哉此征剿切要之急着萬萬不容緩者也

二曰急築撫順清河被剋二城以昭恢復以固遼心蓋撫清二城實遼陽之藩籬也藩籬宜固不宜撤自奴酋襲陷後竟棄不築致形于兵部郎中董承詔疏中是遼陽東南一帶藩籬久撤矣安所恃而存遼乎今奉命征剿是

犁奴之庭而疆理其地以除兇雪恥乃
天朝自有之城池尚不恢復尺寸又奚言剿耶
說者或慮役大費多是大不然古之行師逢
山開路遇水造橋皆深入敵地呼吸成之今
二城原隸漢土旋失旋築奚俟再計宜于援
遼總兵中選委二員各領兵萬人分屯于撫
順清河舊址外結營帳若出師之狀內以數
千人晝夜并力版鍤並舉度二里之城不過
五七日而城成矣城成而兵可屯民可棲矣
城成而進可戰退可守矣城成而籓籬仍固
遼人無潰志矣此何等緊要而不亟圖之也
三曰急定進剿各將信地分明以核功實以一
視聽職按奴酋地形我天兵從撫順剏刀山
出口趨奴寨一百九十里爲一路從清河鴉
鶻關出口趨奴寨一百五十里爲一路此二
路者征剿之師所必由者也此外尚有北關
一路抄出奴寨西北可以搗其右脅尚有朝
鮮一路抄出奴寨正東可以搗其左脅兼此

二路大約須四五路進兵法宜先期密定信
地如西路以某將統兵若干殺入如中路以
某將統兵若干殺入諸路皆然派定之後各
將自然抖擻精神密運謀勇或某處險隘作
何攻打或某部堅厚作何衝突各路直抵奴
巢合圍砍入俘斬布捷所謂信地明而責將
精也不然混賴混圖誤事之弊有不可勝言
者矣
四曰急結各路應援老營以防不虞以壯軍膽
蓋大兵進剿銳于求賊多不顧後人情類然
而獨不思古人常設三伏以待敵乎謂須每
路大兵發後隨委驍將用步騎驅戰車百餘
輛或三四百輛駄載糗糧火器火藥以尾其
後驅火車三四十里或五六十里結陣以待
名曰老營仍多用哨馬絡繹偵探相機應援
路路皆然此必勝之師也不可不亟講也
五曰急用精習火器將官以宣神威以摧狂氛
蓋中國戰士慣用者弓矢劒戟已矣而弓矢

勍戟奴技所長弗足恃也獨有火器一種素號神器最巨者直衝三四十里廡不碎爛次巨者直衝七八里或十里廡不碎爛最小者貫胸洞骨透數十層靡不碎爛彼奴醜即獰猙乎而要亦血肉之軀也有不知飛灰揚塵者哉此猶以兩陣交戰時言也至于奴寨堅峻堞柵層疊尤非火器不能飛空十餘里而碎其樓櫓貫其窟穴然精此技者世亦乏人惟團營爲將帥淵藪是在一蒐羅而已宜速選赴遼爲軍中之急資也

六曰急檄金台失一枝騎兵隨天兵進剿西路急檄白羊骨一枝騎兵隨天兵進剿東路蓋聞北關不欲漢官督陣而欲獨成一軍此斷不可許何也虜性不常戎心叵測既云願助天朝剿夷而不願漢官督軍此等之心將誰欺保聚之心而不能自堅

七曰急監招降歸漢人口旗幟及納款贖罪栲掠用夷攻夷而實不專倚于夷之要訣也不可不密也

八曰急遣間諜布滿夷地如檄叛將李永芳佟養性等暗取奴酋首級贖罪如檄故南關猛骨哮羅故灰扒等部落遺種葦把庫葦都打有餘似助陣不助陣似用命不用命皆漢劒之所不能威也有一于此反足以掣我軍之肘而驚我軍之心必須檄其分兵兩枝隨我進剿則或克本路前鋒或克本路兩翼或爲鄉導或爲細作俱無不可者至于朝鮮兵馬素聞懦怯尤須漢將主之而漢將亦不必遠求也鎮江不現有喬一琦在乎檄一琦以本管人馬帥朝鮮兵進搗奴寨直順風之呼耳不然竊恐朝鮮兵亦塵飯塗羹而已非所以

金等及速兒哈赤遣子安敏太任等內應取
奴酋首級獻功如檄中國被擄人等久困夷
地不能歸漢者內應取奴酋首級及擒縛奴
酋妻妾子女親屬歹尚阿東方中那等獻功
如懇封爵重賞募賺奴酋首級不拘漢人夷
人虜人同此賞格凡此皆用間之屬也奴酋
素性猜疑殘酷一聞
天朝此等號令必于骨肉妻孥盡疑爲刺客姦
人而平日親信酋黨個個自危屠戮情窮變
起匈奴授首眞可立待矣

九曰急檄進剿將士但能砍破夷地大小巢寨
不拘內中所積米粟貨物金銀之類悉以先
賞并抵應支口糧實數如得夷金千兩即省
新餉千金得夷金萬兩即省新餉萬金得金
愈廣省餉愈多法曰因糧于敵也此九者皆
征剿緊要之事機也職奉
皇上勑下兵部酌議施行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左征剿有期目前需
餉甚急懇乞
聖明嚴諭各省直入覲正官作速回任徵解加派
及摻括銀兩以佐軍興以張撻伐事竊照奴
酋肆逆以來朝夕嘔膽焦思惟是遼餉之爲
汲汲而無柰太倉之如掃外解之愆期何也
爾時初議三百萬之數多方措處請內帑借

南北部寺借巡青衙門纔得二百三十萬尚
七十萬難遽取盈不得已而有前後摻括諸
疏如各省直無碍庫銀衙役工食開納事例
京邊拖欠漕折缺官及南太僕寺後湖河道
借那等款非一而足總之集龜毛以成氈削
針末以爲鐵務求糧足士飽以早紓
皇上東顧之憂而已詎意遼局未結需餉不貲又
不得已而始權宜加派此則採之新撫輿論
之同征倭征播之例揆時度勢計誠不得不

出于此者通計各省直田畝每畝起派三釐
五毫而又酌量輕重之準裒多寡之平共計
銀二百萬三十一兩四錢三分八釐四毫一
絲伏讀
明旨有云各司府官將見在庫貯銀兩依限那解
隨派徵抵補又云事寧即爲停止仰見
皇上萬不獲已與萬不容已之情而臣部至此伎
倆已殫心亦良苦矣業經咨行各省直去後
迄今已四閱月只河南解到有加派銀五萬
兩零山東解五萬兩零北直隸三萬兩零而
已餘各省直全無解到且非獨此也所有欽
奉搜括各款實以遼事孔棘逢人詢問到處
尋求而爲是補苴之計乃亦槩多推諉觀望
有解者有不解者有解而未肯盡解者嗟嗟
此孰非國家事也而畛域分之而空文視之
耶臣備聞援遼兵馬日費糧料草豆多至一
萬兩少亦不下八千兩催討移檄急如星火
合惟有罔寺原借未發銀十萬兩已題差本

部主事張三傑領解矣工部未發三十萬則
彼處差官韓元吉候催領解矣太倉雖有各
處零星解到銀兩然陸續給發見存不踰三
十萬則又已題差主事林肇開領解十萬及
新餉司郎中單崇順解二十萬而隨已空竭
矣出者有如流之消而不得不出入者爲望
梅之待而不能遽入點金無術捉襟露肘而
欲汲西江之水以抹燃眉寧有及乎方今川
貴諸路兵齊集出關金白二酋踊躍助順將

士生敵愾之心奴酋有垂亡之勢指日征剿
經略督撫諸臣自有妙畫定算而師行糧從
輸運無缺則臣部事也臣每對入覲各正官
告以軍興緊急作速交解而正官尚未回任
署印率多支吾伏乞趣此計事方竣衣冠尚
集之候亟下
明旨諭令各省直司府州縣等官或有順帶解到
加派及摻括各項銀兩即便赴部交納轉給
遼餉其未曾解到受限該正印官照依水程

日期作速回任先將見在貯庫別項銀兩撥
那起解隨即徵補如枉道過家抵任違限該
撫按衙門查覈水程參處間有陞轉留用缺
懸未補及補而未赴任者署印官亦宜遵照
加派及掺括前項額軍需其太僕寺未發十
萬工部未發三十萬亟乞
皇上嚴令部寺速差官張三傑及遼陽委官韓元
吉星夜解赴庶糧餉接續撻伐用張而遼事
可速濟矣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懇請多餉以濟危邊事
准經略楊鎬咨據署新餉司事按察司經歷
左之似呈稱接潘餉司交代冊開十二月終
止查明實存遼陽庫銀七萬四百兩今查援
遼兵馬及本鎮新兵礦兵標兵見在遼瀋寬
奠開鐵等處駐防糧料銀并各將官廩給公

月錢糧缺乏無措正擬呈詳間適准戶部咨
發工部銀十萬兩十二月二十七日委官傳
良弼等領運徑至遼陽又發太僕寺銀十萬
兩于十二月二十三日題差本部張主事領
解止到山海關交割預差的當官接解又聞
寧前一帶空野難行選委勇健軍丁押護等
因到職合無呈乞作速差官接運并撥軍丁
護送前來接濟等因到本部院據此看得遼
瀋開鐵兵馬四集月餉安家時刻難緩庫貯
無幾委不敷用今既有部發銀二十萬金僅
可以抹目前之需亟應咨會爲此合咨貴院
煩爲查照咨文內事理希即轉行分巡道選
差的當官員前赴山海關接領張主事銀十
萬兩解官傳良弼銀十萬兩亦差人沿途推
運仍各多撥軍丁押護速至遼陽交收進征
期迫立等濟用施行等因又准經略咨先爲
奴酋發難徵調兵馬雲集寨下每以兵食爲
計惟恐糧草不敷本部院抵遼以來酌量兵

馬以八萬爲率進征以三月爲期合用行糧
豆草檄行守巡海盖開原四道及新餉司從
長計議守巡海盖共備六萬人馬三月之需
開原止備二萬人馬三月之需動支新餉及
部發米價銀兩各照議定前項米豆草束之
數九月起起時召買去後凡巡海二道所買
者旋收旋運徑赴遼陽交卸遼陽轉發瀋陽
接濟開原所買者止存開鐵備用經今數月
未據完報漫無稽考本部院移檄移書不啻

十數次今據該道查報各已未完數目總計
完者未半分巡海盖猶未及十分之一而分
守道尚稱三萬一千餘兩未經發買無論續
調西兵即進征八萬之師將何處給時值春
融氷雪漸消師期日迫此何時也萬難延緩
除一面按數嚴行各道勒限分投催比外備
咨前來希即一體嚴行催併應糧草早完進
剩有損而盈平可期矣等因本月二十三日
又據開原道兵備僉事潘宗顏呈爲召買本

色事職前往還鐵嶺一路居民百十爲羣或
三五十爲夥無論五六十起紛紛遮告泣稱
草豆尋買不出地方所產已盡兼稱春種俱
絕見今各民糊口無粒哀號撒價等情職睹
之不勝心酸神悸亦泣諭諸民軍國大事萬
不得已之情諸民惟有前後遮號心頭撞地
而已職查得開原一線東西止五六十里三
堡殘破之後用至今委實將盡職先爲之淤
價以慰其意嚴比以催其完禁官弁之侵索

以戢其奉公法止矣至今而法無所施矣再
迫之則民有驅而逃耳西走愈東走奴耳計
今未完豆尚三萬四千石不敷草尚七十五
萬束主客官兵見其尋買之甚難喂馬艱苦
日費銀五六分不能飽一馬或買草不得而
街頭大號相率南逃日報數次地方之物價
人情即此可知職有何術能爲之家挽而人
留哉萬不獲已止有各軍量加糧料以償其
苦輒止召買銀以安民心儻上臺准加軍糈

尤可那給折色至本色不足惟有望臺慈會
同計處廣于措置或于遼海兩路早爲移運
庶不致臨時坐悞也等因呈詳到職職惟師
行以糧爲急遼左自軍興以來調集及召募
主客官兵不下十萬餘月支糧銀不下十五
萬餘兩而各將官下召募家丁安家布花之
費不與焉東事一日未完則須滿一日之儲備經臣
輸東事一日早完則可省一日之轉
方略已定布置已周而無柰去冬雪大寒威
異常是以遷延至今又川兵杳無音耗而浙
兵逗遛不進援兵未齊人懷觀望誓師之期
與凱旋之日職尚未敢預定職所知者有餉
銀之當多補及本色草豆之當厚集而已矣
今餉銀在庫者七萬四百兩續到南京十五
萬除密雲寧遠各留二萬廣寧留三萬到遼
陽者八萬耳合之庫貯銀七萬有奇并主事
張三傑委官傅良弼領解未到銀二十萬僅
足正月二月之用此後續差何官令解何項

銀兩如各衙門那湊已盡各省加派地畝銀
未到戶部當蚤爲那解接濟若待援兵脫巾
而後圖之噬臍何及至本色草豆尤宜多蓄
職未出都門時已屢言于計臣且具疏入告
矣自去年十月二十九日入遼境受事無日
不檄行各道上緊催運公牒私牘紛如雨下
而依期早完者尚寥寥也緣去年八九月間
援軍到者無多糧草猶賤各軍俱領日前之
便不願領本色以致各道因循觀望誓師之期
本色之時銀一分買草三束今每束價銀一
分五釐矣豆一斗銀四分五釐今踴至一錢
五分矣其在開原道倍爲騰貴夫不上緊收
買于易買之時而倉卒于騰貴之際雖各道
皆稱賢而事機蹉跎大費周張職不能無尤
焉經略遠書于職有云各道奉行不力者似
視不肖猶不若五日之京兆也庶乎經略事
權在手任事將及半年而猶云然何況職衙

門原係裁減職官原係經略帶管之官東事
旦暮告竣即當卸擔經略亟圖抽身者哉但
督餉大臣未蒙允用職誼無可推諉晝夜拮
据憂心如焚若不及今奮言後雖治職溺職
之罪亦無益矣伏乞
皇上俯念進剿在邇糧餉不繼速
勅下戶部多爲湊解無致匱乏致生他變再乞
天語嚴勅各道無得泄泄從事儻悞軍機罪有所
歸職一腔苦衷惟知實心任事以報朝廷他
非所計矣

戶科參看得遼左糜餉月以萬計太倉若洗不
得已爲撙括爲那借爲加派計無復之耳那
借者尚有工部與太僕未解銀四十萬見奉
嚴旨自當速發無容復贅若加派一項百未解一
即屬非計脫果如遮道之語春種俱絕糊
口無粒將安有神輸鬼運之術哉未能綢繆
于未雨何能取辦于臨時事窮勢迫不知其
所終矣聞薊鎮擬運三分之一于山海永平
誠不堪重困或量益其值使不虧累亦不妨
與薊共效纓冠之誼也若登萊海運雖開單

運草虞其飄泊有謂宜豆草並運者有謂或
召商販買彼知價騰或趨之如鶩者亦可以
備不時之需也此皆不得已而爲之設處之
訂何如先期而圖有費省而事逸乎各道業
已身肩任事何得玩惕周章應勒限督催務
使糗糧芻料及時而濟萬一不敷致悞軍機
悔無及矣經略奉命征討彈壓屬僚自是職
掌乃自比于五日之京兆其何以作士氣而

勑下嚴旨申飭毋容以姑息養怠玩之風也抄出
酌之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

天都程開祜仲秋父輯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議添兵將以安危遼以保封圉事據分巡遼海東寧道兵備副使張銓呈蒙職憲牌照得遼東三面隣虜一面瀕海中止一線之路自山海以至三岔河延袤六百餘里處處冲險時時戒嚴近以東惠之變西虜乘機挾賞往年虎墩兎愍入市領賞在三四月間今正月中旬即來報箭比往年

甚盛藉市爲名陰厮廠虛實其情居然可見所慮兵力單弱儻卒然有警若戰若守方畧安在該道兼攝寧前應併行查議某處官卑難以彈壓今應改設何官某處兵少難以防禦作速量添兵馬某處爲名色委官某處爲欽依職官通宜酌處某處爲極衝邊堡某處爲腹裏邊堡不妨更調綑戶牌丁未雨之前防射睡于卧榻之側該道須博採羣議悉心籌畫仍親詣要害之處一一相度立等回報以憑具題等因該本道查得中前所係薊遼接壤尤爲喫緊相應設立遊擊該所備禦移駐鐵場堡以防薊遼一片石通賊要路其高臺口椵木冲係中左所通賊要路舊係守堡官卑兵少似應改設提調量加馬步兵百名于中左所逃故兵糧募補以防竊賊則高橋二帶行旅可保無虞矣又查得大興堡極爲冲邊係杏山備禦所屬杏山改立提調足資保

門戶嚴則堂奧自安而賊亦不敢輕覷矣合將備禦移駐大興堡杏山改立提調足資保障義州所屬大清堡係廣寧西北最冲邊口而西夷諸酋竊犯皆由此入雖設備禦一員兵力單弱不足以拒其鋒當改立遊擊一員量添兵馬駐防其錢糧酌于義州所屬邊堡逃故內通融議補召募務足千名則大靜大寧諸堡可恃無恐矣至于右屯原係備禦先年因城垣傾圮奉

明旨改設遊擊一員馬兵一千名今城業已修復
且本處屬在腹裡多設兵將似爲無益合無
移駐大凌河所與錦州戚家二處接壤庶屹
然有鼎足之峙矣其大凌河原設備禦仍移
右屯以資彈壓再照西平堡離邊止半里之
地夏月濠水爲阻可保無虞冬月氷結虜賊
垂涎此堡馳馬可到今應改立遊擊如遇有
警以便接援三岔河東本處原設備禦移駐
西興堡其西寧堡亦應改立提調庶冲邊有

賴如此沿邊添設兵將碁布星羅勢若長蛇
首尾相應醜虜雖入則左右皆兵一呼卽至
落落犬羊可鞭箠逐也第內中前所高臺堡
與水堡椵木冲等堡皆屬寧前道非本道越
俎而議緣代庖不得不爲併議者也統候酌
定會題施行等因到職職謹會同總督薊遼
汪可受遼東經畧楊鎬山東巡按陳王庭看
得遼左處處鄰虜而寧前一帶至廣寧之錦
義大凌河西平堡最爲冲邊其中前所爲制

遼接壤所屬鐵場堡逼近薊遼一片石爲通
賊要路尤不可不急爲議防也旣經道臣張
銓查議前來又該職親與總兵李光榮面議
以爲確當相應具題其中前所大清堡西平
堡新添遊擊
勅書符驗旗牌應否照例請給非職等所得專也
伏乞
皇上軫念危遼卽
勅下兵部速議覆行

○經畧楊鎬題爲恭奉
嚴旨倍加悚惶謹先陳梗概以祈
聖鑒事本年正月三十日接得邸報兵部一本爲
時當改歲撻伐當行等事奉
聖旨東方料理已久師期將及一切戰守機宜如
何尚無成議且北關獲捷之後虜中情形何
如如何久無奏報怠緩若此安望成功爾部
便馬上差人傳與經畧楊鎬將議定征勦防
禦方畧作速馳奏今大兵雲集餽餉煩難儻

致師老財匱責將誰諉這條議諸款有裨邊
計經畧督撫等官一體遵行欽此伏念職以
非劣受
命東征短綆深汲知難稱塞然以國家安危所繫
且奉有便宜行事不從中制之
旨故心力不敢不竭夙夜不敢自寧一切虛報不
敢數騰以眩聽聞一切浮議亦不敢數陳以
滋搖惑如近日報奴賊攻圍北關報虎酋祭
旗上馬徒亂人意不免失于張皇者職惟有

事平不敢居功事不平不敢辭咎耳乃兵馬
徵調今雖未齊錢糧本折今雖未克審時度
勢師期擬有浹旬急緩豈敢萌心心固不免
如焚機有難以預洩者秦人使武安君爲上
將而令軍中敢洩者斬趙奢救韓而令軍中
曰有以軍事諫者死至堅壁留二十八日不
行豈非守便宜而進陰符乎況賊中漢人極
多即近日星變之占彼且歷歷與聞更多值
奸細密賄西虜每每入探師期而又易敢以

軍中機宜顯然傳播于達酋夫機者弩牙也
一動即發未發不動故曰兵機又變換在斯
須之間非可定以執一之見若戰守規模則
各總兵分防之地已具房中情形總兵俱有
塘報在部科可按也今
皇上即責職以馳奏征勦方畧職亦必待出師而
後之前方敢具題以聞職亦望
皇上將職去年十一月間所請懸賞規格早賜嚴
推以便乘事職不勝戰兢跧待
命之至
○巡按山東御史陳王庭題爲恭陳軍前緊要事
宜伏乞
聖明速賜處分以裨戰守以圖全勝事職聞事莫
重于計遵法莫嚴于治軍逆奴倡亂自干天
誅
陛下不以職爲不肖令以巡按監軍與經畧楊鎬
督視主客兵馬恭行天討諸凡軍中事宜節
經部科之所條陳

明旨之所裁斷不啻犁然具矣顧軍機最重軍事
最繁一切大小機宜有裨戰守仍須議處者
尚駁職撲檄無文無能倚馬修詞逐事陳請
謹于誓師之期將近日應行事務列數款束
爲一疏上希
聖斷伏乞

勅下兵部查照數內事理議覆得
旨行職遵奉施行軍機幸甚職愚幸甚
一師克在和自古所記事氣致殃禍莫大焉茲
當主憂臣辱之秋宜篤同舟共濟之誼故將
不分主客貴一其志兵不論多寡貴協其心
儻或持狐疑懷觀望計利害憚勞苦心有知
見而不言機會既乘而坐失胃人之功頓生
不根之論摘人之瑕專標在已之瑜此悉不
和之流害也既悞軍機且釀隱禍蹈此轍者
臣請亟以白簡從事務期與文武諸臣戮力
同心以襄大事伏候
聖裁

一將將者必賞罰明信而後可以服人將兵者
必紀律森嚴而後可以用衆我國家養兵千
日用之一時主客將士奮勇克敵然後爲國
分憂今已分有信地定有師期當追若不追
應援若不援勒焉而立聞風而逃或汪迴程
途以避賊難或散亂營陣而受冲突諸凡此
類均屬不法俱以經畧勛劒從事此先王明
法勅法尤要緊于信賞之外者伏候
聖裁

一棟選前鋒前鋒破敵後鋒割級此臧虜定例
賞功之時斷以前後鋒三七給賞若前鋒貪
功搶虜級致賊乘亂掩襲勝翻爲負或致賊
奔逸潰散搶奪首功者其罪彌甚除不准紀
功外定以軍法從事庶軍丁向往直前無謬
毫末而頓遂丘山者矣伏候
聖裁

一撫順等城堡人民被酋擄掠在奴寨拘繫者
不減數萬誠恐大兵既進混淆難分嗟此良

民疇非生蔭遵此荼毒也故職會同經畧照
依進兵信地各立材官一員執持招降旗面
多方呼召凡二城六堡百姓被擄掠者俾解
衣裸身即准招進儻目功之徒有妄殺者即
罪不宥有能招過多者即照數優賞奴兵雖
衆不爲倒戈必且內亂我兵亟乘機邀擊勿
失機會伏候
聖裁

一進瀋開鐵四大城池近隣奴虜今我主客兵
馬分爲四路進勦逆酋除入重地方獲成功
聞逆酋自分必死收斂部落附入大寨合力
併衆以抗我師前項城池在在可慮合無每
城每軍丁三千擇良將統領督同壯士悉力
防禦緝拿細作凡各色人等嚴禁不許入城
一以防逆奴冲突一以絕西虜窺伺再乞將
續調兵馬
勅行兵部速催渡遼即分隸四城以壯聲勢此又
根本之計當預籌于進勦之先者也伏候
聖裁

一清河靉陽寬奠沿山居民性多獷悍不受約
束日以挖參盜礦爲業難以數計亦奴酋所
素憚者召以兵名畏不敢來然皆垂涎夷利
堪與賊敵合無未兵之先遍榜山民隨大兵
齊進儻然奮勇登先斬關奪寨將奴土宇准
與耕種爲業夷寨之利民得兢取有能擒斬
奴酋并其頭目及俘獲首功者一例給賞此

風一倡望風自衆東山草木胥皆軍兵亦誅
亂討賊之正法也伏候
聖裁
一六師既興餉卽隨之援遼兵馬除續調川陝
三萬未到外職親查點過主客兵丁各四萬
有奇約月給餉銀二十餘萬計此時在遼餉
銀止十餘萬兩尚不敷三月支給之數目今
兵集于野豈能枵腹而應敵乎兩河芻粟已
竭萬一京運不接患不獨在奴矣固有以小

費省而成大費者職切憂之撫臣條議地畝
銀兩全未解到司農剜肉補瘡計無復之職
爲數萬軍丁請命當此誓師之辰伏乞我
皇上亟發內帑百餘萬遣新餉臣單崇解濟軍興
則士得宿飽敵愾有資矣伏候
聖裁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急請多餉以濟危遼事
山東司案呈遼東巡撫周永春題前事奉
聖旨遼餉緊急着該部湊處多解無令匱乏其本

色糧草着各道作速收買不許仍前緩怠致
悞軍機欽此看得自奴酋狂逞而調集援兵
迄今凡十餘月矣臣部無日不籌兵餉不催
晉目蒿而心嘔也又無日不催兵餉益不啻
舌敝而頸禿也然止能籌之催之解之而已
孫子云千里餽餉士多饑色食敵一鍾當吾
二十鍾兒遼陽在千里之外乎是以督撫移
文云發銀六萬兩可買米十萬石經畧移文
云與其脚費二兩而運米一石則遼東可買
三石皆便計也至于就近召買則各道爲政
督率各道則督撫爲政業已題奉
欽依遵行矣乃臣之于此役也晝則逢人而問夜
則握算而籌如那奏不足而議搜括搜括不
足而議借貸借貸不足而議加派爲計亦窮
矣臣復一面催折色又一面移文山東乘賤
多糴以備海運一面解折色
鎮委官乘時多買以備陸運日日而催之又日俟報部以稽考之用心亦苦

矣續據東撫咨稱登萊海運已開一次近聞收貯米十五萬餘石將爲二運又據薊鎮餉司報收草一十五萬餘又據永鎮餉司報收草一十五萬餘又據永鎮餉司報收天津漕糧五萬餘又查先日解銀六萬所買米十萬石共計三十萬石以十萬軍計之可爲半年之需乃登萊之米未運也永鎮之米未運也各道分糴之汲汲憂危而有多餉之米米未完也宜遼撫之汲汲憂危而有多餉之請也顧臣部之所拮据者在餉銀而督撫道鎮之所措辦者在糧草當臣部之初議開海運峙糗糧正慮今日之價踊也該地方既狃一時之價平又不急爲先時之召買何怪乎今日之騰如桂而馬秣潰米如珠而兵無宿飽也爲今之計則惟有催海運廣召買酌內運以接濟急需而已東省專設海道議運原自有程期乃數閱月而始完一運果風波之遲滯乎抑督運之不力乎今後須如科臣所議米豆草兼運或船或後相機而行勒以定限

多不過半月仍聽商民便宜販賣則三月內或有可濟乎各道召買雖云地使復海蓋之間素稱饒足豈無封殖以自固欲得原值以自潤者乎各道既身任召買心切急公今已擴日持久可復怠緩從事亟當設法措處無泥常價務使兵得其食民得稱便則尤爲就近之急着乎若遼地所出止足供遼地之用今大兵雲集遼豈能供所望于薊鎮之陸運山東之海運共爲協濟如盼雲霓乃山海永平之間驛擾已久不堪重困合如科臣所議量益其值另用腳價兩鎮已買者作速起運或駝或載隨便而行未買者照近日遼撫移咨陸續買運出關關內車腳督撫道另爲區處關外腳價又在遼撫之設法接濟兩地搬運庶無偏役之苦乎外此三者而別問兵糧馬草必天降地湧而後可非臣部所得知也及查近日陸續發解銀兩傅良弼

解銀十萬兩單崇解銀二十萬兩林聲開解

太倉銀十萬兩張三傑解太僕寺銀十萬兩
爲日已久委官韓元吉候領工部銀三十萬
兩見奉
明旨發解外省直搜括加派隨到隨發或亦可足
大軍撻伐之用其一切召買水陸搬運諸臣
既已失之東隅當亟收之桑榆毋徒泄泄從
事委之束手儻日後偵事有如
明旨致誤軍機及撫臣科臣之所慮諸臣將何謝
責哉是在督撫大臣嚴催迫促分別殿最特

加參題庶撻伐可成而奴酋可縶矣仍乞
天語申飭將海運召買內運等事嚴加責成務期
足用有不足者責在督撫仍
勅部寺未發銀兩遵
旨速發各省直搜括加派作速起解本部恭候
命下通行薊遼督撫經畧及順天山東各巡撫一
體遵奉施行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議定軍餉畫一則例以
免紛擾事先該經畧楊鎬題戶部覆各鎮援

兵係營伍抽調者就于各鎮支給月糧以爲
其父母妻子之養俟募新兵補額則扣舊餉
給之而于舊兵家口以內顧銀給之若薊鎮
之兵調而不補則不扣舊糧亦不扣內顧如
新募隨援及夷漢家丁之隨征家口原無舊
糧應每月加內顧銀三錢就在遼鎮支領此
其大畧也所爲斟酌劑量亦既犁然具備矣
既奉

欽依擅難更張然就畫一之中似猶有當議者卷
查征倭事例調到各鎮兵月給銀一兩五錢
與本鎮無干是昔之一兩五錢爲實數而今
之一兩五錢爲虛數也且援軍等耳在各將
新募家丁月支餉一兩五錢而各軍止一兩
二錢事屬未一況各鎮額餉原自不一有月
食九錢者有食七錢六錢五錢不等者已自
懸殊又有未經補額者有已經補額者有照
數全給者有減半扣支者有通不准領者種
種參差難以枚舉是不在遼鎮之一兩五錢

爲虛數而各鎮之內顧恐亦爲虛惠矣頃總
兵劉綎對職云川兵每十日止與一錢二分
是日給行糧不過一分二釐各兵敢行之後
按月支給家口舊餉毫不短少果可望乎總
之各兵出門則以內顧爲憂援遼則以餉口
爲急今若一視同仁不論親丁與額軍但關
以西者總以一兩五錢爲定通在遼鎮新餉
內支給庶稱畫一乎職非不知司農措處甚
艱經畧題請已定而故市恩于諸軍也但揆
時度勢有不得不然者當議餉之時豆一斗
市價八分草一束市價一分即職前月恭上
急請多餉以濟危邊一疏豆一斗銀一錢五
分草一束銀一分五釐此就廣寧言之也及
職赴遼陽隨經畧誓師徧查各路糧草價值
豆每斗一錢六分與廣寧不甚相遠粟米一
斗二錢四分草一束不過四斤價銀三分且
尋買不出馬多倒斃在遼瀋開鐵皆然而開
原尤甚據該路管副將事遊擊麻巖報稱營

中一日倒斃馬二百四十九匹逃軍十三名
雖倡率爲首者梟首示衆而人心不固此可
觀其大端矣自古舉大事者不惜小費職每
諄諄與行間諸臣言之即舊軍每月加銀三
錢總計十萬之數月不過加銀三萬兩職前
議加地畝正恐軍中錢糧不敷與諸軍苦苦
爭較錙銖不足得其死力豈不知驟議加派
爲斂怨之道哉或者曰舊軍既與新軍同支
一兩五錢乃舊軍家口在本鎮支領舊餉而
有云各營伍抽調者俟募新兵補額則扣舊
餉給之而于舊兵家口另以內顧銀給之新
軍不產于空桑不抽自緇流何獨無父母妻
子之顧比照舊軍例另議內顧無不可者即
在各省直地畝銀內扣留給之所費幾何如
此體悉庶爲適均而無有餘不足之嘆矣再

聖覽特爲軫念

照職疏荷蒙

勅該部奏處多解無令匱乏職仰窺
聖衷益急于東事之成功不吝轉輸之費該部隨
移咨到職謂工部奏借銀三十萬見差委官
韓元吉守催及查工部侍郎林如楚見今杜
門請告不知于此軍國大事尚肯留心否若
不照管速發此項亦同西江之水耳何濟遼
事各省直地畝銀在河南撫臣李養正首倡
急公之義已解到太倉十五萬山東五萬北
直三萬此二十三萬獨不當即刻解發遼東
乎至本色草料均急而草尤急職多方尋買
督運或車載或馬馱晝夜拮据不遑寢處益
軍興非同兒戲而職才又極綿薄但職之心
力矣無一毫之不盡而已矣職謹會同薊遼
總督汪可受經畧遼東楊鎬山東巡按陳王
庭具題伏乞

勅下戶部覆議行職等遵奉施行

○戶科給事中李奇珍題爲風霾告變時事可虞
懇乞

陵午後忽見狂風大作黃霾陣天白晝晦冥秉燭
移時至晚怒號益甚內靈臺占曰天色忽變
是謂異常四夷來侵有兵戰又曰朦塵者見
政令不明又曰內亂下人叛等因職往返
陵京歷二十三四五等日風色慘烈無日不有飛
沙走石之勢夫庶及暮春固宜惠風和暢況
當遼左舉兵之候方且俟天休命而變異乃
爾耶聞蠙月五日彼中白虹貫日似三日並
出之狀而空中白氣現一大圈竟罩遼城之
上以昔日之徵合之今日之兆
皇上尚可謂天變不足畏乎畏天變者可但以靡
文塞責乎竊計年來災異疊出而獨風霾之

變爲屢見亦惟風霾之變于目前爲喫緊蓋
中國之長技在火攻而火攻之取勝又在順
風而呼也有如風伯不仁颺忽倏變萬一不
爲我用而爲虜用東事豈堪再悞則今日之
恒風亦大可寒心矣職讀洪範至庶徵有曰
聖時風若則休徵也有曰蒙恒風若則咎徵
也然則恒風之告變豈
皇上蒙昧不明者有以致之哉職不敏具論試以
用人行政之大端畧言之大廈非一木之支
貴乃那借大工已奉俟容候發發之

端揆豈一人之任況當國家多事之際尤資
同心夾輔之功乃使隻影孤懸論思寡助一
人之精神未易感格四海之屬望何能盡酬
則腹心之蒙也科彈封駁實廣益之門考選
散館豈錮人之穽乃見在者摘伏將盡候補
者俟河難清則耳目之蒙也九列空虛邊才
寥落蒐之林墾採之摘籍豈無克堪心瞀之
寄允符干城之托者乎乃有已請而未浹
俞綸應推而尚稽敓事者甚至師期已屆而贊畫之劉國縉猶刻印弗予
聖怒已霽而幾釋之劉光復尚屯膏未沛則嚴穴
與囹圄並蒙也王封原取給于內供而近乃
專責之外帑兒七萬之成倒已無不數倍增
之金錢糜之何益劉遼軍待哺之需飽奸竪
貪褻之腹則近習之蒙也遼兵徵調雲集刻
期進勦所計日費萬金近以則例差殊糧草
騰踊又復疏請加給棄之川兵踵到費益不
貲乃那借大工已奉俟容候發發之
旨加派地畝不皆好義終事之勦師行糧從間不
容髮儻橫日持久轉餉不給致有枵腹脫巾
之禍此時即褫職之職斷職之頸何濟于事
徒勞
皇上社稷憂耳竊謂此時即慨發內帑百餘萬以
壯三軍之氣以安中外之心已爲後時而濡
忍不割豈以擁黃積白便可保百年無事耶
果爾則鹿臺鉅橋瓊林大盈何以不至今存
也前車未遠後車不戒則貨利之蒙也

皇上用人行政何止數端而此則蒙昧之大者
廟堂之上已多攻闇結轖之象而以人事召庶
徵安得不以恒風應之而令陰霾晝結也顧
徵應雖若符券轉移亦如影響
皇上誠能于枚卜考選起廢諸政立刻舉行又速
點贊畫亟釋縲臣裁瑞竪陳情之冒瀆出內
帑巨萬之金錢一洗陰翳之障而耀之光明
則蒙灰爲聖而恒風之變有不轉而爲時風
之若者哉至于東宮就講除此春明景和之

日尤貴及時此則
皇上自爲國本計又在用人行政之先所當亟湔
以釋猜疑以疏壅滯以消沴氣而答天心更
自有隨試而輒驗者
皇上行之似難而
皇上自行之則甚易試勉于其易而無令人觖望
于所難久安長治恒必由之矣區區奴酋何
足爲我難也若變生有因而弭之無策則始
之愛我者將轉而怒我怒我者且轉而棄我

夫至于棄我而其故尚忍言哉職因風霾之
變聊效一得之愚如此伏惟
聖明採擇
○遼東經畧楊鎬題爲恭報師期大彰
天討以振國威事職會同薊遼總督汪可受巡撫
周永春巡按陳王庭爲照建酋奴兒哈赤者

戡定職等忠憤所激豈不願滅此而後朝食
哉顧賊既發難之後始下募兵之令馳調兵
之檄募兵未易完必須團練調兵未即至難
遽整齊而錢糧請之內帑者不足則那之部
寺再不足則借之南都搜之各省又不足復
加派于民間其本色則召買于本鎮海運于
山東遞相轉輸疲曳艱關數月以來尚難充
裕器械則外造者勿給也內運者勿堪也添
造之關以西之郡邑如戰車火炮火箭長鎗

大刀搬鑼鍋口鉛鐵子火藥之數取足于督
臣者至數十餘萬之多亦數月精力始得辦
完馬匹則買之民間兌之問寺不得十之三
四又專官市買于宣大西鎮往返亦數月始
至而朝鮮始未必其同力北關初未必其同
心虎墩粆煖等大房又恐其賄購于奴酋而
乘間抵隙爲我肘腋之害此三酋者鼓舞籠
絡之不至即兵馬錢糧器械皆已整辦亦不
便于舉事既圖之稍有次第已入深冬矣無

兩三日不雪無雪不兩三尺砦口隘口氷堅
數寸刀刃所不能施馬足所不能措出哨夜
役回鄉人口且多僵仆于道路者此豈進兵
之時哉故僅以各總兵晝地而守雖欲投袂
而不能今已春煖風和雪消氷泮三軍當
欽頒犒賞之後兩關值感恩圖報之時朝鮮聞風
而思共奮西虜頗戢而無大憂不于此時舉
事

明旨所謂師日以暇賊之飭備且日堅

況春夏之交水潦可虞疾疫可慮又將守株
以何待職等集議既定約令鎮道各官于二
月十一日俱至遼陽演武場酌量兵馬分爲
四路北以開鐵爲一路從靖定安堡出邊以
原任總兵馬林爲主將以開原管副總兵事
遊擊麻巖管鐵嶺遊擊事都司鄭國良管海
州叅將事遊擊丁碧原任佐擊葛世鳳管新
兵右營原任遊擊趙啟禎管新兵中營原任
叅將李應選原任守備江萬春等隸之以開
原兵備道僉事潘宗顏監督以岫巖通判董
原礪贊理而北關兵馬分路並進又監之以
慶雲管遊擊事都司竇永澄此可以攻奴酋
之北面從此而南則瀋陽爲一路從撫順關
出邊以山海總兵杜松爲主將以保定總兵
王宣原任總兵趙夢麟左右之又以職標下
右翼營管遊擊事都司劉遇節原任叅將龔
念遂原任叅將柴國棟原任遊擊王浩原任
叅將張大紀原任遊擊楊欽原任遊擊汪海

龍管撫順遊擊事備禦楊汝達等隸之以分
巡道兵備副使張銓監督以按察司經歷左
之似贊理此可以攻奴酋之西面從此而東
以靖沙爲一路從鴉鶻關出邊以遼東總兵
李如栢爲主將以管遊東副總兵事叅將賀
世賢職標下左翼營管遊擊事都司張應昌
管義州叅將事副總兵李懷忠總鎮坐營遊
擊戴光裕總鎮左翼營遊擊王平總鎮右翼
營管遊擊事都司馮應魁武靖營遊擊尤世
功西平備禦加銜都司喻成名加銜都司事
李克泰原任遊擊于守志原任遊擊吳貢卿原任遊擊張昌徹等隸之以分守兵備道叅
議閻鳴泰監督以推官鄭之范贊理此可以
攻奴酋之南面從此而東南以寬奠爲一路
從凉馬佃出邊以總兵劉綎爲主將以管寬
奠遊擊事都司祖天定南京陸兵營都司姚
國輔山東營都司周義原任副總兵江萬化
毉陽守備徐九思浙兵營備禦周冀明等隸

之以海蓋兵備道副使康應乾監督以同知
黃宗周贊理而朝鮮兵馬分路並進又監之
以管鎮江遊擊事都司喬一琦此可以攻奴
酋之東面若清河之東毉陽之西尚有一路
亦可通賊但山險路狹林木深蔽止可輕兵
出奇張疑設伏聽臨期相機調度乃兵馬雖
分四路出邊之時須合探合哨聲息相聞脉
絡相通各道名爲監督而償催糧草紀錄功
罪招收降人皆其職掌又遼陽廣寧係根本
重地則以原任總兵前府僉書官秉忠與遼
東都司張承基駐遼陽以新添總兵李光榮
駐廣寧各領兵馬以備不虞又以管屯都司
王紹勛總管運各路糧草如此分別定矣乃
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非假盟誓衆志安能一
乎卽于是日率鎮道文武各官而同誓于上
下神祇曰奴酋賊天肆虐朝廷問罪興師督
撫按臣等共將
明命鎬則叅任經畧儻有不忠不誠廢法廢事或

南北主客將領之異視或分布賞罰予奪之
徇私明神殛之先殉厥命而三軍司命大將
主之大將並設旗皷必須戮力同心或觀望
逗遛或當進不進或當援不援或恣人之功
或飾己之罪或殺降冒功或且濫及被虜善
人者明神殛之速殉厥命然將分四路經畧
不能以四體役之也爲功爲罪實惟三四監
司爲之耳目而如無功以爲有功有罪以爲
無罪是非顛倒敘錄舍糊以致摯情不服公

論無據因而債事者責有所歸辜何可貸即
曰假手借聽于贊理各官而各官有不矢勤
矢慎夾襍一毫欺隱玩愒之私是不公不忠
滅天理褻人心者司道所監何事明神必共
殛之俾殉厥命神之聽之必不昧其聰明之
情狀必不枉其正直之本真必不失其體物
不遺之靈爽而如不先之陰鑒繼之顯罰少
有逸佚謂盟不信師出無功神亦與有羞焉
夫幽有禍福司之鬼神非誓戒罔無以齊一

衆志明有賞罰布在王章非申儆又何以激
厲羣情所有懸賞規格題奉
欽依已經榜示昭然中外耳目且播傳夷地矣復
將罰約條款已經榜示者又行明白宣告使
共聽聞一各路信地距奴賊城寨計道途遠
近定出兵日期如違日期者明係逗遛主將
以下領兵官皆斬一本路雖殺敗賊兵見別
路爲賊所乘不即救援者明係觀望主將以
下領兵官皆斬一主將與將領與千把
官軍臨陣退縮不前
者登時立斬一馬步兵前隊以冲鋒陷陣破
敵爲功不許割級俟賊敗走之後方許後隊
割級驗功之時前後隊三七分賞如賊未敗
而爭先割級來捨級者皆斬一臨陣私逃及
詐稱病規避者斬一營中蓄藏婦女者斬一
營中不加謹嚴防致失火延燒火藥糧草者
斬一殺中國被擄人民報功者斬一濫殺投

降夷人及老幼婦女充功者斬一爭奪高麗
北關所獲首級者斬一攻尅賊寨爭搶財物
致有失機者斬軍士處斬仍罪及本路將領
一俘獲賊屬子女及被擄漢人婦人隱匿不
報者斬一督運及護運糧草官遲悞軍興者
斬以上十四款不憚三令五申各宜朝乾夕
惕
尚方具在軍法無私因取撫順在陣先逃已經
題明正法之指揮白雲龍者當場梟首示衆
以爲法在必行之例臨陣隨密諭各總兵起自二
月二十一日各依期限先後出邊竊計成師
以出當擒賊而返何也向則晦朔沉陰今則
朝昏晴霽向則涉足泥濘今則驅馬平坦向
則有千餘里餽運之憂今則有三軍騰飽之
氣火仗
宗廟社稷之靈朝廷國家之福豈小醜之不足蕩
乎惟是職鎬無能爲役不免久滯師徒未及
早釋宵旰視昔人旬有六日而斬孟達期以
八旬而破楊幺者誠可愧矣然以播事較之
以一總督三巡撫總三省之物力統三十餘
萬兵馬以圖一楊應龍幾二年其司道在行
間者計一十七員知府同知通判推官州縣
正官在行間者計三十七員而都布按三司
官及祿委供事者尚不與焉真不啻如林之
旅矣今全遼僅僅四道常缺其一二求一督
運部臣一贊畫主事而不可得與職共事者
止守道關鳴泰一人耳一知州被論聽勘一
通判一推官又有各處查盤之委用軍旅之
事千頭萬緒職統理其大又親其細將幾十
月手口不停形神俱瘁日中而食食且不飽
夜分而寢寢且不寐雖欲將勤補拙未見敏
則有功而遠觀逖聽者見謂無所事事憂亂
思治者見謂涉于遲遲訐職書報稀踈者又
見謂一于汶汶夫整而能暇兵家所尚安危
關係嘗試實難人顧力行虛談何補職始終
此心誓不與賊俱生而已又遑計其他哉

○吏部尚書趙渙題爲風霾異常天心示儆懇乞
聖明軫念軍興事急速允戶兵大臣以圖消弭以
保泰寧事文選清吏司案呈照得遼左警師
未幾都中狂風大作黃埃蔽天白晝爲晦此
其景象甚惡而戒備當嚴者也征伐之權雖
授之經界而兵食之籌則佐之大臣今戶兵
二部有長無貳有推不允恐非所以戰勝于
廟堂當急爲催請案呈到部臣看得沙塵掩晝
赤氣橫空此可謂之吉祥乎且逼近田師之
皇上聰焉東顧期以長纽繫奴酋不見銀河之洗
顯會朝清明之象乃見惡風之布成乾坤晦
闇之形通國驚惶滿朝變色臣竊謂
至尊旰食必有愀焉不樂亟圖所以回天者而泄
泄猶昔也頃見閣臣禮臣臺臣條上封事皆
惓惓焉以用人爲
皇上勸臣部職在用人姑先舉有關封疆之大臣
坐名上請惟
皇上垂察焉戶部缺左侍郎見推楊應聘缺右侍郎見推祁光宗
左侍郎見推楊應聘缺右侍郎見推李起元兵部缺
補之足以裕兵食而濯聲靈是捷伐之一助
也補之足以答帝簡而愜天變是回天之一
助也伏乞
聖慈事天以人速賜允用則一舉筆間而與治同
道反災爲祥順治威嚴端必由之矣臣無任
激切祈懇待
命之至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左兵興需餉甚急懇
乞亟命督餉大臣速赴料理以濟捷伐事竊
照奴兒哈赤狂逞蟇臂自犯鯨誅茲經畧諸
臣奉天征討仰仗
廟謨肅將
皇威而三軍奮激可以鼓蕩平矣但兵法曰千里
餽餉士多饑色今出勦之地不止千里而需
餉不甚急乎又云興師十萬日費萬金今募
調之衆不止十萬而需餉不甚多乎惟需之

急則搬運不可遲惟需之多則收積不可少
今之時亦岌岌矣臣自去夏措處已竭意有
今日是以去秋移文山東道府上緊收買以
備海運又移文薊永鎮道上緊收買以備陸
運亦數數矣近聞登萊已收糙十五六萬餘
而苦于無船薊永亦收滄糙五萬草三十萬
而苦于無車今俱未運途何以濟也臣雖措
處于內而不能經理于外則督餉大臣斷不
可少亦需之甚急者也如宥官史有虛文
了事及夫役作弊營私者又當持三尺以繩
皇上業洞燭軍務緊急於吏部所推山東巡撫李
長庚昨已點用則督餉得人矣益長庚之撫
山東也注意邊方苦心料理如搜括等項輸
輓最先加派等銀那解更速允是剖衷爲國
竭力勤王者也然例必候代而來則遲矣俟
而無塩膦之虞奮擊可用蕩平可必矣
來而料理則晚矣合無令星馳赴任不必候
代一面移文責登萊三府已買者上緊海運
聖政未新伏乞發納忠言以回天意事職見邇日
風霾之變事出異常卽黃髮耆老無不吐舌
錯愕以爲從來所未有其怪異驚人之狀諸

臣言者敘述不啻明且悉矣職不必更贅獨念是日何日哉正進勦奴酋成師以出之先一日也行將淨掃妖氛以清區宇造物何心而示異如此一可駭赤光射人如火如血其爲兵象不問可知二可駭中國者帝王之所自立乃風折牌坊適于帝王之廟此中原腥擾之兆尤人臣所不敢言三可駭比徵之臺占不曰四夷來侵則曰內亂人叛彼其景象既如彼其占驗又如此職計此時

曰章奏之條陳非
皇上所目覩若今日之異則
皇上所親見矣近來種種災異必有種種事應獨
向年狂風之變間奴酋正以是日會兵攻襲
則風變之來尤確有明應矣此而不畏誰爲
可畏此而不信臣言更何時可信臣言止
皇上厭多口之張皇以爲言危言亂總無實驗不
知禹皐稷契當堯舜之世豈嘗不言危言亂
其言固未嘗驗也弟以克舜信其言故終以

不驗而止使必待驗而後信其言則姑蘇鹿
走而思伍員漁陽鼙震而祭九齡竟何益耶
嗟乎今天下事尚可爲使
皇上遇災知悔尚可容其悔萬一泄泄悠悠日復
一日至于天怒人離禍成難結此時金高于
斗鏹積如山而驅之不可以爲兵擁之不可
以爲城抱之不可以深藏攜之不可以遠徙
毀其泣矣何嗟及矣即欲感悟追悔翻然自
振尚可得哉思之使人凜凜昔宋徽宗當金

虜臨城倉皇無措宇文虛中請降詔罪己慨
然曰今日不憚改過即便施行嗚呼使此語
在半載以前天下事猶不難挽回而惜乎其
出之晚也願
皇上于鐘鼓美人卜夜歡娛之暇將此往事一爲
三思當必有撫然變色凜然動心不待臧言
之匪者臧孝孫無路碎首有心竊附因變陳
言之義一進其狂瞽之愚如此惟
聖明不靳採納

○福建道監察御史楊州鶴題爲出師未有報期
情形不無可虞謹撮持危定傾之畧竊附于
杞人憂天之義懇惟
聖明慨賜採納以修內治以鎮人心事項者奴酋
弗靖敢于犯逆一日而陷我撫順又一日而
陷我清河又一日而陷我會安來不知去不
聞如狂颶怪雨侵人而莫可誰何一時數千
鋒鏑者不知幾千百人說者謂遼陽以東已
無復有樵類矣抑且稱元稱帝狡焉敢猖其

志似非小伏蒙
皇上念茲邊疆重地赫然興師問罪業于二月二
十一日陳師境上矣迄今半月許曾未有尺
一以報想逆酋授首奏凱而還只在指顧耶
思動靜可虞勝負靡定萬一事在叵測山海
一帶能保百無一慮乎閫外之事自有經畧
諸臣總之閫內之事有本兵在職何敢謬爲
一畫以滋紛擾然而臣之所不容已于言者
以爲欲以治外必先治內未有內尚煩補苴
皇上止聖聽之
其一曰戒宴樂無忘國恤夫國有大事必修意
修事以弭之未聞逸豫是恣玩若無所事事
雖就中不無不得已之宴會何至廣侈其心
志爛熳其耳目務爲結綵連衢聲樂動地卜
日卜夜騶呼無有了歇如此景象豈不其以
國爲戲也乎查得嘉靖庚戌之變虜薄入古
北口士大夫尚爲長夜之飲一旦迫近郊關

兵部按空籍而不知所求戶部守帑藏而不
知所散器械必關白而後可給文移必展轉
而後可通炭炭皇皇祇託魏絳和戎以希解
免使當時不有先臣趙貞吉昌言以絕之天
下事殆未可量也今國勢搶攘百倍于昔一
切宴飲下所司報罷可也
其二曰禁把棍豫消禍萌自古國家蓄敗之形
未必遽自四夷全是几席之間泰所不經心
之處肆情于渺忽轉禍于滔天所謂一夫持

挺九廟頓墟可勿念乎庚戌逆鸞結搆戎馬
交馳怵怵屯軍城下苟免斯須未幾而城內
告變反欲作我敵國又怵怵抽軍而入用過
亂畧內外洶洶莫知底止今之把棍放花開
礦白討帳活捉人種種皆是萬一事到臨頭
爲害不細及今大創猶可撲滅
其三曰嚴守衛肅清禁地天閘邊閣豈是行人
往來之所內死液池斷非商賈貿易之區今
且走如鼈而詣如市所不至于閧然爲變者

以其有守衛官軍爲擁護焉耳職初至京於
正月二十九日見朝以爲此之日也正是朝
覲諸臣謝恩之日鷄人唱曉衣冠旅進所爲
守衛各員役不知如何擺列振揚國威職入
西長安門額設指揮千百戶八員伍長六名
軍二百一十六名職閱之官止一員軍止三
名承天門額設指揮千百戶七員伍長五名
軍一百八十四名職閱之一人餘有也端門
額設百戶一員伍長一名軍二十六名職閱

之一人餘有也及至午門是謂咫尺
天顏大小臣工行禮之地宜乎執事各員役象勾
陳以列隊聽鑾音以趨瞻問之紅盔額設一
十四百九十員名分爲兩班每班該七百四
十餘員名一人餘有也問之圖子手額設二
千員名分爲兩班每班該一千員名一人餘
有也問之明甲額設五百員名分爲兩班每
班把總二員隊長五名軍二百四十三名一
名餘有也問之大漢將軍額設一千五百員

名每日分派千百戶五員將軍三百名晚赴
兩闕直宿早候象進站立一人餘有也平時
無事之際尚不容寬假以偷安值此倥傯之
秋豈容隋瘝以悞事奴酋奸細遍滿道路或
有人焉潛入內地窺見淺深蕭墻之憂其誰
與弭之恐又不止風癲張差含糊作怪已也
昨巡視衙門蓋已申嚴之矣應否剔釐祛蠹
大示振作是在今月厚爲劼毖
共四曰防畿輔拱護
神京夫
神京之有畿輔猶頭目之有胸臂也安則俱安
危則俱危非可置之外郛漠然不加照管也
者隆慶四年正月
先皇諭兵部曰畿輔重地武備廢弛已久近來言
者皆詳于外而畧于內豈萬全計爾等宜悉
心詳議所以扞外而禦內者也而尚書霍冀
等條上十事一更置守令謂近邊府州縣掌
印官民兵錢糧等項悉屬綜理宜行總督撫

按官公同甄別某應久任某應改調遇有員
缺愼選老練甲科充之如貢科吏員出身有
異才堪任者一體起用一修繕城堡謂往年
猾虜止于攻毀堡寨近則攻陷州縣矣即
如近城蘆溝橋河西務皆素稱大鎮虜必垂
涎速行各該守臣增築墻垣多開濠塹工費
取之撫按贓罰及戶部開納事例銀一申明
保甲謂郊畿近地軍民雜處往往盜起肘腋
宜申明保甲之法有急共救有罪同罰其他

點閘科派之擾俱行禁止一團練民兵謂州
縣設有民壯專備緩急之用而有司獨用以
供迎送全不教練宜行所在撫臣嚴令着實
教閱其有額外壯丁堪練者多方募集編成
什伍平時量減徭役防秋量給行糧如能禦
虜一體陞賞一修築墩臺謂墩臺爲烽火耳
目之寄近邊州縣多圮廢不修猝有虜警不
便傳達宜酌量衝緩以時修築多樓軍夫守
之一製造火器謂中國之長技全在火器如
連珠炮神銃鳥銃之類宜一一多備仍選軍
民精銳有膽力者充爲火器手不時教習以
濟急用一栽種樹株謂幾輔平衍空濶虜騎
得以長驅宜于各城堡外多種樹木不惟利
民且可以捍虜一預計防守謂城堡既修又
須法令素明乃能有濟宜令各州縣查照各
城堡梁口數目編定號次以爲信地按戶出
丁守之雖勢豪之家不得狥情優免儻遇虜
報戒嚴即選壯丁如期策應一嚴謹收斂謂

若大舉則當下清野之令使各處保甲馬上
執旗召集鄉民悉還入城堡如有怠玩者罪
之一責成兵備等官謂兵馬錢糧之事全賴
兵備等官分理必功罪相同而後能戮力共
事使人知責任所在不容他諉以上十款皆
先皇之所鑒納應查照豫爲料酌施行幸毋曰遠
而難及也及則不可收拾矣
其五曰處亂民潛杜勾連正德年間河北之亂

若劉六劉七等以編氓而做盜賊侵薄兩畿
躁躪數省徵先臣彭澤盡力征討幾壞于陸
完諸人手今雖未至於是弟其漸不可以不
防雲間之焰方欻嵕山之火又熾于斯之日
法宜問主者是誰從者是誰斷然正以國法
永絕強凌衆暴之釁不然人人效尤何時已
也慶陽李文借口勾連奴酋擬定月日舉事
取慶陽等處會于京師蠢蠢欲動至今有無
擒獲解散尚未分別爲撫臣者方其到任之

日正是文等鼓譟之時今既數月可怡情燕
雀而不爲之所耶奈何寂寂不一言也夫夷
狄手足之疾亂民腹心之患小亂不止必爲
大亂是可不爲寒心哉

其六曰亟用人以壯金湯夫唐虞之世野無遺
賢萬邦咸寧今行取諸臣非所謂拔十得一
號爲俊乂者乎奈何時局日變法體日壞擬
部不已轉爲留部留部不已又轉爲題差夫
題差是也即使盡人而題之而下之御史有

其人給事不得其官矣況今日題一人或者
徼幸萬一如兩浙河東貴州有時下也明日
題一人又明日再題一人則又似乎隔閡蔑
無定據零星破碎法體盡乖人壽幾何河清
難俟恭思

皇上陸續檢用之

皇上旨蓋謂某日下枚卜某日續下大僚又某日續下
考選緣衙門而陸續用之非區區謂考選諸
臣陸續用之也毋論

祖宗朝未聞破碎至此即以

皇上四十七年道化翔洽臺省布列有一破碎至
此者乎張彌天之網弘大公之途是在
輒效不然挈瓶守拙于諸臣分毫無妨有人
而不用有可用之時而不用或其事有可慮
一切防維其誰賴焉至御史劉光復劉國縉
世之所謂盡忠圖報者無如此兩人一困于

圄圄一錮于山林大小諸臣無不人人願爲
乞請要之非以爲私實以爲公或以籠鳥放
生或以駿骨登壇又在
皇上愛惜人才一念及之耳聞得
世宗肅皇帝庚戌
御奉天殿下詔罪已追獎故都督周尚文赦給事
中沈束隨致虜退中外欣然可無倣而行乎
職之所言者不外乎諸臣之所常言而職之
所圖迺者則實有艱危霜堅冰之大恐儻蒙
皇上俯允職言嘉與施行社稷之福也生靈之幸
也職亦有榮施不然日復一日厝火積薪之
上其有及乎先臣靖遠伯王驥曰士大夫不
可無憂國之心而不可有憂國之言今且言
之矣以職言臣也無可奈何也惟
皇上不忘乎外而先以治內百勝之算無以易此

幾滅虜安邊在此一舉其各邊督撫等官也
行文與他着比常十分備禦用保萬全故諭
欽此洋洋乎聖人之言也真足以起疚回生
轉危爲安師行糧從滅賊有日矣夫遼左之
事萬萬叵測人人言之而未必
皇上聽之人人憂之恐之而未必
皇上信之行之君門萬里一線難通九重邃密外
廷鮮料盍竊謂
皇上習見寧夏之變孛劉小醜不醜尋常耳曾幾何時
福建道監察御史楊州鶴題爲
聖諭軫念遼左周至滅虜安邊有機伏乞大發帑
金以佐軍興以鼓士氣事職于初八日午刻

便足了當即有播州之役應龍痴兒隨手就
擒亦不甚艱
皇上廻腸反念豈其有此而臣下逖聽風聞或意
其有此有之則將狃之以爲安恃之以無恐
雖百奴不以怵其心無之則宮簷必不帖席
風霾遂以切裹雖師在方興而且儆且惕也
惕之則必思所以處之處之維何即如
皇上所謂額外另加賞賚以鼓衆心云爾推牛飽
士賞也必問牛將何在絕少分其賞也必問

所絕所分何在投醪挾纊賞也必問繆纊出
自何所豈是天施地生惟
皇上操之惟
皇上及時發帑助之而不自他求也前發十萬兩
不爲不多也後發戶兵二部二十萬兩又不
爲不嚮快也而況額設之轉輸遞至海運之
蒭糈有加豈不足以飽其腹而鼓其向往然
而猶有待也偶見巡按山東御史陳王庭一
徼備云今冬落雪異常人春雪融泥深三尺

近日又連下雪尺餘西馬倒壞儘多兵間有
逃者此中餉金若掃至二月二十五日新餉
司至遼止帶餉銀二十萬兩目下禦寇郊原
兵次荒野轉餉不繼變生可虞又云前日請
帑百萬未見覆允異日有事何以支之夫此
百萬之帑
皇上以爲
皇上之有耶四海九州之有耶惟有四海九州而
後

皇上得以保其有不有四海九州
皇上雖有之恐有時而引去矣稔知今日之奴酋
非復曩昔哱劉諸寇占據一城死守一囲猶
可戰勝而攻取水灌而火馳者譬曰女直若
滿萬中國無與敵先臣李夢陽亦曰女直外
連憂不細急將兵馬備邊先臣自五十年
前灼然先見微著今之時何時也彼有十萬
兵馬我亦儘有十萬兵馬彼有十萬兵馬人
人一心我有十萬兵馬似未必人人一心且

兵有逆𠂤馬有倒欤勇怯異也勝敗之數又
難遥度也于茲百萬尚有靳焉者乎
皇上曰賞格已明朝廷決無吝惜
皇上明見事勢窮蹙而欲以不失信于東征將士必須先計發帑
然欲以不失信于東征將士必須先計發帑
欲先計發帑必須乞恩百萬非百萬無以充
軍實非百萬無以壯軍容非百萬無以激發
投石超距之勇非百萬無以安輯杌捏不自
保之心司農似已告匱矣司空似已大半去
矣太僕似若無復餘矣四海九州似若搜括
加泒到其骨矣
皇上不于此時發帑將誰望哉況乎風霾蔽日正
在進兵
皇天上帝已昭示灾異之有在若欲欺揚震盪出
朽蠹爲甘霖以大賚爲修禋發之此其時後
此慮無及矣職又思犯璫高淮二十年來剝
蝕遼人不知幾千百萬今皆塡委大內只此
阿堵便可湊發以遼人之膏血還以佐遼人

之危困於
皇上爲不費之惠于遼人沾拯溺之仁然寧獨爲
遼人計哉山海一旡有難封固萬一烽火及
于甘泉以至牧馬城下不知那些可以倚靠
那些可以借資言念到此可爲慟哭流涕者
再懇祈
臣不勝齋祓戰恐翹首仰望之至

○山東巡按陳王庭題爲援將違律畏師夜奴猖獗甚乞亟勅廷議以救危疆併候
聖明處分事切照大兵誓師日期及分路出勦信地已經會題訖隨該經畧傳令四路酌量遠邇依期相繼而進續報總兵劉綏於二月二十五日寅時出寬奠小佃子口馬林二十八日巳時出鐵嶺三岔河杜松等二十九日申時出撫順關口李如栢三月初一日巳時出清河鴉鶻關口各去訖隨於初二日據分巡道副使張銓差夜不收艾承恩押同撥夜古雲鳳報說本日辰時有杜總兵出境離五嶺二十里相遇夷撥活提四名等語本日又據報本日三更時杜總兵二次撥夜高友才口報至五嶺關達賊近戰已被杜總兵砍退得勝斬獲首級不知其數等語初二日巳時據車營跟隨杜總兵等初一日前至邊外渾河約五十里水勢深急過渡兵馬衝去太多車兵入水空手尤難車輛火藥盡不能渡望見隔河南山一帶有虜騎行走忽有保定車營撥夜報稱山上達賊約有百餘騎衝下大路殺傷撥夜一十六名餘剩六名前撥已斷仍望見虜賊一枝徑過河北山後山遶去又據劉遊擊撥報相同職等恐斷歸路即時安營天已近晚諒飭夜防以待天曉又有武靖家丁沙有功身帶重傷入營說稱親見兵馬半渡達賊萬餘將杜總兵營劃斷將杜總兵圍住砍傷尾後損折不知數目見圍在山勢似危急等情到臣隨行分巡道速查以憑具題去後續於初四日卯時據分巡道副使張銓呈照得本道奉文監督滄撫一路官兵二萬五千餘員名預蒙經畧擬定師期日時前進又蒙按院監查嚴飭自本年二月二十八日杜總兵同王趙二總兵等師行初三日寅時

據鐵嶺撥夜口報馬總兵與開原潘僉事被達虜不知其數圍住等語臣隨會經畧督分清河李鎮守兵一枝出援本路去後初四日又據開原安樂州知州張文炳稟稱初三日寅時據潘僉事家人樊天朝執印到甲職說稱潘僉事在營兵馬被達賊勢衆赶散潘僉事今無踪跡即馬總兵麻副將赶散丁副將鄭遊擊等多將亦不見一人影嚮爲此馳稟以開原三面鄰虜東邊見是如此景象西邊大不定作何救寧潘僉事家人已將印封貯在庫但料理兵馬等項以圖大振必急借重一人庶人心有所恃賴而封疆亦甚幸矣又臣差夜不收蔣興前去查探據本役回稱潘僉事督兵隨營背中一箭致傷落馬無存岫巖通判董爾彌亦隨陣致傷無存慶雲遊擊寶永澄亦殁陣中恊遊擊等官麻巖丁碧鄭國良左輔王揆及馬總兵尚有馬兵萬餘潰奔張家樸等情到臣復差遊擊馬燝查覈去訖又據分守道閻鳴泰稟報李如栢官兵亦與賊相持又據總兵劉綎二十八日兵丁次深河子路口達賊截路獲級二顆生擒一名達賊甚多擁奔山背恐爲計誘不敢窮追等情各到臣據此除損折官兵候查明另行具題照得行師必以紀律方保萬全自誓師之後經畧即諭杜松等各以持重又約三月初一日出口按期前進仍聽三路砲嚮併力齊攻荅其慎也乃本將慮恐功不出已于二十九日半夜出關哨見渾河南岸走有遊騎亟將兵先期競進其失一也此時三路兵馬未齊渾河水勢洶湧人馬渡河被水擁數十餘騎分巡道止之不聽趙夢麟諫之不聽車營將官懇止之而逢怒愎衆自用其失二也且不按隊爲營臨期每除挑選數人以致隊伍錯亂爲賊所擊其失三也臨陣生擒活夷數人就平一寨不加停哨撲踴而前致賺賊伏

內被誘不知其失四也將兵不習背水而戰其失五也輕騎深入撇棄火器車兵師無老營其失六也此六者胥兵家所忌也雖其爲八夙負忠勇志欲縛擒奴酋獻之闕廷而智不能料敵謀不能馭衆致二萬餘官軍一時幷遭陷潰即敗散者過半恐畏罪逃匿召集難齊至于開鐵兵馬經畧初派由三盆出口援將馬林苦執由靖安出邊迨至臨期復連稟仍由三岔出口經畧准令與杜松聯絡馬營乃撫順交鋒之時而該鎮迄未至也比奴衆乘勝北驅該鎮隄防當無不至何守備不設致虜衆乘夜襲營兵亦敗潰令道廳不保而宣大兵馬生死相問存者亦復潰散矣以上將官除杜松王宣等已經報亡餘俱存亡未的據除另查確姓名核實外再照經畧楊鎬既有督兵之責難辭失師之愆但將不聽令難歸咎本臣況搗賊之役與封疆失事自分且行間之捃據多勞末路之圖復

聖明酌量議處以需後効者也臣王庭監察無方損失有跡謹席藁待罪唯聽

聖明處分而已道臣張銓雖有監督之委原無封疆之責似應寬議以分差等者也臣且閒叛奴已幾十萬兼負山阻險我兵雖有數萬然烏合之衆未經訓閱委難輕敵伏乞

勑下廷議早補大將道臣添兵益餉務殄叛奴以雪國憤先將續調川陝兵連寬奠清河二路分扎遼瀋開鐵諸邊亟爲訓練令遼民趁時耕種并復築撫順清河城寨以駐芻糧將兵調習士馬倍强捷伐自易臣無任悚息待

主客兵馬寄劄綏官秉忠李如栢賀世賢等

命之至

○貴州等道御史董元儒等題爲遼左危在呼吸

京師勢切剝膚懇乞

皇上親御便殿面諭廷臣亟圖安攘長策以救危遼以固根本事頃自奴酋發難內臣

宸慮徵天下之兵竭海內之財特起經畧于田間
而畀之節鉞寵之尚方更不難濟發帑金以
大示鼓舞洊頒
明旨以嚴用責成
皇上之加意遼事不爲不殷
皇上之委任經畧不爲不專且經畧受事迄今十
閱月于茲謀之不爲不久籌之不爲不熟中
外懸懸所望滅此朝食以仰紓宵旰大奏
威靈者又何啻大旱之于雲霓饑渴之于飲食

詎意楊鎬輕率寡謀喪師辱國至于一敗塗
地不可收拾有如羽書傳報者瀋陽一路全
軍覆設三總兵殲焉開鐵一路馬林僅留敗
卒萬餘一道臣一通判殉之惟劉綎稍有斬
獲而李如栢之僥倖無失第未與奴賊交鋒
對壘耳目今大師喪敗之後我勢亦單奴氛
益熾數日以來尚未知被中作何景象脫有
不戒遼陽全鎮斷非吾有遼陽去而京畿重
地立見震攝此誠國家危急存亡之秋也職
等相顧錯愕寢處俱廢皇皇無復之人情
急則呼天此時不控之
皇上誰控也竊謂及今欲急圖外計莫若
皇上首下罪己之
詔宣告中外仍立罷推稅以昭示大信則四方未
動之人心可以漸固特遣才望重臣并簡提
督大帥令其單騎星赴遼陽與經畧撫按審
度情形商確進止以徐收焦頭爛額之功則
全遼危疑之群情可以驟慰又速發帑金數

百萬半以解發遼鎮以急佐軍兵買馬犒士
賞功之需則初喪之士氣可以頓起又以其
半解貯薊鎮或山海關等處仍亟檄邊鎮督
撫諸臣廣懸召募之令但有勇畧技能不論
閭左豪俠草澤忘命悉爲收用即以所貯帑
金充犒賞行糧之費則再舉之兵勢可以漸
振自是而急圖內計近如薊門一帶係畿輔
門戶宜添設大將一員募集精銳數千仍以
班軍戍卒與之協力操防則環控

神京可無單弱之虞矣遠如天津一鎮係漕餉
咽喉亦宜添設大將一員募集精銳數千即
以各衛所軍兵督之併力備禦則徵戍轉粟
可無中隔之慮矣又急補南北大僚并催用
在籍名賢俾之布列有位以需疆場不時之
使即左右劻勷不患股肱無托矣又速下考
選并散館候命諸臣令之師濟充庭以佐補
闕拾遺之司即禁奸釐弊不患耳目無寄矣
又推廣德意亟補贊畫劉國縉立出御史劉
光復于獄俾忠義久鬱之人豪並得因事脫
穎即危遼一臂更不患借箸矣安攘大計圖
之猶屬亡羊補牢之智緩之將有載胥及溺
之憂然其機特在
皇上一注念一舉筆間可以咄嗟立辦事已急矣
勢已窮矣
皇上又何營何愛何難何畏而不奮自爲社稷計
耶抑當此中外洶洶之際喫緊尤在
聖衷一番震勵庶足潛消不軌鼓動人情宜及時

親御文華殿庭
召集文武百官兵馬作何措處錢糧作何接濟將
吏作何簡任凡內而曲突徙薪之謀外而戡
禍定亂之略令其畢智竭慮各攄所得以條
上機宜隨對酌緩急而輕重布之將見
天顏照臨之下溫語傳宣之餘羣彙較臣民阢壤士
庶莫不曉然祈
聖明之燭照凜
聖斷之燁赫三軍之氣不戰自倍四海之勢不聯
自合肅靖邊圉鞏固金甌端在茲舉矣不然
竈已炎上棟且將焚猶怡怡處堂不知禍之
將及自茲人心瓦解國勢土潰雖有智者莫
可誰何今日之憂更有職等不忍言者伏乞
皇上重念國家安危之故亟憐遼左急迫將職等
所言數事特奮乾斷早賜施行危邊幸甚
○兵科等科給事中等官趙興邦題爲遼師失利
國勢益危懇乞
聖明亟圖定亂之策以保邊疆以安社稷事自奴

賊犯順以來
皇上赫然震怒選將徵兵期撻伐所以伸國威而
雪國耻斯亦可謂文武之勇矣不謂人謀不
臧草草塞事以致四路之兵兩路挫衄大將
被靡遼之不保在于旦夕未有門庭爲賊所
奪而堂奥得晏然無事者腥羶之污將及上
國不知

皇上何恃而不恐也君辱臣死職等安得無言職
等以爲目前之計則莫若發帑而經久之謀
則莫若用人討今遼倘不足一月之支萬一
此時不能接濟當遼兵殘破之餘而復使楞
腹待戰其將能乎此之時且有賞功之費有
邮死之費不然則無以鼓士氣軍亡當補馬
傷當補器械缺損當補不然則無以壯軍威
諸如此類所關遼左至要而其用金錢不貲
試問太倉則若掃矣虜衝冏寺則告匱矣加
派民間則又緩不及事矣非速發內帑二百
萬將何救于敗亡之數乎無救于敗亡之數

皇上之財且爲虜守之耳亦大惑已凡軍國大務
則閣臣密參之使其三五備列得互相參酌
必不馬上差人督催經畧今事已往矣不可
追矣然戰勝
廟堂猶可徐圖是捨廉何可久孤也則枚卜宜
先也居中調度則在本兵必大司馬與左右
司馬謀斷相資而後可以集事則楊應聘祁
光宗不可不速下也熊廷弼英風卓識按遼
東久遼之夷虜知名宜急允部推以備遼左
才品卓犖爲中外共推則贊畫之

之用劉國縉生長于遼間悉遼之夷情且其
命萬不可遲職等尤可痛哭者強敵壓境大軍覆
沒烽火達甘泉一日五至此國家何等時也
皇上猶安居大內令臣下望之如隔九天而不得
一進其懇款直至城門四閉而後汲汲圖之
嗟何及矣伏乞
皇上時
御文華殿

召見大臣商議兵食戰守一切安攘至計有當
聖心卽下所司急行無泄泄然罔畏危遼可保
宗社無虞職等所爲仰天呼籲合詞以請者也
○太常寺等衙門少卿周應秋題爲遼危呼吸國
勢張皇懇乞
聖明立下用人發帑之旨更亟臨御召對以亟救
貼危保固宗社事自奴酋犯順問罪陳師輗
輸徵調竭四海之力以幾一戰之捷遑擇日
出師忽值風霾晝晦舉國皇皇慮非師貞之

吉無何而喪師之報一日數至文武將吏同
時膏血我兵劒若摧枯賊勢勝如破竹加以
牢煖諸酋生心蠢動遼陽以東恐非我有矣
失右臂而孤居乘長驅以直入國家之事有
非臣子所忍言者此豈
皇上深居靜攝猶然泄泄時耶目前救急諸務閣
臣部臣科道諸臣條上封事具在
御前此時惟有急舉枚卜以資謀斷急補大僚以
分猷念急下考選以擴耳目急釋纍臣劉光
復以鼓忠讜急允贊畫劉國縉以稗參謀急
擢按遼舊臺臣熊廷弼以充委任急發內帑
百萬以給軍興資召募時下喫緊必無踰此
者社稷安危間不容緩主憂臣辱計無復之
皇上深拱大內見此警報旁午虜勢披猖與必當
食梢鄂舉案失箸頃接
聖諭戒嚴仰窺
聖心警動當此火燃泉達之幾應有拯溺救焚之
實惟是軍機秘密人心震搖更望我

皇上親御便殿召對平臺面與廷臣熟計機宜指
授方畧都城內外作何機防九邊情形作何
備禦遼左主客官兵轉輸糧草作何接應群
臣悉心靖獻于下
皇上決誠力行于上庶幾
廟廊之威儀再覩邊廷之壁壘改觀大小臣工
中外萬姓所不志意聳然跟蹌帖若默奪犬
羊之魄潛消草澤之奸者職等不信也職等
五內如焚寸心欲嘔不敢撫拾文辭亦不顧

胃觸忌諱情窮捨地事急呼天伏乞
皇上立賜採擇施行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謹題爲東西奴虜交訌遼
薊情形並急門庭幾潰堂奧堪虞謹泣血叫
闔以祈立允施行事頃者奴酋犯順遼左四
路進兵兩路大衂閣元帥陽文臣遼之爲遼
岌岌乎殆矣薊與遼輔車也而中間以山海
關爲咽喉總兵柴國柱復報虎慈兎慈等酋
旦暮欲犯山海及薊鎮劄于京師不二百餘
里而遙儻西虜前攻東虜後應長驅直擣
陛下何以支此夫遼薊危而京師危臣昨歲三議
二防中亦嘗慮及失今不蚤爲計天下事去
矣除發帑有臣垣另疏外謹將吃緊諸務爲
皇上撅拾言之
一曰 皇城巡視應議閒奴酋故係王杲家奴
在昔杲懸槖街時奴懷忿恚尋即匿名傭工
禁內窺瞷多年夫大工詎今日急務胡以停
而忽與就襄夾雜奸人亦所時有會須急停

以防意外不直專爲那倕地耳至每月逢四
朝市速行禁撤庶免杞憂謂宜于候命科臣
內特用四員專巡四門毋令兼帶別差以分
職守可也
二曰五城及九門巡視應議都城外內緇衣沙
門往來梵室把棍結黨更繁有徒如向者京
營所獲張文經奴書不可窮詰與遼輔車也而中間以山海
無奸細潛而偵我若乎今無將候命御史
察眞僞之三月遍更孰得孰失至九門亦用
候命御史昕夕關防此則三月一更可也
三曰京營巡視應議夫營兵之不能戰久矣年
來操練迥異恒時獨奈何舊差之巡役已竣
而新題之
命肯尚稽合無郎目趣催到任而輩載夙無提兵
大將昨歲廷臣議將劉綎輩三人居中彈壓
以聽不時差遣後乃盡差而內留者無一有
聞甘肅總兵李懷信堪任此或調之入內帶

領家丁以慎固根本此宼今日急着也凡此
皆爲堂奧計而至若門庭之患則山海關原
移柴國柱鎮守議兵三千五百而今止家丁
七十餘當作何調發以壯其氣遼陽廣寧間
且不必遽希犁庭掃穴之動而斬爲堅壘固
圉之計殘破餘軍當作何分布以聯其勢四
方才智勇敢應自不乏當作何行檄郡國厚
貲招揉以收豪傑之用九邊望風伺隙勢所
必有當作何移文督撫趣發防禦以消禍亂
之端它若收卜宜舉大遼宜補俱須一一舉
行庶濟濟師師多一官則多一官之力仍
嚴旨着令刻期就道勿許逗遛家園延捱不赴益
世廟庚戌之巳事萬分當防庚戌虜情不過刼掠
而奴志非小寧備而無患無不備而猝然患
至則唐宋之幸蜀幸奉天是可不爲殷鑒哉
雖然此中關鍵總視
皇上之動念謂何耳
皇上一動念而人事立修天心立轉若昨者聚朝

同赴文華以用人發帑二端拜疏候
旨乃一槩不蒙批發至晚但傳泛常
聖諭一道舉朝不覺讀而短氣今願
皇上即日臨朝面召司馬問兵司農問餉皇汲
汲亡羊補牢或猶可挽回萬一不者風霾天
變如此異常而
皇上不動遼警一日三四報如此緊急而
皇上不動文武齊叩九閽自朝至暮如此驚惶而
皇上不動柴國柱塘報兵部不服其疏甲將原報
白頭封進如此迫切而
皇上不動臣等亦如
皇上何哉臣言及此極知觸忌但
皇上用臣言即斧鎖臣而舉粉臣臣死有餘榮矣
臣疏瀆發獲接邸抄見兵部覆楊鎬疏暨柴
國柱塘報俱徼
明綸不啻周悉揣知
皇上亦非全無軫念而獨于用人發帑片語未及
是何危急存亡之秋而猶外距中堅一至于

是臣脉死再懇
皇上劃然猛省捐弃成心將公疏盡賜檢發盡賜
允行職不勝仰祈待
命之至
○戶科給事中李奇珍官應震題爲夷虜交訌剝
肩可慮懇乞亟發帑金以拯阽危以保社稷
事竊照奴酋逞逆頃四路由兵共圖掌社而
風霾適當其候識者已知必非吉兆猶計將
上雲屯且當勵兵秣馬之時銳氣方張即未

必俄頃奏功亦或相持未決孰意殞將覆師
較之撫順清河且更烈也聞者心悸膽裂相
對欷歔計無復之九卿科道合辭籲天首以
內帑二百萬爲請亦稍支目前之計也候
命未踰時山海總兵柴國柱塘報又至矣內稱虎
憨兎憨偵探薊鎮精銳悉調遼東內地空虛
輒以十萬餘衆犯廣寧東西及山海迤西一
帶地方又賴彙反一千餘騎移住高臺堡邊
外聲言挾賞不遂即便犯搶等情夫狡虎

噬于東陲黠虜鴟張于西鄙其視遼薊直孤
雛腐鼠耳肩臂受敵腹心猶得晏然無恙乎
皇上稍一念及當食不下咽不待職辭之畢矣于
此而爲救亂圖存之策惟有亟發帑金二百
萬選將募兵增陴繕障或懸格以購死士或
追使而結外援庶可再振國威重申士氣外
以消窺伺而內以鎮危疑也昨兵部接出
聖諭乃云馬林戴罪立功楊鎬着策勵供職北遣
將征兵轉餉等事着作速酌議具奏夫遣將
征兵誠須酌議至轉餉一節若太倉若水衡
若冏寺已成鳥有若那借若搜括若加派安
濟燃眉慨發帑金何容再議乃猶吝惜不割
僅以空文塞臣下之請夫山河破碎人民虔
劉且近在肘腋所關
宗社安危豈細而可泄泄耶內帑之富與四海之
富孰重孰輕損蓄積而令金甌無闕則四海
皆吾外帑擁貨財而使疆埸決裂即內帑皆
爲盜資三尺童子亦知之豈

皇上神明天縱而利令智昏乃爾耶且
皇上數十年之積聚夫亦有所用之也用之此其
時矣倘及今不用他日卽欲用之而非其時
如唐莊宗出金幣賜諸軍軍士負物而詬曰
吾妻子殍死得此何爲豈不殆哉乞
皇上鑒前車之不遠惕後悔之無從立發內帑二
百萬以濟目前之急脫蕩平之烈可奏固不
必再煩
聖慮若局末易結更望陸續多給是陛費所謂散

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者也
皇上自爲社稷計斷不出此不然無餉則無兵無
兵誰與禦侮戎馬縱橫束手待斃職不知所
終矣職叨備計垣事干職掌用敢冒死塵瀆
天聽
○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胡來朝題爲

年于茲矣楊鎬之物望素乘杜松之輕率難
任職曾知于二十年之前特以當用之時不
便滋傍囏之口今果以敗聞矣是時通國驚
惶莫知所措慮方張之虜勢作何隄防阻落
之殘兵作何訓練方隨諸臣叩閽仰受
聖主方畧乃柴總兵報至謂煖鬼宰賽糾兵十萬
欲犯山海等處聞之益加骨慄夫途左失利
門庭之敗也宰賽諸夷內犯則剝虎之灾也
京師承平日久武備難恃倘胡馬長驅如庚
戌故事何以應之臧不勝憂天倏陳數欵望
遼師喪敗已多酋虜覩釁復動敬陳防守之
謀少裨根本之計懇乞
聖明俯賜採擇事竣編帙自奴酋犯順征兵供餉二
將領之某文臣監之各門皆然守不效者罪

三曰備策應虜薄城下必聚而仰攻雉堞擺設
之兵豈當城下屯聚之虜勢宜分設遊兵令
其往來巡行以便策應
四曰設援營自來戎馬在郊若外無營壘則城
爲孤注況虜資糧于我方得久牧故城外須
環列數營相爲犄角則虜必不敢撒馬四掠
須臾自退矣
五曰守外垣城外擱馬短墻所以遏虜之衝突
于內多設滅虜火砲以便冲打虜若近垣令
壯士各持短棍擊馬首飲食從上縋下守卒
不得入城自知無生其力必倍所謂置之死
地而後生者也
六曰防內變事勢危急嘗有奸細內應爲放火
搶奪之事須預派某弁守某巷口某弁守某
巷口但有三五成群形迹可疑者即時擒治
睡破敗幾于髮指眥裂恨不滅此朝食綸意
聖明採擇事臣昨歲里居聞奴犯順清河撫順相
皇上必宵旰憂勤勵精更始與大小諸臣共圖修
攘雪恥除兇比今歲入都見用人行政朝政
廢弛如故也人情玩愒如故也日見侵氛之
若無此物則鉤杆近城之時我兵不敢伸首

矣架式邊人多知之工部可倣而造也以上
數款極知掛漏無益戰守然不過少抒獻曝
之忠而已至于臨時徵勤王之兵相機出非
常之畧諸臣自有深謀發帑救燃眉之急用
人妙鼓舞之術
皇上自有成筭無俟職之拇枝也但年來上下否
鬲諸事廢弛古人有言城門閉言路開城門
開言路閉今亦城門將閉之時矣倘于諸臣
欵欵之忠玩而不納天下事其可爲乎職冒
昧上言不勝戰慄待
命之至
○原任戶科給事中今候補姚宗文題爲邊圉告
急國勢可危敬陳一得之愚以祈
聖明採擇事臣昨歲里居聞奴犯順清河撫順相
踵破敗幾于髮指眥裂恨不滅此朝食綸意
皇上必宵旰憂勤勵精更始與大小諸臣共圖修
攘雪恥除兇比今歲入都見用人行政朝政
廢弛如故也人情玩愒如故也日見祲氛之

象曾無修省之方已報出師之期未聞制勝
之略切撫心嘆曰天時人事如此而能撻伐
四夷以揚我武此今古異事哉乃今東事決
裂狡將覆師西虜生心乘危思騁封疆既有
累卵之危根本亦無綢繆之計何所恃而無
恐哉大遼事之敗不待既敗而知也清河撫
順城堡未復未可以守而先言戰敗道也馬
林之兵不先合北關以牽其背腹之慮而撫
順之師先進使得併力以應我此敗道也老

弱精銳幾于空國以行四道分進而無彼此
聲援馳驅策應之師此敗道也既犯敗而幾
幸萬一之勝不可得也所幸馬林尚擁餘兵
劉綎得成小捷李如栢全師撤回即杜松殘
兵散亂虜地者尚可多方招集合兵得五六
萬戰雖不足守或可固唯兵衂接濟聲練宜
周衂之一節唯有慨發內帑可濟然積之固
爲無用今日不用而需異日之用臣虞其有
帑金而不及用也知

皇上已嬰然動色次不難出貫朽之物市磐石之
安至調兵赴援似須酌議昨歲征調四出軍
藉半空東南之兵不習西北之戰強之從王
如赴湯火且驕悍難馭猥如羊貪如狼所過
掳掠若遭鋒鏑數千里奔走力竭氣衰未見
敵而撲矣唯西塞兵似堪戰陣而當此之際
邊腹可慮在在皆遂可按籍盡選乎伏讀
聖諭云屢經調發所去空虛已明見及此矣臣愚
謂今日之兵當承議召募可募之地在京師

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省京師五方並集智
能勇猛者應不乏人厚其糈招之必有應者
即以巡京營科道主其事委一副將之能者
且募且練以備緩急于考選候命科臣承遣
四人分馳四省擇一智謀將領與之共事良
家子弟勇力英銳者聽其投充即如礦徒劇
盜聚黨成群者宜設法招來使之應募其有
奇謀異畧稱萬人敵可堪徒步登壇者悉心
延訪從中拔用力壓千人即爲千人之長智

壓萬人則爲萬人之長以訓練部署責之武
臣軍伍中日相見夜相聞朝夕相習將士相
附召募甫畢偕作偕行有家人父子之愛矣
隨地所有不必設額惟人可用不耘充數計
東南各省誼切同仇而無兵可調者即以招
募安家行糧坐糧之費協濟四省以資軍糧
此非特備邊帖防與遼東戰守之用萬一
陵京防禦亦所必資至諸臣身荷國恩得借召
募之使習知軍旅之事亦可練習壯猷以需
後用若以爲緩圖而置之恐邊事之微發未
艾而熊羆之尺籍盡空羽檄交馳束手無策
臣不知其所終矣若保定山東擁護京國集
兵轉餉此爲咽喉鎮撫固難經營不易宜
勑下該部亟推才望撫臣材敏識練者刻期赴任
以壯金湯再乞
皇上下罪已之言允用人之請定臨御之期面諭
當事大臣廣益集思殫心謀國凡邊疆戰守
之略京國桑土之謀或臨事而有深謀或先

時而有遠慮或事有創議而非迂或人宜超
格而非過者但于國事果有裨益即與奏請
施行庶精神動于廟堂膚功奏于邊徼矣
○戶部尚書李汝華等題爲遼鎮喪師益危新餉
奏發易盡已發數多厝處計窮勢必至于難
繼懇乞亟發內帑以保全遼以安社稷事切
照奴酋自去年四月狂逞延議拒勦兵非十
萬不可餉非三百萬不可又以本部空匱十
是議請帑銀借南北部銀及借操江借河道

庫餘搜權關搜隸稽搜民壯蓋無所不搜
矣又不得已而覆科臣之條議三欵又十四
欵及本部之議十二欵則計已窮又不得已
而覆撫臣之加派則技益窘然續至續題隨
到隨發自去年閏四月起至十二月止共發
過銀二百零七萬餘自今年正月初四日起
至三月初止共解過銀九十五萬餘通共計
之已解過叁百零二萬餘使此時刻日蕩平

且此餉恐難結局續發誠懼不繼奈何今又
不然乃遼愈益陷危則餉愈益增置今奉
旨添餉亟宜覆請案呈到部看得援遼兵餉原議
三百餘萬可以結局不意今已解過三百萬
而局猶未結且大將殞亡奴益猖獗乘勝長
驅遼陽一帶危在旦夕矧虎慾鬼慾等酋乘
機生心挾賞犯關在在蠢動則山海一帶豈
能久支增兵誠在難已添餉更在所先勢誠
緊急不啻拯溺救焚但臣部軍興以來嘔血

而籌碎心而計議那借已竭議搜括搜
括已窮議抽扣抽扣已極議地畝地畝已加
且發過三百萬餘遼兵尚無已時計實無復
之矣昨見告急文移疾如飛電而廷臣僉云
當此鼠卯危遼非公請
皇上內帑二三百萬不能了此臣竊思之捐二百萬
而了此局則國家得以安享太平不然竊恐
薊遼之地不保而禍延京師天下從此岌岌
有不忍言者此時卽盡發內帑亦無用矣臣
等審時度勢切憂社稷安危所係因是俯循
職掌披肝上請伏乞
皇上以內帑之物可輕而
祖宗之天下決不可忽速賜慨發帑金二百萬一
如廷臣所請庶可士飽馬騰復圖再舉以雪
國耻遼左安而山海關亦安京師無虞天下
之民舉安矣臣等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遼左告危已極上天垂
戒孔昭懇乞
聖明急圖修省併
勑文武大小衙門會議戰守長策以存危遼以奠
宗社事職因經畧楊鎬監軍陳王庭各移職
書謂撫順開鐵二路進兵失利又據分巡道
張銓稟爲夷情事職卽拜疏以聞不及候經
略具題者以急調兵將勢在燃眉也至初七
日二鼓時經畧移職二揭一言撫開之失一
言寬奠之提職是夜徬徨不寐次日卽復書
經畧謂賊不備寬奠一路特其險且遠也劉

帥斬山而入遂得蕩其寨夷其男婦非與賊
健卒對壘也賊哨回而衆兵復堵此路我三
路既失犄角之勢孤軍深入糧饟斷絶不戰
自潰矣急令整旅而歸養銳以圖再舉此爲
上策萬一賺入虎口清河作何策應劉帥似
不宜以捉功自詡也至初九日巳時分寬奠
果以全軍覆沒報矣此一役也賊四大將一
道臣一通判而海盜康應乾同知黃宗周
尚未知存亡至主客官兵則幾于盡矣嗟乎

逸事次裂一至于此哉倘
聖心驚怖至于旰食臣子之罪即萬死不足以贖
職叨封疆之任與誓師之列即軍機勿獲與
聞然斧鉞誰當均受職惟靜聽
聖明處分而已抑職又思之此等重事上關
宗社雖山人謀之不臧實係天心之未順如去歲
京師河水赤近日風異各衙門章疏亦既盡
徹
御覽矣以爲無驗乎占曰水變如血其地殺人京

房曰主兵大起又曰暴風天地晦冥不及五
年此地當大殺戮然猶以爲非應在眉睫也
以遼左言之灾異種種未易更僕職恐搖惑
軍心不敢一一瀆奏去年十二月初五日職
東巡至海州適有白虹貫日之異職與按臣
相驚訝本年二月初七日據分巡道呈言神
機庫貯收火藥軍器無數重門封鎖宛然忽
火從內起盡行焚毀據廣寧備禦張抱赤稟
稱卑職隨張巡道至瀋陽二十一日本道會

同鎮將誓師風雪交加損折將臺旗杆未免
人心狐疑又據同知黃宗周稟稱二十五日
至凉馬佃下三大營是日雪雨連綿至更盡
天霽五更時有五星鬬于東方其內兩星稍
大分合聚散勢似擊搏先時各成四方之形
逾時竟成新月一鉤之狀其角赤色赤而無光閻
營共見又據大清堡備禦蔣耀武稟稱初八
日酉時天變狂風大作大如斗大將老城門
火器庫收貯火藥火器等項盡行燒毀延燒

軍民房屋七百五十餘家燒燬軍丁盔甲二百三十五項副弓箭二百三十五張燒死住民男婦四十二名口燒死馬牛驢五十四頭匹備禦衙門守堡官房及文案簿籍各燒燬無存各等情到職職入遼三月以來灾異迭見皆職奉職無狀所致除痛刻責修省外然正當興師之期有此異常之變豈吉祥善事耶職歷查古書乾坤寶典曰日暈有虹者大戰必敗白虹見者將死軍亡先舉兵者敗豎立牙旗飄風驟來摧折旗杆者此爲不順天時大將死亟成曰五星逆行相凌而鬬不修德逆之則怒必凶漢元初四年二月壬戌武庫火燒兵物一百十五種時叛大發兵禦之積十餘年天下厭苦兵役傳曰兵猶火也故火炎皆兵起之兆也又職未出關時有一術士遺職一扎云目今太乙之神流轉東北艮方此神所到兵革即動喜助外夷不助中原故今日奴酋爲亂實是神嘿助之也今日之計奴酋宜守而不宜攻太乙宜祭而不宜冲今果驗矣以上種種灾異但有占驗凜然可畏臣兩赴遼陽欲持以質于經畧而秘不發一語臣微叩之則搖首不應故今日之敗皆經畧果于自用而職不能積誠感動之罪也已矣何言哉今經畧疏請調見任總兵王國棟劉孔胤王威各領精兵一萬星夜出關詎曰非計然恐未能猝至京軍絶弱難以衝鋒急挑選一萬令管將鮑承宣領赴山海關以壯聲勢再挑選薊鎮兵一萬馳赴遼陽以防寇刻期可到是救急之着也至錦衣衛提督李如楨遼人欲用爲將散資募士咄嗟立辦即與李如栢並建旗鼓無不可者原任叅將張名世火器精工臺臣唐世濟親叩其廬詢營將無出其右犒項獄底何如令立功贖罪猶不失使過之義乎遼左二十四衛餘丁頗多因額餉止給四錢以故逃者無人頂補若照新兵例將舊兵盡加一兩二錢不論經制

前後凡逃故者盡數勾補必蜂擁以應卽本
軍委係丁盡戶絕而以本分糧銀另招別戶
欣然應矣原任御史劉國縉係遼人之望儻
徼
新命與李如栢廣爲招募或塡補舊丁或徑挑餘
丁將二三萬精兵不難立致也賀世賢以叅
將管副總兵事今當用人之際彼前業有斬
馘之功其人馳勇可用宜卽陞副總兵管事
何徒求之于遠也開原孤懸道臣新失急宜

擇練達邊務者升補如臣前所薦張鳳翼者
愼密人也升補該道勒限前來此皆目前防
禦急着也至于戰守長策
聖明自有
廣寸取朝自有公議職不敢知職見宋臣韓范之
事矣當元昊之猖獗也遣翰林學士晁宗慤
卽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一說令副使
韓琦判官尹洙詰闕奏之帝詔鄜延涇原領
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云正月塞外大寒
我師暴露不如春深賊夷馬瘦人饑勢易制
且鄜延原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
不動以觀其釁琦不從會任福違琦節制陷
中伏中遂有好水川之敗漢五將軍出塞擊
匈奴前將軍李廣失道自殺而驃騎將軍霍
去病且絕大幕獲王將等八十餘人斬虜首
萬級封狼居胥而還今無漢之强有宋之弱
議調諸將不敢望去病衛青下風奴之剽勁
過于元昊而職節諸帥又無韓琦之略何恃
而不殆哉故議戰于今日未爲
廟筭之得也今敗壞已極而調兵備儹十二三萬
終難濟事況未必得乎然則職計將安出不
過培養元氣一着而已遼東處處鄰虜東之
宰賽煖兎西之秒花北之虎墩兎憨賴肅大
等酋無一日不傳上馬無一人不思挾賞如
酋得志彼皆狂逞勢所必至豈能一一加以
戎索耶調兵三四十萬以泰山壓卵之勢臨
之方克有濟然而不能也止調數十萬以遠

來疲極之衆徼倖一逞前軍車不遠也況遼人悍而愚樂于從虜地瘠而山多難于轉輸即目前廣寧所屬原派草束三百六十四萬三次給散草價民力已竭錦義之間鼓譟二次旋即安輯忽于三月初四日初五日義州軍民將掌印指揮陳經邦王國泰房屋拆毀即行捨去備禦李性忠勸諭不從蜂擁齊進將公座執事盡行打毀仍用箭亂射勢同反叛李性忠見勢兇不解遂令內丁捉拏用兒器對敵當即打死周二姜文李三兒三名其餘解赴職衙門行至中途因打傷重有劉麻子等六名相繼俱死職隨牌委序班李惟葵安撫思民諭以運草不得已之故再三曉諭士民各詣職陳各官散價不公調停無法容職于東事稍寧另疏糾參亦足見民力已竭不堪矣職區區管見謂宜急調兵數萬厚集境上奴酋必不致出西虜必不敢動護我耕作妨農務而後因利乘便以徐圖之無缺目前無懼財匱朝鮮北關之衆結以恩義互為犄角用奇用間因便而行不出一二年酋必授首矣若曰懦夫之言如國體何則

廟堂之上必有石畫足以制奴之死者職愚不敢以及此也

○吏科等科給事中等官張延登等題為遼左萬分危急乞

勅科臣閱邊以圖目前以責後效事自奴酋不靖大肆猖獗

皇上赫然震怒爰議撻伐起楊鎬于田間畀以閫重盡以資敵舉我之兵仗盡以借寇良將精兵聚而纔之奴酋之膽益壯各夷之心益生外之寄益欲其萬全後戰非欲其一擲嘗試也今不較主客之形不計攻守之便奇正弗分偵探弗明孤軍深入首尾橫決舉我之輜

岌乎憂及社稷經畧之能已見于天下矣職等以為自奴酋發難之初張承祖覆軍之後

朝廷未嘗遣一介信使親至彼中觀其情形
察其利害倘伏非人遂至蹉跌職等讀經畧
等疏或猶浪稱王前剪伐楚非六十萬不可意
若貫其餘勇猶可以戰者夫當敵勢方張之
際奈何尚言戰乎或稱欲將續調川陝兵分
扎遼瀋開鐵岭令遼民趁時耕種復
築撫清城堡以駐勦糧意若乘此閒暇意圖
自守者夫當我軍喪亡之際奈何易言守乎
輕率冢等設言塞責全是掩耳之謀絕無破
的之見趙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願馳至金
城圖上方畧此千古知兵之確論也職等以
為除諸所陳用人募兵諸款可濟燃眉者急
急允行此外宜速遣科臣中有才幹者一員
星馳赴遼會同彼中撫按親按其營屯城壘
察其喪敗之故相其地形之宜覈其兵馬之
數查其糧餉之費據實覈實一一回奏定
計而行科臣中老成練達長慮卻顧者無如
候補給事中姚宗文有如川之必能為
陛下辦此然當此大敗遼人客兵之遊魂不返露
尸無冤其父子兄弟之搶地呼天號呼無倚
者不知多少一旦聞朝廷星使至必且回泣
以聽有如徒手空行何以荅其仰望之心伏
祈速將內帑多發百萬再
勑兵部一司官解發使之捲骼埋胔拊循和悴川
以恤其寡而吊其孤而部臣中周容爽敏向
駐山海熟于邊情者則有車駕司郎中邵可
立可使捐無用之朽蠹收已散之人心此今
日第一急着也況閱視原科臣之責而經制
由閱視而定舊日成法可以徑行伏願
皇上速允給
勑書一道立命宗文入遼即以可立齎金同行仍
勒限速回面奏定奪則遼臣不敢欺枉
廟堂有所憑藉敗北之氣可復振東隅之效可
徐收職等切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
之任也

⊙直隸巡按御史王象恒題為遼事決裂殊甚畿

輔震搖可虞伏乞
聖明亟議安邊固圉之策以定人心事職以巡歷
至永平地方于初八初九等日連接遼東塘
報一棚杜總兵領兵直抵五嶺關有達子合
圍向我軍迎戰砍殺達賊無數等因又接報
杜總兵砍殺數里被達賊圍住杜總兵面中
一箭落馬趙王二總兵俱被圍青信不通不
知存亡等因又報趙王總兵俱經陣亡開原
道尚無下落董通判亦在陣殺等因到職竊

惟奴酋猖獗年來中外人心恨不滅此朝食
以故征兵調餉偏于宇內幸數月以來奴不
敢侵犯內地及此而養其兵力計出萬全而
後一鼓殲之豈不善哉乃今奉
嚴旨之督卽有進勦之舉頃職在都門未嘗不痛
心疾首口破舌焦言其未妥今何不幸而中
也惟是今日之計遼左事自有遼左諸臣主
之職不敢妄談乃就職按屬地方言之在永
平一帶迫鄰遼東事勢如此山海一線寧

兵馬以防其長驅在內地則當嚴固沿邊門
戶以重其保障今中西二協虜情既稍變動
而東協如石門義院等處在在衝邊且虎愈
賴量等酋俱在昵昵自當重陳兵馬示其彈
壓總兵柴國柱原留鎮山海者然原無多兵
須督撫二臣查中西二協兵馬堪調者量調
數千不可以遠近分彼此仍再加召募庶壯
聲勢三屯營總兵亦當移駐山海或石門事
寧卽回保定總兵員缺頃猶虛懸以待王宣

今宣死矣亦當速推以爲犄角以備調援之
用至于山海城墻不滿二丈南面接海處潮
落即可褰衣而渡尤當修築高原南增一大
墩臺以聯城角其城北無墻處尤須大挑壕
塹以斷過渡而城下原壕須鑿浚深廣以便
防守灤北樂亭等處守令或留部或大察員
缺須選授精明甲科乃可以備緩急若京軍
出防頊以無事議撤候有警再調今勢又岌
岌除中西二協量發而東協一枝須照原題
更番速出以濟燃眉者也職今馳赴山海等
處查看有邊墻督發漕糧草束等項接濟遼
東又查職銜門班贖銀一千餘兩檄山海永
平繕治城堡然涓滴何足濟大事也除會同
督撫酌議另題外若夫鼓舞振作之術則在
皇上親政用人以攄人心而下巡關京營諸臣以
飭戎務點大臣俞考選以備任使又大發內
帑二百萬以一百萬發遼東以爲糾合兵士
之用以一百萬發各地方以爲增繕城堡之

需如山海永平以及遼左要害處所皆不可
不議修築斷不可循有惜以蹈唐宋中葉
之失也今寒上日日黃沙蔽天陰雨怒號天
變物怪層見疊出此宇宙何等景象伏惟
聖明速賜省覽施行

○山東道監察御史沈珣題爲虜勢已迫京守宜
嚴伏祈
皇上加意乘圖無貽後悔事竊見遼事至此殆哉
岌岌矣無論東虜鴟張西酋虎視即九邊諸

分撥召募勇敢即市井無賴僥有膂力或一技之長亦不妨悔過自新以應召募仍用晉人立標簡試之法試果可用即隸本官名下給米給銀以贍其家令日逐隨班操練時加鼓舞以振其氣不惟可收羅異才兼可解散奸黨城外宜結二大營以擁護都城選謀勇大將統領從近地某處調兵實之并查核營兵實數朝夕訓練請厚給糧餉以壯其氣若火器軍器硝黃諸色向來內庫器皿王恭二廠十三門城樓等處積貯甚多但中間年久不無敝壞朽鈍相應特委科道衙門會兵工二部逐一查盤分別可否應用其可用者速行修整料理試驗收貯否則量行修改不足者速行補造若教場放砲虛名姑不必用無令虛費火藥通州糧食咽喉該遣大臣一員駐扎就于本處料理重兵昌平陵寢重地又北門鎖鑰亦遣大臣一員駐扎就于本處練兵以爲應援畿輔左右郡縣時諭各處兵巡諸道譴隄防嚴訓練用做不虞以杜竊發仍察訂某處可以勤王某處可以沖賊前鋒某處可以斷賊後路萬一有急庶可不呼而集城外糧米西山煤炭與硝黃油蠟柴草竹木等類及宜早運入城但太露則人心動搖不可不潛爲之計九門何必早閉只旋日輪御史主事各一人坐門稽察仍嚴行保甲之法令戶口晴雨將奸棍自消城內草場必責成戶部日夜照管以防奸細不測至于

閣臣宜引見五府勳臣于東閣問其世受國恩何人肯當某任次引見六部次引見九卿次引見臺省部屬一一面問量力簡任即與題請甚而館閣詞臣各部司屬與待命留部諸臣下至異途雜職有能慨然任事自願爲國效一臂者不妨格外任用此數事皆今極急之務不可不早爲之計者職見今日長安滿市商賈鑒撫順之禍席捲資貨而歸者已十之二三候選舉監之類鳥散而就道者

已十之七八彼見邊疆既已失守京師又無所恃自不能不重足息息從此相率而去者定至空國所遺非單赤窮民則神奸把棍誰肯山死力以捍禦乎及今用職之言急急戒嚴示以無恐庶人心定而國亦無虞然非皇上大發帑金則巧婦不能炊無米之釜非皇上大開仕路則王良不能策無馬之車願皇上自爲社稷計若猶延漫悠悠誠脅及溺且莫間矣至黃閣樞密大臣宜各辦一片不循

惡恐遼陽廣寧受禍患及京師矣今內地空虛人人自危乞

勑督臣汪可受撫臣劉曰梧秣馬厲兵以備山海薊門靳于中業經論劾宜即擇才望者就近推補以備幾內都城內簡禁旅以實宿衛練營兵以固根本嚴九門以備非常大修戰車火器以資攻守此皆本兵戎政事也無徒悠悠忽忽直付之于無可奈何而已目前急保

封疆惟用人爲第一義當遼事初起原任遼陽按臣熊廷弼舉朝推破之矣臣讀其按遼

聖明亦肯急賜留神否

○浙江道監察御史楊鶴頃爲遼左萬分危急

疏牘爭歸疆爭起釁撫北關款宰賽諸虜言
言皆爲奴酋事事皆爲奴酋七八年前破今
日之情形如指諸掌謂遼人軍不成軍馬不
成馬器械不成器械射打不成射打謂杜松
剛愎不宜用而今果然矣啓事見在
御前所當速賜點用令該部馬上差人催趕前來
以濟緩急者也貴州巡撫張鶴鳴臣與之共
事經年見其任事膽略過人而又智深勇沉
事事料理整暇所當特簡還朝者也方遼事

之急不得不並用諸將主帥實虛無人竟以
致敗撫臣張鶴鳴曾語臣甘肅總兵李懷信
謀勇兼資可任大將此所當再加體訪如果
堪用閫以外將軍制之者也遼陽四道兼任
監軍今開原設矣當此敗軍之後運籌借箸
何可無人見任巡口北道副使薛國用八面之
才萬夫之望此其選也臣過鄖邨原任開原
道僉事郭佳鎮養病家居叩之遼事洞曉情
形謂此舉輕進必敗且慷慨憂時有誓不與

賊俱生之狀其人膽智似可用也此兩人皆
身在遼陽親經遼事者也飭臣李長庚專理
糧草衆喜得人然體尊務煩似不可無人佐
之見任河南參政袁應泰鞠躬盡瘁憂國奉
公應變之才咄嗟立辦所當簡任者也都門
亡命姦人或藉外兵或爲內應覺發不可無
人原任巡捕管把總劉渠可使也凡此皆舉
臣所知者耳議者恐奴酋乘勝長驅直薄郊
關以臣愚計料之奴酋席富貔之威據負嵎
之勢進攻退守恃有建州爲之巢穴耳若千
里襲人奴酋左足出北關右足入矣況宰賽
諸酋爭欲分肉而食之乎此奴酋之所不敢
出也然萬一天未厭禍封豕長蛇稱兵犯闕
何以應之要之無患其來無恃其不來惟在
中國有人而已曹瞞百萬之兵敗于赤壁周
瑜謂之送死于時孫劉合策猛將如雲謀臣
如雨此以有人勝也安祿山漁陽之師所過
望風奔潰潼關不守于時二十四郡無一義

士此以無人敗也然本原之地惟在我
皇上
皇上欲用人卽有人
皇上不用人卽無人矣今日之事
皇上欲滅賊卽滅賊
皇上欲玩寇卽玩寇矣竊見奴酋不愛貂裘名馬
近交遠攻
皇上顧吝惜錙銖奴酋不愛子女玉帛招納豪英

皇上顧有人不用是計反出奴酋下也閣臣不補
大僚不補前後考選留部諸臣不下而賜環
釋繫者不釋繫
宮府不通上下隔絕問之心膂心膂無人問之
股肱股肱無人問之耳目耳目無人晨星落
落萬一有事見
皇上孤立于朝僉壬此時必倡和幸之策若不幸
有奉天靖康之禍不知長安
宮闕
九陵寢廟

皇上何以爲心瘼林大盈如山之積
皇上欲持此安歸乎則何不及此時臨御便殿
宣召閣部大臣九卿科道面議遼務盡下章疏盡
補人才大發帑金數百萬添兵益餉濟太倉
燃眉之急鼓危邊將士之心事勢至此如坐
漏船如處煩度雖欲愛惜不可得矣夫奴酋
非易結之局也昔王莽代楚謂非六十萬人
不可趙充國屯方略上問虜當何時伏誅
卒上罷騎屯田之策益量敵之堅瑕審時之

久近度不如是不萬全耳奴酋包藏禍心于
數十年之前勃發于一旦如膏肓之病非瞑
眩之藥不瘳旦夕未敢望其有起色也內府
之金錢去之不過太倉一粟民間加派與遼
事相爲終始未知何時始得息肩望
皇上承停榷稅收拾人心下哀痛之
詔暴奴酋逆天之罪憫東征將士無事之苦縱令
老師糜財必期滅此朝食使人懷敵愾之思
負吞夷之氣轉敗爲功易危而安在此舉矣

臣新入國門未知時勢何如第一腔熱血勃
勃不能自禁欲畢此狗馬之愚伏冀
皇上留神省覽
○江西道監察御史唐世濟題爲夷勢披猖人心
震動乘修安攘實政以聿
神京以圖捄伐事竊自逾左軍興經營匝歲調
兵徵賦海內騷然所旰夕引領冀大收犁庭
掃穴之功庶幾遼安而各邊安各邊安而天
下之民舉安耳乃師期甫報喪敗屢聞老成

宿將殞首龍沙數萬甲兵膏塗原野言之可
爲痛哭流涕今各處生心擁衆挾賞蠢動之
勢已岌岌乎其不可遏矣昨大小臣工旰衡
籌畫言兵則無兵言餉則無餉言用人則無
人露肘捉襟惟有仰屋浩嘆七年之病求三
年之艾及今竭慮以圖猶恐緩不濟事若悠
悠忽忽一旦變生呼吸天下事尚忍言哉謹
以目前最急者効其款款之愚爲
皇上陳之
一曰修內備京營禁旅十餘萬兵不可謂不多
矣職自承乏巡視以來甚年內夙夜拮据沙
汰老弱二萬有餘修造戰車六百餘乘恢復
備兵四衛等營軍一萬一千餘一切勞怨不
敢不以身血任但承平日久玩惕習成整頓
極難廢弛極易且向來但于營中操練併都
城內外防守信地皆未聞且見也一有緩急

耳目淆亂倉卒安能稽其力乎今宜查照戎
政事宜分汛信地逐日設防某營駐某處容
職等至彼一一點查凡器械不齊衣甲朽壞
人馬疋弱者亟爲料理整飭厥
期不至張皇耳又職等前疏議每營立家丁
五十名已屢行申飭但因差滿復命之後人
心未免懈弛今委悉詳議一營五十名內分
于將官名下二十五名中軍十名千總各五
名選鋒把總五名號頭官掌號者二十名餘
俱十名管季操千總二員各五名各食雙糧
仍設立簽筒每掣一營有後期不至即以軍

法重治然後十萬貔貅有臂指相使之勢矣

一曰防奸細都城之內五方雜居奸人潛伏最難稽察職等疏革水夫人等添設夜巡遊兵把總名下番役軍巡守役時一掣查亦既三令五申但地方闊遠一手一足之力奔走不給非總憲疏請呌川五城九門御史乃目前急所宜也上夕下至此時而尚悋惜此官嚴金陛千度外僅以兩侍郎一替誰寒諸臣之甲閥時事負不可爲矣

曰移積儲通州畏尺長安屯糧百萬最爲咽喉要害之地職昨歲以儹漕駐彼兩月見其城郭單虛曾疏請及時修築完固以備不虞時當事者視爲迂談置之不省今欲修無及矣萬一竊發者乘隙而據之賚盜糧以爲持久之計豈不大可寒心自今軍糧應發者須盡發通倉之儲再議于營軍中量撥萬人免其月操作速運至京倉以備緩急此杞人之憂以爲目前最不可緩者也

一曰練士兵昨因邊臣請兵急議調發奈處處單虛無兵可調然兵何地無之特以整齊鼓舞無實心任事之人耳京師宛切近者貞保等各郡及山東河南山西三省今宜馬上行文責成撫按道府官每州縣大者練兵百人小者五六十人即以民壯工食外稍加犒賞各要精壯堪用技射俱優道臣親行較閱文到半月內報完以備一時調用如有老弱充數者查出參論祇斥以軍興法治之此雖于

戰或不足于守定有餘且處處有兵神氣自壯所當亟行申飭者也

一曰驗火器守城之法莫善于火器今將軍等砲庫貯雖有之但久置不用人與器不相習器與藥又不相習昨歲營中演放一試爆裂反致傷人今宜委兵工二部司官逐一看驗舊砲俱用火煨水浸時時較試能放者即如職前疏補火器選鋒月食雙糧以優之庶臨時得其用耳

一曰募步兵凡談兵法者步與騎兼而用之昔宋名將岳飛專以步兵敵金人拐子馬而屢戰克捷今虜騎長驅我兵連敗不可不亟爲講求至于保定土馬空匱無一可恃近推撫臣韓浚可謂得人但兵在久練而精非可一朝一夕耽辦者職謂步兵無如東陽義烏之人同心協力先時成繼光多用之今宜選擇將官從新召募多或萬人少或五六千成一營以振積弱以衛

神京所當亟爲議行者

一曰增大將京師重地屯宿重兵必外有犄角之勢方足以壯軍聲而揚威武通州宬爲切近僅僅三千餘人且皆不堪戰陣肘腋將何所恃乎頃臺臣楊鶴稱總兵李懷信可用亟宜移駐通州仍令自募家丁一二千名星夜前來鎮守仍于近地調兵集萬人于此地若臂指之相使此亦目前要着也至于原任捕營劉渠撟城有聲奸人畏服亟宜升轉于京

其違制然則劉綎之敗沒亦屬違制亦屬貪功耶必如李如栢望風先遁而後謂之不貪功不違制乎一言而厌豪傑之心短英雄之氣胡令人賈勇先登也今宜亟行查恤死事之臣以作士氣可也

一曰議充餉足兵先于足食頃已搜求至盡計無復之今悉心而籌尚有省直絲絹及松江綿布暫令折價可得十數萬金且每絹一疋官價及鋪墊等費至二金賣價僅值伍錢以

下邊賞及互市布疋臨清等處皆可收買計
其價值節省不
至于扣減各郡邑
行之計處買馬
曾言之皆可見
代屢見之史冊
朝堂如前此南京太僕寺少卿吳炯家散
貢心報國戶部
有所激勸樂輸
數欵雖非奇謀
聖明勑下該部速爲計議當此人情洶洶之時宜
爲捧漏沃焦之務若一繫以尋常格套日月
居諸宋人以議論多而坐致削弱固炯戒也
若御史熊廷弼
克荷劻勷重寄
原任御史劉光復困衡愈見堅貞其勁節孤
忠允繫興情之
人心用舍進退之間尤時政疣吃緊者收不

避煩聒披瀝 上聞

○浙江道監察御史楊鶴題爲邊烽告急玩寇可
虞伏乞
天威震怒明職掌嚴責成以保封疆以安社稷事
職竊覩今日之事要安遼保境以救燄爲第
一義外壯遼內固京師以守山海關爲第一
義京御防禦日疎訛言易動訓練士馬隱然
虎豹在山之勢又以收拾京營爲第一義至
中間戰守長技獨有火攻耳臺臣熊廷弼之
火器人人該習火器時時該用火器此不易
之論也即如撫臣周永春報軍庫突然火起
焚燬火器者一大清堡火器庫收貯火藥火
器等項被火發盡行燒燬者一此豈盡由天
變奴酋用兵如鬼如蜮不可方物職恐奴酋
之爲之也今工部不知成造火器備辦火藥
若干未論堪用不堪用且問其有與無此該
部職掌宜問之該部矣先臣于忠肅當正統

已已之變考其料理之策亦惟選京營兵精
銳者立十二團營令工部晝夜除戎器而已
職訪之于人謂協理戎政宜添設司官數員
因能授任分委綜兵此一說也又謂工部製
造器往往不堪造者一人用者又一人終是
隔靴搔癢不甚親切有謂宜委兵部司屬會

同工部監造即以京營將領精于火器者晝
夜守之則職掌既不相侵成造亦復如式此
又一說也曰若諸臣即請發內帑王言如絲
旦夕可得數百萬矣獨給發內帑而外諸臣
所當幹者尚多以爲各有職掌本兵有本兵
之職掌戎政有戎政之職掌佐本兵者有職
方之職掌兵有兵之職掌工有工之職掌添
兵則必議餉戶部又有戶部之職掌

皇上但令各舉其職而遼事次第辦矣

皇上冲齡踐祚臨御四十餘年聰明神武手握大
火之家主人即不動聲色奴僕自當焦頭爛
額豈有視同兒戲乎然
皇上不一赫然震怒諸臣之聾瞶不醒諸臣之
瞶不醒國之大事去矣嘉靖庚戌虜薄都城
廷臣請上視朝上意猶豫未決輔臣徐階言
曰虜鴈張甚中外方洶洶時
陛下而重得一聲若大旱之得雷霆也上始出
視朝面見文武大臣決計退虜于時兵部尚
書丁汝夔調度失宜上怒誅之職竊視今日

功罪不別賞罰不明風聞杜松自午及酉鏖
戰身死重圍之內殺賊亦罷各有職掌本兵有本兵
松之輕進畧不問如栢之逗遛何以服死事
之心而奬忠義之氣且同罪異罰麻承恩尚
有後言矣近者撫臣周永春因遼人之心欲
用李如楨職之愚味竊謂奴酋作逆寵之龍
虎將軍養虎遺患致有今日者李成梁父子
也李氏所貽之患自當責李氏收拾然如楨
兄弟與奴酋有香火之情三路之兵俱敗何

以如栢獨全如栢之不欲當奴酋卽奴酋之
不急擊如栢也科臣趙興邦謂如栢遵之主
將何以不出撫順而出清河楊鎬私于如栢
職深服之且鎬之令箭何以獨止如栢不止
杜松劉綎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今如楨
之威名果出如栢上乎逗遛觀望能不類如
栢乎職未敢信也如楨必知之彼
闕下奴酋包藏禍心他人不知如楨必知之
中阨塞險易如楨必知之或戰或守何計脅

奴酋如楨必知之長安中有無細作偵中國
虛實爲奴酋腹心如楨必知之此可在上前
聚米圖不必至金城圖上方畧也且如楨世
受國恩今正報國之日今方缺兵缺餉請以
如楨家所蓄健兒精卒出數千人付鮑承宣
隨科臣姚宗文部臣邵可立度遼又請如楨
出成梁累世蓄積效漢卜式助邊此亦足以
明如楨之忠于王室贖兄弟之罪矣都城把
棍亡命作姦實煩有徒然棄之不收卽作賊
收而用之卽捉賊五城御史楊州鶴等下令
召募已有應者矣職愚以爲誰無忠義之心
今但將杜松劉綎立廟京師血食燕趙悲歌
慷慨之性三尺童子必有痛心投袂誓不與
賊俱生者此又一鼓舞之術也其京城內外
小民有唱爲訛言移家遠徙搖動人心者令
五城兵馬縛而懸首纛街以靖亂萌但望
天語叮嚀數語雷動風行遠近傳播賢于百萬之

師遼人自有生氣奴酋自不敢出矣巡視京
營不可一日無人科臣畏亮嗣臺臣唐世濟
事事振刷任怨任勞格于年終復命例不入
皇上之斷之也若
營新者又未蒙點用何以稽察訓練望
皇上優游不斷是
皇上自誤矣
皇上召對之後
明旨一下大小臣工有不如約者容職等白簡從

事請尚方之劒誅之

皇上事事法

祖今烽火徹于甘泉大類庚戌武備空虛法令廢

弛絶不類

世宗在朝諸臣所恃者

皇上英明過于

世宗耳願如

世宗之斷之也

○兵部尚書貴荔善題爲奴勢狙獗急征遼兵披

靡難支謹遵

旨酌議遣將調兵事宜仰祈

聖斷以拯危遼以固

宗社事自奴酋發難罪逆通天當時廷議僉謂天

討宜加用雪國耻

皇上赫然震怒特下征勦之令臣部恭奉

明旨後先起六七宿將于川間調募四方精銳幾

十萬餘悉以界之經略楊鎬聽其調度專征

之將其趨赴且速目前應急之着無過于是

不知就薊昌宣大四路相提而論薊鎮新奉

聖諭調空虛可慮應調撥兵馬貼守則山海總兵

柴國柱難調遣矣昌平密邇

領薊鎮兵一萬宣府總兵劉孔胤應挑領宣

府兵一萬大同總兵王威應挑領大同兵一

萬星夜兼程赴彼救援仍以薊鎮總兵朱國

良移駐山海關接應意蓋以見任之將領見

在之兵其抽選必精而于近遼之地耳援遼

之將其趨赴且速目前應急之着無過于是

不知就薊昌宣大四路相提而論薊鎮新奉

聖諭調空虛可慮應調撥兵馬貼守則山海總兵

柴國柱難調遣矣昌平密邇

陵京大同虜欵未定大將俱難輕動惟宣府一鎮稍稍安枕宜令該鎮總兵劉孔胤挑選精兵三千名并原題未發一千名山西原題未發兵六百名天津眞保共發回未補兵一千名各帶甲馬器械委見任昌平挑選兵二百名各帶甲馬器械委見任驍勇將官統領并湖廣在途未到兵三千二百名共一萬名俱聽劉孔胤節制刻期出關以救焚溺之急其一切安家行糧及宣府昌平新調兵三千名即發餉盡數召補容臣部酌量數觧發另行具題若謂兵難抽調既却遼左之請是利害不相關而甘心棄遼也棄遼而薊門能獨安乎昔年虜擾都城各邊勤王之兵集城下者數萬人豈皆邊方無事時耶利害之中權其輕重則不得不如此耳至于鎮守山海總兵柴國柱有將無兵何裨防禦該鎮督撫宜速照原題各撥標兵一千名再發新餉一萬兩行令該道會同本官就近招募壯丁二千名每名給安家銀五兩其盔甲器械月糧悉聽督臣與新餉內造辦支給該關有督臣移鎮而本官又擁兵數千則神京之鎖鑰堅而遼左之聲援壯矣抑臣猶有說焉經畧各鎮計在一隅臣部計在九邊臣所能議者調兵也而同心憂國戮力奉公破封畛而急燃眉則在各鎮臣所能調者兵將也而審量彼已相機應變嚴節制而保封疆則在經畧惟是徵發之檄幾編南北已破之局不堪再壞一切制禦機宜事關重大有非部臣所敢輕議者伏乞

皇上丞允經畧之請

勅下廷臣再行會議詳確覆奏施行將轉危爲安之機在此一舉矣

○雲南道監察御史張至發題爲急議募兵以佐
危遼並議防通以固倉儲事頃者兵部以經
略楊鎬輕率罪師議調集宣府等各兵一萬
刻期出關以救遼此自應急之着但自山海
以抵薊門昌鎮無地不可入虜無處不當防
虜此非分宿重兵嚴爲備禦一旦乘虛誰能
遏之然各鎮之兵既不可輕調惟有召募可

爲急圖計近京如北直山東河南山西四省
遠者千里近者不過數百里計各犬小州縣
約四百四十餘處撥撫按下令每州縣募壯
兵一百名每兵以歲計每月餉銀一兩二錢
約銀十四兩四錢再益以安家行糧每兵約
銀二十兩則兵百名約費銀二千兩止耳此
二千兩之餉就令各州縣將在庫錢糧不拘
何項盡數那借仍每十名立一長或習弓刀
或習鎗棍火器與餉銀一併解送府道上之

撫按一一嚴驗即選本省有勇略將官令其
統領訓練星火赴京聽兵部酌派以遏夷鋒
其有兵將不堪應故事者自撫按司道府州
縣而下重議褫罷不少假借計州縣四百四
十餘處可得兵四萬四千餘名或者北畿要
地應聽撫按選募以壯近畿然即三省州縣
亦可得兵三萬餘山之東西與中州民皆精
悍好鬬臣按中州時見其毛兵驍健無前而
少林僧兵尤多勇枝鹽徒礮徒數百爲夲一
呼響應誠厚其儲糈廣爲招揉未有不願效
一臂以矢勤王之義者至京師之內尤宜即
下一令有奇傑異能之士投石超距之倫忠
籌破虜之謀勇鼓同仇之義者議定功勞懸
以爵賞草澤之雄必有投袂而冥集者此募
兵之當急議者也通州覩京師如股肱之與
腹心藩垣之與堂奧矧百萬糧儲京軍每歲
大放三倉之積貯在焉國初撥軍二萬五千
餘戍守仍設鎮守一員一以壯居重馭輕之

權一以成犄角相制之勢乃永平日久通營
叅將所隸不過二千餘人又皆老弱不堪戰
陣有如一旦虜薄都城緩急其誰與守及今
宜撥京軍數千名隸之通營嚴爲訓練俾無
事爲居守有事爲應援庶緩急足恃京師之
神氣益張且京軍領糧米在通州其室廬住
止亦多在州城附近其在通與在京等耳且
有增兵之益無增餉之煩有城守之功無調
發之苦一轉移間聲靈赫奕囘廣無虞故防
通之當並議者此也然臣猶有請焉國家歲
運漕糧四百萬必抵通入倉乃爲實用而其
最切要無如通糧廳之部臣莅漕糧抵關有
剝運抵通有閘運稽查督促則部臣任之米
色之粗惡官旗之侵盜起納之完欠則部臣
任之官軍月糧有稽盤費羨銀細至簠纔掀
笆籌斗有稽回空之遲速有稽故軍之優恤
有稽則皆部臣任之船隻之修艙以千計口
袋之置造以二十餘萬計一切運值腳價停

扣歲抵繼毫出入無不手操心計則又皆部
臣任之此非敏達果毅清貞強幹之品鳥能
勝其任而愉快乎今郎中張鳳翼已推榆林
叅議而遂左開原又欲借補矣在遼誠急而
漕儲重務恐未可泛泛視之無潛是無京師
也即另推得人北至人與事相習而時日之
稽閣固已多矣況本官註差之期未滿四五
月漕糧迫至目前口袋船隻查造修驗甚爲
乞緊似應仍留本官作速料理運事亦國家
之大急務也伏乞
皇上勅下戶兵二部查議速覆施行

○福建道監察御史楊州鶴題爲東事萬分緊急
商將添兵宜速懇祈
聖明俯允撫臣之請
勅諭該部即時料理以救燃眉事
彊事職連日讀經略楊鎬及巡按陳王庭疏
揭稔知東事萬不可爲思欲謬敷一得以佐
末議第緣撫臣周永春尚未報到以爲杜松

王宣趙夢麟三大將雖已陷沒劉綎乘勝深
入生死未卜天其或者留此一將決計恢復
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在此行也不期于
邸報中突見撫臣一疏而後乃知綎又覆
沒矣夫其七將耳四將業已陣亡止存三將
支吾十萬大兵所餘幾何不于此時極力圖
維而徒以餒敗之殘餘交守于兩河之衝擊
欵欵噓噓縮朒難前其能幾幸焉者寡矣無
將無兵遼危而山海必危山海危而京師能
保無戒嚴乎爲今日計似宜亟如撫臣之請
一一措諸施行尋經該部題覆柴國柱仍駐
山海矣宣府劉孔胤着令出關矣夫遼人喪
膽草木皆兵王剪六十萬纔收厥功如是者
可弗惕然思乎李如楨應否可用職不敢知
營將鮑承宣似宜遣往遼陽以當一面是篤
近舉遠之術也原任參將張名世火器精工
臺臣知其底蘊似宜出之獄中着以立功贖
罪是使功使過之仁也賀世賢前有斬馘之

功驍勇可用似宜畀以副總兵職銜庶體統
尊而肘不掣即如職近日揭榜募士內有武
舉楊元吉等或以刀馬勝人或以火器火藥
超衆或以善陣善射稱雄職已略覩一班矣
妨與鮑承宣等并力三韓是額俊旁求之典
也至于蔡兵職不知作何募法西江之水恐
無以救涸轍之鮒應否差一科臣或如上歲
調兵買馬故事仍差該部司官若而人在于
附近地方躬行召募安家月行糧照例全給
寺僧兵大約可得二三千衝鋒殺賊俱屬強
有力昔曾帶以征播有功今不可移文該省
招致轂下或令守城或驅赴遼東其安家行
月糧總自本省地畝出想不越二十日可到
原任御史劉國縉令奉
旨贊畫從軍彼其人謀略素聞似宜發金若干俾
之招懷殘餘或土著有膽力有武藝者隨便
器使以遼人治遼不煩遠求而兵自饒裕且

如撫臣所謂盡加一兩二錢額餉人人有不
賈勇而趨者耶若夫京師居重馭輕萬無他
虞一或奴酋不逞迫近郊關不劃然先定規
模恐墜膚無及悔之晚也除職于未有敗劒
之先具陳兩疏不敢復瀆外竊思大營天子
之六師所以強幹弱枝御內捍外將如何果
人人皆能罷之士武勇之臣乎兵如何器如
何果然驍健皆精利無少窳替冒濫朽頓不
堪乎協理戎政者兵部尚書薛三才也屢疏

請告委非假託一意調攝有難凌泊雖就中
不無巡視科道二臣然不過糾察其功過審
閱其情形何如比照戶部總督倉場各官例
令以兵部司官分管之按營而責其成效如
五軍營應否坐名二員神樞營應否坐名二
員神機營應否坐名二員或責以操練之實
或責以戰守之實或責以將領之實或責以
軍士之實或責以火器之實或責以兵車之
實或責以城守之實或責以彈壓之實或責

難指此瑣林大盈之積而後能保有金甌無
缺之宇職昨所請者百萬兩諸臣所請者二
百萬兩擇便而圖因急而用伏乞
皇上早賜一日有財有用有人有土于以轉危爲
安將在茲矣
○吏科給事張孔教題爲國勢阽危已甚
聖心悔悟無機天怒難回民情鼎沸懇祈
聖明銳意圖新
勅中外臣工同心勵氣以定亂危以安

九廟神靈事職開爲天下者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未有已亂已危而不圖治安如今日者
曩自奴酋發難選將徵兵搉金括餉驚擾暨
于海內供應疲于閭閻冀得剪逆雪耻紓
皇上東顧之憂耳不意慮勝無奇東師敗衂鏖海
內之物力遄九邊之精壯不惟不足以殄滅
逆虜而一朝盡拆于房手若摧枯然職不覺
拊膺而嘆痛心疾首不但爲遼憂且爲九邊
憂爲輦轂憂爲

祖宗締造艱難之基業憂職亦不敢爲過激之言
揣時度勢者
皇上循此而無變計知土崩之禍不遠也邇者遼
事決裂遼之有無尚不可知越關而西如入
無人之境都門戰守具一無所備此目前剝
膚之患舉朝拊膺者焚棟漏舟慮在覆亡而
圖聚甘難烏合之徒其欲無厭況二百萬之
加徵猝難取辦若再益以新兵馬匹器械更
端另給于何取償即使二萬之稅盡抵遼下
遼之爲遼尚未可知而況可慮者又不止此
大利害與臣下相持耳豈今天下尚有可靈
之時別有挽回之術乎不知安危之機在于
呼吸寇入門庭逼近堂奧堂奧不守勢必播
遷與言及此
皇上亦何所恃而不恐也
祖宗德澤既洎鏃之將盡國家威靈又漸滅而無
餘天變人怨物怪人妖無處不灾無處不亂
皇上獨擁居積冲斗連雲自以爲福德全備尚是
全盛天下而不知括盡天下之財徵盡天下

之兵不能致一奴酋死命尚謂
廟堂之上有人哉議者謂爲全遼計急在徵兵
矣第各邊精銳半已調遣各虜要挾業又蠢
動若九邊再擾誰其禦之其勢不得不取之
于召募然召募非可以頃刻至也驟集之衆
團聚甘難烏合之徒其欲無厭況二百萬之
加徵猝難取辦若再益以新兵馬匹器械更
端另給于何取償即使二萬之稅盡抵遼下
遼之爲遼尚未可知而況可慮者又不止此

也嚮者加派之議以爲事可早竣庶幾加議
輿咻再培根本今敗壞至此停兵何日罷敝
何時小民頻歲災流之後橫征剝削之餘業
已膏髓俱盡不供敲楚挺而走險將墳林大
盈徒爲盜資臣子之所不忍言者必在目前
矣最可念者遼左軍士萬里之勞三冬之苦
聖諭傳宣止以經略巡撫于額外加恩夫額內尚
憂不給額外何所施恩徒以空言絶無實惠
匹夫有心豈可欺乎無怪乎心灰色喪屢戰
屢敗也伏惟
皇上速下詔罪己慨發帑金數百萬如吏部所請
補大僚下科道釋縲臣一一乞行職無任待
命之至

○戶部尚書李汝華等題爲遼左阽危益甚措餉
共濟爲急懇乞
聖明速賜允用本部左侍郎以資共理以濟時艱
事臣自逆奴訌逞以來其于措餉一事朝夕
焦血爲之枯矣顧今者
皇上俞將楊應聘祁光宗二臣慨賜允用而李
桔據蓋不覺肝爲之裂也

催請幸蒙

起元本部左侍郎之
旨尚且杳然此豈謂有兵可以無餉而臣部今日
需人之亟可後于樞部耶柳謂已蔺用右侍
郎李長庚督餉而左侍郎之缺可虛而不補
耶夫部堂之有左右侍郎猶人身之有左右
體今使人身有左而無右與有右而無左均
非體也而況臣部值太倉如洗羽書狎至之
日體有不備何以運旋且臣年逾七十精神
已甚衰憊計慮每苦弗周即有右侍郎李長

庚然止督理催儹于外而部中一應孤發餉
銀作何設處作何接濟又九邊因諸虜蠢動
之故需討星急千孔百出頭緒龐多雖自分
一片竭慮苦心無計可圖卸擔而獨手難拍
單力莫肩必至周章掛漏注措弗及其為貽
國家宗社憂罪方大耳伏乞
皇上俯念臣力孤子邊事孔棘即將吏部見推本
部左侍郎李起元立賜點用并着令免代作
速赴部到任庶分猷有人羣策畢舉而士馬

可期飽騰奴酋亦可期殲滅矣
○兵科給事中吳亮嗣題為王師屢敗懇乞
聖明大修戰守之具以保金湯事昨者東師之失
損威辱國至不可言虜方鴟張于外而民心
又搖動于內欲戰則雍容儒雅之人何以當
強敵欲守則數月以往我師自疲久客思歸
人無固志況我晝地而守虜且擇弱而攻我
兵分而勢輕彼驟來而氣銳懸兵往救又有
百里趨利之虞今日之事所謂戰守俱難者
也然以職計之強弱有何定形戰守有何定
勢在用之何如耳誼列為數欵以祈
陛下之採擇焉
一曰募新兵以作戰氣夫國家太平久其營伍
中荷戈戰者皆老弱無意氣之人也以此輩
人而使之當鋒據危有轉多而轉敗今宜勿
拘資格擇五將軍而各佩之將印先給以金
錢而使以其意自為召募或取之市井亾賴
之中或出之囹圄必死之地衣甲裹馬煥然

一新以驍銳之子弟能過十人者爲隊長能過百人者爲百夫長過千人者爲千夫長士有功名之望而後氣相感類相從所謂得一人而兼十人之用始可以從事枹鼓也伏候

聖裁

一曰重將才以備征戰語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明乎

宗社生靈之所守也宇宙大矣豈無驍暢軍事足寄安危者但一苦于循資之調一苦于衆冒

之口決無所得豪傑之才耳李靖郭子儀皆出之刀下而堪爲將岳飛魏勝皆出于民間而堪爲將劉錡趙范皆出之貴公子而堪爲將是在秉國者廣詢而面決之彼可當一面者其議論決人物不尋常者也若有事也而但遣廢將以往無論本是庸人不堪重寄彼其名位已尊富貴已極豈能冒白刃以立奇功哉至于衝鋒陷敵之人所在而今日百姓明日將軍必有驍勇之人旦夕應募矣伏候

聖裁

一曰速遣援遼陽之人經略楊鎬本無必勝之策所以決計深入者下苦于將士之請戰而上苦于

明旨之切責也況此時邊關外破士女內震遼陽一片地不發乎殆哉今議起御史熊廷弼爲宣慰使科臣姚宗文爲閱視使者此兩人皆聰明勇決使以其意各募一軍駐于河東西以爲諸城聲援軍中參佐偏裨聽其自爲建置虜知內地有備決不敢徑攻深入遼陽固而廣寧山海無虞矣伏候

聖裁

一曰節糜費以給軍實國家公私困竭者總之浮費妨實務也

陛下誠宜御文華殿召職等而計節齋如象馬二項每年費可三十萬無一毫之用內官監局諸匠作人役皆無實用不知費糧米若干餘衣衛城守營備兵營及皇城四門外城九門

皆以無窮之費填之尾閭壩上養馬處所皆
虛冒可笑但得
皇上毅然決去無拘舊例大司農及在外撫按呼
吸可相應則天下之大豈其憂束手哉伏候
聖裁

一曰預備軍國之大臣夫古來國家之敗外苦
強敵內苦奸盜耳欲平強敵莫若練兵馬欲
弭奸盜莫若明賞罰卒然有急而視指煩多
法令數易此亾之道也莫若先期擇可提督

中外者予之以權凡所建設皆聽其慮漠置
以來皆宰相事然非有謀有斷者不可以當
此重任及今圖之已爲過晚
陛下可不先期備此安危可倚任之人乎若臨時
圖之必無及矣伏
聖裁夫以今日事勢燃眉爲國慮者不過曰何處
尚可調兵幾許何人曾爲大將尚可救之以
往耳而職之愚計乃獨迂緩若此以有備則
有兵援遼使者到彼處收聚散亾激勵子弟

遼四郡之人未必不爲用也遲之半年而職
策得行內固外威可以濟事矣若拘于成例
溺于時套兵不成兵將不成將法度不成法
度徒使取笑于賊耳天下事尚可爲哉伏望
陛下特賜省覽

○協理京營戎政尚書薛三才題爲遵左羽書飆
至京師戒備宜嚴謹陳京營簡練要務以消
奸萌以固根本事
國家承平日久罕聞兵革之事自奴酋發難以

是以屢行選募尚未收補若不一破常格終
成道傍之舍臣請各營家丁照臣等舊議每
營定五十名其月餉本等單糧外各另加糧
一石總計各丁一千七百五十名歲加糧不
過二萬一千石糧雖稍溢原額事則當于實
用此日前權宜之計也其餘單糧諸軍中有
老弱者先是臣等亦漸次汰革許以子弟自
代更替幾年怨望漸多蓋驗軍而後收軍驗
糧而後收糧幾番輾轉停支數月此羸者軍
何能堪此臣近與督臣議名則以乙頂甲糧
仍以甲給乙不必又驗軍一番收糧一番俟
季終類報更替免其住糧稍破拘攣潛消怨
讟所謂下令如流水之原也顧單糧之選汰
弟可革老弱而以子弟更補未必皆強力之
缺家丁之選募弟取備舍弃而以擔石招揀
尚不厭壯士之腹臣見營中聽用官劉光溥
蓄有家丁數人曾命護糧山海欲藉為選鋒
則雖不領以雙糧不足資給也又鮑承先所

募出防家丁撤回之後行糧既停亦辭雙糧
去矣不有厚餉何以養壯士而盡其力京師
內外五方雜處奸宄不逞實繁有徒御得其
道徂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徂詐咸作敵及今
不可不嗇爲計也今五城非不遍行收募而
糧餉無着空言號召義俠之士安肯藉名在
官臣請戶兵二部一面議定糧格一面推擇
知兵將領一二員以選練屬之而監以巡視
科道佐以兵部司官選練既定即以本將統
領移駐通州與京營諸軍相爲表裏內可以
消奸雄睥睨之心外可以示虎豹在山之勢
此亦根本至計也至各省真奇才異能之士
勇力工巧之徒伏在草澤者豈曰無人合行
各巡撫衙門廣爲搜羅厚加資給咨送兵部
拔其最者破格錄用其餘分撥京營量補中
千把總員缺則羣策羣力畢集于麾下亦居
重馭輕之一策也火器一節先是已將庫貯
神器漸次火煨水浸開操之日即試滅虜大

將軍四位自後逐日試放十七堪用惟是教
練火器即寓陣法者臣見原任參將今繫獄
張名世似得方略昨冬臺臣唐世濟從刑部
領發到營試演火器竹筅相兼而用曲盡其
法暫釋累囚責令教演效則准與贖罪不則
仍還犴獄此干忠肅所以貸楊洪者也分派
信地一節昨夏遼事初起即查嘉靖庚戌故
事業已分定項目又將原派數目錄送本兵
惟是正在開操尚未撥守信地器械衣甲火

藥等項臣等已一面料理弟事屬工部不能
不望于同舟之誼爾此皆營中喫緊事務與
臣職掌相關者謹摘議上請伏乞
勑下該部亟爲覆議施行
○大學士方從哲題爲天怒未回人心滋懼籌
重鎮旦夕難支懇乞
皇上立刻臨朝集羣策以保危邊事自遼左出兵
以來三路喪師將卒損傷幾盡道臣府佐繼
殞行間雖曰人謀之不臧或者天心尤足恃

近嗟乎豈天果欲亾遼而故先出此以示警
即喪敗之餘羣情洶懼加以天象若此軍氣
日益灰靡人心日益驚惶開原商賈士民逃
竄幾半寬甸城堡奔潰一空遼之爲遼眞岌
岌乎有不保之勢矣遼失而禍立至山海立
至京師患切焚眉救同極溺此何等時也
皇上尚可晏然九重不即出臨御與羣臣共圖挽
回之計商備禦之策乎其一切遣將練兵護
畿輔衛都城節經兵部題覆與臺省諸臣條

議已纖悉靡遺臣不敢復贅但望
皇上卽日出御文華殿召集文武百官令各攄所
見備陳禦虜方略仍親頒
天語戒諭中外臣工在內者務實心任事毋得玩
惕偷安在外者須殫慮籌邊安得因循養患
以消彌天變固結人心徐收滅虜之功無蹈
覆車之轍庶
天威一震國勢自張自朝廷以至邊徼莫不凜然
知懼銳然改圖卽禦虜間之亦且有所畏而
皇上必不惜此一日之勞而罷宗社生靈于度外
也不然遼烽之緊急既如彼天心之震怒又
如此朝野洶洶以爲京城之危只在朝夕而
皇上尤深居大內令臣下無由一見顏色直待寇
逼郊關城門晝閉而後出朝集衆面詢退虜
之策恐噬臍無及而天下大事去矣臣位列
股肱誼宜同休戚誠不忍見
祖宗二百五十餘年之社稷一旦淪于腥膻故不

勝痛哭流涕爲
皇上一決安危之大計惟
皇上及早圖之
○左春坊左贊善徐光啟題爲敵事激衷敷陳末
議以殄兇酋以安邊塞以永萬世治安事職
伏蒙
聖恩洊歷宮寀職在珥筆非敢與聞軍旅之事然
而主憂臣辱古今通議四郊多壘卿士之班
職雖爲下共忍坐視國卹隱情匿色乎職復

見奴酋作逆以來措佾調兵經營決歲終于
覆軍隕將三路敗衂此皆我謀之不臧非賊
之智力果不可敵也職生長海濱習聞倭儆
中懷憤激時覽兵傳竊見兵家入門切要之
論無如管仲之言八無敵最確之言四予敵
也管仲曰論財而財無敵論工而工無敵制
器而制器無敵論乘而乘無敵論士而選士無敵論乎
政教而政教無敵論乎服習而服習無敵論
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論乎明于機

數而明于機數無敵如是然後可以正天下
矣鼂錯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
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
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此兩言者雖當世
所習聞實千古不能易也若使兵卒而不精
不練甲冑苦惡器械朽鈍節制不諳分合無
權而能戰勝守固攻取則管仲鼂錯爲愚人
矣職聞岳飛用兵明日將戰必先會集諸將
度敵之所以勝我者因謀我之所以勝敵者

險不能過入伏不能知豈非不識地利哨探
無法乎如是而求幸勝果必不得之數也今
目前補救事宜如選調近地邊腹兵馬以貼
防遼東堵拒山海遠調西寧菲浪久練騎兵
以爲後繼與夫京城稽察營操督視整飭預
備一切事宜已經中外臣工酌酌
上請職不敢瑣贅職之愚慮以爲截定禍亂不
免用兵用兵之要全在選練此人人所知別
無奇法但選須實選練須實練若敵亦選練
之兵又須別求進步務出其上苟爲不然即
強弱相懸如卵投石至則糜爛奚論衆寡哉
雖調集百萬亦空傷民命徒費資儲而已職
愚以爲今日之計必須用管仲鼂錯之說一
一細講而力行之精求天下勇力捷技奇材
異能之士豐其餉給厚其拊循優其作養又
精求良將以統率之選用教師羣居聚處日
夜肄習之又博求巧工利器如車乘甲冑車
火器械等盡法製造以配冷之枝藝既精然

後教之形名節制步伐止齊分合進退之法
中間激以重賞威以重罰教練既成自能聲
指相使雖赴湯焫火無不如意如是者有士
一萬入可以守出可以戰有士三萬可以掃
蕩逆奴有士五萬可以制禦西北諸酋使讋
不敢動矣職為此說頗似大言但職所謂選
士非平時烏合之輩蓋奇傑之士衆中之翹
楚也一郡一邑亦無幾人既負異材必須厚
待其製造器甲衣裳犀履亦須數倍尋常此

其勢自不須多然而此輩一人若兼數人之
餉即此一人者已足當數十人之用昔齊桓
之募士五萬晉文之前行四萬秦穆之陷陣
三萬周武之同心三千勾踐之君子六千皆
貴精不貴多之效也職志圖報國於富疆二
策考求諸度蓋亦有年今雖年力向衰多嬰
疾疢而一切選練事宜頗窺一二第因條緒
繁多未敢瀆塵
聖鑒如蒙採擇施行容職另疏逐一詳奏倘職策

皇上上體
皇天做告玉成之心下念臣民潤草塗原之痛赫
然奮發聽言用人激勵臣工率作興事即久
安之長治千萬斯年區區逆虜何足殄
聖明宵旰之憂如或不然
祖宗三百年生養之赤子海內億萬姓聲竭之脂
膏征發衰聚之難若彼耗散失亾之易若此
天下事豈堪再誤哉職忠憤所激總其越俎
胃瀆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待
命之至
○廣東等道掌道事監察御史唐世濟等題為遼

左孤危已著各邊單匱堪虞貎乞

聖明亟行查核以振積弛以張神氣事竊惟國家
竭東南之財賦供西北之灌輸歲糜數百萬
金錢以爲修邊固圉之備謂宜在在士飽馬
騰鞏干城萬里之勢矣卽如遼左一鎮戍兵
十萬豈曰不多小醜跳梁如入無人之境平
日豢養謂何曾不得其一手一足之用良由
戍伍戚于影占錢糧耗于倖套如將領府佐等官或軍伴
求陋規釀成格套如將領府佐等官或軍伴
或家丁皆其虛以名色如驗馬印烙等項爲
役舉人青衿有占役士馬安得不空虛錢糧
安得不消耗遼人今日始疾首蹙額言之噬
臍何及頃吏垣疏請蠲遣科臣姚宗文遄往
謂其老成練達必能殫心綜核大有裨于三
韓此亾羊補牢日前第一急着而職等以爲
不獨一遣也年來行伍空虛各邊無不影占
常取一冊藉以交際應酬了事徒增邊關一
番騷擾是爲大負任使不忠之尤容職等互
相糾舉如顧惜而情重悞國事溺職之罪職
欺撫按長官者以姑息爲鎮靜容奸益以養

悉心查核臨時有僱倩應名借補等弊實期
不避怨勞嚴加稽察從實具奏中有欺弊侵
冒者伏乞大震雷霆督撫而下輕則祑斥重
則逮繫庶羣心有所儆惕邊務立可振舉矣
至于科臣仔肩重寄自當與關臣按臣協力
同心畢智竭慮圖勝其任而恰快若祝爲泛
常取一冊藉以交際應酬了事徒增邊關一
番騷擾是爲大負任使不忠之尤容職等互
相糾舉如顧惜而情重悞國事溺職之罪職

等且甘受其罰矣

○浙江道監察御史劉蔚題爲虜患孔棘國勢阽危敬抒一得之愚以備採擇事職惟逸左之役當未出師時通國皆憂其無勝算顧不虞次裂一至此說者皆歸咎于戰矣然不獨非也其所以爲戰者失策也今大剿之後勢不得不議守然守亦何容易職恐以爲情形不明則不能守大將不擇其人則不能守士卒不練不能守

朝廷之用人不破常調則不能守蓋開兵家之要在于知彼已識堅瑕觀變設謀使我常制敵而敵不得乘我塡與奴酋相持半年奴之情形在

廟堂杳然不知初猶以爲邊臣必知之特不輕洩耳今觀四路出兵虜莽輕進自投虎口則邊臣之于情形何如哉今酋雖蹙伏穴中嗌息稍定書草漸長勢將復來即今奴寨動靜亟宜多方偵探或派定某地鳩合某部落或欲出我不意襲陷我城堡皆須審察而預防之然後可以堅壁而無疎失若猶然前日之危敬抒一得之愚以備採擇事職惟逸左之惜惜一旦虜騎壓境倉卒無措殊可寒心此情形不可不明也三軍之命係于大將今劉綎杜松等皆戰歿獨李如栢逗遛觀望全軍而歸又庸劣不堪合無將如栢撤回京師又順遼人之請仍以李如楨代領其軍以責報効又方今九邊將材豈再無人但儲材者當旁求之行伍不當盡用世職蓋世職皆富豪子弟齊力未必強弓馬未必熟身家性命之念太濃指驅裹革之忠漸薄未若突起行伍者材眞而志銳量未盈而氣可鼓也昔西河淮陰皆從行伍發跡苟得其人不次擢用即雞鳴狗盜之雄投石超距之輩皆可與成功名此大將不可不擇也今日援遼無兵可調惟有召募一着塡遼撫疏中欲將二十五所餘丁加餉勾補以遼人守遼地最爲得策職竊以近日損折士卒若干應有餘者若干核

浮餉以募實兵乃目前第一事至于職卿河
南南陽之間竊礦之徒名曰毛兵精悍敢死
亟宜收用昔年征播之役亦曾調發若餉以
厚餉可得勁兵數千更得一曉暢紀律之帥
責成教習分隊操演可以戰亦可以守較之
老弱乞數之輩一可當十此士卒不可不募
練也

祖宗朝遇封疆有警特命重臣巡邊視師問道風
力科道閱視蓋所以破欵蔽定人心鼓舞吏

上一大機括也近日諸臣實循往例況宗文清
欽命科臣姚宗文閱視遼東實循往例況宗文清
貞卓練必能辨此

皇上亟宜乞其請至于舊按臣熊廷弼逆料奴酋
情形于十年之前迄今驗之灼如觀火且一
片血誠籌畫兵食不辭勞怨凡修邊積谷練

兵買馬無日不爲戰計即無日不爲守計遼
至今思之向使早用廷弼必無今日之敗及
今起用猶恨其遲宜亟慰之

聖明採擇施行

○總督倉場戶部尚書張問達題爲遼事阽危倉
儲最重仰乞

聖明申飭預防以維根本以固宗社事竊自奴酋
犯順

皇上震怒興師撻伐天下安危在此一舉不謂三
路失利頑將喪師屢屢見于塘報廣寧以東
岌岌乎不可支矣乘且煖炒諸酋連合而山
海以西喜峰以北蠢蠢乎又似動矣中外惶

惶勢甚危急爲今日救援保安之計又不得
不遣將徵兵募卒蒐乘除器轉餉以圖再舉
而固封疆在內諸臣敢不殫矢心力瀝血披
肝用以共舒君父之憂而臣所司者則在倉
場自邊警一報斗米頓加價十餘錢萬一城
下戒嚴其湧貴當何如見在倉糧五百五十
五萬四千一百石零平時止敷二年之支萬
一內地蹂踐黍麥不收其仰給又當何如臣
查四十六年分漕運赫總漕之督催總河之

疏濬倉漕兩臺臣持斧而交巡以故去年糧
完最早于十一月報回空已盡計今年之漕
必不致稽遲而時事洶洶在宜防使奴不
悔禍長驅直入于淺阻處塞一丸之土于停
泊處施一炬之火則四百萬石之糧未必爲
我有而狼戾露積之餘適爲羣盜資耳長慮
及此可不寒心沿河道府州縣凡有事于漕
者豈可泄泄俱應加于往昔倍竭拮据或各
官有交兌如期而遲僨運不遵程而進或有
決排不先事以圖挑濬不如法以阻者總漕
總河二督臣各盡法參處無貸如把總科斂
逗遛運官侵盜延挨許漕儲道兵糧道不時
覺察輕則自行戒飭重則申詳漕院提問無
貸仍責令二道同心申嚴防護毋致沿途少
有疎虞務期早早抵壩粒粒進廒而後倉廩
實而後元氣充而後神氣奮而後可進攻退
守而遏夷氛也再查通州爲
神京左臂漕之咽喉也該衛兵固有藉矣今當
及時簡練振揚威武宿重將以董之天津爲
通州門戶漕之轉關也該衛兵亦有藉矣今
當演習水師整驗戰艘選副參以提之一則
用以佐遊制奴深入一則用以固圍保我漕
需彼庚戌之變向非御史王忬馳駐通州收
漕舟艤潞河西毋使爲虜用則虜且扼吭食
糧何所憚而自行出塞哉臣昨閱遼撫塘報
據大清堡備禦稟稱本月初八日狂風大作
將老城門樓火器庫收貯火器火藥等項盡

行燒燬此固稱係天灾安知非賊之奸細所
爲耶都城民居雜錯人心淆亂太倉草場所
積糧芻關係非輕儻有奸細潛藏作奸突發
震駭重地誰爲防之須藉有五城九門巡視
之臣排編保甲嚴有奸細即行擒拿庶內外詳議隄防倉與場
始有所賴臣又計太倉舊貯糧石與今歲新
收或猶可以支持至于京五草場所積草束
不過一歲之額數固無多也如或兵馬調集
草從何備戶部亦應再查何項銀兩可動即
酌買草束四五十萬以備緩急則軍不慮糧
而馬不慮草庶京師根本之地可保萬全其
中令通州天津二處兵將兵部業有條畫五
城九門巡視都察院并又有疏催無容臣贅
臣任倉場則祇言倉場事伏望
皇上即
勅下戶部速爲議覆即咨行總漕總河督臣一一
責成河道漕屬等官毋令懈怠稽遲務完漕
運務保無虞違者聽漕河二督臣與倉漕二

臺臣指名參處添買草束戶部并即爲酌議
以覆保障都城此其最切要重巨者萬惟
皇上加意施行
○總督京營協理戎政忻城伯趙世新題爲做告
日殷隄防宜亟議陳日前急務仰祈採擇施
行事切照京營承平日久積習相安自臣受
任以來目擊廢弛雖與協巡諸臣日討軍實
而訓之思有所更張振作又似涉變動張皇
未便舉行頃自奴酋發難該臣疏請增選鋒
補缺額該部以之俞中止而日前之事較之
往歲又萬萬不同矣大師一劒夙將半出健
卒略盡開鐵未知要領今遼正在岌岌而虎
兎諸酋又稱統衆犯薊扼關若果彌則山海
一線全遼之聲勢隔絕而奴酋之狡宰爰其
姻而虎兎其與也其詭秘似未可測則咫尺
陵京患在蕭墻今日即萬分整頓尤屬見兎顧犬
臣備數行間敢泄泄從事乎未敢迂遠瀆陳
所有目前急着仰祈

一議將領京衛將領舊稱冷局無論各官衆足
即用之者尤多調蔄席未及綏而以原任論
去今營將領約缺其半分布信地勢難兼屬
不得不取諸聽用暫署乃部下玩爲五日之
京兆而本官亦視爲一宿之遽廬即其中不
無自好者量移不過一列名薦剡適以厌英
雄之心乞
勅該部或取諸近地坂之號頭聽用或超于中軍

千總內俱令刻期到營理事應前途既永愛
惜自嚴矣

一議軍選京營所恃惟有選鋒九千月食雙糧
內多壯健可用舊歲疏請欲將祖軍故絶者
通融并作選鋒以圖實用以費餉中格至于
單糧軍士強半祖軍故多老弱雖年來嚴今
代替不能頓杜今盡充換城守矣但查故額
各處扎營內外兩城站堦塁口約十二萬今將
班軍實數尚缺萬餘庚戌之變站塁無人不
得已借之武生夫以賢關養之而以健兒役
之況其人數不多終屬非體伏乞
勅該部議將祖軍久絶之額通融改作召募陸續
補足事緩不妨議停議次相時度勢諒該部
必不固執也

一議馬匹營馬額設二萬一千二百餘匹而月
食料銀大月止五錢六分小月五錢四分視
補營已減十分之三而支錢又以五文作銀
一分給之日食不敷私行馱載年來已嚴行

禁令今事務洶洶細查原額缺將二千乞
勅問寺即給膳表四千匹發營除足原數外仍將
營馬之疲老者陸續變價湊還四衛是通融
兩便之術也

一議火器中國長技在火器而京營所恃尤以
火器爲重承平之日操演原稱故事議裁議
減未爲不可一旦環城列塞四面而攻打冲鋒
破敵尤取迅利而厥所給火藥奸匠積習相
同相糙不堪擣塞各軍領藥到手多將原藥

變賣自買迅藥亦視爲故套今何時也一旦
臨變卽各軍甘心零星自辦恐亦無賣者乞
勅該部嚴勒各匠倍加工本合造迅利或該廠合
同臣等不時當面抽取試放少不如法坐各
匠以重罪仍多造多蓄以備不虞可也
一議器械營中刀鎗皆非利器且久不爲換牛
多損壞至于庫貯盔甲價應工部造解者展
轉剋落益多不堪見貯之盔甲前軍出防皆
零落破爛各營那移凑處分布在卽必人給
與刀鎗盔甲今已一一查盤缺少乞
勅該部作速星火或兌換各給補或重造萬難自
緩舊有車輛久不修理已二十餘年矣卽行
文催修亦似緩局不聞昨歲因東事告急只
得將營中犒賞那借修理三百輛而送廠者
聞已修理訖今尚未送營也分信地便當刻
營則戰車第一急著也
一議錢糧營中犒賞罔寺每歲只發一萬六千
兩到營以作軍賞修理及各項等費承平無

事每年春秋兩操該臣與巡視臣操練犒賞
未爲不足但今欲列營在外各軍士勞費自
是不同而月食米一石又止可覊錢百餘文
多亦不二百自不得充額外之賞今卽不列
營而各軍住居寫遠一時難集思今每日一
營存操必酉而散每日又給與行糧二分約
費六十餘兩矣是月費二千兩乞
勅該部思患預防多方湊濟仍聽巡視該臣稽查
數目奏繳以上六款皆因目前急需寇在門
庭叨司鼓舞不敢爲局外之談就職言職者
如此伏惟留神採擇卽
勅該部覆議施行
○工科給事中祝耀祖題爲遼事敗壞已極
廟算制禦宜周敬陳一得之愚以備安攘以維
社稷事竊惟奴酋固女直遺孽也女直滿
萬勢不可當況復益以數倍蓄練多年包藏
禍心一旦竊發撫順清河相繼屠陷莫敢誰

皇赫斯怒賜劒經略調重兵召宿將大軍壓境奴
亦惴惴有畏心焉及經略駐遼一載未展半
籌一舉一動奴必知之奴之輕楊鎬也亦久
矣其故爲怯弱以嘗我者鷙鳥之將擊也其
多爲設伏以誑我者猛虎之在山也乃中國
不戒師出覆滅彼且爲網羅而我則投以鳥
彼且爲陷阱而我則踏其機殺將覆軍與戶
辱國豈真杜松之貪功輕戰劉綎之孤軍深
入哉語曰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今楊鎬料理

一鬥已經歲月即不能盡得敵勢之堅瑕盡
知敵人虛實亦何至地利之或險或易河水
之或淺或深山林之疎密或可以伏兵不可
以伏兵道里之參差或可以策應不可以策
應茫然莫知一味浪戰至此極也張承胤之
圖冤未散四大帥一監軍之怨鬼又復追隨
清河撫順之腐骨未枯覓眞開原鐵嶺渾河
之新骸又復堆積舉四方踰山越水之微調
聚國家醫瘡劑肉之瘼括經營千涘歲之內
棄擲于數日之間遼事至此尚可言哉職以
爲欲救遼非得素諳夷情素習遼事素爲華
夷所慴服素爲中外所盼望如今推陞大理
寺寺丞熊廷弼者代之不可也方廷弼按遼
猶數年以前事也其歸壅起貢之疏已逆料
狡虜之深情其鴟縻安靜之說已預知今日
之敗句其力量肝膽智勇氣魄之眞實也人
人共信其可用其募兵積谷修墻築壁之成

效也鑿鑿可見諸施行使廷弼出而敢有誕
報軍情如楊于泗者乎敢有屢次失援如李
如栢者乎諸將有不肅然用命者乎各道有
不洽然同心者乎在二三年之內廷弼必能
守或二三年之外廷弼又必能勦此斷斷乎
無疑而必不可不亟用者但未奉以代鎬
俞旨料理需人項者撫臣周永春遼左阽危一疏
井井石畫何異金城方略則用永春以代鎬
而用廷弼以代永春舟楫相資風濤共濟是
今日救遼第一義非破資格不可也不獨用

經略宜破資格也即用大將亦然今日之大將統袴者不可用也重地者不可調也勢不得不起廢不知武臣自開解甲投閑以後大都多習歌舞廣田宅恣所好美耳其狀貌雖在而精神已銷亾矣與其掇之廢置之中不若拔之偏裨之內如今日賀世賢者斬蔑有効授之以將誰曰非宜然赴赴于城豈止一世賢哉覓其途以蒐羅之採其實以明試之不惟輒試輒効抑且隨取隨足職以爲今日之

議將當如是也有將而後可以設兵今日之兵遠者不及募也近者無可撤也不募不撤將遼人謂我實棄之而驅之使去也莫若簡遼之精壯而多募之則身家相衛歲月耐守招集易至征繕無煩是亦法之可行而救之必應者至于三路敗亾之餘兵可得四五萬此瘡痍未起當以撫養爲前練者也蜀楚調至新兵可得萬餘此喘息未定當以休息爲簡練者也近議挑選邊兵可得一萬此老弱

易冒當以精汰爲簡練者也臣以爲今日之兵當如是也有兵而後可以議守守有二一守遼一守關守遼非僅僅守遼陽也城撫順以遠偵探緝清河以駐芻糧收耕稼以給民食勤海運以足兵餉是謂守遼守關非僅僅守山海關也召精壯以充實京營添兵將以隄防要害用間諜以連衡宰賚昭大信以聯絡北關擲小利以蔑奚西虜謹斥堠險阻以苟鎗九鎮調互市撫賞以狙養諸酋是謂守

關臣以爲今日之議守當如是也能守而後可以議戰戰亦有二一曰正兵一曰奇兵何謂王兵即今日守遼守關之兵也經略得人將士効命平居推心置腹以作其氣臨事持頭穴胸以振其勇我力未集則舉控弦鳴鎗之衆皆爲講武修備之人彼隙可乘即移堅壁清野之資出爲犁庭掃穴之用衆整以暇功逸以倍故曰正何謂奇兵即今日要挾討賞之虜也虜性無常惟利是嗜彼既挾奴酋

以要我我即借奴酋以市彼所請之賞一一給之而且檄總督以諭之曰狡奴狂悖勢所必誅爾祖父世爲王臣能舉萬衆滅奴酋者即給以萬衆之倘能舉十萬衆滅奴者即給以十萬衆之倘而至奴之土地府庫金珠貂參我無愛焉奸奴酋舊倒撫賞悉以畀予是謂以夷飼夷以奴策奴分其勢不得勾連使其詐用以捷伐故曰奇職以爲今日之議戰當如是也雖然經略易矣而閫視科臣亦宜

亟選何也自鎬用事以來威令不行賞罰不信昵私交而輕南將則豪傑灰心怯任罪而重卿典則英雄短氣及此時埋骼掩骸扶傷弔死以激發士心旌忠錄勇廟食爵麾以昭布國恩一切觀望逗遛失援詭報之人分別勘明以整頓軍律此惟科臣姚宗文公忠體國文武爲憲勝其任而愉快焉是在銓部補牘而請無容他綴抑職又有說焉邇來風日星火之變極古今未有之災而錦義鼓譟之民見斬木揭竿之象則患不在外警而在內

難

皇上及此時徹稅璫釋繫臣赦詔獄命考選養衆庶之和而宣四海之鬱則天變可回猶然泄泄方蹶者奪其鑒而去尚能圖乎矧當遹事新敗之後政論議鼎沸之秋而宵人樂禍之心工假借排陷之術則患又不在民亂而在臣奸大僚羣臣及此時而捐成心布公道持大體定衆紛凝庶績之熙而修本原之勝則神氣以張仍爾沓沓旣騑者委其轡以追其可挽乎蓋上悚下弛釀成蠱壞之虞內治外嚴坐奏蕩平之効統惟

皇上率勵臣工戰勝廟堂而已矣

○兵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黃嘉善等題爲遵

旨會議事本月二十一月會集大小九卿科道各官會議得遼左殞將喪師危同朝露行間之精銳幾空醜虜之猖狂日甚情景若此尚可浪言戰乎戰乎機宜要在互用應聽彼中相

機進止難以遙度外今日之計亟應收合餘
兵與之休養吊死傷以鼓忠義起癈疲以補
戎行厚議糧餉廣募遼兵蓋遼人生長其地
終是習虜既有室家之慮誰無敵愾之心事
無便于此者唯是殘敗之餘未易多得緩急
之備難盡靠遼兵各鎮已調外另議一萬
名以備策應此亦目前急着也河東一帶地
方或挑壕墊以設防或修殘堡以慎守使奴
酋不得西入一步而廣寧錦義之間又須日

夜防虜毋得急東綴西示夷虜以可乘之際
而又時加訓練勿因敗以養因循寬其成功
勿束濕而責效驗酌緩急務圖萬全至于
轉餉一節尤當亟議該鎮兵將久屯蕞粟告
匱宜先米粟而後金錢夫米粟則三軍皆可
飽也金錢即日輸數萬而米粟湧貴則士卒
所受之犒不足以果一日之腹安用費此饑
不可食之物哉大將臨敵不前罪涉觀望敗
壞之局必難收拾應以李如楨往代蓁以李

聖上之東顧者也然臣等猶有說焉昔人云人臣
事君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臣等願經略諸臣
盡破藩籬同披肝膽勿以彼此分曹期于戡
酸共濟自然事事中節着着當機不然意見
各分終成錯悞即韓范高賢猶不免以此致
敗則國家用人與人之共爲封疆討道無出
于此也謹述臣等會議之槩具疏上聞伏乞
聖明即賜乾斷施行至山海薊門當防都城營捕
宜倣諸臣之疏併乞批發槩賜劄行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遼氛甚惡
廟算宜周敬陳末議以備
聖裁事昨歲遼左之役臣常私憶必我兵訓練先
固吾圍仍設法絕奴酋糴糴之路禁奴酋貂
參之利令其日久坐困隨而乘時相機誘之

離穴然後進勦庶幾可收犁庭掃幕之勳不
謂衆議棼紜與臣憶見有大謬不然者顧料
理雖經一年而俞無本色馬無草料軍士無
敢往之思偏裨無樂用之氣大將非老者病
者則忌者拗者奪于滅此朝食之一語而瞿
于師老財匱之過慮草草率率輕易登壇臣
愚竊謂必不能立破狡奴以紓
天子東顧憂然不謂其三路三劒屠戮無算決裂
遂至此極也大抵兵家天時地利人和缺一
不可而遼于此三者無一而可誓師之後災
變異常明示儆戒自當持重再計而竟冒昧
以前是爲不識天時當敗分兵四路聯絡最
難必如王文成征浰頭八寨法山川險夷道
里近遠尺寸不差呼吸互應然後可以決進
止今進兵路徑偵探未確分布既亂于前應
援不屬其後徒以鹵莽墮賊伏中是爲不審
地利當敗聞經略入遼多自用臨軍與之不
合道臣與之不合撫臣與之不合即杜松多

勇劉綎足智一時文武共事無不嫉之如仇
讐是爲失人和當敗往事已矣悔無益矣而
臣猶言及者蓋欲知前此之所以敗則知後
此之所以轉敗爲功也前此明詔勅法會當
一大創之以存國體而懾戎心應自聽論定
乃若轉敗爲功計將若之何延臣初聞報時
首以發帑請今帑既發矣作何支用三百萬
化爲烏有今可再付之一擲乎臣日者有門
庭殘潰堂奧堪虞一疏蓋根本之慮也已而

反覆思之根本固當併圖而緩遼自是急着
夫援遼則調上谷雲中山西真保湖廣兵共
一萬聽大將劉孔胤節制刻期出關是矣不
知此以之助戰耶助守耶竊恐戰固難言守
亦未易遼之兩河鎮城其當以守爲戰固俱
急而瀋陽一城爲更急臣考全遼圖及道路
所風聽寬奠霺陽居遼之東開原鐵嶺居遼
之北遼值大衂後此數城者皆奴囊中物矣
而瀋陽一城尤開鐵覓霺與遼陽之咽喉奴

若一軍由撫順直犯瀋陽則瀋陽必不能支
瀋陽破而遼陽之籓籬撤東西兩路之血脈
斷矣目今急務似當以重兵屯瀋陽防其直
犯而分兵以防各路則又開鐵急而寬奠次
之葢開鐵與宰煖諸酋密邇恐宰煖奴酋互
爲結連乘機大舉而覓鬆稍遠尚可徐圖此
臣遥度之私總在彼中酌量而輕重布之耳
至于京師根本桑土宜調戍政薛三才品望
清恬朝紳推重但以病久一聞警報勉強陛

見出而整理京營南樞臣黃克纘謀略優長
精神強固合移之入内以資緩急而以三才
別遷崇牘庶兩賢自相成而不相碍者嗟乎
國家不能常治無亂然當危迫之際必有一人
馬出而肩挽回廊清之任縱不能如唐之子
儀宋之希文我朝之忠肅文成即如近時梅
國楨萬世德其人者氣魄度量亦足鼓舞人
情招揆豪傑爲國家効一臂之力何至今日
而竟寥寥無聞也皇資途所束俸格所限即

有偉人傑士無從見用耶今熊廷弼漸已破
調登庸臣謂姚宗文閱視差或亦當時加職
衙令在彼中參謀機務俟稍有頭緒報
命而返薛國用雄才大略雖習遼左之情事而素
開李氏嫌疑或另以監軍贊畫等項名色處
之庶賴其用總之大小臣工自非乏人
皇上儻勑令各舉所知疏名上請掛劒而召集
闕下以備諮詢以備差用而大僚臺省各官俱
求一一備員以集思廣益不可謂非根本至

計也雖然論緩急則抹遼爲要論根本則京
師並重乃若衡量本末主持急緩則總在
皇上與廷臣之一德一心毋以宵人間正人毋以
讒言奪忠言是猶所謂本之本急之急者正
統已已之變唯是中官王振實肇釁端今
陛下數十年不見士大夫獨是中官輩是崇是長
是信是使日昨同官祝耀祖以職掌條上門
禁一面知會各衙門令將人役懸掛腰牌以
防奸細此非耀祖之不候

旨行也正以
明旨無期不能候也乃忽取耀祖封事批還着遵
旨行夫耀祖之知會
陛下何由得聞此必中官告
陛下而
陛下曲徇中官之請自開奸細之門將科臣職掌
可以不修閣臣票擬可以不用奴酋聞之謂
陛下何加主矧彼中官不習詩書不暢世務萬一
醜夷與之暗通線索異時有不止如王振所

爲者尚忍言哉尚忍言哉至于遼之延頸援
兵宜調募速往以慰遼望以安遼心以振遼
氣恐晉楚各處等待難前而若保定若薊若
遼總屬督臣轄內督臣檄道府檄州縣登時
召募武樞曹仍委才望司官各同地方官揀
選精銳而以若干屯山海關以若干屯滄陽
各路大約以遼人救遼取數于遼者當爲較
多星速連催正未爲晚也買馬一節去歲曾
以五千匹委戶部照磨萬有孚而有孚多買
至五千五百且馬皆精壯銀有剩餘在督臣
疏中鑿鑿可據乃督臣方題而有孚即轉僅
得別駕匪直馳驅之勞勤未酬抑且尋常之
遷格不合其胡以鼓舞勞人激勸任事乎今
日馬匹不知應否宜添買馬不知何人應委
臣但因兵及馬如此餉不專在折色而本色
欲多本色不專在軍糧而馬草欲多糧從登
萊海運草從永平陸運要祈專事濟奚惜多金

若督餉大臣又已奉
旨而駐扎何所到任何處柰何尚緩不爲議又在
司農者加之意而已臣書生不諳邊事徒以
宗社安危之故感時激衷輒敢抒其一得如此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象恒題爲畿內募兵應
爲歸併以固疆域事竊惟今日畿輔之事最
急者無如山海而其當防守者亦無如山海
頃接邸報見兵部爲奴酋猖獗愈甚疏內鎮
守柴國柱有將無兵何裨防守督撫宜各發
標兵一千再發新餉一萬令該道會同本官

就近召募壯丁二千名每名給安家銀五兩
其盔甲器械月糧悉聽督臣于新餉內造辦
支給等因又一本爲遵事危急望援京城空
虛可慮等事內言北直山東河南陝西地方
饒有驍勇壯丁該督撫衙門各于所屬州縣
每處招兵四十名似要人人精銳不得以遊
棍參充隨解至京聽撥團練以備不虞等因
夫捍邊圉與固根本二者并重而今日時勢
則山海爲尤重蓋裡外正所以衛內也薊門

自昨年四月以來順永保河四府爲抽爲募
赴遼者二萬餘人其強有力者皆已去盡無
遺而見在羸弱之衆亦復無勇可賈昨東事
裂後督撫即行永平道出示募兵三千以備
山海迄今旬日無一應者蓋當敗衄之後死
于陣戰者數萬人一時人人喪氣而東征軍
士家屬婦子之在關內者哭聲震天故即懸
安家之格優月餉之數亦皆垂首無敢前者
此自人情之常無足怪也不得已與道府議

方欲取之各州縣每縣三四十名而該部又
有彙解至京分發團練之派夫所云北直之
中如職所屬四府爲州縣無多即每處四十
名猶不足三千之數以之文山海尚慮甚少
若又彙解至京是重徵也御史張至發疏內
不云乎除北直要地應聽撫按選募兵丁以
壯近畿蓋籌度之審矣合無將順永等府募
兵令赴山海防守免其解京庶各州縣無重
併之苦而數亦易取盈也至于東征陣亡家

屬孤兒寡婦飄泊無倚且有西兵携帶而來
者萬里迢遙旋歸無日身作風中之絮夢遶
河邊之骨零丁困苦見者酸心若不重加優
恤將來各兵見如此景象豈復有敵愾之氣
死綏之心哉亦豈復有響應而集勤王而至
者哉合無行督撫查其陣亡的有父母妻子
者照例重加恤賚庶人心得以稍定而以後
勑下該部爲議覆施行
之招徠亦易耳伏乞

○遼東巡撫周永春塘報據清河田鄉男婦高光祖等供稱奴酋帶領兵馬于本月初六日回巢光祖在營聽得李承芳差漢人八名進境徑往三岔河斫聯船二十日准望回話二十四五日要搶金台失等情該臣看得奴酋之蓄憤于北關久矣向來猶畏中國兵威爲北關犄角以是未敢輕動今見我兵敗衂將士損傷日中已無全遼矣北關孤弱何異籠禽阱獸奴兵一加非潰則降矣若北關既克無

復內顧鼓行而西直陷無人之境蹂遼左則遼左危闖山海則山海危薄薊鎮則薊鎮危國家之勢岌岌乎殆哉爲今之計須以守遼爲第一議而遼之兵馬何如也自三路失利全鎮幾空今欲調之他鎮前此屢經徵發勢難復辦即使有兵可調而文移往復道路遼遠豈能猝至欲募之近地則喪敗之餘人心匪怯談虎色變誰肯輕生而往以臣愚計惟有廣寧以及遼瀋開鐵金復海蓋大城十餘每城不下二三萬衆此外各城堡毛寨難以悉數總計當有四五十萬若汰其老弱蒐其強壯可得精兵十餘萬人授之鎧仗給以月糧無事則保固城池且耕且守有警則捍禦殲圍足食足兵不行屯田之法而獲屯田之利不墾屯田之地而有屯田之兵救時急着無便于此說者或恐擾民致變臣以爲若行于禍難未迫之時無故張皇或行于腹裏不識兵戈之地駭人耳目又或白役鄉兵操練而不給月糧容有激變之事今遼患剝膚虜在城下即不載兵籍不食兵餉亦必令其乘城拒守況食官賦而衛私家有保全桑梓之利無背離鄉井之苦臣知其必無怨心也蓋遼左之民非流寓軍餘若漁然無統未必有效死勿去之志惟藉而爲兵統之以將帥束之以隊伍節制而使之忠義以徵之征調進退嚮不用命危遼得此可以易纍卵爲盤石之

安奴酋且不能越遼左一步況敢望山海而窺薊門乎或者又謂新餉有限今猝增多兵月糧豈能遍給臣愚竊計三路損傷之卒何止數萬若即以缺額之糧充民兵之餉劑量多寡不甚相懸且土著之人既無安家又無內顧較募兵之費所省不知多少乃棄用于調募之客兵而獨靳于地方之死事豈計之得也第恐當事者以爲非常之事未易改絃或持議者不破拘攣之見中制而旁撓之則遼已無兵調之不前募之不應奴兵一動何以支持遼事眞不可爲矣若薊門防禦之兵又有可言者薊兵自調發援遼之後較平日極爲單虛且承平日久從來未經戰陣視遼兵強弱不侔故如虜不入則已萬一闌入以遼兵不能敵之豈可得乎今不得已爲根本之計仍須將宣大延寧敢戰之士各抽一二千并調山東文登武定等營防倭之兵河南毛葫蘆等兵共得萬餘擇一智勇大將統之以援遼爲名駐扎關內近地東事急則與薊兵犄角而爲扞禦之師東事緩則率之出關與遼兵連鷄以待征勦之用再遼眞保河南山西腹裏軍兵共二三萬亦以援遼爲名與前兵互爲聲援分置永平薊昌通涿等城一面操練一面防守相機宜一如前議嘉靖庚戌虜薄都城勤王之師環四面而營者十餘壁虜遂不敢攻城擄掠而去我兵尾之擊其倦歸俘獲甚衆此往事之驗也若但徼倖目前以爲虜騎必不能深入怡堂燕雀苟合相安萬一乘勝長驅一旦豕突而至當此武備積哀徼調不前之際欲望起兵勤王與虜壁壘相向者誰彼時四顧徬徨莫知所措嗟何及矣說者或謂宣大延寧皆係衝邊鎮兵防虜豈宜再動且既不能調之防遼矣又豈能調之防薊不知事勢有緩急道路有近遠北虜雖在當防尚不若東夷之岌岌額兵隨調隨補亦不患于空虛

且自各鎮到薊門譾有遼左之半急急圖之
猶可惜其一臂之力綏肢體而衛腹心資近
水以救急渴似未可執一論也第恐諸臣自
分畛域誼乏同舟爭執遷延動經時日至以
救焚拯溺之舉爲築舍道旁之謀所謂議論
定而虜兵已渡河矣不于此時晝夜拮据爲
綢繆捍衛之計竊恐北關失而遼勢孤籓籬離
撤而門庭潰內無守禦之備外無勤王之師
天下事尚忍言哉臣不習軍旅安敢言兵且

諸臣條陳本兵區畫已無遺策原不欲多言
以掣當事之肘適因邊報緊急勢若燃眉不
勝中心危懼謹據所聞聊陳一得以佐前箸
之籌伏惟
聖明省覽

○順天巡撫劉曰梧題爲重虜壓境山海阽危再
懇
聖明睠顧左輔發營軍以衛近郊兌寺馬以急應
援移總兵以實冲關事臣前有遼左失利邊

虜蜂起薊門力殫勢危乞添遣京軍出防發
帑募兵一疏迄今十餘日未奉
明旨緣臣疏十三日拜發比抵京而通政司以廷
試業封至十九日方爲封進豈
聖明厚責其遲緩而不之省耶將發帑之請非
聖心所樂聞耶抑亦以部議已定難于更端耶乃
今日之時勢視前日又倍危迫矣前報虎墩
兎憨等酋聚兵十餘萬犯搶山海迤西一帶
近二十三日據遼東鎮守李光榮等節報土
蠻憨宰賽擺腰等聚夷兵十萬犯
義地方又報歹青耿兎等頭目聚兵十萬犯
搶錦義高家堡凌河地方又報桂英洪郎中
等頭目聚兵十萬犯搶寧前迤西一帶地方
皆切山海不二三百里而近一望曠無所限
遏虜最狡安知其不聲東而擊西乎安知其
不垂涎于此而虛張于彼乎山海關孤懸一
線兵不滿二千何恃而不恐西虜滿酋以挾
增新賞未遂于十九日犯石塘西大小各峰

門頂二十一日復犯石座窯窪台北嶺雖幸
我兵赴援悉力堵囲而酋婦方親往黃毛達
子借兵大舉妖氛甚惡總緣援遼調發頻多
處處虛單且見京軍久已撤回聲勢不振狡
虜安得而不生心內地又何恃而不恐乃
廟堂之上第為戶牖之防而恟惜不發一卒臣
切以為過矣夫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未聞知
有堂奧而不知有門庭者藉令堂奧可守特
置畿輔億萬蒼黎于膜外而一任虜之殘破
蹂躪乎事勢至此京師特孤注耳大內不知
震驚何狀矣昨接部咨通州添設大將李懷
信然使有將而無兵又一山海也臣請
聖明再下部院從長酌議仍發京軍數千半赴山
海半衛通州尤愈于重視社篋探囊而忽斬
關巨寇也挑選標兵二千之議除西協時刻
戒嚴必不敢擅動一兵如中協三屯等處已
選調一千見分發五百名平山營五百名一
片石貼防此外計無復之矣至于應援必資

馬兵有兵無馬是縶孟賁之足也自昨歲征
調而後馬匹強半未補者又以援兵馳驅馱
載倒死過半而倉卒買馬不可卒得自非再
發民間寄養馬匹數千就近兌發何以應卒
願當事者無以前此數千兌發已多為
口實也若夫州縣招兵之議出自樞部又奉
有
嚴旨臣何敢置喙但臣言蔪則不敢無說而處于
此夫幽燕古稱多勇悍之士乃四方徵兵援
遼動以千萬計未必實有此數大都至薊顧
募者常十之三四毋論民間無賴遊手之徒
貪安家厚餉趨如市即在尺籍中者亦私頂
以去臣前疏已詳言之頃良鄉周知縣而見
云川兵過縣夫役為之一空竊可想見永平
奉
旨召募揭榜五日竟無一應者則兵之不易募
又可知也臣與按臣議方欲以山海之兵孤
之各州縣而今又招以解京不重征乎合無

軫念畿輔驛騷之後一應冲疲州縣免其召募即以附近州縣應募之兵令赴山海抵此新募之數則既不失招兵之意而山海得收實用是亦兩利俱存之道也至于
聖上所發帑金雖不滿中外之望然業有聽部酌議分發之
旨必無獨遺薊鎮之理臣不及贅也

籌遼碩畫卷之十八終

籌遼碩畫卷之十九　　天都程開祜仲秋父輯　　巳未孟夏

○福建道監察御史倪應春題爲虜情斷不可測
國計斷不可踈敬陳急切要務以備
聖明採擇事自經略失策殞將喪師一日之間羽
書數至舉朝皇皇莫知爲計頃邊報數日不
至則又謂奴酋未必深入可幸相安無事矣
此職之所大懼也語云無恃其不來恃吾有
以備之乃今所以備之者何如也聚旅而謀

蒿目而議不過調兵一萬募兵一萬已耳調
者猝難從戎募者蒞無風影以殘敗之餘當
方張之敵夫何所恃而令其不深入也名將
膏于原野精銳盡于鋒鏑僅僅從遠議起一
李如楨猶然甲可乙否漫無定畫夫何所恃
而令其不深入也奴酋最善偵探聞其賻邸
報一本酬以數十餘金則京師武備之空虛
調兵徵餉之繁難
皇上厭萬幾而居深宮之中羣臣束文法而操築

室之議奴所洞悉而玩我于股掌者我於彼
之情形百未偵其一二夫何所恃而令其不
深入也或謂駑馬戀棧豆且恐北關之尾其
後耳信然彼陷撫順矣何以又攻三堡何以
又陷清河又何以破大兵而無懼色且聲言
進砍聯船垂涎北關也則奴曷嘗一日忘我
耶目今四夷生心在在挾嘗夫我有備而後
可以賞可以無賞即賞可以操縱如意若一
惟賞之是恃不識南宋之金繒足以厭虜吻

而無患否職語及此職心如焚不避忌諱敷
陳末議以祈採擇焉
一曰定人心東夷匪茹訛言叢集兼以風火日
星之變術士假太白以神占驗者實繁有徒
東事敗矣乃捏造捷音轉相傳播其意何居
無非窺
皇上之疑而借是以離我交伺
皇上之懈而借是以踈我防耳敵氣愈熾士氣愈
挫人心愈搖東征軍士妻子流離哭聲震天

東南之士民商賈及貴郎候選者獸奔鳥竄
一時舟車騰貴光景如此良可寒心若不曲
爲開示亟爲撫循中外有不聞風而駭且走
者乎則收拾人心乃固圄之第一義也
一曰息繁言夫遮帥推刱正主憂臣辱之時謂
宜臥薪嘗膽普不與賊俱生乃狼烟告警蟻
戰方酣廟堂上添一番議論必生一番攻擊
試思今日何等時而暇爲繁聒乎政如中流
遇暴風舟幾裂篙者櫂者柁者猶許嚷不休
也有載胥及溺而已願各以全副精神用佐
廟算諸凡有裨邊務者協力料理若偕事發端橫
逞胸臆于國家何利而乃爲是嘵嘵也更祈
皇上慨發章疏立剖邪正將繁言息國是自定矣
一曰破資格夫承平之世誠可以杜躁進之風
在多事之秋祗足以掣英雄之肘今何時哉
凡我用之閫以外者欲其決策帷幄制勝千里
幕用之閫以內者欲其壁壘改觀犁庭掃
穴愉快乎明知其未必勝而姑嘗試之不幾以
社稷蒼生僥倖乎竊以爲苟足當一面不問
其爲何官即當以一面付之而一切推轂大
僚但求真材實品不必全拘資格將見格外
豪收者圖報必深感激思奮者舉一勸百固
今日用人之急着也
一曰求實用自遮左告變諸臣籌軍國者言人
人殊總不敢爲孟浪之談以神安攘之用今
明旨難于河清累牘幾同畫餅且兵機變于呼吸
國勢危于纍卵上與下交相推諉天下事尚
忍言哉即如山海通州當宿重兵京師當掄
大將營兵當分官督練而核其精銳者火器
當驗造堪用而募其習放者又如懸重賞以
緝奸細練土兵以備調援飭門禁以壯威嚴
鑒鑒可行無煩再計特在當事者精神鼓舞
設施誠力行之當請
旨者請
旨當題知者題知庶幾有一言得
一言之用不然

策之不豫而但曰鎮定夫古人亦有鎮定者
安石之圍基睹墅寇準之飲笑自如彼不知
費却幾多心嘔却幾多血盖計定而後暇豫
非其膽膽計無所之也
一曰簡良將自古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
將周瑜以三萬樹赤壁之勳謝玄以八千收
淝水之捷班超以三十六人立功西域外則
將之能也今議募四省兵矣有兵無將誰其
統馭竊意草澤行伍之内必有英雄請檄天

下有司各舉奇才異能之士其智深勇沉文
武兼資者爲一等膂力過人精于騎射者爲
一等精曉藝能善造軍器戰具者爲一等曉
暢占候旁通術數者爲一等所在撫按敦禮
之先冊報部徵赴京師試之京營以驗其能
果勝則徒步登壇仍註衆主以上考雖未必
人人韓白豈遂無一赴桓桓足任于城之
選者哉將得其人則奇正互運步伍整齊兵
不期精而自精用一人則當數十人之用矣

一曰摻軍餉今日之用餉與昔日之用餉不同
在昔可以數計而今不可以數計也昔日募
兵止于得戰士而今且欲得死士矣彼見四
方徵集者一日而萬骨皆枯非有破格之賞
彼亦安肯舍性命而從戎也盖無餉則無兵
而無重餉則無精兵乃天不雨珠地不湧粟
應急耳昔臣戴罪閩汀之上杭除積穀外在
庫河稅約有萬餘兩昨見鉅鹿一揭云摻得
庫積三百三十有奇而況有大于兩縣者乎
即有無不等然未有并積穀折價而無之者
職以爲當留其半以濟地方之急取其半以
應今日之餉合無移文撫按加意盤查完一
府即解一府限定時刻數月之内百萬之餉
可立致也此猶就有司言也即如各衙門豈
無分毫存積相應一體摻括噫摻括窮而餉
將安繼乎則夫開源節流酌于不匱之府者
大司農宜有石畫臨渴掘井茲其日矣然職

有說焉禍不可玩敵不可縱時不可失撫順
陷而虜當長驅然而未猝至也清河陷而虜
當長驅然而未猝至也近且慮其有破竹之
勢而亦未猝至也此皆天地
祖宗之靈令我于倉迫中得暫暇豫此等日月真
一刻千金及此時舉枚卜補大僚下考選釋
縲臣起廢棄而又延見羣士共圖長策諸臣
恪共職業枕戈待旦以雪國恥所謂戰勝於
廟堂之上者也多難之興天以之開聖明亦
以之開豪傑故臣所臚列于臣子可得爲者
倍詳伏乞
皇上裁察施行

○原任戶科給事中姚宗文上大司馬書敬啓東
事決裂撫臣累疏告急此真危迫存亡之秋
也如前者商略不通鹵莽一戰而敗罪在遼
帥今羽書旁午急如在焚思捄而中朝漫爲
之計呼而不應罪不在遼也將何以策之子
經略請兵四萬誠不易得周毓老請兵一萬

則萬無不應之理亦萬無緩應之理見貴衙
門所議召兵皆舊徵不至者緩不及事此欲
分西江而甦涸轍也愚謂援遼急遼非薊鎮
真定兵不可薊鎮與遼陽義在唇齒且整兵
出關僅二百里而遙較他處數千里赴援者
勞逸不啻倍也遼亡而薊不能守人盡知之
則存遼即以衛薊薊鎮擁兵十萬餘即召六
七千赴援其不足者以真定兵湊之于遼有
急濟于薊未爲大耗也夫募八萬人豈便足濟東
事哉亦以見呼之必應中國未棄遼耳昨小
疏所議募兵固爲遼不盡爲遼也召兵易募
兵難募兵于往日易募兵于此日難募兵而
循舊套圖虛名易募兵而簡精銳得實用難
愚所以議遣科臣從事武臣爲輔凡錢糧事
宜等項應與撫按商量檄郡縣奉行者科臣
主事而其設法招揀因材簡拔隨時訓練閒
調則統領赴奔者武臣任其事正謂召募之
難也如改而督之州縣之排門報名

按籍充數簿書之官視選兵爲兒戲也已有
懲于前矣領兵而戰者將選兵者官是舟人
出海梓人造舟不嘗風波之險而欲其急與
同患必不得也且今日之兵豈閭左偃蹇村
落耕鈚者所能任哉取獸者於山取魚者於
淵不揆其生聚之地因其敢往之氣而求之
孰窺左足而應也此非用術以招之致則不
來非主張有人糧餉具備隨投隨給則不來
非較其智能勇力隨收隨援以激勸之則不

來此豈匆匆簿書者兼辦此耶急募之尚恐
不得欲併募而緩之則恐甚矣以遼將
募遼兵以遼之兵與將守遼此極爲得策第
問所爲守者豈閉門捲戶停旗息鼓幾幸旦
夕之安乎我有能戰之具有必勝之氣虜且
畏且怯而不敢前則我圉可固今日全遼將
士在在寒心人人瞻尾險塞不守旌旗無色
其氣何如其具安在種種瑕釁狡虜所悉萬
一不逞長驅可修齊前經閉戶以自衛乎或

籌遼碩畫　卷之十九　十

爲三年之求哉說者謂多募兵則多餉非時
詘所宜其說是也第餉之設處尚可多方兵
之徵應苦無異術寧兵強而籌難給之餉毋
使餉在而無可食之兵譬之羣盜在門積鏹
在室爲主人計者不令出金錢募死士擊賊
而閉門自守如一旦破垣而入孰爲主人有
乎言及于此股慄色變總之援遼之師不宜
救焚而汲遠募兵之說不宜畫餅以充饑今
日之所亟在遼則竭天下之力于遼不爲過

也所可深慮者不止于遼則竭桑土之謀于遼之外不爲過也若夫西虜挾賞雖其故智此時消息亦大有可憂者可存中國之體消目前之釁者惟台臺焦心圖之如聽邊將苟且塗塞萬一衝決天下事不可言矣昔生愚鄙原無借箸之略難恣恤緯之心布露如斯惟高明採擇幸甚幸甚

○整飭遼東寧前兵備王化貞揭爲強虜乘機謀犯要地單弱不支謹直述危迫情形以聽酌摘爪之勢人懷掉臂之思無衆虜恥恥已無以

應今虎墩兎憨統衆十萬聲言犯搶頼廟社之靈保無他慮但大軍新破人心恇擾已有草木皆兵之勢更成捉襟露肘之形職晝夜拮据力圖防禦百孔千瘡補葺無及萬一烟塵四起戎馬長驅職以身殉封疆亦何足惜但恐薊遼咽喉一旦中絕國家事不復可爲即議餉亦無所用之矣是用直述杞憂仰干廟算懇惟當事台臺亟行酌議力救目前若數月之後徵繕粗備職請以身當之矣謹揭

差外實在營操不滿六千又有以調選行者有以無馬城守者其堪戰之士秖查有二千五百二十餘人分爲五營又分爲三十堡一堡之內不滿三十人者處處單匱處處衝要狗鼠之盜無日無之軍士東援西堵疲于奔命而問其月餉則人食四錢也馬食一錢八分也救死不贍奄奄欲盡或以無聊而逃或以應募而逃漸成摘爪之勢人懷掉臂之思無衆虜恥恥已無以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謹揭遼兵大舛舉國震驚諸所未遑首先請帑乃請數日而後允允數日而後發即發亦僅于原請二百萬內纔得四十萬金蓋發帑若斯之難也職謂此銀一到太倉戶兵二部即宜謀議僉同作何支用不逾時分途起解猶可救燃眉于萬一乃發帑在十八日而職以太倉巡視之役蒙召驗兌在昨二十七日已覺太遲及職既到扣以起解之銀若干解往何處乃知二十萬解遼充軍士月餉也六萬餘解宣大調兵也職于時不覺錯愕遂數語而別未敢聞命蓋念遼軍窘戮無算一軍即可餘一軍之饟而目下所不足非餉也兵也且兵與其遠調而難期不如近募而易集況以遼人救遼地則兵之取數于遼者當多而劑次之他處又次之今不急兵而急餉不急近募而急遠調職竊惑焉似應太倉爲政矧月餉奉有明旨戶部豈其無據而然獨柰何兵部當此存亡危急之秋而猶若是憒憒也職願兵部立刻與同戶部商量的確今日帑金宜先儘兵而後及餉即兵亦先儘募而後及調即募亦先儘近地而後遐方某處多募該銀若干某處多募該銀若干一面差官領解若少募該銀若干一面具題一石二鳥仍憒憒如昨即太倉再召職職終不敢問命矣夫在戶言戶職當專主月饟但刻下遼事譬之病人危在旦夕所謂急則治標急莫急于募兵職未暇以執掌爭也自遼警到今已近一月而募兵尚無影響項讀遵化撫臣疏又知永平召募揭栲五日竟無一名以募兵如此其難而募兵之銀尚緩于解運不知何以泄泄若此事迫勢窮矣願堂堂當事及叅圖之至潘宗顏等之死事作何追崇三路諸軍之瘡痍作何優卹凡戶部之要緊支給者又總在四十萬內除募兵費用外量爲酌支以遵旨戶部豈其無據而然獨柰何兵部當此存亡

危急之秋而猶若是憒憒也職願兵部立刻與同戶部商量的確今日帑金宜先儘兵而後及餉即兵亦先儘募而後及調即募亦先儘近地而後遐方某處多募該銀若干某處多募該銀若干一面差官領解若干一面具題一石二鳥仍憒憒如昨即太倉再召職職終不敢問命矣夫在戶言戶職當專主月饟但刻下遼事譬之病人危在旦夕所謂急則治標急莫急于募兵職未暇以執掌爭也自遼警到今已近一月而募兵尚無影響項讀遵化撫臣疏又知永平召募揭栲五日竟無一名以募兵如此其難而募兵之銀尚緩于解運不知何以泄泄若此事迫勢窮矣願堂堂當事及叅圖之至潘宗顏等之死事作何追崇三路諸軍之瘡痍作何優卹凡戶部之要緊支給者又總在四十萬內除募兵費用外量爲酌支以遵旨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王庭題爲奴患剥膚屬國當聯伏乞

勅勵朝鮮及金白二酋以固藩籬以鎮危疆事接經略移劄於臣謂高麗步兵一萬統之者都元帥姜弘立副元帥金景瑞安營在劉帥馬兵之後劉帥初二三日連戰得利及初四日奴酋將兵盡集于東劉絰遂不能支而高麗劄兵山頭亦不能支奴酋四面圍繞致一敗無餘北關初三日始以二千之衆赴三岔之北該鎬以一官具禮持書以慰問高麗王以一人宣諭北關必期堅心自強協力助順等因到臣隨牌行守道都司即查麗兵進戰情形損折官兵大數以憑具題奬卹去後三月十三日據督防北關委官王世忠持金台失白羊骨夷文一紙内稱蒙開原兵備馬法調我兵馬隨營即將各屯兵馬調齊於初三日同王世忠并紅旗馬遊擊等起身行到中國有安樂州備禦家分付我家兵馬回寨防

守聽調今調王世忠回遼問話我們將兵馬紅旗留寨防守安心與裏邊合營同殺奴酋我金白屢受厚恩若有別心天地不容又據金酋說稱十一至十五日每日屢屢從建州走來部落共五十餘名供說奴酋兵馬與天朝兵馬對敵大小頭目并部落在陣時死了許多中傷無數到家又死了許多奴酋合寨日夜哭聲不絕又兼糧米缺少個個驚惶來夷恐木寨口後難以存亡得便來投北關等情又據委官王世忠等稟十八日據金白二酋面囘說稱我家祖父俱是裏邊害了爲何不報舊仇反與裏邊作歹恐日後難支故來哄我講和了再與裏邊報仇等語金白又俱係本寨被擄部夷每寨各差二名具夷文二張前來北關行至中途將夷文失遺來夷供說奴酋說稱我家祖父俱是裏邊人宣諭北關必期堅心自強協力助順酋面向職等說稱奴酋差部落卜路等四名

和想前年他將南關灰扒兀喇等處做親和好誘哄俱都吞併今日又來哄我們我們豈肯聽他巧言要活同裏邊活要死同裏邊死也不肯受他誘哄如有二心天地不容我再稟知上司馬法將東邊城堡多多添上兵馬便益瞭望奴酋也不敢輕犯等情再稟有奴酋男貴英把兎中軍韋都男俱被兵馬殺死緣由到臣固知奴賊狡詐垂涎北關欲爲甘心故設餌誘亟劄經臣差官宣諭金白曉以

利害令其扎營附近開鐵若奴酋突犯開鐵二酋即發兵徑搶奴寨務堅其心勿令中彼狡詐外爲照以夷攻夷誠中國之長技而遠交近攻尤狡奴之深心奴自猖獗以來未敢長驅者以朝鮮北關之議其後也故去年屢以古木坪之胡通使朝鮮復以息然之威蹂躪金白迨忽麗人之助順剿逆輒併全寨精騎殘殺麗兵見金白未及動兵不勝疑畏彼以安其心仍使四夷講和以遣數十人投降以探

攜其志恐金白不審利害被奴牽誘致累年庇救之功棄于一朝北關去而開鐵危漸而遼廣漸而薊門蓋益不可支矣其爲神京患宗社憂可勝道哉至于麗王雖未躬親提旅然發兵萬餘自裹糗糧與奴死戰雖經創殘尚無二心同仇之義足爲可嘉即經臣遣官問慰未必徵兵重來必藉

天語獎賚方可得其終事伏乞

皇上特勅褒賞朝鮮一以旌其勤王之忠一以卹

其被傷之士俾彼君臣仍提一旅屯置沿江羽翼東南使奴酋不敢窺寬真毅陽鎮江諸處仍乞

勅諭金白永堅一心勿被奴誘多集兵馬扎營開原境上儻奴旦夕入犯或徑搶奴寨或共力防禦庶犄角勢成而藩籬自固并將臣等請兵請餉大將速發過關急抹豕突更慮經臣寡助羣策宜集如舊臺臣劉光復久歷京營深諳邊務惟望

皇上赦光復于獄授以軍前贊畫使之籌算方略
共圖勛勩既沾朝廷使過之恩又得遼左半
壁之用危疆幸甚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危遼旦夕難支梭兵遲
廻不發懇乞
天語嚴催并行申飭以肅軍紀以保封疆事職方
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巡撫宣府趙士諤
揭爲衝邊武備空虛援兵決難再調懇乞
皇上勑部別圖長策完遼免調邊兵以成兩快事

等因到部爲照遼事決裂兵將幾空奴酋蓄
銳養威逞在指日見今各虜蠢動遼瀋錦義
之間烽火相望撫鎮之報已有十方寺堡之
圍矣事在燃眉朝不及夕臣部請發兵馬一
萬付宣府總兵劉孔胤統領勒限出關已幾
半月矣遼左方在水火之中各鎮宜切纓冠
之誼蓋遼之安危關繫內地捄危遼所以安
畿輔此一恒人能辨之者乃該撫鎮臣始謂
宜鎮原係巖疆請罷援遼之議近又以武備
空虛復申前請欲臣別圖完遼之策夫捄遼
之策則莫急于調邊兵調邊兵則無便于調
宜鎮審時度勢幾經躊躇而後分別題請且
酌所調之數給與安家馬價即行解補其爲
本鎮慮者亦既周密矣得一
天語嚴催并行申飭以肅軍紀以保封疆事職方
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巡撫宣府趙士諤
揭爲衝邊武備空虛援兵決難再調懇乞
皇上勑部別圖長策完遼免調邊兵以成兩快事

將罪在本部乎抑遲在該鎮乎分一膜之視
置遼左于度外其失小掣臣部之肘因而貽
悞封疆其失大臣願撫臣之虛心忖度無固
執可也不然臣待罪兵曹所司何事而銅符
不能召天下之兵闖外不復奉樞中之畫臣
溺職之罪更不容逭矣伏乞
皇上立降
嚴旨督催宣府兵將星夜兼程赴遼以後臣部凡
有調遣經奉
明旨者俱令刻期調發毋得遲迴觀望致悞軍機

庶法令昭明而緩急有攸賴矣

○巡視東城浙江道御史楊鶴題爲軍情事職爲遼事喪敗之後無一人探知奴酋動靜日夜憂思計無所出竊見奴酋舉事以來所向克捷勢如破竹覩其用兵着數不過兩言一則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一則疾雷不及掩耳倏電不及瞬目今養威蓄銳又將一月餘矣勢必再犯犯必直指遼陽聲言犯開鐵瀋陽者虛也聲言攻北關者虛之尤也職揣奴酋之性善叩馬上書條陳遼事十款頗中機宜內一款固根本揣奴酋之必攻遼陽尤爲破的謹錄呈御覽其言曰嘗聞兵爲詭道能料敵情知所防禦始爲得策昔漢高料陳豨之必出下策而卒就擒司馬懿料孔明之必出祁山而卒有備今奴酋乘勝之後果斂跡而不出乎抑出而向北之開鐵瀋陽與南之寬奠陽乎不知

情必出于此然猶躊躇未敢自決適臣巡視東城偶有遼陽監生范性善叩馬上書條陳遼事十款頗中機宜內一款固根本揣奴酋之必攻遼陽尤爲破的謹錄呈御覽其言曰嘗聞兵爲詭道能料敵情知所防禦始爲得策昔漢高料陳豨之必出下策而卒就擒司馬懿料孔明之必出祁山而卒有備今奴酋乘勝之後果斂跡而不出乎抑出而向北之開鐵瀋陽與南之寬奠陽乎不知

賊必不然南之寬奠空城無所掠也北之開鐵瀋陽地方寒薄無當清河撫順一城且恐北關之尾其後也南北無心則必銳意于遼陽矣屯大兵于清河撫順之邊外聲言欲搶開鐵則我之兵馬移駐于北清河撫順相距遼陽僅一百八十里乘其無備嘶枚疾走一夜即可以抵遼陽城下況人心洶洶之時閒之膽破焉能荷戈與鬬攻陷馬用幾時于時疾調兵馬則奔馳二三百里寧不犯百里趨利之戒哉遼陽去而令一二千人堵三岔河則西援不繼由是席捲北四城南四衛如反掌矣而薊門能安枕乎故遼陽乃根本重地也當急宿重兵于此令五千人屯東南之石門嶺以擋其來路再令千人埋伏于駱駝山洞五千人于柳河之側五千人于虎皮驛以衝其兩脇又令二三萬人堵截于代于河之濱乘其半渡而擊之則遼陽有備所恃以無恐矣且又當于無形之時常令朝鮮揚兵于

東北關楊兵于北使奴酋內顧而不敢動又
上策也此性善之言言皆石畫也職入國門
已半月矣乃廟堂之上今日議兵明日議將
竟無一事就緒徵兵而兵不行遣將而將不
出竟無一人援遼此真棄遼者耳爲今之計
惟有速
勅李如楨召募家丁四五千人隨閱視科臣姚宗
文度遼遼瀋開鐵處處當防兵力分則不足
聚則有餘職請悉各路精銳固守遼陽其散

處開鐵瀋陽者惟資犄角之勢聞警即赴遼
陽策應萬一有急經略楊鎬不足恃撫臣周
永春宜速入遼陽與道將死守拒敵如是月
餘臺臣熊廷弼當到到則假之經略之權以
遼事盡付之遼無患矣此今日救遼急着也
○保定巡撫韓浚題爲國勢頗危可慮廟堂積習
宜更謹圩抹時急務以備採擇事竊惟國家
承平日久諸務廢弛人情狃于因循憚于改
弦如波斯傾而瀾斯倒既振起之無術必頗
隳之立致以
皇上軫畀畿南鎮撫之寄除彼中事宜應題奏者
俟到彼另行條上乃有握樞于廟堂而謀須
預定事虞于掣肘而見宜先圖者謹一一爲
皇上陳之
一曰羅真才以收實用蓋聞呂望載而興周諸
葛出而興漢淮陰拔于亡命衛青擢于人奴
賢才原不擇地而生今武弁一途拘拘止用

世職而武科間用彼奇才異能多由于尋常
拮据之外而人不生長于動胄將何以令其
窺左足而應乎于是遂有揭竿號澤走險如
驚國家不但不得收其一臂之用而且驅而
納之于邪間奴寨所用多南人戰勝攻取皆
中國有技能者爲之發縱儻不及今亟爲蒐
羅無論紈袴文墨之徒非邊疆實用如秦漢
末季陳勝張角基禍釀亂可不爲殷鑒乎臣
謂今日宜亟下

詔督撫無論遠近邊腹各于所屬特訪奇異技能之人即屠販可收奴隸可使俟試之事果有實驗錄其姓名與其所長咨會兵部量克材官再試再效方酌其功能題授實職果有大用者即令登壇亦不爲過如此則功名之路既廣英才之用自集矣

一曰選勝兵以壯國威蓋自遼師再潰遼人膽寒心悸草木皆兵望之披靡河東一帶勢已岌岌前者以烏合之兵不受制馭之將用罔舉事以至于此國威大衄人心動搖此詎可晏然已乎頃兵部題欲于附近各省州縣計數名兵又慮于驛騷而不可行株守待斃將遂以遼于奴乎而山海以西不知又何所恃也臣謂近畿宜于河南之南陽山東之青登等府遠方宜于延寧甘固及浙江之東陽義烏出精兵去處各選熟識堪任將官一二員俱赴近畿酌于天津通灣之間擇智勇大將一員專委團練隨時聽調則勝兵一萬愈于疲卒數十萬矣至募兵之需責成各撫按查有堪動錢糧並可設法措處聽其便宜從事如簡核不精當事道將俱加重處此亦危急之秋同心同事之第一義也不然國家如此大事如此時勢不急名募專主遼人衛遼之說恐終難特豈直遼人之不利哉

言者未必有作者之心身未履其地情形未能盡悉祇憑臆見漫爲懸度萬一不可致悞疆場以悞社稷所繫豈小小哉今後疆事謂宜一切付之邊臣聽其區畫則言聽計從庶收實用迫用而不效邊臣何所逃罪儻未用而先撓之始謀而或間之則邊臣不得不聽命于內勢必掣肘反圖僥倖迫事一去始徬徨四顧無救于敗寧獨邊臣之過哉且夫事有談之易而行之未必中窾者此籌舍畫餅

之說也昔人謂宋世議論多而成功少聲容盛而武備衰不可不引爲今日之炯戒也

一曰通章奏以決機宜夫朝廷安邦固圉不過用人行政兩端乃自中外奏牘封事多留中人積而不能用政壅而不能行半失機宜致滋蠹壞今遮事決裂至于如此夫

聖衷猶未見憫然轉圜頃者熊廷弼一川舉國忻忻相告以爲遮事自此庶幾有賴乃關繫喫緊不止熊廷弼一事凡屬中外一切用人行政悉宜朝上夕下責票擬

于閣臣永獨斷于

聖心立賜施行如有不合不妨

明諭另爲確擬以進則壅閉通而機宜決事無不行任無不效矣至于臺臣唐世濟所條特遣科臣查勘九邊提綱挈領起敝維新尤今日

章奏中最急最要所當卽爲批發者也

一曰聯唇齒以慎封守古者天子有事征伐則方伯連帥各糾所屬以從今天下一家帶甲不啻數百萬區區醜奴繞一秦

無措用兵無兵用將無將豈非以勢分而不可合人各一心而不相爲用乎謂宜及今請允凡督撫有兵馬處所及時速爲簡練卽收本處豪傑盡置行間一切繕戎練器務堪實用有事聽宣及卽出應援蓋奴儻方張遮人已望風而靡山海一帶乘障未必可恃詩云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方今時事岌岌已不啻陰雨矣尚可怡處堂之安而不急爲之

計乎以上數款卑淺無甚高論于廟堂之上與封疆之臣果設誠力行則積習以破危亂可弭國家神氣益張萬載金甌永固臣不敢自諱其愚聊陳芻見儻有可採伏乞

勑下該部覆議施行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遵奉

聖諭酌發帑銀事照得奴酋叛逆以來臣部拮据兵餉計發將三百萬餘而臣力已竭臣計已窮乃局猶未結遼勢益危又不得不爲添兵

添餉之用兢兢也荷蒙
皇上垂憐舉朝合請慨發帑金三十九萬六千餘
于三月十八日該司禮監官傳奉
聖諭着戶部差官星夜解發該鎮以作軍餉以昭
朝廷優卹之意臣部題差員外樂濟衆解十萬
委官張世祿解十萬赴鎮先將陣亡將士家
屬分別優卹其餘充見在援兵糧餉以彰
皇上挾纊投醪之恩餘十九萬發督餉大臣貿辦
糧草爲召募兵士之用業已題奉

明旨解發間忽接兵部咨要七萬二千兩宣大招
兵正在酌發又接兵部咨要二十萬各處招
兵非又有三十萬召兵之議總之期于濟國
似難膠柱但帑金全用無以宣
皇上體恤軍餉之心若不通融酌用又非同舟共
濟之誼臣已移咨樞臣議發遼二十萬兩內
十萬爲召兵之用十萬內酌發優卹陣亡軍
士家屬以鼓忠烈其餘作見在軍餉以助士
氣又發七萬二千付兵部差官爲宣大召募
之用又留五萬爲薊鎮召兵
聖諭着戶部差官星夜解發該鎮以作軍餉以昭
朝廷優卹之意臣部題差員外樂濟衆解十萬
委官張世祿解十萬赴鎮先將陣亡將士家
屬分別優卹其餘充見在援兵糧餉以彰
皇上挾纊投醪之恩餘十九萬發督餉大臣貿辦
糧草爲召募兵士之用業已題奉

派召兵之說此無論朝甲暮乙令人無所適
從而顧此失彼計臣無所措手況今封疆岌
危兵餉俱艱惟是同心合謀則諸事可行同
心協力則膚功可奏昔廉頗同心而秦師自
退裴李同心而元濟成擒往事可考鏡已爲
今之計每縣報兵期于精壯不期充數即于
各縣那借設處其安家器械係兵部者兵部
額銀動支暫借充用後當銷算者銷算當扣
抵者扣抵其鹽菜行糧俱戶部支給若加派

銀兩仍照原題數目解進太倉接濟軍需庶兵餉兩無悞也不然山東留加派以充海運矣北直留加派以辦本色矣今又令河南北直山東以加派克召兵之用矣外解既無內帑又歸臣又無點石量沙之術于國何濟焉況我師敗喪兵連禍結曠日持久轉輸無算說者謂收拾殘兵休養士氣非一二年不可用則加派二百萬計日可盡其一二年所用之餉不知何出臣憂心如焚矣伏乞

皇上俯憐臣部外解稀少兵餉不繼凡係募調召兵遵照畫一疏內題准事規戶兵分任庶有司可奉行而臣部猶得藉手暫移支撐也

○浙江道御史孫之益題爲夷虜狡謀不測廟堂制禦宜周敬陳膚見以佐末議以保危疆事職竊見去歲奴酋匪茹狡焉啓疆撫順清河一攻而破職忠憤鬱結恨不能鳴劒咿喔滅此朝食不意近者隕將喪師羽檄飛馳神京震動文臣宿將徒飄沙漠之魂精卒戍兒盡作腥羶之鬼主辱臣憂未有甚于此時者也幸我

皇上軫念疆場聽焉東顧發帑金四十萬允用宣慰熊廷弼贊畫劉國縉屢勅會議宵旰不遑宜足以視犬羊之魂而落鯨鯢之膽矣乃近接邸報見虎墩兎憨亖巖聚于老河而煖兎復新聯共姻婭各虜挾貲紛紛見告謀既勾連申合勢必直搗長驅遼之爲遼眞岌岌乎殆哉盈庭之議已無遺策職豈能更端以請然職竊有憂焉敢爲

皇上陳之夫人主所以役羣工者惟此詔令蓋君命臨之罔敢逆也狡酋犯順誰不同仇乃銓推屢奉

明旨而規避者率以爲常望餉迫于抹煞而急公者指不數屈徒勞奚命之重申那見奉行之惟謹即近議首急援遼而兵符久下宣雲總戎猶然觀望脫有嘉靖庚戌之變則臂指之使不聯緩急將何所恃此其可慮者一也兵

家至要無過擇將選兵今關外千城誰是韓
白之種寒下行伍止多乞丐之傭不得已以
李如楨代如柏矣說者尚疑駕馭之難將有
跋扈之慮且從來不經戰陣未必精諳韜鈐
至于募遊人補兵額是矣但三韓潰敗之餘
壯勇有幾而真定薊門徵調已空不教而戰
徒驅市人聞去歲各鎮援兵迫之出關如就
死地延揄甘寧等鎮若復抽選將激之而亂
矣此其可慮者二也兵連禍結鮮始北關奴
固不能一日忘情于金酋也弟夷謀甚狡必
不攻其所必救而撫順既無城池則遼陽勢
同破竹西望援兵如挽西江之水北遮胡騎
僅同螳背之車存亡呼吸風急雨飄遼陽失
而山海厄則京師得安枕臥哉此其可慮者
三也人心者國之根本去歲清河陷失京畿
內外所在洶洶前月覆師之報一入都門而
衆惶懼有朝不保夕之狀永平一帶挈家而
徙者且接踵矣兼之天變于上民離于下白

蓮無爲等教煽滿郊圻乘機而思揭竿者恐
不在山海之外此其可慮者四也孫子曰善
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于國因糧
于敵故軍食可足也今新發之帑金止充召
募加派之地畝能足幾年援兵便難議撤太
倉亦費支吾豈能草草結局空虛究必立見
恐撻伐之威未伸而國家之元氣隨盡此其
可慮者五也建州一隅耳披天下之兵殫四
海之蓄今尚未得志也各邊諸虜房雖受戎
索而闖風要挾恐亦生心況卜諸素爭封未定
銀定近亦鴟張儻烽塵四起戎馬生郊議兵
無兵議餉無餉將來手以驍之耶此其可慮
者六也當此之時運籌帷幄綢繆牖戶者非
他人乃樞臣黃嘉善責也叩閽累日蒙發帑
矣蒙允用宣慰贊畫矣諸凡條議亦陸續報
可矣兩旬以來不知募兵若干選將若干遣
發應援若干報出關而抵遼陽者若干委幾
部臣練京軍擇幾能將守重地且報至則張

皇無措事後燕然處堂此等世界眞堪痛哭
職不揣愚劣敢借前箸再一籌之有六議焉
一議策戰守以圖萬全蓋犂庭既難徒守非策
浪戰取敗斷無有輕率躁動之理伐謀在我
無示以怯懦不振之形先繕城池嚴加訓練
謹斥堠明偵探其守也即堅壁清野使敵不
知其所攻其守而戰也捕截設伏俾賊不知
其所乘或借犄角之勢或用間諜之謀或併
城堡以聚我兵或假虛聲以擾彼耕牧彈

丸黑子之區不得耕則芻餉盡芻餉盡而內
變起因而乘之易爲力耳若專言守諱言戰
恐不可戰之守亦不固堂堂天朝被劒于
小夷而一味縮朒不惟灰海內英雄之心且
以長外夷鯨吞之志甚不可令四夷聞也
一議練京軍以壯神氣營軍數雖十萬而老弱
半之弟合而練之頗難析而覈之甚易似宜
分撥九門每門一萬一千有奇董之以將分
隸于千百總而各以主政一員監之就簡練
時行澄汰法每操練日第爲三等以勇略出
衆弓馬習熟者爲上等膂力過人驕射頗詣
者爲二等武藝未精而力年強壯者爲三等
籍而記之每日報巡視衙門其戎政與巡視
季而閱焉庶臨時有警則上等者可以摧鋒
陷陣次等者可以禦侮折衝三等者可以站
堞登陴緩急有備而營軍皆資實川矣
一議廣召募以銷隱憂連年饑饉游蝝民生日
蹙數澤鬬聚實繁有徒大凡散之則爲盜聚

之則爲兵宜分遣兵部有才略主政三員隨
齎帑金一往齊晉燕趙等地召募勇敢以銷
近畿狂逞之心一往江淮豐沛之間召募驍
勇以解鹽徒江賊之黨一往河南嵩永等處
召募毛兵以銷礦徒竊發之害共兵分發于
永平通州山海等處各委將官一員團練之
則亡命不軌之人盡爲我堵截捍衛之用矣
一議明功罪以肅法紀蓋信賞必罰朝廷馭邊
臣之大權遼左自撫順失陷之後李維翰得

免逮問矣麻承恩不即正法矣法紀蕩然何
平楊鎬之師出不臧一敗塗地而尚藉口
街亭好水之故事也擲百萬之餉坑數萬之
卒罪可勝誅哉尤可恨者杜松捐生殺賊反
以違節制深罪之李如栢逗遛不進反以奉
符令陰寬之杜松王宣者張銓監之也渾河
難渡道臣之所得免也至監馬林者潘宗顏
也何以馬林生而宗顏死也豈武臣不用命
而監司獨冒矢石乎不知林何以自解也且

賀世賢首收斬馘之功未蒙破格之賞何以
荅羣望而鼓豪傑今宜優卹死事諸臣以為
殺身殉國者之勸賀世賢不妨登壇設醮以
壯萬里長城之勢若楊鎬已奉
旨戴罪其馬林李如栢均應勘處庶勸懲明而人
心肅矣

一議急用人以收實用唐遣郭子儀單騎入虜
而回紇受盟吐番潛逋宋用韓范為宣撫使
而西賊相戒有膽寒膽破之謠今遼事甚急
皇上自靜攝以來中外釜鬻亦多年矣時方自恃
其英明彼或竊之于醉飽囚循日久蒙蔽漸

邊防久弛經略之代非熊廷弼安能勝其任
而愉快乎賜以尚方隆以節制當無俟再計
者至科臣姚宗文謀略優長宜急遣閱視遠
東又分遣兩科臣閱視九邊覈兵馬虛實增
垣修廢器械利鈍兵將強弱據實回奏以定
賞罰庶各邊聽視亦新而諸虜亦知中國有
人不敢向南而牧馬也

一議按經制以足兵餉師行則糧從今額賦已
增借支已罄掊括扣除無遺術矣職以為宜

即以舊餉補其新召不得以有限金錢填債
帥谿壑此撫臣之任也在司農宜執請金花
借留外稅蓋金花原備邊需大工亦已久停
明主可與深言儻得歲留一半則不必年年
加派而新餉可無憂缺額矣雖然國家未有
欲外攘而不自內治者

其英明彼或竊之于醉飽囚循日久蒙蔽漸

生萬一瓦解土崩之勢已成而狗偷鼠竊之
徒踵至則天下非職所敢知也況夷酋雖么
麼小醜乃肅慎舊封而金人遺孽也靖康之
禍始于金之禍始于童貫今左右近習
之間寧無童貫其人者耶願
皇上之深思而熟察之伏望早
御文華召見大小臣工面賜籌畫儲將選兵扶
危定傾仍速補大僚以隆股肱開言路以廣
聰明起廢棄于山林釋貞兗于犴狴俾廟堂

之上有一番整頓則可坐繫單于於
闕下矣何憂于建酋哉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危迹夷虜交訌中外禦
繆宜固敬陳末議以圖萬全事臣觀三韓毋
挫百衆俱開示人以兵衛兩虧之形自露其
智勇俱困之狀堂堂全勝文武將吏受侮小
醜莫可誰何總由積玩成弛一潰難振四郊
多壘卿大夫之辱臣筦中樞安從卸責今之
緩急已經廷議條陳亟見施行外竊謂作事
必先所急謀國當權其重謹臚列數款伏乞
聖裁
一發援兵以安貔旅新破三軍草木皆兵彼望
大旱之霖我置枯魚之肆即慈母不能有其
子調重兵以安衆臣非不知弟各邊營伍已
虛各虜窺伺欲動垂危必潰之勢不亟爲救
援計恐左臂去而腹心危即四肢安能無恙
也疆場彼此有分臣部親屬一體緩急共勢
不得恭越無關即各路兵馬未可輕抽而就

近撫鎮標營量調一二偏將加派新餉發鎮
召補庶虛實兩資而緩急並濟也
一併城堡以保嶼零遮民屯堡棊布散處耕牧
此在烽燧無警時則然耳近奴窺虛狂逞動
輒擁衆徧救則兵勢難分不救則棄我赤子
資彼軍實賊挾長驅之勢我成破竹之危合
無督行各道及該管將領凡民附近大堡者
俱要收入城內官爲安插又各小堡與各將
官之堡遠絕者擇其適中堡寨稍大糧草易

集者委一知兵武弁將臨近馬兵歸併一處
令左右顧恤互相策應人聚而勢重力併而
兵強不至以民予敵矣
一練土著以振積弱露師十萬日費千金調發
之兵聊以救燃眉耳按遼兵原額八萬有奇
數非不足也或扣餉而不補或占籍而空糜
以不教民戰豈有幸乎召募遼人以簡其精
銳試以時日俾虜退能守虜來能戰蓋客兵
入衛不切于土著自來遼人與奴酋風氣相

習膽氣相並況訓以能帥忠勇必倍不逾年
而援兵可次第撤矣積弱之後難再因循撫
按衙門宜不時一簡閱各官有沿襲故套者
白簡從事總鎮以下本部從重議處不得仍
前姑息再悞封疆
一守衛城以固保障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充
國困先零屯田而降其久也奴酋一日不授
首我兵不得一日忘戒備彼兵馬素強且喜
衝突而遼自撫順清河殘破以後數百里嚴
邊鞠爲茂草修復舊堡豈非急圖第恐物力
洞殘舉贏未易宜將遼瀋開鐵一帶各屯兵
嚴守而瀋陽尤緊要蓋瀋陽爲諸處咽喉瀋
陽安則諸處無虞瀋遼危而開鐵寬霧皆岌
岌矣聞奴多造木梯戰車此何非攻城之具
我當豫爲設備勿使近城而又以精銳遊兵
分派防護來則拒去勿追示以如山不動之
勢勿蹈前車可鑒之轍伏兵力稍振而後次

一禁貂參以窘奴利奴寨山林叢密可耕地少
一切米粟皆取給金復海蓋之間則以貂參
之利奴實擅之內地金繒半爲奴有彼竊天
朝之錙銖以成積歲之富強者也乃今狼子
野心負恩反噬今雖斷絕貿易而有等細人
暗通財利又間沿邊諸虜代奴轉鬻易衆滋
輸趾錯于道若不禁止是明助敵以強勝之
資而誨奸人以通夷之路也宜行經略諸臣
查照禁革但有與奴交易者無分米粟貂參

俱以私販鐵器之罪罪之奴因坐囚內變自
作此今之所宜亟行也
一恤陣亡以作忠勇湯火一具蟻蝨爲愁人獨
何心乃不怖死蓋或激于忠義或奮于功名
故走死地如鶩耳今陣亡諸將士不惜頭顱
頂踵膏于戈刃暴于沙場寧是微功實期殲
賊旣不免身首之異處又不獲褒錄之同恩
不鬱鬱九原乎謂宜酌其崇卑分別錄恤庶
黃沙枯骨尙雨露之無偏鐵甲干城作精忠

之更倍矣臣故謂陣亡不可不亟恤也
一議款虜以銷戎心環塞虜向多受我戎索
歲每有賞賚謂其恭順守邊爲我用也近虜
宰賚諸酋貪奴賄誘帆以講賞爲名聲言犯
搶何物么麼敢爲激亂平日豢養謂何合無
責成督撫衙門差委撫夷官員向各酋責以
大義諭以禍福使北關益篤忠順各虜毋聽
勾連仍飭沿邊將卒坐甲蓐食嚴加防禦通
官往來務擇伶俐的當之人熟諳偵伺使夷

情盡輸于我或亦伐謀伐交之一端也
一廣收羅以固根本蓋左臂搖動固無以紓東
顧之憂而肩背單寒亦何以壯北門之鑰且
山海以西如一片石喜峰口古北口在在要
衝添兵設防豈容疎緩合無容臣移咨督撫
各委知兵武弁召募勇敢團練武藝散之處
處金湯合之在山虎豹可以聲遼左之援可
以寒諸虜之膽則召募當議也以上諸款卑
卑無甚高論無非急于抹焚臣又惟人情不

○湖廣道試御史劉有源題爲遼師失利一月
廟算未見萬全懇
勅當事臣工極力協志以保疆圉無致再誤事竊
惟經略四路出師三軍戴殞人以爲奴酋之
狡而職以爲我帥之愚也人以爲邊臣之疎
而職以爲部臣之玩也自去年四月撫順等
處相繼克陷一時廷臣惶擢微兵設餉遣將
任人未有成算乃自楊鎬一至弛擔釋負廟
廊之上遂有置之不問之象以是經略緩急
之無論非同譬之誼亦失司計之體矣各邊

兵總爲遮飾分募調及兵曹爭執而後派與
額兵及營衛官軍伍籍半空平時猶不可不
問此何時耶尚不求覈實耶調遣之難實坐
此今議調兵議募兵見有不同要之調援急
着也不可緩也召募備着也不可失也假令
去年計勦之時先設一退步今日亦無此張
皇矣樞臣當並採而急圖之蓋几天下事議
者議何必僉同任者任何嫌獨持苟拘拘嫌
怨是避而決裂移之國家矣試問掌九伐之
法者經略乎大司馬乎不肖爲已任乎幸毋
望上慨發帑金四十萬矣
勅劉孔亂統兵出援矣起劉國縉贊畫矣用熊廷
弼宣慰矣允樞貳楊應聘邢光宗矣擇李如
楨代將矣

妄意奴酋之不即來也奴酋即來而爲今日
慮者猶可知也惟緩來而爲日後虞者不可
知也故此時徵兵設備且毋曰以雪國恥而惟求以保國祚議者云以
守遼爲第一義誠至當不易矣何者守遼正
爲勦奴地也一切機宜諸臣籌之已無遺慮
而職所進者正欲借此警懼以商國家長久
之策則議兵與餉似不宜僅僅補葺苟且竣
事而已也伏乞
勅下戶兵二部大臣各率所屬備求足兵食之方
以速殄逆奴以永奠疆土庶不負
皇上隨請輒報之意臣子亦藉以逭職業愆尤矣
○翰林院檢討徐光啓題爲兵非選練決難戰守
懇乞
聖明垂採僉謀立刻施行事職竊觀燕薊形勢北
鄰戎虜阻絕之區南控中原廣衍之處非若
陝洛河東蜀漢荆襄河山四塞遷徙亦可暫
安扼險猶能自固故非兵無以威國非戰不
能守土是京師者必戰之地也遼爲京師左
臂負山阻海隔閡華戎陸走薊門有直達之
便水走天津一帶有四通之勢若遼左不守
強敵坐大山海以南處處設防費且十倍于
守遼矣故遼左者必守之地也勢在必戰而
無必勝之兵勢在必守而無必固之策則豈
非數十年來因循弛廢實使之然乎夫奴酋
之地與人不過一縣耳以中國較之地千倍
也人千倍也然而屢遭敗劒殺軍殞將者則
奴之善用其小而我之不善用其大也戰者
角勝之事非才勇智力殊絕于人者不克也
故知戰勝必待于精兵必選于大衆一
州之所有不能當四方之精銳明矣今地大
人衆而不選不練徵兵十萬悉皆脆弱集合
諸將僅得精勇家丁數千又分四路奴則二
十年選練犀利精強且酋虜令極嚴葦都用
兵有法又恒以大衆敵我偏師漸次騷除能
無盡乎蓋奴號驍小能用一方之精銳我雖

衆大未嘗合天下之精銳故再戰而敗非不幸也若我之制器選士政教皆與奴同則千倍其地者必千倍其強豈有不勝之理乎若但言徵發不言選練此如擔雪填井無絲毫之益而有丘山之損矣職前疏以爲必須選練者正此意也今日之計遼左宜一面應援一面鼓舞各邊宜盡法挑選量行調遣以支目前之急朝鮮固宜遣使慰撫亦須川加賞恤使整率兵衆列營境上北關僅存宜激勵振作與朝鮮兵南北相應以成牽制之勢至于商求至計必須選募海內奇才速赴京師精加練習爲戰守之備然後可以內壯京營外援遼左或與主兵爲唇齒或調客兵爲犄角無施不可此請至再至三但令各州縣召募解京恐所選未盡合式至于逃回却反不止空費安家銀兩尚須給發回往資糧苟因循姑用未免又蹈去年覆轍展轉思維終須皇上勅下閣部大臣博訪廷臣不論資格但取堪此事者選得數人更求將吏數員爲之副貳派定省直先行會議選募格式練習條規賞罰功令甲仗制度安家行月糧等項數目務求畫一星馳分赴各該地方先期行文知會本撫按行令該管文武官員或挑營伍或募民丁依法操選務將勇力捷技絕倫出衆者別有異才藏器不肯赴募務要虛心咨訪百計蒐羅通候使臣到日照式閱試每三四州縣衙所適中之處便應親往令赴募者無得過二百免致勞民損功閱試畢日分別等第填註格冊就行選委將領各給安家衣鞋及在途行月糧陸續起發赴京先于三大營中選擇良將或別有簡用務須謀用足備諳曉節制者職司練習隨到隨練精選教師擇取實用技藝羣居聚處日夜講習務令透曉精熟候人衆稍集合營團練其選士之數不必限定多寡亦宜酌量每省直若干裹多益寡

悉聽從便總合大數少則不必取盈多則儘
數遣發如錢糧委係不敷所餘人數量行賞
賚許待後次取用差去使臣應給
勑書關防稍假事權延訪眞實將材保任薦舉量
移遷擢以備緩急又令訪求精巧工匠一體
從優起發聽用乃至甲冑軍械火器有精巧
異常及本地所產器甲材料亦應製造博買
赴解該部或給發操演或依式成造進上
所用安家行糧在途月糧及買造精利甲仗

一應材料等銀于本地方設處到京以後月
糧鹽菜犒賞等銀應于該部支領其使臣與
撫按以下宜各合心併力共濟時艱若有騷
擾地方狗情偏敝收龍弱空費資糧者責
在使臣其有偏信所私朦朧推諉故稱缺乏
無意急公者責在撫按司道聽令互相糾舉
其有蒐羅無法虛應故事惜費憚勞推托阻

兵一二萬人戰可必勝守可必固矣儻慮各
地方錢糧無從取給宜令撫按司道官實查
各屬貯庫銀兩即非在充溢必有一二堪
以動支那借者前後官司地方耳目誰能掩
覆且同舟求濟而坐視肘腋危賢智不爲也臣
民慕義捐資儻蒙
皇上優加激勸又有源源而來者亦可隨處給用
也若慮餉司缺乏則新兵教練少止數月多
止一年俄長補短半歲爲期半歲之餉多不

過二十餘萬各衙門宜念勢在危迫悉心併
力那移計處當亦無難教練既成就可選汰
各營罷卒坐名抵補或實京營或防遠左或
分布保河通津勦永昌密昔轉弱爲強亦永
無新兵倘給矣職備位宮寮非敢自躍冶之
嫌忘典冠之職特以憂深愾緯憤切同袍冕
冕之音不容自已伏望
皇上不棄芻蕘之言亟爲桑土之計立賜施行庶
幾早圖一日早濟

望坐觖時日後來事勢逼促計不得不出于
此而愈無所及矣

○國子監署監事司業張鄘題爲敬陳威德並用
之策以救時艱以裨邊政事職聞用兵猶置
棊也置棊者置之活着則全局贏矣若其不
然則全局輸矣今日遼事是矣遼左之急募
兵徵兵議餉議將事事皆實着也至于精微
窈窅之處廷臣未言本兵未籌然而聯絡天
下大勢成天下大事者實繫乎此自非
皇上莫能用之職竊觀今日朝常之壞者由我
皇上奮揚之神威不振也今日邊疆之壞者由我
皇上浩蕩之德意不宣也夫天子一怒而萬物伏
一喜而萬物喤惟其由于天子故中朝四夷
不覺其鼓舞震動焉邇者東師敗衂謂宜
皇上赫然奮勵召見廷臣誅責局中將帥蒐求格
外賢才而職伏視德意和平寬責後效雖發
帑調微選將使能日頒宵旰而盈庭無成畫
當事無勝着人心泄泄如昔者患乾威不奮

皇上包荒而諸臣闕穴中之鼠鼷同遇風之載而
舟中反唇扞伏戎之門而一室怒臂在當局
大臣且縮手憂讒在列視小吏亦痛哭無益
以職視之其偷旦夕而無危亂者幸也夫幸
可爲常哉然人心孰無忠義惟經年不視
天顏故無以發揚其志氣耳
皇上奈何不赫然振作朝見暮臣下一

明詔示以朝廷紀綱使賢者速進邪者速退有功
必賞有罪必誅以磨厲廷臣精華之氣而一
洗庸懦雷同之習乎及今不由申飭恐舉朝
之人皆勇私鬬而怯公戰且置奴酋于不暇
問者禍亂未有已時也職又聞天子之德澤
天下之喜氣也職兄近日畿內按臣王象恒
蠲三輔之稅以蘇民困而效汝黯發粟故事
以請心甚快服之如
皇上一下其疏則

皇上之德意光矣三輔之歡聲不可謂非遼左之
兵氣也且
皇上亦何藉此秋毫爲哉夫振遼左之金鼓莫大
于褒忠魂壯全遼之藩籬莫急于獎屬國今
者部題捐十萬金以卹陣亡將士妻孥矣然
而所卹獨主兵也而南兵浙兵及各邊兵赴
援而沒于陣者其妻孥安在儻亦宜移文各
省直弔其父兄卹其孤寡而慰萬里死事之
魂乎杜松渡渾河遇賊而陷力窮矢盡而死
劉綎博戰剋賊十五寨手刃虜級無算援抉
不至而與劉招孫皆戰死王宣趙夢麟之爲
偏帥而死潘宗顏董爾礪以督陣文臣而死
夫死人所難也況肝腦塗地乎而坐視者猶
曰違制曰輕敵是豈復有人心者哉臣願
皇上速下詔令設二大帥及死事諸臣位于都城
郊外特遣大臣諭祭又
勅立廟遼陽塑兩大帥像以諸死事並配血食仍
賜諭祭文令經略大臣以下率三軍哭祭如

都下儀令戰陣之士知兩大帥之忠魂千古
可以不死夫誰不激憤烈而效死命者乎朝
鮮兵出寬奠而敗沒乃傳聞其國王提兵三
萬親至義州欲以助中國而殄小醜此其忠
于國家殊可獎也
皇上何不捐三四萬金遣官褒諭國王弔問覆沒
將士并頒賚其元帥頭目以下及從征軍士
示以賞格令其整兵境上爲搗虛牽制之勢
乎北關世受我恩依我爲命金台失等即未

前進殺賊而勢必不反戈爲虜奴助何不捐
萬金頒勞其部曲亦示以賞格令其近屯下
寨張撻伐之助乎夫中國調兵而費不貲也
募兵而費不貲也今朝鮮北關各自餉其兵
以助我而我何惜數萬犒賞之資以犒之犒
之而夷心感激有百倍于中國烏集之衆者
矣此皆職所謂布活着收餘局也以職計之
國家調兵各邊而兵不至膽喪之餘將謂驅
之死地勢且易爲變且既無死心調之亦何

用不若以本部所議各邊調兵之餉銀照近
日開原道韓原善所陳令遼東五處兵道各
自擇將領隨便召募隨處操練計一道可募
五千五道便得二萬五千各將既易爲統領
各道又易爲撫恤安插有方給餉有法儘足
爲遮東長城而又精揀遮中兄存之兵收散
亾起瘡痍厥實以補其虛伍優厚以結其感
激爲目前守禦計則數十萬內帑可省爲五
道募兵之用而兵亦可以無極于九邊矣若
東樹朝鮮北聯北關之雄援則是謂以蠻夷
制蠻夷計無善于此者即今廷議遣閱視科
臣便當以此委之調理支亦不過再捐
皇上十萬金耳夫十萬金有百萬金之用焉可惜
而不爲之萌此種
德音行之臣下則爲羈縻故事未足鼓動人心惟
皇上明詔則如日月之布雨露之施草木應時向
榮山谷應時普照所謂聯絡中國外夷之精
神而成天下之大勢者此矣衆朋怠緩嘗張

患在紀綱不立職敢以奮發之威進
皇上邊疆頹廢渙散患在德澤不宣職敢以優卹
之德進
皇上夫中國之戰勝在廟堂而其磨礪鼓舞全仗
聖明反掌間妙用職近見熊廷弼之疏續進覽而
宣諭之
昔旋下韓原善六難四易之疏眞切痛快而屢
昔報聞然則今日非
皇上不能採擇廷臣也然非

皇上威德兼用亦安能倣勵羣臣收拾百姓措危
邊于泰山之安哉職本儒生未諳軍旅但目
擊心痛輒陳樗蒲得俎間一得伏乞
聖明採擇
○工科給事中范濟世題爲遼左破壞已極援遼
觀望可駭乞
勅該部明正軍法以救危遼以奠

神京事遼左自三路敗衂之後岌岌乎有朝不
保夕之慮此人人所知也遼左安危關繫
神京安危此亦人人所知也故救遼之役若抱
漏甕沃焦釜急皇皇猶恐無濟于事不虞
將領猶然觀望之不前也樓新撫臣杜承式
揭帖謂軍士鼓譟不肯行寧死宣府不死遼
東急之恐有破轅之禍貽
宗社之憂等情噫是何言之太易也試問今日遼
左當救乎不當救乎救遼當用兵將乎不當
用兵將乎今調宣府之兵不行矣再調各鎮
之兵將以宣府爲例誰肯荷戈前往者以見

在之兵調之不行矣以招各省之兵將以宣
府爲戒誰肯無因而就死地者一鎮作俑四
方效尤萬一天不悔禍虜騎長驅遼東既已
破壞京師又復空虛不知
聖主宸極之地可閉門拱手聽虜縱橫乎抑可
剪紙爲兵而用以退敵乎唐時藩鎮擁兵抗
命止在將帥乃今見之軍士矣藉使軍士果
不聽調平日鎮撫統馭之權何在至臨時不
得一臂之用也劉孔亂當初調時便有不出
關之疑今忽而請兵以難朝廷忽而鼓譟以
挾朝廷其中線索當自孔亂操之罪尚可勝
誅乎承式乃云或留任以收攝軍心或勒令
回衛夫回衛矣誰肯收攝軍心也此自是孔
亂意中語而非紀綱法度之言也嗟嗟九邊
鎮撫雖各分有信地然以
皇上視之則皆土宇也九邊鎮撫雖當各綱繆其
尸牖然以
皇上視之則當有緩急也況各邊夷虜雖出沒不

常然志在搶掠而建酋則有志窺伺矣各邊
士著之民皆勇健敢鬬藉之可以禦虜而遼
東非借援各鎮則不可支矣此其理勢明甚
不意各鎮以同室之鬬而忍爲閉門之舉也
總由法度廢弛人心懈怠遼左如在滾油沸
湯之中號招求救
廟堂之上悠悠忽忽今日議將明日議兵不知
費幾多唇舌不知捱幾多時日始有定議及
至下檄各鎮窺

廟堂之意亦復如是或減其兵以明湊處之艱
難或後其期故示調發之不易今宣府且以
鼓譟告矣如此痺痿不靈便是國家莫大之
患何必天垂異地吐妖然後謂之不祥也若
不大加振勵一旦國家有急調兵兵不行遣
將將不應行見
皇上孤立于上也可不畏哉伏乞
皇上速速孔徹明正軍法庶法度以明人心震惕
以救危遼以奠
神京庶幾其有及乎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盧謙題爲山海將官馬難
卒辦寄養馬匹從權濟急以救目前事職巡
歷永平據永平兵備道副使劉澤深呈爲請
允寺馬以濟急需事竊照衝鋒破敵全資馬
匹山海四路去歲挑去援遼馬匹幾三千匹
而又兼以應付援遼客兵弁疲歲暮霜雪侵
凌馬之死者不止十之二三矣至于廻留鎮
守控制咽喉法非不善而無兵無馬與無將
同兵則見今奉
旨召募不敢煩瀆馬則欲買之民間而索求遍地
荒僻能有幾何欲求之西邊而春夏非時途
遠何時得見今夷虜鴟張犯在旦夕各路將
官日日索馬無以應之急在燃眉躊躇無措
查順天府所屬有寄養馬匹不下數萬去年
曾兌遼東馬若干今門庭之寇不減于遼而
山海要區比遼爲切有此寄養馬匹靳而不
與是豈所以備山海救剥膚者哉恭遇巡方
至此目擊擾攘情形當必洞然在念伏乞檢

撥附近州縣馬二千匹兌給山海四路軍丁領騎操用備防禦庶營伍稍充而拒堵有資矣等因又據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象恒爲呈詳前事看得畿輔寄養之馬原爲拱護神京之用豈爲邊關設哉茅時有常變事有經權時值其常誰敢擅遑尺寸時值其變安能株守故常總之期有濟于國事而已今東西諸虜意在窺關警報日聞聲息洶洶山海關

總兵柴國柱創設之鎮守與薊鎮舊有馬價不同且虜警倉皇之際即有價召買不能猝得真所謂燃眉之急也使不從權濟用誰與當長驅之虜哉職查三十七年遼東以用兵請馬前任屯差御史徐鑒曾執奏不與而職顧願與之者彼其時勢不同前事之執奏可踵如邊關之警急何哉且遠東舊有馬價之處非山海總兵創設之比況昨年又曾兌給遼東平合無俯從副使劉澤深所議就近豐潤正田諸縣撥兌馬二千匹以濟一時之急庶馬兵不苦于徒步而山海增百倍之勝矣伏乞

皇上勅兵部作速議給施行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宣軍鼓譟有因大將逗遛明嚴加究問以肅軍紀以安封疆事本部先爲奴酋猖獗愈甚遼兵披靡難支譯遵

旨酌議遵將調兵事宜調宣府總兵劉孔胤領本鎮精兵三千併前缺額兵一千各帶馬匹盔甲器械赴遼救援本鎮先借給各兵安家行糧用過銀兩見在解發抵數隨據宣府巡撫趙士諤揭稱分守口北道杜承式呈稱看得奴酋發難以來宣鎮先後二次挑去援遼精兵五千名馬騾駱駝共千八百匹頭隻兵部原議隨調隨補不以遼事累各鎮續該本鎮請討招補兵馬銀兩輒又小變其說議令兵招三之一馬補十之四其于召兵買馬銀兩

則釐毫未發也本鎮搜東拓西無可措手僅于東援兵馬未補糧料銀內按月截扣暫克買馬急需而市馬稀少從去年十一月到今買補印驗者約綫二三百匹耳軍丁亦有懲于東事人情洶洶不肯就募本鎮單匱之形寧獨守土者言之悸心廟堂之上必有軫念到此者矣今再議調兵四千名正馱馬當以五千三百騎據稱發銀五萬兩以爲從寬調去兵馬即行召補已代宣鎮而慮之蚤者竊計援兵每名例給安家銀五兩調兵四千名總該安家銀二萬兩而官軍之廩給行糧不與焉即剩存二萬五千餘兩僅可充馬價之半餘者誰爲補處而盈甲器械等項又從天降從地出乎此猶就發銀五萬兩言也乃有銀而馬竟買不出則所難又不在價矣總兵劉孔胤既奉有援遼之命應令自帶健丁馳赴山海聽薊遼軍門相機調度即以議發銀五萬兩于彼中召募軍士并

倣去年萬照磨事例兵部另差一官領銀買馬以濟遼用庶在彼省安家行糧及贍家之費在此免調選騷動之擾豈不爲兩便哉蓋部發銀五萬兩既可充宣鎮召補而謂不虧于額獨不可自行募補而必欲假手他鎮乎又稱謹會同宣大總督吳崇禮議照宣鎮兵馬自兩次調援後所存精銳無幾塡者遍歷諸路查閱惟沿邊各堡尖兒手及正兵營左右兩哨人馬庶稱驍勇兵數不滿四千非戰具也若再挑選四千雖謂無兵無馬可矣無論虜衆大舉即以數千騎入犯勢必不支邊備如此能不爲寒心哉款貢日久虜與漢人相習內地虛實彼稔知之先是調援每向左右兩哨亦已去半殊有伺隙之意而尖兒手分布防守沿邊隘口爲虜人所素憚此兩者萬萬不可去今此則但就兩次挑選所餘者短中求長徒滋騷擾徒費芻糧無裨衝鋒破敵之用反不若就彼召募之爲便矣且該部

一面申飭修備一面責令撤備邊臣將何從
適夫士氣一時或可頓鼓而軍實一時必不
能遽充矧在今日兵更難募馬更難買前疏
已詳言之該部毋謂金錢既發便可諉咎邊
臣倉卒變生積金豈堪禦寇職等不敢以
皇上之封疆微倖也九邊總屬一體必欲割此瘵
彼前者缺額一千職等尚可忍痛以應至于
續調三千有死不敢奉
詔蓋三千即係精銳爲數能有幾何驅之遼左未

足以遏彼猖之敵勢留之宣鎮尚足以懾窺
伺之虜情該部誠平心而籌設身以處應否
盡調必有定論矣若謂宣鎮無事不妨空國
赴援則昨年此日遼左不稱無事乎何一旦
決裂不可收拾也夫天下諒忽之以爲無事
而事至矣職等之爲宣鎮憂正長耳職等又
聞總兵劉孔胤所蓄漢夷健丁以數百計無
不人人一可當十統兵七千出關亦足以壯
聲援即欲滿萬而孔胤自任煎遼與以原糈
令其召募彼中勇敢之士必有應者其于援
遼自可無誤而何必于宣鎮爲焚林竭澤之
計乎又稱據分守口北道揭報宣鎮軍士聚
集鼓譟先到總兵及都司衙門首吶喊放砲
不已職令中軍董繼舒傳問俱云兩次援遼
軍士無一生還且月給銀六錢家中不敷養
贍至于賣妻嫁者即令募補又着原軍家
屬要丁十分苦楚我等若再調去也是這個
樣子左右是死不如死在宣府職令中軍

傳諭我爲地方三次上本懇求免調邊兵何
待汝等來說衆軍又稱三四兩月錢糧已經
出示給散至期中止顯是還要我等援遼職
令中軍傳諭月糧本日便放各軍退至城北
演射所羣聚吁呼未肯遽散總兵劉孔胤等
各到演射所再三理諭職復出示安撫自卯
至午方散除職嚴諭各官申飭頭領禁戢隄
防外擬合塘報又准本官揭稱爲照宣鎮兵
馬之不可調職兩次上疏陳說利害不啻詳

矣但職懇之愈力而該部持之愈堅職不避煩聒具疏力懇蓋慮切衝邊惟恐武備盡撤狡虜乘間竊發可虞耳不意疏未發而旋有營軍之呼所憂不在外而在內也先是總兵劉孔胤屢次手本移會挑選兵馬職應之云此事當以死請且姑少待而孔胤惕于部劄令坐營高範調兵馬四千七百赴鎮聽候挑選一時人情洶洶曆揭遍于通衢職雖在外已稔聞之急完巡關之事馳歸離鎮城不兩舍而鼓譟之報至矣雖經曉諭解散反側正自不安此時宜撫不宜激職願該部毋執成心亟寢前後明示以宣鎮不調一兵一馬衆心自定職三疏籲呼原爲封疆非因其要挾而請其權仍在上而不在下似于國體無傷若復自雄其斷堅執如初士囂于內虜訌于外寧夏之變只在呼吸職肝腦塗地固所不辭遼左之役未結又一遼左之續國家豈能堪此至于阬斃之日易將非宜總兵劉孔胤仍留鎮壓是亦倉卒定難之急着也該部自有權衡職不敢侵也各等因到部酌經略之請危在旦夕望救以日爲年臣部酌議宣鎮兵四千及各鎮兵六千共一萬名令總兵劉孔胤統領赴遼已奉有明旨矣臣部屢次行催立望遣發而該鎮撫臣趙士諤始以援兵必不敢發調兵銀項必不敢領調所調援兵當罷請既以完遼另議請且

嚴旨而該鎮總兵劉孔胤遂兩次具呈謂大將出關非益兵五萬人不可臣不勝駭異隨即差官督促勒限起程不二日而撫臣遂有鼓譟之報此其線索作用即撫臣亦在圈套之中要君倡亂紀綱若掃潞鎮之勢固已成于今日矣孔胤抗違勅旨恐顯受跋扈之名鼓煽軍心欲嘗謝逗遛之罪此等機械將誰欺乎如曰各兵以贍家爲薄不妨另處優給何不代爲請也不思援遼

之役各鎮軍丁皆有調遣何不以理諭也孔
亂請兵五萬譚何容易調三千于該鎮猶退
縮不前益四萬于各鎮又豈能倉卒辦耶自
相矛盾矣當此救焚拯溺之時宜有影隨響
應之勢乃孔亂作俑抗法尤而效之又何誅
焉天下事竊恐從此不可爲也伏乞
皇上大奮雷霆即將劉孔亂拿問仍
嚴諭該鎮督撫按衙門合示曉諭軍丁亟圖安戢
明示以挑激之由勿重其要挾之懼仍一面

將原調兵數即于各營伍抽撥不得獨累一
營其應給糧餉不妨從厚重賞之下必有勇
夫誰謂三軍反不應也其或家有父母別無
兄弟勢難遠出者即將發去銀兩隨便召募
務要補足前數擇勇敢副將併千把總四員
速統前來不許仍前觀望致悞軍機必如是
而後可以飭朝廷之法可以定疆場之危傳
之四夷不至竊笑目今緊要之着或亦不出
此耳若以鼓譟一節遽下停徵之撤非臣部所敢言也

籌遼碩畫卷之二十

天都程開祜仲秋父輯

○原任河南彰德府磁州武安縣知縣李登呈爲
遼左危急願效血誠以雪國恥以慰忠魂事
卑職原係遼東海州衛百戶業儒由貢途除
授前職四十六年奴酋猖獗戶部因兵餉不
敷題准開納事例卑職矢心報國遵例輸粟
千石折銀五百兩納太倉類解東餉外卑職
男友芝係海州衛儒學廩生因陷撫順停科

芝情無以報國遂募健丁十名自備戰馬十
一匹軍器俱全不願分文安家馬價揭報海
蓋道轉申經畧撥隨劉帥征勦至牛毛寨斬
首二級後至葫蘆寨因援兵不繼大兵陷沒
芝等九人力戰陣亡切思貴產猶身外物耳
至驅骨肉之子麥鋒鏑之下卑職何心獨無
人情哉祇緣中國兵食告匱矣夷虜殘掠大
慘一腔忠義激發父不愛家子不顧身先爲
遼人倡更欲轉爲天下倡者也感時思奮謹
將安遼要務喫緊機宜款列上陳伏乞採納
施行須至揭者

一曰專將權且主帥者三軍之司命易曰長子
帥師言閫外之寄宜專也近東征失利皆因
大將不一互相傾軋平日不能和衷臨時安
望協力故勝則爭功敗則坐視淸河與三路
非敗鑒乎今止用大將一員推謀勇素著者
專荷重任餘選裨將分統則號令得自由進
退無掣肘否則十羊九牧雖郭子儀兼九節

度使亦取敗之道矣伏乞　台裁

一曰募遼兵遼人日與虜隣洞悉奴情遠方兵
馬精神疲于跋躡糧餉耗于塗程禦虜援兵
與備播不同所調有身家者巧于規避而素
悍者備嘗防禦發遣驚駭僞云精銳前眞定
之兵非明驗乎是以調之經年敗之一旦不
惟東夷取笑而西虜亦因之生心矣前已誤
用豈容再緩速行遼鎭撫按衙門令大小文
武官員汰衙役禁勾捕專意招募除殘疾孤

寡老幼不堪外餘着各衛所軍官每一員多
則招二十名少則十數名俱要精健仍遍問
訪舉膽力過人者另行招募務足十五萬數
其糧餉照川浙兵支給無行糧之費無驛遞
之騷就近與寫遠孰便土著與援兵孰久且
各有身家父母妻子誰肯坐以待亡而不從
戎殺賊也況無事爲農有急隨伍此亦屯田
遺意伏乞　台裁

一曰勤訓練奴酋初犯咸視爲小虜今屢殲軍
將亦勁敵也負嵎之虎莫不敢攖矣然彼非
有神術飛刃能制人死命不過訓練久人心
齊我以烏合不教之衆欲戰勝得乎今新募
遼兵選善騎射者佩弓矢不則止恃點鋼鎗
刀馬步相間演習慣熟始則鄉操既則城操
兵教報完方分調省操坐作進退攻殺擊刺
可以作三軍之氣也伏乞　台裁

一曰肅軍紀政寬則民玩矧軍令乎奴酋威行
東夷雖子弟有犯必加誅滅故人服慄用兵
之際有進無退而我兵玩惕日甚畏敵而不
可以滅奴酋亦可以威西虜也山海鎮特以
無恐京師有不晏然者哉伏乞　台裁

一曰整器械教乃甲胄鍛乃戈矛王者行師猶
致意焉奴酋堅甲精兵故稱勁敵我師當褰
敗之後身無全甲兵無全羽朽戈鈍戟止可
應點何以躍武而威遠人乎行令各營各要
鎧甲鮮明兵刃鋒利衛身禦敵兩得之矣否
則器械不利是以卒予敵也伏乞　台裁

一曰鼓勇敢今之兵力自有強弱兵之膽氣自
有勇怯平日錢糧混而無別至于臨敵一旦
驅強勇者使之先登誰肯用命合無行令豫
先于馬步軍丁內挑拔精銳列爲前鋒將本
分糧餉量行加厚足以得其死力其餘于本
分錢糧差薄彼亦心安誠朝三暮四之術實

畏將是以主將隕命軍士迯亾正所謂愛克厥威允罔功者也今後行各將務要號令嚴明稍有違犯定按軍法從事令人心悚懼悉如唯陽裨將面中六矢而不動方可若平日沽長厚之名威令不行臨敵欲其效死得乎伏乞　台裁

一曰復封疆遼左京師藩籬而撫順清河等城堡又遼之藩籬也自襲陷後上馬物故人心洶洶何敢輕言修築斬且養兵蓄銳恃將領得人偵探設伏列營以待地利在我逸與主在我併力修築不一二月間所失城堡依然故物以備防守內可安遼人之心外可懾奴虜之氣毋甘削弱坐致壞敗伏乞　台裁

一曰主將持重人之一身心爲主帥耳目手足皆其卒徒也心一而兵即四體也通來我兵不在視不見聽不聞無所措手足矣將即心

一曰戰守互用法曰善戰不如善守蓋謂以守而待戰非專守而總戰也我兵整攻之後衆皆諠言戰矣僉云養精蓄銳以圖再舉似也然夷狄豺狼何厭之有奴酋與遼勢不兩立我如不戰彼必益肆狡擄況北之開鐵潘陽敷百里城堡盡東之鎮寬甕陽等處俱屬孤懸一遇有警必須救援虜或伏途中或薄城下將欲不戰得乎前者清河有主客官兵六千五百員名堅壁死守不半日而城下矣單守必致悞事能戰方爲能守戰守原不相離相機而動斯爲得策伏乞　台裁

一曰慎火器中國之勝夷狄者恃有火器耳然宜于攻不宜戰何也虜馬去如飄風來若驟雨倏左倏右耸株守以待者我鎗砲手遇虜惶怖未及點藥矢刃交加往往以火器予敵聖鑒事職惟自東師失利以來中外臣工莫不抵掌談兵然用齒牙爲籌畫耳天下事口易而身難其最得着者莫如遼撫議將額兵不論爲賊兵資藉伏乞　台裁

一曰築城營奴酋窜邊疆向置彈丸新甸雖云棄地今迄柴河以抵鐵陽敷百里城堡盡皆丘墟是眞養一指而失肩背者也鳥鼠尚有巢穴軍兵豈離營伍凡我大兵深入或三十里或五十里不遇敵時一面設伏列營防禦一面度地連築營城勢相聯絡足蔽風雨且貯芻糧進可以攻退可以守今日棊布星羅以屯兵後日奠厥攸居以經衆非戰中之守乎范雎曰得寸則寸得尺則尺是之謂矣

伏乞　台裁其餘行兵安營設伏張疑應援攻守臨機應變不敢列款恐防豫洩爲遼報愈急

○吏科署科事給事中張延登題爲遼廟算愈緩謹陳積誠感動之策以祈聖鑒事職惟自東師失利以來中外臣工莫不抵掌談兵然用齒牙爲籌畫耳天下事口易而身難其最得着者莫如遼撫議將額兵不論經制前後一槩加糧勾補之法人樂于從今

閫撫臣疏必候該部題覆職以爲此可便宜行之無拘拘文法也開原新道韓原善自請募兵以行亦爲得策今觀司業張鳳翮疏推廣其意欲五道各募一軍共爲表裏可無援于各邊與遼撫疏意相成更稱活法蓋補舊伍易于招新兵而自將勝于不服不習此其善者又今次徵兵與前番不侔彼見先去者無一人得生還莫向遼東浪死此時最易煽動人心宣府故譟堪鑒畢竟當事處置失宜所致當威福並行消于將然勿使又生一遼以爲君父憂此樞臣之責也惟是近來內外愈阻閣臣連日待罪甚欲爲溝瀆之經而皇上亦漠然不動職日夜思維求積誠感動之策而不敢蔓衍其辭請直陳無諱職思遼事初起之時羣臣一叩伏文華門上即慨發帑金四十萬立點兵部左侍郎等官

三日齊至文華門如前懇請一日不報期以二日二日不報期以三日務必得旨而後已發帑猶須搜括此所須不過

御筆一是字聖主可爲忠言何憚而不爲也

祖宗養士二百五十餘年報國丹赤遠邁前代如諫南巡諫大禮至撅身烈日撼門痛哭而不顧今我

皇上之不納也即如遣科臣姚宗文閱視即以帑金隨之使之弔死問傷以收拾殘敗最激發遼東一大機括今四十萬金錢已零星支分用不中竅宗文閑坐尚用否未卜時哉已失尚何論乎職願部院諸大臣同心商確將目前要緊應用之人與應行之事件凡與遼事相關切者合爲一疏須明白簡要庶

皇上所未即允與時勢少緩者姑置之而閣臣亦以親筆揭隨上諸大臣同卿寺科道等官齋浴

慮天下事可憂不獨在遼耳職又惟天下大患全在內外不通而居間者操其會不見日者科臣申飭門禁不便中璫內
肯立出夫羣臣百請而不應中璫一請而立出明有煬竈之形不但履霜之漸以
皇上之英斷柰何不加察而羣臣不思埋諭而勢折之也今天下大勢如車輪陷泥淖中大家齊力牽輓方有轉意稍一放手壞落更深矣
職爰天有淚謁
帝無門區區犬馬之患不識避忌伏惟
皇上採擇施行

○戶部山西清吏司主事吳伯與題爲恭陳微悃以佐末議以遏亂形事蓋自遼左用兵以來
臣堂官怵然持籌技經肯綮無所不嘗不意
匱財亟師遂爲前代未有之慘主憂臣辱死
且不愛敢愛一言顧今之議論多矣再言之
不啻駢拇不言之幾于袖手竊以事勢危迫
抱杞憂者皆願陳言自效況職倅屬議倘有

日乎而今且奉
命出雲中矣悵國門之日達痛小醜之未平因援
證今昔採摭羣謀以備
皇上獨斷且冀
皇上速斷無徒爲宋人議論憤然終盡也惟
聖明少垂察焉蓋今之可憂者多矣職不憂天變之可駭而憂天變之不能回
聖心也夫風霾火焚等災豈天有愛于奴酋而助之焰耶易轅改轍明爲
聖天子譴告耳乃
皇衷何嘗不驚心于敗劒也而臣工之惕厲風聲之傳播未見雷動干
宣召咨問若有關捩焉扼之不得轉扃之不得啓者國勢搖搖如驚濤怒浪中不繫之舟舟中人似爲安流坐待胥溺而已則天固無如我
皇上何而豈
皇上之無如天何也庚戌之變
肅皇帝一御奉天門羣臣皆制詘惴惴奮詔齊黃金

宣諭行營將士不惜百金易一虜何電決也
夫災禍切近惕勵應深形勢積成堅愎愈甚
然則必虜薄都城而後有更張之日乎此職
所爲大可憂也然職又不憂虜之遽薄都城
更憂京軍之一無可倚也夫自東事戒嚴城
門晚啓早閉諸司譏求守城之策又添設通
州大將豈非明而晰于慮顧京營額兵數十
萬其可當摧鋒之用者幾何

世宗朝特差風力科道官六員通查三大營人馬
數目取戶部糧冊參考見在者必汰去疲憊
市販之徒留其精銳逃亡者設法勾補占役
者悉徵着伍然後人給衣甲器械簡任謀勇
將官加意練習則豈有數十萬中欲得勝兵
萬餘人而不可幾者乎頃在事者亦既振刷
於此且欲効邊帥例每營各募家丁矣夫家
丁可用而餘伍備用尤急也又昔人有言營
爲名軍爲實若軍數充足雖一營也可何貴
十二今五軍神樞神機營每營各安十營而

營將多以庸輭有物議者克以任何以效尤
牙耶謂宜畧倣
祖制兩營併一營以壯營勢而每營分奇正名色
有事則正兵以備城守而奇兵以出戰無事
則更番出備薊鎮各口防禦之用蓋營合則
將官可減而庸才不至于濫克且官少則占
役亦少而軍士不疲于奔走更番出防則稽
查有據而軍士不習于驕惰儻毅然參酌行
之庶兵強而本固矣若京城卒然有警則九
門之外一二里之內取京營選鋒銳兵臨期
立營安插又募敢戰之士二三千統以名將
監以憲臣此所爲不善守城者守于城內而
善守城者守于城外乎然職又不憂堂奧之
虛而憂門庭之將撤也夫薊非京城門戶耶
薊所恃有險可守耳守不得人險與虜共矣
自戚繼光築敵臺一千二百座募南兵編伍
以戍之軍營輜重堅于城廓軍器莫不精良
至于分合進止技擊步伐偵探鄉導此禱遞

擊追襲俘馘等法備極周審今蕩然無復講
求所僅恃者款耳兵力單弱我既爲虜所覘
而不更事武弁或陰竊款之實利使虜受其
虛名又或漫言激虜使國受其灾禍如近傳
滿婦講賞所爭無幾耳卒憤憤以去恐其襲
擾而來大可慮也職謂虜款原難常恃蓟遼
尚可收拾蓟十二路主客兵十五萬不謂無
人職博訪而槩于中者則有增募主兵休息
客兵之說當

世宗時各邊遣入衛者非精銳不行其始徵兵二
十枝環列境內然虜小入則小失大入則大
失曾不能以一矢相加遣年復一年士馬通
敝至于今日盡皆虛文塞責疲弱不堪矣不
若增募南北兵一萬人分布各要害無事使
畫地而守有事使衝鋒出奇相機而戰犬抵
增募兵一萬而休客兵二萬七千減歲餉可
十五萬有奇各兵犒賞各路行糧之費不與
焉計無便于此者但內兵衛將近議去之是
也臣獨以各鎮不宜南兵惟薊以守爲主非
用南人未免易去其鄉不可守也使增募南
兵仍令出邊採木增置營房于亭障間使之
比閭而居守望相助且邊外多肥沃可耕之
地就近授以不賦之田使皆得飽其妻子則
邊有常戍而卒有常守何用入衛客兵僕僕
道路爲哉至薊州昌平各設遊兵一枝與通
州犄角以衛京師此眞老成長慮而職以爲
薊邊較各邊最宜扃鑰尤易爲整頓惟用得
其人晁錯所謂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者薊
可兼得之而京城之環衛自固也舍是而調
將調兵雖曰天下猶一父之子也然豈有築
堵之墻而可以一隙分堅瑕乎且人臣分守
之責亦公家之責也盡撤分守精銳而不稍
酌自衛人情乎違調不如近募又不獨薊爲
然矣然臣不憂薊門之難守而憂避事之迄
無成算也蓋遼失事一月餘矣建議者紛紛
且嫌太多矣乃議遣將而將未出關議募兵

而兵無一應將蠶食之勢可坐待耶法令之
振肅恩膏之鼓舞其權在
皇上與當事大臣非職所敢言也惟是奴酋狡謀
叵測或以爲必攻開鐵或以爲必攻瀋陽或
以爲必竟攻遼陽職爲奴酋度之攻開鐵策
之下也破瀋陽以斷三路之咽喉而徐取遼
陽策之中也重兵直犯遼陽而以輕兵據三
岔河斷西路之援策之上也然深謀有不止
此者奴勢與北關爲仇若乘勝席捲河東所

得于北關者多矣職度奴狡計必竭力交好
北關使之陽順我而陰助彼或假意提兵向
北關北關必求救于我開鐵之兵不能不
助北關以與奴酋爭勝則北關雖降心于奴
我且無辭于北關北關與奴合而奴之結宰
煖二十四營也益便然後長驅再無反顧我
河東之地勢必爲奴酋北關宰煖諸虜三分
住牧矣且金白之狡不下于奴特其兵少而
仇深不敢不內效恭順耳在今不但輕視我

抑亦惕息于奴奴復甘辭厚利結之未有不
改心易面者且職聞我師進搗北關暗放西
虜數萬越東助奴而已亦以數于人混其中
撫順軍奪得其戰馬與敗卒來者頗的果爾
則我之爲北關愚也久矣昨塘報謂聲言攻
北關竝非駕虛設聲如正月間故態乎職查
自撫順關至瀋陽一百二十里瀋陽至遼陽
又一百二十里地皆平衍寥曠凡渡河者五
而太子河及遼陽城外兩河皆澗而深奴欲

攻遼陽豈有不提重兵空穴而來者空穴豈
有不深結北關防開鐵之襲者我畏奴深入
竟捐開鐵瀋陽而進守遼陽非也職思因敗
爲功兵家妙筭乘機用間其入必深且奴精
兵不過五六萬杜劉二帥雖死所殺傷彼亦
不下二萬利害亦或相半也我兵屬李如相
一路者未動而杜松一路敗陣歸者尚一萬
四千餘合馬林一路總收拾整頓之可五萬
餘人以此聯營撫順清河懿路瀋陽間不難

效力拒堵何至望風股慄作炎不保之狀
也職妄謂北關所貪者厚利耳可使之爲奴
酋用亦可使之爲我用爲奴用原非本心爲
我用則積恨可雪金白二酋所欣然也計其
間諜賞賚之費捐十萬金而北關有不即致
者乎儻使北關陽順奴酋誘之入犯遼陽而
我一軍扼之河上該伏出奇襲沙背水無不
可用隨以一軍從北關直掃其穴苟得其機
雖使隻輪不返可也但往來行間游說之人
非足智多謀深心五而提給者不能中窾會而
立收桑榆狩者之于獸漁者之于魚其該伏
投餌也於其聚則多驚於其散則無獲必於
聚散之間而伺之在此一着矣總之

皇上肯捐百萬金以爲之而以招智謀勇敢之士
以給賞東西四面之虜孤奴酋之黨而舒神
人共憤之衆恐奴酋地猶挾黨猶孤也況遼
存而物力所存者大也棄千金之璧負赤子
而趨相收之與相棄不亦遠哉職又不憂遼
事之難爲而憂用人之未確也夫救敗于今
募兵急選將尤急然無將將之人而空言選
將恐議撫議勦之間既難自由調東調西之
機合皇莫適其有明知必敗而寧死賊巢無
寧死旗鼓之下者弟不知淮陰跨夫何以登
壇設之後孟明何以不殽軍中而濟河焚舟
遂伯西戎破拘攣越資格以貞精神招徠
豪傑而後羣力羣策皆爲我用夫經畧即將
將之任者也往古不具論職觀王新建平寧

藩定兩廣皆以知府知縣縣丞驛丞等官領
兵官而發縱指示毫髮不爽可見有經畧不
患無將有將不患無兵所易曉者而經畧最
難矣必識見周密而後應接不爽必度量空
廓而後羣才畢收必法令嚴明而後積玩頓
起得若人馬推轂之即李如楨亦可用不必
如楨也乃若宋之韓琦范仲淹先除陝西四
路招討經畧使後乃並授樞密副使樞密即
今之本兵也宋用人之意可推矣近見破格

用才一疏令人拊心稱快不如是何以盡豪
傑之用收戡定之勛在
皇上深信而力行之一時風勵所關國勢強弱之
機豈渺小哉然職又不憂任事之無人而憂
賞罰之不明也蓋意氣不可競也競于死綏
則勇功名不可競也競于敵愾則忠豈有大
將矢志滅虜深入重險致敵無算如所云回
卿陳進酋得賢等言當日南口陣上賊死約
二萬餘可驗已徒以救援不至義不返顧粉
骨碎身於沙場而又以貪功輕進罪之但言
淚欲漱矣即如屯兵清河三十里不進與轉
戰虜圍身被重創者較之勇怯可槩見也一
以失律戴罪一以持重全師得名此何說焉
若死事之忠魂未蒙異典則眼前荷戈而抵
敵者必且心灰氣挫謂宜從臺臣議立廟遵
陽城以武臣劉杜等文臣潘宗顏等合祀其
中文武諸臣共率三軍哭而奠之其應得贈
卹所司速議上聽

御前但一檢發數百萬金錢便可立致便可作九
邊之金湯亦何恡而不爲總之令內府之餘
以分贍一遼如扶餓莩生氣漸克而遼乃
可圖也合大小臣工之修舉以共成一人之
振肅如心籌臂轉精脉交貫而遼乃可圖也

遼安而天下安矣職非不知珠玉瑣委焉用
兎礫而且煩言混聽但目擊時事艱危即一
言可採亦少舒犬馬之報效益十漸不終唐
宗自替六可太息貫誼何嫌所以惓惓于辭
闕之時者如此至雲中缺餉最多虜情亦在
可虞職馳至料理再遨請于
聖明之顧念也

(一)河南道監察御史盧謙題爲遼左事勢岌岌謹
效愚悃以備採擇以保封疆事職竊見遼左
頃刻者援遼兵將之速往是也職聞遼陽軍
民荷擔而立西向望援東向思潰說者謂援
兵速到庶遼人驚魂畧定而軍氣畧振乎乃
劉孔胤逗遛觀望李如楨啓行無期窮恐奴
酋風雨突發安能從容相等待乎此救遼第
一急着柰何任其逗遛遲疑也事有當破格
而不必拘于循資者用將是也覩今之總兵
于遼者非曾爲總兵者不與蓋謂其素登薦
剡深資累勞以至於是職謂其所謂資勞皆
太平無事之資勞其所謂累登薦剡多貪縁

饟刺之鳥銷即其中果有傑出之士富貴已極精氣盈靡何如偏裨之流草澤之士方在駿駿向往之時乎故今日論將當博求于偏裨草澤偏裨職不及知而草澤之士則江西南昌劉相者儻亦其人耶職于相未有生平然聞有劉綬之爺其人膂力數倍于綬而沉敦有謀有如此人尚可拘資格乎事有當求實用者募兵練兵是也職前于豐潤道上見一隊應募者十五人職喚而驗之見中有鶉衣百結身度鄙小而不壯者閣習何技曰善鎗令其舞鎗僅作揶揄狀則募兵多虛冒也部議募兵于州縣是矣職謂宜令州縣官查地方廢閑偏裨之將令之募兵隨其所招多寡俾之管領與之職銜如千百總之類該無偏裨則屬地方勇敢者待之亦如偏裨但有虛冒者罪之蓋物各有儔偏裨之將勇敢之士固勇士之儔也責之募兵正淳于髡所謂把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如是而募乃無虛冒

至募兵之地部議欲多募于中州河南山東浙直諸處職謂山東之臨清益臨清以護送標客爲生業其習于武事無人不然職素遊齊魯間之有日舊秋詢之撫臣李長庚亦言招兵無如臨清則臨清亦當多募也兵既募矣每十名同具不致冒領結狀書其貫正年貌用本兵左手墨印于年貌左方彙釘成冊送撫院驗過轉送兵部以聽習練紀效新書云今之閱者看武藝但要周旋左右滑片花草看營陣但要周旋華彩視如戲局套數誰曾按圖對士一摺一字考問操法以至于終也是謂花法不可用也職聞往時應募援遼者皆臨時僱覓僅能荷戈曾知花法爲何物花法且不知又況其他乎是在兵部擇通曉武藝之將擇教師教以眞法眞令眞營眞藝團營而居朝夕習練如是而練乃爲實練然各兵赴京行月糧安家等項銀從何出乎欲取之加派之銀夫加派原爲

遼餉如以募兵用不將復加派乎職謂備賑
倉穀可動也此天下州縣所同有可以隨取
隨足無煩搜括者也第其用過數目造冊送
部不許冒濫乃職又有說焉熊廷弼一起用
人人色喜謂遼陽從此有長城矣第不以代
楊鎬之經畧以爲宜慰不知所謂宜慰者不
與兵事乎抑與經畧共兵事乎不與兵事何
所用廷弼如與經畧共兵事豈所以專任廷
弼哉楊鎬戴罪之身且閒其稱病杜門逆何

地也而尚卧治哉馬上差人催鎬視事速用
廷弼爲經畧星夜往代此尤時事第一急着
也要之根本之地在
皇上之果斷焉語云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皇上先慎重而後果斷蓋已有年然今何時也豈
猶遲疑之日哉
皇上得無曰
世廟庚戌之變後竟無恙今何得過爲張皇職願
皇上覩
世廟庚戌實錄建郭戴丁等是何等景象
事後竟無恙今何得過爲張皇職願
皇上又得無曰倫答閣臣楊應龍之變曾親嘗其
是何等景象蓋
皇上之精神宇內精神之所赴也惟
皇上近年以來過于慎重故遼師失利之後事之
必不可已者必待數日而後報聞其卒留中
若下兵選釋繫臣等項不知凡幾以故天下

人皆有悠悠忽忽之意隨若有掉臂不相關
之意遼將而將不行募兵而兵不應失事一
月餘而無一救援出關之人若是者土崩之
象也職所謂痛哭流涕而不忍言者也此皆
皇上精神不果斷之所致也
皇上試以今日之精神比之
世廟又試比之孝拜關白楊應龍時頃刻之間却
慎重而即果斷不俟職言之畢矣全危遼保
宗社端必賴之不則天下事恐悔之無及者伏惟

皇上採擇危遼幸甚

○開原道兵備韓原善題爲危遼不容再壞畫策
宜圖萬全條議調將募兵實用以裨
廟謨以保疆場事臣前疏請發萬兵之倘募兵萬
人非好無激昨也眞見殘破之開原當疫虜
乖涎之際兵馬城池一無足恃舍是則無策
矣隨蒙
皇上留心戎務朝上夕發着該部作速議覆欽此
臣以初奉
命之外吏多口言兵動以萬計實出創見然超越
資序授臣以任亦不經常見者
皇上爲時艱破格用臣臣安得不爲時艱而破格
陳請也但募兵于往時易募兵于今日難臣
鄉撫揭榜名募而應者寥寥宣鎮奉徵兵之
檄而譁于伍此其故可思已古人投醪式師
鼓舞士氣赫赫天朝豈愛惜阿堵而拘攣乎
臣歷查舊卷往者募兵有用安家銀六兩衣
裝銀三兩者據此參酌可定募式或有督力

與衆人同而武藝過之不妨量加銀二兩以
爲第二等又或有督力武藝與衆人同而謀
畧過之不妨再加銀二兩以爲第一等間有
異材所應禮聘者不與焉鹽菜米豆草料內
顧各項照例給發事平之日仍歸伍本鄉無
使久戍不願從軍者聽此募兵之大較也馬
價有十二兩者亦有十五兩者今歲戰馬視
諸舊歲頗貴總之十二十五之間量馬裹益
此買馬之大較也兵至一萬非一將之所能
御明甚臣揭請鮑承先孫顯祖二人援薊鎮
撫臣懇留顯祖而催題一承先承先晉人也
自稱舊日家丁散處于晉願請勑合往招致
之或可收晉兵之用若募薊兵非簡薊將不
可調之見任徒起爭端竟成築舍查有原任
北樓口參將董用威英年偉抱壯志吞胡因
衡之餘復其原職俾令募兵援遼有成效另
聖明知遇也竊謂未議足兵先須足餉與其兵浮

于餉寧使餉浮于兵三軍之衆非同兒戲乞
嚴諭計臣措辦名募萬兵之費先發十分之七分
給二將各先募馬兵三千亟圖出關餘者陸
續支領沿途名募務足前數見有所選安樂
州吏目丁世泰新襲鐵嶺衛千戶赴繼功容
臣分委查覈總按其錢穀出入之數稽其兵
馬強弱之形二路名募此其梗概最可慮者
倉卒糾集之難已屬臨渴而掘井中途逃避
之易不免捉影而捕風犒賞既虛其時勢非責成兒

任鎮臣不能也一借其控制之威足懾烏合
之衆一借其驅策之便默消兎脫之形薊晉
名列三鎮則每鎮不過千人分之于所轄營
路守提每處不過數十人與數人耳兵即彼
之餘丁馬即彼之市口條忽易辦且安家行
月馬價等項俱從優厚乃予之以所樂從非
強之以所不願同爲王事疾痛相關鎮臣若
但能不曠日時兵馬齊集有濟遼之緩急即
謂臣狂躁臣甘之若始矣聞發將麻嚴尚存
健卒數百人在于開原一帶查有原任守備
日假臣便宜錢糧不問出入臣實不收每兵

一名領銀若干馬價銀若干各給印票一紙
與報冊同關以內呈送薊遼督臣關以外呈
送經畧撫按逐名點驗務期發一餉得一餉
之用募一兵得一兵之益庶幾登造詳明無
致耗蠹臣今日爲開原策者不在既出關之
後而在未出關之前思入
天顏猶能叫閽以邀萬一之應畏日不爲前車之
覆或恃乎此儻操空拳以往與暴虎憑河何
異至決裂而後罪臣其何及矣近題募兵陝
西浙江河南山東四省各差兵部司官一員
以重其事而隆其權即臣今日之役也臣已
膺新命舊銜既不便行隔屬司道威令又多
中格能以維谷之身辦傾傾之事例行之所在有
皇上命臣仍照見任司馬募兵事例行之所在有
司將領奉行臧否容臣具報部科以憑勸懲
但能不曠日時兵馬齊集有濟遼之緩急即
謂臣狂躁臣甘之若始矣聞發將麻嚴尚存
健卒數百人在于開原任守備帶查有原任守備

麻蓁與嚴同宗才堪統馭足聯指臂之使又有京營趙應爵係鮑承先家丁之子新募驍勇楊官擺言兎係鮑承先家丁之子新募驍勇楊元吉係原任加衛守備大同鎮劉清原任正兵把總皆諳曉兵機風稱敢戰又有原任副將郭有光緣事繫遵化圄圄聞其家蓄健兒不忘裹革在廷諸臣比比言其可用使過之條當令戴罪自贖臣衆所知上聞調用行間旌旗壁壘定有可觀是在兵部酌議委任非臣所敢專也至于火器火藥御虜長技況今孤城之守所需尤急內庫大將軍滅虜湧珠連珠等砲百子三眼等銃佛朗機烏銃快鎗之類暨硝黃一體多發乃目前戰守所必資者時促事迫不厭煩瑣望

皇上垂聽而俞允焉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象恒題爲西虜意在挾賞用虜機會可乘乞

勑當事諸臣極力密圖事益自虎敬兎愍擁六七

萬衆南臨邊塞關內人心震惶已而賴量大不過給賞四百金搖尾去矣既而以酒食犒之虎墩也我既乍厚乍薄而愍一時喜時怒日日聲犯義院界嶺而徑過也日日聲犯錦州義州而未動也今亦漸就條束矣窺其意眞在挾賞費亦不過一二萬耳夫與其虔劉我人民固不如稍給以財物與其無名與之而徒長彼驕又不如迎機導之而使爲我用墩之言曰河西我哱賞地奴焉敢西來此其意與奴不相下也墩又曰奴酋原是我家人今背了我反來借我兵南朝原不曾虧負我們我焉肯助他此其意未嘗不內向也蓋愍之衆眞有十萬而又係無嫡派可以號名諸虜目中原無奴酋近愍見中國只畏奴酋而不畏彼故擁衆壓境以示威然愍意又爲奴誘而不忍背我故揚言觀望以探我意此正愍左右足恃也失此機會更無可圖今我當此可內可外之時卽當爲繫之維之計

與之講曰彼能擒夷來獻者卽大加封號賞
以數十萬不惜也卽不能滅而能助我兵四
五萬者亦加以封號賞以數萬不惜也若其
不能則我寧堅壁卽一錢不敢增并原賞不
敢給矣酋既欲貪我賞又欲誇彼强此其心
必動而況其有言在前又有人在側也聞其
中軍有腦毛大者年老而多智義院口諸處
每有講折常藉此虜以故薊門東協享安靜
之利者得其機也誠能喚之以悅其心彼必
能誘之以行其說我無遺鏃之費而坐收破
斧之功是今日第一義也不然不入于我且
折而入于奴則天下事不可爲矣呼吸喫緊
正在此時職已致書督撫二臣稍言其概恐
惟視爲泛常故特敢入告之伏乞
勅下兵部及督撫諸臣速圖也
○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郭一鶚題爲危遼敗劒
聖明亟採忠謀斷在必行以固

宗社以安人心事臣聞亾羊而補牢者謀未晚也
備禦而戒舟者計非迂也方今遼左四路之
兵已失三路而河西强虜又蠢蠢思動虜近
郊關禍迫旦夕報至南都大小臣工無不相
顧錯愕以爲二百餘年未聞邊事狼狽一至
於此臣目擊時艱詎忍嘿嘿以處于此近閣
廷臣文武大小各跼蹐勤勤懇懇無不攄憂危
之苦詞無不出防禦之忠計臣豈有奇謀異
策能出諸臣之右以聳
聖明之聽祇掇拾羣議中最爲關切最爲喫緊者
敬摘四要以獻請得爲我
皇上陳之
一曰內帑宜于亟發夫籠天下財置之空虛無
用之地原屬長物不應顧惜況多藏必厚亾
而伏禍隱憂係焉及此太倉如洗水衡罔寺
垂空之日不出一二百萬以給遼餉安人心
將藏之何爲且遼事靖則天下安天下安則
財用阜內帑縱令稍虧歲進仍復充盈懸知

聖明必不靳發帑願多發又兼發則度支舒燃眉之急而經略振方蹶之勢東事庶幾少濟矣

一曰閣臣宜于亟推夫獨拍無聲踽行不進矧在今日政府當遼事危急之會僅令一方從哲爲之俾叢尤招議于天下雖平素識力之尋常亦年來于處之寡助藉令商確有人衆思時集即前日督促出師之旨不應如是焉上遽遞也目前支吾安攘之策不應如是窘迫無措也李綱入相人者何不速允

天朝忠良衆盛遂無一李綱其人者何不速允枚卜之請多推數員圖濟時艱即令酋虜聞之亦當畏朝廷有人而政本不單矣此日不推更俟何日此時不用更俟何時夫鼎鑐且有耳可自輕心瞽之寄以貽孤立之患乎

一曰京師宜于亟防頃見都察院一疏恐奸宄潛藏以九門專責御史將一容久候諸臣分門而守且京軍之整練營將之選良因以備緩急而禦非常諸臣總總言之淵哉老成長慮也況奴酋細作隱伏奸雄窺伺侵多此國家何等時猶可不設多官以戒嚴京師內外亟需臺臣之風力以爲固防之蚤計乎

一曰言官宜于亟下夫言路有裨國家無負于皇上姑無論其他即如奴氛方熾議設經略議酌戰守議足兵餉議起用熊廷弼劉國縉方略畢陳強半見採或預料事始乃竟符于事後者或各舉邊才乃竟得之簡任者誰非從臺省中集議來非盡皆無用之臣工也明矣矧

癸丑一容候

命七年丙辰一容又需四年即我國家從來有如此簡賤言路淹滯賢良否彼以郡邑循卓之長曾經于磨百鍊而後得與是選業以選之又復置之是以賢才表異者反不若循資授部者爲得也況今春留部諸臣并俞考之吉尚不見下轉吟六月守選銓部將何所憑以出缺乎是又絕無僅有之事見于倥傯需人之日坐老天下豪傑自剪衛國羽翼時政之失

莫此爲甚及今遣科臣以察遼左之情形廣
省僚以壯南北之氣色分遣臺臣如部院蔽
陳以備緊要差遣與嚴門禁出入不過
皇上自爲維持
宗社計自爲收拾人心計眞事勢不容少緩若矣
臣所陳要務止此四端而諸臣封事又共在
御前設誠而力行之當不俟臣詞之畢也第臣私
心有過計焉凡天下事議甚易任甚難任事
者即不得收效一時成功旦夕猶曰置身死

生存亡之地憂勤措畫豈不苦心議者祇操
文墨以絕其後耳此一時也無論遼左薊鎮
總督經畧既以身終之姑聽其竭忠救補相
機調度期于急釋宵旰之憂參制長駈之虜
議者無過擊任者之財任者無微廣議者之
及進止還須自酌戰守還應自決以俟奴滅
事平虜退國安而後徐覈其功罪以彰一定
之國是以伸不貸之國法是又同舟共濟之
急着也臣逖聽遐觀不識將來國事邊事竟
作何狀謬意
皇上一悚志動念一改轍圖存即轉遼左之敗以
爲功振中國之弱以爲強挽人心之危疑以
爲安合發帑任人外斷無所爲安治之策矣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敬陳援遼末議以備
聖裁事頃讀遼左塘報有奴酋旦夕必犯開鐵之
語夫開鐵犯則遼陽廣寧間當無完屋矣且
由肢體漸及腹心
神京阽危矣矣宮禁卵故今日援遼之師即當

勤王之師無以異乃調兵兵不至遣將將不
來觀望逗遛雖弁流之抗違可斬而主持彈
壓將鎮撫之責任安辭此自廟與論攸同詧
宸衷之獨斷乃若第一不可失之機會無如誘川
憨酋如臺臣王象恒所言者夫憨酋擁衆六
七萬臨邊而住以四百金掉脫其意之不
眞在犯搶可知也即未必傾心我而忠順我
然其必能爲我效力則有二焉一焉以勝國
遺裔威力故在諸虜上目原無奴面今見奴

強甚故忌奴二者慮奴既不難犯我
天朝何有于諸虜異時奴愈披猖愈得志諸虜
不免恐懾亦不免焉故畏奴以忌奴與畏奴
之心合必斬夕謀而欲甘心于奴其本懷也
我因計就計如象恒之言曰彼能擒奴即大
加封號賞以數十萬不惜彼不能擒奴而但
多助我兵亦加封賞以數萬金不惜此事
之斷可行者堅
皇上即

勅兵部如議行而在兵部亦當早為圖未可坐失
機會此一說也夫借援北關非歲以赫然下
詔宣諭矣北關見我之敗勢不能不悚息于奴而
奴欲蠶食我河東一帶勢不得不結好北關
以防其襲北關與奴合而奴亦與宰賽煖兎
諸酋合且牽之何暇日下儻有勾餌間諜之
人尚可賂北關以致奴酋蓋北關昔之譬奴
眞心也今之畏奴亦眞心也譬奴豈不樂為
我用而畏奴則亦昔為奴用臣愚謂奴之狡

謀料結納北關已有其形將來我不惟為奴
所辱而兼為北關所愚貽禍乃滋甚耳我入
穴以搗奴則奴可據險而設伏故勝常在奴
奴出穴而犯我則我可乘技以用奇故勝必
在我儻及今以十萬金賂北關使詐引奴出
平衍地一舉而殲之豈非勝算而獨恐大劒
之後邊臣膽寒智昏而奴智又往往先我數
着恐亦目前不易辦者既不能辦則急下
往之必前文告周詳開導引掖爾如我則厚
爾封賞爾不如我則殄戮爾不赦此

陛下不可不急降
聖主默持于上樞臣密謀于下蚤計而力圖之庶
為戰用力少而取效捷惟在
可制奴死命于萬分一耳夫遼左新劒已五

十餘日堅援急如星火而兵將曾然大小臣
工瀝血嘔心留中什九或者以多言亂聽即
皇上聰明神聖靡所適從而樞臣今日曰會議明
日曰會議亦未見以何者爲急朝夕懇請臣
謂樞臣于五十日內凡中外之條陳道路之
聽視皆宜筆記集成一帙商確擬議除迂濶
無當不足採擇而外彙爲三項其一應徑行
者徑行其一應題知者題知其一應請
旨者請

旨而請
旨中極有轉石轉圜不無難易須先擇其易者不
拘款件多寡合爲一疏如姚宗文之當速遣
閱視以吊陣亾而覈軍實韓原善之當另加
職銜以破常格而鼓英風徐光啓之議選練
議戰守作何採行張名世之精陣法精火攻
作何錄用他若某人當用之邊某人當名之
廷商之吏部陸運海運更遞並行陸運有用
駱駝法較之用牛車騾驢似覺省商之戶部
某火器當修某工程當停商之工部諸如此
類各部應疏者各部自疏兵部應並請者每
款斬截數語入于總疏以後催請只據此一
疏而催毋得贅詞自取煩厭其屯題日稍難
者專疏特奏毋以夾雜前疏之內而前疏既
下方及後疏一疏不可繼之再疏再疏不可
三疏繼之三疏不可舉朝文武叩門號泣而
隨之一日如是旬日如是一切襍泛條陳姑
從中禁毋以煩惑

宸聰廣
皇上聽專而心一恐未有不慽然動情者也譬之
大廈將頹未得遽聽其頹而一面用木石撐
持一面鳩工集材繕修料理猶可易速朽棟
隆爲聿新輪奐不然將立見傾倒而闔門之
人受其覆壓盡成齏粉矣臣七年鎖閨嫗無
能以寸管當長纓而謹托狂言寫此焚恤惟
聖明之垂鑒焉

○兵部尚書黃嘉善等題爲遵
旨會議左軍危集議援兵

急務懇乞
聖明立賜允行以濟燃眉事職方司案呈到部爲
照遼警時聞救援宜亟然徵調于各邊而未
能猝至招募于各省而未易取齊彼中新舊
之兵尚計六萬有奇但馬匹盔甲器械若不
敷用近接撫臣周永春疏揭督臣汪可受手
劄僉云速給發庶克有濟臣通計所請非馬
二萬匹盔甲器械各三萬不足以壯軍實而
煥墜氛之色查得盔甲雖有成字庫給發五
萬俱脆敝不堪開作歲修以三副改造一副
除開原道韓原善用去五千計所餘四萬五
千僅可改造一萬五千尚欠一萬五千腰刀
弓箭火器各三萬聽工部速行造發外馬匹
應給二萬急難措處計每匹價銀一十五兩
共銀三十萬兩此當臣部議發不容稍緩至
于臣部各省募兵議四萬安家銀兩責成撫
按措處所需盔甲預造三萬頂副及腰刀弓
矢火器俱聽工部速造臣部亦須買馬一萬

匹計用銀一十五萬本部動銀項下惟有冏
寺馬價然該寺年來那移湊備庫藏若洗銀
無見在非別爲搜括難行事出從權非各署
同心難濟臣與在廷諸臣計議太僕寺那湊
銀十萬戶部那湊銀十萬南兵部借動銀十
萬南戶部借動銀十萬南工部借動銀十萬
俱發解臣部爲刀糙買馬之用至于延寧甘
固及山東調兵前會題豌中議戶部發銀十
萬六千兩爲安家行糙之費益因昨年太僕
寺曾借與戶部銀七十萬充邊新餉故十萬
那湊接濟無非同舟共濟之義不謂題奉
欽依戶部又咨爲爭執今除延綏另議外寧夏甘
固山東戶部止發行糧二萬九千有奇餘銀
合兵部分任矣自有東事以來援兵月糧在
戶部則加派有賦而安家馬價在兵部則取
辦無資爲今之計則又不得不議搜括以濟
燃眉之急臣謹考之職掌黎之衆論則各省
直有絕軍産價缺官柴馬銀拖欠太僕寺馬

價銀皆宜全解臣部又各省直稅契銀布政司吏承班銀各州縣倉穀平糴一半折價銀各運司積餘鹽課銀又如中州之河工節省銀兌軍買米樽節銀王府宗藩動臣士司義助銀內外各官捐俸銀皆宜分半解發臣部以爲安家買馬之用者也遼東馬匹時迫難以猝辦應發價近鎮各官絡驛遞及太僕寺寄養馬匹州縣限數充給并委官大同招買方克濟用其遼東應造盔甲腰刀火器弓矢等項發價本鎮造辦其臣部募兵所需盔甲器具合用錢糧亦聽工部議動速造務期兵到即給以便訓練相應題請恭候

命下臣等一體欽遵施行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招兵愈衆措餉愈艱懇

乞

聖明俯留捐助及糴穀等項銀兩以供軍馬急需事切照遼兵出勦失利復議增兵則當復議增餉查得去年四月至今年三月出勦官軍不足九萬尚用過餉銀三百萬餘今除陣亡四萬五千餘見在四萬二千餘近日賀世賢收集六千餘昨遼撫議名舊軍餘丁二三萬兵部見議名宣大山西延寧一萬名山東河南北直一萬名薊鎮永平一萬名南直浙江等處一萬名又出關川兵一萬名共有十三四萬餘矣以去年九萬而用餉三百萬則今年十三四萬該用餉四百餘萬矣太倉如掃搜括已窮止有加派一路胶催二百萬除已到者業發遼用訖其餘五省俱杳然不聞臣部催迫不啻筆禿惜盡昨臣部幸領帑金三十九萬六千餘兩議分一半付兵部名募留一半付督餉大臣乃俱爲名兵用盡目今督餉者徒持空手措餉者愈爲嘔心不得已議將捐俸倡助可爲濟急一着再萬不得已而倉穀量爲出糴或可借用一半今兵部又欲分用即省直稅契吏承納班銀及運司積餘鹽課銀皆濟遼額餉毫不可少題奉

欽依毫難那移者亦欲用而河工銀見今解戶部亦欲分之夫既名兵而不計兵之芻糧豈餐風飲露乎既月月欲支餉而又欲奪見在之餉豈臣能點鐵化石乎況舊例安家馬價銀係兵部出者而坐糧行糧臘菜草料內額等銀係戶部出者屢經題奉

明旨欽遵在卷安家馬價不能支當爲那借別處柰何又欲取戶部之所有也且兵部自有應得之銀如缺官柴馬如絕軍變產如省直拖欠班銀等項儘足供用皆干庶戶兵各得其分兵餉少有所資而軍餉之疏雖多未嘗越俎而取之是臣部所以體兵部而兵部獨不體臣部乎雖向來歷借太僕寺銀七十萬而兵部借臣部巡青銀二十萬後據月糧戶七兵三之例又用過臣部銀六十萬兩臣部本期同舟相濟不宜自分畛域今迫于無所措手不得不一剖折之非過爲嘵嘵也伏乞

俯查援遼兵馬愈益繁多養遼兵餉愈爲難不致噬臍而邊兵亦不致脫巾矣

○遼東巡撫周永春咨爲夷氛日惡軍憊難支懇乞酌議一體加餉以甦積疲以鼓士氣事據整飭寧前兵備王化貞呈稱照得遼軍之月餉四錢也不過以遼地粟賤易以爲生又軍有屯地足以自贍四錢之餉猶覺其多不意時異勢殊貽禍今日困憊至泛言遼事菊自寧前言之負山臨海中僅一線又以逼臨虜穴時時出沒耕牧之衆被其

擄掠歲無虛日戶口漸耗生理益蹙軍士東
防西援罷于奔命又一切仕客之往來于遼
及銀鞘之自西而東者日行防護奔走無暇
九邊戍士止于防虜未有如寧前軍士之苦
者也又每月養馬草料儉于二錢其始有戶
丁之幇貼今一戶之中或止存一人或一門
之中莫非甲士即有屯地非賣則荒鬻妻易
子無以卒歲則安得不逃且往往投虜而去
者原額副參遊備六營并所屬望驛軍士一

事一體用命恐不可得此亦勢窮必反之時
而固然爲德之日也伏睹本院具題將仝遼
舊軍俱加一兩二錢不惟充實行伍亦可鼓
舞人心實固圍安邊至計延佇至今戶部未
見題覆想苦于措餉之難耳該本道再四思
維僭行酌議每營限定名數挑選精銳以備
冲鋒破敵之用名爲選鋒得月食一兩二錢
其餘防禦城守之卒月食八錢臺軍哨軍夜
役危苦可憫比照選鋒月食一兩二錢從前
老弱不堪用者盡行汰除以上俱爲舊軍即
以舊額餉通融支給其缺伍之數另募新兵
填補得食新餉每月一兩五錢統俟奴酋平

定之日酌議汰減則新舊不至相涸多寡不
至相懸庶可鼓士氣而定軍心所當亟爲議
處者也職又有說焉遼之在今日其孤懸危
苦于九塞無兩自國初言之福餘三衛皆我
版圖建州諸酋皆我屬國漸雜既固士馬更
多蓋設備如彼其嚴也今封疆既蹙胡馬羣

嘶卒伍凋耗僅當國初之半自十九年閱定
經制已多減汰屢年以來逃亡益多又以節
省之說減者不可復增見在者日見其減此
胶膏吮髓抽筋竭血計無復之等因備咨到
人棄而不守又何怪乎虜之縱橫出入肆行
劫掠而無所忌彈也若以寧前爲無用而棄
之則亦已矣若曰遼薊咽喉在此一線所係
匪輕則非修復舊戍不足以禦諸夷非補額
軍不足以實舊戍圖之此其時矣蓋天下事
不有大省不有大費亦不有大省
此省益相因之機而倚伏必然之理也職自
知不才無能爲役若得行伍充實及時修備
以有舊軍各加一兩二錢之疏妄意

三年之後而寧前復有虜患職請受讓言之
誅伏惟本院詳奪蚤賜具題等因詳報到職
又准貴部咨爲遵
旨會議事咨稱看得奴酋狂逞以來本部費盡心
力陸續發過三百萬餘不意局猶未結今復
召兵調將則召募之餉將從何取況遼撫于
舊軍每人四錢者加銀一兩二錢則加者從
何所出搜括已窮抽扣已盡地畝已加蓋已
胶膏吮髓抽筋竭血計無復之等因備咨到
職又准戎政尚書薛移職手書云遼軍月食
四錢誠太薄若一槩給一兩二錢則頃增二
倍得無虞不繼乎或視其緩急力騎射以爲差
等何如等因到職該職原題舊軍額餉各加
一兩二錢蓋因遼左大敗之後人心危懼調
兵猝未能至招兵人不肯來勾補迎故又以
額餉大薄百方推調每將指揮千百戶等官
解職衙門北究勾補之數終是窒碍難行是
以有舊軍各加一兩二錢之疏妄意

旨下貴部即刻移覆俟東事稍寧不妨議減不意
明旨竟爾杳然今貴部以湊餉之難未遽題覆職
豈不體亮敢爲曠
中不但一道可行即全遼亦當罷此通行者
也爲此合咨貴部煩爲再加裁酌即賜題覆職
庶危遼可存萬勿遲疑以貽噬臍之悔也須
至咨者

○南京兵科署科事禮科給事中晏文輝題爲夷
虜孔熾防勦宜周懇乞

聖明大奮英明急解近憂實圖後效以安
宗社事臣惟遼師失利京都震恐大小臣工進言
獻計
皇上亦間行一二如起熊廷弼劉國縉如調劉孔
胤如徵募兵一二萬如發帑三十九萬餘以
援遼亦可謂留心邊務矣但奴酋今又整旅
西來離撫順不遠虎墩兎憨今亦上馬南侵
去廣寧匪遙遼左岌在旦夕山海危如纍卵
此何等急迫也而遠水能救近火乎杯水能

救車薪乎當此之時
皇上宜急御殿召大小羣臣商議軍機問閣臣以
焚理安攄問吏部以文武材能問兵部以折衝
弭銳問刑部以寇賊姦宄問工部以城池器
械問科道部司以言責官守赫然斯怒忘在
詰戎則一時振作精采倍常羣臣鼓舞職業
立修夷虜聞之亦必心悸魂搖悔禍不服矣
而又急遣人宣諭虎墩兎悉罪之以助逆訓
之以效順委曲行賞令其捲甲而退急遣人
賞資北關朝鮮堅其心志壯我聲援屯兵近
鄰俾奴酋內顧而不敢前急遣人安慰遼民
率其子弟練其兵甲竭力死守令奴酋却步
而不敢攻瑕急遣人激勵遼將遼兵豐其俸
糧厚其爵賞堅壁拒堵令奴酋反戈而不敢
直搗而猶未也催熊廷弼以代楊鎬調度矣
而尤出劉光復于獄使贊畫于遼俾得互展
其才催劉孔胤領兵赴援矣而尤重用秦將

王國樑尤世祿黃璽遊擊董繼舒守備馬如蕭等各帶家丁各領銀募兵數千速練速行以繼諸後俾得大壯其勢催所調所募之兵疾趨往遼矣而尤出令于國中傳示于海內招義士自領兵義民自出餉以援遼較其智能量其多寡或予以爵秩或給以旌獎使得鼓其忠義而倡其勇敢此或可以救目前之急而解一時之危至實圖後效則又有進于是者今談者皆謂天下無將不知草澤之間

英雄隱伏豈無如漢之衛霍乎豈無如唐之郭李乎豈無如宋之張韓劉岳乎惟上之人破格而招彼將挾策以應矣皆謂天下無兵不知環海之內健勇如林秦晉齊豫不有礦徒少林寺僧可募乎吳楚不有鹽徒戈陳家兵可募乎郡郭州縣不有常勇壯快可練如主政鄒維璉所陳者乎惟上之人設法募練彼將竭蹶以投矣皆謂天下無餉不知六合之內財利如藪除加派捐俸外開原節流不有錢法之當廣鹽法之當清屯法之當整稅契之當嚴乎不有貂瑞鋪墊部司茶菓之可暫停中外衙門濫役銀兩之可暫革乎不有吏兵二部効勞討缺之可暫折戶工二部米糧工科之可暫考乎凡此事體着實舉行使將滿于邊兵滿于伍食滿于庾且守且攻以復再敗之恥而收全勝之効尤及時舉儲講行枚下任大僚下考選補部屬點撫拔用司道廳郡縣佾各盡其職而共殲力于王家庶金甌之國家無缺壞則上不負天地前不辱祖宗後不愧子孫萬世而下稱享國長久有道之令主豈不休有光哉不然躬守其盛于四十七年之久目視其亾于一旦之餘書之史冊亦足羞矣然而相臣樞臣亦不能辭其責也當救焚拯溺之時尚不爲完計定畫終日議論竟無成說終日候猶尚可爲天災雖降其仁愛之心未已也民

生雖苦其慕戴之心未衰也人才雖摧折其
報效之志未已也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乘
時蓄之猶可及耳伏乞
皇上與諸臣大破因循之故羣頓起振作之雄心
于以轉危爲安挽亂爲治則遼幸甚
○山西道御史馮嘉會題爲遼患日迫日危
廟筭宜定宜密敬陳一得之愚以備
聖明採擇事自遼左三路失利中外皇皇獻謀以
辨京師左臂之患以紓

數事蒙
聖明採納過半見之施行中外忻忻然以爲
聖明之留心邊務如此庶幾哉三韓尚可爲乎獨
念此外有諸臣所約言而未及詳與所未言
而機不容露者如遼事非朞月可了其備禦
長策計宜早定也兵機最宜慎密其制敵勝
筭謀戒先洩也請采其槩夫天下事雖繁細
小務必先原始慮終定計而行徐以責其成
功而況兵者天下之大事或應以守而爲戰
或應以戰而爲守必有卓然一定之計而不
易然後斷然行之而不移今遼左連年殘破
朝不保夕諸虜乘機要挾與夫奴酋窺犯遼
瀋開鐵之報又踵相接也是誰爲攻而令其
猖獗如是此時固不宜漫言興師討逆以蹈
往轍之失則其計不得不定于守矣若徒守
而不可以戰是爲示怯損威終亦不成其爲
守將守與戰兩失亦非計之得也職竊以爲

今日守遼之計非多兵不可兵多則輸餉難
繼其勢非屯種不可故晁錯論備邊之策必
先積穀裕民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塞
下今遼左土廣人稀又當新舊瘡敗之後邊
境蕭條沃壤盡棄其地正可耕而食也而遼
兵見存與招回暨徵調出關者不下六七萬
人再停逵方募兵即以安家行糧之費募遼
人三四萬前後共可得兵十萬有奇以此兵
數目前即難輕議攻取儘足屯守相兼若就

中以十之四散處于開瀋遼鐵清撫間且耕且守官爲給以耒耜牛隻督之儘力開墾又量蠲其租稅俾得專力于南畝再揀精壯者十之六爲遊兵而以智勇之將如賀世賢者兩人各統一軍東西並峙互相應援外以杜窺犯內以護耕作暇則勤訓練而修墻堡俾耕民無戎馬踩踐之虞培植稼穡收成之利即以土之毛食土之兵以土之兵爲土之衛守可也戰可也申縮自如操縱由我此所謂以守而爲戰奴酋之困敗可坐而策也第是役也談之易任之難作始易令終難自非閣部大臣力持于內將時久議興鮮有能善其終者昔趙充國上屯田方略公卿初是其計者十僅一二獨魏相云後將軍數畫軍策甚善臣任其計必可用也以此屯田獲璨厥成至今稱營平困服羌戎之烈歸功于魏相不衰也方今遼鎮新推經畧熊廷弼與撫臣周永春均之宏才遠慮輿論咸推而又以公忠任事有懷必吐之劉國縉贊畫其間三人必能同心共濟虛以相從了此政自不難惟是仍望當事大臣力爲保任務期終底于成即奴酋纔滅之後亦堅令終行此法庶三韓世爲樂土永紓聖明東顧之憂總在斯舉矣至于兵革之事機宜變于頃刻利害轉在呼吸其應秘密當何如者故曰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藏于九地之下又曰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皆言示人以不可測也邇者我進師勦頓遭敗劒竟盡由將帥進止不一聲援不通之故哉大率不審之咎居其強半經畧楊鎬四路進兵以分奴勢未爲非策第其分派大將某偏裨某某出某關道臣某監督某將既具疏以聞出揭發抄復大言于誓師之日及出師一一如其所言畧無纖毫機權變化以致逆奴預知在在設誘處處埋伏三路兵將肝腦塗地李如栢兵馬若非令箭撤回則亦三路之續耳兵機可

密乎不可密乎向開奴酋狡黠異常又有中
國亾命之徒以爲謀主不但遼左事機盡爲
窺瞰而長安邸報亦用厚貲抄謄致去益奸
細廣布則傳遞亦非難也及今不倍加秘密
嚴防漏洩豈止虧我虛實竊恐諸臣建白深
謀石畫彼皆先知而預爲之備掃穴犁庭其
何日之與有職慮以爲一應章疏無干遼事
者照常發抄無容說矣即與遼事相關亦有
當發抄不當發抄之兩端凡遣將調兵查覈
邊務宣慰屬國用人措餉募兵買馬討罪固
圍之類皆先聲也宜發抄以招中國之助勦
而發其敵愾之氣至于如何用偵探如何行
反間金白作何籠絡憨酋作何誘餌與夫戰
守何策出奇何術設伏何所凡此之類皆後
實也不可豫洩也如有條陳除具奏外宜送
內閣兵部都察院及兵科各揭帖一本其有
事相干涉衙門亦送揭帖不必發抄如果條
議中肯有裨撻伐者兵部具實題覆亦不必

發抄惟移咨經略督撫贊畫監軍相機施行
其經略督撫監軍等官有事干軍機應題請
者亦止具揭各衙門並不許發而兵馬錢糧
廟謨着數奴酋不得仍前窺探我守彼不知其所
攻我攻彼不知其所守千以制其死命獻俘
闕下可計日俟乎此非臣之過計也昔宋室君
臣謀議舉動金元無一不知往往師未出而
先頓焉卒至于敗亾不可救劉騎順昌之捷
由其不意兀术僅以身免狄青夜半破儂智
高幕僚尚晏坐不及知兵機之密與不密其
利害大較可覩矣儻職言頗有可採乞
勅該部題覆施行

籌遼碩畫卷之二十一　　巳未仲夏

天都程開祜仲秋父輯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餉厝處甚艱支用數
員宜覈仰懇
聖明嚴行稽查以防冒破以重邊儲事蓋自奴酋
狂逞至再三遂爾聲罪致討議兵議餉在額
餉以餘額軍既升斗旁給之不可則新兵必
需新餉又倉卒取辦之匪易惟是發帑金以
至搜括加派業已發過三百萬有奇矣夫此
三百萬其取數不爲不多矣從今日試問此
三百餘萬其所存尚能有幾哉果能滅虜朝
食且不宜泥沙用之況其豕突鴟張政叵測
也即能黜鐵成金亦不宜糢糊費之況其厝
盡膏窮無復之也如召募調兵買馬製器諸
一切惟新餉是用顧新餉所從來豈神輸鬼
運乎而堪此種種恣取也即招募調兵等餉
一切皆取用之不可減額取用有無耗蠹豈
容神秘鬼幻乎而竟茫茫莫可究詰也臣愚

敷每遇雙月即報一次無致久而不可稽有
不當用而用者即嚴行駁查不得徇體而面
縱之有不宜借而借者尤速令補還不得任
延挨而寬之直行各衙門造册報部仍至歲
終通爲奏繳庶出納有憑以查明而厝餉百
般之苦心不致徒填無涯之谿壑矣伏乞
勅下臣部轉行經略督撫責成司餉各道各悉心
查核報部其有稽遲不報錢糧混淆者仍聽
總督經略巡撫及新科查參庶前此數百萬

之餉知有下落而後此不可底之浸漁亦有
恃而罔敢肆將舉目雲屯之卒免呼癸而壯
軍容奏凱旋固吾圍胥于是乎係矣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左阽危已極上天垂
戒孔昭等事先該遼東巡撫周永春揭帖前
事內稱遼左二十五衛餘丁頗多因額餉止
給四錢無人頂補盡加一兩二錢必蜂擁以
應等因到部該本部看得舊軍頓增二三萬
如用舊餉乎而舊餉可足支否若用新餉乎
則頂補募兵陣亡之數可也一面挑選以便
頂補一面酌報以便題覆去後今該遼撫咨
覆據寧前道議稱每營限定名數挑選精銳
各爲選鋒月食一兩二錢防守之卒月食八
錢臺軍危苦亦食一兩二錢以上俱爲舊軍
舊餉通融支給其缺伍之數另募新兵填補
月食新餉一兩五錢統候奴平之日酌議汰
減該道之議似爲適中不但一道可行即全
遼亦當通行者也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該本部看得先年遼粟價賤人易爲生軍
有屯地足以自給閱視定經制限以四錢亦
良有見今議冲鋒破敵似宜稍增但以四錢
而欲加至一兩二錢一道如此五道皆然則
全遼年例五十二萬外該增銀一百餘萬無
論勢所不能而中間增減亦當明白剖折如
曰舊軍毋營限定名數挑爲選鋒月食一兩
二錢要見非道限定若干全鎮共挑若干計
餉若干如曰防守之卒月食八錢亦要某道
若干全鎮若干計餉若干如曰臺軍危
限定若干全鎮若干計餉若干如曰臺軍危
苦亦食一兩二錢亦要限定某道若干全鎮
若干計餉若干又曰俱爲舊軍舊餉通融支
給而一倍增至二三倍在于年例民運本鎮
七十餘萬之內是否殼于通融也又曰缺伍
之數另募新兵月食一兩五錢以新軍而補
舊伍何以又食新餉如曰奴平餉止則此多
軍作何處置多餉作何裁減今若不一一申
明後必紛紛滋擾似非畫一之法有碍題覆

況今兵部各處調兵甚多遼鎮選募亦當照
顧如調兵足用則募兵宜酌而遼鎮舊兵出
征者或可議加守地方者恐不宜槩增今調
兵雖未發至據按臣奏報新兵尚有四萬餘
晝地而守隨時而練戰守亦自可資即寧前
道所稱該道官軍原額一萬九千九百餘今
止存一萬一千一百餘缺額至八千餘一道
如此各道可知其京運年例五十二萬餘分
毫不減缺兵之餉歸之何所若去年撫順覆
沒之後喪亡若干實在若干行查已久至今
未報殊覺含糊愈難措餉除疏請嚴查外爲
此合咨前去煩查照咨內事理速將廣寧道
所議遼鋒守卒臺軍等第增數計之全鎮舊
軍實數若干其用餉實數若干募兵補伍應
食餉若干今增添者若干總在七十萬內通
融支給庶乎可行若此外再加則各邊額餉
已定毫難那移省直民窮財盡又難加賦無
論時久爲難即目前吸吸待哺將以何項充

腹作事謀始或亦當講況兵貴精不貴多與
其多而無用孰若精而足額似爲得之也若
補舊伍而用新餉倘新餉止日又用何項錢
糧逐一立等查明咨部以便題覆施行

○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傅宗皐題爲遼事告急
聖應轉圜懇乞併採羣言全遼安頓以固
神京事臣竊觀京師大勢如人身腹心然薊鎮
咽喉遼其左臂也左臂折痛必連乎咽喉若
咽喉梗病且徑中腹心矣又如人家堂奧然
戶若門戶毀盜從他竇窺堂奧矣此必然之
勢也項者遼兵突舉大半衂沒僇辱之慘至
不忍言

皇上近採廷臣議起前任按遼御史熊廷弼陞
理寺丞星夜馳赴遼東宣慰軍民惶惶遼
民自茲有恃無恐此以見
皇上存遼之大略矣又允吏部題陞永平兵備僉
應泰謂秉應泰足以備兵永平也此以見

皇上防薊之大略矣藉令三韓警報來諸臣協議
聖衷斷行用人立政盡如此何患遼安問薊
神京罄於磐石矣顧不虞當時泄泄致有今日
就令思之尚有全遼安薊吃緊事理爲諸臣
所已言
皇上未卽允行者臣請撮其大指願
聖明垂聽焉諸臣議以遼東之養虎遺患撤籬進
犬豢奴酋以冀旦夕之安濫封爵之賞致遼
東之兵馬削弱錢糧耗費悍然曾無顧惜者

非李如栢父子耶與李如栢欲後則後欲
護持之如嬌子惟恐拂其意嬰其鋒罔顧朝
廷封疆之重者非楊鎬也耶往事
不具論卽如分路進兵奴地之險伏賊兵之
堅瑕鎬與如栢豈不知之卒之衝鋒冒險惟
援帥之杜松劉綎王宣輩如栢乃處錞居後
也此何說也及至杜松輩死馬林潰監軍道
臣潘宗顏等陷中路一枝士馬業已覆沒無
餘劉綎忿而進兵連撝五寨墮入賊伏中存
亾係于呼吸如栢與之同路逗遛不進直待
令箭傳至倏忽退師乃楊鎬謬報于杜松則
曰違期喪師于劉綎則曰深入賊境于如栢
則曰全師退守又何說也以大兵爲當進耶
則不當臨時撤回如栢如栢既已撤回何故
縱杜松劉綎輩諸軍當先而皆致之死地敗
地此其間如栢實有狡計規避辱國喪師而
罔顧所云逗遛失機不足以盡其辜也楊鎬
糊面喪氣甘爲木偶聽李如栢欲後則後欲

撤則撤不難輕全師于一擲視之李維翰失
陷城池其罪狀實相等矣
陛下于此尚可過爲姑息于楊鎬則聽其策勵供
職于李如栢仍聽其總兵河東何其昧朝廷
無體統邊彊無重臣耶頃閱諸臣條議有云
撤回楊鎬聽罪卽以撫臣周永春代之經略
又云逮繫李如栢卽以李如楨代其總兵一
面督促宣慰寺臣熊廷弼星馳赴遼大破常
格以代周永春巡撫于以整兵繕堡攜虜絕

夷收拾舊令衂敗徐議進勦機宜是或一道
也而臣以爲逮李如栢當與麻承恩分別正
罪令賣國與逗遛殊科撤楊鎬尤當幷勘李
維翰令失陷與誤機同罪然後體統正朝廷
尊事權一施爲順殘遼敗局庶幾可幸免全
不致因循爲外夷所笑決裂爲
神京震虩也道必繇于此矣此今日全遼之議
所當亟行者一蔔薩

陵京往例以匹馬不入爲功從撫臣劉曰梧抵鎮
乃始躬親訓練旌旗壁壘業已改觀陷陣摧
鋒所嚮克捷蓋皆爲防守之用也去年遼事
方亟前後調援精銳爲之半空今皆付之鋒
鏑間之永平一帶孤兒寡婦號泣相聞永平
新下募兵之令匝月之間杳無應者民情上
氣于此可見近日經略楊鎬又議調薊鎮兵
數千刻期赴援似乎在遼急遼未嘗慮及于
薊故也屢閱塘報宰煖虎兎等酋乘奴勢方
張擁衆挾賞明言搶關萬一結連深入山海

有將無兵何以待之如撫按所請新募之卒
赴援山海免其解京調發是誠最急著也而
況諸酋挾賞甚奢莫厭所欲聲東擊西乃其
故智而今態度安知非連結奴酋以直窺北
關赫挾衆顏遂乘勝長驅以跨喜峰諸口者
乎有一于此三協諸路將卒稀少似未可以
丸泥塞也項見按臣調留關口文武二臣以
爲綏衆把守之計是誠深計遠猷此外尚當
添兵貼防不無顧望京軍之至然京軍習慣
騎悍不聽約束非得良將統制之綏急似未
可恃近者覩
皇上軫念遼薊慨發帑金四十萬諸臣議以三十
萬解遼東以十萬貯薊鎮募兵防守誠爲確
論以將來新餉解發竝當以此爲例事在撫
按酌量陳請可矣總之薊鎮內擁
陵京外鄰虜穴萬一有警剿扶以膚
聖明所悉今特允升材品道臣俾與撫臣劻勷拮
据將來永平一路防禦必有可觀諸凡窒隙

强幹當與遼事竝圖之此今日防薊之議所
當亟行者二然臣因是有感于募兵之說焉
非遼人不能安遼人非諳遼事者不能策遼
事固也乃募兵于遼屢年不能得何也甚安
家行月糧之須未有定額猝呼之而無以應
邛抑遼地軍衛星羅世職之官重徵苛求剝
削滋甚今雖一旦募召而軍民逡巡尤尚畏
入其網羅耶則莫如就世職而示令痛懲痼
習寬恤招揀仍量其職秩崇卑家計饒乏族
屬多寡限定每員募數十名或十名數名不
等勿問餘丁義男親識黨里但饒壯有膽力
能投石演藝射者盡令報赴戎行躬率操練
練就補與新軍月糧間有調用即給與安家
行糧俱于新餉數內照客兵酌量支給其或
趨薊鎮而今邊方腹裏需用此法並緊容臣
另疏陳上暫因遼薊要務而併及之懇乞
勅下兵部逐款議覆舉行于目前全遼安薊輩固
神京諸務未必無小補矣

募不如數訓不堪用甚有占籍不著伍者竝
罪募者褫秩奪餼勿貸有如世職募召不足
然後諭令間左照前報充如是而遼東材勇
應募試奇者必多矣即以遼人安遼六安見

兵鄉閭有斥堠于以裨補官兵之所不至方
略莫饒于此矣蓋古者寓兵於農伏至險于
大順藏不測于至靜我朝鄉約保甲正合此
意今日用之尤爲對証之藥不怒之威其在
薊鎮震鄰求安燕溺自救行之尤易易也奚
趨薊鎮而今邊方腹裏需用此法並緊容臣
另疏陳上暫因遼薊要務而併及之懇乞
勅下兵部逐款議覆舉行于目前全遼安薊輩固
神京諸務未必無小補矣

○遼東河東總兵李如楨題爲恭捧簡書謹陳遼
左艱危事勢幷戰守軍需梗槩事竊念職以
介胄之子備員禁近有年地聯宥密寵列官
廟堂推扳
皇上簡牖俾職掛印鎮守惟是遼左之士馬物力
非但不逮昔時卽欲如未敗之前且不可得
奴酋之鴟張驁擊非但甚于昔年卽近視三
路未敗之前日甚一日且地方之殘破事勢

之窮促真有耳不忍聞口不忍言者斯時而
欲因敗爲勝轉弱爲强其難可知所望再報
者藉全遼兵力耳今遼且盡地分將健兒壯
丁各有攸屬調募最難卒有緩急其誰相顧
閒潘霫開鐵間蹂躪逃竄之餘除分防外僅
存士卒二千餘人銳氣阻消驚魂未定奴酋
入犯何以禦之其難又可知古之制勝良由
事權專一今無論十羊九牧抑且疑信相參
職卽洒腔血未易見諒且此行而效未敢言

功萬一不效罪將誰諉蓋假權之意輕而責
望之意重顧忌縈心手足罔措將何以指揮
將吏約束三軍其難又可知他如瘡痍未起
則休養之難玩愒相仍則振刷之難殘破未
復則保聚之難恩澤未洽則得民死力之難
環顧諸艱無一不責于職之身而欲濟諸艱
又無一得展職之手職又安能別操他術以
自効哉惟望
皇上與廷臣軫念遼左安危事關
宗社發縱機宜同心泰決或稍寬其文法俾獲展
布四體已爾不觀治病者乎方元氣耗盡厄
龐不能起家督憫其垂斃也急于延醫比望
形切脉而定方旣不信用其治且所需藥物
又不應手卽有倉扁亦將却步矧草澤之醫
乎以今觀于遼左則垂斃之疴而職則僅僅
草澤之醫耳職愚以爲欲起垂斃之遼惟有
以戰爲守固守爲戰而已何言乎以戰爲守
也酋方負嵎我收收卒誠難遽與角勝然遼

地無四塞可憑若徒恃乘陣則清河非前車之鑒乎計必達哨探預防守入則嚴堵截或乘其暇或擊其惰出奇以殲之大入則大創小入則小創俾逸待勞主待客漸令虜氣日索而我威日振如是而守守斯固已何言乎因守爲戰也我之軍聲既振則酋必不敢輕犯我乘此而益得精教練繕城堡餙武揚征勦而先聲令朝鮮乘戰具時也種而又擇其虛北關掩其後則彼有限之衆易勞嚴貂

珍之禁絕貿易之端財彼一隅之則易趙況奴賊殺其子弟親戚其衆易間也或使變生于內潰海西南北關等酋皆伊世仇其人易購也或令黨孤于外相機而動動必萬全如是而戰必勝也烈庶庭掃穴不先易爲力乎此職所立之方也弟軍中以用人爲要者自副參以下皆職所與共命者承平自是循資危亂必須破格倘用一人不當致悞全軍職請得于將技中精閱之必其人弓馬素精諳曉韜鈐胆氣過人堪充戰陣者而後用之否則不妨更置其有冲鋒破敵能立奇功者立爲中請白千把總以至守都參遊以次遞陞其白衣家丁除首功外自千百戶以至指揮以次實授懸不次之擢以鼓智勇之士誰不矜奮至若召募一節前會議時職曾言募遼人守遼地今聞河東營路滴條丁壯多徒職願河西守臣無分畛域同舟共濟加其糧倘鼓其義勇壯士雲集河東安而河西亦安神京可高枕也然軍聚則用煩戎知皇上必不惜費夫此時不費他日恐欲費而無從此又職所需之藥物也而体方用藥猶有節度焉古猶慈母有敗子嚴家無格虜法貴嚴也彼烏合之衆類皆屠博亡命之徒而欲驅于極險極危之地是非訓齊于平日法行于軍前誰肯用命藉令漫然嘗試是以卒予敵也以倘委壑也遼左之事豈容再悞寧獨

皇上三尺具在即

九廟英爽亦陰殛之已顧行法當自將領始衆遊
以下臨敵觀望退縮者立斬以殉則又誰敢
不蹈湯赴火勇往直前乎此其梗槩也而月
前急切之需則不過兵與馬火器盔甲器械
耳蓋兵貴精不貴多如徒多不堪用後費奚
益故法當隨募隨練挑選須精訓練須熟少
則二三萬多則四五萬亦自足用一應糧餉
職未敢遽定數目至如馬匹或給或買務各
得膘壯以充戰陣其鎧甲器械或查給內庫
或給鐵委官令其督造堅利以備實用總之
錢糧數則事事可辦錢糧不數則物物難精
事理昭然無俟職言之畢已除一應事物當
與督經撫按商酌而行不敢槩瀆外伏望
皇上自爲封疆社稷大計
勅下兵部議覆以便遵行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措餉極爲艱難用餉委
宜斟酌懇乞
聖明允查遼鎮新舊軍馬及餉銀數目以免耗費

以便畫一備餉事照得遼左兵餉原有一定
之額如欲加餉必須覈兵若復增兵當先添
餉方爲畫一持久之法也近見用兵者今日
議增幾萬明日議增幾萬泛然溢額而不慮
額外之餉從何所出竊謂非計矣用餉者今
日議加某軍若干明日議加某軍若干紛然
加倍而不顧加倍之添後將何繼恐亦非計
矣如遼東一鎮舊兵九萬五千馬騾半之每
年京民兩運共銀七十餘萬以養九萬餘之
軍馬昨李撫臣在事奴酋入犯之初損折甚
衆報曰全軍覆沒矣而不言撫順二次之失
若干清河撫安馬根單等堡之失若干屢經
行查至今未報若論事體如某日損軍若干
則某日扣餉若干某日方補若干則某日方
支餉若干均當一一詳開報部以便稽考者
也又如援遼新兵共八萬八千一年以來發
餉已三百萬餘自經略在事出剿失利之日
損折大半按臣報曰四萬五千餘矣其中舊

兵折者若干新兵折者若干還應細查冊爲
報部如某處損折舊兵若干則應扣舊餉若
于某處損折新兵若干則應扣新餉若干及
軍到之先後支餉之多寡亦當一一詳開報
部以便稽考者也蓋山林不給野火滄海不
實漏巵言虛耗之害也今用餉者既爲破格
加添乃用兵者又復溢額召募雖曰事後議
減不知添之易而減之甚難也已後可慮也
雖曰奴平卽止不知泛濫而徒糜糧餉不如

精練而可備緩急也舊轍可鑒也臣竊謂用
兵用餉屬一事須同心商確方無舛錯必和
衷相濟方可成功今宜將前後幾番喪敗之
兵一一分別計筭并前後幾次支扣之餉一
一按日清查逐次開數詳細造冊報部以便
畫一措餉伏乞

命下臣部移咨薊遼督撫經略及咨都察院轉行
遼東巡按御史幷劄新舊二餉司除將新舊
二餉支過扣過若干數目逐一詳報幷督既

往損折之兵數如近日出剿按臣報損兵四
萬五千卽將此四萬五千之餉截日住支扣
一總數待有兵補冊爲開糧如去年撫順清
河等堡屢報損軍卽將各堡損失實數報部
月餉俱爲扣除某堡補兵若干然後支餉若
干其未補者一槩不許虛冒卽陣亡優恤業
爲另處而故軍月餉最宜清楚其先後損失
兵數扣存銀數俱一一造冊報部以憑查覈
總之餉期于實而不期于虛兵期于精而不

期于濫則司兵者不致虛糜而耗餉司計者
亦可以按兵而措餉矣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遼左萬分危急乞
勅科臣速閱以圖目前以責後效事爲照遼左自
敗師之後軍氣不揚人心幾潰戰固難言守
亦未易而況奴氣日驕略不悔禍卽塘報皆
稱修築山城狡謀叵測又時出輕騎擄掠我
哨役焚毀我營屯如此情形固無日不耽耽
窺伺以爲疲我之計若試視今日之遼與今

日之邊備破壘殘堡能修復否驚魂收卒能收合否馬匹器械整頓幾何芻糧儲積幾何凡此皆綱繆之事而我之所轉以待敵者故聽其玩愒則爲難鼓之琴而耀其聲慮尚可改前車之轍臣爲前議科臣姚宗文閫遼東三路覆師邊腹之精統盡殲視蓋事之不容緩者又況經略將代大將更前後之事權不一彼此之嫌隙易生若再踵襲因循將虛冒至不可問而廢壞全無底止邊事竟何賴焉至于戰歿官軍四萬五千有奇此時飛燐盈野暴骨成丘婦哭其夫子哭其父者又不可勝計必弔死問傷亟爲憫恤或給扉屨以生還或收骨骸而掩瘞蓋必如是而後可以博浩蕩之恩鼓忠義之氣耳此實救時安邊大猷繫總惟宗文饒爲之臣所爲不厭聒瀆而再三以請者如此伏乞

皇上軫念危邊亟發前疏飾武備而聯人心蓋一舉而兩得矣所有閱視

欽遵施行

○戶科給事中李奇珍題爲兵食之計已窮部臣之議互執謹虛心酌議以請

聖裁并乞大發帑金以濟急需以握勝算事竊自遼東三路覆師邊腹之精統盡殲神京之左臂幾折門有餘旅盧祀堪憐前矛微調既無所施召募勢不容已夫募兵則必有買馬安家之費此隸在兵部者該部惟太僕寺馬價堪動而近且難于取盈其餘並無別項可

備緩急之用故兵部尚書黃嘉善疏請那借南北各衙門銀六十餘萬兩又議將絕軍變產缺官柴馬及拖欠太僕寺馬價等銀悉令解部又搜括各省直稅契布政司吏承納班各州縣平糴一半折價各運司積餘鹽課又河工節省兌軍買米樽節藩府勳臣士司義助內外各官捐俸等銀分半解用職掌俱在詎敢越俎而侵官借處無門聊欲醫瘡而剜肉良非得已也但去歲四月至今三月出剿

官兵未滿九萬所糜餉銀已三百餘萬今計
遼兵見在與見議征募者約共十三四萬不
啻半倍之矣加派之額僅僅二百萬而征解
且多愆期未能平濟則指俸義助勢在必須
若倉穀一項原係備賑如或兵荒濟至安保
內患不生平糶半價自非豐稔未易輕議至
稅契納班積餘鹽課皆係濟邊額餉而河工
見解戶部者併欲分而有之夫增兵則必增
餉有餉而無兵猶可召補有兵而無餉詎堪
誰任之舍已田而芸人田
楊嘏寧無脫巾伊
非策矣故戶部尚書李汝華疏議內外捐俸
及藩王義助河工餘鹽等項係戶部者充戶

部之用其那借及缺官柴馬絕軍變產拖欠
馬價之類係兵部者充兵部之用各不得相
干道期共濟何須畛域之太分身在事中不
覺痛癢之關切亦非得已也今計兵部安家
買馬之費既有那借六十餘萬而又取資于
軍產缺官積逋馬價等銀似可稍支目前之
皇上發帑之無時而憂

皇上慨發帑金三百萬分給戶兵二部專備逐左
兵食然後霜蹄與驟雹雲屯伏飛與騎射鱗
集而兵足糗糧芻茭水輸陸輓者不絕而食
足兵食既足則神氣內張
皇靈外懾進足戰退足守此致人而不致于人誠
廟堂勝筭也不此之務而令治兵治粟者凜凜
憂不足且吳越起于同舟埴篪乖于迭奏使
奴酋聞之寧不笑中國無策耶然職不憂
皇上發帑之無時而憂

皇上臨御之無日使臣御文華殿召問二三大臣
以兵策兵部以食策戶部自知百孔千瘡無
能爲終朝計當不愛贖然之長物以保無缺
之金甌是臣下百喙爭之而不得者
皇上一啓口而立決矣即如誘用愍酋借援金白
此潛天潛地之謀
皇上謂宜密

諭樞臣秘傳神略乃因叩
閽無路致廷臣露章以請奴之窺我甚審萬一
機露而彼反得我先着不幾以泄敗耶
皇上柰何以靜攝爲燕堂而以臨御爲桎梏也故
今日爲遼事計喫緊在臨朝雖兩者固皆
皇上厭闇然舍本計而末是圖即吾敝無益倘蒙
皇上少加採擇又何兵食之足足云
○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添註照磨董啓祥題
爲恭陳遼餉省費提法以紓
聖懷事臣因奴酋叛逆普天同仇自去年閏四月

迄今曾兩次上疏勦奴除兇雪恥初疏現在
御前再疏奉
旨下部頃見經略楊鎬喪師之後據遼東監軍陳
御史查報疏內陣亡文武等官共三百一十
餘員陣亡軍丁共四萬五千八百七十餘名
陣亡馬騾共四萬八千六百餘匹陣亡戰車
一千餘輛陣亡火器一萬三千一百五十餘
具陣亡盔甲器械山積無數可記讀之傷心
痛骨且自楊鎬入遼以來不出十個月內我
皇上欽發內帑暨戶部搜括那借金錢節運解出

烏有不獲半鑪效驗思之傷心痛骨月今請
兵請餉較前愈急增兵增餉較前愈煩奴酋
之蕩平結局無期則兵餉之煩費結局亦無
期倘復蹈楊鎬覆轍而不速爲變通恐處餉
者極難極苦不啻刮佛面之金用餉者隨到
隨盡不啻付東流之水勢必至海內虛耗紛
起干戈不忍之禍豈僅僅遼左之垂危而已
哉微臣復有匆匆莞可以省費即可以足費者

其法頗直捷簡易恭獻
御覽採擇而行之可乎九邊驍勇惟遼稱最姑不
遠引卽萬曆初年以來如破擒王杲馘斬速
把亥等捷皆遼左之兵並不借兵于隣鎮也
今日之遼人猶昔日之遼人以厚糈招之卽
集以敢戰倡之卽銳今不專用遼人而紛紛
募外鎮外省之兵臣愚以爲非計何也舍遼
人而別募兵不特安家行糧等費不貲且鎮
鎮搖動省省繹騷使未招之民化而習劍戟
弦誦之士化而談攻剽脫有卓澤之雄乘隙
蹈瑕小則爲劉六劉七大則爲黃巢朱溫則
誰開膺階也此猶言乎達而未及厲遼者也
倘必欲舍遼人而別募兵不特省鎮應募者
跋涉長途足腫形憊到遼不堪充戰多登鬼
錄且遼兵月餉每名四錢客兵月餉每名一
兩五錢多寡之數懸如天淵彼遼人者見待
士著如此之刻薄待外兵如此之優厚傷其
心奪其氣深其憾益其赤矣嗚呼募外鎮兵

每年用餉七萬二千兩養一萬不戰之兵今
加餉七萬三千兩養一萬能戰之兵矣是計
之得也若各鎮新募援兵一萬近例每名月
支餉一兩五錢則歲費餉一十八萬兩而行
糧等費不在數內以臣前法行之是養遼鎮
募兵一萬比養外鎮募兵一萬歲省餉一十
萬八千兩矣是計之得也今遼師敗後處處
殘破河東爲甚夷虜交訌兩河並急兵少決
不可支吾邊長決不可脉防非戰兵一十二

萬雖張韓劉岳弗易措手也而戰兵一十一萬即取足于遼東固易易焉者臣據遼東監軍陳御史查報疏內明開陣回幷召集官軍實在戰兵約有五萬只須挑選軍六萬遂足一十一萬之數而挑選遼兵有法焉遼軍舊額八萬有奇當于河東挑選三萬河西挑選三萬共六萬而此六萬者每歲加銀七兩二錢共加銀四十三萬二千兩通閏加銀三萬六千兩總加銀四十六萬八千兩俱于新餉二百萬兩內取足以臣此法行之比召募外鎮外省兵六萬每歲省餉銀六十四萬八千兩矣是計之得也其敗後見存客兵約有五萬宜申示畫一之法均給一兩二錢是每名歲支餉一十八兩四錢而五萬客兵該歲支餉七十二萬兩通閏加銀六萬兩共歲支餉七十八萬兩俱于新餉二百萬內取足比舊例每名每月省銀三錢十二個月省銀三兩六錢通計客兵五萬共歲省餉一十八萬兩是計之得也說者曰客兵每名每月頓減銀三錢恐其生怨是不然凡敗回軍丁皆前日出邊逃伍敗北之兵法當論死今赦其誅斬而復爲收用恩同再生僅減三錢與遼人一視同仁德施殊厚其誰聽怨焉臣通計挑選加餉遼兵六萬該歲支新餉四十六萬八千兩合于見存減餉客兵五萬該歲支新餉七十八萬兩則二項兵共歲省餉一十八萬兩內每歲剩四萬八千兩是于新餉二百萬兩內每歲剩銀七十五萬二千兩矣其無閏之年又剩銀九萬六千兩矣是計之得也至于計三年之通除剩銀外實支新餉銀三百七十四萬四千兩耳較之楊鎬在遼不出十個月內費餉至三百五十萬兩之多奚啻天淵是計之得也而分派二十一萬戰兵有信地焉以河東派兵則遼陽一萬瀋陽一萬鐵嶺一萬開原一萬清河一萬撫順一萬寬奠一萬金復海

葢一萬共八萬以河西派兵則前屯一萬寧遠一萬共三萬分派之後一面勤緊訓練一面設伏防守一面耕牧屯種視夷虜侵犯之緩急為飛撥召集之機宜度奴酋健健有限賊徒安能當我一十一萬遼左精銳之父子兵哉至于馬騾草料等銀自兵敗後亾失數多未聞給補無數可憑不敢開入蹕內夫召募省鎮客兵則經費無等而禍必叵測動天下專用遼鎮土著則措倒有限而効遼之法莫捷于此不然即五岳為銅四瀆為冶不能供尾閭之洩而況乎民窘財盡府庫空虛內外愁苦朝不謀夕之時哉

○雲南道御史俞諮皐題為廟堂有必然之畫奴酋有坐困之形策應日遲一日殛乞

聖明俯採芻蕘以圖萬全事職惟遼事敗壞主憂臣辱文武將吏無不願縶奴酋之頸而致之闕下者普天有同心也奴酋有險可憑靡入不利以新集未練之疲卒遠圖犁庭掃穴之奇功此海內所逆視其必敗也遼左阽危薊門因而騷動要挾叵測陵寢為之震驚

皇上宜何如儆惕者天牖宸衷發帑用人廷議繫繫賜批發庶幾足以激勵將士因敗為功以守為戰乃旬月以來泄泄猶故誠莫知其所終也夫奴酋敢于跳梁者獨有依怙險阻十數年來蓄謀逆我之虛實堅瑕無所不洞悉彼之設伏制勝輒墮其計中主客勞逸已自較然非假將吏以便宜懦之歲月不可矣職愚以為今日者當以修復殘疆為第一義撫順于遼為門戶睒睗之餘遂成丘墟因而克清河窺遼陽砍聊瓦北關豕突狼奔如入無人之境

國家既不愛物力務前滅此而後朝食及今修城池固營壘精簡閱安撫勇敢精銳各將士

畫地而守基置繡錯聲勢相聯彼方畏我之攻自不敢擾我之築倘敢干擾我之築勦之斯其時矣業且擁數萬援兵于境上退不足以守而訂進足以攻其誰信之此目前之宜亟議者一也以遼人守遼地承平無事尚可支喪敗之後虜勢益張驚魂未定倘若民可藉爲兵額軍不有八萬員名乎蔺募頂補宜無不可者大藉如林防禦安頓惟是議調發議召募萬必不容已亦萬必不容緩者各鎮

以空虛爲憂該部是以有四省廣募之請兵貴精不貴多寡一兵務獲一兵之用撫按責成各道各道責成有司若救焚拯溺然自是勤王之義倘敢于抗違成何法紀

國家一有緩急何以使人如劉孔胤之速實其自敢豈其不死行伍寧死斧鉞耶此目前之宜亟議者二也軍興之費動以數百萬計所最蒿目者難在餉遼孤懸危鎮三面迫夷一面阻海本色糧米苴料裝輓輸將爲尤難海

運費省而計程速督餉經理已有次第委官收買糧米民亦不以爲厲固天所以甦全遼之困也計當以十萬之師預三年之儲搬運打造船隻自當取辦于南厥草料輕載招風應難並責之東人薊永之間復苦供億經制既周餉餉可繼此目前之宜亟議者三也成化間董山糾毛憐海西夷入盜邊暴橫不遜詔鞫之廣寧尋誅之都御史李秉武靖伯趙輔督師三道搗其巢穴朝鮮亦發兵遏其東

走未有可縱其憑陵者邊備積弛人心日玩至不愛財物土宇人民以媚夷啖夷假以富強之藉生其虎狼之心遂釀成有今日惟是選將練兵慎固封守使奴酋不敢進撫順鴉鶻通夷等關一步清河何以得克火器何以輒焚聯船何以得砍叛逆如李永芳等何以得往來無忌而又厚結金白二酋褒恤朝鮮屬國戮力同仇沿江把截使建夷一粮一芻不得有所搬運市賞之利悉絕糧餉之資立

鞏夷可耕之地實少安得不坐困乎此目前之宜亟議者四也中流而失舟楫者生于各有一壺之心劉綎連克數寨被困重圍倘四路援兵首尾聯絡相應賊酋不幾于援首乎道將并殞萬骨俱枯

廟堂之上何得不心惻劉綎杜松潘宗顏等之忠魂深尤楊鎬之輕率李如栢之逗遛也惟是文武將吏于奴酋有必不俱生之理新推經略熊廷弼中外係望旦夕當且徵

俞綸與督撫二臣及贊畫劉國縉同心共濟滅賊無期則朝天無日敵愾折衝之氣宜壯集思廣益之度自弘庶廢以將捷代制奴酋死命釋聖明之宵旰也至若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措餉已憂枝窮督餉難炊無米新餉易盡舊額難剜猥乙

聖明收允臣畫以濟危遼以重九邊軍需事切照奴酋入犯以來至今一年耳其援遼之兵不過九萬耳而臣部東那西借湊發過三百五十萬餘其間蒿目嘔心恨不能量沙點鐵而智已盡能已索計已無復之矣乃猶兵連未已召募愈多臣竊私計之遼東舊兵外援遼新兵將有十三四萬則所費非四五百萬不可即有加派地畝一股僅僅二百萬而已況解者半未解者半非不日日催促徒令吾敝無遺籌最吃緊者無如用人受言伏願

頴禿耳昨蒙發內帑三十九萬餘臣初議一
半付兵部調募一半付督餉召買乃今供爲
調募用盡徒令臣部腐心焦思今督餉大臣
已駐潞河即到天津理餉急欲議召買而召
買之資計將安出急欲議轉運而轉運之資
策將安在屢屢問臣臣無計以應查得近有
內外損俸輸助之款有州縣積谷平糴一半
之款上緊移咨催解以付督餉衙門或可濟
目前之用至河工餘鹽則去年已搜解用將
盡于省直稅契吏承納班則年例舊餉毫難
別移一移而舊餉虧額將何處補此其關係
九邊良非渺小又如絕軍變產之銀缺官柴
馬之銀省直拖欠馬價之銀及歷年拖欠班
軍之銀共數頗多頗足供餉然係兵部之額
臣部雖置毫不敢覬以物各有主如田有疆
界難侵越也業經具疏于四月二十五日請
旨遵行未蒙檢發今督餉相催甚急臣計已窮不
得不復申前懇伏乞

皇上俯念危邊需餉甚急九邊額餉難虧允將糴
穀輸助等項係臣部者用之其變產柴
馬馬價班價等項係兵部者用之庶彼
此各得其分而餉不致噬臍兵不致呼癸矣
○專督遼餉戶部右侍郎李長庚題爲條議餉務
事宜懇乞

聖明俯賜採擇以安邊計事職本庸愚謬蒙簡任
程能揣分萬萬難堪會值關塞多虞
聖衷不敢憚勉赴于遼東天津水陸適中處所
往來儹運惟是法當創始不得不假功令以
激人心事貴預圖不得不講綢繆以爲先備
成大事者必不過靳于小費濟急用者必不
盡拘于文法職謹據布愚衷列款上請伏乞
天語叮嚀在事臣工協力同心總以濟遼爲念策
求必舉議在必行當此披髮纓冠之時不致
臨渴掘井之歎職且抑藉
廟謨免于隕越則疆場幸甚職愚幸甚

一卷萊海運二年之間行已有成緒但船隻尚

少相應行山東各府沿海州縣查見在漁船價值僱募今淮上淮發船五十隻有言沙船可募尤便于海者應行彼中查議近有逐商匡廷佐願造遼船依式廣造計可足用惟行該布政司及該道即于新餉銀內或聽民間上納本色或廣行召買以備陸續運發伏候

聖武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十一 四十

一海運可開而不可恃也陸運難而可計程海運速而不能計程也陸運雖有稽遲其糧無失而海運不能保其無失也陸運勞民力而海運用民命也陸運四季可行而海運惟可行于春夏也每歲漕河尚有漂損況在海洋而可常恃乎今除登萊海運外設于天津倉截留見年漕糧十萬石由山海岸以達永平薊此一路該職向年曾倒塞雲及在部司親見其行去年按臣建議行之已有成效近聞尚可行至山海出關則有遼東撫臣請造牛車可爲接運又有駱駝載運之議更爲簡便科臣疏中亦曾及之惟一駱駝所負三倍于馬

騾而一駱駝止食一馬騾之料若喂養得人
擺撥遞運事省工倍相應一併酌議運發以
佐登萊海運之不及也萬一風波不常海運
少阻以及秋冬風厲海不能行則此一途安
得不爲預計之策哉如東事底寧則裁留之
糧可抵下年本倉之數而牛車則令變價駱
駝分散各營俱爲便益伏候
聖裁

一本色之難無如草束若責海運職已目擊其
難前疏具悉此際應行薊永餉司多方召買
以備急需當此青草方茂之時仍宜差司官
一員解銀赴遼會同遼東餉司各道多方收
買草束以爲秋冬之用益此時草茂之際馬
不患其無食各軍紐于目前之易而不思秋
冬致草之難又遼左缺乏之急若解糧銀買
草未免那爲別用非另差一官專買草束則
勢必遲緩職在部商詢再四寧可多一官之
差而不可不爲草束長計也伏候

聖裁

一遼左之警海運則登萊陸運則薊永而調兵
經過薊永爲甚此一地之猾疲極矣前者東
方海運之議一下民間船隻逃避殆盡後以
官運召募商民出示曉諭人方樂從今薊永
出關以及遼左關外之運若用民運則民間
爲一車一騾之費誰其皮骨何以堪之茲遼
東撫臣所議牛車及近議駱駝載運之法正
可倣行于關內以備運需此法一行不得以
在矣蓋寬薊永登萊之民力俾安內以距外
尤目前之良圖也伏候
聖裁

一官運有限民運無窮民間有能自由海上或
由山海關運官糧赴遼計其水陸腳費若干
水至海蓋道陸至遼陽道運到日即刻收受
取有實收准照見開事例准納官納監其自
備糧草赴運者通計價值腳費開納仍念水

陸跋涉比照在京納銀事例量減若干數以
卹其勞若商民雜販由海上糴買者應于登
萊海盖二道告給文引聽其自行貿易但利
之所在民方樂從其糧石之外登州除硝黃
銅鐵遼左除人參貂皮外俱許量帶貨物任
從民便仍聽二道彼此給單以防奸僞伏候
聖裁

一凡海運陸運委官商民人等計其勞苦運過

若干數或題加文武職衔勞勩多者洊行吏
兵二部即與實授職官管事方肯効力以次
或給與冠帶或重加賞賚其有撓水私盜等
弊亦照漕運事例從重議處以示激勸伏候
聖裁

一海運抵金蓋地方定收受官一員或即用地
方同知等官或另行添設一員聽彼中查行
酌議責令專管收受此外不得復行別委即
于金蓋二州附近倉厰暫貯另聽接運其船
隻速令回還以便載軍大率海運抵岸隆運

到倉即給實收毋得虓延守候以滋胥弊其
民間自運者尤要量從寬鄒以示招徠伏候
聖裁

一海禁既開當行遼東海蓋山東登萊南直淮
揚等處兵道將領等官嚴行添兵哨防伏候
聖裁

一海運之行慶議屢格今一旦而行之無弊者
皆副使陶朗先先任登州府召商于遼以濟
登之荒故今日以濟登者轉而濟遼本官實

心任事一力擔當調劑民情指据海上外既
實遼內又見德其濟世之材職所心服查本
官原居卓異之科近又陞衔任事俾得盡心海運終始其事底成
加衔任事俾得盡心海運終始其事底成
績事完之日另行優叙伏候
聖裁

一登州道加有專管海運職衔故能一心料理
今遼東劉永天津淮揚各道俱宜膺管理餉
務之職庶便責成其凡由海由陸州縣俱聽

吏部與各該撫按遴選賢能銓補或擇爲更
調俾在在得才則事無不集矣伏候
聖裁
一遼兵見存若干召川遼兵若干在外調遣召
募若干伏乞
皇上速允閣視科臣并行總督經略撫臣總酌一
大約之數度便總計一歲之費若干以爲處
辦蓋各兵一募後月月有支非旦夕可辦當
此賈之際錢糧若多方設處尚不能得其
全非預計千半年前無以爲終歲之計伏候

聖裁
一各省直新派地畝及搜括錢糧文到俱限先
解一半其餘俱聽戶部定一限期盡數解完
遲者將州縣職官照見行事例撫按具參以
憑覆請蓋事在燃眉外有剝膚之慘內有脫
巾之虞內外臣子俱切同仇計不得以尋常
錢糧相視也伏候
聖裁

一天下事未有全利而無害者況當此倉卒告
急之秋乎如今官帑之窮民力之殫不待言
矣海運之難風濤不測陸運之難車馬道路
此其情景豈不咸知若使遼左有自足之策
則相安無運何故爲此强民以所不堪哉今
勢在匪茹事須曲處如利九而害一則當計
利而行其間一二阻閡之事於中加意調停
以救其苦而體其情蓋人臣任事正于其難
民力孔艱易於見德況遼兵不可已則餉不
可已餉不可已則運不可已當此之際百爾
有司應共濟其難以求上不病國下不病民
爲兩利之策正盤錯自見之秋也計地方在
事諸臣自不惜薦剡以爲破格之酬矣伏候
聖裁

一遼左素稱魚米之鄉今如奴酋暫退憨酋受賞
民間可以暫息止當盡力耕耨撫臣保元氣
一疏誠當今急務至于本地召買所省腳費
視外運不啻數倍即以外運腳費量加值于

民民間必有應者但須文職官員躬親料理
計其價值從厚給與隨收隨發各于附近倉
口仍曲示優卹民間慕義輸納者必有人仍
一體奬賞則遼左未必無自足之策矣伏候
聖裁
以上諸款皆諸臣所已言及職在都城所備
加商詢者謹列款以請倘登萊十萬之運已
足則遠運亦可暫緩倘避左草來之收自裕
則關內亦可少停但兵馬之募補方新而錢

糧非猝辦可得如截留漕糧造僱船隻設立
牛車等項寧可備而不行不可行而不備蓋
備而不行則散之皆有用之物行而不備則
臨時無應猝之方是職所惓惓望于共事諸
臣也若開屯一節可爲永遠計但各處事體
不同候查明另疏陳請此外計兵計餉職臨
時酌議而行若兵餉相符則奉功令以催新
餉自可足用倘兵浮于餉則設處之方又在
戶部與廷臣共從長議計也總之上使

皇上之睿謨下賴諸臣之協力以天下之全力悉
心圖之必能裕京抵而壯金湯爲
皇上紓此東顧之憂職愚亦得仰藉成事以報萬
任之恩矣
○南京浙江等道監察御史傅宗皐等題爲危遼
需餉孔亟微臣義難即安謹捐歲俸助汛
埃事竊惟建州拓地不足當中國一郡奴酋
擁兵不足當九邊一旅姑無遠論即如遼東
沃野千里帶甲數萬民運豁聚所在灌輸計

軍度餉豈遂出窮夷小醜下而至今日廩廩
爲乎又況民運之外歲記京運五十二萬金
以遼兵額餉計之歲可養兵十萬人以此防
遼何遼之不可保以此控奴何奴之不可制
無何狡帥庸撫相襲爲姦遼兵本強而顧朘
削以弱之遼餉本充而顧蠹食靡費以匱之
奴酋本小弱遺孽而顧豢餌倒柄以強之舊
年撫順發難計筭我軍存沒僅止七千餘名
即據該鎮冊報戶兵兩部尚該八萬餘員名

乃變起而畫屬烏有誰司鎮守衙循而令至
是緊時戶兵大臣豈無核實清查之想顧無
如事發掩耳勢急燃眉只得權時救急醫瘡
剜肉以行耳以募調軍兵數至十四餘萬矣
以措發餉銀數至三百餘萬矣中外延頸謂
楊鎬舊爲遼撫李如栢世鎮全遼得此兵食
當此倚任定能洗心一舉以無負
陛下封疆之託奠

神京億載之安紓海內臣民不平之憤所慶幸
也而詎意楊鎬怙姦失策李如栢賣國全軀
且通同抱頭退舍強
倉皇一擲遽喪三軍尋且通同抱頭退舍強
顏卸擔以希異俾倖于苟免此時而復議兵
無兵可調援矣幾令之而不從矣此時而復
計餉更無餉可措發矣雖曰持籌而無補矣
皇上爲惕然震恐惻然興懷檢發內帑四十萬金
勅解薊遼分發調募真
聖主無疆之恤而國家浩蕩之恩也顧議者謂此
四十萬金以供薊遼募兵之費可爾以後主

客官軍日給粟芻近以萬計一月之內便足
銷盡二十餘萬金藉非雨粟又將何計
以支持乎緣此近地諸臣仰測
聖意圖上方略徵兵措餉不一而足無如搜括既
罄那借無從舊逋敲朴徒煩加派膏脂盡朘
恃籌仰屋無能爲計只得各捐俸入併解遼
東以充新餉臣想諸臣于此佔恒殫竭固皆
敬事後食之心臨變躊躇不勝灼艾分痛之
意計已窮心艮苦矣臣等伏在南服敢忘國
勅下南京戶部查照臣等聞報年內俸數盡行支
解戶部轉發遼東少資軍餉舊萬一雖逢心素
飽自知無補于
廟謨而投著壺飧亦幸達逮于邊境臣等與榮施
多矣
○湖廣巡撫徐兆魁題奴虜交訌邊情日急懇乞
聖明早定大計務求長便之方毋惑多岐再差綏

急之着用保京邊發固事自效酉掃難中外
張皇同時建白諸臣無不以剿爲得策而惟
恐此一守結局此謀國正論也職切壯之然
每自忖度未有不能守而能戰者未有不能
戰而可輕言戰者三路之敗失在輕進
寡謀罪在喪師辱國事已至于此夫復何言
然勝負亦兵家之常國家尤全盛之日從茲
力圖整頓何整頓之弗前不憚艱難之弗濟
要在計早定而就緩就急着着無差即遼陽
之守可固而桑榆之效可漸圖兵食之計儻
充而帷幄之籌可立效何至倉皇失措建議
如聚訟兩月以來尤未有必然之畫乎夫遼
今日所急在兵與將耳將已議調數員然或
以爲可又以爲不可即非真可恃之將矣如
以李如楨易如楫望之輕衷緩帶則可若責
之韓白之勳豈其能哉劉孔胤奉調似不敢
不行乃宣鎮之兵恢于重發是豈急公之義
夫宣薊昌保去遼最爲近地遼人望此二萬

甚于拯溺救焚奈何遲遲不發以
不能調二萬以濟國家之緩急時事可勝慮
也誠令發此二萬合遼陽見存之六七萬其
勢便不弱就中分營而練晝地而守某處堪
駐重兵即駐重兵某處堪樹援兵即樹援兵
令布置疎密之適均犄肉聲勢之聯絡而又
謹烽燧密哨探使虜情洞息之必知而先事
隄防之日密以此爲守何不固乎守固矣乃
可議調達兵達兵非一載必不能集徒取充
數尤無兵也調至遼而後練必不及練也合
都司等官各一員協之凡一切召募教練衣
甲器械盡責成之練必三月察其可用乃遣
行不然再練練之日凡身軀弱者汰奔走不
前者汰練之月餘尤不知坐作進退者并汰
如是即從征之例必不多冗食之徒比其將
至仍分屯于宣薊昌保地內將息數月練習

時勤俟各省調遣俱齊而遼陽時月之及乃
盡調而往不出半年進剿可圖矣此足兵之
計也至餉計歲給非三百萬必不能支職前
疏欲
陛下發五百萬爲是耳此舉宜以三年爲期誠得
陛下每一年發一百三十萬其餘一百七十萬則
戶部肩之派之田畝可也捐不急之役停可
緩之工借其費耳請酌三分存二之稅可也
舍此而搜官捧亦能幾何廣開亦無多應然

亦無煩于此矣亦必再搜括于無可下手之
地矣此足食之計也然惟
陛下不惜漁
皇居之積倡之于上而後天下臣民亦不復顧皮
毛之釐以爭輸于下此格一定大可農何至
日日匆忙審勢度時二年之間便可結局三
年則久矣過三年而不結即終無結之期
惟固守爲百年無事之計足矣宋自太祖以
至真宗神宗與契丹持前後共八十一載獨

張齊賢太原之戰乃稱大捷自古中國之待
夷敵來則拒去則勿追其勝算豈在撻伐哉
爲今之計只宜併力于守使可稽穆保無虞且
守亦何難試觀撫順清河破敗以來我遼士
馬禦之亦何曾有大損失今調援之兵在在
稱難者恐送死耳若明以防守之實話諄諄
諭之當無不從何至有寧死宣府不肯行之
說廣西狼兵去遼東雖遠然此兵善破陣有
進無退尤大征衝鋒取勝者必此兵且土官

號令甚嚴又能駕馭合無坐調
令從水路到天津寬之時日至亦無難且不
待練而能戰視之召市井無賴之徒相去遠
矣至于冗食之宜節也則從征文武將領名
下冗員冗役固不少合汰其半少塞漏卮之
旁竇乎至屯田之宜講也則沃壤曠野遼地
故多可畊合更番于耕守之間而寓防于收
穫之候或可省飛輓之一二乎至撫順清河
之宜復也則舊城固可修流移猶可集散兵

固守令軍民咸有所恃而無恐安知十年生
聚十年教訓以追復二三年之舊固易易乎
凡此皆兵食綢繆之安着何可不行職書生
安知兵計亦不宜越俎而言但當此主憂臣
辱之期恨不得一言少效以佐末議百一惟
陛下財察乞
賜施行似于防遼大計不無少裨矣
○直隸吳江縣舉人范世文題爲遼警方殷愚忠
思靖敬陳征勦方略以壯國威以殄逋酋事

臣聞奴酋猖獗區區報上之心恨弗能以長
纓繫酋頸獻于
闕下日今東師殘衂名將毀敗覆閫邸報韓原
善以駐節出尹加賓等以召募出熊廷弼將
以宣慰經略出而一時廷臣之厝置東事未
見確然有必勝之策也奴酋聞知緣是殫智
畢力以虔劉我卒旅毀殘我將士而我猶泄
泄然左牽右掣三奏五請謀未決而漏機戰
未交而洩敗此前事之覆轍所宜痛懲而熟
慮者也今按奴酋之地不足當中國一大郡
其衆不足比中國一鎮旅而能致勝者其心
一而我志渙其勢決而我力分其利均而我
實薄也心一則無首鼠之端勢決則絕疑猜
之釁利均則有人自爲戰之勇彼固得制我
之權而處其堅則乘我瑕而計以變亂一隅
無足駭矣今內外諸臣所籌必然之畫者不
過曰選將曰練兵曰增餉三策而已此三策
當今所必不可緩而當今之所尚未必專在

聖明詳計而酌行之
一曰汰冗濫以省我餉養兵三萬歲費餉五十
四萬兩零頻年用兵耗餉鉅萬一旦敗衂又
值遼左赤地氓卒艱食之秋今勢豈容不招
募而募無用之兵不教而使之戰是驅羊就
虎也請餉以養怯戰之卒是以金穀填海也
昔信陵君檢閱魂卒父子俱在軍者父留兄

弟俱在軍者兄留有喪有疾者亦留得精兵八萬敗蒙驁四十萬于河外可見兵不貴多貴檢檢其可戰者應敵則胥戎之士易以成功于絕漠而羸弱之夫亦得以餘生開墾荒壤餉可不虞乏也

一曰集流移以墾我壤將士奔敗則兵農流散移徙他處者必多況奴酋自守之虜其計惟伺我之間而後動我兵誠檢練而精悍彼亦不敢輕舉承宜招集流移幷所留不堪戰之

卒使耕墾荒棄開田闢廣寧遼瀋地皆可耕而金復一帶尤稱沃壤農即是兵誠以所餘之餉分給以買牛種每年計其所入準其芻餉三歲後人有樂土歸附者衆隴畝皆壯士飽飫皆強兵兵不募自多餉不清自裕可戰可守趙充國之湟中不是過也

一曰嚴防禦以體我衆願耕衆則廬舍妻子生聚日繁歸附日廣芻糧器具牛羊儲蓄土著而懼必多方躁躪使之奔散而後已計必重營疊堡以固其中巡邏儆備以防其外陷伏截殺以拒其扰追奔逐擊以邀其歸然南兵父子叔姪兄弟皆在軍心齊場應北兵氣粗軀莽不耐馳逐宜南兵環圍包裹在外北兵鴈蹕鳩集居中則我衆安閒而勇銳萬倍屹然有泰山長城之固矣

一曰選衝鋒以壯我威兵法擇敢死者聚爲一隊死將子弟聚爲一隊貧窮怨怒者聚爲一隊此皆奮不顧身進

不畏敵衝鋒突陣撼山憑河三軍恃以無恐大將倚立奇功者也目令號爲家丁則大將私爲親軍而不復知有國士宜于召募之中檢選此輩或爲前哨使之當先或首各哨以護戰士或立後哨用于戰酣平時恩禮優渥鮮衣怒馬寵以冠軍臨陣則躍騎衝堅大呼陷陣則未戰而已奪酋之氣矣

一曰精教練以致我勝唐張巡將雷萬春面中六矢不動宋岳飛軍兀术謂難于撼山若平

時教練法令威嚴士寧死敵而不敢違將之
令所謂有制之兵百戰而不可敗者也今之
招募皆烏合徒衆生平未嘗遇敵又未教練
不戰而膽已寒矣教練新募之兵必用舊曾
遇戰者分配各營嚴行教習況奴酋之長技
不過馬力之衝突弓矢之勁利而已我之長
技火器爲最而火器佛朗機將軍砲爲最酋
馬衝風而來南兵善戰者先以藤牌遮獲身
首牌皆彩畫虎頭馬驚不敢近縱習視之而

玩暮放鳥銃烏銃一着酋馬回衝退走我即
火箭砲銃朗機追魂一時齊發箕筅鑌虎刀
隨後橫砍然須早時訓練慣習臨陣方能應
手而對敵便捷而巧中不錯不驚有進無退
則長勝之技在我而酋不足畏矣
一曰用鄉導以量我進如酋如飄風如走電來
不可拒去不可追且多坑坎伏埋謫計機械
前者杜松不用鄉導走陣一勇劉綎不先據
勝且信詐降以誘深入敵境去遠卒難進退名曰地前有強敵
谷逢阻涉深進退不得名曰重地厄山度
後有險難糧道已斷爲敵所困前却無由名
曰圍地陷于危敗進退不得軍士饑餓名曰
死地行師遇此去危就安出死入生鄉導之
用非平時恩信流布臨岐不得聽用也
一曰排疊陣以銃我攻進攻之路既審況大兵

在前輜重在後勢不可卻必踴力捍禦此
衆也兵必用南人取其便捷而心齊耐久而
不懼陣必火器與戰士層層疊用一番火攻
一番衝殺攻殺排疊連營接隊步步挨定賊
雖恃弓矢之利而火器猛烈矢不及發雖倚
馬力之強而陣如排城衝不可動我軍惟奮
長鎗筅筤以標賊之首揮鎲刀短棍以斷馬
之足如此而酋不駢首就僇者無是理也
一曰立老營以扶我之攻殺之後勢如破竹此

際有進戰無退休而兵士之疲之者又不可
不扶助之當立老營一所隨戰士所攻而進
戰力既疲分番嚴粧飽食坐饗將士以逸代
勞以飽攻餒先聲之氣而彼已膽寒我勇自
倍萬全之策也

一曰樹犄角以應我援語曰百足之虫不僵扶
之者衆也故戰有應援有聲援一以阻敵衆
攻劫使我軍得專力無旁應之艱一以壯我
軍膽氣使孤軍有救應無奔潰之患故犄角

之勢列營數處多立旗幟多設銃砲多傳響
器刀鎗耀日以揚威于晝鼓聲動谷以震勇
于夜則一角勝十萬雄師此行兵之秘也

一曰結鈎連以拒我卻語曰困獸猶鬬懼其激
也我軍速勝勢宜長驅以進環圍而攻賊欲
戰而衆怯不可使欲犇而後阻不能去其用
詐或先以危言寒我將士之膽或誘以詐降
疑我將士之心然後重爵厚賞以募死士突
不優卹者也故臨難死綏者封襲以廕其子
孫衆癢飲血者激賞以表其壯烈他如婚嫁

而瞑身後之貽恨藥餌而保殘壞之餘生此
皆勵士氣而作其忠尤激勸之良法也
一曰厚購偵以知酋詐奴酋自守虜也世受
國恩又與北關爲仇一旦犯順殲我將卒其日
夜惶懼惟恐天兵掃滅故誘我逋人譎所以
自固之策聞其徑紆廻林木奧深山入有暗
記候進者地伏陷坑坑中俱鐵蒺藜鐵烏爰
倒馬鉤蒺以浮土栽種二麥陷入其內並無
生理今欲進攻必重購募人入彼巢穴使暗

隨畫工繪彼山川險易城池向背路途曲折
屯兵積草所在則兵行無阻酋之詭計無所
施我之攻取如反掌矣
一曰慰屬附以散酋黨罕賽抄花與酋爲黨凡
一番入寇必借其衆與我內宜奉恩柔尺之詔
遣使諭以世受國恩柔何爲效酋煽誘棄舊
恩構大逆今錫爾金幣封爵正爾轉逆爲順
之秋效茜不悛且勦滅之無噍類他如兎罕
北關亦慰招之則遠人懷歸我整問罪之師

益長威不敢窺伺賊既寡助指日可平矣
一曰廣招安以孤酋勢遮年來取士只文武二
塗而不務實用惟採浮詞斷跪不羈之才有
司每以不中程黜之他如貲郎但取銅臭間
有一二異材亦以資格限制效酋凡遇扼腕
失意者遊于其地稍有片長無不親信寵任
禮過過望有所投獻一日三接今之鬬智殫
計爲我患者皆中國逋人也誠　廟堂上定
一招安赦文于對陣日繫箭射入城寨開彼
自新厚我封賞儻有偕酋部落臣伏中邦或
僇斬梟醜銷其牙爪或探彼舉事先時告報
我固不全輕信以墮彼術而得預爲備則酋
勢孤而人不用命亦速以
一曰厲尖哨以探酋伏尖哨或番或軍給以衣
糧混入酋衆俾其巡哨其口子某山徑賊騎
多少某日打搶某堡的于某路而來巡到之
處刀砍其樹取皮爲信續後又有一番探報
將樹皮對驗務以哨遠探探伏寇預報行軍

可以先爲之備知賊夜宿何處可以搗巢斬
取首級暗伏路徑防其偷營劫寨焚燒我火
器糧草種種奸謀況我兵行令此屬謠言迷
惑行東指西行南指北用以間諜俾賊入我
陷而不知我知賊陷而爰避如果兵出得勝
藉其功力則激賞決不可爽也
一曰多火器以遏賊衝我兵之憚于遇賊者憚
其馬力之強衝突之猛不敢抵敵并畏其弓
矢之迅不敢相迎爭先奔潰矣故不用火器

無可禦賊火器猛烈無如將軍砲鳥嘴銳追
彈火箭佛郎機等件然必操演日久對敵
之際便捷而不致忪錯巧中而妙于應手賊
在數百步之遠先以銃砲擊其前則衝突不
暇施百步內繼以鳥銃佛郎機傷其馬首則
刀箭不敢發攻圍之日專用火箭追彈焚其
木城燬其屯積則酋不敢正視天兵矣
一曰容埋伏以喪酋膽酋來犯順我之奇兵莫
如預先埋伏截斷爲兩則賊無救援之應酋
倦而歸我之正兵莫如陣化長蛇張爲兩翼
則我有夾攻之勢儻用騎敵之計則詐退引
誘使賊入伏但砍馬足以撓其敗或爲繞敵
之謀則大呼背陣使賊攢攻惟鳴砲後擊以
邀其歸對敵之兵宜居其四而南兵半之用
其心之齊也北兵亦半之用其氣之勁也皆
選梟勇絕倫死戰不肯退者埋伏之兵宜居
其六純用南兵齊心寧耐長于追逐皆火器
標鎗鼓角銃砲聲振天地響應山谷酋從來

未嘗遇此心膽俱碎矣
一曰清野積以耗酋資火攻既厲埋伏又神賊
已氣沮神喪不願入寇矣若我不清野堅堡
猶利資積以老我師宜將曠野牛羊屯蓄并
芻粮食用之物盡行搬燬則酋無所藉欲戰
不利欲搶無資犯順南侵之念自銷退保巢
穴之計尤亟勢必撤衆逃遁而我兵長追橫
截以擊其惰歸酋扶傷救死不暇我大舉之
兵可即隨其後矣

一曰厭妖法以窮酋術聞有妖人藉大成者逃
酋所酋信而任用每每兵與賊對陣見黑旗
遮天募地倏然山川改形日星晝晦黃風揚
沙迷人眼鼻或進攻之際千門萬戶莫測所
向用是三軍惶懼以至奔敗解之別有正法
但後遇此隨令軍帶犬豕血穢之物四面衝
撥亦足以厭而勝之戒將士各以本人元命
硃砂書貼畫上持重勿駭勿奔直攻無前彼
術已窮其勢自怯後知用此破彼決不再試

矣

而我兵得以長驅直搗矣金人圍順昌劉錡乘
一曰置藥毒以銷酋強昔金人圍順昌劉錡乘
炎暑搏戰預于潁河上流草茂露濃處撒埋
藥毒虜行人馬渴乏飲嚙者輒病遂敗今奴
酋之衆雄猛飄捷乘風而來矢刃齊發南兵
膽壯力綿北兵氣粗心餒安能對敵莫如先
于水草叢茂之地密藏毒藥賊一中之我得
而甘心焉此可銷強爲弱更衝以火器陷以
埋伏雖俾存什一亦挫銳之已甚矣

一曰攢攻擊以窮酋巢奴酋怯于遠鬬以衆尚
少而遁負半國中況北關躡其後也然工于
固守則恃其坑械險與料我兵不敢冒進耳
今新募之兵膽喪于前敗之餘益震怛莫敢
向賊法宜倣往年曾銑復河套之智立標竿
于酋近所瞭望其關隘城堡屯積營帳藏兵
設陷處一一高眺隨命畫工登竿繪圖然後
按圖攻破即樹木柵嚴兵守之仍于所破之
地又立標竿繪步步挨攻務攢食以窮其窟

穴無躁進以墮彼陷阱連營列寨棋布星羅
此謂網獸之術坐困之計酋耕墾無隙搶掠
無門三歲後不降不滅無是理也

一曰神焚劫以致酋降致勝之訣已無漏算常
勝之技已出萬全奴酋之窩巢洞見底裡奴
衆之機械數若毫毛然後諸路並進門徑摧
殘酋必悉銳以撓我師我可緝衆以快一舉
但賊之積聚不焚營壘不破猶存他日之孽
宜攻殺在前奇兵四布火箭銃砲等器潛行

燒劫煨燼靡留窟穴掃蕩數十年來生聚訓
練不恭之具一無所恃而酋自俯首伏降矣
一曰急招撫以離酋部天兵已勝飓穴已傾降
伏之餘不無奔逃山谷潛躲者不行招撫後
漸哨聚餘孽仍熾急難芟除宜急榜諭赦罪
招安則衆戴覆幬之寬共悔悖逆之禍脅從
歸附雖有奸人挑誘而彼感恩畏誅之心激
于中焚勦勦擒之慘消于外且兄縛渠魁以
俘獻

九廟雖縱之使叛不敢矣臣草茅瞽如此尚所
聖衷虛心體訪博採諮諏
召見閣部大臣商所以馭將致勝之略
勑論經略宣慰務期當乎賞功誅罪之公則逆酋
不足平而凱從可按日而計矣

籌遼碩畫卷之二十二　　巳未季夏　　天都程開祜仲秋父輯

○直隸巡按駱駿曾題爲國威乍挫
廟筭宜周微臣感時激衷敬陳臆見以圖
聖明採擇事職謹按奴酋一亾虜耳方
陛下踐祚之初威惠殫乎四裔聲靈赫乎殊域于
時故建酋王杲阿台輩懸首藁街奴酋之不
以身伏斧鉞者幸耳善後之畧謂宜裂其地
而四分之妙俾此酋易種于茲新邑而乃假

以封號俾得雄據一隅以次蠶食諸部落而
我不問併南關侵北關封豕長蛇薦食上國
而我不問是養虎自衛誰寔封疆此奴以悞
陛下者宜罪也已庚之間奴酋業已擁衆數萬富
強甲諸夷談者嵩目憂謂異日必爲國家大
患蓋十年矣乃奴酋故匿其衆以愚我而示
我以羸故卑其辭以嘗我而示我以怯其弭
而伏也減車價退地界我無所不得志于彼
其飽而颺也厝我邊卒貽我謾書彼無所不

非一人意重意輕之物
陛下執以公之天下者也以天下之公法而
陛下以意輕之則
陛下誤矣伏乞俯採諸廷臣言召計臣樞臣與大
小百執事商畧兵食戰守之策而見之施行
遼事尚可爲乎夫遼非真不可爲也奴酋雖
強不足當漢一大縣我以數萬烏合之兵往
而攻之主客之形旣不相如是以卒尋敵耳
陛下誠申戒文武將吏繕甲勵兵深溝高壘近者

一年遠者三四年俟我士飽馬騰餘勇可賈
然後多方以致之潛師境上爲三覆以待一
舉而大殲之可職又惟奴酋業已老性猜忌
寡恩萬一左右生心諸子爭立邊臣取而玩
之股掌間易易耳職嘗謂以我攻奴不若以
奴攻奴之爲得也此一策也國家自有遼患
合天下之兵以戍遼而遼已無兵矣殫天下
之財以餉遼而遼已無餉矣以遼之兵與餉
而一切仰給關以內勢又不繼且有後憂職

也以遼治遼而遼安將京師與之俱安然則
京師遂晏然而已乎非也大倉之粟僅支幾
年加派金錢僅支幾月金花故外帑物也粟
其急而爭之可暫留數年否分稅故內帑物
也乘其未至而請之可暫留一二年否留一
分可以寬一分之民力留一年可以銷一年
之隱憂比加賦釀亂者功相萬也願計臣之
亟圖之也按籍而計兵兵非乏也出而堪以
乘障者幾人馳檄而徵兵兵非乏也入而堪

以荷戈者幾人莫若精簡練之法拔其勇銳者以厚糈優之而後老弱可漸汰也懸召募之令收其驍悍者以與軍處之而後徵調可漸省也願樞臣之亟圖之也職嘗謂以京師治京師不必虛外以寧內而京師可長無事又一策也以京師治京師而京師安將天下與之俱安然則天下遂弛然而已乎非也今天下吏治民生種種彫敝而朘一法以矯之祇增一法之擾今天下財賦兵革種種虛耗而建一官以董之又增一官之擾職愚以為與廢舉墜則無如慎簡撫臣便撫臣誠賢宜獨任以課之勿令多指而亂視宜久任以需之勿令視陰而待遷而其他興革損益一切惟撫臣是聽夫使撫臣不為而謂他人能為之職不信也職又以為摘姦發伏則無如速遣按臣便按臣數歲不一至則墨吏積帥雖終無完理而業已潛載去按臣數歲不獲代則大家悍奴雖僅僅摘處一二而強弩之末已無足拜周瑜為大都督以拒曹師而老臣

陛下繫奴酋之頸致之闕下職竊愧之伏惟

聖明仍神省察倘可備干慮之一職不勝幸甚

○兵科給事中吳亮嗣題為經畧閱視俱不可緩懇乞

聖明亟賜允用以固疆圍事竊惟遼事之壞也起于備虜之不嚴而軍伍之日耗也今議遣能廷弼為經畧使而即授部銜以重其權恭以事權不重則法令不行無非為疆圍計也昔漢高自行伍中用韓信為大將乃築壇而授之鉞吳拜周瑜為大都督以拒曹師而老臣

宿將皆聽其節制國家用人立事惟視其才
何如耳豈程年積勞之可論乎昨者鐵嶺之
役賊不過六七百騎耳而聽其殺擄衝陷如
入無人之地該將領偵探安在乎經畧之設
防善後安在乎喪師辱國至此極而楊鎬尚
若憤憤不平惟思弛擔委負
陛下奈何不速遣廷弼往任遼事而逮楊鎬入京
以正其失律之罪也遼東士紳百姓但知冒
軍糜餉以求利耳日今時事至此彼門戶之

患亦至此而強悍玩惕安其故習甚之欲與
援兵爲讐夫援兵去家萬里米珠薪桂大半
已爲無定之骨而庶幾有不用兵已耳三軍山關
以媚百姓如此則有
即得一鄉土音耗不可得而遼人乃畧不加
體恤惟以流言相惑誘甚之有不可聞者
祖宗生養教訓此輩欲何爲乎今朝議舉姚宗文
爲閱視使者宗文雅有大畧職以爲宗文隨
在閱視即兼監軍事務遼人有胃軍惑衆負

朝廷者即刻參奏處治其子弟中有才武者高
下授官以振其氣安危由才成敗由人豈遂
令此虜狂逆哉國家用一周永春實心任事
河西一帶自戰場而措之裨席假使用往日
詭取名譽之人豈能作一毫意表行哉今
陛下遲疑不遣使二臣不得宣其才力楊鎬日弛
其轡馭李如楨尚跋扈爭其細節恐一日開
鐵之間別有事故

文書弊樞密戎機宋以宰相領之蓋其重也
豈可白拔抄發啟戎心而失國體他日有不
可言之悔乎新推本科都給事中沈濟世見
在工垣朝報久任在
陛下一舉筆之勞耳時事若此尚可今日明日爲
此瘝曠不振之象以貽他日大禍亂乎
勅書關防早宣德意以慰危遼事臣伏處田間耕
遼不得遽悞之旨再請
○大理寺左寺丞兼河南道御史熊廷弼題爲謹

食鑒飲爲終焉之計不圖東事破敗
皇上過聽羣臣之言起臣大理兼御史職銜馳赴
遼東宣慰軍民比及在途又蒙有熊廷弼還
催他星夜前來之旨其差官而促臣之來不
爲不急矣臣于聞報日仰體憂懷俯惻危狀
來裝五日而即就道日行二百餘里其捧檄
而趨封疆之難亦不爲不急矣但以人臣未
有無憑而擅往地方之理每朝廷小小差遣

勅書勘合以便行事況此軍國重情不藉王言爲
重何以感動人心而激勵士氣不藉關防示
信何以往來奏報而上下行移所以只得候
領而後可去前月具疏躬請未蒙批發迴與
前日兩次
嚴旨緩急不俾一似以臣爲可有可無之官而不
必于設宜慰爲可止之事而不必于往
者臣竊謂此官可無而此行宜慰斷乎未
可中止也何也遼東軍民及調來薊保宣大

其延川浙援遼官軍皆爲
皇上守邊禦賊良民赤子也無罪無辜而驅于
一年之內者十餘萬人或全城或全營或全
寨或全村或全家或家其半于或其父
兄或其弟妻或其夫山骸川血鬼哭人號而
皇上忍不爲或者惻惻心動乎方軍敗之日遼瀋
數城放聲大哭惟各抱頭携手頭顱有寄朝
人暮鬼誰卜所終人有百或而無一生日有
千愁而無一樂家家抱怨在在思逃而

捐糜圖報願出身以刻伍由貲以佐軍由玆
力以殺賊而顧乃悠悠忽忽漠不關意臣恐
遼人灰心解體而潰不可收于一旦也
皇上亦何悋此半通之綸方寸之符不早屬臣而
慰此一方人耶且前
兩旨催促之急臣晝夜馳赴中外見之誰不謂
皇上任人之專壯爲臣赴義之勇乃徒以領勅故
稽留不得前行萬一不相諒者謂臣畏往遼
有規避私或謂臣倏新推有觀望意而臣不

將與全軀保妻子之臣沾沾于一官者同類
而一視耶是行也君恩爲重臣命爲輕灑一
腔之血于朝廷付七尺之軀于邊塞惟願
皇上早賜頒給勒限出關刻期報命遄往遄來俾
遼人感泣咸知德意遠過河東之詔而臣願
畢矣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東夷難未平防禦宜急懇乞
聖明及時圖治以張神武以安封疆事臣聞之宋
臣有言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

立遣鎮臣出關受事赫濯聲靈遠殫殊俗中
外拭目以圖再舉即臣待罪中樞亦與滅此
而朝食矣兩月以來邊報稍緩人心慚懈我
皇上遂亦視爲泛常臣部援遼章奏槩置高閣豈
奴急而與之俱急奴緩而與之俱緩乎臣以
爲彼急而我示之以緩鎮定可以懾戎心我
緩而待彼之急疎怠以長敵氣然奴實未
常一日忘我也今陽爲吊喪陰扶傷實則繕甲
養銳若再捲土重來其氛必惡我即兵將復

集且恐難禦長驅之勢乃臣請簡特將不報
請募兵不報催閱視不報催新推之經畧不
報儻出我不意肆其匪茹彼為伏鷙之擊我
陛下有也臣常謂向來時事無事則廢弛有事則
張皇嗟嗟彊場之事廢弛已極豈堪再誤至
再誤而再張皇則大事去矣臣不願今日之
有此也微衆未雨思患預防我之所以待奴
者政當于未然加之意耳伏乞
皇上檢發前疏立賜批行則
宗社生靈實式賴之矣
○遼東寧前兵備王化貞謹揭為夷氛日惡軍憊
難支懇乞酌議一體加餉以甦積疲以鼓士
氣事案照先經遼東撫院周永春疏請全遼
舊軍俱加一兩二錢日久未見題覆寧前軍

為選鋒得食一兩二錢其防守者得食八錢
汰其老弱充用以新募軍填補俟奴事平另
議減汰庶目下之人心稍安防禦有賴職益
萬萬不得已耳蒙各院詳允咨部今蒙行查
欲通融不加于額而取精不欲其多自經國
遠慮當此民窮財盡之時不得不為是節省
耳職常備員計曹叨領泉府九邊呼籲之煩
海內轉輸之苦雖夢寐未常忘之豈今日不
能為節而反益之糜也惟是冲邊要地時勢
各軍為厚餉所餉東走應募而寧前之伍益
虛雖嚴刑禁之不為衰止情勢蓋然固無足
怪蓋荷戈乘障成士之常然或有潞離之限
有扼要可守未有豺虎同居出沒不時東追
西堵罷于奔命又重以迎送之苦僕僕道路
無時休息此寧前所獨也月餉四錢亦惟遼
有之耳逃徙之衆如脫湯火及今不亟為加

餉以係其心豈復有繩以係其足乎往時戍
卒皆有餘丁供給今戶口虛耗無人非軍踐
更不遺于黃耆征戍幾同于木蘭見在之軍
餘家丁外老弱居半亦安用之沿邊墩臺皆
以無人不守十棄其五則瞭望莫施防禦愈
難抄畧之害愈迫職本愚窳不自量
欲修復田戍因邊爲守使虜騎不得闌入則
耕牧無虞而塞下之田可漸懇也與屯積谷
而年例之餉可漸汰也算計見效期之五年

生聚教訓期之十年而寧前一片地當屹然
成金湯矣則加餉補伍以收拾人心招採流
衆似不當以小費而置之也不然新軍食一
兩五錢而舊軍止食四錢無論不均不平難
以責之用命且無術以禁其逃河西之舊伍
將盡作河東之新軍此靳之于八錢而不與
彼且坐享一兩五錢之利矣卒之空伍不容
不補又不得不以新餉募補將孰省而孰費
耶鄙意謂化舊而爲新糜餉愈多加餉以存
舊爲費猶微亦職一念憂時之苦思也至云
通融支放不由舊額夫既已增加額何能給
此其數不得也惟是舊額之所不足者以新
餉益之奴平之後另議減汰當亦無難又謂
兵貴精不貴多自兵家要論但精者從揀擇
而得名也今數已成虛精于何有昨四月二
十九日虜以千餘騎入中右所該將僅以二
百人出迎其間堪戰者不滿數十倘非設疑
兵及各路策應之軍虜必不空歸害當何如

次日犯中左所王文掞斬其六級虜大挫以
去固由該將之勇亦以其家丁七百之力也
由此言之兵欲其精又欲其足非謂十人之
任可應之于一人也今以羊驅狼數人弗敵
欲以此而固圉安邊庶可冀乎使遼能早見
預圖士馬可用奴必不敢輕于肆逆亦無今
日征調之煩殺掠之慘耗亡之多也職所謂
不有大省不有大費不有大費亦不有大省
者正以此耳仰惟

台主特垂賜題覆庇邊圉幸甚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遼左邊備日疎危亾立至懇乞

聖明亟發經畧以救燃眉事職方司案呈照得建日接遼左塘報哨探不明失事屢見轉牒秋臨奴必大逞及今早備已屬後時若再遲延噬臍何及所有新推經畧乞行催請等因案呈到部爲照奴酋自我師喪敗其氣益驕而視我虛實又不時以輕騎疲我只待秋高風

者而後知也乃我之兵馬尚虛壁壘未固此時即哨探嚴明防禦周密猶恐不支而四月初九日宿老等屯之失次日將官始知倉皇塘報五月二十九日滿鐵并犯總兵李如楨揭報臣部于二十九日則曰本月哨至段本嶺離邊二十里遥見達賊往來經行六月初一日則曰賊于二十九日寅時進邊辰時出境初三日始報二十九日虜去有軍丁馬匹總之哨探全無隄防盡撤情形靡一故塘報參差賊來則殺掠縱橫如入無人之境賊去則彌縫遮飾巢兔失事之條如此景象倘奴復深入可望其設伏張旋拒堵于開警之先追擊于惰歸之後乎所由經畧爲待罪之官故威令有難行之勢積輕成玩積玩成弛蓋至今日而極重難反炭炭乎有朝不保夕之象矣目今急着宜早用新推經畧熊廷弼星夜出關令其收既潰之人心保垂危之疆土

皇上自有毅然獨斷當無俟臣詞之畢者如稍遲延則遼左有瓦解之危而

陵京有震動之慮臣等竊謂

皇上之自爲計者左也既經該司案呈前來相應催請伏乞

聖明立賜

俞允令新推經畧熊廷弼加兵部侍郎職銜星夜出關與楊鎬交代經畧遼東邊疆幸甚

○大學士方從哲題爲竊惟今日時事最急者無

如遼東經畧自四月會推已經兩月自本月
初五日發票今亦十日矣臣先後揭催不下
十數不知盡徹
聖覽與否頃者奴酋一日之間兩處入犯虜謀愈
狡而該鎮敗劒之後人心愈沮兵力愈難
支當此之時非急遣熊廷弼星馳到彼從新
整頓收敗殘之局圖戰守之宜以聯屬人心
鼓舞士氣遼之爲遼未可知也乃經畧之
吏部催之不下兵部催之不下臣再四催之亦

不下人情急
皇上視之益緩耳
聖意果置遼于度外任其安危而不顧耶夫遼危
而京師何以能獨安遼亡而山海薊門何以
能獨存門庭潰而堂奥不驚萬無是理故今
日剝膚之災燃眉之急即閭巷愚民三尺童
子莫不惴惴憂之而
宸衷獨恬然畧不動念此臣愚所爲痛哭流涕不
能自已者也近日諸臣有欲約九卿科道官

同具公疏于文華門候
旨者臣力止之謂
聖躬方在靜攝不宜煩瀆且前
御前
皇上但一批行便可完此大事不意靜聽旬日仍
復杳然昨見吏部兵部各齊催疏其于虜情
緊急遼勢阽危人情迫切在兵疏言之更詳

勅令作速前去料理一以慰遼人之望一以荅申
外臣民跂仰之心封疆幸甚臣亦幸甚
○江西南昌府新建縣援遼効用儒士龔利川揭
爲身經城闉血戰因擊遼事阽危瀝陳芻言
以舒忠憤以裨
廟算萬一事竊惟狂夫之言聖人擇焉直陳利害
明律所許今夫
神京迫近邊陲而遼爲左輔地相去纔千餘里
自逆奴變後城堡破殘物力耗匱耕鑿之民

被虜繫於夷邦與戰死於塞上者什七逮方
爰爰而奴酋未已也五月鐵嶺之掠幸奴于
鐵嶺止耳萬一金酋寧賽不議其後而叛賊
佟養性李永芳探知內地虛實導之深入則
不有大可慮者乎或曰遼陽廣寧高城深池
有兵有將萬萬無慮用竊以爲不然遼城修
苴苟完勢或難攻而城中八口之家無擔石
之積至援兵且仰給爲居停堅壁兩日有內
潰耳遼城潰則廣寧之力已不能支西虜而

烽火東警其何以當兩面哉或曰山海嵯峨
金湯足恃矧
廟堂明詰安攘自有勝籌遼即有故
神京萬萬無虞用竊以爲不然山海固稱雄鎮
使奴得與西虜合則紫荊倒馬黃花獨石古
北喜峯等關口乃當日也先犯蹕故道無不
長驅而窺我燕劉者即山海且爲奴不爭之
地而遼又爲奴固有之物也即刻三月初四
之敗猶在遼之塞外京邸時一風聞朝紳靡

不失措致封舩討馬或密顧騾轎舉家屬而
送之回籍者紛紛載衛果無可慮當不爲此
張皇夫臣下既知保其家屬而
主上君臨百辟乃無摅忠劼力爲之計萬全者況
逆奴猖獗之勢益熾全遼雲霓之望莫蘇屬
國引領于互援智士樂覩于再舉顧事急則
議功議過議易經畧議簡拔將材議增餉招
募兵馬事緩則悉置膜外陣亾將吏不必議
卹偵事失職不必議罰經畧重任不必議速
代將材兵馬不必議速補於呼果何所恃而
爲是泄泄者耶或曰遼左不毛之土可有可
無奴酋犯順之罪可誅可赦弟保華夏無虞
何必遠事征伐用竊以爲不然遼禍窃於剏
虜奴叛大爲不道雖欲懲一儆衆實恩唇亾
齒寒茲不以戰爲守井于燕雀之處堂宂且
欲守不能必致土宇之瓦解或曰戰守急需
人馬旦夕難以猝圖至于將如選之偏裨孤
之腋也徵之布素夙之鳴也兵如招之道路

虞其挾厚貲而遁也抽之里閈病其富買閑
而貧易竄也馬如民戶之所蓄類皆驕嚢外
驃雖圓內誠虛弱一至邊地不禁寒苦非倒
死相繼即困之不堪其何以濟用竊以爲不
然鄉即烟霧每隱豹文江海波濤頻聞鯨吸
倘許登壇之拜孰無圖貴之心則國士輩出
矣遠如水西永寧雖相仇隙然自論和以來
業已相安其堅甲利兵馬步徒卒天下無敵

而蜀鎮遠營之降俊銃手五百乃先都督延
之舊人與松潘柳陽天全石砫之衆技亦相
等近如陳友諒之裔爲戈兵居興國瑞昌間
鍾山水峻洌之氣雄悍好殺敢而不顧昔經
調用有驗合其黨與可得萬數益新募漫無
根荄調至各有統屬逃既不能勁尤稱最且
川兵切故主之仇意氣有特奮者則義勇足
用矣川貴之馬同于韃貨禁苦耐勞慣于戰
陣隨兵取用不必別調新募家丁給以寺馬
致之餵練養驃之法庶幾可用則營騎稱良

矣雖然近師集費多遼之物價騰甚豬米每
石須錢六百豆每石五百粟杆十觔不下百
文人馬所需朝弗謀夕非照征倭遣例加之
糧料則人鮮養氣之資馬有必斃之理夫自
治之計既周而後制人之策出焉領分信地
申號令定賞罰繕臺壘謹烽堠詳
偵探束伍練兵禁行清野堅西虜之款厚朝
鮮之犒修北關之好嚴紫荊等關口之防備
拒馬伏險之神器操治軍定戰之玄機調遣
營鏡乎卽故將精兵論以復仇大義示之恨
國赤誠人期用命師克先和審天時度地理
秘方略察敵情以正合以奇變玅在更番進
退如是而兵之所出地無險易敵無強弱以
戰則勝攻則克守則固其于犁庭掃穴討罪
雪恥也如執券以索償探囊而取物耳兕爾
神京復何庸過慮哉用雖闇弱昨隨先都督橫
戈虜穴瀕危馘級歸國膺賞技向未隻于借
箸命吏幾殉于攖鋒頗知狡奴之情形亦見

全遼之緩急痛家國之血讐未雪念畿輔之
危迫可虞一腔忠義激而自鳴儻當路不以
狂瞽見遺未必無裨于
廟算萬一也爲此具揭
○戶科給事中臣官應震謹題爲經畧赴官無日
衆朝催請徒頻仰祈
聖明立勅到任以暢輿情以紓危急事竊自奴酋
匪茹三韓失利舉朝欲逮楊鎬而請以熊廷
弼爲經畧章滂公車矣乃敗事會推七十餘

日而廷弼陛見亦浹月有奇顧銓臣請不報
樞臣請不報閣臣請不報甚者遼左之經臣
撫臣請而亦不報中外皇惑莫知所出得毋
皇上以奴蹙引避眉睫尚無恙耶獨不思造釣梯
造戰具回鄉人口業有傳聞犯撫順犯撫安
經撫二臣又形奏牘微論轉聆秋高只此刻
下神出鬼没而偵探無人防禦無法奴之爲
奴可慮乎不可慮乎又得毋謂楊鎬尚在堪
爲地方驅除難耶夫鎬不聽撫道臣言以至

一敗塗地人人切齒豈惟逢士卒軍民不能
一日受鎬約束縱鎬面孔亦何能一日施于
遼士卒軍民之上跡其惰窳不振萎蘭不揚
如喬一琦挺身在高麗陣中與賊鏖戰數合
殺戮多命而後斃如此凜凜生氣豈在劉杜
諸宗顏下而鎬無一言上告以隆卹典而鼓
英風鎬之爲鎬可恃乎不可恃乎又得毋
皇上疑廷弼文弱書生不足了此耶廷弼料敵十
年之前疏牘具在
聖明洞知乃若

皇上賜環廷弼報時方值家難不五日單騎就道
倏途二千里躍馬長驅纔半月即抵涿鹿既
陛見則以濟著奔馳之故身發惡瘡廷弼口不
言病摩腐以浹一疏再疏特懇宣慰
勅印毅然欲赴此其一段雄豪敢往之氣但令假
以便宜需以歲月目中豈有虜乎語曰軍中
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
聞之寒破膽

陛下何不遣廷弼令寒奴膺也且
陛下又得毋謂熊廷弼起自田間其初一直指使
者而遽加銜爲太驟耶不知等經畧耳以柏
臺爲銜則建牙特守土之職而事柄稍輕以
戎部爲銜則仗鉞俾司馬之尊而兵權獨重
奴之狂逞非部銜無以肅觀望遼之官軍非
部銜無以嚴挫衂李如楨沿途爭禮且在楊
鎬銜側鼓吹振地跋扈非常異時能無睥睨
廷弼矧廷弼按遼時論李成梁十可斬李氏

一門視廷弼不啻仇又豈其能降心以相從
也而非部銜決無以資彈壓故臣嘗慮如楨
得肆遼必不安而國家亦隨之也朝議之以
部銜請非爲廷弼爲國家也而
皇上猶印列弗予耶況乎若兵若餉必廷弼到而
後事有成謀議有畫一臣不知兵即如餉之
一節除折包在計曹料理儻加汰不數則有
省直院司以下聽各設法劻邊之當議則有
閻省上杭存留河稅尚堪查解之當議則有
宣府懷隆修工買米節省餘銀除上歲抵充
加汰外尚有剩存仍堪酌解之當議則有榆
貲助餉若勳卿吳烱若郡守木增若親藩唐
王嘗王潘王若中書儒監等所輸納多者累
巨萬少或數千各當作何旌勸以鼓樂輸之
當議此其區處總在計曹而獨是本色最爲
喫緊陸運則腳價需數倍之多而沿途受驛
騷之苦水輸則登萊之額賦有限而海船之
成造無期借漕則楊京軍之疲以實邊而取

數恐難于太多遣糴則罄農夫之收以飽軍
而遼粟漸苦于彌貴凡此皆須廷弼到任與
督餉大臣李長庚往復商確事事求妥即如
長庚爲臣言山東道臣陶朗先以海運一事
拮据不遺餘力當作何優異酬勞以堅任事
之苦心山東舊道臣楊述程能造戰車及運
糧車精工省費又火藥地雷皆能精造近遷
他省當作何更調近地以資邊才之謀畧諸
如此類須假印信文移商之督餉及撫按諸

臣或會疏或單疏題請非廷弼到彼地方踐
其位而履其事顧安能得當而愉快乎且廷
弼未到而星夜赴遼業靡
天語之叮嚀即廷弼久到而發票批紅正慰人心
之盼望乃頃復寂然則始何以敦趨後何以
延緩罪何以批發今又何以留中也人言
陛下遼急與急遼緩與緩臣謂遼事自急獨
陛下緩耳
陛下但用廷弼臣揣廷弼一出都門遼左氣色自

別一出關氣色又別一抵遼而遼之氣色且
非昔日之遼矣但得
陛下信篤任專一切戰守機宜廷弼可爲者恣所
爲而不問應奏請者隨請隨報議事之臣亦
復靜聽徐觀毋令中制毋令旁撓從此遼事
必有一段可觀者夫漢有三傑而用項羽有
一范增而不能用王氾之機豈不以人哉惟
陛下裁察速斷遣廷弼立刻起行毋徒頓挫之驅
廖之而令坐困邸中也

○兵部尚書黃嘉善等題爲賊虜兇逆益熾小邦
危逼正急懇乞
聖明亟圖守禦以保籓翰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兵
科抄出朝鮮國王李琿奏前事等因奉
聖旨該國劻兵討逆以致將士覆沒且虜勢益熾
邊境危迫朕心惻然不寧這所請調兵防禦
及軍資諸物着該部作速議覆稱朕憫恤保
全至意欽此案呈到部除宣諭
勅書已經差官捧送經畧衙門并優恤銀一萬兩

轉送該國外爲照朝鮮世篤忠貞
自奴酋發難修茅索賦悉衆從征雖云感
天朝卵翼之恩實則篤籓服勤王之義乃不意我
師失利以致一敗不支三軍膏原野之塵兩
帥受檻車之縛軍裝幾盡庶癸頻呼遑此創
殘深可憫惻至于聲言窺犯雖逆奴之狡詭
難知而武備空虛在本國之隄防宜急其所
請陳師江上以綴奴兵政所謂戒切衣袽慮
周桑土豈爲過計應行經督撫按諸臣酌議

于寬奠地方設兵防哨該國亦于沿江一帶屯兵戍守如賊擁衆內向則麗卒乘虛以搗其巢如反戈東侵則我兵襲擊以議其後互張犄角共伐寬謀倭兵力齊集再圖大舉又所請弓面焰硝餧糧查會典每年准買牛角五十枝弓面二百張焰硝原所不載近年以備倭特請准買三千斤此外不許多帶所以防別項交通且亦歷年令甲令因從征師敗乞恩請討應照萬曆二十年例動馬價銀三千兩令其自買以示矜恤而所買之數則照三十七年之例牛角弓面焰硝俱以增買二倍爲限餘作正價等費庶于矜憐體卹之中稍存節制防用之意其餧糧一節查先年征倭中國剩有糧草雖經發給乃彼國有急而我助之餉也若爲我興師而遂以餧糧責報則近于市道交矣該國君臣恐亦願出于此也既經奏題前來相應覆請伏乞

聖明垂察俯賜允行仍乞

溫旨獎其忠勤則該國感恩圖報自當益勵初心而殲此兇醜終必賴之矣

○禮科給事亓詩教題爲逆酋僭號敢犯天威懇乞

聖明急遣經畧聲罪致討以彰

神武以保

宗社事職嘗歷觀前代從來無百年無事之國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此何以故蓋自治之亂易自亂之治難耳自亂之治創業者非上聖之資不可中興者必神明之胄始能故曰難也自治之亂乘積衰之運者權一去而莫收爲基禍之主者世再傳而遂及故曰易也以易若此以難若彼治亂之間亦甚可畏矣

皇上試觀今日之天下治乎亂乎夫輿地如故未有失也貢賦如故未有損也金甌如故未有缺壞也鍾簴如故

娛樂筦籥之間耳不聞愁苦怨嘆之聲目不

聖明垂察俯賜允行仍乞

視流離災喪之狀俾畫作夜莫知省憂在
皇上必自以爲極治之時矣顧以職言之數年以
來灾祲叠報聚斂愈急促限加徵無所不至
膏血既竭朝夕難保吹吸百姓已自可虞加
以思民去爲左道幾半都邑糾合徒黨煽惑
遠近駸駸乎見于幾輔江淮者不一而足黃
巾之盜赤眉之賊其殷鑒也如是而閭里之
亂機伏矣京軍寡弱内備空虛所稱爲天子
六師者安在爺卒有警環衛伊誰且武事之

昔嬴日甚一日尺籍之澌滅年復一年雖省
直之衛所如星乃超距之健兒若捍一當調
發既有名而無實徒鮮利而滋害即如近日
宣兵鼓譟于本鎮土兵解散于中途威令不
幾頓乎人心不滋譁乎如是而卒旅之亂形
兆矣大同市賞七年不給虜欲無厭虜情不
測久之未有不變者也識者皆謂必我有以
待之然後可恃以無恐待之云何曰兵精食
足而已矣其在大同之兵不知何若惟就項
者宣府巡撫趙士諤揭其肅巡撫初光宗疏
各言該鎮原額兵數及見在堪戰兵數觀之
宣府原額官軍八萬有餘堪戰者不過萬人
耳其肅原額馬步軍五萬有餘堪戰者不滿
五千耳大都見在堪戰者比之原額者僅存
十之一二兩鎮如此他鎮可推聞之劄鎮尤
甚夫一番閱視則一番飭敘功文誇韓范武稱
衛霍豈不足脾聽聞月蔭實哉乃上下相蒙
單匱至此特幸虜不入耳入便如無人之境

養亂之資招亂之具也是以奴酋窺我之弱
乘我之虛輕我中國無人陷城尅堡覆軍殺
將幾成破竹之勢志得意滿輒敢建國改元
稱朕如朝鮮咨報所云目中不復知有
皇上矣
皇上承
祖宗遺烈作華夏共主舉事一不當取侮小夷乃
我朝從來所未見者豈不可恨可恥可憂之
甚哉夷自北虜之變如也先俺答等宗籓之

變如高拱寘鏞宸濠等盜賊之變如劉六劉
七劉千斤等逆黨之變如哮拜楊酋等皆旋
叛旋服隨起隨滅曾無不受我戎索而久逆
顏行者今日奴酋即令如漢之南越尉陀宋
之西夏元昊自帝一隅已非全盛之世所宜
有況彼其舉動志豈在小哉倏爾秋高馬肥
勢必深入長驅自遼陽而廣寧廣寧而山
海關不出半月直抵京師當斯時也將嬰城
開門而延之入乎不審
陛下將安之耶職言及此心膽俱碎社稷安危在
此一舉惟願
皇上立點新推經畧熊廷弼賜之尚方勅勿疏辭
勅限出關刻期赴任直暴奴酋之罪漸圖捷
伐之舉庶遼人之心定而我
皇上東顧之憂或可少釋萬一耳
○吏科署科事給事中張延登題爲遼氛愈熾
廟算宜急懇乞
聖明大奮乾斷罪已用人以保危疆事自奴酋不
靖我師屢衂近且懸兵深入開原名城一鼓
而墮如燎毛然然此皆楊鎬寡謀失律幸有
熊廷弼趙趄不早遣首尾橫決遂至如此三
韓人無固志已岌岌乎成破竹之勢萬一遼
陽失守河東西折而入于奴山海劉門震動
神京不得安枕矣此誠
宗社危急之秋
陛下宵旰側席忠臣義士詧不顧身報國之日也

唐臣陸贄有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
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今日事勢
非極力振刷猶循故套不可爲也奴酋之禍
非一朝一夕良由
陛下二十年來高拱深居惟利是圖澤靡下及情
不上達民怨而不知天譴而不恤漸至犬羊
生心邊鄙動搖舉
祖宗二百五十餘年相傳之土宇棄于腥羶休養

陛下宜即
御文華延見大臣慨下哀痛之詔舉近日秕政
如包稅織造例金之類不便于民者令輔臣
條列上聞悉爲罷免廓然一變與之更始此
收拾人心之第一義也此外定枚卜以資惟
幄下考選以廣耳目出直臣于囹圄錄逸賢
于泉石皆用人根本釋此不爲更待何時乃
職有所最恨于楊鎬者新經畧一日不去則
鎬擔一日不釋職前于按臣疏中曾爲叅駁

且引嘉靖庚戌之變
世廟御奉天殿逮都御史王汝孝時虜薄都城道
梗不及逮汝孝得蹔斬虜首後幸未減之事
以爲戒勉鎬節鉞猶在賜劒未改柰何不勉
圖後效坐以待斃使開原無一日之守懈慢
如此綱紀安在昔後周世宗時將驕玩望風
輒遁幾敗國事樊愛能何徽皆以先朝夙將
無所容貸而後人心振肅高平之役一戰取
勝淺淺覇業猶嚴于軍政如此況有天下之

大者乎職謂經畧楊鎬當急逮問無令山頭
望廷尉思爲規免之計可也其餘將士奔北
不用命之故則速遣閱視科臣查勘嚴爲處
分不然雖有百萬之衆適以資敵安得而用
之至新經畧推轂伊始日下出關徒手安能
以搏賊凡言調兵募兵之策皆遠水無救近
火臣謂宜于三大營並入衛班軍中聽經畧
自選若干以從用以壯行色振先聲厚其糧
餉亦可鼓舞叅天子六師原備征討非專城

守先朝調遣皆有成例臣昔年承乏巡視非臆說也區區狂愚伏聽採擇

○巡視京營工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范濟世等題爲京營單弱已極班軍揀選宜精謹明舊例嚴責成務選壯丁以壯根本事竊惟原額入衛班軍十六萬員名所以拱護

神京壯天子六軍之色也自撥剿鎮防禦外山東河南與中都留守司每班共餘二萬人人數亦既微矣然太平日久紀法蕩然各衛都司領班官復強半賣放携貲入京臨時催覓京棍充數一旦有事此輩有掉臂而去耳何能得其絲毫之力也卽今年春季班軍造到文冊與撫按文冊比對姓名不同者十之三四夫姓名且不同安問其人之眞贋乎職等方行查處轉眼便是秋班矣值建酋狂逞開原失陷京營軍伍單弱所撥入衛班軍不淺惟是領班者皆武弁此輩不知國家之計惟事囊橐之謀雖有鞭策亦無所施查嘉靖三

十一年題准山東河南各添註僉事一員管理班務南直隸卽以額上僉事兼管各請

勅行事其僉事會同都司掌印官選精班軍點付押領赴京夫一班軍也而曰添註僉事則權不可謂不專曰請

勅行事則事不可謂不重曰精選班軍則責成亦不可謂不嚴則僉事于班軍亦非判然不相干涉者也往時或軍不堪入伍或數不足原額惟參處都司而于僉事則置而不問是以起班之時漫無稽查任都司恣肆賣放以爲固然班政之壞實由于此合令行文各省撫按凡班軍務要僉事親自點選不得仍以老弱充數起身在途亦須設法嚴禁不許都司賣放到營職等查有仍前老弱不堪原數不足者除都司等官從重參處外而該管僉事亦以白簡從事雖有在衛原少在途脫逃而非在衛文然軍既少矣安知皆在途脫逃乎嗟嗟遼左阽危君父震驚凡有人

心共切敵愾豈以臣子受主上之爵祿于主
上之護衛而漫不經心聽武弁敗壞而不爲
之所乎只此已不忠于
皇上矣職等何有于而情乎今時日已迫乞
皇上速勅下兵部行文各處撫按責令各兵備僉
事勿仍前怠玩厥入衛皆精壯之兵而
宸居添虎豹之勢矣
○山西道監察御史馮嘉會題爲遼警迫近
神京制禦急于星火伏乞

聖明速俞廷議目前應舉機宜以固封疆以保
宗社事自我師四路失利一時大小臣工萬口矢
謨大都不外議兵議餉議經畧巡察九門五
城會推京營總協大臣數事總皆收變急着
皇上槩置不理若以爲奴酋已退不即復來塘報
皆屬虛誑今于本月十六日果乘我無備不
半日即赴開原當此危急之秋雖僅僅下一
經畧熊廷弼而京營總協不下如故也豈以
開原止係全遼得失而無與于京城安危乎

不知開原失則遼陽山海以次危山海危則
陵京震搖營兵原以護衛
陵京祖制主以總協大臣監以巡視科道職掌分
明缺一不可若總協堅持不下將營務誰爲
主持萬一狡奴乘勝長驅營中樞柄執要乏
人是可不爲寒心乎諒
皇上自爲九廟社稷計且暮當有
俞綸矣惟是經畧
命下熊廷弼不日出關能以單騎制虜庶乎隨行兵
馬多須七八萬少亦不下三四萬伏望
皇上嚴諭兵部就近調發儻一時倉卒不能足數
則以先題部臣召募之兵續遣從戎庶乎兵
多則勢壯勢壯則心有所恃而不怯是鼓士
氣壯軍容之一機也然師行則糧從有兵而
無餉其勢又不能以枵腹應敵也除加派地
畝銀見在若干不開外當下仍須得銀三四
十萬以應急需是在戶兵兩部搜括那借多
處益善蓋事變關于呼吸區處應從便宜不

然者干披髮纓冠之誼謂何竊恐失悞軍機
之罪不能辭矣且奴謀甚狡必于內地多伏
奸細以伺我情形則五城九門巡視御史之
命不可不亟下也募兵徵餉全賴省直任差御史
彈壓督責則向來原題各差其疏見在
御前不可不亟發也抑職等猶有說焉自古大將
立功于外必仗宰臣居中主持月初
皇上從輔臣枚卜之請業已廷推有人顧乃屢催
不用揆地依然孤單當羽書告急豈宜泄泄
廟堂之上尤今日第一議也以上諸款雖已經

廷臣連牘陳請而目前制馭機宜實不外此
若此則多點數人俾合謀運籌以制勝于
用是職等合詞特懇
皇上即刻允行勿再悠悠忽忽以致大壞不可收
拾仍諭中外臣工同心振刷幹濟時艱無分
畛域勿阻因循庶
廟謨邊畧兩相調劑虜氛立消危邊尚可支撐
陵京免于震動矣

○兵科等科給事中等官吳亮嗣等題爲時事已
非大亂將作懇乞
聖明速圖安攘之策以濟時艱事職等見奴夷弄
兵以來無戰不勝我精銳盡于外蠁糗竭于
內亦岌岌矣斯固人謀之不臧抑亦天心之
樂禍災祲疊告
陛下曾不加震惕天怒人離致有今日即如經畧
一事
陛下何意而堅持之以難羣臣至于師喪城陷而

後用之亦何及已臣等誼上數款望
陛下設誠而力行之猶或可有濟于萬一也
一曰議兵以壯經畧之行
陛下發用經畧一月尚可蛰入遼收拾一月今開
原已破河東之勢萬萬孤危虜勢益張人心
益懼廷弼豈可空手以往願
陛下速爲主張于薊保昌鎮京營中陸續發兵一
萬以爲廷弼營衛速催李懷信赴薊以爲後
援庶兵勢漸增人心有主尚可以保孤城也

一曰詔罪已以回天心安人心夫
陛下數十年來已與臣民隔絕矣況大內之積蠹
夷狄盜賊垂涎已非一日願
陛下草一詔剴切明白以動四方忠義之心如袍
服羊羔磁器等項暫行改折金銀寶玉諸作
暫行停止以資軍國之計仍大發帑金數百
萬差科道官附近召募驍武命太僕寺速遣
官買馬以備征戰庶天心人心知
陛下之積聚原以爲四海三軍之氣自倍矣

一曰拔奇才以資謀畧近日李永芳佟養性皆
我之所謂庸人而賊皆以領兵馬可見人才
在于任用也今宜大破資格留心諮訪其有
文武才能者
陛下或御門召見視其人物觀其方畧可將帥者
將帥可偏裨者偏裨人有功名之望而後能
出奇謀以安社稷也
一曰明法度以防內潰今京師之中五方雜處
保無奸徒劍俠幸災樂禍者乎臣等以爲
皇城五門專令錦衣衛領之九門之內各設御
史領之六部各司各勤其事
陛下不時臨朝以賞罰震惕之京營兵十萬分其
老弱者乘城操練其驍勇者分營教練
陛下親閱視之以養其氣庶積弛之後一旦振作
軍容盛則人心肅法度明則奸宄不生可以

無內潰之憂矣以上四款皆國家常事及今
日圖之尚恐無濟于事況當此時而又可泄
泄乎今師徒喪于外人心搖于內若不大爲
振作邊疆之外蕭墻之內有不知所終者職
等極知臨朝發帑罪已求才諸務
陛下所不樂聞然欲救今日之急張本全在于此
職等寧言而死于職爲不辱官不忍不言而
死于時事爲辱國也一字一血關于
宗社安危伏祈
陛下留心省覽即下所司施行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開原破不移時遼左危
不終日萬懇

聖明卽勑救援以保
神京事竊照奴酋謀犯開原已非一日蓋開原
與北關有輔車相倚之勢開原失利北關勢
孤不降奴則逃耳奴之欲逞志于開原正爲
此也又西虜不得與奴酋聯絡爲一徒有開
原爲之梗耳無開原則東夷西虜合爲一家
安往而不得志于我馬林敗回無計遮飾謬
欲結連宰煖等酋以圖奴不知已中各虜之
狡計矣職疏欲令賀世賢與馬林交代蓋慮

及于此而今已矣北關恐不復爲我用而潛
鐵之間岌岌乎有破竹之勢矣遼左不守
神京詎得高枕而卧乎職所爲日夜腐心殆徨
而莫知爲計也今無兵無餉無馬匹無盔甲
而要緊把柄之人屢催不下
皇上豈眞欲棄遼耶職謂兵招于遼地雖近有二
萬而新集烏合未經訓練是豈堪衝鋒之用
餉加于地畝雖多有二百萬而掩欠數多守
催無人焉能果戰士之腹焉市于宣大兵部

已差司屬督買矣不知何日領銀何日買完
若不上緊收買終無望雲錦之立致也盔甲
發于京庫本鎮已差委官接領矣然而關內
驛遞錢糧有限車輛有限若不速議加添修
造不免道傍之堆積也職力之所能者無不
殫竭至招兵苦于無餉計臣累咨移查駁查殊掣
人肘買馬苦于無價樞臣扣留數年未見同
心若以驛遞之苦累關內關外無不皆然關
以外時議加添關以內株守舊轍甚至援軍
經過動加裁抑人人憚厭其地科臣抑軍媚
百姓之說誠有激乎其言之也又安望同舟
共濟之義哉與言及此職心滋戚職罪滋大
矣職又惟措餉之筭部科條議已詳無容更
贅必不得已各府親郡王與
皇上休戚一體當此中外匱詘之時暫勸借祿米
一年或亦所樂從也各司府州縣正官食
皇上之祿當分
皇上之憂暫省交際諸費不妨各捐俸一年不猶

愈于扣民皂工食乎聞罪帥麻承恩家畜馬
甚多今遼東見有納馬贖罪之例何不令本
弁納馬千匹或五六百匹務皆膽壯堪戰押
解遼東收而姑貸其一次乎諸如此
類力能納馬者獨不可倣而行乎此皆職計
無復之而爲急救目前之着未知有當于
聖明之採擇否職草疏將終經畧楊鎬巡按臣陳
王庭移揭到職欲急發薊鎮兵馬二三萬出
關職謂儻得兵馬二三萬星夜出關俟奴賊

回巢仍以大將統領戍守開原舊地漸招逃
竄男婦復還故業如此而後可以聯北關如
此而後可以間西虜若竟棄開原如清撫故
事不惟金白不爲我用且恐遼瀋不爲我有
左臂既失
神京動搖
皇上于此即以財予人而人不見恩以官予人而
人不爲用天下大事去矣雖隆中運籌淮陰
伐鉞亦何益于成敗之數哉伏乞
勅兵部速調近兵二三萬刻期出關仍將職措餉
納馬二議併
勅戶部兵部議覆若新經畧熊廷弼
皇上聞報之日應已渙發無俟職喋喋矣
○戶科給事中李奇珍題爲遼鎮萬有餘危
廟算一無足恃懇乞臨朝決策亟下罪已之
詔多發內帑之金以故豪以收人心以圖恢復

事竊照奴酋發難以來攻必赴戰必勝長驅
直搗所向無前而自三路覆沒之後勵兵秣
馬養威蓄銳又幾三閱月其勢愈盛其氣愈
張而我之馭奴既不能壯敵愾以挫其鋒又
不能堅壁壘以待其老自四月以至五月宿
老等屯之殺擄已厭果然之腹瀋鐵等處之
蹂躪如蹈無人之境守備盡弛哨探杳然奴
目中已無遼矣故兵襲開原不半日而望風
以散撤我門戶爲彼巢穴北關援絕西虜交
訌遼之爲遼尚忍言哉嗚鏑而山海危薊鎮

危矣揚帆而天津危登萊危淮揚亦危矣跡
其建元偕號黃袍加身是于
皇上勢不兩立豈獨虔劉我人民割裂我土地乎
皇上未得以黜用經畧熊廷弼可漫塞責也空拳
難以禦虜敗局未易全收兵用幾何餉何區
處誰堪大將孰可偏裨一切賞功罰罪遣將
調兵行事悉聽便宜闔外不從中制必

召問廷弼商確樞機指授方畧臨軒而遣以聳
中外聽覩以重征伐事權庶幾有生色乎職
又稽自古有國家者曷嘗無強敵憑陵然勤
王之師不檄自至即嘉靖庚戌時亦有然者
今徵兵之令甫下挾衆而譁渡河而返者
募兵于河南山西不聞一應有司挨門貪報
有賄吏以脫匿籍而竄者即厚以安家數十
金猶思奔逸仍用三四人押解者國家欲用
其衆力而不能得其樂從尚可恃乎不意
祖宗德澤法度所浸灌而維持之者乃一朝无解

皇上亟下罪已之
詔宜痛自刻責灑然與天下更始如陸贄草唐
德宗之詔令讀者欷歔泣下人人有擊節中
流聞鷄起舞之忠憤而後可激而奮也然詔
之空言終不若款以實惠職又頓我
皇上亟發帑金五百萬分給戶兵工各部以爲募
兵轉餉製器等費則三軍之氣不鼓而奮四
海之士無脛而趨不出廟堂而制勝已萬全
矣昔唐德宗以糲食犒軍衆怒蹴而覆之其

後朱泚據瓊林大盈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積財不散徒爲盜資此殷鑒也自古天子雖富有天下當危亡呼吸時亦有求爲匹夫散之足以禳災

而不可得者似此朽蠹之物擁之反以召禍

皇上柰何慳吝顧恤束手待斃也至于廷臣封事

皇上槩從寢閣豈獨臨朝不可冀并罪已之

詔亦或靳之矣獨不有輔臣先爲代草繕寫進

御力請宣布乎帑金或亦未可必之旦暮矣遽

撫周永春疏請暫勸

親郡王捐祿米一年及職同官官應震有省直

司院以下聽各議助邊之法雖勢在必需總

屬西江之水今主計者不可量借金花銀四

十萬并暫留各省直解到稅銀以濟目前之

急俟侯發帑後照數補進乎諫行言聽既不

可望之主人權宜通變又不能得之閣部天

下事又安可爲也職頑閣部大臣倡率廷臣

匍匐文華殿前額請

皇上臨朝發帑下

詔罪已一日未允來日繼之來日未允又日繼之必得請而後已臣子當國家之多難七尺已非吾有與其玖于敵不如玖于君與其玖于鋒鏑之交不如玖于

闕廷之下何不可爲也必如是而

聖聽可回豪傑可風人心可結于以恢復故物不難耳

○工科給事中范濟世題爲遼事日壞一日

廟謨日拙一日藩籬漸撤根本可虞懇乞

聖明速

勅部臣急調邊兵以保危遼以固神京事建酋雖一小醜實爲勁敵彼其人馬殭器械利又以刀鋸繩其部落使之赴湯蹈火不敢反顧故攻撫順則立陷攻三岔堡則又立陷攻清河則又立陷以張承胤遇之而又沒以劉綎智勇兼備遇之而又沒以杜松之勇遇之而又沒以馬林之

此皆城不堅固將不善戰人不用命以至

此則此酋之勇猛無敵亦可畧覩矣爲遼計者當汲汲遑遑以日爲歲尚恐無濟于事乃敗衂幾四月曾無一將出關者如此舉動無異兒戲何惟乎開原今又陷也藩籬漸撤堂奥可虞豈惟遼陽廣寧朝不保夕即京師亦岌岌乎動搖矣而尚可緩圖乎惟有急調九邊精銳二三萬人即使原領大將刻定日期星夜出關庶幾有濟若九邊空虛即招土著以實之有難應者則厚其將餉無所出則加派之地畝即使海內疲敝亦可休養使復若計不出此而曰九邊虛也曰待招募也曰收殘兵也此則于事無濟徒以遼東土地與遼

之生靈予敵耳夫豈惟遼東哉即京師將安所着落也夫九邊誠不可虛然羣虜志在搶掠與建酋黃袍加體改元稱朕者其志不同也羣虜勝則務進敗則速奔與建酋有進無退萬衆齊登者其勢不同也即使各邊有失尚可恢復與遼左有失

神京搖動者其輕重不同也不深計于此而欲以招募烏合之衆兼破敗喪膽之餘以抗方張之寇而保既破之遼此必不得之數也乃謂戰不足守有餘也誤天下國家者必此言矣蓋守非堅壁清野便可謂之能也必有能戰之兵將始可言守必有戰勝之兵將始能固守如我守城矣彼攻之則當救否救則當戰不救則孤城立破矣戰而勝則始能固守戰而不勝則城又破矣此其事理亦明甚者惟是以彼之攻我與我之攻彼其主客勞逸之勢微有不同而謂戰雖不足守則有餘者非確論也有水決于此一石土可塞也而有所愛惜今日三斗明日五斗所費徒多而無益于事迨滔天之勢成斯無所措手祇有載胥及溺而已此今日遼事之喻也故今日舍調九邊之兵必至誤遼東且至誤國家九邊虛則實以土民餉不足則派之地畝外此嘵嘵直謂無策矣

籌遼碩畫卷之二十二終

○禮科給事中刁誌教題爲經畧將行兵食宜豫
懇乞
嚴勑戶兵二部各陳足食足兵之策仰釋宵旰之
憂免貽誤國之罪事自奴酋倡亂以來竭四
海之脂膏拓九邊之精銳一一盡付之楊鎬
之手亦一一盡委于楊鎬之手不周歲而耗
軍儲三百萬委金錢于泥沙戶部不能問也
不再舉而亾大帥武臣十餘萬視人命如草
菅兵部不能問也且天未悔禍大敗之後頃
復有開原之失假令經畧熊廷弼題推隨簡
畚一月赴遼遼必不至是語曰需者事之賊
也又曰當斷不斷必受其亂此則
皇上之自爲社稷左也
皇上亦知開原所係之重乎蓋此城一棄奴遂得
與西虜煖兎宰賽等通且唇亾齒寒北關無
倚亦必折而入于奴奴成一家我作兩截遼

河東西决不能守山海失其險薊門當其鋒
京師不能高枕而臥矣故欲圖奴酋必保全
遼欲保全遼必復開原欲復開原必宿重兵
欲宿重兵必資厚糈兵食相應缺一不可廷
弼明而熟于計知必出此無疑也譬之奕然
當局者着着皆敗生路已絕突令旁觀者一
人代之其人奕雖善無處下手欲其取勝不
亦難之難乎今日危遼之勢何以異此若使
廷弼倉卒山關畧不爲備是置之如孤注將

棄之于一擲無乃以人國爲徼倖耶試問戶
兵部大臣當此之時處此之勢兵餉急乎不
急乎乃昨聞中府會議日中不決薄暮而罷
含糊答應苟且支吾議餉議兵尚無必然一
定之畫夫自職言之部以戶名而司在餉却
漫爲之說曰兵部無兵餉從何處必有兵始
議餉焉部以兵言所職在兵亦漫爲之說曰
戶部無餉兵從何招必有餉始議兵焉此等
口頭謂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可也然兩

相推調反兩相觝閣勢必至于兵食俱無而
後已試問戶兵二部大臣設身處地心口自
語然乎不然乎職愚以爲是役也兵當以十
萬計
皇上宜及今特頒
嚴旨勅令戶部作速議餉須足三百萬之數勅令
兵部作速議兵須足十萬之數各具疏條奏
務在必行仍卽
明諭科道官曰兵集矣而餉不具則請治戶部誤
國之罪餉具矣而兵不集則請治兵部誤國
之罪兵集矣餉具矣而戰守不效始可請治
經畧誤國之罪大都此三臣者事成則爲同
功一體之人事敗則爲同罪一體之人必如
是責成如是糾察然後使之彼無我諉我無
彼貸各營厭職如田之有畔共殫厥心如物
之在貫甚至于臨難致死見危竭誠亦無不
皆然者以此救遼遼或有濟乎嗟嗟言之難
矣行之尤難邇來戶兵二部之事何多舛也

二百餘萬外如借金花銀留各省直解到稅
銀臺省屢以爲言矣此事雖難而得用實大
者則憚其難曾不敢一語及之無他畏
皇上怕中官耳如別樣款目動至數十瑣細零星
無當緩急此事雖易而得用實小者則奉爲
理財訏謨每纚纚言之也扭尋常之見而忘
國圖效婦寺之忠而失大體豈謀國者所宜
有哉當爛額焦頭之後正赴湯蹈火之時凡
一切重大事情喫緊着數既不能悉得之

皇上矣方擬旦夕齊集叩闕排閶以叫天負斧
鑕以待戮幾幸
聖心之動還求國事之可爲獨賴寥寥二三大臣
爲之倡率爲之激發乃猶然議成盈廷言輒
參商不肯同心以濟時艱徒知執拘以行已
意俄頃禍發轉盼難支蹂躪郊關暴犯
宮闕君父且無容身之地諸大臣將何以待之惟
有載胥及溺已耳眞可爲痛哭流涕長嘆息
也職義激于中語不假擇輒披瀝至此惟
聖明省察

○雲南道御史張至發題爲遼勢已迫內固宜周
謹陳一二防禦末議貎乞
聖明亟賜允行固籓籬以杜意外事竊自我師三
路喪衂三月以來諸臣無日不奴氛是儆請
經畧請閱視請募兵
皇上皆漠焉置之不報直至開原再陷而後經畧
熊廷弼之言始得俞夫廷弼壯猷素裕固雅
足經畧東隅然迫之危急存亡之際眞有目

不及瞬踵不及旋者即有奇略安施可恃者
皇上軫危遼而惻然動念在廷諸臣有叩必從有
呼即應庶幾轉危爲安之一機耳乃今請
文華殿之御冀罪已詔之下允枚卜之閣臣下
考選之臺省發塵積之內帑于以贊佐機宜
助勦時事又漠然置不報矣夫開原旣陷則
北關援絕鐵潘勢孤則遼陽益急矧西虜交
訌合勢長驅三岔河之險賊得而有之廣寧
無完壁矣全遼去而山海危山海危而
神京爲籓籬今遼且纍卵則山海爲緊要之門
戶矣宜宿重兵一萬一大將提而鎭之庶兵
聲赫奕而奴不敢長驅也次守通州以重堂
與通與京爲唇齒職向有京兵隸通訓練之
議頃者該部議調總兵李懷信甚爲得人今
以薊鎭缺將復調薊鎭矣則通州當另擇宿
將一員揀發京軍一萬令在通州訓練庶京

師緩急足爲戒備郎劄門緩急亦可以壯聲
援矣又次防天津以固運道天津爲漕運咽
喉天津梗則咽喉塞該路已該有津營遊擊
一員謂宜查其額兵若干再益以水兵二千
選有智勇驍雄之人無論資格授以提備千
把之任令分統水兵以聽遊擊指揮庶水陸
兼備運道可無虞也職愚又以登萊宜增海
防道臣一員蓋自海運議成則造船督輸自
宜一道專理其事今漕轉運一絲一粒皆心
令民間輸粟抵賦胎商轉運臣陶朗先自去歲郎

計而手衡之其總理之周區畫之密可謂詳
盡無遺但今奴酋又脅結朝鮮朝鮮君臣惴
惴自保能必其不陽衡而陰順乎陰順則舲
舸南指進而窺登萊深而窺徐兗山之東淮
之南皆順流而下運道阻則
神京有坐困耳亟宜添設該道臣一員再選募海
兵之善識風勢水勢及工于舟舵者千名更
調募浙閩水兵數千名擇南將之善水戰者

統領而以道臣專督操練庶賊舟不得南窺
而海洋無警
神京可坐奠矣然圖事揆策先于用人而非常
之事亦必非常之人任之今當事動輒以資
格爲言郎如保定撫臣選擇一二偏裨猶戒
以勿逾俸鷹鳥得不擊任事之肘而短豪傑
之氣乎則破格用人又今日最急務伏乞
皇上洞察全遼安危之形亟下兵部議覆至熊廷
弼出關在郎而會議兵餉迄無成說徒封奏
見未尽畛域更祈
皇上明亟勑廷議守禦收復之策以救危遼以保

遼東經畧熊廷弼題爲河東諸城潰陷勢如破
竹懇乞

宗社事臣惟遼左爲京師肩背欲保京師而遼鎮
必不可棄河東爲遼鎮腹心欲保遼鎮而河
東必不可棄開原爲河東根底欲保河東而東
開原必不可棄今開原破矣清河棄矣慶雲
捨矣鎮西圍矣中固鐵嶺懿路汎河數城婦
女老幼空國而逃矣自鴨綠江東南起至西
北一帶城堡除撫順清河失陷已報外如永
奠新奠長奠大奠靉陽孤山鹻場一堵墻酒
馬台散羊峪馬根單東州會安白家冲三岔

撫安柴河松山靖安威遠鎮北數十座已棄
去而邊內之村屯城寨已搶燬無遺矣獨遼
陽瀋陽爲河東孤注而昨據舊署臣揭報瀋
陽之民又逃軍亦逃矣而遼瀋何可守也賊
未破開原時北關相倚猶有後背之憂朝鮮
未敗猶有左腋之患今開原破而北關不敢
不順使幣往來而朝鮮不敢不從既無肘腋
之虞又合東西之勢以此交攻而遼瀋何可
守也雖有敗殘新集士卒四五萬人皆有名

無實而此番開原損折又奚帝萬計且又無
甲馬無弓刀火器而所調各鎮兵馬又皆長
賊之來或中路逃去間有到者又無不心驚
膽折昔金兵將渡河宋兵臨河而守者尚十
三萬人金粘沒喝云不必與戰但以虛聲嚇
之令擊戰鼓自旦達夜一夕而十三萬兵盡
散去今遼兵本畏賊而破竹之後風鶴自驚
何煩擊鼓而遼瀋又何可守也然而不守遼
瀋必不能保遼鎮以保京師不復開原必不
能保遼鎮然則今日之開原
皇上以爲當棄乎當復乎
皇上試問羣臣當棄乎當復乎棄之而成夷虜東
西之交絕北關覘望之路是棄遼以棄京師
也三尺之童皆知其不可而欲起而收復之
雖精兵良將甲馬器械錢糧芻粟等項一時
齊備足以付臣之用臣猶恐敗氣難振覆水
難收賊銳難當虜交難斷四顧躊躇無下
手處而況乎事事俱無臣且如之何哉臣昨

隨諸臣會議于中府議及恢復皆決然以爲
當復及議兵而皆謂兵無議餉而皆謂餉無
議處兵處餉或調或募或近或遠或借或括
而又皆或默或爭迄無成議即如議增新兵
七萬先調一萬隨臣入遼姑壯聲勢以定人
心又且議徵此而恐此阻難議調彼而恐彼
空匱左牽右制尚望其他是其所謂當復者
不過爲國家慷慨門面之詞而心口私語必
謂兵餉難措且守遼瀋遼瀋有失且守河西
云爾是豈眞能同心共濟亟圖牧復以保遼

河西有失且守山海關山海有失毋作區處
宗社者哉且夫愚者闇成事明者見未然今日之
禍皆前日明白所已言後來之禍自今日理
勢所必至無煩猜想無待推敲此中外諸臣
所共知而共料其必然者也臣請毋爲
皇上明言之而諸臣試共聽之夫前日之賊東有
朝鮮壯有壯關西南有遼開一帶僅僅東北

一條走路四圍逼束無充拓之兵山川出產
無附餘之糧使于清撫失事以後兵餉湊集
之時中外當事者不急戰不催戰議復清河
撫順守寬奠毋建城該將于柴河靖安間悉
宿重兵互相犄角以漸逼而轉蹙之將賊兵
無日長糧有日耗猶不過一穴中之獸耳自
大軍三路敗沒而賊始敢出入無常掠盡屯
堡自我兵坐守四城而賊始敢交合西虜徑
取開原是前日不復清撫以失開原之覆車

郎後來不復開原以棄遼鎮而危京師之榜
樣也今開原一帶盡失而外交合矣朝鮮壯
關皆陰順賊而內患除矣賊亦何所牽掣何
所顧忌愛我遼瀋而不攻哉夫開原古之黃
龍府而元之上都也城大而民衆物力頗饒
賊住城中用我牛馬車輛搬運金錢貨財數
日未盡何止數百萬向無充拓之兵而今且
合兵于虜向無附餘之糧而今且因糧于我
但分我開原餘財十數萬以餌等卜二十四

營糸巴二十營使之東攻遼瀋西攻廣寧彼
諸營所得春秋兩賞于我者幾何又何愛于
我而不聽賊以攻攻我試觀日來塘報東賊攻
開原而西虜五營郎率三千騎搶慶雲又報
三萬騎圍鎮西糸巴等酋又率五萬騎廣寧
挾賞是西虜明明已背爲奴用命而遼瀋可
保乎遼鎮可保乎不惟遼鎮難保也如賊全
有遼鎮所獲金錢財貨何止數千萬但分數
十萬金餌虎墩諸酋入犯昌薊如也先之薄

京城又分數十萬金餌卜素諸酋入犯宣大
如俺答之趨兩關以牽綴我不敢出京城一
步而賊然後長驅入山海關或由海道取天
津及登萊一帶此皆國家必受之患理勢必
至之事而該臣斗年前不幸而屢中之言也
且十年之前禍機隱微臣已策之而無遺豈
知今日之後事勢明白反料之而不驗
皇上動疑臣下之言爲欺爲誑試檢臣疏牘一一
覆覈而有一字之涉欺誑者耶且非獨臣不
欺也中外諸臣俱受國厚恩當此主憂臣辱
之時誰無雪耻除兇之憤凡各章疏無論當
與不當實皆出自一腔之忠懇懇而
皇上一切疑爲欺誑置之弗聽徒視賊緩以爲緩
賊急以爲急而今且併賊急亦不以爲急也
諸臣自傷微誠不能感格惟各心灰意沮感
嘆欷歔以氣運付天以天下事付
皇上自理相率苟且支吾爲待盡之計而已夫以
皇上英明神武而使臣下心灰意沮相率爲悠悠
待盡之計臣實爲
皇上危之徃者
皇上與中外諸臣交誤以至今日亦已極矣今日
若能早早收拾則河東尚存其半河西尚處
其全山海尚未逼而薊昌尚無恙猶幸一隙
之暇可圖恢復之舉使
皇上以京師視遼立從臣下之請勿有中隔使戶
兵三部以京師視遼共商兵餉彼此通融而
毋以例爭使兩京各錢糧衙門以及邊腹撫

按諸臣皆以京師視遼凡遇徵調那借搜括
催解等項一一眞心委曲多方湊處而毋以
套應則兵餉事事尚可立致天下事何遽不
可爲而顧猶悠悠忽忽漫無所置緩急于其
間豈必遼鎮盡失西虜犯昌薊東賊入山海
天津一帶而後
皇上始聽臣下之言中外諸臣始肯破例破套爲
同心之應而天下之事去矣當斯時也臣之
肉固不足食而中外諸臣之誤
皇上與
皇上之自誤亦何以妥
陵廟安
宗社謝天下而各保其身家也乎臣久廢田間苟
活性命本無仕進之志忽蒙
皇上起臣大理宣慰臣念國家事重不得不星馳
而來不謂諸臣竟用部院職銜授臣經畧處
臣以非分之榮加臣以絕舫之任臣實不堪
比欲具辭而相知諸臣皆以大義責臣中止

臣往矣臣已遺書訣絕妻兒寄謝親友操此
七尺之軀爲
皇上戮力封疆罷利害疚生度外矣惟是兵餉有
無遲速實係遼鎮存亡京師安危急務伏乞
皇上省覽臣疏亟
勅廷臣會議開原地方應否恢復如不當棄便須
急急處辦兵馬器械錢糧芻豆等項勒限齊
備毋缺少以窘臣用毋延挨以緩臣期毋中
格以沮臣氣毋旁議以掣臣肘毋交搪于臣
不相照管而獨遺臣以難以致誤臣誤遼誤
國而併誤諸臣之身家則
宗社幸甚諸臣幸甚臣愚亦幸甚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遼左時勢已危各邊虜
情可慮懇乞
特勅邊臣大振積習嚴秋防以保萬全事職方司
案呈萬曆十八年八月内該本部題爲欽奉
聖諭申飭邊備事奉
聖旨這邊備事宜依擬通行申飭各該督撫鎮巡

官着實用心整理邊備不許怠玩欽此欽遵
通行切照九邊延袤萬里一切戰守機宜每
年秋防特題申飭今日遼師失利冊開原
諸夷伺間乘釁在在蠢動所有秋防事務宜
亟具題等因到部爲照四夷惟虜最黠而我
國家鎮簨背吭肩臂之間環與虜鄰虜之中禍
于我何歲筏有而每每于秋高風勁之時借
勢跳梁乘虛蹂躪矧今日虜情則又異矣逆
奴鴟張虎視一舉直陷開原視清撫更易此
豈惟奴酋目無中國而諸虜聞之必將謂我
爲易與向來觀望勢必待秋勃發徙薪徹土
之計尤宜較往歲加悉而後可保無虞臣請
以九塞情形更僕熟數與疆吏圖所爲防禦
之策可乎遼鎮已事噬臍雖晚然沃壤千里
神京倚爲左輔檀至失守如東勝河套金甌頓
缺可不寒心三路敗衂之後奴日夜治戰具
謀犯開鐵亦既聞于將吏之耳矣頃萬餘騎
長驅何以寂無哨探危城百雉何以遂無堅

陵京視他鎮獨重所幸層巒叠障天險爲固邇則
衆福屬夷陰懷二心甘爲虜鄉導古北黃花
義院諸口皆狗竇鼠穴那林猛谷阿暈等夷
頻年零竊則險又胡可恃近惟曹家路一級
差足褫滿旦之魄然要賞遭挫實應心憤蜂
蠆有毒未可以一老酋婦易之也宣大山西
諸大部聯亘住牧宿受紀綱于順義自虜王
襲封青永擺黃台吉俛羈市賞欵邊境頗稱寧
謐惟是卜素互爭家事貢賞久停識者憂之

盖卜以嗣王爲名素以保塞爲實素強而卜弱素饒而卜窘素狡而卜愿故卜挾名則故稽貢以市重于素素挾實則故索賞以驕語于卜蘊火必燃養癰必潰兩酋相仇禍必移中國而漫云我收漁人之利乎竊恐獨石以西樺林以東動見衆端防之此其時已延綏勁兵甲于諸鎮虜呼爲駱駝城自孤山之役士氣披靡套長吉能匄復歷挾市賞狂吠不休迨我師數出搗勦始就戎索唯唯聽革戎狄豺狼不可聶也如是弟猛克內奔儼然龍以爵秩我之所爲恭順彼之所爲仇敵緘口不言恐非其心同隙思逞何以待之寧夏險固饒沃舊稱塞上江南弟河東一牆之外郎爲虜數河西所恃亦止盈盈一永帶水盛則渾脫浮渡氷合則躍馬直驅而清水與武花馬池一帶又皆通大舉今春東虜輸情雖幸稍遠嘉靖年寘兎薦食松海浸假戒嚴胙冬銀互垂涎竊犯永泰邊吏僅堵截自完怡處堂之安恣網牖之倫智者不爲矗塘旗杆火異固天所以儆我也貌茲天末孤懸甘肅松海諸酋藉名掠番守塞出入間窺內地凉永一捷斬獲百八十餘級雖足以暢皇靈而寒虜膽然嗜利貪殺自其天性飲憾于昔而發難于今政未可量耳總之九邊無處不告警無處不當防若挨以今歲之虜情則緊急以遼左爲最遼失勢則諸虜得勢則諸虜亦因而生心豈不萬有餘危抑聞澤潞之兵李抱眞將之而轉弱爲強會稽之地文種用之而圖亾爲存及今文武將吏誠厚集兵力以壯其聲陽携賊交以伐其謀相機操縱以定其局隨宜拒守以固其圉安知遼必不可爲而奴酋之授首終無日哉但禦虜須兵不足而求之調募用兵須馬不足以求之兎買行師須芻糧

器械又不足而求之水衡太倉事事仰鼻節
節束手自非內外諸臣心切敵愾之忠誼急
同舟之濟各殫謀猷共圖安攘亦何裨于緩
急之數乎雖然臣固望邊臣之同心援遼而
盡化其畛域也臣又慮邊臣之藉口援遼而
自薄其籓衛也蓋自徵發之令一弗舉行士
馬甲仗既有抽發不免空虛惟是旋調旋補
行者與居者不碍隨缺隨製新者與舊者相
償錢糧不足權宜設處車徒不倫通融調劑
而又爲之嚴訓練密偵諜申明賞罰綜覈名
實毋恃款而怠戰毋貪功而啟釁務使四郊
有磐石之安萬里無烽火之警然後得專力
以剪滅此奴而紓
聖天子東顧之憂雪卿大夫多壘之恥胥是焉賴

矣既經該司具呈前來相應題請合候
命下通行各邊總督撫鎮衙門轉行各該司道等
官嚴督文武將吏遵照事理參酌近日虜情
一切戰守機宜俱實心料理隨事整頓應奏
請者奏請應徑行者徑行毋得臨時鹵莽致
誤邊計如各官仍有粉飾虛文及怠玩廢事
者在外聽撫按官在內聽本部科道指名參
究施行

○國子監署監事司業張鶚翀題爲目擊時危敬陳
今日急務以期上下交盡事職復見邇者奴
賊長驅開原鞏陷舉朝惶急請命叩
闕職聞禍亂之生天之所以開君臣也有事則
君臣動色無事而君臣怡然迨其事靡至而
仍復動色則急乘此時而決無復可怡然之
理矣曩者東師既衄大將復沒
皇上發帑調餉選將募兵如救燎于眉發不旋踵
此時處在廷臣奉行遲悞補救無方而旬日
以後羽書暫停奴氛未訌
皇上東啟事于高閣置邊情于罔聞用一人而不
能即用行一事而不能速行上執彌堅下爭
彌苦當事不肯破格舉事羣臣抑且枝節生
疑顧私而不顧公爭細而不爭大以至今日

縱橫蹂躪夫開原危而遼陽難保遼陽孤而
廣寧易圖至于山海存亡遂係
神京輕重目今京師在廷文武大吏誰有能慷
慨深謀指揮借箸洞若觀火疾如燮機爲
一人解焦勞者乎誰有能奮發忠勇厲氣治兵不
避矢石多方應敵爲郊原扞衛者乎誰有能
與國同休殫壓羣下總理三軍督率九門爲
根本作柱石者乎誰有能入告禁門出和行

言小事自決爲呼吸守便宜者乎四者皆社稷寄
命之人吾君吾相胸中當有灼知百爾臣工
信口亦能公舉而錯愕相顧置對無人平居
既不留意蒐羅臨事何能格外論薦至于較
量門戶依然伐異黨同瞻顧人情大率市恩
避怨拯溺而尚拘規行之例佐鬥而先該槩
指之疑以致人才輪埋不現天子但謂臣下
無可倚毗百言而百不行諸臣亦謂
皇上不一報聞萬請而萬不濟終年泄泄一旦張

皇假令張皇而及早改圖猶類焦額之能救
火如泄泄而仍前束手頗同絕粒之欲回生
臣于今日言敢不盡矣京師者
祖宗二百餘年根重馭輕之地
九廟神靈所憑託焉京師固守則乾坤奠于泰山
京師動搖則海內危于壘卵故長治之策先
固京師況于夷狄交侵安可不輯寧根本築
城修備儲餉嚴軍事須急圖猶恐無及今
神京兵精食足堪戰郎享太平無事亦且有備

萬年至如邊方不寧儘足居中調度豈可忍
言其有無一備臨危坐困哉夫股肱力寡則
展布良難鼎鉉助多則調和易效
皇上付閣臣于廷推亦不妨出特簡於
宸斷而故寢閣不下視爲可有可無之官令輔臣
計盡能索而
皇上旰食焦心殊非自爲社稷計又經畧新更欲
以先聲奪敵懍然正惟先聲倚而不可以孤
注試之今廷弼之用已超格矣非以其長于

御將乎而將何在非以其長于綏縱指示乎
而同心共事者何在非以其長于撫士卒恤
饑寒乎而金錢米粟之犒賚何在其他行陣
之跋扈難御局勞之掣肘尚多此在中朝決
宜有退難相恤之意而不可以安危成敗聽
之一人夫安危不在經略又不在遼左而且
掣之朝廷此何可無懼也夫耕奴織婢各有
分守在大臣則但當合力同謀本兵調遣郎
宜籌餉從何來司農會計郎宜想兵何以足
如人積穀便欲養兒如人買奴決非坐食同
爲主人箕計不分兩項支持今調兵搏沙而
不惜餉亦委壑守藏纖嗇而不顧伍竟空虛
循職掌爲聚訟而不以實事相通融職未見
危急之有濟也至于遼人坐視而待寇遼將
豢賊而擁兵遼人之視客兵如視仇敵有功
則攘之無功則笑之而其殺之也則以爲快
若乃遼將方以退縮全軍爲有恩于地方而
結人心以固其兵柄而專其世將之權將來

遼事又安可勝言也嗟乎興言及此願朝廷
加之意而毋以經略爲孤注矣職滯濡無遠
見目擊時事倉皇敢一一直言無諱以附于
邸閣之後惟
皇上詳覽而賜施行
○工科給事中祝耀祖題爲遼左旦暮難支廟堂
玩惕可駭敬陳末議以救危急以裕兵餉事
蓋自我師三路挫衂在廷諸臣危言累牘幾
滿公車靡不引領新經略之
命先時整頓邊畿敵方張弧因
皇上轉石之艱遂成開原土崩之患而後命熊廷
弼倉卒由關噫計亦晚矣夫廷弼誠習于奴
而足以制奴亦必我兵五倍奴兵而後積衆
成強縱橫隨所指示今覩兵部前後疏所議
調者僅一萬尚有執爭不發及發而滯延中
途者若遣兵部司官募兵四省是又臨渴而
掘遠汲而濟亦無救于燃眉之急燎原之勢
也今有捉法于此可得二萬餘衆若如就運

軍而抽募之厚餉額而招徠之則如熊之士
立集何也糧艘數以萬計每艘抽募二三名
則數盈二萬旦募可實伍且統領原有指揮
把總千百戶等官無事添設但諭各官悉心
鼓舞無迫留以必從奉法繩束無驛騷而生
事其統兵至關者以次遞赴用酬其遵徃之
勇而率衆出關者破格超擢大開以向用之
門且安家行糧照例給發情不奪于內顧而
缺額蔴補仍予本餉運無虞于後阻竊謂此

舉一倡人爭投臂以應無調之名有募之實
以衛之軍開師之律因利乘便如弩應機箑
不赴也至若輦轂之下畿輔股肱之郡非昔
稱燕趙勝區與七國諸侯王相雄長者乎燕
趙在七國時何日無刺擊然未嘗借兵于隣
而資援于違也今日慷慨聞亦項背相望宜
于順天河間真保永廣順大八郡議遣科道
官四員以分募之訪其設奇驅市動于九天
之鬼肺石多覆盆之冤怨氣凝結上干天和
其在凌遲處死者罪大而不可解法重而難
以輕玩也苟情有可原而奸不為首莫如赦
次改戍于遼其素封捍網將官失律追其貲
財半贍軍需舉凡有力之家皆得參酌多寡

贖罰自備歷甲器械而後戍遣則性命之保
爭先樂輸而鍰金之入目前無遺郎撫臣周
永春罰馬之說亦可變而通也釋此不講直
待虜薄都城虎兕出柙藉寇兵以張牙爪歛
衆毒而中腹心則無策矣而餉之可為者又
得從權以佐急酌盈而濟虛也何也四郊多
壘安可猶言交際三軍不飽豈忍問及贖鍰
則自院道以至府州縣額編公費及贖鍰銀
兩皆得括之以食軍則原編較然明白不若

搜者之猶有巧藏而上行則下樂從且見廉
者之勇于赴義也他如空選納級暫寬事例
隨材可以援引留都積貯半議借用擾額徐
爲補償旁行通路之窮輕車運軸之重庶幾
扶顛持危不憂掣肘昔也先之入寇祇以于
肅愍一人定力劻勷用聲鴻圖于盤石之固
何必膠常襲故而卒無變計哉天下事無全
利亦無全害如奕棋者然審下急着則殘棋
可轉爲勝局迷而不審則滿盤皆敗矣職所

欵列則今日之急着也若謂空言無裨實用
則募兵之一節職請先以身試需之三月而
精銳不如雲願甘斧鉞之誅若廷弼一身關
係
、
宗社之安危非有萬衆擁翼而行適啟戎心何堪
再悞所貴兵戶大臣同心運籌毋委廷弼爲
孤注哉司業張鶚之言曰本兵調遣郎宜籌
餉所從來司農會計郎宜想兵何以足如人
買奴決非坐食同爲主

人筭計不分兩項支持用規時事切中膏肓
乃中府會議之曰各自爲謀枘鑿不合其何
能濟令後募兵務擇精銳無虛糜太倉之儲
募兵安家當問司農勿仍效道傍之築廈幾
老成謀國之忠不然首鼠兩持恐分胡越如
在危浪各有一壺之心一旦顛覆豈能獨全
而伏于國罰興言及此奈何不轉念圖廻也
若李懷信柴國柱率師應援無稽時刻以保
遼陽縈郛之危不盡折而入于奴遼事尚可

爲耳統祈
皇上早自爲計見之施行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董元儒題爲薊遼勢並孤
危薊兵難議再調謹直剖情形亟懇
聖裁以鞏
陵京事頃臣聞開原失陷中外震恐適接邸報
見兵部等衙門會上公疏內有議于薊鎮急
發精兵二千名并宣府未出關兵一千名令
總兵柴國柱統領又薊鎮已題未發兵二千

名令遊擊朱萬良升參將職銜管援遼副總
兵事統領先隨經畧出關一款此在諸臣計
遼之急或未暇審劄之情然揆度時勢今日
調兵于薊實有萬萬難行者夫薊鎮兵馬乃
臣近日所按伍簡閱瞭然在目多寡強弱可
屈指計筭者額兵號數雖十餘萬然襍流新
水之公占差調勾補之容餘與夫營路將領
近各酌量添設家丁每家一名郎占二車其

分布二千餘里長邊烽臺墩堡處處設防關
隘空隙在在哨守每處多者百人少者數十
人止矣于是春秋警急郎盡撤各協標兵爲
之分路貼防然後量衝險緩急之間僅六百
幾十人之數其見在各將家丁并挑選團練
各兵可當衝鋒陷陣之需者總計三協要不
過萬餘人止矣且自年來首應援遼兩番抽
調而全薊精銳遂爲半空又五萬帑金竟從
部格調者未補補者無缺而召募急着幾成

畫餅以故郎督臣移鎮僅隨有標兵七十人
山海總兵非中協調發千兵亦僅止家丁七
十餘人此則薊兵單匱之情實也如是而謂
薊有兵可調乎果無兵不可調乎抑不寧惟
是滿酋挾賞未遂窺伺薊西者五年于茲近
乘遼事決裂大肆毀實突于五月擁衆數千
虎踞天角一嵎揚言分道犯掠向非調兵中
協少助聲勢臼馬大水之間幾爲震撼今酋
雖以女奴暫歸巢穴轉眼秋高勢必狂逞戰
岌岌可慮者而喜峰義院各口近報扈叛傳
說虎墩兎憨藉口遼東廣寧事例要在喜峰
口講增新賞不依郎聚達子二十萬在薊鎮
關口進入等語此郎衷口未可盡憑然薊門
一牆以外環聞虜穴而古北牆子石門界口
諸處皆昔年虜騎馳驟之所萬一諸酋不逞
奴出狡謀如向者誨奴上策躡徑假途直薄
都城將庚戌已事之變視今遼東更不啻切

于剿虜卮于曩邪者此又薊鎮孤危之大槩也如是而謂調兵無妨于薊乎抑有害于薊乎至朱萬良二將往年特爲咨留者以萬良平日勇敢素爲滿婦所憚郎滿婦相持數戰亦云必攻去萬良始可講賞今一旦易之去遼是自撤干城而明啟戎心恐從此石塘無安枕之咎矣事無結局之日薊鎮事不知所終矣且遼左增一萬良或未奏撻伐之勳而薊西失一萬良遂頓遺門庭之憂利害判于

盼響緩急較有軒輕議者必欲奪此與彼毋乃置薊門于度外而以京師

陵寢爲戲擲乎臣于此反覆躊躇更不得其解矣總之薊與遼誼關脣齒勢等輔車衡目前危急之狀遼急而薊亦急權本末輕重之數遼重而薊尤重保薊以捄遼猶可外樹聲援撤薊以殉遼立見內潰腹心情形具在事理昭然當無俟智者可決至于陣亡家屬號泣在途調募各兵視遼如穽此薊軍近來行徑又將有宣大隱憂臣今慮切根本尚未暇齒及一語以淆亂視聽特在

皇上與樞臣酌量緩急而輕重置之固無妨兩利並行莫謂巡關之吏今日不言也伏乞勅下兵部再加審議如經畧出關必不可無兵無將或從科臣所言以三大營入衛班軍聽其自遼若干并韓原善近募新兵擇將統領出關自不患先聲不振仍將薊鎮調兵遊擊朱萬良亟賜勉留庶根本之計不失內撥斯安宗社岌岌將有阪蕩之虞亟陳急救戰守先着以保萬世金甌事遼左京師左臂安危共之譬如人身疽發肩臂不治必及心腹軀命所關至危症也遼自三衛屬夷人疽隱隱醞釀二百餘年所恃無恙者以全遼將勇兵強元氣充實即有邪毒潛伏勢不得侵淫狂逞自李

成梁父子相繼握兵柄專以虛冒邀功結納
固寵兵政久廢行伍空虛積弱五十多年識
者憂非一日矣間有欲爲國家整頓廢墮轉
弱爲強者自撫鎮以至道將及巡方御史不
出李氏門下親厚無不立被斥逐此舉朝所
共知亦屈指可悉數也全鎮額設兵馬原有
十萬漸凋漸耗已去二三近雖號七八萬按
籍則有數實則無又且大半占役大半防守
精銳可充戰陣者不及二三萬人分隸諸路

將官部伍多者千人少者百人備禦等官三
五十人而已環千里之遼南倭壯虜兩虎目
視虓虓不時犯搶必得志以去兵卒人民有
滅無增所在城堡凋耗蕭條之狀不忍覩覩
職昔待罪此方已覩殘弱至極必有今日萬
目苦心思爲振起療瘵車營方練虜隨大舉
職以伍軍車營兵僅一萬五千禦十五萬強
虜被圍七里沙灘二晝夜事勢危急幸擊殺
酋首圍解背遁計擱入首尾七月城堡兵馬

無所失淪雖不敢言全師保境亦可謂無罪
矣乃中外搆害虜退而職回籍聽勘嗣今二
十年遂罹此大變誰階之厲貽君父莫釋之
憂耶環遼皆虜奴酋部落不當我一大郡縣
雖曰差強以中國全盛較之諸邊兵將如雲
強更何如惟是奴酋與李成梁父子爪牙因
緣撫順市口無禁覘我內備單弱狡焉敢覬
乘機蠢動取撫順若探囊殲大將若伐萌非
奴酋眞強乃我內備眞弱耳此時若選忠誠

慎重大將爲總兵恢復撫順極力修守徐圖
捷伐如李牧守雲中充國禦先零禍未必如
今日酷烈也何遼東大將非李氏不可李如
栢不效李如楨繼之以致杜劉諸將全軍覆
沒開原慶雲相繼失陷中國元氣神氣索然
不振奴酋膽愈大心愈雄視我天朝無人輒
敢僭稱年號連合諸夷達交島寇侈然有橫
行之志蠶食破竹之勢已成土崩瓦解之禍
將作而中外泄泄尚不見有過敵保守長策

堂堂全盛世界遂致束手待斃若委于氣數
之當然也職跲伏江皐每聞決裂之狀痛哭
流涕疾首裂眥恨無計請劍尚方立斬此酋
雪千古不共之恥然職棄婦也波臣也矢口
復談天下事羞莫甚焉語莫大焉但日夜焦
思遑危薾危薾危京師危京師危則天下舉
危翻天覆地之禍宋遼金元之覆轍也豈諱
常虜勢可以耿視不爲急圖哉諦因時勢危
迫之形畧抒目前救急之着條爲十款以獻

伏祈
聖明省覽施行
一添補閣臣以資裁決國家大政必下中書省
議報裁決可否審定機宜閣臣贊襄密勿責
至重也故古有三公三孤專備顧問待論思
我朝內閣輔臣不拘員數多則五六員少則
四五員乃其常也近來惟付一二人如今日
則惟方從哲一人而已一日二日萬幾一人
之精神識力有限寧無叢挫之虞頃遼事紛

紜使輔臣員備交相籌度必有畫一廟謨收
功萬全何至輕擬出師旋取敗劒此輔臣不
可單匱之明效也奴酋猖獗日甚一日調兵
處餉因循掣肘皆由主張之人謀議不決之
故速補閣臣集思廣益使見任者悉交責之
喙新任者參猶豫之謀運量樞軸處置調度
事事自有斟酌且中國有賢相四夷向背因
之周公輔政重譯來朝司馬復相夷戎入邊
孰謂輔臣無關于邊事哉奴酋收錄逋逃容
詢謀議反知用人我中國計反出其下無惑
小醜憑陵肆無忌憚也儻輔弼弘朝廷重內
有主張大臣邊臣何難撻伐故速添閣臣爲
禁奴安邊保
宗社第一先着
一多設樞臣以備緩急大司馬居中調度運籌
帷幄諸邊皆在提衡豈一人任哉一尚書二
侍郎其常制也若邊事搶攘羽書駭驟豈二
堂三人坐衆克襄者乎添註三四人無事討

論討謨咨詢將才預圖安攘有事分遣殫壓
討叛軍實臨機制勝雖多設非冗員矣今時
何時止大司馬一人獨當其勞耶亟訪久歷
邊方曾掌司馬宿望不著如原任尚書王象
乾田樂涂宗濬少司馬崔景榮今坐三邊總
督張鳴崗原任巡撫董漢儒等行取到京共
贊樞密數臣者皆極一時老成持重之選塞
上宿將多出門下一呼嚮應亦調集兵將之
一大機括也故添設樞臣又爲先着

一速易大將以專撻伐夫將者三軍司命軍之
死生國之存亡係焉燕用樂毅已破齊七十
餘城及騎劫代之燕兵遂敗由此以觀大將
可不重其選乎我朝諸邊各設大將一鎮兵
權悉畀專之豈不重歟但良將少而債帥多
即如李成梁專征遼左曾至封伯信任非不
專歷年非不久滿門富貴全遼凋耗得不償
失功不准過今日遼左之禍皆自成梁釀之
其子悉貪懦除錢神外一籌莫展試按李如
松以下人人登壇肘印箇箇旋廢旋起有一
人能建一奇勛乎於虜勢狂橫之時仍令李
如栢如楨相繼爲大將豈天下再無良將可
任必成梁父子始能任耶今之大將爲誰城
池日見失陷將兵日見覆沒惟聞逗遛退縮
未聞奮勇殺賊其怯弱無謀不堪付托中外
無不知之詳矣開原重鎮已破遼陽雄鎮將
危不速求良將以代其任恐遼陽大事去如

栢如楨何以謝
皇上贖不赦之罪耶是自棄遼左委之三孽作人
事奈何令成梁一門壞盡尚不悟哉假令二
將天奪其魄遼左遂不復用大將耶與其後
時用莫若及時用蚤用于遼尚有濟遲用于
遼終無補速選大將頃刻不可稍緩矣開原
鐵嶺李氏生長家門也今且不能自保安望
保全遼職請速
勅兵部多方訪選智謀忠勇將官慣經戰陣者不
拘官秩崇卑但取膽略雄壯謀慮深沉足充

大將之用或見任或退閒或總副或參遊拔
十得一拔百得十儻有非常可用之才抱奇
敢任之士網羅數員集
闕下叩其謀議籌畫如蕭何識韓信一語相合
力薦登壇推轂遣之夫將有不感奮倍萬者
乎其餘鱗次以待重用若皆國士皆可得國
士之報勝李氏紈袴違甚昔衛霍起自寒微
子儀扳於鳩舉從古豪傑將帥孰不自塵埃
物色中得哉故速易大將又爲一先着

一亟保重鎮以圖恢復遼鎮三岔河以東惟遼
陽爲重鎮開原次之存二城復已失之城堡
無難也今開原又陷輔車失倚遼陽即稱孤
城矣若此城罷不保海蓋金復何能支撐全
遼半失河西萬萬難守薊與京師剝牀剝膚
豈能安枕無慮哉故欲遏虜氛必先扼要路
遼陽無恙良將重兵屯駐奴酋敢越咫尺窺
我內地得無巢穴之顧乎徒曰危在旦夕不
思畫策保守欲不危不可得已三路雖喪失

卒徒逃回尚多收而歸伍存恤之皆兵也李
如柏所統精兵二萬餘又其見在者川兵並
新募數亦不少餘外小堡小屯悉歸併遼陽
城中一則免其搶擄一則資其城守尤爲兩
利之策守城之法固賴重兵若浚濠增壘使
有金湯之固挖窖伏機遠賜虜馬之衝古人
已試客嚢頗多可採舍此不求動輒張皇逃
走是賊未攻而城先破矣如之何不失陷耶
遼陽城僅得形勝高堅可守內用民丁火砲

站守射打外列車柵遠衛再用火器達禦又
用良將精兵乘機搆會擊之但宜鎮重不宜
輕率遼賊入犯常不暴糧三五日人馬皆疲
或夜擊或追勦或設伏夾攻歸路皆取勝之
道也虜三日不得志必宵遁矣遼陽守則虜
不得長驅待大兵雲集良將星羅練營練陣
徐圖恢復開原諸城分屯駐扎且守且耕且
操且練待其訓練生養兵氣振揚撻伐方可
舉行故亟守遼陽又爲一先着

一練節制以全軍卒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故
加于已不得已而用之必先自立不敗之地
保全兵卒然後可以相機而動量力而進以
全取勝古之名將執不以節制行兵如周亞
夫之營天子不得馳馬岳武穆之兵虜人稱
其難于撼山彼皆兵有節制營伍整飭行陣
嚴肅橫順成行循序不亂屹然山立摧撼不
搖以此遇敵我可以加威于敵敵不得加兵
于我法所謂制人不制于人潛天潛地萬衆

萬當者也然必有老成持重之將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如易所稱師中丈人長子帥師方
能出師以律不然委之弟子驕悍寡謀輕舉
妄動未有不興尸取否臧之凶者一向遼左
之屢釁及近日山寨之覆沒皆坐此病節制
何可一日不講夫驅烏合之衆未訓之兵輕
入虎穴辟以羊咋虎至則糜耳不待兵刃交
接已知其必無幸職請
皇上速選名將命之練兵將勇兵精兵有節制奴
酋豈能得志訓練之方古人成法甚備倣而
行之自有實效故練節制又爲一先着
一團練京營以壯根本京師天下根本
宸居
陵廟在焉我
祖宗設立十二團營兵以數萬計營設副參佐擊
千百夫長不下數百員名又命文武大臣督
理一科一道巡視兵不可謂不多將不可謂
不備法不可謂不密養兵之餉歲糜金錢無

算自庚戌之變宣大陝西又有入衛之兵河
南山東又有班軍土兵之入其爲桑土綢繆
之計亦可謂盡善盡美無遺美矣昔年各邊
有事動調幾萬幾千出往援之事完班師將
兵之強足伸
國威何其盛哉今日京營何如也將皆債帥兵
皆菜傭占役掛名耗散強半領糧則有操練
則無郎見在者盔甲器械盡屬朽鈍不堪實
用夫營中將領仍舊也文武官員仍舊也京

師根本之重仍舊也獨兵馬猶耗如此縱海
內晏安邊圉寧靜禁旅京軍猶不宜然邇年
天變地震星殞日重大風折枋闢門雷火擊
牌焚樓御河水赤墓鼠渡江物怪人妖層見
迭出可不寒心而奴酋貌視中國垂涎
神京此時尚東手坐視是自待其迫也京營兵
馬按籍可稽其虛實多少其營實在兵若干
選精壯者及時訓練老弱者若干汰之補之
兵馬務足原額三日大操五日大操武藝必
求習熟山一營以至十二營如是稽查汰補
則兵足將領選補忠勇廉能者充之勤于簡
練軍容改觀者不時紀錄違令悞事貪肥尅
薄者不時罰懲文武大臣巡視科道十日一
分閱一月一合閱信賞必罰毫不假借信能
如是修舉京營有不振作足稱今日殭兵者
職不信也以衛
皇居以禦邊塞何所不可奴酋聞之當自寢謀矣
故團練京營又為一先着

意也今東方事急京師震恐右輔戒備更宜
預嚴近聞新撫臣極力振刷搜羅將材孳孳
保障之圖萬萬有賴茅將兵因循日久
皇上罪一申飭火警脩盜庶免衆心益知奮勉臨變
不致張皇矣若河間滄瀛天津寶坻諸海口
虜皆乘舟入犯昔年備倭添設將兵防禦間
奴酋採木造舟必有南人導之浮海徑渡者
海防之備尚可一日少緩山東雖在千里之
外金復旅順遼之海路亦近接登萊中間島嶼
船其意或在此登萊將兵之設又一日不可
緩者四處環繞京師如四維四維不固泰山
雖高舉無孤陋之虞欲保京陵無恙舍此儆
備無能也故嚴勑三輔又爲一先着
皇上嚴加申飭偷風未可遽變也當東方多故之
秋西兵收調之日尤宜及時選補通行訓練
藉以振揚威武慴服戎心蓋諸邊將兵皆
朝廷臣子東西南北惟上所使一邊有急諸邊

議守共切同仇何分畛域一虜得志諸虜觀
望此不救彼人誰助我況京師天下腹心遼
左京師左臂一人之身左臂痛連心腹乃肩
背不關痛癢一膜易視脫腹心壞而肩背左
臂寧獨完乎此又諸邊一體大義也故通餒
諸邊又爲一先着
一餒備南京以固基業南京爲我
太祖高皇帝創造洪基壯有長江天塹之險可以
據守南有吳越貨財之富足以養兵蓋東南

形勝此爲上游興王定覇者類多垂涎昔元
都燕京我
太祖起兵必先取建康然後南征北討還定中原
遂鼎定焉且輿圖之廣南連兩粵閩楚西通
川貴滇南咽喉八省爲東南半壁
國家財賦軍儲全倚藉于東南而鍾山爲
太祖陵寢城中有龍飛宮殿文武官僚倉廩府庫
咸備所係之重不減北京故設立水陸營兵
內外守備統管防備亦何周也自奴酋蠢動
東方調兵三千徃援武備亦覺單弱矣近來
沿江沿海奸宄叢生不時竊發而洞庭蛇山
大盜蜂長舳艫蟻聚時聞遊帆出沒江上交
通漢沔江洋潛入京城置買兵器遠邇驚惶
亂形已著似非徃時萑苻小寇可比也萬一
乘遼東之壞妄意窺窬南京王畿重地不大
可憂乎豈曰越在南服去遼頗遠無關于利
害也蓋兩京並峙皆
皇朝室家在在關切在在宜防職願

皇上速勑南京內外守備將水陸營兵及時操練
調援兵缺急行遞補凡可資戰守備緩急一
切軍政纖悉修舉江上樓船馬船皆通加修
整郎吳松寧波防海將兵船隻及大江以南
各省武備皆南京羽衛通行申飭使遠近聯
絡互相犄角庶防範密而聲勢消南京安
皇上無南顧之憂一意北伐尤萬全之策也故餒
備南京又爲一先着
一餒防江淮以杜侵犯江淮聯絡中都南北要

吉廬鳳淮揚四郡悉爲扼險重鎮而豐沛蕭
碭間豪傑常挺生郎我
太祖高皇帝提劍起兵諸侯王雲擁景從孰非茲
鄉所產葢天下治江淮爲樂土天下亂江淮
爲戰場四通八達之地用兵必爭之處也且
鹽菱之利儲于淮揚人易衆願剛猛之氣饒
于壽潁人易忿鬬連年旱癘爲災聖朝作祟
流移載道餓殍被野民窮盜生衆萌已動淮
揚近有道人之亂江上將有潢池之警皆覩
祖陵淮揚之國課能保無虞且長淮爲水路要津
安東爲通海隘口徐泗爲陸路通衢廬滁淮
揚爲臨江古渡舊皆設有將兵防守邇年悉
行裁減揚營遊擊所統兵馬原有三千今不
滿千人通州狼山副總兵所統水兵三千陸
兵三千今亦不滿二千儀眞瓜渚各有江防
戰船水兵舊亦繼集不時演閱近亦消減廢

墜淮安有標兵海州有黎將鳳陽有留守揚
州有海防兵備徐潁亦各有兵備憲司設防
之周原自綢繆而承平日久武備單弱諸如
前項猶不可遵
祖制循故牒而振揚之乎夫修舉廢政議建新規
殘缺者復補應添者議增務期保障有資江
淮永賴俱先事預防之良圖也職請
皇上速勅該地方當事臣工銳意整飭及時振刷
凡可資戰守壯金湯無論巨細一舉更新不
惟目前可消釁孽之萌將來亦可克侵迭之
患即以之衛援京師咸有攸賴矣故餙防江
淮又爲一先着以上諸欵人或以爲迂腐常
談職則以爲今日拯救危亾最急先着譬之
奕然得一先着則一角一邊勝着着得先則
一局全勝若還一着差必至滿盤空奕戲技
也且以先着爲急禦虜安邊以應之坐視敗壞決裂不
宗社何等大事無先着以應之坐視敗壞決裂不
可收拾不其愚乎夫傍觀何以清身在局外

神不眩也當局何以迷目眩局內神常亂也若疑神定視前着差失亦自看出必思悔前戒後矣然非虛心者不能也爲治之法似理身身有危病有不亟託主張之人商確調治者乎有不多訪盧扁良醫對症良方以冀回生者乎又不有急獲心腹速培元氣用保命脉者乎遼左醞釀二百五十年之癰疽一旦發露于數十年之前浸淫于一二年之內潰敗決裂將及腹心憂在危命脉矣職疏前三款重得主張擔荷之人病家之家督良醫也中二款重得善守善治之策病家之對症方藥也後五款重腹心之防獲調周身氣脉不使腹心受侵百骸再生一病症也且元氣一充內可以固命脉外可以扞邪氣不但重病得愈元氣元神從此反強益天年綿性命理身治國着孰便此在智者聽之虛者受之勇者圖之耳職孟浪言不避忌諱伏乞速

勅廷臣敎然舉行

○翰林院檢討徐光啓題爲遼左阽危已甚職心感憤益切敬陳愚慮以圖萬全以抒忠悃事伏見逆奴稔禍建國僭號攻陷開原將士覆沒遼左廣寧岌岌不保闔內人心惶惶靡措此其勢非昔年俺答實宋朝几术完顏亮也皇上一聞警報旋用經臣舉朝人心翕然憑然職之過慮譬如掀天風浪而行船渡海經畧則舵師矣其餘篙工楫徒尚賴多人帆檣權櫓尚須多器多人又須便習多器又須精好若一有欠缺粗踈舵師雖精心妙用亦且無如之何況欠缺粗踈者非一人事乎必得上下內外畢慮虛衷力者盡瘁智者殫竭亟圖庶乎克濟職實腐庸憂心如噎謹牽率固陋條陳畫一雖所言者或以一時難辨然良醫用藥視病之所宜不問病家之所有苟非此藥不愈雖索之遐方售之重價蓄之三年豈容已乎職自三月間建議選練就此時論豈不迂緩然職策若用迄今三月亦必稍

有次第何乃至今日百無一脩也且遣將調
兵措餉修守一切救急之策與職之說拮据
並作何相妨碍蓋急着緩着兩者不可廢用
一脩二更有得力之時惟在速之而已若遲
之又遲直至勢盡理極而求確然立解之術
天下古今必無此國手也伏惟
聖明裁擇施行

一亟求眞材以脩急用今所急莫如文武將吏
恐資格序用加以弊竇倖門即用者未必材

材而用者未必當兩者皆足敗事宜令在京
諸臣各舉所知不論大小官員士庶及罪廢
人等但有文武才畧至絕技巧工開具咨送
吏兵二部冊行傳訪各隨相應職事或推堅
或改調或容取一二置之在京衙門及畿輔
近地以憑隨時逐便差遣所舉人才建有奇
功舉主并分賞擢若誤國僨事亦隨其情罪
重輕連坐舉主在外撫按及守令坐名薦舉
類奏咨部并調取用並依前格如此薦有實

一亟造實用器械以脩中外戰守據朝鮮報稱
奴寨壯丁鐵匠居之專置鐙甲向亦聞其鐵
工所居延袤數里職又見在遼回還人等言
賊兵所帶盔甲面具臂手悉皆精鐵馬亦如
之故朝營對壘被奴步騎驟進將拒馬木登
時撤去我兵非無銃箭而無可奈何者甲堅
故也我兵盔甲既皆荒鐵胸臂之外有同徒

祖賊于五步之內專射面脇每發必斃豈堪
抵敵大抵此酋勵志四十年尊禮謀士厚養
健卒博諮審議簡練訓齊其製器選士政教
服習不合于法者鮮矣所恃者我之地大人
衆欲索巧工欲購美材欲求精堅犀利勝奴
一倍再倍以至什百倍不爲難耳今直棄置
不講講者又嫌爲延緩必欲取辦目前則有
仍前朽鈍而已何時得勝敵之器而用之也
今宜大破常格于前項舉薦人材擇其知兵

有識心計智巧者專領器局仍博求海內名
工名器商確置造一切盔甲面具臂手刀劍
矛戟車仗牌盾大小火器之類各求精窓堅
緻鋒利猛烈數倍于奴求精之法宜除積弊
立成規酌舊法出新意或令用者自造而給
之或令造者自用而試之其間法度繊悉職
不敢膚刻但得其人以法聽之可也伏乞
聖裁
一亟行選練精兵以保全勝我兵南北主客十

餘萬衆豈無良將勁卒止因不選不練無器
無法如石投卵薰蕕同盡耳今只議募議召
如昨年故事雖多數倍難免于敗即使精加
挑選人人出賊之上又恐技藝法制在在各
別難以合營計非選練不可選練之法又須
大破常格除今奉
旨所遣司臣分投四省外其餘省直具合專遣應
將前項舉薦人才博諮精擇當事者虛心降
意問以選取格式練習規條賞罰功令甲冑
制度各令條對擇其尤者斟酌詳定一體遵
依酌遣若干員與今四臣陸續前赴各該地
方相機行事其前後差出文臣須重其事權
以便彈壓更會廷臣推舉重臣二員總理江
南十省直江北五省直及各邊選練事務他
日若以器械不利辭不可用非至敗衂者坐
以失悞軍機之罪如此必不敢冒昧因循苟
且塞責矣或謂三敗之後人心俱不肯應該
職以爲此輩就令肯應原不得入選也億兆

人中素懷忠義自矜才武願奮功名者不知
其數獨是如常調募決不肯浪死遼東若差
去各使臣行文榜諭或與面講細商爲言今
日選練之衆定與爾輩一色精強所用如此
甲冑如此器械如此銃砲所習如此技藝如
此營伍如此號令如此餉給如此體貌如此
進戰如此退守後來如此功賞如此勛名豪
傑之士必且人人首肯知得此行大異昔日
前有必勝之畧後有莫大之榮聲應氣求聞

風接踵矣何患不肯應乎若不能重事權嚴責成一法制除宿弊捐厚貲廣招揀職恐所募士衆未必大勝于前也伏乞聖裁

一急造都城萬年臺以爲永永無虞之計易稱設險守固平居且然況值門庭之勍寇乎職冊四思維獨有製造大砲建立敵臺一節可保無虞造臺之法于都城四面砌樹門垣用大石磉砌其牆極堅極厚高與城等分爲三層下層安置極大銃砲中層上層以漸而小臺徑可數丈每臺用慣習精兵五百人其最大銃砲平時伏藏

內府餘二三等藏之戎政衙門聞有警急即行修整安置賊寇攻圍相機冲放雖有大衆時殲滅矣臺大銃大周城只須十二座形裁或小量應加添冊將舊製敵臺改爲三角三層空心式樣暗通內城如法置放若不惜小費冊千城中建置大臺五六座即百千萬年永無可拔之理但造臺製銃多有巧法須于前項舉人材擇其深心巧思精通理數者信任專管令其斟酌指授仍行擇取人員作速訪求閩廣浙直等處精巧工匠召募實給從優以便成造其慣習火兵亦令訪取作速訓練至廠庫所貯舊存鳥銃佛朗機等項火器亦須逐一整頓仍令放者自修或修者自放勿致潦草踈畧以備城操樓臺擊賊之用職冊思維前項火砲除坡大者宜守不宜戰宜

都下不宜邊城難以頒給外塞二三等者自今遼左京東旦夕危急儘可施用但此時未及成造即成造之後若無精石恐反爲敵有如撫順清河開原之守三路之戰一時盡以藉寇他日更無後着矣必得堅甲利兵銳士良將挾以戰守乃獲十全若遼左京東依式預造敵臺暫置見存大砲選其施放亦是上策但遼人不善火器且不肯習其守臺放砲非南兵西兵從本管將官擇取原籍家族衆

盛及素有行止者不可用耳薊鎮原有敵臺
及守臺南兵畧可依倣建造但制度不同須
分遣人員如法指授伏乞
聖裁
○兵部尚書黃嘉善等謹題爲國勢萬分可危
廟筭罔誤貽悔謹瀝血叩闕懇乞
皇上猛省亟圖長策以安人心以保大業事臣連
日接遼東塘報奴賊攻陷開原盤踞不退既
而廖雲堡軍民破門奔竄市虜乘機入堡肆

掠奴又勾合西虜糾巴圍攻鎮西旦暮欲下
鐵嶺瀋陽洶洶不保又將爲慶雲之續如此
光景遼陽東北籓籬離蕩然一空孤城安能獨
存進而廣寧進而山海薊鎮所在破竹誰能
支撐震動之形已在目前臣因而拊心長泣
歎息于從前倫禦之失着致令今日救援之
莫及也蓋奴酋以雄黠之資挾富強之實蓄
謀造逆志原不在撫順清河而已者三路敗
績之後五尺豎子皆知奴必先圖開鐵漸及
遼瀋而盈廷累牘
皇上若以爲未必然不之信也籍
皇上畚聽諸臣言畚用經畧熊廷弼
討軍實整頓殘局庶幾赫聲濯靈奴或有所
忌憚而未敢卽入蹂躪若此之憭今事旣去
而後廷弼用奈之何哉臣部所職者遣將而
將逼遛調兵而兵譁譟不得已請
旨建劉孔胤差司官莫在聲守催乃始陸續有宣
府薊昌保定出關之兵然已遲不濟事至以

募兵買馬之故議搜括則旁持于築舍議借
貸則望徼于西江所以然者皆由
皇上以優游不斷之心開觀望之漸牽制不決之
意滋紛紜之口以致威令不信于中外議論
多格于官府積成頹靡之習苟貌無明作之效
人心相率而爲詭隨爲恇怯如今日遼左之
民情是已夫
皇上所與共守封疆者民耳民心堅固則鉏耰棘
刺之衆皆爲干城父兄子弟之援強于卒旅
皇上所與共守封疆者民耳民心堅固則鉏耰棘
刺之衆皆爲干城父兄子弟之援強于卒旅

故昔晉陽之圍沉灤産娃雖陽之困羅雀掘
鼠而民俱無叛志頃者開原一役不戰先潰
庚戌虜營城南舉朝服慄計莫知所出
廢潘相繼望塵思逃風鶴皆兵魚鳥自亂此
等亂形胡可令敵人見也今亦幾幸奴酋之
不即來耳來則全遼如是內地郡邑復如是
皇上安所得其親上之心而令之死守勿去哉臣
故謂國勢萬分可危者此也夫亦思我
祖宗櫛風沐雨汎掃胡塵開成混一之天下傳之
皇上二百五十年一旦悠悠漫漫擲土宇于胡兒

知
之手恐乎臣固知
皇上之必不忍也及今惟有振作人心重新一番
舉動其喫緊在
皇上御殿召問蓋年來警報稀聞
天顏莫睹綸傳播有若空文
皇上試御文華殿召九卿科道大小臣工將戰守
機宜面相商確凡兵馬糧餉器械等事悉令
所司條對不得偏執推諉
聖裁一定誰不凜凜稟承自此而羣臣之職業修
軍民之觀聽肅四夷聞之而心膽亦寒矣昔
庚戌虜營城南舉朝服慄計莫知所出
宗日晡御門決事虜未幾輒引遁去往歲張差
一獄紛然聚訟

寥幾人將何分遣何不盡使充位俾臨時無
捉襟之虞臺省諸臣見在如晨星候
命欲河清矣若目前巡視五城九門防詰奸細尤
爲緊切何不槩賜允用以收埋輪覽轡之益
京營總協與兵科邦務關係重大何以屢催
不下臣部所推大小將領皆要害急需況時
在防秋尤難旦夕缺人統乞允所陳請但開
遼事者立賜批發庶早奉行一日猶得早補
救一日耳

皇上有人不用有言不聽將直待虜薄城下而後
用之聽之哉秦穆公曾悔不用蹇叔唐德宗
曾悔不聽陸贄千秋而下非不猶取其能悔
而獨悲其晚願
皇上毋自貽晚悔也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象恒題爲國勢人心已
渙德澤謀慮兼疎謹冊進迂論以救萬一事
蓋遼之事不可爲矣以今日之時勢視撫順
初失時何如撫順一堡猶癬疥之潰耳儻彼

時如職庸腐之譚修城固守來則拒之去則
不追養其全力而後議攻議戰豈至有今日
哉乃今欲如其舊而以爲難職千慮已有一
中故敢冊申其未用者夫今之議兵議餉無
遺說矣然有運籌于兵食之外者有維持于
兵食之中者事半而功倍可以佐兵食之所
不足孫武子之言曰太上伐謀其次伐交宋
張浚之言曰濟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人心不
固雖堅城百雉不能守也頃職嘗言用西虜
以制奴酋而人有言其不可用者固誠遠慮
夫虜即不可用寧不當駕馭而羈縻之令其
不爲奴用乎今夥花夥巴等酋已爲奴用矣
而我既不能用之又不能制之奴着着皆得
我着着皆失大勢已去又何可圖然而幸有
虎墩兔憨彼尚未能招致之也急令遣能幹
武弁之有膽力識夷情者往來講信反覆開
悟賂其左右及其婦女結以恩信曉以順逆

儻得其翻然爲我用如唐之回紇成祖時之兀良哈也即不然而動以數十年豢養
之恩餌以目前撫賞之利則亦可使不爲彼
勾引我猶可一意禦奴夫我兵一萬不如虜
之五千人所知也我今搜調一萬而不可得
儻虎酋罪爲彼昉則豈止五千哉我即傾天
下之力如抱薪赴火以雪沸湯肩可濟乎若
曰以慶雲堡之失爲鑒也然夥巴諸酋爲市
賞而來非假玥兵而來也即云我爲彼所誘

然我何不先結之而使奴爲我所誘也此不
能早用夷之過而非夷能欺我之過也此職
之迂論一也遼之人心散矣強者多逃弱者
待斃甚至洶洶思遷矣而奸宄陰謀又有潛
通奴而爲奴鄉導者今遼陽一城叢集雜處
斗米至四錢束草至五分且無賣者飲食不
繼必且搶攘搶攘不已必且格鬬內變且至
何言外侮卽如一軍每月餉銀一兩五錢日
僅銀五分耳已不足以糊口而父母妻子之

念暑雨奔馳之勞秉曲千端苦楚萬狀馬窮
則佚獸窮則攫我能驅奴人而使之戰乎頃
救援開原之軍有中途而藏躲于樹林者有
饑疲而僵仆于道旁者及馬林一奴軍遂潰
散宣軍三千不服經畧晉東逃至三岔河守
河者斷橋而後阻回各鎮赴遼之兵魄褫魂
奪有一人解一人以行者昨宣軍之至山海
者又幾鼓譟矣此其人心何如乎當此土崩
瓦解之時爲焦頭爛額之計譬之救焚然汲
水者賞撤薪者賞委曲撫恤猶虞不至若敲
擊雜施人亦望而竄矣故職願經畧之至以
殫恩布德爲先其撫馭將士涕泣而導之推
心而置之同其甘苦格其肺腑無徒以一劍
從事而繩以一切也恐其爲奴驅也且聞開
原之失以署道者操切暴戾而懷恨內應者
遂拱手爲之延入不然萬餘兵馬數仞城垣
卽環攻何至頃刻破哉不可不爲殷鑒矣此
職之迂論二也若夫守禦之策則遼陽爲急

廣寧次之山海又次之人所知也然遼陽無
險可恃而城又曠蕩則何不于要路之處盡
掘溝壕以遏其馳突昔郭登守大同設爲攪
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爲深壑覆以土木人馬
通行如履實地城入則令人發其機自相擊
撞頃刻十餘里皆陷此不可做而行之乎小
堡兵少城單必不能守則當驅百姓避匿之
禁而務斂之大城開原新禾被野無人可穫
則當使軍悉爲收割之用而勿藉之盜糧此

皆守遼之着也廣寧之東有三岔一河其水深無底非浮橋不可渡此時宜陳兵河上遠遠偵探儻事勢窮迫則移其軍民而急斷浮橋以絕其西來之路又列火器砲于于西岸以爲衝打邊絕之謀昔元水自建康至獨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朝儻有羸卒數百守此我豈能遽渡哉則今日可知也夫項奴不嘗使人暗砍浮橋乎此或佯言以穩我不可知職以爲事稍緩則當存浮橋以使我兵

東援事太急則當去浮橋以止賊鋒西侵不可執一論也此守廣寧之着也若越遼陽廣寧而直抵山海則寇迫門庭燃眉不可救矣前疏所云差工部主事一員董理大修其邊垣而又發以京軍五千標騎等兵五千合之得一萬而以一總兵督之賊不能斬關矣夫

旣橋失而後宋南遷潼關失而後唐西幸則及今奈何不速圖潘龍重示彈壓而徒曰勿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242
作者=
页数=777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